

釋宗金書





禪宗全書

史傳部二九

( 29 )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禪宗全書 / 藍吉富主編. —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13-2602-9

I. 禪… II. 藍… III. 禪宗 - 文獻 - 匯編 IV. B946.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4) 第 103681 號

責任編輯: 王冠 于浩

封面設計: 許冬麗

ISBN 7-5013-2602-9



9 787501 326020 >

本書原名為《禪宗全書》，藍吉富主編，經北京版權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授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獨家出版發行。

書名 禪宗全書 (全 101 冊)

著者 藍吉富 主編

---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cbs@nlc.gov.cn (投稿)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河北三河燕郊古籍印裝廠

開本 880 × 1230 毫米 1/16

印張 4414

版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書號 ISBN 7-5013-2602-9/B · 108

定價 18000 圓

## 解題

### 高僧傳習禪篇彙編

編譯組

本書係「禪宗全書」編纂組摘錄「唐高僧傳」、「宋高僧傳」、「補續高僧傳」、「大明高僧傳」及「新續高僧傳」等五書中的習禪篇，加以彙編而成。所輯錄的禪師共有九二七人，分別是「唐高僧傳」中的正傳六十八人，附見三十四人；「宋高僧傳」中的正傳一百零三人，附見二十九人；「補續高僧傳」中的正傳二百四十人，附見二十四人；「大明高僧傳」中的正傳六十七人，附見三十人；「新續高僧傳」中的正傳二百零二人，附見一百三十人。這些禪師是中國禪宗史的主要創造者，因此，將他們的傳記彙為一編，應該不無意義。

必須向讀者致歉的是，此中所列的禪師，並非全屬禪宗之祖師禪範圍，有少部份仍為如來禪的修習者。由於「禪宗全書」製版方式採用照相製版，而此處版面調動不易，因此只好全加收錄。至於「高僧傳初集」（「梁高僧傳」）中雖也有習禪篇，但因全屬如來禪的範圍，與禪宗（祖師禪）無關，因此未加收錄。



# 目次

解題

高僧傳習禪篇彙編(上)：

(1)、唐高僧傳習禪篇

卷十九(編按：此係原書卷次，爲使研究者方便徵引，故未改動)……………二

釋僧副——釋僧稠

卷二十……………二四

釋法聰——岑闍梨

卷二十一……………四七

釋慧命——釋法彥

卷二十二……………八九

釋曇遷——釋洪林

卷二十三……………一二一

釋僧定——釋法喜

卷二十四 ..... 一五七

釋道昂——釋僧徹

卷二十五 ..... 一八九

釋惠祥——釋智巖

卷二十六 ..... 二一一

釋善伏——釋惠明

(2)、宋高僧傳習禪篇 ..... 二三五

卷八 ..... 二三六

釋宏忍——釋藏師

卷九 ..... 二六三

釋義福——釋崇珪

卷十 ..... 二八八

釋道一——釋石藏

卷十一 ..... 三一二

釋自在——釋玄策

卷十二 ..... 三三九

釋寰中——釋惟靖

卷十三 ..... 三六七

釋圓紹——釋德韶

(3)、補續高僧傳習禪篇

卷六

龜洋禪師——元璉禪師

卷七

大陽禪師——澄湜禪師

卷八

坦禪師——宗本禪師

卷九

道全禪師——守璋

卷十

慧遠禪師——德光禪師

卷十一

悟本禪師——智愚

卷十二

道悟禪師——淨日

卷十三

至美——元湛

五〇八

四九四

四七五

四五七

四四三

四三〇

四一三

三九四

三九三

卷十四.....五二六

智及禪師——懷信禪師

卷十五.....五四二

懷渭——淨倫

卷十六.....五五五

德山——法會

(4)、大明高僧傳習禪篇.....五七一

卷五.....五七三

釋正覺——釋法忠

卷六.....五八四

釋法寧——釋寶印

卷七.....五九四

釋諱才——釋有權

卷八.....六〇三

釋德昇——釋德富



卷十九／卷二十六

一、唐高僧傳習禪篇

唐・釋道宣撰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九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九

唐釋道宣撰

習禪初

正傳二十三人  
附見十五人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傳一

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二

慧初

江州廬山釋道珍傳三

法歸 慧景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四

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磨傳五

道育

鄴中釋僧可傳六

向居士 化公 廖公  
和公 法林 僧那

慧滿

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傳七

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傳八

釋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不弄。鑒徹絕羣。年過小學。識成大量。鄉黨稱奇。不仁者遠矣。而性愛定靜。遊無遠近。裹糧尋師。訪所不逮。有達磨禪師。善明觀行。循擾巖穴。言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端極緒。爲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座。備嘗經論。並知學唯爲已。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南遊楊輦。止於鍾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藪。得栖心之勝壤也。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外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請道。頽然不作。咫尺宮闈。未嘗謁覲。旣行爲物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清風。雅爲嗟賞。乃命匠人考其室宇。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之思故也。副每逍遙於門。負杖而歎曰。環堵之室。蓬戶甕牖。匡坐其閒。尙足爲樂。寧貴廣廈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古人所尙。何必滯此。周賞耳目之好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眉。會西昌侯蕭淵藻。出鎮蜀部。於卽拂衣附之。爰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少好經籍。執卷緘默。動移晨晷。遂使庸蜀禪法。自此大行。久之還返金陵。復住開善。

先是胡翼之山有神人現。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可以此經與南平王觀。爲病行齋三七日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果是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便康復。豈非內因外構更相起予。不久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卽普通五年也。寔於下定林之都門外。天子哀焉。下敕流贈。初疾亟之時。有勸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財延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善乎。勿營棺槨以乖我意。門徒涕淚不忍從之。將爲勒碑旌德。而永興公主素有歸信。進啓東宮請著其文。有令遣湘東王繹爲之。樹碑寺所。

釋慧勝。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棲遁林澤閑放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亟淹年序。衣食節約隨身遊任。從外國禪師達磨提婆。學諸觀行。一入寂定周農乃起。彭城劉績出守南海。聞風遣請攜與同歸。因住幽棲寺。韜明秘彩常示如愚。久處者重之。禪學者敬美。幽栖寺中絕無食調。唯資分衛大遵清儉。永明五年。移憩



鍾山延賢精舍。自少及老心貞正焉。以天監年中卒。春秋七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禪師者。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纔有所識好習禪念。嘗閑居空宇。不覺霆擊大震。斯固住心深寂未可量也。而志高清遠淡然人外。晚遊梁國住興皇寺。閒房攝靜珪璋外映。白黑諮訪有聲皇邑。武帝爲立禪房於淨名寺以處之。四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趨請法。素懷恢廓守志清重。貴勝王公會不迎候。普通五年卒。春秋六十八。葬鍾山之陰。弟子智顗樹碑墓側。御史中丞吳郡陸倕製文。釋道珍。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作彌陀業觀。夢有人乘船處大海中。云向阿彌陀國。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室并誦阿彌陀經。旣覺卽如夢所作。年歲綿遠。乃於房中山池降白銀臺。時人不知。獨記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山已上。如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是諸王觀禮。旦就山尋。乃云珍卒。方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搜檢經中方知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此山峯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住襄陽漢陰。出家味靜爲務。

感夢有神來請。遂往廬山遊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夢而往。但廬山者生來不到。及至彼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爲廬山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清卓出類不偶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其終後。乃返握兩指。人有捋者雖伸還屈。如前傳所紀。獲二果矣。當景卒旦。山峯松樹並雨甘露。今名甘露峯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歿後絕迹此山。斯之三德。道扇梁朝樹銘山阿。各題芳績矣。

佛陀禪師。此云覺者。本天竺人。學務靜攝志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唯佛陀無獲。遂勤苦勵節如救身衣。進退惟咎莫知投厝。時得道友曰。修道藉機時來便剋。非可斯須徒爲虛死。卿於震旦特是別緣。度二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國。遂至魏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爲龕結徒定念。國家資供倍加餘部。而徵應潛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恆安城內康家。資財百萬。崇重佛法。爲佛陀造別院。常居室內自靜遵業。

有小兒見門隙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總萃。都無所見。其通微玄。觀斯例衆也。識者驗以爲得道矣。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靜院。敕以處之。而性愛幽栖。林谷是託。屢往嵩嶽。高謝人世。有敕就少室山爲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響會者。衆恆數百。篤課出要。成濟極焉。時或告衆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衛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乏。由使造者。彌山而僧廩豐溢。沿彼至今。將二百載。雖荒荇頻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比之佛陀。無謬傳矣。時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街井欄上。反踢蹀躞。一連五百。衆人誼競異而觀之。佛陀因見。怪曰。此小兒世戲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杖打頭。聲響清徹。旣善聲論。知堪法器。乃問能出家否。光曰。固其本懷耳。遂度之。解冠終古。具如別傳。又令弟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行東夏。唯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疑。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相成業。躬移寺外。別處零房。感一善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

饗之。後報欲終。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於今尙存。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微徹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導。初達宋境南越。末又北度至魏。隨其所止。誨以禪教。於時合國盛宏。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育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逢法將。知道有歸。尋親事之。經四五載。給供諮接。感其精誠。誨以眞法。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眞性。客塵障故。令捨僞歸眞。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名理入也。行入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



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卽性淨之理也。磨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語卷流於世。自言年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爲務。不測於終。

釋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外覽墳素。內通藏典。末懷其道。京輦默觀時尚。獨蘊大照。解悟絕羣。雖成道非新。而物貴師受。一時令望咸共非之。但權道無謀。顯會非遠。自結斯要。誰能擊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菩提達磨。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一見悅之。奉以爲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精究一乘。理事兼融。苦樂無滯。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就境陶研。淨穢埏埴。方知力用堅固。不爲緣陵。達磨滅化洛濱。可亦埋形河渚。而昔懷嘉譽。傳檄邦畿。使夫道俗來儀。請從師範。可乃奮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言滿天下。意非建立。玄籍遐

覽未始經心。後以天平之初。北就新鄴盛開秘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恆禪師。先有定學匡宗鄴下。徒侶千計。承可說法情事無寄。謂是魔語。乃遣衆中通明者。來殄可門。既至聞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懷無心返告。恆又重喚亦不聞命。相從多使皆無返者。他日遇恆。恆曰。我用爾許功夫開汝眼目。何因致此諸使。荅曰。眼本自正。因師故邪耳。恆遂深恨謗惱於可。貨賂俗府非理屠害。初無一恨幾其至死。恆衆慶快。遂使了本者絕學浮華。謗黷者操刀自擬。始悟一音所演。欣怖交懷。海迹蹢躅淺深斯在。可乃從容順俗。時惠清猷乍託吟謠。或因情事澄伏恆抱。寫剖煩蕪。故正道遠而難希。封滯近而易結。斯有由矣。遂流離鄴衛亟展寒溫。道竟幽而且玄。故末緒卒無榮嗣。有向居士者。幽遁林野木食。於天保之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曰。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知形之是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求涅槃者。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喑默聲而尋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

名。因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諍論起矣。幻化非眞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伸此意。想爲荅之。可命筆述意曰。說此眞法皆如實。與眞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眞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卽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入理未加鉛墨。時或續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時復有化公廖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奧。吐言清迴託事寄懷。聞諸口實。而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可痛矣。時有林法師。在鄴盛講勝鬘并制文義。每講人聚乃選通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磨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叫號通夕。可爲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可裹。林

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每可說法。竟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悲。有那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居東海講禮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說法。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諸門人於相州東。設齋辭別。哭聲動邑。那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唯服一衣一鉢。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頭陀。故其所往。不參邑落。有慧滿者。滎陽人。姓張。舊住餘州隆化寺。遇那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但畜二鍼。冬則乞補。夏便通捨。覆赤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蚤蟲。睡而不夢。往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會善寺側宿栢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滿曰。法友來耶。遣尋坐處。四邊五尺許。雪自積聚。不可測也。故其閒有括訪諸僧。逃隱。滿便持衣鉢。周行聚落。無可滯礙。隨施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告云。天下無人。方受爾請。故滿每說法云。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法。今乃重加

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使那滿等師。常費四卷椽伽以爲心要。隨說隨行不爽遺委。後於洛陽無疾坐化。年可七十。斯徒並可之宗系。故不別敘。

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及受具後。宗軌毗尼。進止沈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爲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宏四分。而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過寸。機論適變。時共高美。與徐州龍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穀。令望歸信。相次稱謁。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衆。又南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宏道。銜聞欣然。遂卽濟江。造宮請見。敕駙馬殷均。引入重雲殿。白晝通夜。傳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戒。誓爲弟子。下敕住同泰寺。隆禮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宏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背梁。時兗州行臺侯景爲造二寺。山



名天觀。詔曰丈夫達念。身爲苦器難可維持。乃試履裁約。餌苓斷粒。自此終報資用通生。末爲魏廢帝中山王敕僕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暨齊文宣特加殊禮。前後六度歸崇十善。達性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爲達於林慮山黃華嶺下立洪谷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白日無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饊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爲。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饊可將還。後當爲禮。因令通爲之。時一拜兼唱。其含幽識明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三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

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狗還也。至曉狗還。看於項上有銜嚙處。斯又接統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持。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曾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顧侍臣云。北方鸞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遙禮。其爲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覺微疾。端坐繩牀口誦般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卽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聞之。崩騰驚赴舉聲大哭。六軍同號山林爲動。葬於谷中巖下。立碑於後。余以貞觀九年親往禮謁。骸骨猶存。寺宇遺迹宛然如在。自達奉心玄道。情無閒然。有識同親都無嫌隙。承先私憾倚加事之。榮勝高流彌所謙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翼。而達爲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瘿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徵爲太學博士。講解墳索聲蓋朝廷。將處器觀國羽儀廊廟。而

道機潛扣歎厭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鉅鹿景明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甫爾便誦經論。悲慶交並識神厲勇。因發五願。所謂財法通辯。及以四大常敬三寶普福四恩。初從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房卽跋陀之神足也。旣受禪法北遊定州嘉魚山。斂念久之全無攝證。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泰嶽來。稠以情告。彼遂苦勸修禪。慎無他志。由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五夏。又詣趙州漳洪山道朋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鞭心。九旬一食米唯四斗。單敷石上不覺晨宵。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煮食未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爲禽獸所噉。又常修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爲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燒。抱肩築腰氣噓頂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閒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



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卽住嵩嶽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卻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卽上涌。時共深異。威感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響震巖。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於牀上。稠曰。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自失。其感致幽顯皆此類也。後移止青羅山。受諸癘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潰。甘之如薺。坐久疲頓。舒腳牀前。有神輒扶之。還令跏坐。因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乃辭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爽大通。帝遂許焉。乃就山送供。魏孝武帝永熙元年。旣召不出。亦於尙書谷中爲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文墨之大冥山。創開歸戒。奉信者殷焉。燕

趙之境。道味通被略無血食。衆侶奔赴禮貺填充。時或名利所纏者。稠爲說偈止之。聞者慚色而止。便爲陳修善偈。預在息心之儔。更新其器。旣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宣天保二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敕定州令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希卽荷錫暫遊承明。思欲宏宣至道濟斯苦壤。至此之日脫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濟一生。聞有敕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允請。卽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滏。帝躬舉大駕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敬揖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爲論正理。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爾。榮華世相不可常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流汗卽受禪道。學周不久便證深定。爾後彌承清誨。篤敬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鷄。去官收漁鬱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三敕民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

告曰。道由人宏。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子敢爲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宏誓。護法爲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引四民。康濟旣臨。義無推寄。卽停止禁中四十餘日。日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布。思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迴互。諮謁或難。天保三年。又敕於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爲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爲石窟大寺主。兩任綱位。練衆將千。供事繁委。充諸山谷。并敕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解念慧者。就爲教授。時揚講誦。事事豐厚。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爲本。諸法師等。徒傳法化。猶接囂煩。未曰闡揚。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並紹繼四依宏通三藏。使夫羣有識邪正達幽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宗。趣理之宏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帝大喜焉。因曰。今以國儲分爲三分。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爾徹情歸向。通古無倫。佛化東流。此焉盛矣。具如別紀。卽敕送錢絹被褥。接軫登山。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佛法要務。志在修心。財利動俗。事乖

道化。乃致書返之。帝深器其量也。敕依前收納。別置異庫。須便依給。未經王府。爾後詔書手敕月別頻至。寸尺小緣必親言及。又敕侍御徐之才崔思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常率其羽衛。故幸參觀。稠處小房宴坐。都不迎送。弟子諫曰。皇帝降駕。今據道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敢自欺形相。冀獲福於帝耳。時亦美其敦慎大法得信於人。黃門侍郎李獎。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爲撰止觀法兩卷。味定之賓家藏一本。據以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敕遣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力精苦感果必然。棲心寂默虛來實返。妙業玄風事高緇素。運往神遷寔深嗟憫。資崇有嘉用伸悽敬。可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爲起塔。下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迥三寶棟梁。滅盡化終神遊物外。可依中國之法闍毗起塔。建千僧齋贈物千段。標樹芳

迹示諸後代。敕右僕射魏收爲製碑文。其爲時君所重。前後皆此類也。旣而剋日準敕。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斷絕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塼塔。每有靈景異香應於道俗。初稠奉信出家知奇齊魏。克志禪業冠絕後塵。而歷履太行往還朝野。鳴謙抱素能扇清風。加又威稜羣賊勢懼山魃。解虓虎之鬪情。禁利養之深毒。大儒皇氏躬爲負糧。青羅獵客執刀剪髮。或德感上玄。澤流奉敬之苗。幽誠所致。粟滿信心之室。樹神遮道。隨器欲而法流。文豹淨房。銜穢幘而遙棄。或猛虎馴狎卽背垂衣。頽山將陟召出存命。若斯靈相振古罕儔。具如雲門象圖所紀。又初敕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士問道經行。稠曰。十里大廣。損妨居民。恐非遠濟。請半減之。敕乃以方五里爲定。使將作大匠紀伯邕。締構伊始。邕集諸鄉邑問此地名。忽聞空中大聲答曰。山林幽靜。此處本號雲門。重問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因從空響焉。今名光嚴寺是也。



又嘗有客僧。負錫初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爲伽藍。言終而隱。旣而掘地爲井。果得鴟吻二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鱗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鱗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歲爲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喫之。奄成雲霧。時或譏稠於宣帝以倨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輦。獨往谷口。去寺二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污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拜伏。愧悔無已。謂尙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罄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懋云云。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卽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

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云。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稠喪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覩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袈裟於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爾篤信兼常。寺宇僧供勞賜優渥。齊滅周廢。以寺賜大夫柳務文。文又令其親辛儉守。當將家入住。有神怒曰。何敢陵犯須陀洹寺。而儉未幾便卒。隋初興復奄同初構。六時禪懺著深寰宇。大業之末賊所停營。房宇才遺餘皆焚蕩。余以貞觀初年陟茲勝地。山林乃舊情事惟新。觸處荒涼。屢興生滅之歎。周睇焚燼。頻噎黍離之悲。傳者親閱行圖。故直敘之於後耳。

高僧傳二集卷第十九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傳九

荊州覆船山釋法常傳十

荊州長沙寺釋法京傳十一

荊州玉泉山釋法懍傳十二

荊州枝江禪慧寺釋慧成傳十三

荊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十四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傳十五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傳十六

京師天寶寺釋僧瑋傳十七

唐釋道宣撰



京師大福田寺釋曇相傳十八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傳十九

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傳二十

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傳二十一

京師真寂寺釋信行傳二十二

斐玄證

襄州景空寺釋慧意傳二十三

法永智曉

岑闍梨

釋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齋是甘。無求滋饌。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厚利。相從歸給。並迴造經藏三千餘卷。備窮記論。有助宏贊者。無不繕集。年二十五。東遊嵩嶽。西涉武當。所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棲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卻退。王慚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

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竚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卽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戒。敕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午方返。王怪其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敕爲造禪居寺。聰不往住度人安之。又敕徐摛。就所住處造靈泉寺。周朝改爲靜林。隋又改爲景空。大唐仍於隋號。初聰住禪堂。每有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忽遇屠者

驅豬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棱嚴。豬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  
乞然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  
得。方復歸心。空網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使還大降陂  
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重請下都。確乎不許。後至廬阜。驃騎威王因從受戒。  
勸請還臺。聰志存虛靜。潛泝西上。遁隱荆部神山。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仲  
師襄之禮。頻請下都固辭不許。乃遣親故陳旻。必令請得。如不允者未足相  
見。旻以事請。聰不免意。暫赴所期。又至青溪。江陵令江祿。至山爲起重閣  
三閒。湘東王。以太清三年高祖崩。捨宮造天宮寺。邀延永住。不守本志入之  
故里。統御禪衆有扇清規。禪講相參無虧晷漏。所獲檀捨通造藏經。凡所至處  
靈瑞難述。初太常劉之大。具以聞。高祖遂每西禮。並送供養。武陵上蜀從受  
歸戒。巴峽守晉鴻。上湘東王栢木爲寢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  
僧房講堂。並王服玩作露盤。立爲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

豎義。殿則夜放光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幽燭所致。及宣帝末。臨亦同前。敬聰。每入道場必涕泗翹仰。普賢授記。天花異香。音樂冥發。不可議也。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煖手屈二指。異香不歇。年九十二矣。其靈泉。周改爲靜林。隋改爲景空。大唐因而不改。卽故地猶有所坐禪堂存焉。

釋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肆有聲漳鄴。後講涅槃並授禪數。齊王崇爲國師。以處衆囂襍枯折由生。無俱利功。捐而至楚。後聞追之。變形革服一舉千里。又達衡嶽。多處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荆峽。有僧法隱者。久住覆船山東嶺。誦法華維摩思益以爲常業。而未閑心觀。後至松滋見常異操。乃歸而問津。遂默而不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沱方示心要。如說行者方知其趣。隱駐心自久繫念日新。深悟寂定不思議也。與故人胡君義別不值。題壁剋某月日當遠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僧曰。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脇而臥。明日怪眠不

覺。看之已終。方悟長眠語矣。

釋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孕。夢入蓮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有娠。將誕。又夢。乘白師子。遊戲虛空。京七歲出家。十三與同學智淵。咸昇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俱夢聖僧告云。京是寺元檀越。願力生此。方爲棟梁。所以凡所投造。風從水漸。財利山積。福門大宏。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京修造。僧衆湊集。千有餘人。長沙大寺聖像所居。天下稱最。東華第一。由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後梁二主。聞便敬重。奉爲僧正。綱紀遺法。晚抱危疾。請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至於京房。淨人遠志。親覩像從京房返於大殿。爾日卽愈。是知育王瑞像感降在人。專注祈求。無往不應。不久卒寺。春秋七十六矣。

釋法懷。姓嚴。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衆侶清淨。懷依味道。積有年載。禪念爲本。依閑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鈔。普皆無昧。不著繒纈。大布爲衣。不食僧

糧。分衛一食。不臥常坐。勤勵莫儔。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峯臺嶺。衡羅恒岱。無遠不屆。氣調清邈。故山僧見者。莫不挹高節而仰其奇趣也。榛林猛獸之宅。幽深魑魅之巖。栖息無爲。如在邑里。昔從岱嶽路出徐州。遇一縣令。問以公驗。懷常賈法華一函。乃答云。此函中有行文。檢覓不見。令怒曰。本無行文。何言有耶。答曰。此經是諸佛所行之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卽我之行文也。令瞋不歇。閉之七日不食。誦經聲不輟。令感惡夢。便頂禮悔過。後栖默山以禪靜爲正業。遂坐卒巖中。年六十二。異香紛紛旬日乃歇。時陽山僧景者。不詳何人。晦迹塵外。以道自處。陽山中泉石松竹。秀竦清曠。領接桃源。古稱名地。卜居寂照。感通鬼物。有懷惡念。不得進前。或值虎蛇驚怖失道。若有問法安步無他。曾有人來歛起惡念。忽見大蛇繩牀而出。將欲吐毒。懺謝得免。時枝江慧瓘禪師。南嶽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之。杜口不答。瓘便雨淚啓請。通夕翹立。固請確然。乃經多日。方爲披說。瓘出曰。余遊名山上德多矣。善友



高尚者十有八人。分得其門頗經趣入。而牆仞高遠奇唱難階者。斯人在斯。至於年紀人所不測。璿云曾問。答云吾年三百歲矣。不知所終。

釋慧成。姓段。潯陽人。出家住十住寺。誦法華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卷。進具後。爲荆南佛法希尠承都大宏法席。有心遠慕。遂因商船往造建業。正值成實雲講。學者肩聯。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旋本邑。至匡山與顓師相見。承南嶽思禪師匡化山中。引衆波動。試往看之。既見欣仰欲學定業。思曰。卿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不得煖。虛喪功夫惜哉。成素憑文疏依他生解。忽令自檢茫若霧遊。慨恨之甚不可得也。乃惟曰。承大師善知來意。令試驗之。見犀如意及手巾綾履欲得之。思命令送與。成遂總燒卻章鈔捐擲筆硯。專志正繫以必遠爲期。當時造禪門者數十人。皆先達者。或以後至恐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開眼坐禪。經十有五年。思令人方等觀音法華般舟道場。歷試銷障三年依行。魔業禪鬼頗因散絕。乃示以正法。專思玄寂。久久遂解衆生語言三昧。

精思通爽靜亂齊焉。彼閉目者觀道雖明。開眼便失。與成比較天地懸殊。思云。智顗先發三昧。後證總持慧成及之。二子寂照行解齊矣。大師化往上至枝江造禪慧寺。所營土木咸依俗有。德行所招不久便就。其地西望沙渚。德鸞栖遁之地。東眺上明。彌天立寺之所。湘東王承風迎請爲建禪衆。仍構大殿。闕梁不成。六月江漲於一夜中。成曰有木中梁。往江接取。尋語往看果如所示。有清信士段宏者。爲精舍主忽然氣絕。家人召成至宅。宏乃穌曰。初執至王所。見禪師上殿。曰與此人立功德未了。願赦之。王起禮足如言被放。陳主聞而往召。卓然不往。又令江總等往迎。若不允心不勞返也。王人雨淚強引入船。成乃奮身入水立於江上。又請。若不蒙下。總等粉身無地。從之至都受戒而返。乃賜所住名禪慧寺。不久市朝遷革。有常律師者。欲往南嶽遇成同宿。夜中投蝨於地而密知之。及明告別。成曰。昨夜一檀越被凍困苦。常慚之永誠。將終語門人曰。急砌殿基。吾當講涅槃也。聞皆急手恰竟。而智者玉泉寺



至。宣相符合共談玄理。良久氣絕。以年月坐亡於禪衆道場。年七十三矣。湘東王宮內立碑。今見在城中。

釋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家。受具已後受持法華維摩。日常再遍。衆聚多誼朽折由出。西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十餘年。木食麻衣破納而已。自得幽林無求外護。升粒若盡繼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跏坐求志。曾於一夏費米三斗。必限自恣猶盈五升。雖獨宿非入戒科。而倫約一偶別行。所止龕室纔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出戶。故寒不加絮熱不減衣。安然守道無爲而已。忽有一象無事至龕。經於數日。忍便現疾。於寺北窟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七。衣鉢塵朽衆無預焉。評其估價。不至於十云。

釋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幼而聰穎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禪房。爲法京沙門之弟子也。卓然獨立靖記玄心。至於戒年。清潔逾厲而慧業未深。遙想揚輦。遂負裘沿波達於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旨專門受教。

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蕭正立。務兼內外備宏孔釋。造普明寺請遠居之。以伸供養之志也。有慧湛禪師。定品惟深晚學宗領。遂具受祕法諮質玄觀。定水既澄慧門宜敞。及研習大乘洞其根葉。又歷名山養志宏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盤。夙昔素心一期開決。因住開善畢志山泉。城闕不窺世華無涉。守靜自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旦。終於此寺禪房。時年七十有七。遺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窆於獨龍之山。新安寺沙門慧暲曰。吾與伊人早同法門。久稟戒道。歎法橋之忽壞。痛寶舟之已沈。乃率庸才仰傳實德。五兵尙書蕭濟。鴻才碩學行潔名高。爲之銘頌。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倫。嘗與諸僮共遊狡戲。或摘葉獻香。或聚砂成塔。鄉閭敬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親眷愛結不許出家。喻以極言久而方遂。年二十六乃得鬚落。有道原法師。擅名魏代。實乃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禮。大和末從原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每處皇宮諮

問禪秘。那奇之曰。自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乎。於是尋師問道備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次彫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少人事。退迹爲功。所以高蓋駟馬。未曾流目。清流林竹。顧便亡返。加又口繞黑子。欹若斗形。目有重瞳。光明外射。腋懷鳳卵。七處皆平。奇相超倫。有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壤聽業未廣。而無門不明。而能勤整四儀。靜修三法。可憲章於風俗。足師表於天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師日麗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偃僂。分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模。可昭玄三藏。言爲世寶。篤志任持。故有法相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不行。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隆禮典。乃躬致祈請。爲國三藏。實當仁不讓。默而受之。是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國。重仰玄風。禮異前朝。受於歸戒。逮太祖平梁荆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實。旣而慧心潛運。南北疎通。卽爲披決。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備

香火修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異香及空中妓樂。合堂驚出同共聞聽。堂欻摧壞大衆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如實祐。大送珍寶錫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隨散之。由爾名振二國事參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帝哀慟泣之。有敕圖寫形像。仍置大福田寺。卽以其日寔於東郊門外。滕公酈食其冢南。碑石尙存。弟子曇相等。傳燈不窮彌隆華實。以業有從。爰於墓所立寺。還名福田。用崇冥福。并建碑於寺野二所。大中興寺釋道安。及義城公庾信製文。今在苑內。釋僧瑋。姓潘。汝南平輦人也。器量沈深風神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烟霞。初誦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揚都。於帝釋寺聽曇瑗律師講十誦。淹於五載齊鏡持犯。仍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所學觀息想。味

此情空究檢因緣。秉持念慧頻蒙印指。傳芳暢業。遠承申息之國。山名霧露。巖洞幽深。川香水美。遂命檝西浮。銷聲林藪。終焉之志結此山焉。聲聞先徹被於周壤。天子遵賢待德。下車問道。召至京師。親奉清誨。乃敕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母東歸。敕使爲安州三藏。綏理四衆。備盡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南望楚水。東指隋城。度軌程功。輪奐成美。僧瑋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別敕。於王城之內。起天寶寺。用以居之。旣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壤味。任報資給。靜緣潔操。齊志林朝。以建德二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卽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陸之山。僧瑋容止恭莊。威儀整飾。遊之者肅然清規。見之者自生敬仰。新野庾信。載奉芳塵。勒碑現集。

釋曇相。姓梁氏。雍州藍田人。與僧實同房。素非師保而敦敬之重。禮逾和上。相聰敏。易悟。日覽七行。禪誦爲心。周給成務。而慈悲誘接。偏所留心。因有行往



見人弋繳網羅禽獸窮困者。必以身代贖得脫方捨。其仁濟之誠出於天性。實每美云。曇相福德人。我不及也。斯見禮如此。實嘗夜詣相房。恒預設座擬之。相對無言日陳道合。私有聽者了無音問。常以爲軌乃經積載。有時大癘橫流。或旱澇凶儉。人來問者。相皆略提綱目教其治斷。至時必有神效。人並異之。或問。李順興強練何人耶。相曰。順興胎龍多慾。強練遊行俗仙。助佛揚化耳。其幽記之明諒不可測也。住大福田寺。京華七衆師仰如神。以周季末歷正法頽毀。潛隱山中。開皇之初率先出俗。二年四月八日卒於渭陰故都。圖像傳焉。今在京師禪林寺。終時遺言。生蜀名慧寬。故靈相如後所述。又其承緒禪學遺屬慧端。具見別傳。

釋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清遠。居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宗蘭若法。無間寒夏栖息深林。乞食於村。餘唯常坐。繫想繩牀下帳獨靜。道俗參訊略示綱猷。令其住心緣向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各務靜緣。衆聚雖多而外無

囂撓。正任性行藏都無名貫。經論講會莫不登踐。皆聽其深隱略其繁長。周流兩河言議超邈。偏以成實知名幽冀。時有隸公貫者。引正住寺爲上簿書。而志駭風雲曾無顧眄。還返林薄嗣業相尋。綜述憲法流之於世。名爲六行。凡聖修法也。包舉一化融接萬衢。初曰。凡夫罪行。二曰。凡夫福行。三小乘人行。四小菩薩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行。都合六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半行體。言非文質字爽詞費。開皇七年賈來謁帝。意以東夏釋種多沈名教。歸宗罕附流滯忘返。普欲捨筌檢理。抱一知宗。守道行禪通濟神爽。具狀奏聞。左僕射高穎。素承道訓。乃於禪林寺大集名德述正所奏。時座中有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聞對曰。本意伸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夫道在通方。固須略於祖述。衆無以抗也。而其著詞言行。衆又不願遵之。於是僧徒無爲而散。正知澆季之難化也。遂以行法並留京輦方禪師處。卽返東川不悉終所。今驪山諸衆。多承厥緒繫業傳云。

釋曇詢。楊氏。宏農華陰人。後遷宅於河東郡焉。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十二。方捨俗事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準禪師而蒙髻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修宗稟心學。而專志決烈。同侶先之圓備戒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承僧稠據於蒼谷。遂往問津。稠亦定山郢匠。前傳所敘。詢以聲光所被。遙相揖敬。住既異林精融理極。思展言造每因致隔。但爲路罕人蹤岡饒野獸。栖幽既久性不狎塵。來往質疑未由樵逕。直望蒼谷以爲行表。荆棘砂磔披跨不難。巖豁幽阻攀緣登陟。志存正觀也。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標指雖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心。不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寧合道不幸而窮耳。故履踐重阻不難塗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鄰。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



園乃爲羣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慇懃致禮。陳云。因病死。穌故蒙恩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詢禪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委。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爲翳。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爭。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唯詢一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何以嘉焉。每人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仍爲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白爾化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裹糧鱗歸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敕儀同三司元壽。親送璽書。兼以香供。以開皇十九年風疾忽增。卒於栢尖山寺。春秋八十五。五十夏矣。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喚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於臥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旣爾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

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哀感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靜休道願慧方等。乃闢毗餘質建塔立碑。沙門明則爲文。見於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並讀大品。其遍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拂化下墜俗謠。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峰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於深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爲斷女人。經於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屍不臭爛。香如爛瓜。卽隋開皇之末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子。就佛祈誠。夢神擎兒告云。我今持以

相與。寤已覺異常日。因卽有娠。及行之生也。性殊恒准。至年四歲。路見牛車沒泥牽引。因悲泣不止。要轉乃離。或值犢母分離。或有侵欺之事。生知平分不喜愛憎。八歲旣臨。標據清敏。儼慧奇拔。嘗有書生問曰。爾今何姓。外家何姓。答曰。此王彼孫。生因謂曰。何因不氏飯乃姓孫。行應聲曰。飯能除饑不除渴。孫能饑渴兩相除。故氏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譎對。皆此之類。及履道宏護。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理遐舉。以時勘教以病驗人。蘊獨見之明。顯高蹈之跡。先舊解義翻對不同。未全聲聞兼揚菩薩。而履涉言教附行爲功。且如據佛之宗。敬無過習。由見起慢怠。卽懷厭離。便爲邊地下賤之因。今雖聞眞告心無奉敬。自知藥輕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隨遠近處。凡有景塔。皆周行禮拜遶旋翹仰。因爲來世敬佛之習。用斯一行通例餘業。其克覈詳據率如此也。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役。供諸悲敬禮通道俗。單衣節食挺出時倫。冬夏所擬偏過恆習。故四遠英達者皆造門而詰問之。行隨事直陳曾無

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受其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爲父師之禮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入京。僕射高穎。邀延住眞寂寺立院處之。乃撰對根起行三階集錄。及山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援引文據類敍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聚。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卽化度光明慈門慧日宏善寺是也。自爾餘寺贊承其度焉。莫不六時禮旋乞食爲業。虔慕潔誠如不及也。末病甚。勉力佛堂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房。臥視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卽十四年正月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南山鷄鳴之阜。道俗號泣聲動京邑。捨身收骨兩耳通焉。樹塔立碑在於山足。有居士逸民河東裴玄證製文。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固又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末從俗服尙絕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科綱。返道之賓同所繫贊。生自製碑具陳已德。死方鐫勒樹於塔所。卽至相寺北巖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教興異迹。時或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別。但奉行剋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萬衢之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

其表題立名無定準的。雖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標榜語事潛淪。來哲儻詳幸知有據。開皇末歲敕斷不行。想同箴勗之也。別有本傳流世。見費節三寶錄。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習定行。字文廢法南投於梁。與仙城山慧命。同師尋討心要。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夜常大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柳靜。殊不信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靜息抑稟等四人每夜潛往。舉家同見禪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邑道俗率受歸戒。開皇初卒。將逝謂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來。可多辦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時襄陽開皇。有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供養。預知運絕。苦辭還襄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傘蓋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永屍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亡。送屍永側。永屍颯然摧變。時岑闍黎者。姓楊。臨原人。於寺西傘蓋山南泉立誦經堂。誦金光明。感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房內鼠。百



餘頭皆馴擾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以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檢。或揭坭酒食。或羣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詠逆述來事。晝則散亂夜則禮誦禪思。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顧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拔禪師付囑。訖上佛殿禮辭遍寺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岑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前去。我七日卽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識神往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法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閒。卽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何坐終。其二體骨全成無縫。又有吳純等禪師。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敘之。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一

唐釋道宣撰

習禪篇之二

本傳十四人  
附見九人

周河陽仙城山善光寺釋慧命傳一

戲遠  
慧朗

慧曉

隋南嶽衡山釋慧思傳二

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顗傳三

南嶽衡州衡嶽寺釋大善傳四

闕文

京師清禪寺釋曇崇傳五

慧日內道場釋慧越傳六

蔣州履道寺釋慧實傳七

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傳八

僧襲  
僧崇

相州鄴下釋玄景傳九

玄覺

趙郡漳洪山釋智舜傳十

智贊

南嶽衡州衡嶽寺釋慧照傳十一

闕文

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錯傳十二

荊州景元山善集寺釋法詠傳十三

闕文

天台山國清寺釋智越傳十四

法彥 波若

釋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晉徵士郭琦之後也。以梁大通二年辛亥歲。生於湘州長沙郡。天挺英姿秀拔羣表。雖居綺年人多傾異。覺夢之際光觸其身。明悟條序深有殊致。時湘部名僧相謂曰。珍闥梨。位地難測。然入如來室者。卽慧命矣。故自結髮日新開裕。八歲能詩書。體貌凝遠。識者知非常器。然而銳精聽習妙入深義。故使理超文外照出機前。智不驚愚貞無絕俗。道親物疎。州閭讚重。年十五誦法華經。兩旬有半一部都了。尋事鬻落學無常師。專行方等

普賢等懺。討據華嚴以致明道。行自襄沔。聞恩光先路。二大禪師。千里來儀。投心者衆。乃往從之。後遊仙城山。卽古松仙之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壽者。幽栖積歲。祈心返正。必果所願。捨所居館。充建寺塔。及命未至山夕。壽忽悅焉如夢。大見神祇嚴衛館側。至覺驚喜登巖悵望。遂覩梵侶盈林。乃命至也。趨而禮謁。卽捨所住爲善光寺焉。供事駢羅衆侶咸會。晚於州治講維摩經。大乘駕御之津。入道乘玄之迹。禪智所指罔弗倒戈。旣滿九旬。便辭四部。衣鉢隨從還反故林。有法音禪師者。同郡祁人。本姓王氏。不言知己。兩遂德朋。同就長沙果願寺能禪師。修學心定。未經數旬。法門開發。諮質遲疑。乃惟反啓。懼失正理。通訪德人。故首自江南終於河北。遇思邈兩師方祛所滯。後俱還仙城。僅得五稔。預知亡日。乃攜音手於松林。相顧笑曰。卽斯兩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不盈旬望。同時遇疾。命以周天和三年十一月五日。精爽不謬。正坐跏趺面西念佛。咸覩佛來合掌而卒。同衆有夢天人下地幢旛照日。又聞房宇唱善。

哉者。奇香異樂聞熏非一。音以其月十七日亦坐本處。所現瑞相頗亦同倫。然命音兩賢。俱年三十有八矣。卽於樹下構壁成墳。有弟子清信士鄭子文。立碑於寺。門人慧朗。祖傳命業不墜禪風。化行安汙道明隋世。初命與慧思定業是同。讚激衡楚詞采高掞。命實過之。深味禪心慧聲遐被。著大品義章融心論還源鏡行路難詳玄賦。通述佛理。識者成誦。文或隱逸未喻於時。有注解者。世宗爲貴。自居山舍學徒騰聚。名溢南北。有菩薩戒弟子濟北戴逵。學聲早被名高諸國。乃貽書於命曰。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預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法輪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旣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祕藏。外該七略。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眞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

師妙析莊生。璩公著論袁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種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陰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泉仍爲精舍。迴車駕首卽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負松仍攜二辯。洪崖神井卽鑒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峰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沈形。泊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遣蕩胸襟朗開三達。旣念鼠藤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體優柔三玄鑒飫。頗絕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拮據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鷦鷯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味眞如。一日鄖城許修。隗館出膝。情欣係轡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

嗟飄忽。尋望拂衣世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食九轉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乍酬鑿齒。雁門高論時答嘉賓。冬暖如春願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詞殘簡。望回金玉。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一眞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彫朴改工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地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參玄。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顏生之逸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百家繁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明鏡匪疲洪鐘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長卿慙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龜玉之價弗渝。栖鳳虬龍。魚水之交莫異。加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



同應陸調合張嚴。嗟朱火之遽傳。愍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扇排疾。然後尋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定慙花水戒非草繫。才侔撤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旬於朏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伐九成。晝視遊魚聊追二子。葦戶弊衿。旣在原非病。朱門結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猿難靜。勞想鷺頭倦思雞足。至於林彫秋葉曾無獨覺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見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懽。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北溟之說。而事同泥井。暫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好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日。白駒可繫。用永今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時或以達卽晉代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也。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卒。至梁大通三年。經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生。計不相見。又非濟

北明矣。時又有沙門慧曉。厥姓傅氏。所以禪績獻功。文才亞於慧命。北遊齊壤。居止靈巖。數十年閒。幽閑積業。衆初不異之也。及鄉民有任山荐令者。曉去鄉歲久。思問親親。行至縣門。使人通令。令正對客。未許進之。踟躕之間。又催通引。客猶未散。令且更延。曉悟曰。非令之爲進退。乃吾之愛憎耳。豈鄉壤之可懷耶。命省事取紙援筆。而裁釋子賦。紙盡辭窮。告曰。若令問竟。可以此文示之。吾其去矣。於是潛遁。故賦云。咄哉失念。歛爾還覺。是也。及後追至靈巖。窮討不見。出賦示僧。方知曉之才也。於是人藏一本。用祛鄙吝。曉後尋諸名岳。養素栖心。時復流目人世。而還晦形幽阜。卒不測其所。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宏恕慈育知名。閭里稱言頌逸恆問。嘗夢梵僧勸令出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所投之寺。非是練若。數感神僧訓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稟具足道志。彌隆。迴栖幽靜。常坐綜業。日唯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絕。誦法華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千遍便滿。所止菴

舍野人所焚。遂顯癘疾求誠乞懺。仍卽許焉。旣受草室持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夢梵僧數百形服瓌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旣遇清衆。宜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深。剋念翹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爲恆業。由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彌勒彌陀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從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定經。歎禪功德。便爾發心修尋定支。時禪師慧文。聚徒數百。衆法清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法。性樂苦節營僧爲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晝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未有所證。又於來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相。因此驚嗟倍復勇猛。遂動八觸發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卽自觀察。我今病

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廓然。夏竟受歲慨無所獲。自傷昏沈。生爲空過深懷慚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閒霍爾開悟。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陰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後往鑒最等師。述己所證。皆蒙隨喜。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機悟實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衆襍精麤是非由起。怨嫉鴆毒毒所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爲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以避此難。時冥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往武當南嶽。是入道山也。以齊武平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高驚前賢。以希栖隱。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數年之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衝。佛法云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其生重其法。忽夕死慶朝聞。

相從跨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琉璃寶函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衆心。又請講二經。卽而敍構。隨文造盡莫非幽蹟。後命學士江陵智顓。代講金經。至一心具萬行處。顓有疑焉。思爲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旣身證不勞致疑。顓卽諮受法華行法。三七境界難卒載敍。又諮。師位卽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鐵輪位耳。時以事驗。解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依能知密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別苦海。然其謙退言難見實。故本迹叵詳。後在大蘇。弊於烽警。山侶栖遑不安其地。又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卽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卽至告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後必事遠遊。又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佳所。林泉竦淨見者悅心。思曰。此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房殿基塢僧用器皿。又往巖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終有全身



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體一聚。又下細尋便獲髑骨。思得而頂之。爲起勝塔。報昔恩也。故其往往傳事驗如合契。其類非一。自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經論鎮長講悟。故使山門告集日積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誣思北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嶽。敕使至山。見兩虎咆憤。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有小蜂來螫思額。尋有大蜂嚙殺小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主具問。不以介意。不久謀罔一人暴死。二爲獠狗嚙死。蜂相所徵。於是驗矣。敕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嘗往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污。僧正慧高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往寺禮覲。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致敬。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往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卽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卑素不敢延留。人船供給送別江渚。思云寄於南嶽止十年耳。年滿當移不識其旨。及還山舍。每年陳



主三信參勞。供墳衆積。榮盛莫加。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爾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寒心。告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若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無答者。因屏衆斂念。泯然命盡。小僧靈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晏然相迎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煥身煥顏色如常。卽陳太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十年宛同符矣。春秋六十有四。自江東佛法宏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便驗因定發慧。此旨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持。不倚不斜。牛象行視。頂有肉髻異相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心鑒照冥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慈悲奉菩薩

戒。至如繒纈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加以布。寒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唯斯南嶽慈行可歸。余嘗參傳譯。屢覩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無蠶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故知若乞若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遵聖檢。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焉。卽梁散騎益陽公起祖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內外胥悅。盛陳鼎俎相慶。火滅湯冷。爲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異焉。鄰室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

立二字。參互稱之。眼有重瞳。二親藏掩而人已知。兼以臥便合掌。坐必面西。年大已來口不妄噉。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一遍卽得。二親遏絕不許更誦。而情懷惆悵。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非夙植德本業延於今。志學之年士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硤州依乎舅氏。而俊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師冀依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二句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受業心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又受法於最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位也。思每歎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卽示普賢道場。爲說四安樂行。顓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思云。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沙山。如

前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思來冥爲披釋。爾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唯於三三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並任裁解。曾不留意。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及學成往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旣遊南岳。顓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宏禪法。僕射徐陵尙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所榮仰。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宗熙。天宮寺僧旻。請居佛窟。斯由道宏行感故爲時彥齊迎。顓任機便動。卽而開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衆慧令。及梁代宿德大忍法師等。一代高流江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其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住莊嚴寺。道跨吳會。世稱義虎。辯號懸流。聞顓講法故來設問。數關徵覈莫非深隱。輕誕自矜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顓應對事理渙然清顯。譴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時沙門法歲撫榮背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旣墮地。何以遮羞。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八周講智

度論。肅諸來學。次說禪門用清心海。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於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於岐麓挽顓上山云云。顓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道猷法蘭曇密。晉宋英達無不栖焉。因與慧辯等二十餘人。挾道南征。隱淪斯岳。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顓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蒲爲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迴車瓦官與顓談論。幽極旣唱貴位傾心。捨散山積虔拜殷重。因歎曰。吾昨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輒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聞闔射則應於絃。何以知之。無明是闇也。唇舌是弓也。心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方圓任像。初瓦官寺四十人坐。半入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爾後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可知矣。吾自化行道。可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也。



卽往天台。旣達彼山與光相見。卽陳賞要。光曰。太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搖手相喚不平。顓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秋九月矣。又聞鐘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鐘是召集有緣。爾得住也。顓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壟山南。螺溪之源。處旣閑敞。易得尋眞。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聿創草菴。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成衢會。光曰。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爲禪師立寺。堂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顓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霆震吼。魑魅千羣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顓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輓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爲樂安。令陳郡袁



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顓三匝。久之乃滅。雄及大眾同見。驚歎山暄。其行達靈感皆如此也。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治。夜便習觀。顓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福禳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寒熱。顓曰。息世譏嫌。亦復爲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將絕。時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王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遶王一匝。翕然痛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闍黎。德侔安遠。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緒。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忍見前。弟子飄蕩業風。沈淪愛水。雖餐法喜。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輪馳驚。羲和之轡不停。月鏡迴幹。姮娥之景難駐。有離有會。歎息何言。愛法敬法。潺湲無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黎。恆修供養。如智積奉

智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兜率俱蕩一乘云云。其爲天王信敬爲此類也。於卽化移海岸法政甌閩。陳疑請道日昇山席。陳帝意欲面禮。將仲謁敬。顧問羣臣。釋門誰爲名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鏡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東藹。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書重沓徵入。顓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之。後爲永陽苦諫。因又降敕。前後七使。並帝手疏。顓以道通惟人王爲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引導於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如國師。璿闍黎故事。陳主旣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奉法承道。因卽下敕。立禪衆於靈耀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頻降敕於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暄。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顓接問承對。盛啓法門。暄執爐賀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其爲榮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爭競不足。及顓之御法卽座。肅穆有餘。遂使千枝花綻。

七夜恬耀。舉事驗心。顓之力也。晚出住光耀。禪慧雙宏。動郭奔隨。傾音清耳。陳主於廣德殿下敕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於時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休道。顓表諫曰。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地獄。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卽停搜簡。是則萬人出家。由顓一諫矣。末爲靈耀褊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顓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範。故其受法文云。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尊師重道。由來尙矣。伏希俯提。所謂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爲菩薩戒師。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斯亦得動人主。屈幸從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路次益城。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

護持。於卽往憇匡山。見遠圖績。驗其靈也。宛如其夢。不久潯陽反叛。寺宇焚燒。獨在茲山。全無侵擾。信護像之力矣。末剋迹雲峯。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藩。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法。奉以爲師。乃致書累請。顓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詞曰。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旣西夕。遠守繩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闇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閒擢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慎。樸直忤人。願不責其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誚。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爲法。勿嫌輕動。四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旣一。佛法再興。謬課庸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啄。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晉王方希淨戒。妙願唯諮。故躬製請戒文云。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悟。恥崎嶇於

小徑。希優游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爲宮室必先基址。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爲和尚。文殊冥作闍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亡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願遵持。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轍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師亦既至。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卽銷煩惱。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總管金城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卽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告曰。大王爲度遠濟爲宗。名實相符義非輕約。今可法名爲總持也。用攝相兼之道也。王頂受其旨教曰。大師禪慧內融。道之法澤。輒奉名爲智者。自是專師率誘日進幽玄。所獲施物六十餘



事。一時迴施悲敬兩田。願使福德增繁用昌家國。便欲返故林。王乃固請。顓曰。先有明約事無兩違。卽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至於城門。顓曰。國鎮不輕道務致隔。幸觀佛化宏護在懷。王禮望日極銜泣而返。便泝流上江。重尋匡嶺。結徒行道頻感休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跡相造。又上渚宮鄉壤。以答生地恩也。道俗延頸老幼相攜。戒場講坐衆將及萬。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敕給寺額。名爲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亢旱。百姓咸謂神怒。顓到泉源帥衆轉經。便感雲興雨注。虛謠自滅。總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頓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遣手疏請還。詞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虔奉。身雖疎漏心護明珠。定水禪支屏散歸靜。荷國鎮蕃爲臣爲子。豈寂四緣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甚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卽日欲服膺智類。率先名教。永汎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



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覃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瀝素款。成就事重請棄飾詞。顓答書云。謬承人乏擬迹師資。顧此庸微以非時許。況降令命彌匪克當。徒欲沈吟必乖深寄。王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厝心有在。仰推久植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岳記荊說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於時心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瓦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纔獲交綏。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瞻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口。此釋侶所談。智者融會甚有階位。譬若羣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重現。令著淨名疏。河東柳願言。東海徐儀。並才華胄績。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後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願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顓又率侶建齋七

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瞻。顓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穌。表蓋棺還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於翌日。患果遂瘳。王大嘉慶。時遇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更行前懺。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曰。吾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峯上。累石周屍植松覆坎。仍立白塔。使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石城寺掃洒。吾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壁面向西方。稱阿彌陀佛波若觀音。又遣多然香火。索三衣鉢杖。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爲二分。一奉彌勒。一擬羯磨。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留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與心合。藥何所留。智晞往曰。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何所道。紛紜醫藥累擾於他。又請進齋飲。答曰。非但步影而爲齋也。能無觀無緣卽眞齋矣。吾生勞

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歎。又出所製淨名疏。并犀角如意蓮華香爐。與晉王別。遺書七紙。文極該綜詞彩風標。囑以大法。末乃手注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還用仰別。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法華經題。顓讚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宏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又聽無量壽竟。仍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寶樹易往無人云云。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不生十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其位者。答曰。汝等嬾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問乳蹶者訪路云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損己。只是五品內位耳。吾諸師友。從觀音勢至皆來迎我。波羅提木叉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導。又敕維那。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閒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卽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滅後依於遺教而殮焉。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

降山寺一還佛壘。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衆皆見悲敬言問。良久而隱。自顓降靈龍像育神江漢。憑積善而託生。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目佩異光。學統釋門行開僧位。往還山世不染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在蕃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散什物標域寺院。殿堂厨宇以爲圖樣。告弟子曰。此非小緣所能締構。當有皇太子爲吾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見之。後果如言。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滬魚爲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顓惻隱貫心彼此相害。勸捨罪業教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卽以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遣沙門惠拔。表聞於上。陳宣下敕。嚴禁此池不得採捕。因爲立碑。詔國子祭酒徐孝克爲文。樹於海濱。詞甚悲楚。覽者不覺墮淚。時還佛壘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翱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乃散。顓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貞觀猶無敢犯。下敕禁之猶同陳世。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有葦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顓若他涉。葦卽不生。因斯以談。誠道

感矣。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又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畜一字。自餘隨事疏卷不可殫言。皆幽指爽徹。摛思開天。煬帝奉以周旋。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所以聲光溢於宇宙。威相被於當今矣。而枯骸特立端坐如生。瘞以石門。閉以金鑰。所有事由一關別敕。每年諱日。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令楊素。性度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敕授以戶鑰。令自尋視。既如前告。得信而歸。顓東西垂範。化通萬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一切經一十五藏。金檀畫像十萬許區。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遽遠。拱木俄森。爲之行傳。廣流於世。隋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遺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值亂便失。



釋曇崇。姓孟氏。咸陽人。生知正見。幼解信奉。七歲入道。博誦法言。勤注無絕。後循聽講肆雄辯無前。乃以慧燈欲全本資攝念。聖果將剋必固定想。遂從開禪師而從依止。逮於受戒志逾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遍。依而講解。聽徒三百。京輔律要此而爲宗。後弊於言說。更崇前觀。額上鼻端是所存想。山閒樹下爲其居處。旣而光明內發色想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猶死。偏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衆稱爲第一。遂得同學齊敬。又號爲無上士也。及師亡遺囑令攝後徒。於時五衆二百餘人依崇習靜。聲馳隴塞化滿關河。尋路追風千里相屬。填門盈室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終學人空。念彼慈悲宏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欽承。乃下敕云。崇禪師德行無玷精悟獨絕。所預學徒未聞有犯。當是導以德義。故則衆絕形清。可爲周國三藏並任陟帖寺主。卽從而教導。僧尼有序響名稱焉。每爲僧職滯蹤。未許遊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末遺法淪蕩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授金紫光祿等官。並不依就。雖沉厄運無廢利人。



大象之初皇隋肇命。法炬還照。卽預百二十僧。敕住興善。尋復別敕令宰寺任。重勤辭遜又不受之。而道冠僧羣。王公戒範。昔以佛法頽毀私願早隆。謹造一寺用光末法。因以奏上。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國家供給終於文世。高祖唐公素稟行門。偏所歸信。遂割宅爲寺引衆居之。敕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可爲清禪。今之清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王欽敬定林。降威爲寺檀越。前後送戶七十有餘。水磴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業。傳利於今。天子昔所承名。今親正業。開皇之初敕送絹一萬四千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二百疋錦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下令送錢五千貫氈五十領剃刀五十具。崇福感於今願。流於後望建浮圖一區。用酬國俸。帝聞大悅。內送舍利六粒。用同宏業。於時釋教初開。圖像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敕爲追匠杜崇。令其繕績。料錢三千餘貫。計甄八十萬口。帝以功業別費。恐有匱竭。又送身所著衣及皇后所服者。總一千三百對。以助隨喜。開皇十一年。晉王鎮總楊越。爲

造露盤並諸莊飾。十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一級。竦耀太虛。京邑稱最。爾後儼遺相接。衆具繁委。王又造佛堂僧院。並送五行調度。種植樹木等事。並委僧衆。監檢助成。崇旣令重當朝。往還無擁。宮閣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便進。時處大內爲述淨業。文帝禮接自稱師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於本寺則敕令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自所獲外利盡施伽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三十日。遷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慘下敕葬焉。所須喪事有司供給。皁白弟子五千餘人。送於終南山至相寺之右。爲建白塔。勒銘存今。初崇未終七日。寺內旛竿無故自折。門外汲井忽爾便枯。衆怪其由也。及至晦夜。崇遺告曰。吾有去處今須付囑。卽以衣資施於三寶。及至後夜覺有異相。就而觀之方知氣絕。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奏聞。莫不懷慟。

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衆業禪。有聞南越。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

幽阻虎豹無擾。曾有羣獸來前。因爲說法。虎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以爲異倫也。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在蕃搜選英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召。追入晉府慧日道場。並隋王至京在所通化。未還揚州。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燄光從足而出入於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王教歸葬本山。以旌誠敬。

釋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敦幽尚。遍履名山。梁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戶。出卽蕩門。衣鉢隨身唯留牀席。實輕清之丈夫也。陳祚伊始負錫龍蟠。絕跡人世五十餘年。貴尚頭陀恆居宴默。自少及終脇不親物。雖形衰年積。而精節之志。老而彌厲。以仁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於蔣州履道寺之房。春秋九十有六。遺旨令屍陀北嶺。後收窆於山南。奉造三層甄塔。就而紀德。

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家。便從定業。與汲郡林落泉方公齊名。

各聚其類。依巖服道。往還絡驛白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振名四遠歸宗殷滿。有弟子僧襲者。愍斯汾曲往延通化。善以山衆常業恐有乖離。雖經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三十餘度。元元之情情無已已。磨踵有盡誓心難捨。善乃從焉。居住馬頭山中大行禪道。蒲虞晉絳荷襍相誼。衆聚繁多遂分爲四部。卽東西二林杯盤大黃等處是也。皆零房別室星散林巖。宴坐所指十一切入而爲標據。徒屬五百肅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篤將亟。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糧粒旣斷。嬾往追求。噉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爲病耳。死後可破腹看之。果如所言。又累曰。各勤修業不勞化俗。廢爾正務。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於甕中埋之。以大業初年三月十一日。跏坐如生。卒於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僧襲本住絳州。結心定業。承習善公不虧其化。晚住晉州寶巖寺。充僧直歲。監當稻田。見殺水陸諸蟲不勝其酷。因擲棄公名追崇故業。以善師終日他行不在。借訪時人又並終沒。遂賈

諸供度就山設會。悲慟先迹顧奉無由。尋其遺骸莫知所在。忽聞爆聲震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甕出於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因取骨舌兩以爲塔。襲以貞觀十五年正月九日卒於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隱稱念而逝。時晉州西小榆山有沙門僧集者。苦節山林聚徒禪業。養蛇畜鼠。馴附可以手持。常現左右驅逐不去。有俗人來輒便自隱。

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十八被舉秀才。至鄴都。爲和王省事。讀書一遍便究文義。頃便輒引會無所遺。五載之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師所聽大品維摩。景既後來門側立聽。深鑒超拔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參問繁廣。令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秘奧之極。既沃乃心便志在捨俗。二十有七。與諸妻子執別。告云。自臨漳已南屬吾所遊。名涅槃境。臨漳已北是生死分。爾之行往也。吾誓非聖更不重陟。還從和公鬚落。授以正法。景晨宵思擇統解玄微。遭周滅法逃潛林薄。又以禪道內外相融。開皇初年就緣講導。儀設華約事事翹心。故二時



法會必香湯洒地。熏爐引導前經後景初無一絕。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行不過五。尋訖更展。其例如前。故每震法鼓。動卽千人屯赴。供施爲儔罕匹。所以景之房內。黃紫緇衣上下之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換。爲生物善。經身一著便以施僧。其感利之殷爲如此也。後因臥疾三日。告侍人玄覺曰。吾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共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爾後異香充戶。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卽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沉骸水中。及其沒後遵用前旨。葬於紫陌河深澄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返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於今。玄覺孝慈居性祖學先謨。後住京師隸莊嚴寺純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爲意得。榮觀帝壤譽顯當鋒。

釋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爲書生。博通墳素工書善說。庠序附焉。年二十餘。厭世出家。事雲門稠公居於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隱。不事囂襍。纔有



昏情。便有靈祇相誠。或動身衣。或有聲相。又現白服。形影丈餘。遶院相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定。經於四年。後北遊贊皇許亭山。依倚結業。聲績及遠。有資其道供者。便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資給。又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遂將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遺之。感舜苦諫。便投弓解鷹。從舜請道。漸學經義。於是諫篤數村。捨其獵業。斯則仁濟之誠也。後專習道觀。不務有緣。妄心卒起。不可禁者。卽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其慮也。故髀上刺處。斑駁如鋪錦焉。其翹勵之操。同伍誠不共矣。處山積歲。剪鬚無人。便以火淨髮。弊服忘食。屢經寒炎。度景分功。無忘造次。性少貪惱。手不執財。每見貧餒。淚垂盈面。或解衣以給。或割口以施。由此內徹外化。所親之中。見其宏敬。十人出家。並依舜行。練心節量。踵武揚風。後年庚旣侵身。力斯盡。常令人稱念。繫想淨方。遂終於老。末感氣疾。忽增。十有五日。勵念如初。卒於元氏縣屈嶺禪坊。時年七十有二。卽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葬於終

所山側。後房子縣界嶂洪山民。素重舜道。夜偷屍柩瘞於巖中。及往追覓皆藏其所。三年之後開示焚之。起白塔於崖上。自舜之入道精厲其誠。昔處儒宗頗自矜伐。忽因旬假得不淨觀。腹府流外驚厭叵陳。所見餘人例皆不淨內溢。乃就稠師具蒙印旨。爲雲門官供當擬是難。因就靜山曉夕通業。不隸公名不行公寺。而內德潛運遠聞帝闕。開皇十年下詔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谷舊禪房寺智舜禪師。冬日極寒。禪師道體清勝。教導蒼生。使早成就。朕甚嘉焉。朕統在兆民之上。宏護正法夙夜無怠。今遣開府盧元壽。指宣往意。並送香物如別。時趙州刺史楊達。以舜無公貫素絕名聞。依敕散下方始知之。乃爲繫名同果寺。用承詔旨舜亦不臨赴。山民爲之起寺。三處交絡四方聞造。欣斯念定。而莫堪其精到。不久還返。斯勇猛之誠不可例。每於冬初化諸緣集。多辦複貯之衣。就施獄囚。春秋二時方等行道。餘則跏坐幽林。塊然不寐及登耳順心用力疲。轉讀藏經凡得四遍。左手執卷右手執燭十宿五宿日不會

斂。佛名讚德誦閱如流。晝六時禮懺終化。有弟子智讚。幼奉清誨長悟玄理。攝論涅槃是所綜博。今住藍田化感寺。承習禪慧榮其光緒。比多徵引終遁林泉。

釋智鍇。姓夏侯氏。豫章人。少出家。在揚州興皇寺。聽朗公講三論。善受玄文。有名當日。開皇十五年遇天台顓公。修習禪法。特有念力。顓歎重之。晚講涅槃法華及十誦律。宏敷之盛見重於時。又善外學。文筆史籍彌是所長。晚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構伊始並是營綜。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終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餘載。足不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之。下敕追召。稱疾不赴。後豫章請講。苦違不往。云吾意終山舍。豈死城邑。道俗虔請。不獲志而臨之。未幾遂卒於州治之寺。時以爲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卽大業六年六月也。氣屬炎熱。而跏坐如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都無臭腐返有異香。道俗歎訝。遂緘於石室。至今如初焉。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少懷離塵之志。父爲求婚。方便祈止。長則勇幹清美。於時岳陽殿下統御荊州。徵任甚高。非其所欲。唯以情願出家。王感彼誠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後。隨方問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請業。授以禪法。便深達五門窮通六妙。戒行清白律儀純粹。又誦法華萬有餘遍。瓶水自盈。經之力也。學徒雖衆。其最居稱首。有臨海露山精舍。梵僧所造。巨有靈異。智者每臨命越令影響之。晦迹已後。台嶺山衆一焉是囑。二十年閒恂恂善誘無違遺寄。便爲二衆依止四部歸崇。姿容瓌偉。德感物清頗存汲引。每於師忌敕設千僧官齋。越以衣鉢之餘以充大施。隋文皇帝獻后崩日設齋呪願。每獲百段曾不固流。括州刺史鄭係伯。臨海鎮將楊神貴。師友義重待遇不輕。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寢疾經旬。右脇而臥。卒於國清舊房。春秋七十四。臨終之時山崩地動。境內道俗咸所見聞。台山又有沙門波若者。俗姓高。句麗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解義味。開皇併陳。遊方學業。十六年入

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其人利根上智。卽有所證。謂曰。汝於此有緣。宜須閑居靜處成備妙行。今天台山最高峰。名爲華頂。去寺將六七十里。是吾昔頭陀之所。彼山祇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愁慮衣食。其卽遵旨。以開皇十八年往彼山所。曉夜行道不敢睡臥。影不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自下。初到佛壟上寺。淨人見三白衣擔衣鉢從。須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壽命將盡非久。今故出於大衆別耳。不盈數日。無疾端坐。正念而卒於國清。春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廻輦示別。眼卽便開至山仍閉。是時也。莫問官私道俗。咸皆歎仰俱發道心。外觀靈瑞若此。餘則山中神異人所不見。固難詳矣。時天台又有釋法彥者。俗姓張氏。清河人也。周朝廢教之時。避難投陳。於金陵奉遇智者。以太建七年陪從入天台。服膺請業。授以禪那。旣蒙訓誨不停房舍。每處山閒林樹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臥。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法相。有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一

人聽聞曰。如汝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亦有山祇數相。僥試。宴坐怡然。不干其慮。大業七年二月三十日卒於國清。春秋六十。智者門徒極多。故敍其聞見耳。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一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二

唐釋道宣撰

習禪三

本傳十三人  
附見四人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傳一

西蜀郡福緣道場釋僧淵傳二

蒲州栖巖道場釋眞慧傳三

西京禪定道場釋慧瓚傳四

西京淨住道場釋法純傳五

慧昂

益州響應山道場釋法進傳六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端傳七

澤州羊頭山釋道舜傳八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慧歡傳九

河東栖巖道場釋智通傳十

西京慈門道場釋本濟傳十一

善智  
道訓  
道樹

終南山神田道場釋僧照傳十二

并州大興國道場釋洪林傳十三

釋曇遷。俗姓王氏。博陵饒陽人。近祖太原歷官而後居焉。少而俊朗爽異常。倫。年十三父母嘉其遠悟。令舅氏傳授。卽齊中散大夫國子祭酒博士權會也。會備練六經偏究易道。剖卦析爻妙窮象繫。奇遷精彩。乃先授以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隨言卽曉。始學文半。餘半自通。了非師受悟超詞理。會深異也。曾有一嫗失物。就會決之。得於兌卦。會告遷曰。汝試辯之。應聲答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嫗驚喜曰。實如所辯。遷白。兌是金位。字腳兩垂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悉盜者爲誰。對曰。失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懸角可年十四五者。

將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西爲白也。兌字上點表鬚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而測知。非有異術。舅乃釋策而歎曰。吾於卜筮頗工。至於取斷依稀而已。豈如汝之明耶。老舅實顧多慙。方驗宣尼之言後生可畏也。乃更授以禮傳詩尙莊老等書。但經一覽義無重問。於時據宗儒學獨擅英聲。每言大小兩雅當時之諷刺。左右二史君王之事言。禮序人倫樂移風俗。無非耳目之翫。其勢亦可知之。未若李莊論大道。周易辨陰陽。可以悟幽微。可以怡情性。究而味之。乃玄儒之本也。當時先達頗懷其幼年。致或抗言褒貶者。遷辨對縱橫詞旨明爛。無不挹謝其聲實。自爾留心莊易歸意佛經。願預染衣得通幽極。二親愛之弗許。懇誠歲久乃蒙放遣。初投饒陽曲李寺沙門慧榮。榮頗解占相。知有濟器。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子骨法當類彌天。自揣非澄公有慙德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屢伸勤請。而固遮弗許。又從定州賈和寺曇靜律師。而出家焉。時

年二十一。本圖既遂襟期坦然。猛勵精勤昏曉無倦。初誦勝鬘不日便了。怪而檢覆未差一字。當夜問經中深疑。莫非妙義。既知神思大成。乃與受具恣其問道。從師五臺山。此山靈跡極多。備見神異。後歸鄴下歷諸講肆。棄小專大不以經句涉懷。偏就曇遵法師。稟求佛法綱要。當有齊之盛釋教大興。至於宮觀法祀。皆鋒芒馳驚。遷性不預涉。高謝世利。衆咸推焉。密謂人曰。學爲知法。法爲修行。豈以榮利卽名爲道。秦世道恆。削跡巖藪。誠有由矣。遂竄形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寺。蔬素覃思委身以道。有來請問乍爲宏宣。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蹟。當尋唯識論。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不以鑒術纏情。夜夢月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水片。甚訝香美。覺罷所苦痊復。一句有餘流味在口。固其聖助食月成德。遂私改名以爲月德也。爾後每授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逮周武平齊佛法頽毀。將欲保道存戒。逃跡金陵。結侶宵征。閒行假道多被劫掠。進達壽陽曲水寺。顧法屬曰。吾等薄

運所鍾。屢逢羣盜。若怨結不解來報莫窮。來可哀彼愚迷。自責往業。各捨什物爲賊營懺。冀於來世爲法知識。旣而南濟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推。誠齋福之助也。初達揚都栖道場寺。掃衣分衛攝念無爲。時與同侶談唯識義。彼有沙門慧曉智瓘等。並陳朝領神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妙善定門。瓘禪慧兩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麗沙門智晃。菩薩婆多部。名扇當塗爲法城塹。並一見而結友于。再敘而高冲奧。有欲以聞天子者。還預知情事。謂之曰。余以本朝淪覆正法陵夷。所以冒死浮江得參梵侶。生平果志遂得有餘。結構時榮幸願緘默。唯有國子博士張機。每伸盡禮請法。餘景時論莊易。竊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獲攝大乘論。以爲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究通宗。至於思構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將欲宏演未聞被之家國。承周道失御隋歷告興。遂與同侶俱辭建業。緇素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題篇什。曉禪師命章賦詩曰。生平本胡越。關吳各異津。聯翩一傾蓋。便作法城親。清談



解煩累。愁眉始得伸。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徑何道。慧業日當新。我住邗江側。終爲松下塵。沉浮從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終天別。迸淚忽霑巾。餘之名德並有綴詞。久失其文。各執手辭訣。登石頭岸。入舟動楫。忽風浪騰涌。衆人無計。遷獨正想不移。捧持攝論。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若北土無運。命也如何。必應聞大教。請停風浪。冀傳法之功。冥寄有屬。言訖須臾恬靜安流達岸。時人以爲此論譯於南國。護國之神不許他境。事同迦延之出罽賓。爲羅刹之稽留也。進達彭城。新舊交集。遠近欣赴。鬱爲大衆。有一檀越。捨宅栖之。遂目所住爲慕聖寺。始宏攝論。又講梭伽起信如實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爲始。徐州總管穀城公萬緒。率諸僚佐擁篲諮承。盡弟子之禮。遷宏化此土。屢動暄涼。黑白變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獎有緣。於慕聖寺。多構堂閣。隨有收聚莊嚴供養。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史張坦。出鎮揚州。承風思展。結爲良導。及諸道俗。並願德音。坦乃手疏邀



延。遷亦虛舟待吹。還到廣陵。舉郭迎望。歌梵遏雲霞。香花翳日月。桑門一盛榮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遷應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摧。乃攜其家屬。從受歸戒。初停開善建宏攝論。請益千計。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纔了復迎還北。盛轉法輪聲名遐布。屬開皇七年秋。下詔曰。皇帝敬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敍妙因勤精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卽人倫之龍象也。深願巡歷所在承風飡德。限以朝務實懷虛想。當卽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內閑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宏獎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閒遠近所湊。宣揚法事爲慧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望見師不復多及。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陽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詔同集帝輦。遷乃率其門人。行塗所資皆出天府。與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又敕所司。並於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輔冠蓋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敕亦

延及。遂得萬里尋師。於焉可想。於斯時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荒遠。衆以攝論初闢投誠精祈。卽爲敷宏。受業千數。沙門慧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橫經稟義。自是傳燈不絕於今多矣。雖則寰宇穿鑿時有異端。原其解趣莫非祖習。故真諦傳云。不久有大國不近不遠大根性人。能宏斯論。求今望古豈非斯人乎。十年春。帝幸晉陽。敕遷隨駕。旣達并部又詔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遷入內與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欲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遷曰。昔周武御圖殄滅三寶。衆僧等或剗迹幽巖。或逃竄異境。陛下統臨大運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比雖屢蒙招引度脫。而來有先後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沉慮少時。方乃允焉。因下敕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力矣。尋下敕爲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勝光寺。卽以王爲檀越。敕請遷之徒衆六十餘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左僕射高頌。右衛

將軍虞慶則。右僕射蘇威。光祿王端等。朝務之暇。執卷承旨。四門博士國子助教劉子平。孔門備義。屈膝飡奉。魏郡道士仇岳。洞曉莊老。文皇欽重。入京造展共談玄理。遷既爲帝王挹敬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紛起。或謂滯於榮寵者。乃著己是非論以示諸已。其詞曰。夫自是非彼。美己惡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舉世紘紘。無自正者也。斯由未達是非之患。乃致於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無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爲因。五迭不相及。六隱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著。九是非差別。十無是無非。初明無適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競取。乃令是非無定從。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競興。遂使非無適趣。或者必欲以是自歸。以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爲之者莫不致敗耳。物豈知其然哉。文多不委。十三年。帝幸岐州。遷時隨從。乃敕蜀王布圍南山。行春蒐之事也。王逐一獸入故窰中。旣失蹤跡。但見滿窰破落佛像。王遂罷獵。具以事聞。遷因奏曰。比經周代毀道。

靈塔聖儀墳委溝壑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於碎身遺影尙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心無事。帝聞悵然曰。弟子庸朽垂拱巖廊。乃使尊儀冒犯霜露。如師所說。朕之咎也。又下詔曰云云。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內。率土蒼生口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檢校莊飾。故一化嚴麗遷實有功。十四年。柴燎岱宗。遷又上諸廢山寺並無貫逃僧。請並安堵。帝又許焉。因敕率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給額。私度附貫遷又其功焉。又敕河南王。爲泰岳神通道場檀越卽舊朗公寺也。齊王爲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陽王爲寶山檀越。舊靈巖寺也。又委遷簡齊魯名僧來住京輦。其爲世重誠無以加。文帝昔在龍潛。有天竺沙門。以一裹舍利授之云。此大覺遺身也。檀越當盛興顯。則來福無疆。言訖莫知所之。後龍飛之後。迫以萬機未遑興盛。仁壽元年。追惟昔言將欲建立。乃出本所舍利。與遷交手數之。雖各專意。而前後不能定數。帝問所由。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卽法身遺質。以事

量之。誠恐徒設耳。帝意悟。卽請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爲三十道。建軌制度一准育王。帝以遷爲蜀王門師。王置鎮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所檢校爲功。宰輔咸以劍道危懸。塗經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改奏之。乃令詣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請瑞。以沃帝心。將造石函。時寺東北二十里許。忽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大小平正。取爲重函。其內自變作雙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或有鳥獸龍象之狀。花葉旋轉之形。以事上聞。帝大悅。二年春。下敕於五十餘州分布起廟。具感祥瑞如別傳敘之。四年又下敕於三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大州一百餘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遷實有功。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仍下敕曰。自稠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宏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旣名禪定。望嗣前塵。宜於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司具禮。卽以遷爲寺主。旣恩敕爰降。不免臨之。綏撫法衆接悟賢



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時大興善寺有像放光。道俗同見。以事聞上。敕問遷曰。宮中尊像並是靈儀。比來修敬光何不現。遷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既別有見不見。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遷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帝曰。何者是耶。答曰。佛爲世尊。道爲天尊。帝爲至尊。尊有恆政不可並治。所以佛道宏教開示來葉。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於四海。律令法式禁止罪源。卽大光也。帝大悅。遷美容儀風韻。故臨機答對如此。又器宇恢雅。含垢藏疾。妙於定門練精戒品。天性仁慈寡於貪競。雖帝王贈捨遠近獻餉。一無自給並資僧衆。或濟接貧薄。追崇圖塔。又不重厚味。不飾華綺。內有關鑰外屏名利。顯助宏道冥心幽隱。立志清簡不褻交遊。時俗頗以疎傲爲論。深鑒國士而體其虛心應物也。凡有言述理無不當。皆能遣滯顯旨深矣。故遠公每云。遷禪師破執入理。此長勝我。斯言合也。詞旨典正有文章焉。雖才人沉鬱含毫。未能加也。夙感風癘之疾。連盡重增卒於禪定。春秋六十有六。卽



大業三年十二月六日也。葬於終南北麓勝光寺之山園。鑿石刻銘樹於墳所。當停柩之日。有一白犬不知何來。徑至喪所。雖遭遮約終不肯去。見人哀哭犬亦號叫。見人止哭犬亦不聲。與食不噉。常與喪所右縈而臥。既輟柩隨行。犬便前後奔走。似如監護之使。及下葬訖。便失所在。識者以犬爲防畜。將非冥衛所加乎。初未終之前。有夢禪定佛殿東傾。數人扶之還正。惟東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遷房屬於陷角。故有先驗之徵。既卒之後。有沙門專誠祈請欲知生處。乃夢見淨土嚴麗故倍常傳。寶樹宮闕鬱然相峙。道俗徒侶有數千人。遷獨處金臺爲衆說法。雖夢通虛實。而靈感猶希。況隨請而知。故當降靈非謬矣。所撰攝論疏十卷。年別再敷。每舉法輪諸講停務。皆傾渴奔往有若不足也。又撰梭伽起信唯識如實等疏。九識四明等章。華嚴明難品玄解。總二十餘卷。並行於世。有沙門明則。爲之行狀。覩縷終始。見重京師矣。

釋僧淵。姓李。廣漢郫人。家本巨富。爲巴蜀所稱。及淵初誕。天雨銅錢於庭。家

內合運處處皆滿。父運疲久。口噓唱乏錢不復下。倉內貯米但及於半忽滿溢出。親姻外內莫不歎其福報也。自少至長志幹殊人。行則安而徐動。坐則儼而跼跌。眼光外射燄燄發越。容色玉潤狀若赤銅。聲若洪鐘響發林動。兩足輪相十角分明。二手九井紋理如畫。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異之命令出家。卽時鬻落住城西康興寺。今所謂福緣是也。博尋人法訪無遠近。經耳不忘蘊括懷抱。奉戒守素大布爲衣。瓶鉢之外無所蓄積。與同寺毅法師交遊。二人卽蜀郡僧中英傑者也。相隨入京博採新異。有陟岵寺沙門僧寶者。禪道幽深帝王所重。便依學定豁爾知津。經涉炎涼詳覈詞義。淵研精定道。毅博通經術。邱索草隸靡不留心。周氏廢敎便還故寺。割東行房以爲私宅。餘者供官。隋氏運開更新締構。領匠伐木。連雨兩月。淵執爐祈請。隨語便晴。造塔須金盤。又請地府。隨言卽掘。應命藏開用足。餘金還歸本窟。詳斯福力今古未聞。常給孤獨不逆人意。遠近隨助泉布若流。又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便於南路欲架飛橋。纔扣此

機衆事咸集。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橋。造三鐵鐔。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槍。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鐔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也。又自投水。道俗歌謠於今逸耳。淵毅二師並爲物軌。晨夕問法。無虧遺寄。毅以仁壽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寅時。告弟子曰。三界無常。吾其死矣。言終神謝。福緣本住。春秋六十有九。淵聞之。憫然曰。毅師已往。我豈獨留。俄而遘疾。遺與同座。卽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秋八十有四。至十七日並窆於九里堂焉。刊石紀之於寺堂。陳子良爲文。

釋眞慧。陝州河北人。姓陳氏。河北諸陳代稱冠族。遠稱漢右相陳平。中云魏向侯陳涉。乃至江表陳代並出此鄉。慧早厭身城。父母留礙。逼納妻室。不免外情。玉潔之志。涅而逾淨。開皇十二年。年纔及冠。二親俱往。旣將出俗。猶縈妻累。先勸喻已便爲解髮。資給道具。送往尼寺。慧往陝州大通寺清禪師所。出家受具。清示以學方次第有本。曰。尸羅不淨。三昧無由。令往鄴下靜洪律師所。因循

兩載備探幽致。又詣衛州林落泉詢禪師所。朝投夕悟經歷歲餘。於詢所得略貫終始。禪侶三百嗟試聲馳。詢摩其頂堪傳法燈。令往山西啓請未悟。慧以學日既少。恐有差分。更往陶研乃經兩載。一一呈示去取無疑。開皇十八年承命西歸。路經白鹿百家巖。時號幽絕。山勢窮美。因登遊觀。又爲留連。夏坐栖之。又陳禪道。至秋擇地無越晉川。遂之蒲坂首山麻谷。創築禪宇。四衆爭趨。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十有八載成就極多。栖巖傑昂最稱深入。仁壽四年召與僧名住栖巖寺。其爲人也。諒直剛決。清儉退讓安苦忍樂。容止可觀。獨處樂靜不希華靡。大業元年。餌黃菁絕粒百日。檢校教授坐禪禮懺不減生平。後覺肥充。恐有學者便休服餌。於閑田原北杯盤谷。夏坐虎窟。虎爲之移。及秋虎還返窟。常有山神節度時分。如有遲延必來警覺。以大業十一年十月七日。因疾卒麻谷禪坊。春秋四十有七。初將終夕神彩若常。曰吾將生淨土。見蓮花相候。又聞異鐘聲聲幽淨。異香花充蔚。斯相既至潛然而絕。門人道俗依而闔維。

收骨。起塔於麻谷。

釋慧瓚。俗姓王氏。滄州人。壯室出家。清貞自遠。承稟玄奧。學慕綱紐。受具已後。偏業毗尼。隨方聽略。不存文句。時在定州。居於律席。講至寶戒。法師曰。此事卽日卒難制斷如何。瓚聞之。私賤其說。時襍中有錢三百。乃擲棄之。由是卒世言不及利。周武誅剪。避地南陳。流聽羣師。咸加芟改。開皇宏法。返跡東川。於趙州西封龍山。引攝學徒。安居結業。大小經律。互談文義。宗重行科。以戒爲主。心用所指。法依爲基。道聞遠流。歸向如市。故其所開悟。以離著爲先。身則依附頭陀。行蘭若法。心則思尋念慧識。妄知詮。徒侶相依。數盈二百。繩牀道具。齊肅有儀。展轉西遊。路經馬邑。朔代並晉。名行師尋。譽滿二河道。俗傾望。秦王俊。作鎮並部。宏尙釋門。於太原蒙山。置開化寺。承斯道行。延請居之。僧衆邕熙。聲榮逸口。至於黑白布薩。要簡行淨之人。知有小憊。便止法事。重過則依方等。輕罪約律治之。必須以教驗緣。片缺則經律俱捨。沙彌信行。重斯正業。從



受十戒。瓚不許之。乃歸瓚之弟子明胤禪師。遵崇行法。晚還鄴相方立部衆。及獻后云崩。禪定初構。下敕追召入京傳化。自并至雍千里欽風。道次逢迎禮謁修敬。帝里上德又邀住於終南山之龍池寺。日夜請誨聞所未聞。因而卒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二。卽大業三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追崇先範立衆晉川。見於別傳。

釋法純。俗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初出家日在於周世。備聞正教親奉明師。意在定林情兼拯溺。住帝京陟岵天宮一寺。往來居止通慮爲先。逢廢敎道僧潛匿城市。內持道服外假俗衣。皇隋之興厥初度首。卽百二十人之一也。住大興善。鞭勒形心有途前稔。文帝聞純懷素請爲戒師。自辭德薄不敢聞命。帝勤注不已。遂處禁中爲傳戒法。四事厚禮。不勝其供辭還本寺。歎曰。危身脆命無常不久。終日保養何見牢固。上供難銷。遂行方等懺法。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檢失。除食便利餘無闕廢。嘗於道場然燈。遂感燈明續燄。經於七夜。



不添油炷而光耀倍常。私密異之。爲減累之嘉相也。又油釜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夜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爲幽祇所集故也。而謙弱成治趣務造功。不累形骸用清心海。至於三秋霖滯民苦者多。純乃屏除法服微行市里。或代人傭作。事訖私去。有與作價還乞貧人。或見道俗衣服破壞塵垢。皆密爲洗補。跪而復處。及巾屨屨藉穢污鼻處。皆縫洗鮮全。其例甚衆。或於靜時撻廁擔糞。有密見者告云。若情欣泰願共同作。或爲僧苦役。破薪運水。或王路艱阻。躬事填治。因以勵俗。相助平坦。有來覲錫皆慘然不樂。口云愛賊既來獄王潛至。打縛不久矣。故所獲財物。並施大衆。不造經像。人問其意。云行道者所乏耳。因以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日盈門首。皆迴與僧。而自著糞掃袈裟。內以布裙又無腰襷。以繩收束如中國法。寺僧服其行也。或有不收受者。以爲勝人所奉。稍異常徒。自敘云。余初出家依於山侶。晝則給供清衆。暮則

聚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謂十地經論金剛般若論金光明諸法無行等。並講習通利。故其所宣導皆引用斯文焉。開皇十五年。文帝又請入內。爲皇后受戒。施物出宮。隨散並盡。故貧窶之士。聞純之入內也。要必有賜。並聚集街道待施而還。仁壽三年遂覺不念。閉室靜坐。而無痛所有。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答曰。第六欲天頻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衆生。慎勿彰言。死後任說。至五月內。弟子爲建大齋。望崇玄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鵠飛來純房內。在衣桁上注目看純。雖人觸捉都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甚。人有問者。必誠以法行。不得自縱自欺。又云。我不覺忽乘白象也。此乃妄業耳。何由可任。因設齋食與諸舊別。所有衣資襍物施同行者。任取一事用結良緣。而神志明悟不覺餘想。卒於淨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卽仁壽三年五月十二日也。葬於白鹿原南。鑿龕處之。外開門穴以施飛走。後更往

觀。身肉皆盡。而骸骨不亂。弟子慧昂等。率諸檀越。追慕先範。乃圖其儀質。飾以丹青。見在淨住。沙門彥琮。褒美厥德。爲敍讚云。昂少所慈育。親供上行。爲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閑穆。識悟清爽。文藻橫被。聞於京室。著述十卷。頗共傳之。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玉女寺。爲輝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恭謹精誠。謙恪爲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問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卽除石子。所苦便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道士文普善者。能昇刀禁火。鵠鳴山有二道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來同治。都無有効。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爲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

木同性。徐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具報。王使六司官人轎車四乘將從百人重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信還。王大怒。自入山捋手加罪。既至山寺禮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爲妃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此愛。王慚愧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進一旦便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絹五百段。納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執物呪願。總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卽辭還山。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誼寺三日矣。

釋靜端。一名慧端。本武威人。後住雍州。年十四投僧實禪師。受治心法。深所印可。經魏周隋。崇挹佛化。闡宏不絕。以靜操知名。後歸於曇相禪師。習行定

業。周滅法時。乃竭力藏舉諸經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冀後法開用爲承緒。及隋開化。並總發之。經籍廣被。端之力也。重預出家還宗本習。擁徒結道。綽有餘勳。而謙損儉退。無與時爭。服御三衣應法杖鉢。一牀一食用卒生報。獲利卽散餘無資蓄。名行旣著貴賤是崇。隋漢王諒。重其戒德數受宏訓。文帝獻后延進入宮。從受正法稟其歸戒。遂留宮宿。端曰。出家之人情標離俗。宮中非宿寢之所。數引宮禁。常宏戒約。敕以牙席檀龕及諸金貨。前後奉賜令興福力。故令寺宇高廣。皆端之餘緒焉。所以財事增榮日懸寺宇。一無所受並歸僧庫。而常掩室下帷靜退人物。仁壽年中。有敕送舍利於豫州。屢放白光變爲五彩旋轉瓶側。見者發心。鑿石爲銘。文至皇帝。鐫治將訖。乃變爲金字。分明外徹。時以爲嘉瑞也。屬高祖昇遐隋儲嗣歷。造大禪定。上福文皇。召海內靜業者居之。以端道悟羣心。敕總綱任。辭不獲免。創臨僧首。於時四方義聚人百其心。法令未揚。或憊靈化。而端躬事軌勉。咸敬而揖之。使夫養惰之士悛



勵。而從訓勗者殷矣。以大業二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終於禪林本寺。春秋六十有四。瘞於京之東故禪林寺廟。猶陳五色。牙席千秋樹皮袈裟存焉。由物希故觀者衆矣。

釋道舜。未詳何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歲。斯亦清素之沙門也。德豐內溢。聲流氓俗。能感蛇鼠同居在繩牀下。各孚產育。不相危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爲說法。有人還往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便如舜言。虎便不現。其通感深識爲若此也。給侍之人與虎同住。親如家犬。曾莫之畏。身著弊納。略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之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盛集受法。獨不爲一女受戒。告云。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爾乃相濟耳。時有不信其言。以爲惑衆。咸有疑者。舜欲決於衆議。告衆曰。必不信者。試蹋汝牛尾業影。必當不起。卽以足躡女裙後空



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衆驚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粟數萬石。旣懼惡業一時頓捨。舜並爲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惡業便傾。方爲受戒。由斯以談。能見業影之存亡。將鄰聖之極矣。或依諸癘村受於癘供。見有膿潰外流者。皆口就而啖之。情無惡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心業。用爲己任。情向欣然初無顰蹙。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亭等諸山隱寺。綜禪定業不測終所。

釋慧歡。俗姓管氏。京兆雲陽人也。弱齡厭俗深慕出家。迫以恆網取拔無路。歷任僚署頻經涼暑。年逾壯齒方蒙本遂。三十有七披緇在道。依清禪寺崇公諮受定法。攝心儀體存息短長。觀覺安立泠然祛寫。兼以志得林泉銷形人世。捐略塵欲。山學推先。嘗經行山頂悞墮高巖。乃在石上端居。不忘禪念。其感靈如此。逮隋文晏駕。建大伽藍。以歡志德潛被。召而供養。大業六年二月卒。大禪定道場。春秋六十有九。遺令施形寒林之下。弟子等敢從德義。送於終南。

梗梓谷中。率諸道俗立銘樹塔矣。

釋智通。姓程氏。河東猗氏人也。生知信慙樂崇道慧。將習書計遂欲出家。父母異而許之。十歲已後鬚落。敦肅恭孝執履謙沖。師長友朋接事無怠。修持戒行歌詠法言。晝夜不輟。誦諸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首。五十許年初無告倦。自木德不競。立喪攸在。釋門淪廢法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師。服膺受業。不以艱危阻志。隋祖再興奄還蒲坂。慈濟所及。乃立孤老寺於城治。等心賑贍以時周給。授戒說法乘機閒起。食椹懷音日有千計。仁壽創塔締構栖巖。翻然脫屣就閑修業。親事香華躬運掃洒。口恆稱讚日常瞻睹。善由己積。通爲含生。財雖有餘並充功德。以大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以疾而卒於山寺。春秋六十有四。初未終前。數日不念。維那鳴鐘而杵自折。識者以爲不越振矣。通聞之。命侍者稱彌陀佛名。迴心攝念願生彼土。有人室門人頂蓋者。夙夜祇奉。忽問蓋曰。厨中作何食耶。蓋曰。爲何所須。曰有達官諸貴來耳。蓋曰。昔聞生人道者

見諸貴勝。師本修德。所詣豈在人耶。至晚乃開目正視。良久不眴。狀有所覩。旁侍加香。寂然立敬。炊頃方止。乃彈指云。不可思議也。有問其故。云見寶幢華蓋塔廟莊嚴。初夜又迴首眇云。始見明珠。今何所在。又云。有何緣務大然燈燭。遂掩燈令暗。須臾復云。大明何爲轉盛。蓋曰。室今暗昧。是師淨相。不可怪也。乃合掌達旦。曰。吾生淨土矣。因而氣靜。山地動搖。門窗震裂。羣雉驚雊。非恆所聞。寺僧道慧。未曉假寐。至是驚覺。出倚廊下曰。禪師若終必生淨土矣。何以知然。向於眠中見西嶺上。並是樓閣殿堂。乘空而去。言畢方知通已終逝。又蓋母王氏。久懷篤信。讀衆經禮懺發心。以往生爲務。貞觀十一年二月。臨將捨命。彌加勤至。自見牀前有赤蓮華。大如五斛甕許。又見青蓮華滿宅。阿彌陀佛觀音勢至一時俱到。蓋與姪薛大興。供侍親聞所述。而興見有佛色形甚大。並二菩薩。久而自隱。斯並近事。故傳實錄。沙門行友。蒲晉名僧。爲之本傳。因著論曰。夫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如身實相觀佛亦然。因斯以談。則三

界與一識冥歸。生死共涅槃同體。又何容淨穢彼此於其閒哉。則凡夫學人。妄情未盡。不能齊彼我均苦樂。遺欣厭亡是非。故須迴向願求。標心所詣。然後往生耳。其實則不然。譬猶明鏡現形。空谷應聲。影響之來豈足遠乎。而惑者以暗識生疑。謂淨土越度三有。超過九定。絕域寥廓經途復遠。自非三乘極位及十地聖人。積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觀斯上人。雖稟性溫柔爲人清潔。其所修習。則福德偏長。定慧之功蓋不足紀。直以一生之散善。臨命之虛心。遂能自覩光明親見幢相。動搖神像夢感旁人。是知九品之業有徵。十念之功無爽。凡我同志可不勗哉。若夫尋近大乘。修行止觀。察微塵之本際。訊一念之初源。便可荆棘播無常之音。梟獍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未必過此。如其眷戀妻孥盤桓弊執。營生未厭逐物已疲。摧百齡於倉卒之間。畢一世於遑忙之際。內無所措外無所恃。則長劫冥沒。亦奚能自返。良可悲矣。

釋本濟。宋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事王侯。遁世無悶。逼以僚省。挂冠而

返。濟年爰童丱。智若成人。韶齡之初。橫經就業。故於六經三史皆所留心。雖云小道路通大義。故庠塾倫侶重席請言。後披析既淹。豁然大悟。乃曰。斯實宇宙之糟粕也。何累人之清識乎。乃歸仰釋氏。辭親出家。開皇元年時登十八。戒定逾淨。正業彌隆。不服新華。除其愛染。躬行卑辱。愍增上慢。博覽經論。成誦在心。講解推則。循環相屬。時共觀風。榮斯神舉。會信行禪師創開異部。包括先達。啓則後賢。濟聞歌詠欣然。北面承部。瀉瓶非喻。合契無差。以信行初達集錄山東。既無本文。口爲濟述。皆究達玄奧。及行之亡後。集錄方到。濟覽文卽講。曾無滯託。雖末見後詞。而前傳冥會時。五衆別部敬之重之。著十種不敢斟量。論六卷。旨文清靡。頗或傳之。自是專宏異集。響高別衆。以大業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所住之慈門寺。春秋五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式奉尸陀。追建白塔於終南山下。立銘表德。有弟善智。天縱玄機。高步世表。祖師信行服膺請業。酌深辯味。妙簡錙銖。入室鄰機。精窮理窟。嘗以四分之一用資形累。通夏翹



足攝慮觀佛。誠策勤之上達也。信行敬揖風猷雅相標致。時衆咸悅。可謂以德服人者焉。撰頓教一乘二十卷。因時判儀共遵流世。以大業三年卒。弟子等附葬於信行墓之右焉。訓有分略之能。樹豐導引之說。當今敷化。宗首莫與儔之。時暫舉筵。道俗雲合。聲榮感敬。後恐難尋迹矣。

釋僧照。京兆人。不詳氏族。幼年入道。師于靜藹。遊履盛化。每居幽隱頻感徵異。乃高恆度恐致驚俗。故罕聞之。遭周滅法。不偶塵囂。獨處秦嶺高步松苑。顧影與心相娛自得。乃曰。吾今居此安泰。寧有樂過斯者乎。彼城邑遺僧波波順俗。用斯優洽一何傾附。及隋初宏教。遂於鄠縣南山田谷。立神田寺。養徒縱業。名振渭川。道俗崇仰立信彌積。逮文帝末紀。栖隱岐山。以照道德遠聞。意延相見。令左僕射楊素就宣敕旨。躬延謁見。照預知之。告侍人曰。當有貴客來至。可辦諸食。具明日果達山寺。素威英自若勇悍無前。及到照之住籬。不覺慙然喪膽。下乘將進。欲步不前。乃通信達照。照端拱如初。命素前進而



通身沐汗。情智失守。纔得傳詔。餘無措言。久時少解。乃以情告。照曰。山林幽靜。計無非異。檀越善意相尋。理無虛垢。食訖辭退。照曰。蒙天子優及遠延仁壽。俱道在幽通。未假面奉。又以老疾相繼。接對莫因。素具事聞。述其情懼。帝曰。戒師之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憚耳。乃重敕素賈香油。再伸景仰。下詔曰。禪師德居物議。道映遂初。窮處巖阿。養素崇業。朕甚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翹敬。素以前虛仰景行。重接山門。卑處身心。方陳對晤。爲說正教。深副本懷。乃欲捨其金帛。開廣寺塔。照曰。巖泉林野。即可勵心。塔寺禪坊。莊嚴城邑。凡所送者。一不受之。又請受戒法。照以戒行輕毀。沉渾難清。乃爲說慈悲仁育。陳理喻達。竟不授戒。斯亦體達機候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三。初照一受具後。儀奉憲章。六十餘夏。三衣不改。雖重補緝。而受持無離。唯自將奉而侍者。莫持。或有妄持舉者。而重若泰山。初無離席。及照之捧接。輕若鴻毛。因事以詳。斯亦大德之清風矣。

釋洪林。未詳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釋門稟受清化。率志都雅。言晤清穆。住并州大興國寺。履操栖靜。退屏人物。而住房連而與衆比居。整髮貞嚴。希言寡涉。高衆盛德皆敬而奉之。遊至林房。莫不捻履潛步。歛然趣越也。其爲世重如此。獨居一室。積五十年。賓客送迎。足不踰閭。至於僧法制度。道俗二食。身先座首。勵力行奉。不以道德用虧時衆。餘則端坐房中。儼然卓立。瓶衣什物。周正方所。故登其門者。不覺毛豎。有問其故。則從容談論。詞義審當。而不測其心造也。故興國大寺百有餘僧。敬異崇仰。有如天岸。以武德年中。終於所住。春秋八十餘矣。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二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三

習禪四

本傳十四人  
附見二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傳一

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二

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傳三

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四

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

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六

台州國清寺釋智晞傳七

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

唐釋道宣撰

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

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傳十

智晞  
光英

天台山國清寺釋智操傳十一

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十二

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傳十三

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十四

釋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功。討擊既繁。便感風癘。乃惟曰。形異同倫。學當徙轍。遂屏絕還顧。歸宗禪府。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齋。侍者道遊。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杯。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於數年。不涉村邑。遊刃定心。更增幽蹟。故使門牖重隱。吐納自新。墻宇崇峻。違順斯薄。微誠獲應。故所苦忽銷。致令身首面目。一時圓淨。鬚眉並生。有逾恆日。雖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眉最濃。可長數寸。蒼赤通顏。乃成奇異。定既屬斯靈瑞。翹厲晨夕。山中

多虎蹤跡成蹊。本性仁慈。咸來入室。牀前庭下。惟繁虎跡。或禪想乍浮。不能安靜。便通夜山行。無閒榛梗。猛獸驚鳥。見等同羣。而定安之若遊城市。含育之感。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召處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戒師禮畢。志拒違。預在尊嚴。聞便避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如常跏坐。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定之徒也。親喻令食。答曰。疾勢將陵。命非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爲。便閉口靜室坐。七日既滿。所苦頓痊。其立操要心爲此類也。大業末歲。栖心南山太和寺。羣盜來劫。定初不怖。盜曰。豈不聞世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怖。況奴賊耶。因剝其衣服。曾無愀色。至於坐氈。將欲挽掣。定捉之曰。吾仰此度冬。卿今將去。命必不濟。乍斷吾命於此。而氈不可離吾命也。羣盜相看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跏坐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

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也。年三十五發心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絕

登陟。木食濟形。唯法檢心。更無營拯。隋開皇之始。創啓玄宗。敕度七人。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皇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曰。貧道聞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浩然之氣。獨結林泉。望得連蹤既往。故應義絕凡貫。陛下大敞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遺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禪師但隸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乃逃還太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更搜揚仄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而履節無虧。敕勞殷重。崇敬彌異。乃賜香爐等物。仍令住馮翊大興國寺。經止少時。又逃於梁山之陽。阿崖迴曲。地稱天固。鑿山爲窟。凝道其中。武德七年七月。微覺有疾。遣誠門侍無越律儀。又聞笳吹響空。道俗歡會。又降異香。大如桃棗。衆皆拾而供養。莫知名目。燒發美暢。聞者驚心。經於三日。精氣爽朗。跏坐而終。停屍七日。色相無改。卽於山西鑿龕處之。衆聚如煙。數盈萬計。鼓舞而送。生死榮焉。自林之在道。括隱爲先。從生至終。儉約爲務。女人生染之本。偏所誠期。故林一生。常不親面。不爲說法。不從取食。不上



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者。林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潔通幽故也。而慈濟生靈深護物性。蚤蝨之屬任其遊行。每徐徐舉衣。恐其驚走。斯仁育之量殆難嗣矣。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孩孺性度沉默。隨住緣想幽思難移。弱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宗禪業。見於別傳。時值周之初。定門初闢。奉法履行。亘道相趣。應於門學殊爲稱首。後逢周禍避跡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專修念慧用祛夙罪。精厲所及法門彌隆。心用攸厝妄境斯澄。屢感虎狼蹲踞廬側。或入門內似有相因。應素體生緣。又閑禪病。對猶家犬。爲受三歸。自爾馴狎更繁其類。隨開入度。還事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並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十二年。有敕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應爲其長。敕城內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徒三百。於寶塔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出有司。聲聞惟遠。下

敕賜帛三百段。仍用造經一藏。親躬受持。以武德初年素無所患。云吾今將逝。已有香華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秋八十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晉過江。居於婁縣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邈彰於青綺。小學年中違親許道。師事法流水寺滔法師。爲力生也。滔乃吳越冠冕。釋門梁棟。周服勤左右。寸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博聞。時大莊嚴燭法師者。義府經笥道映雄伯。負裘淹留專功一紀。究盡端涯更同寒水。自金陵失御。安步東歸。大住伽藍開宏三寶。學侶同萃言晤成羣。但久厭城傍早狎邱壑。遂超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宏結。舊齒晚秀咸請出山。濟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橫經者溢坐。杖氣者泥首。炎德旣銷僧徒莫聚。乃翻飛舊谷。又遭土崩瓜剖。順時違難泛然無繫。寂動斯亡。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終於大策城南武州刺史薛士通舍。春秋六十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途靜。弟子法度等。奉迎神柩歸於本

山。當時人物凋疎塋隧未埋。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惠滿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圓墳。惟周風情閒澹識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煙霞。得喪一心慈惻萬類。窮通不易其慮。喜愠不形於色。崇尚先達提獎後進。道俗聞望咸取則焉。加以篤愛蟲篆尤工草隸。傍觀圖史大善篇什。與兄寶愛俱沐法流。陳氏二方俱馳聲績。講成論小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各十餘遍。兼造殿閣。門廊周市壯麗當陽。彌勒丈六夾竝并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七龕泥像。年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漆布丹青彫績綺華。允開信表法。迴向寺釋道恭曰。余以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匠石輟斤忽垂顧眄。賞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賦曹陸之詩。跂石班荆。辨肇融之論。故人安在。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咽絕。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託徽猷於貞紉。揚清塵於不朽。其銘曰。五陰城郭六賊邱陵。膠固愛網縈迴業繩。雄猛調御慈悲勃興。危途倏靜穢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繼軌。纂此遺訓克應開士。皎潔戒珠

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足知止。學總羣經思深言外。樂說河瀉飡風雲會。七衆關鍵四部襟帶。振紐頽綱繫其是賴。世途淪喪適化江湄。去來任物隱顯從時。坏瓶何愛淨土爲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窀穸昔隧封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松拱。林昏鳥思徑深寒擁。妙識歸眞玄垞虛奉。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喪父。共母偏居。十歲又亡隻身而立。因斯禍酷深悟無常。投庇三寶用希福祐。年二十二。卽周天和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年誕育皇子。詔選明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武帝躬趨殿下。口號鮮卑。問訊衆僧。兀然無人對者。藏在末行出衆獨立。作鮮卑語答。殿庭僚衆咸喜斯酬。敕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獨超羣友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敕施錢二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寺內。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靜。健德二年二月。刷心蕩志。挾鉢擎西。投於紫蓋山。山卽終南之一峯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以百衲。食以朮松。面青天而沃心。吸

白雲而填臆。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杏十枚。卽而噉之。流味濃美。周行更索全無來處。旣荷冥資但勤勵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俗。給優二年。惟藏山居依道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武侯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乙斐謙。問從何而來。朋侶何在。施主是誰。藏報曰。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唯藏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抑出徒侶。藏曰。一身在山。林谷爲家居。鳥獸爲徒侶。草木爲糧粒。然自惟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旣居紫蓋噉食山糧。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執奏。下敕曰。朕欲爲菩薩治化。此僧旣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衣冠。爲陟岵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文繹檢校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衆僧普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斯化道以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



二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爲臣子不能匡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於秦始皇何異。帝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處盡。藏曰。仰觸聖顏。乞刊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爾。時命若懸藤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安詞彌厲。十奏既達。帝曰。道人怖不。沛公曰。人生所重無過於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色乃曰。真人護法祐我羣生。此則護鵝比丘。朕不殺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問。賜菩薩衣冠。依前爲陟岵寺主。頻降寵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奉敕萬年長安。藍田盤屋鄠杜五縣。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蒙恩敕終未開宏。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於虎門學六月。藏又下山與大丞相對論三寶。經宿卽蒙繫髮。賜法服一具襍綵十五段青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景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教始。大



定元年二月十二日。丞相龍飛。卽改爲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敕追前度者。置大興善寺爲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海內。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鬱茂。何能數入朱門頻登御榻。爾後每有恩敕別加慰勞。并敕王公咸知朕意。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敕月給伏苓棗杏酥油柴炭。以爲恆料。而性在虛靜不圖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供給。武侯將軍素和業者。清信在懷。延至宅中。冀禮奉養。積善所熏遂捨所住以爲佛寺。藏率俗課勵設萬僧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參謁。并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敕藏禪師。落髮僧首。又設大齋。宏法之盛。孰不可等。其所住處可爲濟法。今之隆政坊北門僧寺是也。當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依而養之。鵝則知時旋遶。狗亦過中不食。斯類法律不可具紀。煬帝晉蕃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夭殂。瘞於斯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短彭祖何修。嗚呼余子有逝無留。永爲法種長依法儔。敎因施藏靈壽杖曰。每策此杖時賜相憶。答曰。王殤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何敢輒忘。十

六年隋祖幸齊州失預。王公已下奉造觀音。並敕安濟法供養。仁壽元年。文帝造等身釋迦六軀。敕令置於藏師住寺。大業二年。元德太子薨。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委於藏。大業末歲下敕九宮。並爲寺宇度僧綱管。相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宮寺上座。綏緝少達無替所臨。及大唐建義人百一心。淮安王創結兵旗於斯寺宇。因受王請終身奉養。貞觀之始。情奉彌隆恩報罔極。畢由造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所不果。藏亦終焉。以貞觀二年終於鄆縣觀臺。因殮武子埏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爲銘貞石。在於龕側矣。

釋慧超。俗姓申屠。上黨潞城人也。體道懷貞冰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趣晉陽。居大興國寺。禪念爲業。雖略觀名教備委邪正。而偏據行途不沿言說。乃別建道場盛羅儀像。旛花交列衆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燒香供養煙氣相尋。超恆躬處其中。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妄業。故有異香滿室靈骨充瓶。隨用福流還填欠數。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至仁壽中年。獻后崩立禪

定寺。以超名望徵入京師。嚴淨形衣有逾恆日。感瑞陳供無替由來。至武德元年。以并部舊壤懷信者多。化道赴緣義難限約。乃返還興國。道俗欣慶奉禮交并。及七年冬微疢不愈。卽告無常。合寺齊趨佇聆遺訣。超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衆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相惱希願開懷。然人道難逢善心易失。及今自任勿悞後身。言訖斂手在心。不覺其絕。見無接對謂其未終。取續屬之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神景色貌通潔。異香縈繞滿室充庭。音樂聞空莫知來處。門人大衆驚心駭目。遂使士女奔赴悲咽寒雲。闔塞寺院香花獻積。至十二月中剋期將殯。四遠白黑列道爭前。從寺至山十有餘里。人馬輻湊事等市廛。輿以繩床坐如入定。路旣交擁卒制難加。乃迴首西城破荒就墓。衆又填逼類等天崩。便殮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經停一年儼然不散。日別常有供養禮拜香花無絕。後遂塞其窟戶。置塔於上。勒銘其右。用旌後德矣。釋智晞。俗姓陳氏。潁川人。先世因官流寓家於閩越。晞童稚不羣幼懷物外。

見老病死達世浮危。自省昏沈愍諸淪溺。深加厭離如爲怨逐。誓出塵勞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山安禪佛隴。警訓迷途爲世津導。丹誠馳仰遠泛滄波。年登二十始獲從願。一得奉值卽定師資。律儀具足稟受禪訣。加修寂定如救頭然。心馬稍調散動辭慮。受命遺旨常居佛隴修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歸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擣。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整。唯經臺未構。始欲就工。有香鑪峯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況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旣營經臺供養法寶。唯尙精華豈可率爾而已。其香鑪峰檉栢。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旣訖。往諮於晞。具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爾夜夢人送疏云。香鑪峰檉栢樹盡皆捨給經臺。旣感冥示。卽便撝略。營辦食具。分部人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今那取之。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無苦必不相悞。從旨往取。檉栢之樹唯嶮而生。並皆取得一無留難。先師智者陳曰。勸

化百姓。從天台渚次。訖於海際。所有江溪並捨爲放生之池。永斷採捕。隋世亦爾。事並經敕。隋國旣亡。後生百姓爲惡者多。競立梁簷滿於江溪。天傷水族。告訴無所。乃共頂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祝願。當有漁人見僧在簷上立意謂墮水。將船往救。僅到便無因爾。梁簷皆不得魚。互相報示改惡從善。仍停採捕。時有僧法雲。欲往香鑪峰頭陀。晞諫曰。彼山神剛強。卿道力微弱。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旨。遂往到山。不盈二宿。神卽現形驅雲令還。自陳其事。方憶前旨。深生敬仰。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卽見一僧純著衲衣。執錫持鉢。形神爽俊。有異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而不現。俄頃之間。卽聞東山有銅鐘聲。大音震谷。便云。噫。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悲鳴喚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辭理深邃。旣竟。告弟子曰。吾將汝等。



造次相值。今當永別。會遇靡期。言已寂然無聲良久。諸弟子哭泣。便開眼誠曰。人生有死物始必終。世相如是。寧足可悲。今去勿爾鬧亂於吾也。又云。吾習禪已來至於今日四十九年。背不著牀。吾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欲得將吾相見。可自勤策行道。力不負人。弟子因卽諮啓。未審和尚當生何所。答云。如吾見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寶座。唯一座獨空。吾問所以。答云。灌頂卻後六年。當來昇此說法。十八日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臾。爾日村人登山參疾。食竟辭還。又曰。旣辛苦遠來。更停少時。待貧道前去。其人不解。苦辭不住。當爾之時。皎日麗天全無雲翳。謂參人曰。旣已不住。可疾去。雨尋落。去者少時驟雨如瀉。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經停數日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柔輒。不異生平。所寔龕墳。在先師智者龕前二百餘步。



釋智滿。姓賈氏。太原人。立意矜持不羣凡小。七歲出家隨師請業。凡所受道如說修行。年登冠冕肇進受具。戒律儀範資訓彌宏。又聽涅槃等經。盡其大旨。名教略圓味靜終業遂往上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肅穆緇素歸依。禮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創宏大法。智滿蒸仍國化引而廣之。故使聞風造者負笈奔注。衆襍精麤時兼久近。初則設儀。禮懺用攝疎情。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宴坐。滿躬事衆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目濃朗白黑交臨。預有參拜莫不神駭而毛動。咸加景仰爲菩薩戒師。而滿不重身名不輕正法。雖有緣苦請未卽傳授。乃親爲竭誠方等行道。要取明證。夢佛摩頂。並爲說法。宛如經相。方爲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趨不絕。而專意靜觀厭此誼浮。乃徙居黎城之東山南流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林。禪懺兼修止觀齊捨。志宏經遠隨務或乖。又往雁門川。依瓚禪師。涉緣念慧。瓚僧中藻鏡定室羽儀。言行清澄。具如別傳。滿嗟遇後展欣附有餘。從瓚歷遊所在宗習。又依住開化結慮修心。俄爲

文帝追躡入京。定門斯壞衆侶乖張。滿乃錄其同志五十餘人。西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綜業。大感學徒。隋季道消。賊徒鋒起。生民墜於溝壑。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大唐建義四衆歸奔。乃率侶入城就人宏道。初住晉陽眞智寺。以化聲廣被歸宗如市。武皇別敕引勞。令止許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義府。躬往禮問覩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此禪師。衣毛驚起。何耶。答曰。計無餘相。應是戒神所護耳。重以他日修覲曰。弟子濟拔蒼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無障。當爲立寺。旣登京輦天下略平。武德元年。乃詔滿所住宅爲義興寺。四事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已滿。德爲物歸道聲更遠。帝欲處之京室。下敕徵之。又以北蕃南侵百姓情駭。都督宏農公劉護。啓留滿住用鎮衆心。有敕特聽用安朝寄。武德五年。獫狁孔熾戎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情果敢。烽燿屢舉。罔弗因之。太原地接武鄉兵戎是習。乃敕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登又下敕。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簡例。由是重流景行光問遐邇。晉川髦彥沙汰之

餘。觀滿坐受嘉慶。皆來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習住者。常數二百餘人。而滿恆業無怠。精厲其誠。時或隋學親召別誡。委引聖量誘化凡心。預在聞命莫不淚流而身伏。噎歎良久。並由承法行已。感發前人。故得機教不妄宏矣。貞觀二年四月。初因動散微覺不愈。遂淹灰管本性無擾。門人同集日遣誠勸。有沙門道綽者。夙有宏誓。友而敬奉。因喻滿曰。法有生滅道悟機緣。觀相易入其門。涉空頗限其位。願隨所說進道有期。滿仍盱衡而告曰。積年誠業冀此宏持。緣虛無相可緣。引有何所引。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辭勿塵妄識。綽乃退焉。其堅白持微爲若此也。旣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侍人圍繞觀者充室。滿端坐舉面徐視學徒。時次昆吾溘然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卽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終前夕。大地震動寺樹摧枝。合衆悲敬。哀相現矣。泰山其頽乎。法人斯逝。聯類如此。舉邑酸切若喪其心。卽以其月十二日。旋殯於龍山童子谷中。立塔碑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餘年。潔己清貞冰霜取喻。

弊衣節食。纔止饑寒。頻經斷穀。用約貪染。目不邪視。言不浮華。淨色子女來未嘗瞻對。弱年登歲者。不宿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約時臨衆。誠以行科。餘則靜處小房。晡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鉢袋挂於壁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者。慄然改容。不覺發敬矣。又偏重供僧。勤加基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惇惇遑遑。意存利物矣。

釋僧邕。郭氏。太原介休人。祖憲荊州刺史。父韶博陵太守。邕神識沈靜。冥符上德。世傳儒業。齒胄上庠。年十有三。違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標異。卽授禪法。數日便詣。稠撫邕謂諸門人曰。五停四念。將盡此生矣。仍往林慮山中。栖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平。齊象法壞。又入白鹿山深林之下。避時削迹。餌飯松朮。三逕斯絕。百卉爲羣。麝麝伏其前。山禽集其手。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禮。焚香讀誦。輒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貌如恭敬。心凝聽受。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斯。自爾屢降幽靈。勝言叵

載。開皇之始宏闡禪門。重敍玄宗更聯榮問。有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以道隱之辰。習當根之業。知邕遜世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爲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宏益之方昭示流俗。乃出山與行相遇同修正節。開皇九年。行被召入京。乃與邕同來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行亡歿世。綱總領徒衆。甚有住持之功。以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度寺院。春秋八十有九。主上崇敬情深。贈絲帛。爲其追福。以其月二十二日。奉靈魄。於終南山。遵邕之遺令也。門徒收其舍利。起塔於行之塔左。邕風範凝正行業精嚴。卑辭屈己體道藏用。及委質寒林悲纏朝野。僉以身死名滅世有斯人。敢樹玄石用陳令範。左庶子李伯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誼野外矣。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常州義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爲臨海之章安焉。父天早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物類未知所目。母



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數。音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卽以非凡爲字。及年七歲還爲拯公弟子。日進文詞。玄儒並驚清藻才綺。卽譽當時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鉢彌所留思。洎拯師厭世。沐道天台。承習定綱罔有虧緒。陳至德元年。從智顗禪主出居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逮陳氏失馭。隨師上江。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峰。無不躡迹依迎訪問遺逸。後屈荆部停玉泉寺。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王作鎮揚州。陪從智者戾止邗溝。居禪衆寺。爲法上將。日討幽求。俄隨智者。東旋止於台岳。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籠基超於雲印。方集奔隨負篋屯浦。有吉藏法師。興皇入室。嘉祥結肆獨擅浙東。聞心道勝意之未許。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矣。因廢講散衆投足天台。餐稟法華發誓宏演。至十七年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爰及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並諸信物。哀泣跪授。晉王乃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事遵賓禮情敵法親。尋



遣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頂還山。爲智者設千僧齋置國清寺。卽昔有晉曇光道猷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號修禪。在陳之日智者初達。隴南十里地曰丹邱。經行平正瞻望顯博。智者標基刊木。欲建道場。未果心期。故遺囑斯在。王人入谷卽事修營。置臬引繩一依舊旨。仁壽元年。晉王入嗣來巡本國。萬里川途人野畢慶。頂以檀越升位寺宇初成。出山參賀。遂蒙引見。慰問重疊酬對如響。言無失厝。臣主榮歎。又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山寺。施物三千段。氈三百領。又設千僧齋。寺廟臺殿更加修緝。故丹青之飾亂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畫錦。斯實海西之壯觀也。遠符智者之言。具如彼傳。仁壽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頂持衣負錫高步入京。至夏闡宏。副君欣載。每至深契無不申請。並隨間接對。周統云籍。後遣信送還。

觀遺隆倍。

國清百錄云。大業元年。敕江陽名僧云。昔爲智者創寺。因山爲稱。號曰天台。今須立名。經論之內。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僧智操奏。天台大師懸記云。寺若成。國則清。敕云。此是我師之靈瑞。合扁云。

國清。敕取大牙殿榜。填以雌黃書以大篆。遣內史通事舍人盧政方送安寺門。又爲寺造四週土牆。及給廢寺水田。又勸王宏。施肥田。良地。以充基業。

大業七年。治兵涿野親總元

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問左右備敍軒皇。先壯阪泉之戮暴。後歎峒山之問道。追思智者感慕動容。下敕迎頂遠至行所。引見天展。敍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旻送還台寺。爾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頂縱懷邱壑絕迹世累。定慧兩修語默雙化。乃有名僧大德。近域遠方。希覩三觀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祈天鼓。皆疏瀹情性澡雪胸襟。三業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滅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遺誠。詞理妙切。門人衆侶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阿彌陀佛。低身就臥累手當心。色貌歡愉。奄然而逝。舉體柔輭。頂暖經日。嘗有同學智晞。顓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觀元年卒。臨終云吾生兜率天矣。見先師

智者。寶座行列皆悉有人。唯一座獨空。云卻後六年灌頂法師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卽慈尊降迎。計歲論期。審晞不繆矣。以其月九日寔於寺之南山。遠近奔號誼震林谷。初頂化流囂俗神用宏方。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染患將絕衆治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爲轉法華經。焚栴檀香。疾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復。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流伏湧。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使斯地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沙遍涌平如玉鏡。頂以感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華金光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撻鐘就講。顏無懾懼。賊徒麾旛詣寺。忽見兵旗耀日持弓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奮發。羣覩驚遽一時退散。常於佛隴。講暇攜引學徒。累石爲塔。別須二片用構塔門。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咸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杖聊搗。前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折爲兩段。厚薄等均用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實多。自頂受業天台。台

又稟道衡岳。思顓三世宗歸莫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自製義記。並牒文等題目。並勒於碑陰。弟子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教義。與國清寺衆僉共紀其行。樹其碑於寺之門。常州宏善寺沙門法宣爲文。其詞甚麗。見於別集。

釋智璩。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遷寓居臨海。祖元秀梁倉部侍郎。任臨海內史。父文懷陳中兵將軍。璩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慚人。親里鄉鄰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慘服纔釋便染病疾。頻經歲月醫藥無效。仍於靜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臥。至心專念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沈痾。如是繫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閒夢見一人。形色非常。從東方來。謂璩曰。我今故來爲汝治病。卽以口就璩身。次第吸噉。三夜如此。因爾稍痊。深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俗。便投安靜寺慧憑法師以爲弟子。逃聞智者軌行超羣。爲世良

導。卽泛舸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月初夜懺訖。還就禪牀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智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四年。永陽王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來於鎮所。璩隨師受請同赴會稽山。九旬坐訖。卽辭王。住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璩卽問之。汝是何人夜來搖戶。卽長聲答云。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而喚璩。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人矣矣。璩卽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諮王。王遣數十人執杖防護。璩謂防人曰。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仁者將領還城。啓王云爾。防人去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槌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璩卽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



七日中事恆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喜。璪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草。設璪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瞰此餘殘。並皆吐痢若死等苦。鄰人見之。卽持藥追璪。十里方及。見璪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驗之道力所薰。故毒不能傷也。又隋大業元年。駕幸江都。璪銜僧命出參引見內殿。御遙見璪。卽便避席命令前坐。種種顧問。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璪還山。爲智者設一千僧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爲寺造四周土牆。大業六年往揚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善心。送還山。爲智者設一千僧齋。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餽齋僧人絹一疋。七年又往涿郡參。勞謝遠來。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仗防援還山。凡經八迴參見天子。並蒙喜悅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三矣。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操有異恆童。口常稱佛。聚砂以爲福事。蒿艾以爲殿塔。不俗談戲。唯志崇法。有僧乞食因卽勸云。卽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座說法。下講竟。頂禮歸依。願盡此生以爲弟子。智者笑云。宿誓願力今得相遇。曉夕左右服膺無懈。專求禪法。兼行方等般若。觀音懺悔。誦法華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敕迎智者出都。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爲業。同堂坐者奉命檢校。俄而陳國云亡。智者卽上江州廬山東林寺。明於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法。冬十一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所名法京未爲善稱。可改爲普明。此名曉朗照了三世。懺訖啓智者述之。便云此冥中所示。宜卽改舊從新。又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每於泉側練若專思。智者反路台峯令造大鐘。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競爲營造。當欲鑄時。盲人來看。明懸鑒機知相不吉。果爾開模鐘便破缺。仍卽倍工修造。約語衆中。支

不具者勿來看鑄。遂得了亮崢嶸聲聞七十里。鍾今見在佛隴上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遠。房頭空地純是礪石。仍懷念曰。若令此石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西。國清精舍隋高置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勸勿改。有括州都督周孝節。遙聞此事。卽施杉柱泛海送來。頂向赤城。感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剋成。頂知神異。合掌對曰。不敢更諫。一依仁者。豎堂之日感動山王。晨朝隱軫狀若雷震。摧樹傾枝闊百步許。自佛隴下直到於寺。至於日沒還返舊蹤。砰砰磕磕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堂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漕溪村來。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恆聞房內共人語話。陰伺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旣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然就滅。

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手仍內屈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內弟子榮泰難提二人。鬚頭沐浴見如此事。卽報寺主慧綱。合衆驚集倍慟於懷。然其爲性不畜私財。湖南諸州男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隨緣喜捨。每參隋帝悉蒙命坐。賜絹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悉造經像。有敕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金銅尊像小大十軀。悉中人已上十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論。雕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爲利益。及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卽自送來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出家事藹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陟謁寺。值周滅法權處俗中。爲諸信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剋切不懼刑憲。鬚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乃經六載。晦迹人閒不虧道禁。自有同塵莫敢聯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寺。開皇三年。乃卜終南豐谷之東阜。以爲終世之所也。卽昔隱淪之故地矣。山水交映邑野相望。接敘皂素日隆化範。後文帝敕左衛大

將軍晉王廣。就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道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體。不奪物情爲宗。王具聞帝。帝歎訝久之。乃遣內史舍人虞世基。宣敕慰問。并施香油薰爐及三衣什物等。仍詔所住爲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藏盛開導化。以智論爲言先。凡所登踐者皆理事齊稟。京邑士女傳響相趨。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逮武德初。處爰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員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曹僚。而身非世檢。時復臨敘。終安豐德。以武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八十五。然藏青矜入道。自檢形神。不資奢靡。不欣榮泰。時居興善。官供頻繁。願存乞食。盡形至德。縱任居僧務。夏雨冬冰。而此志罔移。終不妄噉僧食。晚居西郊栢林墓所。頭陀自靜。文帝出遊。遇而結歡。與諸宮人等。各捨所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令村人車運用充寺宇。故使福殿輪奐迴拔林端。靈塔架峯。若然雲表。致有京郊立望。得傳遙敬矣。又初受具。以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斤。六十五夏。初無一離。受日說欲由來未傳。常坐一

食終乎大漸。而形狀超挺。唐量八尺二分。質貌魁梧。峙然峰嶸之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深谷。目極天際。經途四里。幽梗盤阻。不易登升。而藏手執澡瓶足躡木履。每至食時。乘崖而至。午後還上。初無顛墮。因斯以談。亦雄隱之高朗者。故圖寫像供於茲存焉。京師慈門寺沙門小曇。欽藏素業。爲建碑於寺門之右。潁川沙門法琳製文。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顓禪師爲其保傅。顓道素溫瞻。有聞同侶。後住禪定。將終前夕。所居房壁自然外崩。顓曰。依報已乖。吾將卽世。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而顓專修定業。略於言誨。便以觀量知人。審喜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鑽仰景行。惟德是輔。荊州青溪山寺四十餘僧。喜爲沙彌。親所供奉。晝則炊煮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炬。然柴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偏以法華爲宗。常假食息中閒兼誦一遍。餘則專以禪業繫



念在前。纔有昏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內。文帝敕召。追隸京師住禪定寺。供禮隆異。儉行爲先。接撫同倫。謙虛成德。爰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擎以寶臺處之上室。瓊寶溢目。非德不宏。大衆以喜行解潛通。幽徵屢降。便以道場相委任其監護。喜遂綱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顓師去世。意欲冥被靈爽。願誦千遍法華。因卽不處舊房。但用巡遶寺塔。行坐二儀誓窮本願。數滿八百情厲晨宵。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追而觀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遂教門。而卑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無論客舊。皆周給贍問。親爲將療。至於屎尿膿吐。皆就而嗽之。然則患疾之苦。世所同輕。而喜都無污賤。情倍欣懌。以爲常業也。致有遠近道俗。帶疾相投。皆悅慰其心。終其報類。或有外來問疾。並爲痛者。陳苦。有問其故。答云。病人纏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四年。右僕射蕭瑀。於藍田造寺。名曰津梁。夙奉徽風。嘉其宏度。召而居之。時屬運開。猶承饑荐。四方慕義。相次山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繼乏。稟歸



行務衆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爲銷釋。並會通旨理暢顯神心。而爲行沈密卒難備紀。傳者嘗同遊處。故略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超居衆伍。驪山南阜鄉號廬陵。卽九紀之故墟也。北負露臺之嶺。南對赫胥之陵。交澗深林。仙賢是集。卽卜而宅之。乃有終焉之志。篤勵子弟誘導山民。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夜涉其半。見有燄火數炬從南而來。正趣山舍。僧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告喜。喜曰。此應無苦。但自修業。至明尋顧不知所由。居處降靈皆此類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強加醫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門人。無常已及。勿事囂擾。當默然靜慮。津吾去讖。勿使異人輒入房也。時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心。大衆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因以告之。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樂處。終是纏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香至充滿。達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定。初平素之日歷巡山險。行見一處幽隱。可爲栖骸之所。命弟子示之。及其終後。寺僧屬其儀貌端峙不忍行

之。鑿山爲窟將欲藏瘞。爾一夕暴雪忽零有餘一尺。週迴二里蔽於山路。遂行開道。中道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給施衆生。如何埋藏違吾本志。雪平荒逕可且停行。衆不從之乃安窟內。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宋國公親往觀之。神色如在。歎善而歸。爾後怪無損壞。遂舉其衲衣。方見爲物所噉。頭項已下枯骨鮮明。詳斯以論。實本願之致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青溪禪衆天下稱最。而親見奉養。故得景行成明日光聲彩。加以敬慎戒約。聞卽依行。計業分功步影而食。時少覺差必虛齋而過。晦望懺洗清心布薩。安卹貧病固是常宜。衣弊食麤誠其恆志。輕清拯濟見美東郊矣。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三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四

習禪篇第五

本傳十四人  
附見五人

唐釋道宣撰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傳一

靈智

京師大莊嚴寺釋道哲傳二

道誠 靜安

潞州法住寺釋曇榮傳三

京師宏法寺釋靜琳傳四

京師宏福寺釋慧斌傳五

汾州光嚴寺釋志超傳六

蔚州五臺寺釋曇韻傳七

箕州箕山寺沙門釋慧思傳八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四

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傳九

道撫

密州茂勝寺釋明淨傳十

慧融

益州空慧寺釋慧熙傳十一

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傳十二

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傳十三

蒲州孤介山陷泉寺釋僧徹傳十四

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履信標宗風神清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開悟。初投於靈裕法師而出家焉。裕神識剛簡氣岸雲霄。審量觀能授其明訓。昂飲沐清化愛敬親承。歲積炎涼齊蹤上伍。常於寒陵山寺。陶融初教綱領玄宗。日照高山此焉攸屬。講華嚴地論。稽洽博詣才辯天垂。扣問連環思徹恆理。而混斯聲迹搗謙藏用。幽贊之功諒擬前傑。化物餘景志結西方。常願生安養。履接成務。故道扇漳河。威蒙惠澤。後自知命極預告有緣。至八月初

當來取別。時未測其言也。期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吾。卽昇高座。身含奇相。爐發異香。援引四衆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寒心。於時七衆圍繞。食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管絃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於衆曰。兜率陀天樂。看下迎。昂曰。天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從。遂耶。言訖便覩。天樂上騰。須臾還滅。便見西方香華妓樂。充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願往。言訖。但見香爐墜手。便於高座端坐而終。卒於報應寺中。春秋六十有九。卽貞觀七年八月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殮。足下有普光堂等文字生焉。自非道會靈彰行符鄰聖者。何能現斯嘉應哉。於斯時也。遐邇嗟歎。氣結成陰。坐旣加趺。掌文仰現。預覩相迹。悲慶相臨。還送寒陵之山。鑿窟處之。經春不朽。儼然如初。自昂道素之聲。被於東夏。慈潤溫柔。德光攸屬。嘗養犬一頭。兩耳患聾。每將自逐。減食而施。及昂終後。便失所在。又登講之夜。時屬陰暗。素

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光明照堂宇。大衆覩瑞怪所從來。昂曰。此光手中恆有耳。何可怪耶。其栖業隆深幽明感應。誠不可度也。故是道勝高世之人矣。時相州有靈智沙門。亦裕公弟子也。機務亮敏著名當世。常爲裕之都講。辨唱明衷允愜望情。加以明解經論。每卽元席。文義宏遠妙思霜霏。難問銳指擅步漳鄴。故使四海望塵俱竄聲教。後便忽覺智涯難極法行須依。徒設舟航終須蟻棹。卽屏絕章疏便修定業。步晷守心懷虛成務。乞食頭陀用清靈爽。垂行物範光德生焉。貞觀八年終於鄴下。春秋七十有五。後諸學行倫巧。附其塵者衆焉。

釋道哲。姓唐。齊郡臨邑人。初投潁川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爲同聽者所揖。具戒已後止奉行門。又從魏郡希律師稟承四分。希亦指南一時盱衡五衆。受教博曉將經六載。輕重筌宗究其文體。但爲戒慧雖通未懷定業。有河內詢禪師。衆推不測匠首當今。嘉哲至誠傾襟爲說。一悟真諦霍然大通。禪侶相對解



齊登室。問京邑道盛。乃步從焉。初至住仁覺寺。沙門曇遷有知人之舉。敬備師禮。從受攝論。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標擬有方。豈惟聲教。遂厭辭人世。潛於終南之駱谷也。山粒難接。授受須淨。旣闕使人。遂虛腹累宵。欣茲味定。有清信士張暉。陪從多年。請益供奉。因暫下山。忽逢重雪。懸路旣擁。七日方到。哲以雖對食具。爲無人授。守死正念。暉披雪至菴。彈指覺悟。方從定起。斯實謹慎資持。爲此例矣。京師大莊嚴寺。以哲素有道聲。延住華館。初從衆意。退居小室。一食分衛。不受僧利。衆益重之。整屋縣民。昔以隱居駱谷。得信者多。相率迎請。乃往赴焉。營構禪宇。立徒策業。山俗道侶。相從屯赴。教以正法。訓以律儀。野逸是憑。聞諸京輔。忽一旦。謂門人曰。無常及矣。大衆難見。冥日旣至。長恨何言。遂東歸莊嚴。訊問名德。奄然卒於故房。春秋七十二矣。卽貞觀九年正月也。葬於京之西郊。長城故人仰慕聲範。遂發塚迎柩。還歸整屋。行道設齋。以從火葬。收其餘燼。爲起輓塔於城西二里。端正樹側。龍岸鄉中。列植楊栢。行往揖拜。

然哲迴發天才學不師古。撰百識觀門十卷。智照自體論六卷。大乘聞思論等行世。弟子靜安道誠。並承習厥宗。匡輔有敘。安掩迹林泉念趣在業。誠行感玄解謙穆自修。包括律部講導時接。初住莊嚴寺。以傳業高令徵入瑤臺。匡化於彼。餘波潛被盛績京師。

釋曇榮。俗緣張氏。定州九門人。源南鄧而分派。因封而居高陽焉。年十九時爲書生刻意玄理。寄心無地。因靈裕法師講華嚴經。試往聽之。便徹悟玄範略其詮致。乃投裕爲師。裕神厲氣清。觀榮勤攝遂卽度之。及受具後專業律宗經餘六載。崇履禁科條暢開結。乃更循講肆備問異部。徧行大業故以地持爲學。先屬周廢二教。韜形俗壤。雖外同其塵。而內服道味。及隋初再教。不務公名。隨緣通化曾無執著。年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黨潞城黎城諸山。依巖結宇卽求潛遁。旣懿德是充緇素歸仰。便開拓柴障廣樹禪坊。四遠聞風一期翕至。榮形解雄遂稱病設方。諸有飡飲咸歆至澤。禮供白隆投造填委。以隋末陵亂人

百從運。預踐兵饑希全戒德。榮欲澄汰先染要假明猷。事在護持躬當法主。每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興坐禪念誦。僧尼別院。故處有四焉。致使五衆煙隨百供鱗集。日增慶泰歡躍成誼。自晉魏韓趙周鄭等邦。釋種更新其戒者榮實其功矣。嘗往韓州鄉邑縣延聖寺。立懺悔法。刺史風同仁。素奉釋門家傳供養。送舍利三位遺行道衆。榮年垂八十。親率道俗三千人。步野迎路。由二十餘里。僨從之盛譽滿當時。既達寺中。乃告衆曰。舍利之德挺變無方。若累業有銷請所可遂。乃人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求。至明鉢內總獲舍利四百餘粒。聲名達於鄉邑。縣令懼其聚衆有墜條章。悌停其事。當夕怪獸鳴其廳宇。官民竟夜不安。明日陳悔方從榮法。斯德被聖凡。皆此之例。武德九年夏。於潞城交障村立法行道。所住堂舍忽自崩壞。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無所損。又貞觀七年。清信士常疑保等。請榮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閒起從

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眞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爲證。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爲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是汝滅罪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爲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後臥疾於牀。眼中流淚。弟子圓宗曰。和尚生來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答曰。吾死日將逼。恨更不得爲諸七衆洗濯罪累耳。宗曰。何必致此。答曰。吾縱不死。亦是無用。自佛法再興已來。未省一度。不聽說戒。今旣病困說欲斯必死矣。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於法住寺。春秋八十有五。旋殯於野外。後門徒出其遺骨葬於寺南。建塔表之。自榮履歷重難而崇尚釋風。形器瓌偉過於八尺。詞吐溫瞻風格遒遠。年登不惑斷粒練形。常餌守中用省煩累。而奉教結淨希見斯人。日到僧厨問其監膳。必有事染親看翻穢。並使食具清淨方始還房。自覲名德罕聞斯類。又於寺內諸房多結淨地。用擬四藥溫煮之所。故預沾門序。

散在諸方。咸承風素免諸宿觸。又每歲懺法必具兩儀。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使持衣說淨終形立誓。然後羯磨陟治成人。初聚正罪雅依大乘。仍令心用理事無著有空。身口威儀歸承律檢。故自從訓勸奉法無虧。皆終諸命報。余因訪道藝行達潞城。奉謁清儀具知明略。故不敢墜其芳緒。

釋靜琳。俗姓張氏。本族南陽。後居京兆之華原焉。幼齡背世情附緇門。初誕之日有外國道人曰。此兒當貴。若出家者大宏佛法。七歲投僧出家。以役田疇無垂道訓。不果本望。深惟非法也。自顧而言曰。此而未捨。與俗何殊。更從一師服膺正化。遭周滅法且附俗緣。年在弱冠希期無怠。會隋氏啓運。卽投曇猛法師。猛二事相攝經於五年。猶事沙彌未敢受具。慶蒙開法欲廣見聞。辭其本師南遊樊鄧。便於彼部奉進大戒。旣爰初受法未曉清規。遠赴青齊聽於律禁。後發前至爲諸聽先。又於覺法師所聽受十地。迴趾鄴都炬法師所。採聽華嚴梭伽思益。皆通貫精理妙思英拔。舊傳新解往往程器。時卽推令敷化。講散幽



旨並驚所未聞。而胸臆所懷猶謂不足。展轉周聽。溥遍東川。蓄解尋師。又至蒲晉。有沙門道遜。道順者。聲名大德也。留講十地經於涼燠。雖復聽徒欣泰。而志逾煩梗。下座處房。撫膺審曰。法本治病。而今慢法更增。且道貴虛通。而今耽著彌固。此不可也。卽捨講業。專習禪門。初學不淨念處等法。又嫌其瑣小。煩稽人慮。乃學大乘諸無得觀。離念唯識。彌所開宗。每習一解。陶練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後習。而弊食麤衣。情欲斯絕。後入白鹿山。山糧罕繼。便誠以卻粒之法。孤放窮巖。又經累載。山中業定昏睡惑心。乃臨峭絕懸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樹。纔得勝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於中繫念動逾宵日。怖死旣重。專深宏觀。後聞泰岳特多靈異。便往尋之。旣達彼山。夜見火炬周環高曜峯巖。卽事追求累日。方至。乃見五六尼衆。匡坐論道。琳初通訊問。共議唯識等理。未盡言閒。忽然不見。惆悵久悟法誠爾也。後入關中。遇曇遷禪師。講開攝論。一聞如舊。慧不新聞。仁壽四年。下敕送舍利於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琳卽於此住。居靜課業。行解



之盛名布京師。大業三年。有沙門還源等。延請帝城。在明輪妙象諸寺。講揚攝論。識者歸焉。尋卽降敕召入道場。旣達東都禪門更擁。齊王陳情深理定。每就諮疑。請至本第從奉歸戒。鴻臚蘇夔。學高前古。舉朝冠蓋。稟宗師訓爲舟爲梁。高陽道雄道體。趙郡道獻明則等。並釋門威鳳。智海明珠。咸承理味。酌以華實。襄陽洪哲。德高楚望。風力俊駭。聞琳聲穆時彥。故來相架。乃致問云。懷道者多。專意何業。琳見其詞骨難競。聊以事徵告云。山谷高深意定何在。哲云。山高谷深由來自爾。琳曰。若如來言。餘處取土填谷。齊山爲定高下。哲悟此一言致詞歎伏。由是秀穎附津。稽疑重沓。故令譽風宣彌繁賞會。琳以像教東漸法網雖嚴。至於僧儀正度猶未光闡。欲遍遊閭浮備殫靈迹。以十三年內具表聞帝。當蒙恩詔。令使巡方。并給使人傳國書信。行達襄土方趣海南。屬寇賊交侵中國背叛。途路梗澀還返南陽。義寧二年。被召入京。住大總持如常宏演。光陰旣積學者成宗。武德三年。正平公李安遠。奏造宏法。素奉崇信。

別令召之。琳立意離緣攝慮資道。會隋末壅閉唐運開宏。皂白歸依光隆是慶。乃削繁就簡。惟數中論爲宗。餘則維摩起信。權機屢展。夜則助以念慧。每事徵研。並使解出自心。不從他授。玄琬律師。道王關河。躬承令則。自餘法侶歲獻奇倫。住城王及太妃楚國太妃安平公主等。皇家帝葉請戒第宅。隆禮頻繁。國子祭酒蕭璟。工部尚書張亮。詹事杜正倫。司農李道裕等。並誓爲弟子。備諸法物恆令服御。又以徒侶義學爰缺律宗。乃躬請智首律師敷宏四分。一舉十遍身令衆先。故使教法住持京輦稱最。乃至沙彌淨人盛明律相。誠其功矣。忽以貞觀十四年秋初染疾。至十月二十六日平旦疾甚。有沙門法常者。盛名帝宇。素與周旋。故來執別。琳曰。不戀此生未貪來報。緣集則有緣散則無。而神氣澄湛由來不亂。曾有問疾者。答云。以己之疾愍於彼疾。因而流淚。想諸苦趣故也。便總集僧衆并諸門人告曰。生死道長有心日促。各宜自敬無累爾神。卽右脇而臥。尋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六。餘處通冷唯頂極熱。迄於焚日方始

神散。而形色鮮輒特異常比。送於終南至相寺燒之。唯舌獨在。再取燒之。逾更明淨。斯亦宏法之力矣。弟子等四十餘人。奉跪慈顏。無由欽仰。百日之內。通告有緣。共轉大乘。總四萬餘卷。並造千粒舍利木塔。舉高五丈。彫飾之美。晃發中天。廣布檀那。用酬靈澤。初琳居世。化以實錄著名。每述至理玄凝。無不垂泣歎奉。言無非涉事。不徒行。有通事舍人李好德者。曾於雒邑受業於琳。後歷官天門。弊於俗務。逃流山藪。使弟子度之。若准正敕罪。當大辟。後有嫉於德者。罔以極刑。及下獄徵琳。初無拒諱。監獄者深知情量。取拔無由。事從慮過。釋然放免。識者以實語天梯至死知量。是莫加焉。自爰初問法。無憚夷險。衣服壞則以紙補之。牀席暖則坐於簣上節之。又節量力強羸。名利不緣。語默沈靜。修攝威儀。有異名稱。涕唾莫顯於口鼻。飲食未言於善惡。敬慎之極。夫又何加。兼以行位難測。蚤蟲不歷於身。縱輒捉者。尋便走散。斯債負既抵。故所報類希焉。嘗居山谷。須粒有待。患繁。乃合守中丸一劑。可有升許。得支一周。

琳服延之乃經三載。便利之際收洗重服。故能業定堅明專注難拔。時值儉歲緣村投告。隨得隨施安樂貧苦。嘗在講會。俗士三人謀害一怨。兩人往殺。其一中悔從琳受戒。歲祀經久並從物故。而受戒者忽死心暖。及從醒寤。備見昔怨及同謀者論告殺事。其受戒人稱枉不伏。引琳爲證。王卽召追證。便有告琳生他方金粟世界。王旣感證。因放此人。又琳一生所至伽藍。曾不涕唾。逮至名高福重。錫日增。並委侍人口無再問。及後爲福方恨無財。出以示之。琳曰。都不憶有此物也。斯實據道爲務情無世涉。可書季代足爲師鏡。自住宏法敷化四方。學侶客僧來如闐闐。招慰安撫隨事優承。而度襟公私憲章有敘。故使外雖禁固內實通留。山林望而有歸。軌導立而垂則。逮於沒後此法彌崇。所以京室都寺五十有餘。至於敘接賓禮僧儀邕穆者。莫高於宏法矣。又寺居古廢唯一佛堂。僧衆創停仄陋而已。琳薰勵法侶共經始之。今則堂房環合厨庫殷積。客主混同去留隨意。裕法師云。以道通物。物由道感。慧由道來。還供道衆。

故僧實由客深有冥功。裕語有由。琳近之矣。

釋慧斌。姓和氏。兗州人也。博覽經藝文義洞開。偏曉字源尤明章曜。年十九。鄉黨所崇爲州助教。而情厭煩梗懷慕出世。年二十三方預翦落。尋卽歷聽經律相沿兩載。覩講席喧撓唯論聲勢。便入臺山修諸靜慮。一入八載備行觀法。乃往泰山靈巖諸寺。以行道爲務先。年三十四方隸官名。住秦州梁父甌山存道寺。更尋律部博聽經論。而性狎禪林譽彰遐邇。及獻后云背禪定厥興。下敕徵延乃旋京邑。於時名望盛德八表一期。各擅英髦人程鱗翼。而斌夏第最小聲稱彌隆。衣鉢之外更無箱襍。容質清素。挺異恆倫。緇素目屬莫不迴向。斯亦像季清嚴之僧也。兼以布行純粹言無品藻。每聞評論輒卽默然。防護戒儀慈救爲慮。每夏行履執帚先掃。恐傷蟲蟻故也。隨得利養密行檀濟。或造漉囊或施道俗。唯急要者方乃行之。仍復累囑勿泄人世。及帝造寺前訪綱維。京室同美勿高斌也。乃下詔徵爲宏福寺主。緝諧上下無敢乖舛。貞觀十九年十月六



日。遘疾終寺。時年七十有二。自斌之入道。生常恆務。多以行道呪業爲心。或誦釋迦觀音。或行文殊悔法。歲中八十二日六時行業。前後通數八十道場。身心悅懌。所得法利未可知也。至於教誡門學。唯論煩惱須斷。每有出罪露過。無不爲之流涕。喜怒不形誦持無忘。故羯磨之匠通僧仰屬。道俗歸戒其徒宏矣。故使魏王已下內外懿親。及梁宋諸公皆承戒素。初斌父朗有子七人。家世儒宗。斌第二也。仁壽徵入愛敬無因。朗齒迫期頤。鐘鳴漏盡。今古斯絕。生死路分。乃於汶水之陰九達之會。建義井一區。仍樹豐碑用裨其德。其銘略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旣弄璋。我顧我復。一朝棄予山川滿目。雲掩重關。風驚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殷憂暮齒見子無期。鑿井通給託事興詞。百年幾日對此長悲。王檢之南嶧陽之北。獲麟之野秉禮之國。居有美政俗多儒墨。玉井洞開高碑斯勒。

釋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遠祖流寓。遂居井部之榆次焉。少在童胤智



量過人。精厲不羣。雅度標遠。厭世從道。貫徹藏俞。而二親恃超更無兄弟。雖述其志。常用抑之望嗣宗族。遂從儒流。遍覽流略。年垂壯室。私爲聘妻。超聞之。避斯塵染。乃逃竄林野。親姻周覓藏影無方。旣被執身。抑從伉儷。初則合卺爲蹤。終亦同掩私室。冀行婚禮也。唯置一牀。超乃抽氈席地。令妻坐上。躬自處牀。儼思加坐。勤爲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禮謝。辭以相累。頻經宵夕事等金形。屢被誡勸。誠逾玉質。旣確乎難拔。親乃捐而任之。年二十有七。投并州開化寺慧瓚禪師。瓚志德澄明。行成衆範。未展度限。歷試諸難。志超潔正。身心勤履衆務。僧徒百數。供禱五行。兩食恆備。六時無缺。每有苦役。必事身先。瓚親閱驗之。便度令受具。自進戒品。專修行儀。卽往定州尋採律藏。括其精要。刪其繁襍。五夏不滿三教略圓。乃返故鄉。依巖綜習。初入太原之西比干山。栖引英秀。創立禪林。曉夕勤修。定慧雙啓。四儀託於戒節。二行憑於法依。學觀誡誡。無威而肅。致使聞風不遠而至。大業初歲。政網嚴明。擁結寺門。不許僧出。超聞之。慨

而上諫。披衣舉錫出詣郡城。望有執送將陳所諫。而官私弗顧。乃達江都卽以事聞。內史以事非要害。不爲通引。還遣并部。至隋季多難寇賊交橫。民流溝壑死者大半。而超結徒歡聚餘糧不窮。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誠勸無變爾情。鏡業旣臨逃響何地。衆感其言心期遂爽。准式禪禮課時無輟。嘗夜坐禪。忽有羣賊排門直進。炬火亂舉白刃交臨。合坐端然相同儀像。賊乃投伏於地拜伏歸依。超因隨宜誘引量權授法。咸發心敬合掌而退。其剛略攝御皆此類也。高祖建義太原。四遠咸萃。超惟道在生靈。義居乘福。卽率侶晉陽住凝定寺。禪學數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仰。及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子弟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極敍之殊禮。左僕射魏國公裴寂。挺生不世器璉宏深。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一衆用以居焉。亟歷寒暑業新彌厲。但爲貴遊誼襍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程慕遠。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潤智信智光等。義解鉤玄妙崇心學。同氣相求宛然若

舊。遂延住彼山。栖志得矣。攝緣聚結其赴如雲。賢聖語默互相敦重。而寺非幽阻隸以公途。晦迹之賓卒難承業。乃徇物關表意在度人。還返晉川選求名地。武德五年。入於介山創聚禪侶。巖名抱腹四方有聞。下望百尋上臨千仞。泉石結韻於仙室。風雨飄瀆於林端。遂使觀者至止陶鑄塵心。自強誨人無倦請益。又於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殿宇房廊躬親締構。赫然宏壯有類神宮。故行深者巖居。道淺者城隱。師資肅穆兢業其誠。驗音察色惟若不足。忽因遘疾便知不住。誠累殷勤示以禍福。以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春秋七十有一。山世同嗟賓主齊慟。德仁既往學肆斯分。葬於城南山阜。自服膺釋種。意在住持。晝夜克勤攝諸後學。所以日別分功佛禮五百。禪結四時身誠衆侶。有虧殿罰。而自執香爐隨唱屈禮。未嘗置地及以虧拜。及坐禪衆也互相懲誠。纔有昏睡親行勸率。有來投造無不卽度授以戒範。進止威儀攝養將迎禮逾天屬。時遭嚴敕度者極刑。而曾無介懷。如常鬚落。致陸海慕義避世逸僧憑

若太山依而修道。時講攝論維摩起信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嘗以武德七年止於抱腹。僧徒僅百偏資大齋。麥唯六石同置一倉。日磨五斗用供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怪而檢覆止磨兩斛。據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感異僧乘虛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驗。纔若墮者便蒙神警。至於召衆鐘聲隨時自響。石泉上。隨人少多。靈瑞屢興。如此者非一。而奉敬戒法罕見其儔。護慎威儀終始無替。自隋唐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範師遺訓在所聞見。傳者昔預末筵蒙諸慧誥。既親承其績。故卽而敘焉。

釋曇韻。不知氏族。高陽人。初厭世出家。誦法華經有餘兩卷。時年十九仍投恆岳側蒲吾山。就彼虛靜訖此經部。值棲隱禪師曰。誦經非不道緣。常誦未卽至道。要在觀心離念。方契正道耳。韻初承此告。謹卽受而行之。專精念慧深具舉捨。又聞五臺山者。卽華嚴經清涼山也。世傳文殊師利常所住處。古來諸僧多入祈請。有感見者具蒙示教。昔元魏孝文。嘗於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

靈鷲置大布寺。帝曾遊止具奉聖儀。前種華園地方二頃。夏中發艷狀同鋪錦。光彩昱耀亂人心目。如是嘉聞數證神悅耳。遂舉足栖焉。遍遊臺岳備見靈相。初停北臺木瓜寺二十餘歲。單身弔影處以瓦窰。形覆弊衣地布草蓐。食唯一受味不兼餘。然此山寒厲林生澗谷。自外峯嶺坦然遐淨。韻夜行晝坐。思略昏情。慶其晚逢也。前所誦經。心口不緣三十餘載。會隙歷試一字無遺。乃更誦殘文成其部裘。至仁壽年內有瓚禪師者。結集定學背負繩牀。在雁門川中蘭若爲業。韻居山日久思展住懷。聞風附道便從瓚衆。一沐清化載仰光猷。隨依善友。所謂全梵行也。屬隋高造寺偏重禪門。延瓚入京。衆失其主。人各其誠散歸林谷。韻遂投於比干山。又遊南部離石龍泉文成等郡。七衆希向夷夏大同。十善聿修緇素匡幸。原此河濱無受戒法。縱有志奉皆往太原。夷夏情乖人皆怯往。致有沙彌三十其歲者。及韻化行卽傳斯教。山城兩衆皆蒙具足。唐運伊始兵接定陽。屢逢屯喪本業無毀。以夜係晝攝心無逸。幽棲積久衣服故弊。



蚤蠱聚結曾不棄捐。任其味噉寄以調伏。曾以夏坐山饒土蚤。既不屏除。氎如凝血。但自咎責。願以相酬情無恪結。如此行施四十餘年。歲居耳順忽無蚤蠱。韻猶自責曰。計業不應卽盡。當履苦趣受其報耳。又告門人曰。吾見超禪師寄他房住。素有壁蠱不噉超公。乃兩道流出向餘房內。又見在蠱家食飯。匙接蠱精置於疊下。而快食如故。又不爲患。蠱主懼焉。吾德不及超。何爲致此。每年於春秋二時依佛名法。冬夏正業則減食坐禪。常願寫法華誓願潔淨。數年已來不能可辦。忽感書生無爲而至。告云。善解抄經。韻邀以法據。並謂堪能。遂乃安於石室立淨書之。旦入暮出深怪其行。未盈一旬七軸俱了。將以禮贖目前不見。及遭賊抄藏經巖窟。世靜往收。乃委於林下。箱襍久爛而卷色如初。斯感驗奇異率此類也。又常居別室自勤修業。餘有衆侶難嗣其蹤。每云。吾年事如此何可放捨。若坐昏悶卽起禮佛。常策四儀以道量據。自見勝達。論其德。以貞觀十六年。端坐終於西河之平遙山。春秋八十餘矣。自韻十九入山

六十餘載。不希名利。不畜侍人。不隸公籍。不行己任。凡有所述識。皆推寄於他焉。

釋慧思。姓郭氏。汾州介休人也。少學儒史。宗尙虛玄。文章書隸。有聲鄉曲。年二十五。在并傳授。初不知佛乘之深奧也。會沙門道曄。德盛當鋒。處宗講揚。攝大乘論。試往潛聽。冥實難追。累日詳受。薄知希向。因求度脫。傳聞出家要業。勿高禪定。卽而習焉。三十許載。師承靡絕。又聞念慧相須。譬諸輪翹。遂周尋聖教。備嘗宏旨。冬夏業定。春秋傳探。單衣節食。見者發心。道志之倫。往往屯赴。因而結衆於箕山之陰。晝則斂容默念。中夜昏寒。爲衆說法。六時篤課。不墜清猷。時說死觀。各言其志。有云省約有云泰甚。思曰。出家之人生。已從緣死。當自任。豈勞人事。送此枯骸。余必一期當自運耳。時以爲未經疾苦。故得虛置其言。後覺不愈。纔經兩日。尋告衆曰。余其死矣。便起躡履。案行空窟。除屏殘屍。入中跏坐。發遣徒侶。累以正命。處旣森聳。世號寒林。衆不忍離。經夜旁守。至明往觀。

端拱如故。就觸其身方知已卒。春秋五十有五。卽貞觀十六年五月矣。因而殮焉。

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弱齡處俗。閭里以恭讓知名。十四出家。宗師經誥。大涅槃部。偏所宏傳。講二十四遍。晚事瓚禪師。修涉空理。亟沾徽績。瓚清約雅。素慧悟開天。道振朔方。升名晉土。綽稟服神味。彌積歲時。承昔鸞法師淨土諸業。便甄簡權實。搜酌經論。會之通衢。布以成化。剋念緣數。想觀幽明。故得靈相潛儀。有情欣敬。恆在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寺卽齊時曇鸞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具陳嘉瑞。事如別傳。綽般舟方等歲序常宏。九品十觀。分時紹務。嘗於行道際。有僧念定之中。見綽緣佛珠數相量。如七寶大山。又覩西方靈相。繁縟難陳。由此盛德。日增榮譽。遠及道俗。子女赴者。彌山。恆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道悟自他。用爲資神之宅也。詞旣明詣。說甚適緣。比事引喻。聽無遺拘。人各摺珠口。同佛號。每時散席。響彌林谷。或邪見不信。欲相抗毀者。及覩綽之相善。飲

氣而歸。其道感物情爲若此也。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於山寺。咸見鸞法師在七寶船上。告綽曰。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並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男女等以裙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乾地插蓮。華不萎者七日。及餘善相不可殫紀。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此者乎。年登七十忽然亂齒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加以報力休健。容色盛發。談述淨業理味奔流。詞吐包蘊氣霑醑醴。并勸人念彌陀佛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爲數量。每一稱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積數百萬斛者。並以事邀結。令攝慮靜緣。道俗嚮其綏導。望風而成習矣。又年常自業。穿諸木欒子以爲數法。遺諸四衆教其稱念。屢呈禎瑞具敘行圖。著淨土論二卷。統談龍樹天親。邇及僧鸞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要詳諸化範。傳燈寓縣歲積彌新。傳者重其陶鑒風神研精學觀。故又述其行相。自綽宗淨業。坐常面西。晨宵一服鮮潔爲體。儀貌充偉並部推焉。顧眄風生舒顏引接。六時篤敬初不缺行。接唱承拜生來弗絕。

纔有餘暇口誦佛名。日以七萬爲限。聲聲相注。宏於淨業。故得鎔鑄有識師訓。觀門。西行廣流。斯其人矣。沙門道撫。名勝之僧。京寺宏福。逃名往赴。既遠玄中。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彌增。今有惰夫。口傳攝論。唯心不念緣境。又乖。用此招生。恐難繼想。綽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氣明爽。宗紹存焉。

釋明淨。高密人。少出家。味定爲業。潔志忠恪。謹厚澄肅。嘗居海畔蒙山。宴坐經數十載。人莫測之也。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無緣世習。而衣服纏縷。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宏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賁還中路。值於羣虎。皆張口閉目。若有饑相。淨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兇無心畏之。今列於路旁。豈非爲食耶。乃以匙抄飯內其口中。餘者對而噉盡。告曰。知來食少。輒濟自他。殊不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頻有此緣。同伴乃異其度。晚爲山幽地溼。形報苦之。還返海隅。住蒙山側。內遵道觀。外感潛通。令聞遠流。靈祇叶應。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



淨曰。可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頂戴若聖。貞觀二年。從去冬至來夏六月。迴然無雨。天子下詔釋李兩門岳瀆諸廟。爰及淫祀。普令雩祭。於時萬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慘愴。無賴。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能感。以狀奏聞。敕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須。一無損費。唯願靜念三寶。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甘澤。若欲酬德。可國內空寺。並私度僧。並施其名。得宏聖道。有敕許焉。雖無供給。而別賜香油。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至日晡。海內通洽。百官表奏。皇上之功。淨之陰德。全無稱述。新雨初晴。農作並務。苗雖出隴。更無雨嗣。萎仆將死。投計無所。左僕射房玄齡。躬造淨所。請重祈雨。淨曰。雨之昇降。出自帝臣。淨有何德。敢當誠寄。前許無報。幽顯同憂。若修素請。雨亦應致。以事聞奏。帝又許焉。乃敕權停俗務。合朝受齋。淨乃依前靜坐。七日之末。又降前澤。四民歡

泰。遂以有年。敕乃總度三千僧用酬淨德。其徵應難思。厥相叵測。但以京輦誼。襍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義勝寺。山居繼業。竟不測其存沒云。同寺僧慧融。亦以禪業見稱。山居服食呪水治病。敕召入京亦住普光寺。二宮敬重禮遺相接云。

釋慧熙。益州邛人。姓趙。童稚出家。善明篇韻。文筆所趣。宛而成章。與綿州震響寺榮智齊名。俱爲沙彌。卓異翹秀。後與成都大石寺沙彌道微。連韻賦詩。微有言隙。因卽屏絕人事。栖心禪業。年登受具。周聞經律。摘採英華。用爲賞要。攝論禪心。精搜至理。尤耽三論。是所觀門。嘗難基法師塵識義。初問以小乘。基以大乘通之。熙笑曰。大無不攝。但失小宗。晚住州南空慧寺。立性孤貞。不羣諸偶。弊於食息。專想虛玄。一坐掩關。二十餘日。衆以不食旣久。恐損身命。假以餘詞曰。國家搜訪藝能甚急。今不食閉門。世人謂聖。願息流言。可時處衆。熙懼矯飾。便開門進食。由是迄今。將三十載。一身獨立。不畜侍人。一食而止。不

受人施。有講便聽。夜宿本房。但坐牀心。兩頭塵合。自餘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莓苔青絮。衣服弊惡。僅免風寒。冬則加衲。夏則布衣。以冬破衲懸置梁上。有聞熙名就房參拜。迎逆接候。累日方見。時發幽問。吐言高迥。預有元席。皆共憚之。年九十卒。今見在者具諸聞覩。

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父母早亡。傭作取濟。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佛理。無由自達。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沈水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貌希世。各負蓮華蔗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爲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出於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則而覆述。便往綿州住大施寺。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

樂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跏坐手尙執鑪。刺史劉德威慶所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春秋六十三矣。

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州白馬寺。後住止觀寺。專聽三論。陳平後渡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饑。恆有四虎遶之而已。不食已來經今十日。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公年可八十。掖下挾船曰。師欲渡江栖霞住者。可卽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拔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聰領四虎同至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臥。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警悟每以爲式。聰以山林幽遠糧粒難供。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爲米社。人別一石年別送之。由此山糧供給。道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正觀寺。

禮大師影像執爐遍禮。又往興皇墓所禮拜。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人。奔走山服哀慟林野。時年九十九矣。

釋僧徹。姓靳。河東萬泉人。性戒肅成專思出俗。慈親鞠養未始遂之。既丁荼蓼乃遵前志。樂行蘭若素居蒲坂。習平等觀行實言法。四俗歸向承化連邑。有孤山者。一曰介山。即介子推之故地也。其山陽介村者是也。遂依而結業。蔭以石巖汲以下隰。積歲崇道物莫不高之。各捨財力共營圖構。地本高險古絕源泉。念務勞倦中宵軫結。晨行巖隙見如潤溼。以刃導之應手泉涌。道俗聞此驚歎歸依。更廣其居重增簷宇。泰州刺史房仁裕。表陳其事請立伽藍。下敕許之。今之陷泉寺是也。公私榮慶請徹以爲寺主。俯從物議遂乃從之。四方慕義相顧依投。門庭充闔。及徐王部降。寺又屬焉。軒蓋來尋請居州邑。傾心盡禮厚供彌隆。俄復還山固崇前業。性在慈仁宏濟成務。所以羣鳥食於掌上。宿獸翔於廡下。年踰杖國未嘗痾瘵。忽告衆曰。吾將去矣。食畢收衣結跏趺坐。顧



命徒屬誠以清言。並令出戶唯留一侍。告曰。夫識神託形。寄之煖氣。命盡身冷。方可觸吾。告已冥目若禪。久而尋視方知已絕。春秋七十有七。初未終之前。三朝山樹通變白色。橫雲如帶。絕望東西。道俗奔赴。制以心喪。禮也。遷靈山窟。還依坐之。府縣官庶子來咸會。是日風清景亮。降以白華。六出淨瑩如冰如雪。衣以承之。不久便散。三載之後。猶存初坐。門人爲之易簀。而衣服一無露汗。乃就加染布。弟子等懷雙林右脇之教。抱兩楹負手之歌。以爲相好像設。開含識之尊嚴。法慧聲光實超生之津濟。遂就京邑奉建高碑。高一丈五尺。刻像書經。兼敍言行。引送本寺聚衆立之。度支尙書唐臨。昔在萬泉讚承俗務。性行專信。素奉歸依。後仕華省。常修供養。顧惟德本。便勒碑銘云。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四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五

習禪六

本傳十三人  
附見一人

唐釋道宣撰

唐鄧州寧國寺釋惠祥傳一

京師大莊嚴寺釋曇倫傳二

蒲州仁壽寺釋普明傳三

蒲州栢梯寺釋曇獻傳四

秦州永寧寺釋無礙傳五

江州東林寺釋道暄傳六

荊州四層寺釋法顯傳七

荊州神山寺釋玄爽傳八

惠普

蒲州救苦寺釋惠仙傳九

益州淨惠寺釋惠寬傳十

衛州霖落泉釋僧倫傳十一

京師西明寺釋靜之傳十二

丹陽沙門釋智巖傳十三

釋惠祥。姓周。十五出家。頭陀乞食。默自禪誦。不與衆同。人不知其道觀淺深。而高其遠度。聽三論聞提婆護法之功。莫辭開腹之患。有心慕焉。遊諸法肆。見威儀不整者。謂人曰。祥受戒後。住持此寺。令入律行。年十九染患三月。救療無徵。夜中宴坐歎曰。大丈夫本欲以身從道。於末法中摧伏非法。如何此志未從。爲病所困。將曉有一人長丈餘。謂曰。但誦涅槃無愁不差。至旦卽誦三日便瘳。當年誦通卒其所望。進具聽律鏡其文理。住寧國寺。常講四分及涅槃經。所以護法維持不惜身命。諸有虧違望風整肅。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得

舍利。不辯棄地。輒還在口。如是數四。疑是真身。砧槌不碎。遂聲鐘告衆。白黑咸集。祥涕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遍郭衆覩希有。屠獵改業。乃使市無肉肆。因與四衆起浮圖。九級高百餘尺。今見在。然其所食日止一餐。不問多少頓受不益。體貌肥白。可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怪仰。刺史李昇明至寺。怪異謂羣官曰。此道人膚容若此。日可應噉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使權茂行至鄧州。又怪。昇明曰。此大德非凡具說往緣。茂不信。請將七日試以麤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悔先不信之罪。將終。手執經胡跪。謂弟子曰。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而胡跪執經如初。遠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歎訝。

釋曇倫。姓孫氏。汴洲俊儀人。十三出家。住修福寺依端禪師。然端學次第觀。便誠倫曰。汝繫心鼻端。可得靜也。倫曰。若見有心可繫鼻端。本來不見心。

相。不知何所繫也。咸怪其言。嗟其近學如何遠悟。故在衆末禮悔之時。隨即入定。大衆彈指心恆加敬。後送鉢上堂。未至中路卓然入定。持鉢不傾。師大深賞。異時告曰。令汝學坐先淨昏情。猶如剝葱。一一重重。剝卻然後得淨。倫曰。若見有葱可有剝削。本來無葱何所剝也。師曰。此大根大莖非吾所及。不敢役使。進具已後。讀經禮佛都所不爲。但閉房不出。行住坐臥唯離念心以終其志。次知直歲。守護僧物約勒家人曰。犬有別食莫與僧粥。家人以爲常事。不用倫言。犬乃於前嘔出僧粥。倫默不及之。後又語令莫以僧粥與犬。家人還妄答云。不與。羣犬相將於僧前吐出粥以示之。於時道俗咸伏其敬慎。又有義學論士諍來問者。隨言卽遣無所罣礙。仁壽二年獻后亡背。興造禪室召而處之。還卽揜關依舊習業。時人目之爲臥倫也。有興善粲法師者。三國論首無學不長。怪倫臥禪言問清遠。遂入房與語探究是非。倫笑曰。隨意相審。遂三日三夕法樂不眠。倫述般若無底。空華燄水無依無主。不立正邪。本性清淨。粲乃



投地敬之讚歎。心路無滯。不思議乃如此也。倫在京師。道俗請者相續。而機緣不一悟迷亦多。雖善巧方便令其醒悟。然各自執見。見我爲是。故此妙理罕得廣流。有玄琬律師靜琳法師。率門人僧伽淨等往來受法。如此衆矣。如魚子焉。武德末年疾甚。於莊嚴寺傍看寂然。有問往生何處。答無盡世界。又便寂然。僧伽以手尋其冷觸。私報人曰。冷觸到膝。四大分離亦應生苦。倫曰。此苦亦空。問曰。捨報云何。報曰。我主四大鬪在已到屈膝。死後籩條裹棄之。莫作餘事。又曰。打五更鐘未。報曰未。少時維那打鐘。看之已絕。年八十餘矣。諸門學等依言送於南山。露骸散於中野。有鮑居士者名慈氏。弱年背俗愛樂禪觀。生不妻娶形無飾華。親承德音。調心養氣守閑抱素。承倫餘業五十餘。年七十五矣。

釋普明。姓衛氏。蒲州安邑人。十三出家。事外兄道慈法師。慈道會晉川。備如別傳。又以明付延興寺沙門童眞爲弟子。明抗志住持以大法爲己任。性聰敏

解冠儕流。講聽相仍無法不學。周游肆席曾無住房。固使勤而有功。經論滿抱。十八講勝鬘起信。夙素聽之知成大器。進具已後專師涅槃四分攝論。年二十四講涅槃。三十解攝論。凡所造言賓主兼善。使夫妙義積散。出言傳旨聲流遠近。大業六年。召入大禪定道場。止十八夏。名預上班。學功所位。四事既備不闕二嚴。武德元年。桑梓傾音欣其道洽。以事聞上。有旨令住蒲州仁壽寺。鎮長宏道無憇寒暄。晝談夜坐語默依教。心神爽迅應對雲雨。曾未聞經一披若誦。斯則宿習博聞故能若此。不可比擬也。日常自勵戒本一遍。般若金剛二十遍六時禮懺。所有善根迴向淨土。至終常爾。凡造刻檀像數十龕。寫金剛般若千餘部。請他轉五千餘遍。講涅槃八十餘遍。攝論勝鬘諸經論等。遍數難紀。以年月終於住寺。春秋八十有六。有弟子義淹。戒潔清嚴見知可領。乃遷葬蒲坂東原。鑿穴處之。樹碑其側。

釋曇獻。姓張。京兆始平人。少事昌律師。昌虞鄉賈氏。淨行無玷精誠有聞。股

肱之地咸所宗仰。所居谷口素有伽藍。因此谷名遂題寺曰爲靜林寺也。昌師攝念經行常志斯所。周武道喪墮壞仁祠。昌與俗推移而律儀無缺。隋文御寓重啓法筵。百二十僧釋門創首。昌膺此選也。仍僧別度侍者一人。獻預其位。住大興善。昌後言歸故里。悲瘞靈儀。掘出莊嚴。一佛興世。博修院宇延緝殿堂。緇素翹誠始欣有奉。雕造未畢而昌遷逝。族人百數仰慨尊容。以爲法儀雖歿神足猶在。祈請續功便從來意。遂移仁壽而經營之。故得棟宇高華不日而就。兩寺圍繞四部歸依。州司以靜林仁壽已偃慈風。栢梯淨土未霑甘露。遂屈知栢梯寺任。俯從物議。又之斯位。釋網斯張萬日咸舉。仁洽開務有漏天舟。衆侶宏之大小齊美。以貞觀十五年正月微疾。至十五日旦便曰。須向靜林。至卯時乃有非常雲霧。遺形於栢梯山東南山頂。其夜大放光明形如華蓋。四照遠近迄於三夕。經旬其屍。爲靜林寺側諸信士潛竊神柩。寘於靜林南山之頂。栢梯初不知也。於彼山頂兩夜續放神光。始詳其故。兩處交競九載於茲。緣州

歷縣紛囂不息。豈非通幽洞理。致茲靈感。深慈博惠。戀結衆情者乎。弟子等勒銘山阿。敢告惟遠。

釋無礙。姓陳氏。有晉永嘉。中原喪亂。南移建業。父曠。梁元帝徵蕃學士。以承聖元年礙生成都。神姿特異。知有濟器。九歲便能應對。十歲入學。隨聞不忘。入長安遇姚秦道安法師。安與語。怪其意致。勸令出家。卽依言欣喜。令誦太子瑞應經。思尋聖跡。哀泣無已。天和三年。周武皇后入朝。投名出家。先蒙得度。雖在弱冠。戒操逾嚴。建德三年。法門大壞。隨緣陸沈。乃值泥塗情逾冰玉。開皇開法。卽預搜揚。便住永寧。於齊大德超法師所聽智度論。一聞教義。神思豁然。財食頓清。形心俱遣。又入長安學十地阿毗曇等。時休法師於興善寺命講大論。辯析分明。義端無擁。然於文句頗滯宏通。因誦本文。獲六十卷。因抱心疾。獎衆斯睽。便還秦隴。開皇十年。總管河閒王。特屈寺任。統御遺法。大業二年。召入洛陽。於四方館刊定佛法。後還永寧。依前綱理。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

受勞問賜綵二百段。十三年州破入京住莊嚴寺。衆以素知寺任識達機緣。還欲請之。任非所好。以武德八年還返故寺。以無相觀而自調伏。貞觀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無疾而終。春秋九十四。道俗哀慟。若喪厥親焉。

釋道睦。姓周。汝南人。幼而精確。希志尙聞。古跡勝人心願齊之。負笈金陵。居高座寺聽阿毗曇。心妙達關鍵。非其好也。欽匡山遺軌每逸言前。隋開皇十二年。依大將軍周羅侯。遠屆廬岳止東林精舍。心願匿迹無事音塵。山寺法擁勸引非一。遂不拒命宏道度人。修建僧坊四時無絕。隋季寇擾華戎荐臻。獎撫門徒如初不替。貞觀二年九月。身示有疾。曾未浹旬。忽有大星天墮。正在西閣大水池中。照朗山谷逾千炬火。二十三日。僧正中食。謂弟子曰。僧食訖未。答曰。未竟。又曰。且喚上座來。依言既至。委以後事跏坐而卒。諸殿閣門一時自開。異香滿寺七日便歇。年八十二矣。

釋法顯。姓丁氏。南郡江陵人。十二出家。四層寺寶冥法師。服勤累載諮詢經



旨。有聞欲界亂地素非道緣。既已生中如何解網。冥曰。衆生並有初地味禪。時來則發。雖藏心種歷劫不亡。有顓禪師者。荆楚禪宗。可往師學。會顓隋煬徵下迴返上流。於四層寺大開禪府。徒侶四百蔚爾成林。遂依座筵聞所未悟。但夙有成惠通冠玄蹤。霜鐘暫扣已傳秋駕。顓師去後。更求明智成彥習皓等諸師。皆升堂觀奧。盡斲磨之思。及將冠具歸依皓師。誨以出要之方。示以降心之術。因而返谷靜處閑居。二翼之外一無受畜。屬炎靈標季苻羅戎火。餒殘相望衆侶波奔。顯獨守大殿確乎卓爾。且資蔬水中後絕漿。賊每搜求莫之能獲。自非久入慈室已抽毒箭。焉能忍茲疲苦。漏此凶威。自爾宴坐道安梅梁殿中三十餘載。貞觀之末乃出別房。斯則追善吉之息嫌。蹈空生之祕行也。此堂有彌勒像。并光趺高四十尺。八部圍繞。彌天之所造也。其實冠華帳供具經臺。並顯所營。堂中五燈晝夜不絕。忽一燈獨熾燄高丈餘。又一夜著五色衣人。持一金瓶來奉。又夢見一僧威容出類。曰可往蘄州見信禪師。依言卽往雙

峯更清定水矣。而一生染疾並信往業。受而不治。衣食節量柔順強識。所住之寺五十餘年。足不出戶。永徽三年十二月八日。夢身坐寶殿授四衆戒。因覺漸疾。至四年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有七。顯以昨日申時自能起止。神彩了亮。踞禪牀盥浴鬚髮。就牀跏坐儼然便絕。其月十七日葬於大明寺之北原。未終之前。門人見室西壁大開。白光遍滿。夜有白雲亘屋南北二道。堂中佛事並搖動。明日方絕。自終及葬巖然匡坐。合境道俗奔湊淒零。荊州都督紀王。夙傳歸戒欽仰清暉。命右記室郭瑜。銘之於彼。

釋玄爽。姓劉。南陽人。早修聽行見稱鄉邑。弱冠成婚。妻少而美。然爽貞誠清拔志高蹈。視如革囊。情逾厭離。既無所偶棄而入道。遊習肆道有空俱涉。未聽龍泉寺璇法師。欣然自得。覃思遠詣頗震時譽。又往蘄州信禪師所。伏開請道亟發幽微。後返本鄉唯存攝念。長坐不臥繫念在前。時本邑沙門藹明稜法等。並禪府名宗。往結投分。以永徽三年十月九日。遷神山谷。時襄部法門

寺沙門惠普者。亦漢陰之僧傑也。研精律藏二十餘年。依而振績風霜屢結。七衆齊肅屬城挹歸。晚專入定門廓銷事惱。紀王作鎮。將修追聖廢寺。綱總須人。衆舉於普。王深賞會。又楚俗信巫殺爲淫祀。普因孚化比屋崇仁。又修明因道場凡三十所。皆盡輪奐之工。仍雕金碧之飾。以顯慶三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

釋惠仙。姓趙。河東蒲坂人。幼懷出俗。緣故淹留。年登不惑方果前願。既出家後隨方問津。雖多涉獵。然以華嚴涅槃二部。爲始卒之極教也。迄於暮齒耽味逾深。謂人曰。斯之二寶全如意珠。無忽忘而暫捨也。所以執卷自隨有若雙翼。或有言晤披而廣之。住處衝要九衢都會。百疾相投萬禍憑救。而仙慈善根力無假多方。但令念佛無往不濟。由是蒙祐遐邇傾心。寺有大像製過十丈。年載既久埃塵是生。棟宇頽落珠璣披散。遂告士俗更締構之。雖淹星律大造云就。爾後年漸遲暮。夢僧告曰。卿次冬閒必當遷化。可早運行應得延期。便如

常業不以爲慮。至九月中微覺不愈。知終在近。告侍人曰。吾出家有年。屢受菩薩戒。今者更欲受之。召諸大德並不赴命。乃曰。大德但自調耳。何名度人。又曰。但取戒本讀誦訖。自慶潛然而止。入夜有異天仙星布前後。高談廣述乍隱乍顯。合寺聞見。或見佛像來入房者。日次將午。忽起坐合掌召衆人曰。大限雖多小期一念。並好住。願與諸衆爲歷劫因緣。遂臥氣絕。年七十五。卽永徽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也。道俗哀之雲布原野。寺有巨禪師。穎脫當時有聲京洛。行彌勒願生在四天。觀仙行業感徵。告衆曰。必見慈氏矣。若乖斯者。何能禎應若是乎。

釋惠寬。姓楊氏。益州綿竹孝水人。父名瑋。元是三洞先生五經博士。崇信道法無敦釋教。所以綿梓益三州諸俗。每歲率送租米投於瑋。令保一年安吉。皆與章符而去。而車馬擁門如市。初時瑋妻懷孕。心性改異辛鯉惡厭。乃生一女名爲信相。性好閒靜無緣嗜慾。後又懷妊。身極安隱恆有異相。及其生也母都

不覺。忽然自出都無惡露。然有異香。又不啼叫。乃至有識未曾糞穢淋席。父母抱持方乃便利。卽寬身也。而臂垂過膝。性恆香潔不近腥臊。年五六歲與姊信相於靜處坐禪。二親怪問。答曰。佛來爲說般若聖智界入等法門。共姊評論法相。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錄得二百餘紙。有龍懷寺會師。聞有奇相至其所。父以示之。會曰。並合佛經無所參錯。有異禪師不知何來。於淨慧寺入火光三昧。召彼女來。及至不入。云是火聚。禪師曰。何不以水滅之。女卽作水觀。滅火而入。禪師驗知深入諸定。勸令出家。父母受聘。及婿家不許。諸道俗官人爲出財贖之。因有度次姊與寬身俱時出家。時隨蜀王秀在益。請入城內。妃爲造精舍。鎮恆供養。嘗出於路。人有疑者。尼召來曰。莫於三寶所生異心。自受罪苦。彼人悔過。有造功德須物者。燒香祈請。掘地獲金無不充足。斯事非一。至於食飲。欲食便食。不食乃經歲序。時人目之聖尼。卽今本寺猶號聖尼寺也。寬年十三常樂獨坐。面無怒相言常謙下。依空慧寺胤禪師龍懷寺會



闍梨所。隨聞經律。一覽無遺。未聞之經曾不知義。有難問者皆爲通之。初造龍懷寺。會有徒屬二百餘人。並令在役。唯放於寬。有怨及者。會曰。斯人是吾本師。何得使作。昔周滅法。依相禪師隱於南山。及隋興教。辭師還蜀。嘗受囑云。汝還蜀土。大有徒衆。有名惠寬。可將攝也。我憶此事。計師死日當寬受生。無得致怪。自爾在山依閑業定。年三十還綿竹。教化四遠。聞名見形並捨邪歸正。其俗信道。父母皆道歸佛。捨宅爲寺。於今見在。綿竹諸村皆爲立寺。堂殿院宇百有餘所。修營至今。年常大齋道俗咸會。正月令節。成都等七十縣。競迎供待。有大功德須得經營。但請寬至施物山積。貞觀中有僧名策。持呪有驗。於洛縣忽死。見闍王曰。比獄中罪人多。應爲誦呪。並請寬師講地獄經。從此得穌。經月不作。復更悶絕。闍王大怒。命牛頭使打鐘子百下。我令誦呪講經。爲衆生故。何不作。策穌已。卽從洛縣往綿竹三十里。未至疲臥。忽有異旋風吹起。須臾至寬所。正集轉經。告策曰。昨所住處大爲勞苦。爲衆生者

不得辭苦。卽令策登坐誦呪。大衆聞皆流汗。寬仍集衆講地獄經。貞觀二十年。綿竹宋尉云。我不信佛。唯信周孔。然我兩度得佛力。一爲人在門側小便。置佛便止。一爲冬月落水。燒木佛自炙。寬聞之致書曉喻。宋曰。此道人徵異者。當試有靈不。取書名處用拭大便。當卽糞門裂。腳起不得。自唱我死卽召寬來。雖悔過造經像。盈月便卒。什邡縣陳家捨邪信佛。以竹園爲寺。寬指授分齊。爾許可爲僧院。中閒一分堪立佛堂。卽斷一竹上豎標云。此分齊處欲造佛寺。當時生竹自乾。佛堂斷竹泉水上涌。尋掘數尺獲大石。石下金瓶舍利七粒。寬禮拜更請。遂放光乃盛滿合。四遠又集。寺今見在。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卒於淨慧寺。未終一月。有五百神人長丈餘服天衣。持華香及紫金華臺。從西方來迎。寬辭不堪。發遣令去。又於終日。放羊從市向房悲數十聲。至夜素水沐浴新衣。跏坐執爐已。命打無常鐘。聲遍郭聞。合郭咸集。日闍黎涅槃去。空中哭聲。寺內光明莫測其來。道士等謂言燒寺。驚走來寺。

乃知其非。自此入定。氣盡乃知永逝。寺內三橋。一當寬房堂。夜梁折。聲震寺內。明日官人道士咸來慟哭。寺中蓮池。池水忽乾。紅蓮變白。寺中大豫樟樹。三四人圍。忽自流血。血流入澗。澗水皆赤。月餘方息。又十七級甃浮圖。高數十丈。裂開數寸。又有雙鵝不知何來。向靈鳴叫伏地不去。葬時隨送出郭失之。往無爲山。去寺二十里。黑雲團空隨行注雨。草木隨靡至山方散。葬後縣內道俗。七歲已上著服泣臨。如是三年。爾後至今凡設會家。皆設兩座。一擬聖僧。一擬寬也。今猶獲供送本寺。靈相在山端坐如在。自初至今。竟無蟲血污穢朽腐之相。斯則豈非不退菩薩身無萬戶蟲耶。不然。何以若此。

釋僧倫。姓呂氏。衛州汲人。祖宗諸州刺史。父詢隋初穆陵太守。未孕之初二親對坐。忽有梵僧秀眉皓首。二侍持旛在其左右。曰願爲母子。未審如何。卽禮拜之。揮忽失所。因爾有娠。四月八日四更後生。還見二旛翊其左右。兼有異香。產訖不見。五歲已後迄於終亡。恆自目見白光滿屋。齊武平九年。與父至

雲門寺僧賢統師珉禪師所。受法出家。時年九歲。二師問其相狀。答以白光流臉二旛夾之。歎曰。子真可度。因而鬚落。周武平齊。時年十六。與賢統等流離西東。學四念處誦法華經。至開皇初方興佛法。雲門受具。時年二十三。又於武陽理律師所聽始半夏。見五色光如車輪照倫心上。衆並同見。卽於光中禮五十三佛。猶未滅。更禮三十五佛。光乃收隱。又與方願二師。入黑山太行諸山。行蘭若二十餘年。大業末賊徒起。領門人至衛州隆善寺。仍爲僞夏竇建德齊善行等請知僧事。武德五年。大統天下。入太行抱犢山。教徒學念處法。由是四方負笈。山路成蹊。貞觀四年。衛州刺史裴萬頃。與諸官人請令下山。日日受戒大有宏利。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四更。忽告門人。吾夜中於諸法得解脫。謂成無學。不謂天帝等迎。言已而絕。將殯於山。而哀慟不止。天極清朗。無雲而降細雨。衆咸異焉。時年八十五矣。

釋靜之。姓趙。雍州高陵人。父母念善絕無息胤。祈求遍至而無所果。遂念觀

音旬內有娠。能令母氏厭惡欲染。辛腥永絕。誕育之後。年七八歲樂阿彌陀觀。依文修學隨位並成。行見美境骨觀明淨。性樂出家。既有一子誓而不許。隨父任蜀不久崩亡。意欲爲父焚身報德。有一賢人引金剛般若云。捨身不如持經。乃迴心鬚翦用伸罔極。一入法門翹誠逾厲。隨聽經律而意在定門。後從江禪師習觀。而威容端雅。見者發心。貞觀初。隱益部道江彭門山光化寺。一十餘載。常坐茅宇不居僧房。四方集者二百餘人。六時三業不負光景。又別深隱入靈巖山。大蟲爲偶無所驚擾。利州道禪師。素交既久。請入劔閣北窮腹山。徒侶十餘賣米四石。恰至夏竟一石未盡。小時鼻患肉塞百方無驗。有僧令誦般若多心萬遍。恰至五千肉鈴便落。行至秦州被毒蛇螫。苦楚叵言。以觀行力便見善境。自然除滅。後遇疾苦依前得差。乃撰諸家觀門以爲一卷。要約精最。後學重之。顯慶三年。召入西明。別立禪府。利州本寺。桂樹忽凋胡桃自拔。佛殿無故北面仰地尊儀不損。斯亦德動幽靈爲若此也。以顯慶五年春三月二十



七日。右脇而終於西明。春秋五十七矣。

釋智巖。丹陽曲阿人。姓華氏。在童卯日。謂人曰。世閒但競耳目之前。寧知死生之際。鄉里異之。知有遠度也。及弱冠。雄威武略智勇過人。大業季年。豺狼競逐。大將軍黃國公張鎮州。揖其聲節。屈掌軍戎。奏策爲虎賁中郎將。雖身任軍帥。而慈宏在慮。每於弓首挂漉囊。所住之處。漉水養蟲。以爲常事。及僞鄭之在東都。黃公龔行征伐相陣。鬪將應募者多。黃公曰。非華郎將無以御之。僞鄭大將人馬具全。按轡揚鞭。以槍剗地。厲聲曰。若能拔得方共決焉。巖時跨馬徐來。以腋挾槍而去。次巖以槍剗地。彼搖再三不動。乃下馬交刃。遂生擒之。巖反刀截其頸曰。吾誓不斷命。且施君頸。乃放之。武德四年。從鎮州南定淮海。時年四十。審榮官之若雲。遂棄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披緇入道。黃公眷戀追徵。答曰。以身訊道誓至薩雲。願特捨恕。無相撓擾。旣山藪幽隱。蘭若而居。豺虎交橫。馴狎無恐。忽見異僧身長丈餘。姿容都雅。言音清朗。謂曰。

卿已八十一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蒙此幽屬精勵晨昏。一切世閒如幻如夢。一時坐定正在谷中。山水暴長形將欲沒。熙怡端坐巖然便退。獵者問曰。身命可重何不避耶。答曰。吾本無生安能避死。獵者悟之。所獲並放。故山中飛走依託附焉。昔同軍戎。有睦州刺史嚴撰。衢州刺史張綽。麗州刺史閻丘胤。威州刺史李詢。聞巖出家在山修道。乃尋之。既矚山崖竦峻鳥獸鳴叫。謂巖曰。卽將癲邪。何爲住此。答曰我癲欲醒君癲正發。何由可救。汝若不癲。何爲追逐聲已。規度榮位。至於清爽都不商量。一旦死至荒忙何計。此而不悟非癲如何。唯佛不癲自除階漸。貞觀十七年。還歸建業依山結草。性度果決。不以形骸爲累。出處隨機。請法僧衆百有餘人。所在施化。多以現事責。覈究之心周通。故俗聞者毛豎零淚。多在白馬寺。後往石頭城癩人坊住。爲其說法。吮膿洗濯無所不爲。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終於癩所。顏色不變伸屈如恆。室有異香經旬。年七十八矣。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五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五終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六

唐釋道宣撰

習禪六之餘

本傳七人  
附見二人

唐衡岳沙門釋善伏傳十四

代州照果寺釋解脫傳十五

普明  
僧裔

潤州牛頭沙門釋法融傳十六

衛州霖落泉釋惠方傳十七

揚州海陵正見寺釋法嚮傳十八

蘄州雙峯山釋道信傳十九

江漢沙門釋惠明傳二十

釋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義興人。生卽白首。性知遠離。五歲於安國寺

兄才法師邊出家。布衣蔬食日誦經卷。目覩七行一聞不忘。貞觀三年。寶剌史聞其聰敏。追充州學。因爾日聽俗講。夕思佛義。博士責之。對曰。豈不聞乎。行有餘力。所以博觀。如不見信。請問前聞。乃試之一無所滯。重爲聯類佛教。兩用疎通。於是學館傾首。何斯人之若斯也。後逃隱出家。志樂佛法。欲罷不能。忽逢山水淹留忘返。斯因宿習。非近學也。至蘇州流水寺壁法師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教。頗涉幽求。至天台超禪師所。示以西方淨土觀行。因爾廣行交桂。廣循諸州。遇綜會諸名僧。諮疑請決。又上荆襄蘄部。見信禪師。示以入道方便。又往廬山見遠公淨土觀堂。還到潤州巖禪師所。示以無生觀。後共暉才二師。入桑梓山行慈悲觀。又爲鬼神受戒。莫噉肉。神又降巫者。令召伏受戒。巫者殺生祀神。神打之次死。降語曰。吾已於伏闍梨受戒。誓不食肉。如何爲吾殺生。愍爾愚癡。且恕汝命。後更爾者必加至死。自後諸祀永絕羶腥。常婺州二人。同載績麻爲貨。至江神所。一以蔬祭。一欲殺生。而未



行。其麻並溼。前蔬祭麻並乾燥。於是行人忌憚無敢肉祭。故其授戒功驗。人神敬仰。有陵犯者立見禍害。江淮閒屠販魚肉。鵝鴨鷄豬之屬。受法開放。市無行肆。官人怪之。有義興令。素不信。嫌伏動衆將加私度之罪。伏昆季賂之。其人忽卽狗登繩牀衆蛇惱患。不久除名往常州。筮之。卦云。由犯賢聖罪不可救。其人得急就伏求免。永徽二年。被括還家。然志好出俗見家如獄。復往山居。苦節翹勤。人不堪其憂也。衆又屯聚。因爲說法讚令行慈。不殺者佛教之都門也。不能行之。若講禮而爲倨傲耳。又勸行六道供。以先祖諸亡者無越此途。又曰。山有玉則草木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長。常在伏牛山以虎豹爲同侶。食蚊蟲爲私行。視前六尺未曾顧盼。經中要偈口無輟音。大約十五觀四明論以爲崖準。顯慶五年。行至衡岳。意欲求靜返更屯結。說法旣久忽告曰。一切無常氣息難保。夜深各散緣盡當離。時不測其言也。便返閉而坐。爾夜衡州諸寺鐘及笙管。鳴聲徹曉。道俗咸怪。至房關掩。乃破而

開之。見伏端坐久終。便以奏聞。

釋解脫。姓邢。臺山夾川人。七歲出家。依投名匠。志在出道。唯在禪思。遠近訪法。無師不詣。復住五臺縣照果寺。隱五臺南佛光山寺四十餘年。今猶故堂十餘見在。山如佛光華彩甚盛。至夏大發。昱人眼目。其側不遠有清涼山。山下清涼。卽文殊師利遊處之地也。有高行沙門曜者。年百六歲。自云我年五十時。與解脫上人至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寺。請見文殊。行至花園北。遇一大德。形神慈遠。徐行東去。解脫頂禮發願。我時精神欣喜不暇諸請。解脫云。已曾三度親見文殊。誠語云。汝自悔責。若切至必悟道也。便依言自咎。晝夜剋責心便安靜。又感諸佛見身說偈曰。

諸佛寂滅甚深法

曠劫修行今乃得

若能開明此法明

一切諸佛皆隨喜

因問。寂滅法何者是。若爲教人令解之。諸佛卽隱。空中聲曰。方便智爲燈。照

見心境界。欲究真實法。一切無所見。遂依此法化導有緣。在山學者來往七八百人。四遠欽風資給宏護。四十餘年常在佛光。永徽中卒。今靈軀尙在。巖然坐定在山窟中。又五臺南娑婆寺南五六里。普明禪師獨靜坐禪求見文殊。意欲請法。有神人空中告曰。汝無神習。止可長生。龕前取藥服之。可得延壽。明懷疑不決。後又告曰。藥名長松。汝何不服。此藥無毒。明便依言服之。又告同行諸僧已騰空而去。厥處見在。去恆岳目矚相接。又有僧翫禪師者。住欣州秀容建國寺。恆於定襄來望人山南。坐禪餌藥。年將八十。道俗尊仰不知志入何法。而興歎者號不可思議人。其山靈泉望迹石上見在。祈福者衆。永徽中有人無目不知何來。彈琵琶誦法華一部。向望人山。手彈口誦。以娛此山。亦不測其然。

釋法融。姓韋。潤州延陵人。年十九。翰林墳典探索將盡。而姿質都雅偉秀一期。喟然嘆曰。儒道俗文。信同糠粃。般若止觀實可舟航。遂入茅山。依旻法師。

髻除周羅服勤請道。吳譽動江海德誘幾神妙理眞筌無所遺隱。融縱神挹酌。情有所緣以爲慧發亂縱定開心府。如不凝想妄慮難摧。乃凝心宴默於空靜林。二十年中專精匪懈。遂大入妙門。百八總持樂說無盡。趣言三一懸河不窮。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擇無缺寸陰。數年之中息心之衆百有餘人。初構禪室四壁未周。弟子道綦道憑。於中攝念。夜有一獸如羊而入。騰倚揚聲。腳蹴二人。心見其無擾。出庭宛轉而遊。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目如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羣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一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故慈善根力禽獸來馴。乃至集於手上而食。都無驚恐。所住食廚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拄錫則朽壤驚泉。耿將整冠則枯甃還滿。誠感所及。豈虛言哉。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

美冬溫夏冷。卽激引登峯趣釜經廊此水一斗輕餘將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華經。於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凝冰內獲花二莖。狀如芙蓉。璨同金色。經於七日忽然失之衆咸歎仰。永徽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千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商榷理義。地忽大動。聽侶驚波。鐘磬香牀並皆搖蕩。寺外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邀請出在建初。融謂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六十四。道俗哀慕宮僚軫結。二十七日窆於雞籠山幢蓋笳簫雲浮震野。會送者萬有餘人。傳者重又聞之。故又重緝。初融以門族五百爲延陵之望家爲聘婚。乃逃隱茅岫。吳師三論之匠。依志而業。又往丹陽南牛頭山佛窟寺。現有辟支佛窟。因得名焉。有七藏經書。一佛經。二道書。三佛經史。四俗經史。五醫方圖符。昔宋初有劉司空造



寺。其家巨富。用訪寫之永鎮山寺。相傳守護。達於貞觀十九年夏旱失火。延燒五十餘里。二十餘寺并此七藏並同煨燼。嗟乎回祿。事等建章。道俗悼傷深懷惻愴。初融住幽栖寺。去佛窟十五里。將事尋討。值執藏顯法師者稽留。日夕諮請經久許之。乃問融所學。并探材術。遂寄詩達情。方開藏給。於卽內外尋閱不謝昏曉。因循八年。抄略麤畢還隱幽栖。閉關自靜。房宇虛廓惟一坐敷。自餘蔓草苔莓擁結坐牀。塵高二寸。寒不加絮暑絕追涼。藉草思微用畢形有。然而吐言包富文藻綺錯。須便引用動若珠聯。無不對以宮商。玄儒兼冠。初出幽栖寺開講大集。言詞博遠道俗咸欣。永徽中。江寧令李修本。卽召僕射靜之猶子。生知信向崇重至乘。欽融嘉德。與諸士俗步往幽栖。請出州講。融不許。乃至三返方遂之。舊齒未之許。後銳所商榷。及登元座有光前傑。答對若雲雨。寫送等懸河。皆曰聞所未聞。可謂中興大法於斯人也。聽衆道俗三千餘人。講解大集。時稱榮觀。爾後乘茲雅聞相續法輪。邑野相趨庭宇充闔。時

有前修負氣望日盱衡。乍聞高價驚惶府俞。來至席端昌言徵責。融辭以寡薄不偶至人。隨問答遺。然猶謙挹告大衆曰。昔如來說法。其理猶存。人雖凡聖義無二準。何爲一時一席。受道之衆塵沙。今雖開演。領悟之賓絕滅。豈非如行如說心無累於八風。如說如行情有薄於三毒。不然。將何自拔耶。聞者撫心推測涯極。故使聽衆傾耳。莫不解形情醉。初武德七年。輔公託。跨有江表未從王政。王師薄伐吳越廓清。僧衆五千晏然安堵。左僕射房玄齡奏稱。入賊諸州僧尼極廣。可依關東舊格。州別一寺置三十人。餘者遣歸編戶。融不勝枉酷。入京陳理。御史韋挺。備覽表辭。文理卓明詞彩英贍。百有餘日韋挺經停。房公伏其高致固執前迷。告融云。非謂事理不無。但是曾經自奏。何勞法衣出俗。將可返道賓王。五品之位俯若拾遺。四千餘僧未勞傍及。融確乎不拔。知命運之有窮。旋於本邑。後方在度。又宏護之誠。喪形爲本。略出一兩示其化迹。永徽之中。睦州妖女陳碩眞。邪術惑人。傍誤良善。四方遠僧都會建業。州

縣搜討無一延之。融時居在幽巖室猶懸磬。寺衆貧煎相顧無聊。日漸來奔數出三百。舊侶將散新至無依。雖欲歸投計無所往。縣官下責不許停之。融乃告曰。諸來法侶無問舊新。山寺蕭條自足依庇。有無必失勿事羈離。望刹知歸退飛何往。並安伏業禍福同之。何以然耶。並是捨俗出家遠希正法。業命必然安能避也。近則五賊常逐。遠則三嶽恆纏。心無離於倒迷。事有障於塵境。斯爲巨蠹志異驅除。安得瑣瑣公途繫懷封著。並隨本志無得遠於幽林。融以僧衆口給日別經須。躬往丹陽四告士俗。聞者割減不爽所求。融報力輕強無辭擔負。一石八斗往送復來。日或一二莫有勞倦。百有餘日事方寧靜。山衆恬然無何而散。於時局情寡見者。被官考責窮刻妖徒。不能支任。或有自縊而死者。而融立志滔然風塵不涉。客主相顧諸會琴瑟。遂得釋然理通情洽。豈非命代開士難擁知人。寒木死灰英英閒出。寔斯人矣。時有高座寺亘法師。陳朝名德年過八十。金陵僧望法事攸屬。開悟當塗。融在幽栖聞風造往。以所疑義封而

問曰。經中明佛說法。言下受悟。無生論中。分別名句文相。不明獲益。法師受佛遺寄數轉法輪。如融之徒未聞靜惑。爲是機器覆塞。爲是陶化無緣。明昧迴違用增虛仰。必願開剖盤結。伏志遵承。巨良久憮然告曰。吾昔在前陳。年未冠肇。有確禪師。王臣歸敬登座控引。與子同之。吾何人哉。敢當遺寄。遂爾而散。融還建初寺潛結同倫。巨重其道志策杖往尋。旣達建初寺。有德善禪師者。名稱之士。喜巨遠來歡愉談謔。而善與融同寺初未齒之。巨曰。吾爲融來。忽輕東魯。乃召而問之令敍玄致。卽坐控學文理具揚。三百餘對言無浮采。於是二德嗟詠滿懷。仍於山寺爲立齋講。然融儀表瓌異相越常人。頭顱巨大五岳隆起。眉目長廣頰頰濃張。龜行鶴視。聲氣深遠如從地出。立雖等倫坐則超衆。衣服單素纔得充軀。肩肘絕綿動逾累紀。嘗有遺者返而還之。而心用柔輒慈悲爲懷。童稚之與耆艾。敬齊如一。屢經輕惱而情忘瑕不顧。曾有同友。聞人私憾加謗融身。詈以非類。乃就山說之。融曰。向之所傳總是風氣。出口卽

滅不可追尋。何爲負此虛談遠傳山藪。無住爲本願不干心。故其安忍刀劍情靈若此。或登座罵辱對衆誹毀。事等風行無思緣顧。而顏貌熙怡倍增悅懌。是知斥者故來呈拙。光飾融德者乎。傳者抑又聞之。昔如來說化。加謗沸騰。或殺身以來誚。或繫杆以生誹。滅迹內以死蟲。反說面欺大聖。斯徒衆矣。而佛府而隱之任其訕誹。及後過咎還露。或生投地穴。或死入泥犁。天人之所共輕。幽顯爲之悲慟。而如來光明益顯金德彌昌。垂範以示將來。布教陳於陸海。融嘗二十許載。備覽羣經。仰習正覺之威容。俯听喋喋之聲。說陀那之風。審七觸之安。有剎那之想。達四選之無停。固得體解時機。信五滓之交貿。覽其指要。聊一觀之都融。融實斯融。斯言得矣。

釋惠方。姓趙。冀州信都來強人。七八歲便思出俗。年九歲投蘇門淋落。泉寺居然靜志。衆侶怪其特高。遂授以九次十想。隨聞斂念。仍受此法。亟涉炎涼。隋文后崩。西京立寺。遠徵入住。厚禮供焉。而雅志不渝山林綏想。雖遇匠



石無緣運斤。舊所禪徒。虛懷鶴望。大業六年。辭還本寺。門侶雲結請道如山。隋季不靜。巖穴丘陵移居汲郡之隆善寺。及皇運大昌天下無事。又與門人修緝舊所。遂使松門石棟巖室風窗。並得經綸更新雲構。曾於廊下言及幽微。沙彌伏階密聽。空中聲曰。何忽沙彌在此伏聽。懼驚起。又被打擊。經宿乃甦。其感靈祥如此例也。以貞觀二十一年冬初。終於所止。春秋九十有三。初未終前忽有異香。縈於巖室氛氲三日。衆不測。恰終香歇。以其月十七日。葬州北十里圓岡之陽。

釋法嚮。姓李。揚州海陵葛岡人。形長八尺。儀貌魁傑眉目秀異。立性威嚴言不妄發。足下有黑子。圓淨分明。相者曰。長爲軍將。仍有重名於天下也。年十六辭親出家。卽事精苦與人卓異。尼嫗參禮未嘗與言。戒行清淨誦法華通。攝山栖霞寺恭禪師。住法後賢衆所歸依。承名延致。於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懺嚮依法行。三七專注大獲瑞應。知而不言。恭旣入京嚮還江北。海陵寧海

二縣。各延供養。隋末海陵大寧寺僧智喜。開房延入。於中靜坐。晝臥驚起曰。火發。喜四出顧視了無。嚮曰。吾患耳。妄聞耶。明日晝驚。如此三度。遂東還寧海。去後李子通賊。破縣燒寺。如所告焉。大蟲傷害日數十人。乃設禳災大齋。忽有一虎入堂。搏一人將去。嚮逐後喚住。何造次。今爲檀越設齋。可放此人。依言卽放。諸虎大集。以杖扣頭爲說法。於是相隨遠去。又欲往天台尋智者古迹。謂弟子曰。吾雖欲至天台而不達。在江南一山中。西北望見一城。及過至江陰縣。道俗留連。於縣東南山起寺。號曰定山。便經年稔。後天下漸安。又還海陵鹽亭。百姓留之。有小孤山出地百仞。四面無草木。於前立寺名爲正見處之。貞觀四年冬初。謂門人曰。吾與汝別。近夢惡將不起矣。遂臥二十日。忽起索湯。盥浴鬚髮自辰至酉。面西而終。年七十八。將終謂弟子曰。吾願以身施諸鳥獸。此無林木。食若不盡穢人眼目。可埋山西南。及依往埋。掘便值石。盤薄無由。又更試掘遂得一處。凹陷石上恰得容身。因厝中置塔其上。嚮

生常日投陀林野。馴伏猛獸。觀想西方口唱南無佛。不多說法。隨緣一兩句。有災祥者令避。託以夢想所見。貞觀二年。有常州人。往幽州見一女人。問海陵嚮禪師健不。又問識耶。答不識。女人以烏絲布頭巾用寄嚮師。此人遇患經年不至。嚮預知之。每歎息那不至耶。人至江陰附頭巾。與海陵人將至其處。乃令弟子逆之。恰至門首。相值以巾付還。嚮得巾執玩。咨嗟裂破付弟子。人得一片。有不得者。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私度。不出者斬。聞此咸畏。得頭巾者並依還俗。其不得者現今出家。其年大雪深數尺。告弟子曰。吾須新菜。弟子曰。雪深叵得。曰上山求之可有。如言上山數里。至一樹下皆是青菜。取之而返。預知皆如此也。

釋道信。姓司馬。未詳何人。初七歲時經事一師。戒行不純。信每陳諫。以不見從密懷齋檢。經於五載而師不知。又有一僧莫知何來。入舒州皖公山靜修禪業。聞而往赴便蒙授法。隨逐依學遂經十年。師往羅浮不許相逐。但於後住必

大宏益。國訪賢良許度出家。因此附名住吉州寺。被賊圍城七十餘日。城中乏水人皆困弊。信從外入井水還復。刺史叩頭。賊何時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令合城同時合聲。須臾外賊見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絕倫。思欲得見刺史。告曰。欲見大人可自入城。羣賊卽散。旣見平定欲往衡岳。路次江州。道俗留止廬山大林寺。雖經賊盜。又經十年。蘄州道俗請度江北黃梅縣衆造寺。依然山行。遂見雙峯有好泉石。卽住終志。當夜大有猛獸來繞。並爲授歸戒。授已令去。自入山來三十餘載。諸州學道無遠不至。刺史崔義玄。聞而就禮。臨終語弟子宏忍。可爲吾造塔。命將不久。又催急成。又問中未。答欲至中。衆人曰。和尚可不付囑耶。曰生來付囑不少。此語纔了奄爾便絕。於時山中五百餘人。並諸州道俗。忽見天地闇冥。遶住三里樹木葉白。房側梧桐樹曲枝向房。至今曲處皆枯。卽永徽二年閏九月四日也。春秋七十有二。至二年弟子宏忍等。至塔開看端坐如舊。卽移往本處。於今若存。

釋惠明。姓王。杭州人。少出家。遊道無定所。時越州敏法師。聚徒揚化遠近奔隨。明於法席二十五年。衆侶千僧解玄第一。持衣大布二十餘載。時共目之青布明也。翹勇果敢策勤無偶。後至蔣州巖禪師所。一經十年諮請禪法。在山禪念。經雪路塞七日不食。念言吾聞不食七日便死。今明知業也。若業自在可試知之。以繩自懸於高崖。怵怵如人割斷。因落崖底。如人擎置一無所損。復至荊州四望山頭陀。二虎交鬪自往分解。冬夏一服行止形俱。所去無戀。卽經所謂如鳥凌空。喻斯人矣。誦思益經依經作業。近龍朔年。從南山出至京遊觀。與其言論無得爲先。不久旋返云往江曲。依閑修道莫知定所。

此論元遺在二十卷內今竹堂校證合在此卷之後

論曰。經不云乎。禪智相遵念慧攸發。神遊覺觀惑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但由欲界亂善性極六天。色有定業。體封八地通爲世結。愛味不殊。莫非諦集重輕。故得報居苦樂。終是輪迴諸界。未曰決有超生。且據亂靜二緣。故略分斯



兩位。然則三乘賢聖。及以六邪諸道。將欲厭煩栖慮。莫不依乎初定。良以心殊羸妙慧開通局。遂有總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機。自釋教道東。心學唯渺。逮於晉世方聞睿公。故其序云。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法未傳。至於攝緣繫想。寄心無地。時翻大論有涉禪門。因以情求廣其行務。童壽宏其博施。乃爲出禪法要解等經。自斯厥後祖習逾繁。曇影道融。厲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心於江東。山栖結衆。則慧遠標宗。獨往孤征。則僧羣顯異。雖復攝心之傳時或漏言。而茂績芳儀更開正級。不可怪也。逮於梁祖廣闢定門。搜揚寓內。有心學者。總集揚都。校量深淺自爲部類。又於鍾陽上下雙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侶栖閑綜業。於時佛化雖隆。多遊辯慧。詞鋒所指波涌相凌。至於徵引蓋無所籌。可謂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心之實。信矣。或有問曰。大聖垂教正像爲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斯時。固絕條緒其次不倫。方稱末法。乃遵戒之行。斯爲極也。請爲陳之。因爲敘曰。原夫正像東設。被在機緣。至於務道無時不

契。然教中廣敘信法兩徒。誠由利鈍等機。所以就時分位。若能返源體道深厭諸有。學與佛世其德齊焉。故初千年爲正法也。卽謂會正成聖機悟不殊。第二千年依教修學。情投漸鈍會理叵階。攝靜住持微通性旨。然於慧釋未甚修明。相似道流爲像法也。第三千後末法初基。乃至萬年。定慧道離但宏世戒。威儀攝護相等禪蹤。而心用浮動全乖正受。故並目之爲末法也。善見所述法住萬年。護持紹世斯蹤可錄。若依摩耶。時度千年不修靜觀。非通論也。約相兩敘矛盾乖蹤。就緣判教各有其致。至如世情煩掉人顯鋒奇。纔數攝持皆耽昏漠。良由習熏旣遠宗匠難常。卽目易觀未遑誠教。善見萬載亦是明規。準法具修義無不獲。故論敘云。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五千年但遵戒法。前據道法。理觀住持。故云入聖。諒有從也。後在事亂。相法住持。何能入道。故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則世業難成。想寂離緣。則理自清顯。涅槃敘定。豈不然哉。故使聚落宴坐神仙致譏。空林睡臥羣聖同美。誠以託靜求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

故。得解脫也。成論明誥。斯可師之。世有定學妄傳風教。同纏俗染混輕儀迹。卽色明空。旣談之於心口。體亂爲靜。固形之於有累。神用沒於詞令。定相腐於臂吻。排小捨大獨建一家。攝濟住持居然乖僻。智論所敍前傳具彰。頃世已來宗斯者衆。豈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頓絕慮之鄉乎。所以託靜栖心。羣籍皆傳其靈異。處喧攝慮。今古未彰其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北獨盛僧稠。周氏關中尊登僧實。寶重之冠方駕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強禦。致令宣帝擔負傾府藏於雲門。冢宰降階展歸心於福寺。誠有圖矣。故使中原定苑剖開綱領。惟此二賢。接踵傳燈流化靡歇。而復委辭林野歸宴天門。斯則挾大隱之前蹤。捨無緣之高志耳。終復宅身龍岫。故是行藏有儀耶。屬有菩提達摩者。神化居宗闡導江洛。大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然而誦語難窮。厲精蓋少。審其慕則遣蕩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罪福之宗兩捨。詳夫真俗雙翼。空有二輪。帝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籌此。故絕言乎。然而觀彼兩宗。卽乘之

二軌也。稠懷念處清範可崇。磨法虛宗玄旨幽蹟。可崇則情事易顯。幽蹟則理性難通。所以物得其筌。初同披洗。至於心用壅滯。惟繁云之儔。差難述矣。義當經遠。陶冶方可會期。十住羅縠抑當其位。褊淺之識隨墮之流。朝入禪門夕宏其術。相與傳說謂各窮源。神道冥昧孰明通塞。是知慮之所及。智之所圖。無非妄境域心。斯是不能返照其識。浪執境緣。心靜波驚。多生定障。卽謂功用定力所知。外彰其說逞慢逞惑。此則未閑治障。我倒常行。他力所持宗爲正業。眞妄相迷卒難通曉。若知惟心妄境不結。返執前境非心所行。如此胥徒安可論道。有陳智瓘。師仰慧思。思實深解玄微。行德難測。瓘亦頗懷親定。聲聞於天。致使陳氏帝宗咸承歸戒。圖像營供逸聽南都。然而得在開宏失在對治。宗仰之最世莫有加。會謁衡岳方陳過隙。未及斷除遂終身世。隋祖創業偏宗定門。下詔述之。具廣如傳。京邑西南置禪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給。來儀名德咸悉暮年。有終世者無非坐化。具以聞奏。帝倍歸依二世續歷。又同置寺。

初雖詔募。終襍講徒。故無取矣。當朝智顗亦時禪望。鋒辯所指靡不倒戈。師匠天廷榮冠朝列。不可輕矣。至如慧超之捋虎鬚。道舜之觀牛影。智通之感奇相。僧定之制強賊。節操如鐵石。志槩等雲霄。備彰後傳。略爲盡美。又如慧瓚禪主。嘉尚頭陀行化晉趙。門庭擁盛。威儀所擬無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爲詣。故得理事符允有契常規。道有衰隆固爲時喪。致延帝里沒齒亡歸。頃有志超卽承瓚。匡讚之德乃跨先模。宏訓之規有淪其緒。故使超亡其風類矣。觀夫慧定兩級各程其器。皆同佛日無與抗衡。然於祥瑞重沓。預覲未然。卽世恬愉天仙叶衛。誠歸定學蓋難奪矣。頃世定士多削義門。隨聞道聽卽而依學。未曾思擇扈背了經。每緣極旨多虧聲望。吐言來詣往往繁焉。或復耽著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滅惑。肩頸掛珠。亂指而稱禪數。衲衣乞食。綜計以爲心道。又有倚託堂殿遠旋竭誠。邪仰安形苟在曲計。孰以爲是餘學並非。冰想鏗然我倒誰識。斯並戒見二取正使現行。封附不除用增愚魯。向若纔割世網始



預法門。博聽論經明閑慧戒。然後歸神攝慮。憑準聖言。動則隨戒策修。靜則不忘前智。固當人法兩鏡真俗四依。達智未知寧存妄識。如斯習定非智不禪。則衡嶺台崖扇其風也。復有相述同好聚結山門。持犯蒙然動掛形網。運斤揮刃無避種生。炊爨飲噉寧慚宿觸。或有立性剛猛志尙下流。善友莫尋正經罕讀。瞥聞一句卽謂司南。昌言五住久傾十地將滿。法性早見佛智已明。此並約境住心妄言澄淨。還緣心住附相轉心。不覺心移故懷虛託。生心念淨豈得會真。故經陳心相飄鼓不停。蛇舌燈燄住山流水。念念生滅變變常新。不識亂念翻懷見網。相命禪宗未閑禪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致使講徒例輕此類。故世諺曰。無知之叟。義指禪師。亂識之夫。共歸明德。返迷皆有大照。隨妄普翳真科。不思此言互談名實。考夫定慧之務。諒在觀門。諸論所陳良爲明證。通斯致也。則離亂定學之功。見惑慧明之業。若雙輪之迷涉。等真俗之同遊。所以思遠振於清風。稠實標於華望。貽厥後寄其源可尋。斯並古人之所同錄。豈虛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六

也哉。

高僧傳二集卷第二十六終

卷八／卷十三

二、宋高僧傳習禪篇

宋・贊寧等撰

高僧傳三集卷第八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敕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

正傳十五人  
附見三人

唐蘄州東山宏忍傳

釋宏忍。姓周氏。家寓淮左潯陽。一云黃梅人也。王父暨考。皆干名不利。賁於丘園。其母始娠移月。而光照庭室。終夕若晝。其生也灼爍如初。異香襲人。舉家欣駭。迨能言。辭氣與鄰兒弗類。既成童。絕其遊弄。厥父偏愛。因令誦書。無記應阻其宿熏。真心早萌。其成現。一旦出門。徙倚閒。如有所待。時東山信禪師邂逅至焉。問之曰。何姓名乎。對問朗暢。區別有歸。理逐言分。聲隨響答。信師熟視之。歎曰。此非凡童也。具體占之。止闕七大人之相。不及佛矣。苟預法流。二十年後必大作佛事。勝任荷寄。乃遣人隨其歸舍。具告所親。喻之出家。

父母欣然。乃曰。禪師佛法大龍。光被遠邇。緇門俊秀歸者如雲。豈伊小騃那堪擊訓。若垂虛受固無留恪。時年七歲也。至雙峯習乎僧業。不遑艱辛。夜則斂容而坐。恬澹自居。泊受形俱。戒檢精厲。信每以頓漸之旨。日省月試之。忍聞言察理。觸事忘情。瘧正受塵渴方飲水如也。信知其可教。悉以其道授之。復命建浮圖功畢。密付法衣以爲質。要將知齷雪山之肥膩。構作醍醐。食海底之金剛。棲傾巨樹。擁納之侶。廣至蟬聯。商人不入於化城。貧女大開於寶藏。入其趣者號東山法門歟。以高宗上元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告滅。報齡七十有四。是日氛霧冥暗。山石崩圯。門弟子神秀等。奉瘞全身於東山之岡也。初忍於咸亨初。命二三禪子。各言其志。神秀先出偈。惠能和焉。乃以法服付慧能。受衣化於韶陽。神秀傳法荆門洛下。南北之宗自茲始矣。又信禪師嘗於九江遙望雙峯。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開六岐。信謂忍曰。汝知之乎。曰師之法。旁出一枝。相踵六世。信甚然之。及法融化金陵牛頭山。貽厥孫謀。至於慧忠



凡六人。號牛頭六祖。此則四祖法又分枝矣。然融望忍則庶孽耳。安可匹嫡乎。開元中太子文學閭丘均爲塔碑焉。代宗敕諡大滿禪師。塔曰法雨也。蘄春自唐季割屬偏霸。暨開寶乙亥歲。王師平江南之前。忍肉身墮淚如血珠焉。僧徒不測。乃李氏國亡之應也。今每歲孟冬。州人隣邑奔集。作忌齋。猶成繁盛矣。其諱日將近。必雨霧陰慘。不然霰雪交霏。至日則晴朗焉。

唐韶州今南華寺慧能傳

釋慧能。姓盧氏。南海新興人也。其本世居范陽。厥考諱行瑫。武德中流於新州百姓。終於貶所。略述家系。避盧亭島夷之不敏也。貞觀十二年戊戌歲。生能也。純淑逗懷。惠性閒出。雖蠻風獠俗。漬染不深。而詭行△形。駸襍難測。父旣少失。母且寡居。家亦屢空業無腴產。能負薪矣。日售荷擔。偶聞酈肆間。誦金剛般若經。能凝神屬垣。遲遲不去。問曰。誰邊受學此經。曰。從蘄州黃梅馮茂山忍禪師勸持此法。云卽得見性成佛也。能聞是說。若渴夫之飲寒漿也。忙

歸備所須。留奉親老。咸亨中。往韶陽遇劉志略。略有姑無盡藏。恆讀涅槃經。能聽之。卽爲尼辨析中義。怪能不識文字。乃曰。諸佛理論。若取文字非佛意也。尼深歎服。號爲行者。有勸於寶林古寺修道。自謂已曰。本誓求師。而貪住寺。取乎道也。何異却行歸舍乎。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石窟。依附智遠禪師。侍座談玄。遠曰。行者迨非凡常之見龍。吾不知。吾不知之甚矣。勸往蘄春五祖所印證去。吾終於下風請教也。未幾造焉。忍師覩能氣貌不揚。試之曰。汝從何至。對曰。嶺表來參禮。唯求作佛。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曰。汝作何功德。曰。願竭力抱石而舂。供衆而已。如是勞乎。井曰。率淨人而在先。了彼死生。與涅槃而平等。忍雖均養。心何辨知。俾秀唱予。致能和汝。偈辭在壁。見解分歧。揭厲不同。淺深斯別。忍密以法衣寄託曰。古我先師。轉相付授。豈徒爾哉。嗚呼。後世受吾衣者。命若懸絲。小子識之。能計迴生地。隱於四會懷集之間。漸露鋒穎。就南海印宗法師涅槃盛集。論風旛之語。

印宗辭屈而神伏。乃爲其削椎髻。於法性寺智光律師邊受滿分戒。所登之壇。及南宋朝求那跋摩三藏之所築也。跋摩已登果位。懸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於斯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畔。手植菩提樹。謂衆曰。種此後一百二十年。有開士於其下說無上乘。慶無量衆。至是能爰宅於茲。果於樹陰。開東山法門。皆符前讖也。上元中。正演暢宗風。慘然不悅。大衆問曰。胡無情緒耶。曰。遷流不息。生滅無常。吾師今歸寂矣。凶訃至而信。乃移住寶林寺焉。時刺史韋據。命出大梵寺。苦辭入雙峯曹侯溪矣。大龍倏起。飛雨澤以均施。品物攸滋。遂根莖而受益。五納之客擁塞於門。四部之賓圍繞其座。時宣祕偈。或舉契經。一切普熏咸聞象藏。一時登富悉握蛇珠。皆由徑途盡歸圓極。所以天下言禪道者。以曹溪爲口實矣。泊乎九重下聽萬里懸心。思布露而奉迎。欲歸依而適願。武太后。孝和皇帝。咸降璽書詔赴京闕。蓋神秀禪師之奏舉也。續遣中官薛簡往詔。復謝病不起。子牟之心敢忘鳳闕。遠公之足不過虎溪。固以此辭

非邀君也。遂賜摩納袈裟一緣。鉢一口。編珠織成經巾。綠質紅暈花綿巾。絹五百匹。充供養云。又捨新興舊宅爲國恩寺焉。神龍三年。敕韶州可修能所居寺。佛殿并方丈。務從嚴飾。賜改額曰。法泉也。延和元年七月。命弟子於國恩寺。建浮圖一所。促令速就。以先天二年八月三日俄然示疾。異香滿室。白虹屬地。飯食訖。沐浴更衣。彈指不絕。氣微目瞑。全身永謝。爾時山石傾墮。川源息枯。鳥連韻以哀啼。猿斷腸而叫咽。或唱言曰。世閒眼滅吾疇依乎。春秋七十六矣。以其年十一月。遷座於曹溪之原也。弟子神會。若顏子之於孔門也。勤勤付囑。語在會傳。會於洛陽荷澤寺。崇樹能之眞堂。兵部侍郎宋鼎爲碑焉。會序宗脈。從如來下西域諸祖外。震旦凡六祖。盡圖續其影。太尉房琯作六葉圖序。又以能端形不散。如入禪定。後加漆布矣。復次蜀僧方辯。塑小樣。眞肖同疇。昔能曾言。吾滅後。有善心男子。必取吾元。汝曹勿怪。或憶是言。加鐵環纏頸焉。開元十一年。果有汝州人。受新羅客購。潛施刃其元。欲函歸海東供養。有聞

擊鐵聲而擣之。其塔下。葆藏屈匄布鬱多羅僧。其色青黑。碧縑複袷。非人間所有物也。屢經盜去。迷倒却行而還。褫之。至德中。神會遣弟子進平。送牙養和一柄。朝達名公所重。有若宋之間謁能著長篇。有若張燕公說。寄香十斤并詩。附武平一至。詩云。大師捐世去。空留法身在。願寄無礙香。隨心到南海。武公因門人懷讓鑄巨鐘。爲撰銘讚。宋之間書。次廣州節度宋璟來禮其塔。問弟子令韜無生法忍義。宋公聞法歡喜。向塔乞示徵祥。須臾微風漸起異香裊人。陰雨霏霏。只周一寺耳。稍多奇瑞。追繁不錄。後肅宗下詔能弟子令韜。韜稱疾不赴。遣明象齋傳法衣鉢進呈畢。給還。憲宗皇帝追諡曰。大鑒。塔曰元和正眞也。迨夫唐季劉氏稱制番禺。每遇上元燒燈。迎眞身入城爲民祈福。大宋平南海。後韶州盜周思瓊叛掠盡焚其寺。塔將延燎。平時肉身非數夫莫舉。煙燄向逼。二僧對昇。輕如夾紵像焉。太平興國三年。今上敕重建塔。改爲南華寺矣。



系曰。五祖自何而識一介白衣。便付衣耶。通曰。一言知心。更無疑貳。況復記心輪閒如指之掌。忍師施一味法。何以在家受衣鉢乎。秀師則否。通曰。是法寧選緇白。得者則傳。周封諸侯。乃分分器。同姓異姓別也。以祖師甄別精麤。以衣爲信。譬如三力士射堅洛叉。一摩健那。射則中而不破。二鉢羅塞建提。破而不度。三那羅延箭度而復穿餘物也。非堅洛叉有强弱。但由射勢力不同耳。南能可謂那羅延射。而獲賞焉。信衣至能不傳。莫同夏禹之家天下乎。通曰。忍言受傳衣者。命若懸絲。如是忍之意也。又會也。稟祖法則有餘。行化行則不足。故後致均部之流。方驗能師之先覺。不傳無私恪之咎矣。故曰。知人則哲也吁。

唐荊州當陽山度門寺神秀傳

釋神秀。俗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少覽經史。博綜多聞。旣而奮志出塵。鬚染受法。後遇蘄州雙峯東山寺。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眞吾師也。

。決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昔魏末有天竺沙門達磨者。得禪宗妙法。自釋迦佛相傳。授以衣鉢爲記。世相傳付。航海而來。梁武帝問以有爲之事。達磨貴傳逕門心要。機教相乖。若水投石。乃之魏。隱於嵩丘少林寺尋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見之。門徒發其冢。但有衣履而已。以法付慧可。可付粲。粲付道信。信付忍。忍與信俱住東山。故謂其法爲東山法門。秀旣事忍。忍默識之深加器重。謂人曰。吾度人多矣。至於懸解圓照。無先汝者。忍於上元中卒。秀乃往江陵當陽山居焉。四海緇徒嚮風而靡。道譽馨香普蒙熏灼。則天太后聞之。召赴都。肩輿上殿。親加跪禮。內道場豐其供施。時時問道。敕於昔住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已下。京邑士庶競至禮謁。望塵拜伏日有萬計。洎中宗孝和帝卽位。尤加寵重。中書令張說。嘗問法執弟子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厖眉秀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秀同學能禪師與之德行相埒。互得發揚。無私於道也。嘗奏天后。請追能赴都。能懇而固辭。秀又自作尺牘序

帝意徵之。終不能起。謂使者曰。吾形不揚。北土之人見斯短陋。或不重法。又先師記吾以嶺南有緣。且不可違也。了不度大庾嶺而終。天下散傳其道。謂秀宗爲北。能宗爲南。南北二宗名從此起。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葬。詔賜諡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邸造報恩寺。岐王範。燕國公張說。徵士盧鴻。各爲碑誄。服師喪者。名士達官不可勝紀。門人普寂義福並爲朝野所重。蓋宗先師之道也。

系曰。夫甘苦相傾。氣味殊致。甘不勝苦則純苦乘時。苦不勝甘則純甘用事。如是則爲藥治病偏重必離也。昔者達磨沒而微言絕。五祖喪而大義乖。秀也拂拭以明心。能也俱非而唱道。及乎流化北方。尙修練之勤。從是分岐南服。興頓門之說。由茲荷澤行於中土。以頓門隔修練之煩。未移磐石。將絃促象韋之音。空費躁心。致令各親其親。同黨其黨。故有盧突之彈奏。神會之徙遷。伊蓋施療專其一味之咎也。遂見甘苦相傾之驗矣。理病未效。乖競先成。祇宜爲

法重人。何至因人損法。二弟子濯擊師足。洗垢未遑。折脛斯見。其是之喻歟。

唐袁州蒙山慧明傳

釋慧明。姓陳氏。鄱陽人也。本陳宣帝之孫。國亡散爲編氓矣。明少出家於永昌寺。懷道頗切。扣雙峯之法。高宗之世。依忍禪師法席。極意研尋。初無證悟。若喪家之犬焉。忽聞五祖密付衣鉢與盧居士。率同意數十許人躡迹急追。至大庾嶺。明最先見。餘輩未及能。祖見已。便擲袈裟。明日我來爲法。非望衣鉢也。時能祖便於嶺首。一向指訂。明皆洞達。悲喜交至。問能曰。某宜何往。能記之曰。遇蒙當居。逢袁可止。明再拜而去。便更其名。以舊云道明也。下嶺給諸僧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跡。僧卽退轉。一說居士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爲信豈可力爭耶。任君拈去。明遂三掀如負鈞石。而無舉分。拱立捨旃。則咸亨四年也。以明未捨家。曾署諸衛。故有將軍之號矣。宜春太守秦瑑奏謚號焉。

唐洛京荷澤寺神會傳

釋神會。姓高襄陽人也。年方幼學。厥性惇明。從師傳授五經。克通幽蹟。次尋莊老。靈府廓然。覽後漢書知浮圖之說。由是於釋教留神。乃無仕進之意。辭親投本府國昌寺顯元法師下出家。其諷誦羣經。易同反掌。全大律儀。匪貪講貫。聞嶺表曹侯溪慧能禪師盛揚法道。學者駿奔。乃數善財南方參問。袈裟裹足。以千里爲跬步之閒耳。及見。能問會曰從何所來。荅曰。無所從來。能曰。汝不歸去。荅曰。一無所歸。能曰。汝太茫茫。荅曰。身緣在路。能曰。由自未到。荅曰。今已得到。且無滯留。居曹溪數載。後徧尋名跡。開元八年敕配住南陽龍興寺。續於洛陽大行禪法。聲彩發揮。先是兩京之閒。皆宗神秀。若不泚之魚鮪附沼龍也。從見會明心六祖之風。蕩其漸修之道矣。南北二宗時始判焉。致普寂之門。盈而後虛。天寶中。御史盧奕。阿比於寂。誣奏會聚徒疑萌不利。玄宗召赴京時。駕幸昭應湯池。得對言理允愜。敕移往均部。二年敕徙荊州開元寺般若院住焉。十四年范陽安祿山舉兵內向。兩京版蕩。駕幸巴蜀。副元帥郭



子儀率兵平殄。然於飛輓索然。用右僕射裴冕權計。大府各置戒壇度僧。僧稅緡謂之香水錢。聚是以助軍須。初洛都先陷。會越在草莽。時盧奕爲賊所戮。羣議乃請會主其壇度。於時寺宇宮觀鞠爲灰燼。乃權創一院。悉資苦蓋。而中築方壇。所獲財帛。頓支軍費。代宗郭子儀收復兩京。會之濟用。頗有力焉。肅宗皇帝詔入內供養。敕將作大匠併功齊力。爲造禪宇於荷澤寺中是也。會之敷演顯發能祖之宗風。使秀之門寂寞矣。上元元年囑別門人避座望空頂禮。歸方丈。其夜示滅受生九十三歲矣。卽建午月十三日也。遷塔於洛陽寶應寺。敕諡大師曰。眞宗。塔號般若焉。

系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者。貴其漸也。會師自南徂北。行曹溪之法。洛中彌盛。如能不自異。外護已成。則可矣。況乎旁無力輪。人之多僻。欲無放逐。其可得乎。或曰。其過不多。何遽是乎。通曰。犯時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適。過不在深。後之觀此。急知時事歟。是以佛萬劫學化行者。知化

行難耳。無令固已而損法。慎之哉。

唐潤州竹林寺曇瑾傳

釋曇瑾。俗姓顧氏。吳郡人也。肇國著姓。其來彌光。丞相有佐命之勳。尚書有挺濟之譽。衣冠鼎胄。太嶽峻岱峯之高。令問徽猷。江漢爲南國之紀。星象降精。靈祇效祉。德備胎教。香符夢徵。玄珪應上聖之祥。神寶蓄河汾之氣。特受異準。生而不凡。襁褓之日。而童蒙來求。佩觿之時。而忘身殉道。和敏而純素。溫恭而克明。神器夙昭。清風漸扇。遂勉節出塵。栖心物表。金經祕藏。一日萬言。不逾歲敍而大經淹通。遂於晚年緬懷宗匠。始事牛頭山融大師。融醅懿環雄。東夏之達磨歟。梵幢寶柱。大海津梁。目以上根。乃誨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鳩毒。受想是至人之阨穽。致遠多泥子不務乎。瑾默而審之。直轡獨上。食甘露味。飲蒲萄漿猶金翅不食異類。帝釋無共鬼居。廼晦迹鍾山。斷其漏習。養金剛定。趣大能位。納衣空林多歷年所。時淮南導首廣陵覺禪師。江左名德。建

業如法師咸杖錫方來。降心義體。握珠懷寶。虛往實歸。則天皇母臨朝。龔行佛事。高其道業。周勤詔書。時棲霞約法師。梵門之秀傑。躬以敦勸朝天。抗詔皇明。恐未然也。璿曰。岐伯辭帝舜之師。干木謝文侯之命。玄暢以善論而抗宋主。惠遠不下山而傲齊后。彼何人哉。由是遁北鼻。踰東岡。考槃雲冥。後止於竹林之隩。葺宇簋缶而告老焉。旣而紹列聖之鴻徽。繼前賢之能事。翼亮皇梵。保寧天人。俄端然入定。七日而滅。春秋六十二。是歲天授三年二月六日也。翌日依天竺法火化遺骸。收灰建塔。士庶含酸。悉皆號慟。門弟子僧感僧顥等。刻石紀事。奉全師禮。正議大夫使持節潤州刺史汝南郡昇。嚮風遐想悅而久之。褒德尙賢。贊成厥美焉。

唐金陵延祚寺法持傳

釋法持。俗姓張氏。潤州江寧人也。儀貌邕肅。膚體至潤。幼而弄俗。長事明師。天機內發。識浪外澄。年十三聞黃梅忍大師。特往禮謁。蒙示法要領解幽玄。

後歸青山。重事方禪師更明宗極。命其入室傳燈繼明。紹迹山門。大宣道化。方既出山。凡是學衆。咸悉從其咨稟心要。聲價騰遠海內聞知。數年之中。四部依慕。時黃梅謝緣去世。謂弟子玄蹟曰。後傳吾法者。可有十人。金陵法持卽其一也。是知兩處禪宗。重代相襲。後以法眼付門人智威。長安二年九月五日。終於延祚寺。遺囑令露骸松下。飼諸禽獸。令得飲食血肉者。發菩提心。其日空中有神旛數首。從西而來。遶山數轉。衆人咸見。先居幽棲故院。竹林變白。報齡六十有八矣。

### 唐越州雲門寺道亮傳

釋道亮。姓朱氏。越州人也。厥考前刺會稽郡。亮年八歲出家。極通經業。受具後。學河中三論。復講涅槃經。尋入深谷。破衣覆形。蔬食資命。不交俗務。直守童眞。神龍元年。孝和皇帝詔亮與法席宗師十人。入長樂大內。坐夏安居。時帝命受菩薩戒。睿宗及妃后送異錦袈氍席。二年詔於西園問道。朝廷欽貴。

大都督李孝逸。工部尙書張錫。國子監周業崔融。祕書監賀知章。睦州刺史康諲。同心慕仰。請問禪心。多結師資。或傳香火。卒年八十二。門人慧遠等建塔。萬齊融爲銘紀述。

唐荊州碧澗寺道俊傳

釋道俊。江陵人也。住枝江碧澗精舍。修東山無生法門。卽信忍二祖。號其所以化之法也。勤潔苦行。跡不出寺。經四十餘載。室邇人遠。莫敢請謁者。唯事杜默。如是聲聞于天。天后中宗二朝。崇重高行之僧。俊同恆景。應詔入內供養。至景龍中求還故鄉。帝賜御製詩。并契景同歸枝江。卒於本寺焉。

唐温州龍興寺玄覺傳

釋玄覺。字明道。俗姓戴氏。漢末祖侃公第五燕公九代孫。諱烈。渡江乃爲永嘉人也。總角出家。韶年鬚髮。心源本淨。智印全文。測不可思。解甚深義。我與無我恆常固知。空與不空具足皆見。旣離四病。亦服三衣。德水沐其身所以



清淨。良藥治其眼所以光明。兄宣法師者。亦名僧也。并猶子二人。並預繼伍。覺本住龍興寺。一門歸信連影精勤。定根確乎不移。疑樹忽焉自壞。都捐我相。不污客塵。觀其寺旁別有勝境。遂於巖下自構禪庵。滄海盪其胷。青山拱其背。蓬萊僊客歲月往還。華蓋煙雲晨昏交集。粵若功德成就佛寶鬱興。神鐘震來妙屋化出。覺居其閒也。絲不以衣。耕不以食。豈伊莊子大布爲裳。自有阿難甘露作飯。覺以獨學孤陋。三人有師。與東陽策禪師肩隨。遊方詢道。謁韶陽能禪師而得旨焉。或曰。覺振錫遶庵荅對。語在別錄。至若神秀門庭。遐征問法。然終得心於曹溪耳。既決所疑能留一宿。號曰一宿覺。猶半徧清也。以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於龍興別院端坐入定。怡然不動。僧侶悲號。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殯於西山之陽。春秋四十九。初覺未亡前。禁足於西巖。望所住寺喟然歎曰。人物駢闐。花輦蓊蔚。何用之爲。其門人吳興興師。新羅國宣師。數人同聞。皆莫測之。尋而述之曰。昔有一禪師。將諸弟子遊賞之次。遠望一山忽

而唱曰。人物多矣。弟子亦不測。後匪久此。師捨壽。殯所望地也。西山去寺里有餘程。送殯繁擁。人物沸騰。其感動也若此。又未終前有舒鴈千餘飛於寺西。侍人曰。此將何來。空中有聲云。爲師墓所。故從海出也。弟子惠操惠特等慈玄寂皆傳師之法。爲時所推。後李北海邕爲守括州。遂列覺行錄爲碑。號神道焉。覺唱道著明。修證悟入。慶州刺史魏靖都緝綴之。號永嘉集是也。初覺與左溪朗公爲道契。朗貽書招覺山棲。覺由是念朗之滯見於山。拘情於講。迴書激勸。其辭婉靡。其理明白。俾其山世一如。喧靜互用。趣入之意暗詮於是。達者達之。終敕諡號無相。塔曰淨光焉。

唐金陵天保寺智威傳

淨本

釋智威。俗姓陳氏。江寧人也。住近青山。地盤嘉氣。善符宿瑞。維嶽降神。爰在童年器殊衆識。至於戲弄曾不染俗。性惡浮飾。人皆異焉。無何一朝忽失其所。父母莫知攸往。乃徧歷諸寺尋訪之。威已依天保寺統法師。誦大乘經早數

百紙。聰敏超倫衆咸歎服。年二十遇恩鬢落。隸名於幽巖寺。因從持禪師諮請禪法。妙達深理繼踵前修。旣獲髻珠淡然閑放。形容溫潤面如滿月。言辭清雅慧德蘭芳。望重一期聲聞遠近。江左定學往往造焉。其中頓悟心源卽慧思禪師。乃命嗣山門。盛傳道化。威自出止延祚寺。說法利人。廣施饒益。以開元十年二月十八日。終於住寺。遺囑林中飼鳥獸。弟子玄挺等。依言奉行。春秋七十七。威一時夜行頭陀。將值天曉。有三虎遇之。威截路中過。了無怖色。虎隨至山門。四顧而去。每有二兔一犬。庭際遊戲。各無閒畏。蓋大悲平等。物我一均。故其然也。次司空山釋本淨。姓張氏東平人也。少入空門。高其節操。遊方見曹溪六祖。決了疑滯。開元初於南嶽司空山閑放自處。人不我知。蔽僞之故也。天寶中因楊庭光采藥邂逅相逢。論道終日。迴奏詔赴京於白蓮華亭安置。帝知佛法幽深。孰堪商擢。敕召太平寺遠法師。及兩街三學碩德。發問鋒起。若百矢之逐一免焉。淨舉措容與四面枝梧。譬墨翟之解九攻機械矣。旣而辯

若建瓴。訓抗之餘。乃引了義教授證。復說伽陀一無留滯。皇情懌悅。觀者歎嗟。以上元二年五月五日歸寂。壽齡九十五。敕諡大曉禪師。亦帶所居爲名。曰司空山禪師也。

唐睦州龍興寺慧朗傳

公辯

釋慧朗。新定遂安人也。年二十有二。於衢州北山。遇南宗頓教之首。將請爲師。乃逆相謂曰。汝久積淨業。吾非汝師。可往天台當逢哲匠。至剡溪石城寺。見一禪翁。莫知其來。鶴髮冰膚。目如流電。聲含鐘律。神合太虛。乃問朗曰。子將何之。荅曰。欲往天台求佛大法。因同行十數里。憩林樹下。而指訓之曰。法常寂然。彼亦如也。何必隨遠。當化有緣。宜歸本生度。無量衆。言畢。求之無方。豁然本心。悟佛知見。林棲谷飲。凡經數載。乃卻歸故邑慧安寺。淨名白衣服。非法服。純陀工巧。心如佛心。驪珠尙潛。師子未吼。弱喪之終。涉川迷津。一日秦望山林嶺振動。俄有大龜呈質。咸相謂言。此何祥也。尋有禪僧曰。辯自會稽雲門而來。

身長八尺四寸。高鼻大目。晴光射人。明大品思益維摩等經。兼博通諸論。衆曰。神僧也。大龜應乎此也。朗祕菩薩行。請之爲師。辯徵維摩經義。荅曰。如日照螢火海。沃牛跡耳。辯公深器之曰。眞淨名也。景龍中。鄉人吳川縣尉余少興。宗黨新昌縣令余仁等十數家。咸共宗事。遞請降臨。一夕忽覩神光從頂而出。旁燭山川盈十數里。含情之類罔不歸依。辯公加師資之禮。由茲反拜。請朗登座。乃先示法身徧同羣有。次明徧化一切皆如。道俗欣然而各歎曰。昔山之震動龜之數祥。非辯公之應明矣。至是四方學禪觀者臻萃。開元四年本州牧李思絢。於龍山之陽建伽藍。延以居之。方大設戒壇。廣邀律德。有光州岸公會稽超公而爲上首。旣而發希有心受具足戒。珠圓月滿內外俱明。徧臨壇爲戒師。旋請益爲學士。衆情加重。道在益尊。七年刺史韋利器深心歸向。八年歙州長史許思恭請往治所。朗升法座。無何熊伏於前。聞鐘而來。衆散而去。時皆驚懼。虞其搏攫。原其有聽法之心耳。其馴猛獸也若此。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



告門人曰。吾將去矣。吾三生此州。今一生矣。言訖儼然而寂。春秋六十四。稟遺命荼毗建塔。學者既多穎脫。則開元寺道飲慧祐道禪。龍興寺辯海寧國寺進玉越州寶林寺有沛遠整杭州竹林寺一行等。並傳朗之法。相繼若瓜瓞然。至大歷十二年。新定太守蕭定述碑。司馬劉長卿書。刺史李揆篆額。所謂俱是名公。盛誇全美有矣。

唐鄆州安國院巨方傳

封智

釋巨方。姓曹氏。安陸人也。弱齡幹節立身。從師稟業。於州治明福院朗禪師。而聽誦法華維摩二經。功畢受具。講述南宗論數席。卽拂衣而起。禪會必參。後造北宗秀公所。銳精稽考。一見默許之。秀問曰。白雲散處加何。曰不昧也。又問到此閒後如何。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領之。數載之間。入室侍對。庶幾眞道罕有倫儼。乃辭觀方。至上黨寒嶺而居。積稔之間。學徒數百。求請無阻。凡所提唱。眞妄同源。遲速異劑。得心助道在乎修治。大較如此。鄆帥吳文渙

侍中。欽慕其風。遣使請歸府。建安國院。傳法化徒。尙祖風者。不離於席。頓悟多矣。郛帥問曰。今日後如何。荅云。地布金沙。人安寶刹。吳帥信伏。因茲一府軍民咸加宗仰。吳氏家無少長。重若神明。檀施豐厚。方後於五臺山道化涉二十餘載。入滅時告衆曰。吾齒盡於此矣。言訖長逝。春秋八十一。以開元十五年九月三日全身入塔云。次河中府安國院釋智封。姓吳氏。懷安人也。中年學道勵操謹躬。行頭陀之行。卯食之後。水漿不度齒焉。於本州清靜寺恆法師下落髮受具。綜習唯識論。或人所詰。責之以滯於名相。憤發罷講遊行。登武當山見秀師。會疑冰解泮思養聖胎。倏辭出蒲津安峯山。禁足十年。木食澗飲。屬州牧衛文昇請歸城內建新安國院居之。因茲奔走毳衣蔚然繁盛。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對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喻旨。拱揖而退。少選開曉充詘於懷。封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儉薄不充。得其道者不可勝紀。入滅後。門人於州北三十步建塔焉。

唐郢州大佛山香育傳

釋香育。姓李氏。濟陰人也。父爲兗州掾。育有道性。常研習莊老。根器奮發。俄於釋典留神。決捐俗態。趨滄州安定寺智元律師所。乞求削染滿足戒後。精力律學。垂欲卒業。一旦辭師觀遊聖跡。陟天台。登南嶽。或入巖阿。或棲樹下。未至五臺。後參預秀師盛化。夙心相契。擊節希聲。秀問之。育荅。密若隱書。一皆開釋。秀默異之。在藁衆閒多歷年所。洞徹心源。則辭秀去。入富水大佛山。勁節安禪。卯前一食。州將韓閏篤欽其道。堅召出山。育稱疾而已。因是黑白之衆。渴仰歸依。韓使君輜軍繼運。供施交駢。樹造法堂。嚴飾奇麗。時來問道。韓侯問佛法已後事如何。荅云。如同太虛委在有力。韓侯欽尙。徒衆常有千計。賢不肖駁襍而居。往往聞有不測之僧。預其聽受焉。一旦說法次。告衆曰。善哉。是會遭遇者艱。須決所疑。無遣虛度。命水滌盥端坐而化。春秋七十有三矣。

唐兗州東嶽降魔藏師傳

釋藏師。姓王氏。趙郡人也。父爲亳州掾。稚齒尋師居然慕法。而性好獨處。譙多厲鬼持魅於人。藏七歲。隻影閑房孤形迴野。嘗無少畏。至年長彌見挺拔。故號降魔藏歟。請列青衿於廣福院明讚禪師。師意其法器。乃發擿之。謦對辯給。荅出問表。因留執事服勤受法。俾誦法華踰月徹部。登卽鬚落。受具習律焉。次講南宗論。大機將發。俄投塵尾。九州靈跡罕不登升。後往遇北宗鼎盛。便誓依棲。秀問曰。汝名降魔。我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曰。有佛有魔。秀云。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也。曰。是佛亦空。何不思議之有。時衆莫不異而欽之。先是秀師懸記之。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尋入泰山。數年學者臻萃。供億克周。爲金輿谷朗公行化之亞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正是其時。言訖而終。春秋九十一矣。

高僧傳三集卷第八終

音釋

高僧傳三集卷第八

邂迺

邂胡懈切迺胡構切  
邂迺不期而會也

駭

五駭切  
癡也

逌

胡玩切  
逃也

齧

下沒切  
齧也

齧

苦隕切  
齧也

霰

先見切雨  
雪襍下也

瑫

他牢切  
瑫也

獠

盧皓切西南  
夷謂之獠

暈

王問切  
暈也

琯

古滿切  
琯也

屈眴

梵語也此云大細布  
屈曲勿切眴輸閏切

縑

古廉切  
絲縑也

袷

古洽切  
袷也

褊

直爾切  
褊也

熯

必堯切  
火飛貌

紵

直呂切  
紵也

彪

莫江切  
彪也

脛

胡定切  
腳脛也

眈

眉庚切  
眈也

跬

丘癸切  
半步也

淦

式荏切  
淦也

切閃

鮐

羽鬼切  
鮐也

輓

武遠切  
引車也

緡

彌鄰切  
錢貫也

苦

舒臆切  
茅覆也

瓘

七罪切  
瓘也

襁

居兩切負  
兒衣也

殉

松閏切  
從也

鳩

直禁切  
毒鳥也

羿

疾郢切  
羿也

簋

古美切黍  
稷方器也

缶

方久切  
瓦器也

頽

規倫切  
頽也

躔

於鬼切  
躔也

擢

正作擢訖岳切  
擢而引之也

建

建紀偃切翻水也飯  
郎丁切盛水瓶也

瓠

去制切  
息也

絢

黠縣切  
絢也

歛

失涉切  
歛也

汜

音似濛汜  
日入處也

輜

側持切載  
重物車也

盥

古玩切  
盥也

切澡

皤

合老切少  
皤西方已



# 高僧傳三集卷第九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敕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

正傳十四人  
附見四人

唐京兆慈恩寺義福傳

行思

釋義福。姓姜氏。潞州銅鞮人也。幼慕空門。忝累世務。初止藍田化感寺。處方丈之室。凡二十餘年。未嘗出房宇之外。後隸京師慈恩寺。道望高峙。傾動物心。開元十一年。從駕往東都。經蒲虢二州。刺史及官吏士女。皆齎旛花迎之。所在途路充塞。拜禮紛紛。瞻望無厭。以二十年卒。有制謚號曰。大智禪師。葬於伊闕之北。送葬者數萬人。中書侍郎嚴挺之。躬行喪服若弟子焉。又撰碑文。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無以加者。而未嘗聚徒開法也。泊乎普寂。始於都城傳教二十餘載。人皆仰之。初福往東洛。召其徒戒其終期。兵

部侍郎張均太尉房瑋禮部侍郎韋陟常所信重。是日皆預造焉。福乃升堂爲門人演說。且曰。吾沒日矣。當爲此決別耳。久之張謂房曰。某夙歲餌金丹。未嘗臨喪。言訖張遂潛去。福忽謂房曰。與張公遊有年矣。張公將有非常之咎。名節皆虧。向來若終此法會。足以免禍。惜哉。乃提房手曰。必爲中興名臣。其勉之。言訖而終。後張均陷賊庭也。受其僞官。而房翼戴兩朝。畢立大節。皆終福之言矣。又釋行思。姓劉氏廬陵人也。濡潤厥躬貞諒其性。出塵之後納戒已還。破觚求圓斲雕爲朴。厥志天然也。往韶陽見大鑒禪師。一言蔽斷猶擊蒙焉。旣了本心地祇送告。還復吉州闡化。四方禪客繁擁其堂。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入滅。於本生地。敕諡大師。號曰洪濟。塔曰歸真。其塔會昌中例從埋毀。後法嗣者。重崇樹之。

唐京師興唐寺普寂傳

釋普寂。姓馮氏。蒲州河東人也。年纔稚弱。率性軒昂。離俗升壇循於經律。臨

文攜義迥異恆流。初聞神秀在荊州玉泉寺。秀乃往師事。凡六年。神秀奇之。盡以其道授焉。久視中則天召神秀。至東都論道。因薦寂。乃度爲僧。及秀之卒。天下好釋氏者。咸師事之。中宗聞秀高年。特下制。令普寂代本師統其法衆。開元二十三年。敕普寂於都城居止。時王公大人競來禮謁。寂嚴重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重之。二十七年終於上都興唐寺。年八十九。時都城士庶。謁者皆制弟子之服。有制賜諡。曰大慧禪師。及葬。河南尹裴寬。及其妻子。並縗麻列於門徒之次。傾城哭送。閭里爲之空焉。裴尹之重寂職有由矣。寂之闡化神異頗多。裴皆目擊。又得心印歸向越深。時多譏訕。裴日夕造謁。執弟子禮曾無差脫。一日詣寂。寂懸知弟子一行之亡。及寂之終滅。裴之悲慟若喪所親。縗經徒步出城。妻子同爾。搢紳之譏生於是矣。系曰。人之情也。有愛惡焉。愛之者不見可惡。惡之者不見可愛矣。夫萬物紛綸任其愛惡。折中之道可愛而不可惡。愛之者君子也。惡之者小人也。愛之不

以道。則君子之病矣。裴尹冠裳在御。職事在躬。不避密行顯掇時謗。宜哉。譬諸僧耽俗務。胡不捨袈裟而衣逢掖乎。若實得道後。終期脫屣。有何不可耶。寬不抽簪。何悖禮於丘之門歟。寬若行方外之道。復何誅焉。達人大觀物無不可矣。

唐南嶽觀音臺懷讓傳

釋懷讓。俗姓杜。金州安康人也。始年十歲。雅好佛書。炳然殊姿特有靈表。識者占是出家相。非染俗貴。人寶來瑞。國慶無疆。方之麟鳳龜龍無萬數也。天地無全功。氣序有盈虛。綱維缺壞。補塞不足。皆冥維密祐。惟應度者乃燭厥理。非庸庸所知也。弱冠詣荆南玉泉寺事恆景律師。便髻髮受具。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經之所謂出四衢道。露地而坐也。時坦禪師乃勸讓往嵩丘觀安公。安啓發之。因入曹侯溪觀能公。能公怡然無馨無臭。洪波泛臻大壑之廣乎。韶濩合奏大樂之和乎。讓之深入寂定。住無動道場爲

若此也。能公大事緣畢。讓乃躋衡嶽。止於觀音臺。時有僧玄至拘刑獄。舉念願讓師救護。讓早知而勉之。其僧脫難。云是救苦觀音。得斯號也。亦由此焉。化緣斯盡。傳法弟子曰道峻。曰道一。皆升堂觀奧也。其後一公振法鼓於洪州。其門弟子曰惟寬懷暉道一。大緣將訖。謂寬等曰。吾師之道存乎妙者也。無待而常。不住而至。能事集矣。金口所生。從法而化。於我爲子。及汝爲孫。一燈所傳。何有盡者。讓以儀鳳二年生。至天寶三載八月十日終於衡嶽。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一公建塔於別峯。元和中寬暉至京師揚其本宗。法門大啓。傳百千燈。京夏法寶鴻緒。於斯爲盛。至八載。衡陽太守令狐權問讓前迹。權捨衣財以充忌齋。自此每歲八月爲觀音忌焉。寶歷中敕諡大慧禪師。塔號最勝輪。元和中常侍歸登撰碑云。

唐京師大安國寺棲伽院靈著傳法

翫

釋靈著。姓劉氏。綿州巴西人也。年殆志學。方遂出家。登戒尋師。不下千里。



年四十。精毗尼道。兼講涅槃。一律一經勤於付授。晚歲請問大照禪師。領悟宗風。守志彌篤。後詣長安誕敷禪法。慕道求師者。不減千計。若魚龍之會淵澤也。以天寶五載。四月十日申時。示滅於安國寺石椁伽經院。享壽五十六。僧夏三十六。將終。寺中亟多變怪。蓋法門梁棟之頽撓也。著加趺而坐。怡然而化。三七日後茶毗起塔於龍首岡。鄰佛陀波利藏舍利之所。帝女媧之墳右。以其年十月十日遷入塔焉。弟子朗智道珣如一追慕師德。香火不絕。內侍上柱國天水趙思侃。命釋子善運撰碑於塔所焉。有錢塘靈智寺釋法翫。俗姓馮。本長樂人也。隨祖宦於江東。遂爲錢塘人也。父子通。字元達。世襲冠裳。傳其素業。然精覈百氏之餘。執志慕淨名之應。質談論。多召禪林之士。於家別室供禮。願生令嗣。彌久翫誕於家。岐嶷之性天發端謹。纔勝衣也。啓父求出俗。固不阻留。披髮登具。探蹟三乘。如指掌焉。而性終耿介。於此寺之深塢。實浙江之陽也。別構蘭若。去伽藍復遠。終日安禪。時同志者造門請益。翫隨

事指南。多有所證。以天寶二載十二月十三日天之將曉。告侍者。端坐奄從泥洹。春秋六十五。僧臘減二十年。於時山鳥哀鳴。雲霧濛慘。遠近檀越悲泣者如堵。以其月十九日。遷殯於寺側山原。有弟子愈法界。及子懷福。猶子希秀等。舊所歸心。結塔營事。皆出其家。塔因會昌中所毀。今存趾焉。碑石漫沒。吁哉。

### 唐潤州幽棲寺玄素傳

釋玄素。字道清。俗緣馬氏。潤州延陵人也。生有異度。幼而深仁。乳育安靜。髻亂希尚求歸釋門。父母從之。出依淨域。以如意年中始奉制度。隸名於江寧長壽寺。進具已後。戒光騰燭定水澄漣。思入玄微行逾人表。既解色空。常慕宗匠。晚年乃南入青山幽棲寺。因事威禪師躬歷彌載。撞鐘大鳴。威誨以勝法。得其不刊之旨。從是伏形苦節。交養恬和。敗納襯身。寒暑不易。貴賤怨親。曾無喜愠。時目之爲嬰兒行菩薩。道業既高人希瞻禮。開元年中僧汪密請至

京口。郡牧韋銑屈居鶴林。四部歸誠充塞寺宇。素納衣空牀未嘗出戶。王侯稽首不爲動搖。顧世名利猶如幻焉。忽於一日有屠者來禮謁。自生感悟懺悔先罪。求請素明中應供。乃欣然受之。降詣其舍。士庶驚駭。咸稱異哉。素曰。佛性是同無生豈別。但可度者吾其度之。何異之有。天寶之初。吳越瞻仰如想下生。揚州僧希玄請至江北。竊而宵遁。黑月難濟江波淼然。持舟擬風。俄頃有白光一道。引棹直渡。通波獲全楚人相慶。佛日再耀。傾州奔赴。會於津所人物拒道。閒無立位。解衣投施積若山丘。略不干其懷抱。令悉充悲田之費。禮部尙書李愷爲揚州牧。齋心虔虔二時瞻近。未幾而京口道俗思渴法音。仍移牒渡江再請還郡。一處紛諍莫決所從。李時謂人曰。本期奉道反成愛憎。因任從所請。卻歸南郡。其感物慕德罕有與倫。以天寶十一載十一月十一日中夜無疾而化。春秋八十有五。哀感人倫慟徹城市。以其月二十一日。奉全身建塔於黃鶴山西所住之地。方伯邑宰盡執喪師之禮。率衆申哀。江湖震響。素往於寺

內坐禪之所。高松偃覆如蓋。及移他樹還互如前。又當捨壽之夕。房前雙桐無故自枯。識者以爲雙林之變。但眞乘妙理絕相難思。嘉瑞靈祥應感必有。經云隨緣赴感。卽其事也。有門弟子法鑑。及吳中法欽。此二大士重光道原。僉具別傳。受菩薩戒弟子吏部侍郎齊澣廣州都督梁卿潤州刺史徐嶠京兆韋昭理給事中韓賞御史中丞李丹禮部崙令欽。並道流人望。咸款師資。亦嘗問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於夫子。洗心瞻仰天漢彌高。水鑑明心悟深者衆矣。洎太和中遠慕遺風。高其令德。追諡大律禪師。太和大寶杭之塔。後人多以俗氏召之曰馬祖。或以姓名兼稱曰馬素是也。

系曰。彌天以出家子咸姓釋氏。懸合後到阿含經。可不務乎。素師以俗姓呼之。必有由矣。噫。繁盛法嗣。猶不能遏此譌稱。則知素師名翼一飛。四海仰止。故登俗域。今警將來。宜正名也。

### 唐均州武當山慧忠傳

釋慧忠。俗姓冉氏。越州諸暨人也。孰辨甲子。或謂期頤之年。肌膚冰雪。神宇峻爽。少而好學。法受雙峯。默默全真。心承一印。行無住相。歷試名山。五嶺羅浮。四明天目。白崖倚帝紫閣摩穹。或松下安居於九旬。或嵌空息慮於三昧。既懸明月之戒。亦淨瑠璃之心。已度禪定之門。不起無生之見。嶷若蘇盧。八風莫能動。清如淨鑑。萬象何所隱。可止也。我則武當千峯狎於麋鹿。可行也。我則虎溪一徑分衛人閒。薄遊吳楚以至於順陽川焉。卜居黨子之林泉。四十餘祀。深入法王之聖定。八萬廣門。道聲洋乎。力量充矣。開元年中刺史前中書侍郎開國公王琛司馬太常少卿趙頤貞。信潭以清。聞風而悅。稅駕扣寂。杳然虛空。禮足散金銀之華。不畢彌伽長者。執手見微塵之佛。等毗目仙人。上奏玄宗。徵居香刹。則龍興寺也。由是罷相節使王公大人罔不膜拜順風。從而問道。忠博達詰訓。廣窮經律。降魔制外。孰之與京。不可以威畏。不可以利動。噉日而食。對月澄心。清風飛霜。勁節凌竹。辭檢理詣。折彼慢幢。論頓也不留。



朕迹。語漸也返常合道。得之於心。伊蘭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指。甘露乃蒺藜之園。妙不可傳。花多果少。世有執礫水中。若獲瑠璃之寶。掬泡瓶內。謂得摩尼之珠。忠所以訶之止之不能已矣。故有超毗盧之說。令其不著佛求。越法身之談。俾夫無染正性。豈毗盧之可越。而法身之可超哉。是以虛空之心。合虛空之理。纖妄若雲翳。宗通如日月。朝郎結駟而至。安禪不動。受其頂謁。儼如也。蓋所謂昔人不迎七步以福於萬乘之君。豈止百寮而已哉。肅宗皇帝載定區夏。聞其德高。以上元二年正月十六日。敕內給事孫朝進驛騎迎請。其手詔曰。皇帝信問。朕聞調御上乘以安中土。利他大士共濟羣生。師以法鑑高懸。一音演說。藏開祕密。境入圓明。大悲不倦於津梁。至善必明於兼濟。尊雄付囑實在朕躬。思與道安宣揚妙用。廣滋福潤以及大千。傳罔象之玄珠。拔沈迷之毒箭。良緣斯在勿以爲勞。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副朕虛懷。春寒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忠常以道無不在。華野莫殊。遂高步入宮。引登正

殿。霜杖初下。日照龍衣。天香以焚。風飄羽蓋。時忠驤首接武。神儀肅若。天子欽之。待以師禮。奏理人治國之要。暢唐堯虞舜之風。帝聞竦然。膝之前席。九龍灑蓮華之水。萬乘飲醍醐之味。從是肩昇上殿。坐而論道。不拘彝典也。尋令驃騎朱光輝。宣旨住千福寺。相國崔渙從而問津。理契於心。談之朝野。識真之士。往往造焉。泊夫寶應臨御。以孝理國。匪移前睠。劃開萬里之天。若見三江之月。又敕內侍袁守宏迎近闕下光宅寺安置。香飯雲來。紫衣天降。雖使臣擁禪門而不進。御府列玉帛而盈庭。了之如泡。觀之若夢。澹然閑任。自樂天倪。亦可羅浮不歸方名宴坐。雙峯長往始契無生者哉。成聖元胎於是乎在。固所以萬行齊發。千門不累於心矣。則兜率之鼓無形乃聲。修羅之琴不撫而韻。香傳天主花雨空王。見之於忠矣。常以思大師有言。若欲得道衡嶽武當。因奏武當山請置太一延昌寺。白崖山黨子谷置香嚴長壽寺。各請藏經一本度僧。護持二聖御影。鎮彼武當。王言惟允。有司承式。猴江鴈塔雖未飾於中峯。茅棟

柴扉便以名於梵宇。睿札題額鸞迴鵲飛。山川光煌黑白扑躍。想金殿之可期。觀瑤臺之非遠。至大歷八年。又奏度天下名山僧中。取明經律禪法者。添滿三七人。道門因之。羽服緇裳罔不慶懌。數盈萬計用福九重也。忠往在南陽。陷於賊境。固請迴避皆不允之。臨白刃而辭色無撓。據青雲而安坐不屈。魁帥觀其禪德淡若。風韻高逸。投劔羅拜。請師事焉。於時避寇遇寇者衆矣。無何羣盜又至。乃曰未可以踵前也。遂杖錫發趾沿江而去。有數其先蹤堅住不避者。盡被誅戮。則知雲物氣象有如先覺。存而不論。道何深也。金籍曰般若無知而無不知。斯之謂歟。內德既充。外應彌廣。自藏珍寶。人莫之窺。於戲。論龍奮迅而邇多不知。忉利雨華而明徹莫識。前賢厭世。正眼隨滅。不亦悲夫。忽疾將亟國醫罔效。自知去辰。衆問後事。乃曰佛有明教。依而行之。則無累矣。吾何言哉。粵十年十二月九日子時。右脅纍足泊然長往。所司聞奏。皇情憫焉。中使臨弔賻贈甚厚。敕諡號曰大證禪師。有詔歸葬於黨子之香嚴寺。循其

本也。威儀手力所在支給具飾終之禮。哀慟梵場也。敕常修功德使。檢校殿中監興唐寺沙門大濟。早接道論。豁如披雲。雖非門人哀逾法嗣。凡有敷奏聖皆允焉。在家弟子開府孫知古。並弟內常侍朝進居士景超昆季等。僧弟子千福寺志誠光宅寺智德香嚴寺主道密等。凡數萬人痛石室之末籌。悲雲峯之聳塔。晨鐘徒擊於高殿。夕梵空奏於前山。哲人云亡。疇將倣仰。譯經沙門飛錫爲碑紀德焉。

唐太原甘泉寺志賢傳

釋志賢。姓江。建陽人也。夙心剛整。幼且成規。旣遂出家。尋加戒品。霑嘗漸教守護諸根。抗節修心不違律範。天寶元年。於本州佛跡嚴。承事道一禪師。曾無閒然。汲水拾薪惟務勤苦。遊方見金華山赤松洞。是黃初平叱石羊之地。鬱林峻嶺。泉湖百步許。意樂幽奇。旣棲巔頂。野老負香粳蔬茹以供之。時天大旱。賢望空擊石。曼罵諸龍曰。若業龍無能爲也。其菩薩龍王胡不遵佛敕救

百姓乎。敲石纔畢。霈然而作。嫠人咸悅。後遊長安。名公碩德。列請爲大寺功德之師。賢悚然不顧。明日遂行。登五臺。尋止太原甘泉寺。道俗請學禪理者繼至。無疾而終。敕諡大遠禪師。旌乎厥德矣。

### 唐黃龍山惟忠傳

釋惟忠。姓童氏。成都府人也。幼從業於大光山道願禪師。神驥伏櫪雖止也發蹄則超忽千里焉。遊嵩嶽見神會禪師。折疑沈默。處於大方。觀覽聖跡。見黃龍山鬱翠而奇異。乃營茅舍。其窮溪極谷。而多毒龍。噴氣濛濛。山民犯者多如中瘴焉。醫工寡効。忠初不知。獨居禪寂。澗飲水食其怪物皆卷而懷矣。山民無害。或聞空中聲云。得師居此。民之多幸。令我解脫也。鄉人因號是山爲伏龍。言忠弭伏鱗蟲之長。故此名焉。以建中三年入滅。報齡七十八。其年九月遷塔云。

### 唐南嶽石陽山希遷傳



釋希遷。姓陳氏。端州高安人也。母方懷孕。不喜葷血。及生岐嶷。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旣冠然諾自許。未嘗以氣色忤人。其鄉洞獠民畏鬼神多姪祀。率以牛酒祚作聖望。遷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千鄉老不能禁其理焉。聞大鑒禪師南來心學相踵。遷乃直往。大鑒衍然持其手。且戲之曰。苟爲我弟子當肖。遷迫爾而笑曰諾。旣而靈機一發。廓若初霽。自是上下羅浮。往來三峽間。開元十六年羅浮受具戒。是年歸就山。夢與大鑒同乘一龜泳於深池。覺而占曰龜是靈智也。池是性海也。吾與師乘靈智遊性海久矣。又何夢邪。後聞廬陵青原山思禪師。爲曹溪補處。又攝衣從之。當時思公之門。學者麇至。及遷之來。乃曰。角雖多一麟足矣。天寶初。始造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杼載絕岳。衆仰之。號曰石頭和尚焉。初嶽中。有固瓚讓三禪師。皆曹溪門下。僉謂其徒曰。彼石頭眞師子吼。必能使汝眼清涼。由是門人歸慕焉。或問解脫。曰誰能縛汝。問淨土曰。誰能垢汝。其荅對簡速。皆此類也。廣德

二年門人請下於梁端。自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貞元六年庚午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順化。春秋九十一。僧臘六十三。門人慧朗振朗波利道悟道銑智舟相與建塔於東嶺。塔成三十載。國子博士劉軻素明玄理。欽尙祖風。與道銑相遇。盛述先師之道。軻追仰前列。爲碑紀德。長慶中也。敕諡無際大師。塔曰見相焉。

### 唐成都府淨衆寺神會傳

釋神會。俗姓石。本西域人也。祖父徙居。因家於岐。遂爲鳳翔人矣。會至性懸解。明智內發。大璞不耀時未知之。年三十方入蜀謁無相大師。利根頓悟冥契心印。無相歎曰。吾道今在汝矣。爾後德充慧廣。鬱爲禪宗。其大略寂照滅境。超證離念。卽心是佛。不見有身。當其凝閉無象。則土木其質。及夫妙用默濟。雲行雨施。蚩蚩羣甿。陶然知化。觀貌遷善。聞言革非。至於廓蕩昭洗執縛。上中下性隨分令人。以貞元十年十一月十二日示疾。儼然加趺坐滅。春秋七十

五。法臘三十六。沙門那提得師之道。傳授將來。以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門人弟子緇俗。遷座於本院之北隅。孺慕師德。號哭之聲山林爲之變色。初會傳法在坤維。四遠禪徒臻萃於寺。時南康王韋公皋。最歸心於會。及卒哀咽追仰。蓋麤入會之門。得其禪要。爲立碑。自撰文并書。禪宗榮之。

唐杭州徑山法欽傳

釋法欽。俗姓朱氏。吳郡崑山人也。門地儒雅。祖考皆達玄儒而傲睨林藪不仕。欽託孕。母管氏忽夢蓮華生於庭際。因折一房繫於衣裳。旣而覺已。便惡葷羶。及迄誕彌歲。在於髻辮。則好爲佛事。立性溫柔雅好高尚。服勤經史。便從鄉舉。年二十有八。俶裝赴京師。路由丹徒。因遇鶴林素禪師。默識玄鑒。知有異操。乃謂之曰。觀子神府溫粹。幾乎生知。若能出家。必會如來知見。欽聞悟識本心。素乃躬爲髻髮。謂門人法鑑曰。此子異日大興吾教。與人爲師。尋登壇納戒。鍊行安禪。領徑直之一言。越周旋之三學。自此辭素南征。素曰汝乘流而

行。逢徑卽止。後到臨安。視東北之高巒。乃天目之分徑。偶問樵子。言是徑山。遂謀掛錫於此。見苦蓋覆置網。屑近而宴居。介然而坐。時雨雪方霽。旁無煙火。獵者至。將取其物。頗甚驚異歎嗟。皆焚網折弓而知止殺焉。下山募人營小室請居之。近山居前臨海。令吳貞捨別墅以資之。自茲盛化。參學者衆。代宗睿武皇帝大歷三年戊申歲二月。下詔曰。朕聞江左有蘊道禪人。德性冰霜。淨行林野。朕虛心瞻企。渴仰懸懸。有感必通。國亦大慶。願和尚遠降中天。盡朕歸向。不違願力。應物見形。今遣內侍黃鳳宣旨。特到詔迎。速副朕心。春暄師得安否。遣此不多及。敕令本州供送。凡到州縣。開淨院安置。官吏不許謁見。疲師心力。弟子不算多少。聽其隨侍。帝見。鄭重咨問法要。供施勤至。司徒楊綰篤情道樞。行出人表。一見欽於衆退而歎曰。此實方外之高士也。難得而名焉。帝累賜以縑繒陳設御饌。皆拒而不受。止布衣蔬食。悉令弟子分衛。唯用陶器。行少欲知足。無以儔比。帝聞之。更加仰重。謂南陽忠禪師曰。欲錫欽一名。

手詔賜號國一焉。德宗貞元五年。遣使齎璽書宣勞并慶賜豐厚。欽之在京及迴浙。令僕公王節制州邑名賢。執弟子禮者。相國崔渙裴晉公度第五琦陳少遊等。自淮而南婦人禮乞號。皆目之爲功德山焉。六年州牧王顏請出州治龍興寺淨院安置。婉避韓滉之廢毀山房也。八年壬申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長逝。報齡七十五。法臘五十。德宗賜諡曰大覺。所度弟子崇惠禪師次大祿山顏禪師參學范陽杏山悟禪師次清陽廣敷禪師。於時奉葬禮者。弟子實相常覺等。以全身起塔於龍興淨院。初欽在山。猛獸驚鳥馴狎。有白兔二。跪於杖屨之間。又嘗養一雞。不食生類。隨之若影。不遊他所。及其入長安。長鳴三日而絕。今雞冢在山之椒。欽形貌魁岸。身裁七尺。骨法奇異。今塔中塑師之貌凭几猶生焉。杭之錢氏爲國。當天復壬戌中叛徒許思作亂。兵士襍宣城之卒。發此塔。謂其中有寶貨。見二甕上下合藏。內形全在。而髮長覆面。兵士合甕而去。刺史王顏撰碑述德。比部郎中崔元翰湖州刺史崔玄亮故相李吉甫丘丹。各有碑碣。



焉。

### 唐壽春三峯山道樹傳

釋道樹。姓聞氏。唐州人也。少以辯智沈靜虛豁。耽嗜經籍。曾無少懈。其爲人也。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偶遇僧敦喻。遂誓出塵。自慨年近不惑。求法淹遲。禮本部明月山大光院惠文爲授業。登卽髡染。二年受具。乃觀方向道。天台南岳無所不遊。後迴東洛。遇秀宗裔如芙蓉。開通達安靜。至壽州三峯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朴素。言談異常。於言笑之外。化作佛形仙形菩薩羅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如是涉一十年。學侶覩之。不測端緒。後皆寂爾。樹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所謂作僞心勞而日拙。其自知之。卷羞懷拙而去。追無朕迹矣。樹於寶歷初年。示疾而終。報齡九十二。明年正月遷塔焉。

系曰。大鈞播物。物類紛錯。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知幻化之

不異生也。始窮幻化矣。吾與汝俱幻也。推之於實。則幻化或虛。置之於虛。則幻化時實。實虛理齊。不自我之先後歟。體道無心。物我均矣。故佛言。凡所見相。唯所見心。又云。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樹師有焉。

唐陝州迴鑾寺慧空傳

元觀

釋慧空。姓崔。江陵人也。家世儒雅。奕葉纓綬。父任陝服靈寶縣。空丁艱天屬。堅請入空門。庸報乳哺重恩。乃投迴鑾寺。恆超下。授受經業。三載誦通。及格蒙度。聽習敏利。因入嵩少。遇寂師禪會。豁如開悟。乃迴三峯。於仙掌閒。有道流綢繆論道。薄暮方散。非止一過。州帥元公頗知歸向。召之多。以疾辭。或至必登元席。代宗皇帝聞其有道。下詔。俾居京師廣福寺。朝廷公卿罔不傾信。後終於寺。春秋七十八。大歷八年癸丑九月四日。全身堅固而遷塔焉。次南嶽東臺。釋元觀。姓袁氏。長安人也。父爲河中府掾。母兄爲沙門。甚敦道化。見觀幼齡聰慧。風標秀舉。有成人之度。因勸其出家。乃投興善寺。誦經通利。五年得度。乃於律

部俱舍二本渙然條理。後出遊方登諸禪會。明悟真性如醒宿醒。遂趨衡山於東臺而止。其道彌昌冥有所感。恆得神人密送供施。隨其衆寡不聞有闕。忽一日神現形再拜曰。我是此山檀越。常送薄供者我身是也。觀問汝何業所致。曰我前身曾稱知識。體悟匪全。妄受信施。坐此爲神。偶師居此。我曹饋糧麤副私願。今二十年已足。得遂超度故來決別也。觀化緣斯極。囑累禪徒而終。春秋七十九。太和四年十月二日遷塔焉。

唐洛京龍興寺崇珪傳

全植

釋崇珪。姓姜氏。郟城人也。門傳儒素相綴簪裾。自天寶已來。安史之亂。侵敗王略。家族遷蕩。父爲商賈趨利遵塗。於鞏洛閒。父亡於逆旅。珪慨責曰。少遭不造。予遺哀癯。遂議出家。至年十八。經業蔚通得度。俄有雲水之興。遊南嶽。棲息數齡。起迴樂南徐茅山。乃依棲霞寺。珪已登徑門道聲洋溢。會贊皇李公德裕廉問是邦。延諸慈和寺。一交雅談。如遊形器之外。曰吾有幽憂之疾。非

是居侯藩聚落之人也。明歲遂行。重抵嵩少。居於嶽寺。太和戊申歲。洛下亢陽。唯嶽中雨信相繼。或謂爲珪之德。動龍神之故也。開成元年。贊皇公攝冢宰。請珪於洛龍興寺化徒。兩京緇白往來問道。檀施交駢。其所談法宗秀之提唱。獲益明心者多矣。忽告衆決別。入方丈而滅。春秋八十六。白侍郎撰塔銘。會昌元年辛酉八月十日入塔云。次淮南都梁山。釋全植。姓芮。光州人也。少稟異操。自言學作佛度生去。忽投本州榮光禪師大智下求度。師頗嚴謹。約其誦經。受具後。至洛陽參問禪法。徹了無疑。辭師觀方。至淮南都梁山建立茅舍。太守衛文卿命於州治長壽寺化徒。衛侯問將來佛法隆替若何。植曰。眞實之物無振。自古於今往復軌躅。有爲之法。四相遷流。法當墜厄。君侯翹足可見。預言武宗毀教也。植終年九十三。門人建塔立碑。會昌四年甲子九月七日入浮圖焉。

高僧傳三集卷第九終

音釋

斲竹角切

堙於真切

縗倉回切

經徒結切

撥丁括切

珣相倫切

侃空旱切

嶷魚力切

簋遠政切

銑息淺切

淼弭沼切

鷺大水也

愷持陵切

澣合管切

嵌丘衡切

噉他昆切

驛入質切

賄符遇切

麇渠云切

蚩充之切

睨五計切

置子邪切

墅承與切

鷺支義切

者之勇

綏而維切

莞渠營切

芮儒稅切

姓也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渠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敕撰

習禪篇第三之三

正傳十六人  
附見八人

唐洪州開元寺道一傳 智藏

釋道一。姓馬氏。漢州人也。華以喻性不植於高原。浪以辯識發明於溟海。生而凝重虎視牛行。舌過鼻準足文大字。根塵雖同於法體。相表特異於幻形。旣云在凡之境。亦應隨機之教。年方稚孺猷視塵躡。脫落愛取。遊步恬曠。削髮於資州唐和尚。受具於渝州圓律師。示威儀之旨。曉開制之端。浣衣鍛金觀門都錯。大龍香象羈絆則難。權變無方機緣有待。聞衡嶽有讓禪師。卽曹溪六祖之前後也。於是出岷峨玉壘之深阻。詣靈桂貞篁之幽寂。一見讓公泯然無際。頓門不俟於三請。作者是齊於七人。以爲法離文字猶傳靈露。聖無方所亦寄

清源。遂於臨川棲南康龔公二山。所遊無滯隨攝而化。先是此峯岫閒。魑魅叢居。人莫敢近。犯之者災釁立生。當一宴息於是。有神衣紫玄冠致禮。言捨此地爲清淨梵場。語終不見。自爾猛鷲毒螫變心馴擾。沓貪背僧卽事廉讓。郡守河東裴公。家奉正信躬勤諮稟。降英明簡貴之重。窮智術慧解之能。每至海霞歛空山月凝照。心與境寂道隨悟深。自明者在乎周物。博施者期乎濟衆。居無何。裴公移典廬江壽春二牧。於其進修惟勤。率化不墜。大歷中。聖恩溥洽。隸名於開元精舍。其時連率路公聆風景慕。以鍾陵之壤巨鎮輿區。政有易柱之絃。人同湊轂。禪宗戾止。降祥則多順而無違。居僅十祀。日臨扶桑高山先照。雲起膚寸大雨均霑。建中中有詔僧如所隸將歸舊壤。元戈鮑公密留不遣。至戊辰歲。舉措如常。而請沐浴訖。儼然加趺歸寂。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先於建昌鄱山名石門。環以絕巘呀爲洞壑。平坦在中。幽偏自久。是謀薪火塵劫之會。非議岡阜地靈之吉。亞相觀察使隴西李公。藩寄嚴厲。素所欽承。於以率徒依

歸。緬懷助理。爰用營福。道在觀化情存飾終。輟諸侯之旌旗。資釋子之幢蓋。其時日變明晦人萃遐邇。檝覆水而爲陸。炬通宵而成晝。山門子來財施如積。邑里僧供飯香普熏。自昔華嚴歸真於嵩陽。善導瘞塔於秦嶺。禮視齋斬人傾國城。哀送之盛今則三之。初於林中經行座下開示。平等垂法不標於四科。安恬告盡刻期於二月。此明一終之先兆也。示疾云逝俾葬遠山。凡百攀援願留近郭。終遂窮僻。式遵理命。此又明一晦跡之素誠也。將歸靈龕爰泝淺瀨。人力未濟舟行爲遲。膏雨驟下於遠空。窮溪遄變於深涉。此又明一通神之應感也。惟一知真在空無我於有。是二俱離。假一爲乘。示生死者人能作佛。辨邪正者魔亦似聖。現身不留於大士。負手俄萎於哲人。弟子智藏鎬英崇泰等。奉其喪紀。憲宗追諡曰。大寂禪師。丹陽公包佶爲碑紀述。權德輿爲塔銘。今海昏縣影堂存焉。又唐虔州西堂。釋智藏。姓廖氏。虔化人也。生有奇表。親黨異其偉器。八歲從師。道趣高邈。隨大寂移居龔公山。後謁徑山國一禪師。與其談

論周旋。人皆改觀。屬元戎路嗣恭。請大寂居府。藏乃迴郡。得大寂付授納袈裟。時亞相李公兼國相齊公映中郎裴公通皆傾心順教。元和九年四月八日終。春秋八十。夏臘五十五。卽遷於塔。諫議大夫韋綬。追問藏言行編入圖經。太守李渤請旌表。至長慶元年。諡大覺禪師云。

唐宣州靈湯泉蘭若志滿傳

釋志滿。姓康氏。洛陽人也。幼少年。屬其家。命沙門陳佛會。滿意樂不捨。遂投潁川龍興寺出家。聞洛下神會禪師法席繁盛。得了心要。南遊到黃山靈湯泉所。結茅茨而止。後采黃連。鄉人見滿喜躍。滿問此何處耶。鄉人曰。黃連山。屬宣城也。願師鎮此。奈何虎豹多害。滿曰。虎亦有佛性。乃焚香祝厭之。由茲弭息。遂成大禪院。後示寂。春秋九十一。永貞元年入塔焉。

唐沂州寶真院光瑤傳

道堅

釋光瑤。姓周氏。北京人也。幼鍾荼蓼都不勝情。誓志出家。捨講肆。入禪林。

凡嚮宗師悉從求益。末遭會禪師。金鉉抉膜明視十方。後到沂水蒙山。結草成庵。恬然宴坐。鄆費之人翕然從化。時慎邑大夫知重。首創禪宮。次兗州節使王僚尙書躬請入州行化。奏著額號寶真。學侶憧憧多霑大利。元和二年示滅。享年九十二云。又唐襄州慈恩寺釋道堅。姓王氏。丹陽人也。初發心於牛頭山慧忠禪祖。大歷元年栖隱池州南泉山。後詣襄漢泊慈恩寺。元和初載。相國燕公鎮於漢南深相欽重。問道周勤施供繁沓。遂於鳳林關外造寺請居。二年示滅。春秋七十三云。

唐揚州華林寺靈坦傳

釋靈坦。姓武氏。太原文水人也。則天太后姪孫。父諱宣洛陽縣令。母夏侯氏。初妊坦也。夢神僧授與寶鑑。表裏瑩然。且曰。吾以此寄汝。善保護之。及誕。親無所苦年甫七歲。誦習畢通。應童子舉。十三從宦。旋升太子通事舍人。如是悅學不休。三教之書彌增洞達。然而恆嗟朽宅誓入空門。已備大乘之資糧。終

到涅槃之境域。於時洛都盛化荷澤寺神會禪師也。方遮普寂之光。漸沒秀師之道。坦往參焉。會施善誘。頓見其心。默而許之。容其執侍。父母不能迴其意。飛颺莫繫。始末研磨。得破疑滯。天寶初載。召坦曰。吾有一句。是祖祖相傳至曹溪。曹溪付吾汝諦受之。吾當有留難。遂辭遊方焉。未幾果敕移會於弋陽。坦遂向廬州浮槎寺覽大藏經。後聞忠國師自南陽詔入。於大歷五年禮覲之。八年後出關。忠奏曰。此人是貧道同門。俱神會弟子。敕賜號曰大悲。兼齋墨敕。行化至梁園。時相國田公神功供養遷迤。適維揚六合方歎大法淩夷。忽聞空中聲云。開心地。卽見菩薩如文殊像。曰與汝印驗。令舉項以掌按之。尋觀有四指赤痕。其印跡恆現。又止潤州江中金山。今澤心也。其山北面有一龍穴。常吐毒氣如雲。有近者多病或斃。坦居之毒雲滅迹。又於江陰定山結庵。俄聞有讚歎之聲。視之則白龜二。坦爲受歸戒。又見二大白蛇身長數丈。亦爲受戒懺悔。如是卻往吳興林山造一蘭若。有三丈夫衣金紫。趨步徐正稱歎道場。



唯善。村落之民多棄罟網。元和五年。相國李公鄘之理廣陵也。以峻法操下剛決少恩。一見坦鄭重加禮。召居華林寺。寺內有大將軍張遼墓。寺僧多爲鬼物惑亂。坦居愀然無朕矣。又揚州人多患山妖木怪之所熒惑。坦皆遏禦焉。人爭歸信。至十年忽見二胡人稱自龜茲國來。彼無至教遠請和尚敷演。十一年五月十三日於荷澤忌齋告衆。吾赴遠請。七月示疾。九月將滅斯預告也。至季秋八日。果寂爾而終。遷塔於揚州西馴翟坊之南岡。越州掾鄭詹建塔。報齡一百八歲。僧臘八十四焉。坦卽曹溪之孫。荷澤之子也。

唐唐州紫玉山道通傳

釋道通。姓何氏。廬江人。其爲童也。持重寡辭。見佛形像必對禮歎咏不捨。因父宦於泉州南安。便求捨卵披緇。誦經合格敕度之。當天寶初載也。時道一禪師肇化建陽佛跡巖聚徒。通往焉。一師於臨川南康龔公山亦影隨而去。然誓遊方。吳越之間台明山谷靡不登陟。迨乎迴錫江西泐潭山門。勵心僧務不憚

勤苦。貞元二年。往南嶽見石頭禪師。猶采縷加朱藍之色也。四年大寂禪師垂欲歸化昌言曰。夫玉石潤山秀。利益汝道業。遇可居之。通聞此言。且同隱讖。殊不詳練。其年秋與伏牛山自在禪師同遊京洛。迴至唐州西有山。峯孤林密。四絕人煙。實有塵外之趣。乃問鄉人云此山是紫玉山。通方憶大寂之懸記。我合居是峯也。乃陟崔嵬見山脊有石方正。其色紫玉瑩然。歎曰。號紫玉者合其稱也。先師之言非虛記也。掛錫解囊。參學之徒霧集。始則誅茅構舍。刺史李道古作意爲建禪宮焉。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出參禮百丈山海禪師。迴見通。通愀然作色。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曳杖徑去。襄州道俗皆迎。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春秋八十三。一云故相國于頔最所歸心。尙書李翱禮重焉。

唐雍京章敬寺懷暉傳

釋懷暉。姓謝氏。泉州人也。宿植根深出塵志遠。迨乎進具乃尙雲遊。貞元初。禮洪州大寂禪師頓明心要。時彭城劉濟頗德暉。互相推證。後潛岨嶧山。次寓

齊州靈巖寺。又移卜百家巖。泉石幽奇。苦於禪子請問繁襍。上中條山行禪法。爲法者躡跡而往。蒲津人皆化之。元和三年。憲宗詔入於章敬寺毗盧遮那院安置。則大歷中敕應天下名僧大德三學通瞻者。並叢萃其中。屬誕辰多於此修齋度僧焉。暉旣居上院。爲人說禪要。朝寮名士日來參問。復詔入麟德殿賜齋推居上座。元和十年乙未冬示疾。十一月十一日滅度。春秋六十二。越明年二月。門人智朗志操等奉全身葬於灊橋北原。敕諡大宣教禪師。立碑於寺門。嶽陽司倉賈島爲文述德焉。

唐京兆興善寺惟寬傳

寶修

釋惟寬。姓祝氏。衢州信安人也。祖曰安。考曰皎。生十三歲。見殺生者。蠱然不忍食。退而出家。求剪髮於僧曇。受尸羅於僧崇。學毗尼於僧如。證大乘法於止觀。成最上乘於大寂道一。貞元六年始行化於閩越間。歲餘。而迴心改服者百數。七年伏猛虎於會稽。作滕家道場。八年與山神受歸戒於鄱陽。作迴向

道場。十三年感非人於少林寺。二十一年作有爲功德於衛國寺。明年施無爲功德於天宮寺。元和四年憲宗章武皇帝詔於安國寺。五年問道於麟德殿。其年復靈泉於不空三藏池。十二年二月晦。大說於傳法堂訖。奄然而化。報齡六十三。僧夏三十九。歸葬於灞陵西原。詔諡曰大徹禪師。塔號元和正眞。初寬說心要法三十年。度黑白衆。殆及百千萬。應病授藥。安可旣乎。白樂天爲宮贊時遇寬。四詣法堂。每來垂一問。寬荅如流。白君以師事之。門弟子殆千餘。得法者三十九。入室受遺寄者。曰義崇圓照焉。唐羅浮山釋寶修。俗姓周。資州人也。從師於純德寺。志求玄理於蘄州忍大師法裔。決了重疑。後愛羅浮山石室安止。檀越爲造梵宇蔚成大寺。一日告門人曰。因緣相偈愀然不樂。衆咸莫測。順宗皇帝深重佛宗。知修之名詔入京。與三藏擊問。並荅翻譯之意。朗暢如流。乃留居輦下三年。終於京寺云。

唐天台山佛窟巖遺則傳

釋遺則。俗氏長孫。京兆長安人也。祖列鄂州司馬。考利涉隱居金陵。則弱不  
襍俗。恬恬終日而無所營。始從張懷瓘學草書。獨盡筆妙。雅耽經史。尤樂佛  
書。以爲得吾心。一朝捐家業從牛頭山慧忠。忠所謂牛頭六祖也。始天竺達磨  
以釋氏心要至。傳其道者有曹溪能。嵩山秀。學能者謂之南宗學。學秀者謂之  
北宗學。而信祖又以其道傳慧融。融得之居牛頭山。弟子以傳授。由是達磨心  
法有牛頭學。則旣傳忠之道。精觀久之。以爲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雖無物未  
嘗無物也。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  
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至佛窟巖。蓋薜荔薦落葉而尸居。飲山流飯木實而  
充虛。虎豹以爲賓。麋鹿以爲徒。兀然如枯。其後剝木者見之。轉相告。有慕其  
道者。曰道者未有弟子。相率爲築室圖佛安僧。蔚爲精舍焉。故元和已來。傳  
則道者。又自以爲佛窟學。佛窟之號自則始也。一坐四十年。大官名侯齎書問  
訊檀捨。則未嘗有報謝。禮拜者未嘗而作起。時歲在庚戌季夏十有三日召弟

子曰。汝其勉之。至十五日夜遂坐歿。是夜山下人聞若山崩。旦望之。則綵雲翔泊於巖上。父老皆泣曰。師死矣。已而視之果然。凡則二十歲爲僧臘。五十有八而終。善屬文。始授道於鍾山。序集融祖師文三卷。爲寶誌釋題二十四章。南遊傳大士遺風序。又無生等義。凡所著述辭理粲然。其他歌詩數十篇。皆行於世。則元居瀑布泉西佛窟。本院建龕塔。會昌中例毀之。其院爲道門所有。後開元寺僧正法光。於咸通乙酉歲。遂徙碑於今所。河南尹韓乂爲碑文。

唐婺州五洩山靈默傳

志閑

釋靈默。俗姓宣。毗陵人也。本成立之歲。悅學忘疲。約以射策登第以榮親里。承豫章馬大師。聚衆敷演。造禪關。馬師振容而示相。默密契玄機。便求披髮。若熟糲之待刺耳。受具之後苦練行門。確乎不拔。貞元初入天台山中。有隋智者蘭若一十二所。懸記之曰。此地嚴妙。非襟器所棲。若能居此。與吾無異。默因住白砂道場。經於二載。猛虎來馴。近林產子。意有所依。又住東道場。地僻人



稀。山神一夜震雷暴雨。懸崖委墜。投明大樹倒欹庵側。樹枝交絡。茅苫略無少損。遐邇聞旃皆來觀歎。後遊東白山。俄然中毒而不求醫。閉關宴坐。未幾毒化流汗而滴。乃復常矣。行次浦陽盛化。有陽靈戍將李望。請默居五洩焉。元和初亢陽田畯惶惶。默沿澗見青蛇。天矯瞪目。如視行人不動。咄之曰。百姓溪竭苗死。汝胡不施雨救民邪。至夜果大雨。合境云足。民荷其賜。屬平昌孟簡中丞廉問浙東廢管內蘭若。學徒散逸。時暨陽令李胃狀舉靈山。許重造院。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澡沐焚香端坐繩牀。囑累時衆溘然而絕。壽齡七十二。法臘四十一。高僧志閑道行峭拔。文辭婉麗。亦江左之英達。爲默行錄焉。

唐荊州天皇寺道悟傳

崇信

釋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也。受天粹氣爲王子。生而神儻長而謹愿。年十四。金翅始毛麒麟方角。啓白尊老將求出家。慈愛之旨不見聽許。輒損薄常膳日唯一食。雖體腹羸餒彌年益堅。父母不獲已而許之。遂往明州大德髯落。年

二十五。依杭州竹林寺大德具戒。以勇猛力扶牢強心。於六度門修諸梵行。常以爲療膏肓者資上妙藥。開暗冥者求善知識。不假舟楫其濟渡乎。遂蹶然振策。投徑山國一禪師。悟禮足始畢。密受宗要。於語言處識衣中珠。身心豁然。眞妄皆遣。斷諸疑滯無畏自在。直見佛性中無緇磷。服勤五載。隨亦印可。俾其法雨潤諸叢林。悟蓄力向晦深入深阻。實冀一飛摩霄。乃轉遁於餘姚大梅山。是時大歷十一年也。層崖絕壑。天籟蕭瑟。負無鄰落。七日不食。至誠則通。物感廼靈。猱狴穀獵。更饋橡栗。異日野夫操斧。言伐其楚。偶所遭覩。駭動悚息。馳論朋曹謂爲神奇。曾不旬朔詣者成市。憑嵌倚峭且構危棟。資糧供具環遶方丈。猛虎耽耽侶出族遊。一來座側。斂折肢體。其類馴擾可知也。夫語法者。無階漸。涉功者有淺深。木踰鑽而見火。鑑勤磨而照膽。理必然矣。是以掃塵累。遯巖數。服形體。遺晝夜。精嚴不息。趣無上道。其有旨哉。如是者三四年矣。將翔雲表慮羽毛之頽鍛。欲歸寶所疑道塗之乖錯。故重有諮訪。會其

眞宗。建中初。詣鍾陵馬大師。二年秋。謁石頭上士。於戲自徑山抵衡嶽。凡三遇哲匠矣。至此卽造父習御。郢人運斤。兩虛其心相與磨合。白月映太陽齊照。洪河注大海一味。仲尼謂顏子亞聖。然燈與釋迦授記。根果成熟名稱普聞。如須彌山特立大海。繇是近佛恢張勝因。凡諸國土緣會則答。始卜於灋陽。次居於潯口。終棲於當陽柴紫山。卽五百羅漢翱翔地也。檉松蓊鬱以含風。崖巘巖巖而造天。駕激灩之紫霞。枕清泠之玉泉。鸞鳳不集於蓬藿。至人必宅於勢勝。誠如是也。洪鐘待叩。童蒙求我。川流星聚。虛往實歸。或接武於林樾。或駢肩於廬舍。戶外之屨爛其室盈矣。荊州雄藩也。都人士女動億萬計。莫不擎跪稽首。嚮風作焉。崇業上首以狀於連帥而邀之。不違願力。聿來赴請。屨及於虛落。錫及於都城。白黑爲之步驟。幡幢爲之轆轤。生難遭想得未曾有。彼優波鞠多者。夫何足云。有天皇寺者。據郡之左。標異他刹。號爲名藍。困於人火蕩爲煨燼。僧坊主靈鑒。族而謀之。以爲滿人攸居。必能福我。夫荷擔大事。

蔑棄小瑕。乃中宵默往肩輿而至。二寺夕有所失。朝有所得。諍論鋒起。達於尊官。重於返復。畢安其處。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縉紳清重擁旄統衆。風望眄睐。當時準程驅車盛禮。問法勤至。悟神氣灑落安詳自處。徐以輒語爲之獻酬。必中精微洞過肯綮。又常秉貞操。不修逢迎。一無卑貴。坐而揖對。裴公訝其峻拔。徵其善趣。謂抗俗之志。當徑挺如是邪。悟以爲是法平等。不見主客。豈效世諦與人居而局狹邪。裴公理冥意會。投誠歸命。既見仁者我心則降。如熱得濯躁憤冰散。自是禪宗之盛無如此者。元和丁亥歲有背痛疾。命弟子先期告終。以夏四月晦奄然入滅。春秋六十。僧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葬之郡東隅。靈龕建塔從僧禮也。悟身長七尺。神韻孤傑。手文魚躍。頂骨犀起。行在於瓔珞。志在於華嚴。度人說法雄健猛利。其一旨云。垢淨共住。水波同體。觸境迷著。浩然忘歸。三世平等。本來清淨。一念不起。卽見佛心。其悟解超頓爲若此也。先是煙燄之末。殿宇不立。顧緇褐且虧瞻禮。密念結構。罔知權輿。禪

宴之際若值神物。自道祠舍濱江水焉。凡我疆畛富於松梓。悉願傾倒施僧伽藍。命工覘之。宛若符契。於是斬巨棟。幹修楹。撐崖拄壑。雲屯井構。時維秋杪水用都涸。徒衆斂手塊然無謀。會一夕雨至萬株並進。晨發江潯暮抵寺門。剗剗之際動無乏者。其館廊廡牀案靡非幽贊。事鄰語怪闕而不書。其感攝靈祇皆此類也。比丘慧真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時太常協律符載著文頌德焉。世號天皇門風也。又唐澧州龍潭禪院釋崇信。未詳氏族。信在俗爲渚宮胡餅師之子。弱齡宛異。神府寬然。昔天皇寺悟禪師。隱耀藏光。人莫我測。信家居寺巷。恆日提餅筭饋悟公齋食。食畢且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信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莫別有旨乎。遂拱手問焉。悟公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信聞似有驚怪。因勸出家。便求攝受。曰爾昔崇福善。今信吾言。故名之也。由是躬於井臼。供億服勤。乃問悟云。未蒙指示心要。悟公云時時相示。信滄稟斯言。如遊子之還家。

若貧人之得寶。直從荆渚乃詣灃陽龍潭棲止。因李鄴尚書激揚。時乃出世。後德山鑒師出其門。宗風大盛矣。

唐鄴都圓寂傳

掘多

釋圓寂。不知何許人也。恆以禪觀爲務。勤修匪懈。就嵩山老安禪師。請決心疑。一皆明煥。寂化行相部。依附者多。久居天平等山。稠禪師往跡。無不徧尋。時大司空嚴綬傾心信重。高壽一百五十五歲。咸亨二年己巳歲生。按咸亨二年辛未合云總章二年己巳也世號無生和尚是歟。寂之高岸。恆不欲人致禮邀請。必有不可犯之色。時或非之。然則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非其傲誕勢使然也。釋掘多者。印度人也。從踰沙磧。向慕神州。不問狄鞮旋通華語。而尚禪定。徑謁曹溪能師機教相接。猶弱喪還家焉。多遊五臺路由定襄。歷村見一禪者。結庵獨坐。問之曰。子在此奚爲。曰吾觀靜。多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得非勞子之形。役子之慮乎。其僧茫昧拱默而已。作禮數四。請垂啓發。多曰子出誰門邪。曰神秀大



師。多曰。我西域異道寔繁。有徒最下劣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蓐爛身疲。初無深益。子莫起如是見。立如是論。早往韶陽請決所疑。能曰。子何不自觀自靜邪。不觀相不觀如。子遊歷日用自然安樂也。一如多所言。略無少異。伊僧扶開羅網。多後莫知攸往。

唐袁州陽岐山甄叔傳

釋甄叔。不知何許人也。幼而聰敏。倜儻不羈。心目融明。具大人相。觀生死輪上。見九地羣迷。猶如蟻螟。處在蚊睫。受勝妙欲。似嚼蠟無味。遂投簪削頂。具佛幪幟。求正覺了義。扣大寂禪師。一造玄機。萬慮都寂。乃曰。羣靈本源。假名爲佛。體竭形消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驚波自湧。心虛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繫。於是形同水月。流浪人天哉。叔見宜春陽岐山羣峯四合。歎曰。坤元作鎮。造我法城。纔發一言。千巖響答。松開月殿。星布雲廊。青嵐域中化。

出金界。始從宴坐四十餘年。滿室金光晝夜常照。於是化緣已畢。機感難留。元和庚子歲正月十三日。忽棄塵區。還歸大定。門弟如坦良寶等。心沒悲海哀聲動山。如月隱天羣星失耀。大集衆木積爲香樓。用作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窣堵波。上足任運者。命志閑爲碑紀述矣。

### 唐新吳百丈山懷海傳

釋懷海。閩人也。少離朽宅。長遊頓門。稟自天然不由激勸。聞大寂始化南康。操心依附。虛往實歸。果成宗匠。後檀信請居新吳界。有山峻極可千尺許。號百丈歟。海旣居之。禪客無遠不至。堂室隘矣。且曰。吾行大乘法。豈宜以諸部阿笈摩教爲隨行邪。或曰。瑜伽論。瓔珞經。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隨乎。海曰。吾於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設規務歸於善焉。乃創意不循律制。別立禪居。初自達磨傳法至六祖已來。得道眼者號長老。同西域道高臘長者呼須菩提也。然多居律寺中唯別院異耳。又令不論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牀施椀架。掛

搭道具。臥必斜枕牀。謂之帶刀睡。爲其坐禪既久。略偃亞而已。朝參夕聚。飲食隨宜。示節儉也。行普請法。示上下均力也。長老居方丈。同維摩之一室也。不立佛殿。唯樹法堂。表法超言象也。其諸制度。與毗尼師一倍相翻。天下禪宗。如風偃草。禪門獨行。由海之始也。以元和九年甲午歲。正月十七日歸寂。享年九十五矣。穆宗長慶元年。敕諡。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焉。

系曰。自漢傳法居處。不分禪律。是以通禪達法者。皆居一寺中。院有別耳。至乎百丈立制出。意用方便。亦頭陀之流也。矯枉從端。乃簡易之業也。所言自我作古。古故也。故事也。如立事克成。則云自此始也。不成則云無自立。辟今海公作古。天下隨之者。益多而損少之故也。諡海公爲大智。不其然乎。語曰。利不百。不變格。將知變斯格。厥利多矣。彌沙塞律有諸。雖非佛制。諸方爲清淨者。不得不行也。

釋恆月。姓韓氏。上黨人也。厥父爲土監商。西江往還。俄遇剽略溺死。月雖幼弱。念父葬於魚腹。母又再行。乃決志出家。求報恩育。受教於聖善寺。慧初得度已。造嵩山禪會。便啓發心要。後訪道尋師。靡憚夷險。抵望湖山翠微巖下古院。掛錫四方。學者如蜂得王。翕然盛化。建中元年示疾而終。春秋七十九。其年三月十一日遷塔焉。洛京廣愛寺釋眞亮。姓侯氏景城人也。家訓儒雅。辭彩粲然。潔素持操。與羣少年有異。忽以樊籠爲厭。且曰。去情除謹。是所願也。遂於本州開元寺智休師下披染服。然其刈薪汲水率先於人。習行頭陀行。受具已。遊嵩少。遇普寂獎訓。頓開蒙昧。入龍門山居而禪默。問津者交集。聲望日隆。屬留守尙書王公鐸保釐。聞而欽奉。召入廣愛寺別住居焉。示人禪觀匪倦。教詔得道者亦多矣。以貞元四年十一月三日。忽告門人以桑榆末照誠難久留。囑累而終。年八十八焉。

唐襄州夾石山思公傳

曇眞

釋思公。姓李氏。恆陽人也。早出家於本府龍興寺。得度後遊伊洛間。見普寂禪師開暢禪法。寂始見提誘尋徹鉤深。至南雍。隱夾石山翛然自處。屬牛公觀政漢南。聞其聲績。請入城。謝病不應其命。牛帥亦不奪其志。檀施相望。學衆僉僉。若栴檀之圍遶焉。以興元初年示疾歸滅。春秋八十四焉。亳州安國院釋曇眞。姓陳。維青人也。少小隨父。往彭城鬻棗。於逆旅而亡所怙。眞歎恨無依。乃投徐大雲寺爲僧。其土是嵩法師之後。經論藪澤。眞翫習該通。後遊勝境。入嵩山學禪觀已。至任城邂逅李中丞諷赴職譙郡。接眞談道。抵掌盱衡。如披雲霧。李恨相識之晚。請以同行。時聚風亭月觀。談道達旦。李後入爲京尹。因從容稱奏。眞道盛德至。德皇下詔。徵而不奉詔。貞元七年四月示滅。門人建塔云。

唐定州大像山定眞院石藏傳

釋石藏。姓呂。漢東人也。年鄰小學。露成人之度。跪告堂親願爲佛子。遂志入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一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敕撰

習禪篇第三之四

正傳二十一人  
附見四人

唐洛京伏牛山自在傳 一鉢和尚南印

釋自在。俗姓李。吳興人也。生有奇瑞。稍長坐則加趺。親黨異之。辭所愛。投徑山出家。於新定登戒。及諸方參學。從南康道一禪師法席。懸解真宗。逸蹤流輩。道譽孔昭。行止優游。多隱山谷。四方禪侶叢萃其門。元和中居洛下香山。與天然禪師爲莫逆之交。所遊必好古。思得前賢遺跡以快逸觀。龍門山得後魏三藏翻經處。王屋山得稠禪師解虎鬪處。此山飲甘泉改爲甘泉寺。嵩山得梵法師馬跑泉。居無戀著。所著三傷歌辭理俱美。警發迷蒙。有益於代。前蜀王氏僞乾德初。有小軍使陳公。娶高中令駢諸孫女。若人持不殺二十餘年。後在

蜀爲男婚娶。禮須屠宰。高初不欲。親戚言自己持戒。行禮酒筵。將何以娛賓也。依違之際。遂多庖割。俄未浹旬得疾頗異。口但慌言。已而三宿還蘇。述冥間之事。初被黑衣使者追攝。入歧府城隍廟。廟神峩冠大袖。與一金甲武士晤坐。使者領高見神武士言語紛紜。讓高破戒。仍扼腕罵曰。吾護戒神將也。爲汝二十年食寢不遑。豈期忽起殺心。頓虧戒檢。命雖未盡罪亦頗深。須送冥司懲其故犯。城隍神問高曰。汝更修何善。追贖過尤乎。高常誦持上生經。其數已多。於時懵然都無記憶。恐懼之間。白曰。誦得三傷頌。一鉢和尚歌。遂合掌向神厲聲而念。神與武士聳耳擎拳立聽。顏色漸怡。及卒章。神皆涕淚。乃謂高曰。且歸人閒宜切營善。拜辭未畢。颯然起坐。備陳厥事。自此三傷一鉢之歌頌。人皆傳寫諷誦焉。一鉢和尚者。歌詞叶理。激勸憂思之深。然文體涉里巷。豈加三傷之典雅乎。在遣弟子去江南選山水之最者。吾願往中終老。到江州都昌縣。有好林泉迴報。在行至葉縣。道俗所留。往隋州開元寺示滅。年八十一。則長慶元年。

也。

系曰。稽諸律藏。出家者犯戒則招二罪。一違制。二業道也。高氏在家素不受戒。無違制愆。俗容有業道罪。寧得有護戒神邪。況高氏既持不殺。則冥然感止持無作之善生焉。因鮮克有終。致遭幽責。告諸五衆。當畏護戒之神。夫如是。明則有戒法。幽則有鬼神歟。

次成都府元和聖壽寺釋南印。姓張氏。明寤之性。受益無厭。得曹溪深旨。無以爲證。見淨衆寺會師所謂落機之錦濯。以增妍。銜燭之龍行而破暗。印自江陵入蜀。於蜀江之南壩薙草結茆。衆皆歸仰。漸成佛宇。貞元初年也。高司空崇文平劉闢之後。改此寺爲元和聖壽。初名寶應也。印化緣將畢。於長慶初示疾入滅。營塔葬於寺中。會昌中毀塔。大中復於江北寶應舊基上創此寺。還名聖壽。印弟子傳嗣。有義俛復興禪法焉。

唐汾州開元寺無業傳

釋無業。姓杜氏。商州上洛人也。其母李氏忽聞空中言曰。寄居得否。已而方娠。誕生之夕。異光滿室。及至成童。不爲戲弄。行必直視。坐卽加趺。商於緇徒。見皆驚歎。此無上法器。速令出家。紹隆三寶。年至九歲。啓白父母。依止本郡開元寺。志本禪師。乃授與金剛法華維摩思益華嚴等經。五行俱下。一誦無遺。年十一。得從髻落。凡參講肆。聊聞卽解。同學有所未曉。隨爲剖析。皆造玄關。至年二十。受具足戒於襄州幽律師。其四分律疏。一夏肄習。便能敷演。兼爲僧衆講涅槃經。法筵長開。冬夏無倦。可謂生豎不泯。琳遠復興。後聞洪州大寂禪門之上首。特往瞻禮。業身逾六尺。屹若山立。顧必凝睇。聲忤洪鐘。大寂一見異之。笑而言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業於是禮跪而言曰。至如三乘文學。麤窮其旨。嘗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大寂曰。只未了底心卽是。別物更無。不了時卽是迷。若了卽是悟。迷卽衆生。悟卽是佛。道不離衆生。豈別更有佛。亦猶手作拳。拳全手也。業言下豁然開悟。涕淚悲泣。向大寂曰。本謂佛道長遠。

勤苦曠劫方始得成。今日始知法身實相。本自具足。一切萬法從心所生。但有名字。無有實者。大寂曰如是如是。一切法性。不生不滅。一切諸法。本自空寂。經云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又云畢盡空寂舍。又云諸法空爲座。此卽諸佛如來住此無所住處。若如是知。卽住空寂舍。坐空法座。舉足下足。不離道場。言下便了。更無漸次。所謂不動足而登涅槃山者也。業旣傳心印。尋詣曹溪禮祖塔。迴游廬嶽天台及諸名山。徧尋聖跡。自洛抵雍。憩西明寺。僧衆咸欲舉請充兩街大德。業默然歎曰。親近國王大臣。非予志也。於是至上黨。節度使相國李抱眞。與馬燧累有戰功。又激發王武俊同破朱滔。功多勢盛。然好聞賢善。雖千里外必持幣致之。深重業名行。旦夕瞻禮。麾幢往來。常有倦色。謂門人曰。吾本避上國湮穰名利。今此又煩接君侯。豈娛心哉。言訖逍遙縣上抱腹山。又往清涼山。於金閣寺讀大藏經。星八周天。斯願方畢。復振錫南下。至於西河。初止衆香佛刹。州牧董叔纒。請住開元精舍。業謂弟子曰。吾自至

此。不復有遊方之意。豈吾緣在此邪。於是鐘鐘告衆。作師子吼。雨大法雨。垂二十年并汾之人悉皆向化。憲宗皇帝御宇十有四年。素嚮德音。乃下詔請入內。辭疾不行。明年再降綸旨。稱疾如故。穆宗皇帝卽位之年。聖情虔虔。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準公遠賁敕旨迎請。準至作禮白之曰。知師絕塵物表。糠粃世務。法委國王。請師熟慮。此迴恩旨不比常時。願師必順天心。不可更辭以疾。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業笑曰貧道何德。累煩聖主。行卽行矣。道途有殊。於是鬚髮澡浴。至中夜告弟子慧愔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故經云唯有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同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加趺而坐。奄然歸寂。嗚呼。可謂於生死得自在也。俗齡六十二。僧臘四十二。道俗號慕如喪考妣。乃備香華幢幡。遷



全身就於城西練若。積香薪而行茶毗。乃有卿雲自天。五色凝空。異香西來。郁馥氛氲。闔境士庶。咸皆聞覩。及薪盡火滅。獲設利羅璨若珠玉。弟子慧愔行勤虔縱義幽元度恆泰等。泣血收之。殮以金棺。乃命郢匠琢石爲塔。以長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安葬於練若之庭。業遷化之歲。州牧楊潛得僧錄準公具述其事。遂爲碑頌。敕諡大達國師。塔號澄源焉。

唐長沙東寺如會傳

釋如會。韶州始興人也。大曆八年。止國一禪師門下。後歸大寂法集。時禪客仰慕決求心要。僧堂之內。牀榻爲之陷折。時號折牀會。猶言鑿佛牀也。後徇請居長沙東寺焉。自大寂去世。其法門鼎盛。時無可敵。諺謂東寺爲禪窟。斷可知矣。時相國崔公羣慕會之風來謁於門。荅對瀏亮。辭咸造理。自爾爲師友之契。初羣與皇甫鏘議上憲宗尊號。因被鏘搆出爲湖南觀察。閑豫歸心於會也。至穆宗長慶癸卯歲終於寺。春秋八十。時井泉預枯。異香秘馥。遷塔於城

南。廉使李翱盡毀近城墳塔。唯留會所瘞浮圖。以筆題曰。獨留此塔以別賢愚矣。劉膳部軻著碑焉。敕諡傳明大師。塔曰永際。亦呼所居爲夾山和尚是歟。

### 唐南陽丹霞山天然傳

釋天然。不知何許人也。少入法門而性梗槩。謁見石頭禪師默而識之。思召其自體得實者。爲立名天然也。乃躬執爨。凡三年始遂落飾。後於嶽寺希律師受其戒法。造江西大寂會。寂以言誘之。謦荅雅正。大寂甚奇之。次居天台華頂三年。又禮國一大師。元和中上龍門香山。與伏牛禪師爲物外之交。後於慧林寺遇大寒。然乃焚木佛像以禦之。人或譏之曰。吾茶毗舍利。曰木頭何有。然曰若爾者何責我乎。元和三年晨過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去。乃徐仰曰無事僧。留守異之。乃奉束素衣兩襲。月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言吾思林泉。乃入南陽丹霞山結菴。以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沐

浴。吾將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入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卒。春秋八十六。膳部員外郎劉軻撰碑紀德焉。敕諡智通禪師。塔號妙覺。

唐常州芙蓉山太毓傳

釋太毓。姓范氏。金陵人也。年纔一紀。志在出家。乃禮牛頭山忠禪師而師事焉。於是勇猛精進。求其玄旨。法器外朗。神襟內融。雖明了一乘。而具足萬行。往雍京安國寺進受具戒。褻然出衆。加復威儀整肅。妙相殊特。如大海之不可測。如虛空之不可量。巡禮道場。攝心淨域。雖智能通達不假因師。而印可證明必從先覺。遂謁洪井大寂禪師。覩相而了達法身。剎那而頓成大道。於時天下佛法極盛。無過洪府。座下賢聖比肩得道者。其數頗衆。毓與大徹禪師大宣教禪師大智禪師。皆昆仲也。旣而南北觀方。曾無告憚。俾廣聞見。閑養聖胎耳。元和十三年。止於毗陵義興芙蓉山。故得名於山焉。毓爲緣作因。有應無著。故所居感化。所至悅隨。道俗相望。動盈萬數。自此江南之人悟禪理者多。

矣。時相國崔公羣坐失守出分司。後爲華州。由三峯出鎮宣城。其地雖邇。其人則遐。崔公深樂禮謁。致命誠請。毓以感念而現。大悲爲心。莫不果欲隨緣。遊方順命。寶歷元年。至於宛陵禪定寺。所以隨順而揚教也。至明年告歸齊雲山。九月合朔色相不動而示滅於山之院。享年八十。僧臘五十八。是日也天地如慘。草木如摧。鳥獸悲啼。雲泉斷咽。緇徒士庶孺慕充窮。十月棲神於院之庭。從其宜也。弟子至孚契眞清幹等。慨吾師示滅而後學徒存。太和二年相國韋處厚。素尚玄風。道心惇篤。以事奏聞天子爰降德音。褒以殊禮。追諡號塔名。越州刺史陸亘。摘翰論撰焉。

唐南嶽西園蘭若曇藏傳

靈象超岸

釋曇藏。不知何許人也。得禪訣於大寂之門。後見石頭希遷禪師。所謂再染謂之頽也。貞元二年嘉遁於衡嶽棲止峯之絕頂。晚年苦於腳疾。移下西園結茅。參請者繁熾。太和元年終於嶽中。高齡七十。先是藏養一犬尤靈。嘗夜經行息

坐次。其犬銜藏之衣歸房。乃於門闥旁伏守。而吠聲不絕。頻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視之。東厨有大蟒蛇。身長數丈。蟠繞小舍。爲之岌業。呀張其口。虓闕其聲。毒氣漫然。侍者白藏亟去迴避。藏曰死而可逃。何遠之有。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自性。激發則強。慈苟無緣。冤親一揆。無人無我。法性俱空。言訖。其蟒蛇按首徐行。閃然不見。又嘗一夜有羣盜。其犬亦銜藏衣。藏語盜曰。諸君山叟茅舍有中意物任拈去。終無少恡之分。盜感其言散分下山矣。又荊州永泰寺釋靈彖。姓蕭氏。蘭陵人也。其胄裔則後梁。爲周所滅。支屬星分。彖父居長沙爲編戶矣。生彖宛有出塵之誓。遇諸禪會罕不登臨。止泊維青優游自得。長慶元年住百家巖寺。未幾徙步。江陵太守王潛請居永泰寺。太和三載六月二十三日終於住寺。春秋七十五。建塔於州北存焉。又釋超岸。丹陽人也。先遇鶴林素禪師。處衆拱默而已。天寶二載至撫州蘭若。得大寂開發。四方羣侶依之。

唐鄂州大寂院無等傳

釋無等。姓李氏。今東京尉氏人也。貢志卓犖。辭氣貞正。少隨父官於南康。頻遊梵刹。向僧瞻像。往卽忘歸。旣作沙門。遇道一禪師在龔公山。學侶蜚慕等求法於其間。挺然出類。元和七年遊漢上。後至武昌。覩郡西黃鵠山奇秀。遂結茅分衛。由此巴蜀荆襄尙玄理者。無遠不至矣。太和元載。屬相國牛公僧孺出鎮三江。聞等道香普熏遐邇。命駕枉問。風虎相須。爲法重人。牛公慮其蘭若不隸名籍。特爲奏題曰大寂也。憧憧往來。堂無虛位。至四年十月示滅。年八十二。弟子誓通奉全身入塔焉。

唐天目山千頃院明覺傳

釋明覺。俗姓猷。河內人也。祖爲官嶺南。後徙居爲建陽人也。覺儒家之子。風流蘊藉。好問求知。曾無倦懈。宿懷道性。聞道一禪師於佛跡嶺。行禪法。往造焉。遂依投髻染。由此卽願觀方。衡嶽天台四明。徧嘗法味。復於徑山留心請



決。數夏負薪。面黧手胝。下山至杭州大雲寺禁足院門。續移止湖畔青山頂結菴而止。屬范陽盧中丞嚮風躬謁。召歸州治大雲寺住持。元和十五年避嫌遠囂。隱天目山。是山也特秀。基墟跨涉四郡。有上下龍潭。深不可測。怪物往往出於中。有白鹿毛質詭異。土人謂爲山神也。覺遁是中。檀信爲禪宇。長慶三年春及冬至明年二月大旱。野火蔓延欲燒。院僧惶懼。覺曰吾與此山有緣火當速滅。少選雷雨驟作。其火都滅。遠近驚歎。以太和五年七月十九日示疾而亡。

唐杭州秦望山圓修傳

釋圓修。姓潘氏。福州閩人也。生而岐嶷。長而俊邁。忽思拔俗。尋事名師。剔髮變衣。年滿於嵩陽會善寺納戒。旣而儀表容與。日新厥德。研窮經論。俄約觀方。遇百丈山海禪師。根教相符遂明心要。持杯振錫而抵於杭。見秦望山峻極之勢。有長松枝繁結蓋。遂棲止於松巔。時感鵲復巢於橫枝。物我都忘。羽

族馴狎。由茲不下近四十秋。每一太守到任。則就瞻仰。號烏窠禪師焉。泊元年初。邦伯裴常棣酷重其道。請下結庵者至於三四。或爲參請者說法。裴侯命八屬宰官同力造伽藍。移廢額曰招賢以居之。太和七年癸丑歲。九月二十二日端坐怡然歸寂。享年九十九。僧臘八十。杭之累政良守無不傾重。稅駕樹陰請談玄極。不覺更僕移辰矣。今塔在石甌山下。南嶽僧唯貞爲塔銘焉。近有盜發其塔。且多怪異。止收得銘誌而已。

### 唐池州南泉院普願傳

釋普願。俗姓王。鄭州新鄭人也。其宗嗣於江西大寂。大寂師南嶽觀音讓。讓則曹溪之冢子也。於願爲大父。其高曾可知也。則南泉之禪有自來矣。願在孕。母不喜葷血。至德二年跪請於父母乞出家。脫然有去羈鞅之色。乃投密縣大隈山大慧禪師受業。苦節篤勵。胼胝皸瘃。不敢爲身主。其師異之。大曆十二年願春秋三十矣。詣嵩山會善寺高律師受具。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之學。後

遊講肆。上棲伽頂入華嚴海會。挾中百門觀之關鑰。領玄機於疏論之外。當其鋒者。皆旗靡轍亂。大寂門下八百餘人。每參聽之後。尋繹師說。是非紛錯。願或自默而語。羣論皆弭。曰夫人不言。乃言爾耳。自後含景匿耀。似不能言者。人以其無法說。或扣其關。亦堅拒不洩。時有密蹟其機者。微露頭角。乃知其非無法說。時未至矣。貞元十一年。掛錫池陽南泉山。堙谷刊木。以構禪宇。簞筮飯牛。溷於牧童。斫山畚田。種食以饒。足不下南泉三十年矣。夫洪鐘不爲莛撞發聲。聲之者故有待矣。太和年初宣使陸公巨。前池陽太守。皆知其抗迹塵外。爲四方法眼。與護軍彭城劉公。同迎請下山。北面申禮。不經再歲毳衣之子奔走道途。不下數百人。太和甲寅歲十月二十一日示疾。十二月二十三日有白虹貫於禪室後峯。占之者。得非南泉謝世乎。是日西峯巨石崩。聲數十里。當晝有乳虎遶禪林而號。衆咸異之。二十五日東方明。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謝。春秋八十七。僧臘五十八。契元文暢等

凡九百人。皆布衣墨巾泣血於山門。赴喪會葬者相繼於路。哀號之聲震於崖谷。乙卯歲。門人奉全身於靈塔。從其教也。膳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軻。欽若前烈追德頌美焉。

### 唐澧陽雲巖寺曇晟傳

釋曇晟俗姓王氏。鍾陵建昌人也。始生有自然胎衣右袒。猶緇服焉。遂請出家於石門。年滿具法。參見百丈山海禪師。二十年爲侍者。職同慶喜法必我聞。身若中涓。心居散位。續受藥山舉發。全了無疑。化徒孔勤。受益者衆。以太和三年己酉十月二十七日示滅。敕諡大師號無相。塔名淨勝焉。

系曰商那和修。華言胎衣也。以其生帶衣而誕。以繒肉。而非幼爲綳褓。長且稱身。出家成法服。至入滅闍維。方爲煨燼焉。晟師之有胎衣。止不及爲嬰兒已往之服耳。此近叔離尼商那尊者也。思過半矣。何邪。晟師去聖懸遠。和修佛滅百年。將胎衣示有行果之徒也。今晟以胞袒絡化其教理之世。不其難乎。

故曰思過半矣。

唐荊州福壽寺甄公傳

釋甄公。姓魯氏。江陵人也。少而警慧。七歲誦通詩雅。遂應州舉。三上中第。未釋褐。與沙門議論玄理。乃願披緇。投福壽寺辯初法師以爲模範。後於洛京昭成寺講法數座。因禮嵩山禪師。通暢心決。方至丹陽茅山。尋掛錫於蘇州棲伽山。四遠參玄者駢肩疊足矣。時白樂天牧是郡。接其談道。不覺披襟解帶。心遊無物之場。得甄之閨闕矣。遂堅請出水流寺。不樂安止。以山水爲娛情之趣耳。太和三年示疾。云終九十歲。以其年四月十七日入塔焉。

唐趙州東院從諗傳

釋從諗。青州臨淄人也。童稚之歲。孤介弗羣。越二親之羈絆。超然離俗。乃投本州龍興伽藍。從師翦落。尋往嵩山瑠璃壇納戒。師勉之聽習。於經律但染指而已。聞池陽願禪師道化翕如。諗執心定志。鑽仰忘疲。南泉密付授之。滅跡

匿端。坦然安樂。後於趙郡開物化迷。大行禪道。以真定帥王氏阻兵。封疆多梗。朝廷患之。王氏抗拒過制。而偏歸心於諗。諗嘗寄塵拂上王氏曰。王若問何處得此拂子。荅道。老僧平生用不盡者物。凡所舉揚。天下傳之。號趙州法道。語錄大行爲世所貴也。

### 唐京兆華嚴寺智藏傳

釋智藏。姓黃氏。豫章上高人也。父爲洪州掾。藏隨父入報國寺。見供奉皓月講涅槃經。微體經意。樂入佛門。年甫十三。割恩愛。辭父母。於開元寺宗法師所受學。後修禪法。證大寂一公宗要矣。建中元年入長安。盧元顥素奉其道。舉奏入內供養。敕令住華嚴寺。輦轂之間。玄學者孔熾。就藏之門。若海水之歸投琴之壑矣。太和九年終於住寺。三月十二日入塔焉。

### 唐潭州道吾山圓智傳

釋圓智。俗姓張。豫章海昏人也。總卅之年頓求出離。禮涅槃和尚躬執鉗屨。



爰登戒地誓叩禪門。見乎藥山示其心決。後居長沙道吾山。海衆相從。猶蜂蟻之附王焉。以太和九年乙卯九月十一日長逝。享年六十七。闍維得不灰之骨數片。腦蓋一節。特異而清瑩。其色如金。其響如銅。乃建塔於石霜山。敕諡修一大師。寶相之塔。得其道者則普會焉。智公初領悟藥山宗旨。儼師誨之曰。吾無寶玉大弓以爲分器。今賞汝犢鼻一腰。雖云微末。而表親褻歟。南嶽僧玄泰著碑頌。

唐明州大梅山法常傳

釋法常俗姓鄭。襄陽人也。稚歲從師於荆之玉泉寺。凡百經書。一覽必暗誦。更無遺忘。冠年受具足品於龍興寺。容貌清峻。性度剛敏。納衣囊鉢畢志卯齋。貞元十二年。自天台之於四明。餘姚之南七十里。寓仙尉梅子真之舊隱焉。昔梅福初入山也。見多龍穴神蛇每吐氣成樓閣。雨雲晦冥。邊有石庫。內貯仙藥。神仙經籍常寄宿於房。乃夢神人語之曰。君非凡夫。因話及石庫中聖書。

懸記既往將來之事。受之者爲地下主。不然爲帝王之師傳矣。常謂之曰石庫之書。非吾所好。昔僧稠不顧仙經。其卷自亡。吾以涅槃爲樂。厥壽何止與天偕老耶。神曰此地靈府。俗氣之人輒難居此。立致變怪。常曰吾寓跡於梅尉之鄉。非久據焉。因號梅山也。由是編苦伐木作覆形之調。居僅四十年驗實非常之人也。開成年初院成。徒侶輻湊。請問決疑。可六七百納徒矣。四年常忽示疾。九月十九日山林搖盪。鳥獸悲鳴。辭衆而逝。報齡八十八。戒臘六十九。十月十九日焚於南澗。收舍利。五色璨然圓轉焉。常先隱梅嶺。有僧求拄杖見之。白鹽官安禪師曰。梅子熟矣。汝曹往尋幸能療渴也。進士江積爲碑云爾。

唐揚州慧照寺崇演傳

釋崇演。姓段氏。東平人也。出家於本州龍興寺慧超法師之門。遊方問道。見嵩陽善寂禪師示其心法。後居都梁山。當於淮浦四面來商毳客影附焉。相國李公紳鎮撫廣陵。而性剛嚴少所接與。偏輕釋子或允相見。必問難鋒起。祇應

不供者。多咄叱而出。紳遣衙吏章幼成傳意。召演入府。訓對詣理談論鏗然。紳惘然翻不測其畛域。特加歸信。請居慧照寺化導。同聲相應。僅於千衆。開成二年終於淨院。春秋八十四。以十月二十三日全身入塔云。

唐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傳

釋齊安。俗姓李。實唐帝系之英。先人播越故生於海門郡焉。深避世榮。終祕氏族。安在胎。母夢日兆祥。既誕而神光下燭。數歲有異僧欵門召見。摩頂曰。鳳穴振儀。龍宮藏寶。紹終之業。其在斯乎。及臻卯角。亟請出家。父母訶止。安曰。祿利之養。止於親爾。冥報之利。不其遠邪。珪組之榮。止於家爾。濟拔之益。不其廣邪。一親感其言而順從。遂依本郡雲琮禪師。雖勤勞謙默。和光同塵。而螢月殊暉。雞鶴異態。年滿登具。乃詣南嶽智嚴律師。外檢律儀。內照實相。後聞南康龔公山大寂禪師隨化度人。慈緣幽感。裹足振錫。一日造焉。大寂欣其相依。論持不倦。及其蛻去。安盡力送終。元和末。安春秋已逾七十。而

遊越之蕭山法樂寺。以其古製垣屋靡完。補壞扶傾不克宴坐。時海昌有法昕者。緇林翹楚。於放生池墻廢地肇葺禪居焉。昕謙而不自有。延請安主之。四海參學者麇至焉。道化之盛。翕然推伏。安不言寒暑。不下堂廡。無流眄。無傾聽。如此者蓋有年矣。而又挺身魁岸。相好莊嚴眉毫紺垂。顙骨圓聳。望之者如仰嵩華而揖滄溟。曾無測其高深也。以會昌二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二日泊然宴坐。俄爾示滅。先時竹栢盡死。至是精彩益振。爰有清響叩戶。祥光滿室。如環佩之鏘鳴。若劒戟之交射。瑞相尤繁。事形別錄。又安懇知宣宗皇帝隱曜緇行。將來法會。預誠知事曰。當有異人至此。禁襍言。止橫事。恐累佛法。明日行腳僧數人參禮。安默識帝遂令維那高位安置。禮殊他等。安每接談話。益知貴氣。乃曰貧道謬爲海衆圍繞。患齋不供。就上座邊求一供疏。帝爲操翰攄辭。安覽驚悚。知供養僧賈去。所獲豐厚。殆與常度不同。乃語帝曰。時至矣。無滯泥蟠。囑以佛法後事而去。帝本憲宗第四子。穆宗異母弟也。武宗恆憚忌之。

沈之於宮廁。宦者仇公武潛施拯護。俾髡髮爲僧縱之而逸。周遊天下。險阻備嘗。因緣出授江陵少尹。實惡其在朝耳。武宗崩。左神策軍中尉楊公諷宰臣百官迎而立之。聞安已終。愴悼久之。敕諡大師曰悟空。乃以御詩追悼。後右貂盧簡求爲建塔焉。

唐京師聖壽寺恆政傳

釋恆政。姓周氏。平原人也。未入法前。隨入鄉校。殊不嗜書籍。或見佛經耽味不捨。後棄俗從師。就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下受誦經法。既登戒已。問道於嵩少。決了無壅。遁跡三峯。放蕩自在。無幾入太一山中。甫行風教。學人螳慕。太和中文宗皇帝酷嗜蜃蛤。汾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盈枰而進。有擘不張呀者。帝觀其異。卽焚香祝之。俄爲菩薩形。梵相克全。儀容可愛。遂致於金粟檀香合。以玉縣錦覆之。賜興善寺。令致禮之。始宣問羣臣斯何瑞也。相國李公德裕奏曰。臣不足知。唯知聖德昭應。其諸佛理聞終南山有

恆政禪師。大明佛法。博聞強識。詔入宣問。政曰貧道聞物無虛應。此乃啓沃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中應以此身得度者。卽現此身而爲說法也。帝曰菩薩身已見。未聞說法。政曰陛下覩此爲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聞說法了。皇情悅豫。得未曾有。敕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荅殊休。其菩薩至會昌毀佛舍乃亡所在。因留政內道場中。累辭入山。宣住聖壽寺。至武宗卽位。忽入終南。或問其故。曰吾避仇烏可已乎哉。後終山舍。年八十七。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以會昌三年九月四日入塔。後有廢教之敕。政之先見。若合符節焉。

系曰。蜃蛤中胡得菩薩像乎。通曰。有所警發時一現耳。近聞僞唐李氏。國境荐饑。陂湖閒。多生蠡蚌。百姓競取而食。其年免殍仆者十有七八。明年豐。民猶采之。無何有獲巨蚌可二尺餘。提歸擘磔擊蒲曾無少損。其人呪垂放之。俄自開張吐出。佛像長僅尺許。相好俱全若眞珠色。號曰珠佛焉。獻李氏。後遺



與梵僧焉。此意所不及處。現形者。蓋經中化肉山魚米以資饑饉。歲既豐登。胡不屬厭。故現相止足之也。

唐大瀕山靈祐傳

釋靈祐。俗姓趙。祖父俱福州長溪人也。祐卅年戲於前庭。仰見瑞氣祥雲。徘徊盤鬱。又如天樂清奏。真身降靈。衢巷諦觀。耆艾莫測。俄有華巔之叟。狀類闕賓之人。謂家老曰。此羣靈衆聖標異。此童佛之真子也。必當重光佛法。久之彈指數四而去。祐以椎髻短褐。依本郡法恆律師。執勞每倍於役。冠年髣髴。三年具戒。時有錢塘上士義賓。授其律科。及入天台。遇寒山子於途中。乃謂祐曰。千山萬水。遇潭卽止。獲無價寶。賑卹諸子。祐順途而念危坐以思。旋造國清寺。遇異人拾得。申繫前意。信若合符。遂詣泐潭謁大智師。頓了祖意。元和末隨緣長沙。因過大瀕山。遂欲棲止。山與郡郭十舍而遙。夤無人煙。比爲獸窟。乃襟猿猱之閒。橡栗充食。浹旬有山民見之。羣信共營梵宇。時襄陽連率

李景讓。統攝湘潭。願預良緣。乃奏請山門號同慶寺。後相國裴公相親道合。祐爲遭會昌之澄汰。又遇相國崔公慎由崇重加禮。以大中癸酉歲正月九日盥漱畢敷座瞑目而歸滅焉。享年八十三。僧臘五十九。遷葬於山之右梔子園也。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等州節度使右散騎常侍盧簡求爲碑。李商隱題額焉。

### 唐黃州九井山玄策傳

釋玄策。俗姓魯。會稽人也。幼隨父商估。赴天台山光明會。乃隋朝智顗禪師立教。年別九月。遠近州邑黑白二衆鳩聚。策觀殊異。遂於禪林寺智廣師下出家。遊方見江西大寂。頓開翳障。及徧參問。覩黃陂九井山奇秀。乃結茅爲舍。學侶若蟬之走明也。或慰策曰。師之耐寂寞如此乎。策曰。致道者忘心矣。吾樂甚哉。以大中八年現疾而滅。續敕諡大師曰圓寂。塔名智覺焉。

###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一終

### 音釋

慌呼廣切扼腕扼乙革切握也腕烏貫切手腕也懲直陵切惜蒙弄切塢而緣切緣江餘地也薙他計切肆羊吏切屹魚迄切睇特計切目小視也仵疑古切

惛於金切殮力驗切郢以整切瀏力救切鑄伯各切瘞於例切謦於證切以言對也翕呼及切褻余救切孺儒遇切赭丑貞切呀虛加切彪張口貌

闕號許交切闕胡讎切豕通貫切犖力角切卓犖超絕也憧憧昌容切往來不絕貌黠古旱切胝張尼切岐嶷岐翹移切嶷魚力切岐嶷能自立也剔他計切羈鞅羈居切

兩切於胼房連切胼胝皮堅也𧯂𧯂拘云切凍裂也𧯂母婢切𧯂鋤陌切𧯂胡困切𧯂以諸切三歲治田也𧯂唐丁切𧯂草莖也𧯂細補耕切𧯂博抱切臨

溜溜側持切𧯂古患切𧯂止忍切蛻舒丙切麇渠云切𧯂莫甸切𧯂博陌切𧯂在見切𧯂步卑切𧯂婢小切餓死曰𧯂𧯂陟革切泐

歷德切濁地名負呼正切顗疑豈切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二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敕撰

習禪篇第三之五

正傳二十人  
附見四人

唐杭州大慈山寰中傳

釋寰中。姓盧氏。河東蒲坂人也。稟靈特異。挺質殊倫。身支脯亭。頂骨圓峻。其聲若鐘響。其色猶脂凝。學通終古。辭實豐贍。年二十五。隨計中甲科。然未塞其懷。復思再捷。無何遭母之憂。遂廬於墓所。及服闋。徑往北京童子寺出家。一稔未周。諸經皆覽。明年往嵩嶽登戒。肄習律部。於茲博通。忽慕上乘。決往百丈山。深得玄旨。後隱南嶽常樂寺。結茅於山椒。諫議大夫崔公深重其操。因別立方丈。虞淵景晞。一飯永日。然其乏水。羸瓶遠求。俄爾深宵有虎咆哮廬側。詰旦視之。果濫泉坼地而湧。足其汲用。後之杭。浙江之北。有山號大慈。

居未久。檀信爰臻。旋成巨院。四方僧侶。參禮如雲。屬武宗廢教。中衣短褐。或請居戴氏別墅焉。大中壬申歲。太守劉公首命髡染。重盛禪林。壬午歲二月十五日。囑累聲畢而終。時漸溽暑。驗其身一無變異。而頂門燠潤。冬寔於塔所。享年八十三。法臘五十四。有說常樂寺山虎跑泉。當中公滅日。忽焉乾涸。異哉。止資中之受用耳。至乾符丁酉歲。敕諡大師號性空。塔名定慧也。縉雲太守段成式爲眞讚焉。

唐洛陽韶山寰普傳

釋寰普者。不知何許人也。稟形淳粹。克性謙沖。居於醜夷下風。請業。汪汪然其識度。輒難擬議。具戒之後。經論溫尋。然後杖錫南遊。滎陽。遇夾山而得心契。有。參學舉問垂手攜歸。不使一機失其開誘。其所不薦。勸令披覽經法。亦近秀寂之遺風耳。

唐衡山昂頭峯日照傳

釋日照。姓劉氏。岐下人也。家世豪盛。幼承庭訓。博覽經籍。復於莊老而宿慧發揮。思從釋子。卽往長安大興善寺曇光法師下稟學納戒。傳受經法。靡所不精。因遊嵩嶽。問圓通之訣。欣然趨入。後遊南嶽。登昂頭峯。直拔蒼翠。便有終焉之志。庵居二十載。屬會昌武宗毀教。照深入巖窟。飯粟飲流。而延喘息。大中宣宗重興佛法。率徒六十許人。還就昂頭山舊基。結苫蓋。構舍宇。復居一十五年。學人波委。咸通中示滅。春秋一百八歲。至三年二月三日入塔。立碑存焉。天下謂其禪學。爲昂頭照是歟。

### 唐朗州德山院宣鑒傳

釋宣鑒。姓周氏。劍南人也。生惡葷羶。少多英敏。宿賈異操。懇願出塵。大龍不屈於小庭。俊鶚必騰其層漢。旣除美飾。當預僧流。從受近圓。卽窮律藏。其諸性相。貫習偕通。聞重湖閒禪道大興。乃抗志雲遊。造龍潭信禪師。則石頭宗師之二葉也。始唯獨居一室。鑒強供侍之。一夕龍潭持一枝火授鑒。鑒接而



行數步。且日久聞龍潭。到來龍之與潭俱不見歟。信曰子親到矣。機與教符。日親丈室。三十餘年。後止灋陽。居無何屬武宗搜揚。洎大中還復法儀。咸通初。武陵太守薛延望堅請。始居德山。其道芬馨。四海禪徒輻湊。伏臘堂中常有半千人矣。其於訓授。天險海深。難窺邊際。雪峯參見。鑒深肯重。以咸通六年乙酉歲十二月三日忽告諸徒曰。捫空追響勞汝神邪。夢覺覺非復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春秋八十四僧臘六十五。身據牀坐。卓然七日如生在焉。天下言激箭之禪道者。有德山門風焉。今襄鄧漢東。法孫極盛者是。

唐明州棲心寺藏奩傳

釋藏奩。俗姓朱氏。蘇州華亭人也。母方娠。及誕常聞異香。爲兒時嘗墮井。有神人接持而出。卅歲出家。禮道曠禪師。及弱冠詣嵩嶽受具。母每思念涕泣。因一日不視。迨其歸省卽日而明。母喪哀毀廬墓閒。頗有徵祥。孝感如是。由此顯名。尋遊方訪道。復詣五洩山遇靈默大師。一言辨析旨趣符合。顯晦之

道日月之所然也。會昌大中衰而復盛。唯奘居之。焚不能惑。焚不能熱。溺不能濡者也。泊周洛再構長壽寺。敕度居焉。時內典焚毀梵夾煨燼。手緝散落實爲大藏。尋南海楊公收典姑蘇。請奘歸於故林。以建精舍。大中十二年鄞水檀越任景求捨宅爲院。迎奘居之。剡寇求甫率徒二千執兵晝入。奘瞑目宴坐色且無撓。盜衆皆悸懾。叩頭謝過。寇平州奏請改額爲棲心寺。以旌奘之德焉。凡一動止禪者必集。環堂擁榻堵立雲會。奘學識泉涌指鑒岐分。詰難排縱之衆。攻堅索隱之士。皆立褰苦霧坐泮堅冰。一言入神永破沈惑。以咸通七年秋八月三日現疾告終。享年七十七僧臘五十七。預命香水鬚髮謂弟子曰。吾七日在矣。及期而滅。門人號慕。乃權窆天童巖。已周三載。一日異香凝空遠近郁烈。弟子相謂曰。昔師囑累令三載後當焚我身。今異香若此。乃發塔視之。儼若平生。以其年八月三日依西域法焚之。獲舍利數千粒。其色紅翠。十三年弟子戒休費舍利述行狀。詣闕請諡。奉敕哀誄。易名曰心鑑。塔曰壽相。奘在洛

下長壽寺謂衆曰。昔四明天童山僧曇粹是吾前生也。有墳塔存焉。相去遼遠。人有疑者。及追驗事實皆如其言。初任生將迎奠。人或難之。對曰。治宅之始。有異僧令大其門。二十年之後。當有聖者居之。比奠至止果二十年矣。又奠將離姑蘇爲徒衆留擁。乃以櫻拂與之曰。吾在此矣。汝何疑焉。暨乎潛行衆方諭其深旨。又令寺之西北隅。可爲五百墩以鎮之。或曰力何可致。奠曰不然。作一墩植五株栢可也。凡微言奧旨皆此類也。刺史崔琪撰塔碑。金華縣尉邵朗題額焉。

唐真定府臨濟院義玄傳

釋義玄。俗姓邢。曹州南華人也。參學諸方。不憚艱苦。因見黃檗山運禪師。鳴啄同時。了然通徹。乃北歸鄉土。俯徇趙人之請。住子城南臨濟焉。罷唱經論之徒皆親堂室。示人心要頗與德山相類。以咸通七年丙戌歲四月十日示滅。敕諡慧照大師。塔號澄虛。言教頗行於世。今恆陽號臨濟禪宗焉。

唐洛京廣愛寺從諫傳

鑒宗

釋從諫。姓張氏。本南陽人也。徙居廣陵。生於淮甸焉。爲性倜儻器宇崇峙。於閭里閒爲時畏服。遇相工曰。子身長八尺眉目秀朗。他日必荷榮寄。諫曰。心不願仕。於榮寄何有。相工曰。所寄荷不可測也。越壯室之年。忽深信佛理。遂捨妻孥求僧披髮焉。甫登戒地頗護心珠。因悟禪那頓了玄理。方數十載。同好之者自遠而來請問。諫一一指訂俾其開覺。尋遊洛下廣愛寺挂錫。時禪客鱗集。如孝子之事父母焉。洛中有請諫設食。必排位對賓頭盧尊者。其爲人之欽奉皆此類矣。屬會昌四年詔廢佛塔廟。令沙門復桑梓。亦例澄汰。乃烏帽麻衣。潛於皇甫氏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於夏中常就此入定。或補毳毳事。忽遇頽雲駛雨霆電擊石。烈風兼至。凡在此者驚奔恐懾。諫唯欣然加趺而坐。若無所聞者。或問諫曰。惡畜生何爾。大中初。宣皇詔興釋氏。諫還歸洛邑舊居。其子一日自廣陵來覲。適與諫遇於院門。威貌嚴莊不復可識。乃

問曰。從諫大德所居。諫指之東南可尋。其子既去。遂闔門不出。其割裂愛網。又若此也。咸通七年丙戌歲夏五月。忽出詣檀越家辭別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聞耳。至秋七月朔旦。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已。右脇而臥。呼門人玄章誡之曰。人身難得而易失。急急於物無心無爲流轉。無生滅法一切現存。今乃生也有涯。暫與爾別。是日無疾而化。行年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於建春門外尸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一無近者。遂以餅餌覆之。經宿有狐狼迹。唯啖所覆。身且儼如。乃議用外國法焚之。收合餘燼。起白塔於道傍。人尤歸信香火不絕焉。次有杭州徑山院釋鑒宗。湖州長城人也。姓錢氏。卽禮部侍郎徽之孫。父晟有疾。宗割股肉饋啖之。給云。他畜之肉。未幾病閒。孝譽聞於親里。乃求出家。時州開元寺有上都臨壇十望大德。內供奉高閑。閑善草隸。嘗對懿宗御前書。甚高華望。宗誓禮爲師。後出學涉通淨名思益經。遂常講習。閑公亦示其筆法。漸得鳳毛焉。倏往謁鹽官悟空

大師。隨衆參請頓徹心源。卻復故鄉。勸人營福。咸通三年辛巳巡歷名山。遂止天目東峯徑山焉。道俗歸心恢揚法教。出弟子尤者天童山咸啓。敕賜紫衣背山行滿。皆分枝化物。至七年丙戌閏三月五示滅。遷塔於大寂巖下。梁乾化五年吳越國王尙父錢氏。表請追諡大師。曰無上祖門。傳號爲徑山第二祖。時吳沈修者。自號白牙先生。述德爲讚記焉。

### 唐洪州洞山良价傳

釋良价。俗姓俞氏。會稽諸暨人也。少孺從師於五洩山寺。年至二十一方往嵩山具戒焉。登卽遊方見南泉禪師。深領玄契。續造雲巖。疑滯頓寢。大中末。於新豐山大行禪法。後盛化豫章高安洞山。今筠州也。价以咸通十年己丑三月朔旦。命髻髮披衣。令鳴鐘奄然而往。時弟子輩悲號。价忽開目而起曰。夫出家之人。心不依物。是真修行。勞生息死。於悲何有。淪喪於情太麤著乎。召主事僧令營齋。齋畢吾其逝矣。然衆心戀慕。從延其日至於七辰。食具方備。价



亦隨齋。謂衆曰。此齋名愚癡也。蓋責其無般若歟。及僧唱隨意曰。僧家勿事太率。臨行之際。喧動如斯。至八日浴訖。端坐而絕。春秋六十三。法臘四十二。敕謚禪師。曰悟本。塔號慧覺矣。

系曰。其卻留累日。古亦有之。如价之來去自由者。近世一人而已。

唐蘇州藏廩傳

釋藏廩。俗姓程。衢州信安人也。幼歲神氣朗暢。貌質魁然。元和中告親求出家。志不可卻。直造長沙嶽麓。投靈智律師請事鬚染。智師察其強願不羣。乃攝度之。既披法服。尋於武陵開元寺智總律師受具足尸羅。當長慶三年也。因聽律範旋窮篇聚。語同業曰。教門繁廣。然有總門。總門之急。勿過捨筏。遂徧參禪宗。遇馬素門下高足住龍牙山。知廩法器。異日告之曰。蘊界不眞。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何所名。復從誰得。廩一言領會。千轍同歸。龍牙曰。我法眼不蒙掩矣。既遂所求大得安靜。卻迴柯山。蓋避會昌之搜揚也。至大中六年郡

牧崔公壽重之。於州龍興寺別構禪室延居之。數年北至嘉禾。信士歸依請留住至德伽藍。又往姑蘇。時崔公鈞作守此郡。聞廩名久。請居南禪院。咸通八年浙西廉使周公寶命住招隱寺。其年秋卻返嘉禾。信士呂京捨別墅造今永安院。時乾符中羣寇紛紜禪侶分散。廩曰。盜終不至此。及期寇從別道行。果無所損。其先見如此。五年十月十二日。滿院陰雲雉鳴鳥噪。安坐而化。弟子號哭卻穌。至六年三月中辰前別衆後終。享年八十二僧臘五十六。時澹交爲廩作眞讚。至乾寧中僧神贊進狀乞追諡號塔名。名士吳重裕書碑。

唐福州怡山院大安傳

釋大安。姓陳氏。閩城人也。幼年入道頓拂塵蒙。元和十二年敕建州浦城縣乾元寺置兜率壇。始全戒足。時天雨桂子及地生朱草。刺史元錫手疏其瑞。上達冕旒。遂迴御禮詔改鳳棲寺。號靈感壇焉。安因往洪井。路出上元。忽逢一老父曰。子往南昌必有所得。及咨參律學。夜聞二僧談論。遽了三乘之旨。乃以

所習付之。同人之臨川見石鞏山慧藏禪師。藏之提唱必持弓弩以擬學人。安服拜未興。唱曰看箭。安神色不撓。荅對不差。石鞏乃投弩曰。幾年射。始中半人也矣。安遊五臺。入龍池沐浴。雖久浸漣漪。殊無奮暴雨雹之怪。觀者驚悚。後止瀉山禮大圓禪師復證前聞。而爲量果也。時豫章廉使贈太尉崔貞孝公。則魏公之季父。深契玄機。敦安之道。飛疏召之。厥譽愈昌。咸通十四年詔宜號延聖大師。賜紫袈裟一副。中和二年示疾。所止法堂巨梁中折。三年癸卯十月二十二日坐化於怡山丈室。春秋九十一臘六十七。續詔贈圓智大師。塔號證真。安不嘗唾地。不處溫房。隨化而衣天雨而浴。諸法弟子慧長入關揚安之德。故有追諡也。博陵司空相國仰慕前列。遂著文頌德。詩人周朴篤重安。時入山致禮焉。

唐長沙石霜山慶諸傳

洪謹  
令達

釋慶諸。俗姓陳。廬陵新淦玉笥鄉人也。乃祖厥考。咸不爲吏。清言放蕩焉。諸

始十三禮紹鑾禪翁爲師。於洪井西山鬚髮。二十三往嵩山受具戒。便就東洛學毗奈耶。既知聽制。終謂漸宗。迴抵南嶽入大瀉山。次屆雲巖遇道吾。垂問知意。方爲二夏之僧。得石霜山。便議終焉之志。道吾躬至石霜山。日勤執侍。往還問答。語在別錄。諸貌古氣真。世無能識。時洞山新滅。俄爲遠方禪侶圍遶。因入深山無人之境結茅宴坐。時衆追尋。倏有見者。皆號哭交請。出爲吾曹。諸將安往。由是辰夕被遊學者扣擊。可無希聲以應之乎。如是二十年間。堂中老宿。長坐不臥屹若樞机。天下謂之石霜枯木衆是也。南方謂之叢林者。翻禪那爲功德叢林也。爲四方清則者。無出其右。以光啓四年戊申歲二月已亥示疾終於山院。高齡八十二僧臘五十九。越三月十五日葬於寺西北隅二百許步。門弟子等結墳塔。作螺髻形。夏四月一日。廣化寺釋子處訥追慕往德恐遺美聲。命南嶽玄泰纂錄言行。諸方弟子分行其道焉。敕諡普會大師塔曰法相。次餘杭徑山院釋洪誼。俗姓吳。吳興人也。年纔十九。於開元寺禮無上大

師出家落飾。精加佛事。罔怠巾餅。二十二遣往嵩嶽會善寺受滿足律儀。俾誦大比丘戒。而七日念終。遂習毗尼。尋傳經講。自謂爲僧有逸羣事業。而歸禮本師。曰汝於十二時中。將何報答四恩三有。謹聞斯詰。慙然失措。三日忘食。本師卻招誘提耳。方明本事。如是往還雲巖。次瀉山。各爲切磋。蔚成匠手。俄而會昌中例遭黜退。衆人悲泣者。惋歎者。諠晏如也。曰大丈夫鍾此厄會。豈非命也。夫何作兒女之情乎。時於長沙遇信士羅晏。召居家供施。蓋謹執白衣比丘法初無差失。涉於二載。若門賓焉。大中初除滅法之律。乃復厥議還故鄉西峰院。至咸通六年上徑山覲本師。明年無上大師遷神。衆請諱嗣其法位。始唯百許僧。後盈千數。於時四衆共居。肅然無過。僖宗皇帝賜院額。曰乾符鎮國。中和三年。仍賜紫袈裟。景福二年吳越國王尙父錢氏奏舉。登賜法濟大師。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辭衆而卒。雪溪戚長史寫貌武肅王爲眞讚。傳法弟子廬山栖賢寺寂公臨川義直功臣院令達。達於兩浙大行道化。卒諡歸寂大師焉。

初諶有先見之明。武肅王家居石鑑山。及就戍應募爲軍。諶一見握手屏左右而謂之曰。好自愛。他日貴極。當與佛法爲主。後累立戰功。爲杭牧。故奏署諶師號。見必拜跪。檀施豐厚。異於常數。終時執喪禮念微時之言矣。

唐洪州雲居山道膺傳

釋道膺。姓王氏。薊門玉田人也。生而特異。神彩朗然。處於童丱。嶮峒稟氣。宿心拔俗。爭離火宅之門。拭目尋師。遂攝鍛金之子。師授經法。誦徹復求。年偶蹉跎。二十五方於范陽延壽寺受具足戒。乃令習聲聞律儀。膺歎曰。大丈夫可爲桎梏所拘邪。由是擁線衲。振錫環。詣翠微山問道。三載宴居。忽覩二使者冠服頗異。勉膺曰。胡弗南方參知識邪。未幾有僧自豫章至。盛稱洞上禪師言要。膺感動神機。遂專造焉。如是洞上垂接復能領會。曾問曰。我聞思大禪師向倭國爲王。虛耶實耶。對曰。若是思師。佛亦不作。況國王乎。自爾洞上印許。初住三峯。後就雲居提唱。時唐之季。鍾氏據有洪井。傾委信誠。每一延請入



州。則預潔甘子堂以禮之。乃表於昭宗。賜紫袈裟一副。并師號焉。都不留意。所化之徒。寒暑相交。不下一千餘衆。牛頭香樹圍遶者皆是梅檀。金翅鳥王軒翥者不齊尺鷃。四方饋供。千里風從。如荆南帥成汭。遣賁檀施。動盈鉅萬。以天復元年辛酉秋示疾。至明年正月三日而化焉。豫章南平王鍾氏。供其喪葬。時諸道禪子各依鄉土所尚者。隨靈龕到處。列花樹帳幔粉麪之饌。謂之卓祭。一期凶禮之盛。勿過於時也。猗歟。膺出世度人滿足三十年。遺愛可知也。

唐縉雲連雲院有緣傳

釋有緣。俗姓馮。東川梓潼人也。小學之年。往成都福感寺事定蘭開士。卽宣宗師矣。隨侍出入多在內中。一旦宣召。帝以筆書其衫背云。此童子與朕有緣。由茲召體矣。大中九年遇白公敏中。出鎮益部。開戒壇。卽於淨衆寺具尸羅也。續於京輦聽習經律。五臘後身披布褐。手執墨敕海內遊行。參見小馬神照。凡同時叢林禪祖無不禮謁者。乃居除州華山。及南遊至武夷山。時廉使李誨

爲築禪室。乾符三年至縉雲龍泉大賽山立院。因奏祠部給額號龍安。敕度七僧。住十八載。安而能遷止連雲院焉。太守盧約者。以謚諒之誠。請入州開元寺別院。四事供施焉。天祐丁卯歲四月八日示疾。至六月朔日終於廨署。報齡七十三臘五十一。遺旨囑制置揚習司空主喪務。於寺南園茶毗。火滅散分舍利數百粒。後收四十九粒。并遺骨一餅瘞於石塔。晉開運三年乙巳歲。文泰律師撰塔碑焉。

唐福州雪峯廣福院義存傳

釋義存。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自王父而下。皆友僧親佛清淨。謹愿。存生而鼻逆葷血。乳抱中或聞鐘磬。或見僧像。其容必動。以是別垂愛於膝下。九歲請出家。怒而未允。十一從家君遊蒲田玉潤寺。有律師慶玄持行高潔。遽拜之曰我師也。遂留爲童侍焉。十七落髮。來謁芙蓉山。恆照大師見而奇之。故止其所至。宣宗中興釋氏。其道也淫而不緇。其身也褻然而出。北

遊吳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刹寺。訖巡名山扣諸禪宗。突兀飄飄雲翔鳥逝。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莫測之。德山曰。斯無階也吾得之矣。咸通六年歸於芙蓉之故山。其年圓寂大師亦自瀉山擁徒至於怡山。王眞君上昇之地。其徒孰

孰師已  
嗣德山

纍纍而疑關。存拒而久之。則有行實

者。始以存同而議曰。我之道巍巍乎法門圍遶之所不可造次。其地宜若布金之形勝可矣。府之西二百里有山焉。環控四邑峭拔萬仞。嶮崿以支圓碧。培塿以覲羣青。怪石古松棲蟄龜鶴。靈湫邃壑隱見龍雷。山之巔。先冬而雪盛夏而寒。其樹皆別垂藤蘿。芊茸而以爲之衣。交錯而不呈其形。奇姿異景不可殫狀。雖霍童武夷無以加之。實閩越之神秀。而古仙之未攸居。誠有待於我也。祈以偕行去秋七月。穿雲躡薛陟險昇幽。將及之。存曰眞吾居也。其夕山之神果效靈。翌日巖谷爽朗。煙霞飛動。雲庵旣立月構旋隆。繇是梃法輪於無爲。樹空門於有地。行實乃請名其山曰雪峯。以其冬雪夏寒取鷲嶺猴江之義。斯則

庚寅逮於乙未。存以山而道任。山以存而名出。天下之釋子不計華夏趨之若召。乾符中觀察使京兆韋公中和中司空潁川陳公。每渴醍醐而不克就飲。交使馳懇。存爲之入府從人願也。其時內官有復命於京。語其道。其儕之拔俗悟空者。請蛻浮華而來脫屣。僖宗皇帝聞之。翰林學士訪於閩人陳延效得其實奏。於是乃錫眞覺大師之號。仍以紫袈裟俾延效授焉。存受之如不受。衣之如不衣。居累夏。辛亥歲朔遽然杖屨。其徒啓而不荅。雲以隨之。東浮於丹丘四明。明年屬王侍中之始據閩越。乃洗兵於法雨。致禮於禪林。馥存之道。常東望頂手。後二年自吳還閩。太加禮異。及閩王王氏誓衆養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構刹。必請問焉。爲之增宇設像鑄鐘以嚴其山。優施以充其衆。時則迎而館之於府之東西甲第。每將儼油幢。聆法論。未嘗不移時。僅乎一紀。勤勤懇懇。熊羆之士因之投跡檀那。漁獵之逸其或弭心鱗羽。戊辰年春三月示疾。閩王走醫。醫至粒藥以授。存曰吾非疾也。不可罔子之工。卒不餌之。其後札偈

以遺法子。函翰以別王庭。夏五月二日。鳥獸悲鳴雲木慘悴。其夜十有八刻時滅度。俗壽八十有七僧臘五十有九。以其月十五日塔而藏之。爾日奔走閩之僧尼士庶巷無居人。閩王漣如出涕。且曰。師其捨予一何遽乎。遣子延稟躬祭奠之。復齋僧焉。存之行化四十餘年。四方之僧爭趨法席者。不可勝算矣。冬夏不減一千五百。徒之環足其趨也。馳而愈離。辯而愈惑。其庶幾者。一曰師備。擁徒於玄沙。今安國也次曰可休。擁徒於越州洞巖。次曰智孚。擁徒於信州鵝湖。其四曰惠稜。擁徒於泉州招慶。其五曰神晏。住福州之鼓山。分燈化物。皆膺聖獎賜紫袈裟。而玄沙級宗一大師焉。

系曰。雪峯道也恢廓乎。駿奔四海學人。所出門生形色不類。何邪。玄沙乘稜嚴而入道識見天殊。其猶諺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嘗。在明經。故有過師之說。一則雪峯自述塔銘。已盡其致也。一則玄沙安立三句。決擇羣見。極成洞過歟。今江表多尙斯學。此學虛通。無繫了達。逍遙勿拘。知乘急也。雪峯化衆



切乎杜嘿禪坐。知戒急也。其能各捨一緩。以成一全。則可乎。

唐澧州蘇溪元安傳

釋元安。俗姓淡。鳳翔遊麟人也。卅年於岐陽懷恩寺從兄祐律師出家。唯經與論無不窮核。乃問道翠微。次臨濟。各餐法味。若飫香積之孟也。斲彫復朴逍遙自如。聞夾山道盛德至。造澧陽。當稽問轆轤。又增明淨。後開樂普山。尋居蘇溪。荅訓請益。多偶句。華美爲四海傳焉。以昭宗光化元年戊午十二月遷滅。高壽六十五法臘四十六矣。臨終告衆頗多警策辭句云。

唐明州雪竇院恆通傳

招賢峇師

釋恆通。俗姓李。郛州平恩人也。家傳士族。幼而知學。蘇秦顯達猶懷二頃之田。元亮孤高不羨五斗之祿。縱越揆天擲地拖紫腰金。瞬息浮華豈裨來業。父母終禮。年甫十三。潛入鵲山訪道依師。旣罷丘墳唯披釋典。精虔懺誦懇侍巾瓶。不弭初終蒙恩繫度。年二十於本州開元寺具戒。後往京兆薦福寺聽習經



律。七八年間尋窮藏教。乃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聖胄來梁復明何事。因辭北闕逕詣南方。遇招賢岑大師。大師問曰。何處人也。曰邢州人也。招賢曰。我道不從彼來。通曰。和尚還住此無。於是有滯皆伸無疑不決。後指洞山石霜皆往參焉。招賢示滅。通以弟子禮事之。咸通末遊宣城。尚書崔寓。素奉禪門攀迎莊肅。覩通儀表拔俗。問荅往還。崔甚悅服。於謝仙山奏置禪院號瑞聖。請以居之。四方羣衲之徒不邀自聚。博陵方議奏薦師號。堅讓遂寢。中和末。文德初。羣寇競起。通領徒至四明。大順二年郡牧黃君晟。請留居雪竇焉。蔚然盛化。天祐二年七月示疾。越九日躬入浴室。卻坐繩牀集衆焚香勤勤付囑合掌而逝。春秋七十二夏臘五十二。以其年八月七日。遷石塔於院之西南二百餘步。或曰通臨終言我龐勛也。此非也。高僧無作爲行錄。而無此說。若觀年臘。龐勛豈正弱冠來逃難邪。

唐袁州仰山慧寂傳

釋慧寂。俗姓葉。韶州須昌人也。登年十五。懇請出家。父母都不聽允止。十七再求。堂親猶豫未決。其夜有白光二道。從曹溪發來直貫其舍。時父母乃悟是子至誠之所感也。寂乃斷左無名指及小指。器藉跪致堂階曰。荅謝劬勞如此。父母其不可留。捨之。依南華寺通禪師下削染。年及十八。尙爲息慈。營持道具行尋知識。先見耽源。數年良有所得。後參大溈山禪師。提誘哀之。棲泊十四五載而足跋。時號跛腳軀烏。凡於商擢多示其相。時韋胄就寂請伽陀。乃將紙畫規圓相。圓圍下注云。思而知之落第二頭。云不思而知。落第三首。乃封呈達。自爾有若干勢以示學人。謂之仰山門風也。海衆樞衣得道者不可勝計。往往有神異之者。倏來忽去。人皆不測。後敕追諡大師曰智通。塔號妙光矣。今傳仰山法。示成圖相。行於代也。

唐天台紫凝山慧恭傳

釋慧恭。俗姓羅氏。福州閩人也。家傳儒素不交非類。母妊之初。夢所居湧出

浮圖。上參於天。迨恭誕生嶷然聰悟。年十七舉進士。名隨計車。將到京闕。因遊終南山奉日寺。目祖師遺像釋然世網。遂求出家。操執僧事備歷艱辛。二十有二。適值新創安國寺受具足戒。尋乃遊方。緣嶮涉荒而無難色。嘗遇黑蛇傷指。不求醫而毒螫自銷。見魑魅占山。諭罪福而妖物遄息。至武陵德山詣宣鑒禪師。領會風飛由茲道合。因挂錫施門人禮。鑒公順世後遊玉山至信州。刺史營西禪院而禮之。其徒數百人。居歲餘。以郭郭喧繁。復入福州長溪馬冠山。自馬冠抵泉州富陽山。所至之所檀施臻集。徒侶解鉢禪坊立就。其爲士庶嚮奉如此。景福三年與門人遊天台。州牧京兆杜雄留之而止。杜因創瑞龍院於紫凝山。祈恭興揚法席以悟淪迷。緇俗雲馳香花山積。天復三年癸亥十二月午時命衆聲鐘。顧瞻左右。促言云去。加跌瞑目儼然而化。春秋八十四僧夏六十二。闡圓頓之宗。居道德之最。歿無易名塔無題榜。足見浮名爲桎梏耳。門人上足師遂。植松負土力崇塔廟所謂法空不壞因緣矣。因緣有之。孝行曷傷

於道云。

唐杭州龍泉院文喜傳

釋文喜。姓朱氏。嘉禾禦兒人也。母氏方娠夢吞桃三蒂。至誕彌不味葷羶。七歲詣本邑常樂寺僧清國下出家。國卽喜之渭陽也。勤誦經並懺文十卷。方遂削染。往越州開元寺學法華經。集天台文句。卽時敷演。則救螳分中便能講訓也。開成二年。屈趙郡受近圓。登習四分律。屬會昌澄汰。變素服。內祕之心無改。遇大中初年例。重懺度於鹽官齊豐寺講說。後往禮大慈山性空禪師。誨之曰。子何不學善財徧參乎。咸通壬午歲。至豫章觀音院。見仰山。喜於言下了其心契。仰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貌僧就求齋食。喜減已食饋之。仰山預知。故問曰。此果位僧求食。汝供給周旋否。荅曰。輟已分回施。曰。汝大得利益。七年旋浙右。止千頃山築室居之。十年餘。杭劉嚴合馬徵請居龍泉古城院。凡十一年。乾符已亥歲。巢寇掠地至餘杭。喜避地湖州餘不亭。刺史杜孺休請住仁王院。光啓

三年武肅王錢氏始牧杭郡。降疏請住龍泉廨署。今慈光院是也。大順元年威勝軍節使董昌。武肅王同年發表薦論。兩賜紫衣。乾寧四年奏師號曰無著。光化三年示疾十月二十七日加趺坐而終於州郭廨署。春秋八十僧夏六十。終時方丈上發白色光。竹樹變白。十一月二十二日遷塔於靈隱山西塢。喜形貌古朴。骨強而瘦。戒德禪門眞知識也。初喜寓居雪川。廣明元年夏。有蝗飛翳天下食田苗。喜自將拄杖懸挂袈裟標於畎澮中。其蟲將下。遂厲聲叱之。悉翻飛而去。十頃之苗斯年獨稔。其感通如此。或云所傳得馬祖細衲袈裟以爲信寶矣。遷葬之後。天復二年壬戌八月中宣城帥田頔。應杭將計思叛渙。縱兵大掠。發喜塔見肉身不壞。如入禪定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裨將邵志。祭後重封瘞焉。

唐明州伏龍山惟靖傳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形奇貌古。且類憨癡。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

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闍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暫歸謝政。便尋訪名山。有知識處。必經寒燠。自爾勤於禪法。未嘗發言。卽居定光禪師廢金地道場。侵星赴禪林寺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出。復隨至金地。遲明巨迹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鳩鳥糞於瘡所。非久全愈。又虞冰雪備粳粒半斗。每日以銚合菜煮食。實粳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尋居伏龍山。山可瞰海。峯勢峩峩。昔僧鑒諸曾隱於是。諸卽唐王相國之母弟也。能文習道。刺史多往謁之。靖續遁此山。刺史黃晟常請出州。供施繁委。末於奉川北山置院。示疾坐終。享齡七十餘。窆於山下塋塔存焉。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二終

音釋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二

虞夷益切 閼苦穴切 圻恥格切 墅上與切 燠乙六切 窆波驗切 悸悸其季切 櫟子紅切 墩都昆切 砥諸市切 紿

他代切 塗古暗切 榴榴側持切 譴於真切 惋烏貢切 倭烏禾切 鷄於諫切 汭而稅切 嶒嶒疾由切 峴峴疾由切 覲瓜白切

切 芊芊敷容切 翌逸織切 梔女履切 轆轆古肴切 揆以冉切 摧訖岳切 郛芳無切 澮古外切 稔如甚切

熱也 頽俱倫切 慙呼甘切 銚徒弔切 窖居效切 瞰苦紺切

#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三

宋左街天壽寺通慧大師賜紫沙門贊寧等奉敕撰

習禪篇第三之六

正傳十七人  
附見六人

## 唐東京封禪寺圓紹傳

釋圓紹。姓孫氏。其先富陽人也。祖官於南燕。因爲滑臺白馬人焉。年及識環天然俊邁。鄰兒戲玩我且恬然。羣從追隨我惟閑靜。年當十八方遂志出家。師事明福寺正覺禪師。覺見而異之。訓諸徒弟許紹耳。曰真空門之偉器也。至年二十二。於相州義檀香燈律師邊受具。登卽尋師訪道效祖參玄。二翼之餘一孟之外必無他物。唯誓禪宗立雪傳衣。是其素望也。至於三湘五嶺二蜀兩京。凡曰叢林一皆參禮。旣探至蹟頓了心機。乃挂錫於夷門。卽倉垣水南寺。今爲開寶也。大中十年適遇唐相國裴公休罷調商鼎來鎮魏郊。同氣相求一言道合。

卽命居今東上方院也。紹將聚禪徒。患其迫窄。遂開上院之西。損上益下。時檀施臻萃。倏成巨院。擁納之流數盈二百。橫跨夷門山之峻嶺焉。紹卽七祖荷澤神會禪師五葉法孫也。演其無念。示以真心。了達磨之密傳。極南能之深趣。時參學之衆擁從且繁。遇元帥相國王晉公鐸。以紹道行通感。神祇效靈。降甘露於玄穹。洎嘉瑞於青檜。奏僖宗賜院額曰雙林。師號曰法濟。別敕令度侍者七人。其閒法會興盛。士庶歸心。僅四十載。所化人可萬計。僧尼弟子五百餘人。以乾寧二年乙卯七月四日。謂衆曰。急急自了去。本爲逃生死。若不解玄旨。何時得脫。吾景逼崦嵫。此爲最後之言也。於方丈中寂然而化。俗壽八十五。法臘六十三。敕許於本院西南隅建塔焉。越五年二月二日。重開塔。髮長半寸。儀貌如生。乃以香華供養七日。遠近瞻禮。稱歎希奇。已而行茶毗。火中迥出五色神光。收舍利百餘粒。四散隨心。淘選近一千粒。溫潤玉潔。璨爛珠圓。驗五分之熏成。匪一生之構集。四衆虔仰。復迎入塔。卽昭宗皇帝戊午歲也。睢陽相

國袁象先理於浚郊。弟子惠靄等冀終法乳。列狀乞舉行諡禮。梁乾化三年癸酉太祖敕易名曰定覺。塔曰靈化。至貞明四年九月惠靄等欲旌表師德立碑。敕允。開封尹王公瓚之文也。

唐蘄州黃岡山法普傳

休靜

釋法普。姓潘氏。廬江人也。貌古情寬。擁敗納觀方。元和中。因見黃岡山色奇秀。其峯巖崿其林鬱密。中有石壇平坦而高峙。乃放囊挂錫於中。班荆久之。尋附樹架蓬茨僅容身而已。未幾有人自小徑而至。見普驚怪。問云。何緣至此。曰某本行山麓。見巔頂騰漲紫氣。盤紆可愛。意此山有尤物故來耳。諦視普遲迴而去。山下行者聞而尋焉。禪學之徒。不數年遽盈百數。普卻之曰。老僧獨居無物利人。君等亦無所乏。由是星居之庵多矣。弟子廣嚴等構成大院。禪客翕如。傳其法者無算。一日集衆。辭云吾其終矣。汝曹善住珍惜。加趺坐胡牀而卒。其身不壞散。後以香泥塗績之。至乾符中重立碑頌云。次洛京華嚴寺

釋休靜。不知何許人也。屬洞山禪道風行。靜往造之。抉擿所疑。若雷復於本位焉。北返於洛邑開演。因赴內齋。諸名公皆執經諷讀。唯靜並其徒俱默坐。帝宣問胡不轉經。訓荅響應仍皆屬對。悅可帝情。尋迴平陽示滅。收舍利四處樹浮圖。敕諡寶智大師。塔號無爲也。

梁鄧州香嚴山智閑傳

大同

釋智閑。青州人也。身裁七尺。博聞強記。有幹略。親黨觀其所以。謂之曰。汝加力學。則他後成佐時之良器也。俄爾辭親出俗。旣而慕法心堅。至南方禮潯山大圓禪師盛會。咸推閑爲俊敏。潯山一日召對茫然。將諸方語要。一時煨燼曰。畫餅弗可充飢也。便望南陽忠國師遺跡而居。偶芟除草木。擊瓦礫失笑。冥有所證。抒頌唱之。由茲盛化。終後敕諡襲燈大師。塔號延福焉。次舒州桐城投子山釋大同。姓劉氏。舒州懷寧人也。幼性剛正。有老成氣度。因投洛下保唐滿禪師出俗。初習安般。觀業垂成。遂求華嚴性海。復負錫謁翠微山法會。

同伏牛元通激發請益大明祖意。由是放蕩周遊。還歸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茨棲泊。以求其志。中和中。巢寇蕩履京畿。天下悖亂。有賊徒持刃問同曰。住此何爲。對以佛法。魁渠聞而膜拜。脫身服裝而施之下山。以梁乾化四年甲戌四月六日加跌坐亡。春秋九十六法臘四十六。凡居化此山三十餘載云。

梁撫州疎山光仁傳

本仁居通

釋光仁。不知何許人也。其形矬而么麼。幼則氣概凌物。精爽殆與常不同。早參洞山。深入玄奧。其辯給又多於人也。嘗問香嚴禪師。荅微有偏負。曰某累繭重胝而至。得無勞乎。唾地而去。後居臨川疎山。毳客趨請。頗有言辭。著四大等頌。略華嚴長者論行於世。終入龕中。已有白鹿至靈前屈膝而起。時衆謂爲作弔焉。次筠州白水院釋本仁。不知何許人也。得心於洞山法席。仁罕談道。而四方之人。若影之附形。卻之還至。乃徇丹陽人請。住無幾時。天復中。至洪井高安白水院聚徒。垂欲入滅。先觸處告違。乃集衆焚香曰。至香煙盡處。是某



涅槃時。如其言端坐而化。次龍牙山釋居遁。姓郭氏。臨川南城人也。年殆十四。警世無常而守恬淡。白親往求出家於廬陵滿田寺。於嵩山受具戒已。思其擇木。乃參翠微禪會。迷復未歸。莫知投詣。聞洞上言玄格峻。而躬造之。遁少進問曰。何謂祖意。荅曰。若洞水逆流。卽當爲說。而於言下體解玄微。隱衆栖息。七八年閒孜孜戢曜。時不我知。久則通矣。天策府楚王馬氏素薪芳音。奉之若孝悌之門稟昆長矣。乃請居龍牙山妙濟禪院。僦僦徒侶。常聚半千。爰奏舉。詔賜紫袈裟並師號證空焉。則梁貞明初也。方嶽之下。號爲禪窟。闕其室。得其門者。亦相繼矣。至龍德三年癸未歲八月遘疾彌留。九月十三日歸寂。遁出世近四十餘齡。語詳別錄。

梁福州玄沙院師備傳

釋師備。俗姓謝。閩人也。少而憨黠。酷好垂釣。往往泛小艇南臺江自娛。其舟若虛。同類不我測也。一日忽發出塵意。投釣棄舟。上芙蓉山出家。咸通初年也。

後於豫章開元寺具戒。還歸故里。山門力役無不率先。布衲添麻。芒屨續草。減食而食。語默有常。人咸畏之。汪汪大度。雖研桑巧計。不能量也。備同學法兄。則雪峯存師也。一再相逢。存多許與。故目之爲備頭陀焉。有日謔之曰。頭陀何不徧參去。備對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存深器重之。先開荒雪峯。備多率力。王氏始有閩土。奏賜紫衣。號宗一大師。以開平二年。戊辰十一月二十七日示疾而終。春秋七十四。僧臘四十四。閩越忠懿王王氏樹塔。備三十年演化。禪侶七百許人。得其法者。衆推桂琛爲神足矣。至今浙之左右山門。盛傳此宗。法嗣繁衍矣。其於建立。透過大乘初門。江表學人無不乘風偃草歟。

### 梁河中府棲巖山存壽傳

釋存壽。不知何許人也。清標勝範。造次奚及。罷尋經論。勇冠輩流。往問津於石霜禪師。決了前疑。虛舟不繫。乃爲枯木衆之樞杌矣。後還蒲坂。緇素歸心。時冀

王友謙受封屏翰。好奇徇異。聞人一善厚禮下之。王召入府齋。論道談玄不覺膝之前席。頗增奉仰。續爲菩薩戒師。供施更蕃。度門人四百許員。尼衆百數。壽平日罕言。言必利物。喜慍之色人未嘗見。望之若孤松凌雪焉。終時春秋九十三加趺而坐。一月後髭髮再生。重鬚入塔。塔之亭每有虎旋遶。瓜跡時繁。敕諡爲眞寂大師焉。

梁台州瑞巖院師彥傳

釋師彥。姓許氏。閩越人也。早悟羈縻。忽求拔俗。循乎戒檢。俄欲觀方。見巖頭禪師。領會無疑。初樂杜默。似不能言者。後爲所知敦喻。允請住台州瑞巖山院。時道愆往參問。答對響捷。愆公神伏。後二衆同居。彥之威德凜若嚴霜。糾正僧尼。無容舛悟。故江表言御衆翦齊者。瑞巖爲最。嘗有三僧胡形清峭。目睛轉若流電焉。差肩竝足致禮。彥問曰。子從何來。曰天竺來。何時發。曰朝行適至。彥曰得無勞乎。曰爲法忘勞。乃諦視之。足皆不蹈地。彥令入堂。上位

安置。明旦忽焉不見。云是辟支迦果人。然莫知階級。時有不測人入法會。非止一過。彥參學時。號爲小彥長老。兩浙武肅王錢氏累召。方肯來儀。終苦辭去。寺倉常滿。嘗有村媪來參禮。彥曰汝休拜跪。不如疾歸家。救取數十百物命。大有利益。媪忿忙到舍。兒婦提竹器拾田螺正歸。媪接取放諸水漬。又數家召齋。一一同日見彥來食。至終闍維。有巨蛇緣樹杪。投身火聚。當乎薪盡舍利散飛。或風動草木上紛紛而墜。神異絕繁。具如別錄。

### 梁撫州曹山本寂傳

釋本寂。姓黃氏。泉州蒲田人也。其邑唐季多衣冠士子僑寓。儒風振起。號小稷下焉。寂少染魯風。率多強學。自爾淳粹獨凝。道性天發。年惟十九。二親始聽出家。入福州雲名山。年二十五。登於戒足。凡諸舉措。若老苾芻。咸通之初。禪宗興盛。風起於大瀉也。至如石頭藥山。其名寢頓。會洞山憫物。高其石頭。往來請益。學同洙泗。寂處衆如愚。發言若訥。後被請住臨川曹山。參問之者。

堂盈室滿。其所訓對。激射匪停。特爲毳客標準。故排五位。以銓量區域。無不盡其分齊也。復注對寒山子詩。流行寓內。蓋以寂素修舉業之優也。文辭適麗。號富有法才焉。尋示疾終於山。春秋六十二。僧臘三十七。弟子奉龕窆而樹塔。後南嶽玄泰著塔銘云。

後唐漳州羅漢院桂琛傳

釋桂琛。俗姓李氏。常山人也。甫作童兒。篤求遠俗。齋茹一餐。調息終日。秉心唯確。鄉黨所欽。二親愛縛而莫辭。羣從情纏而難脫。旣冠繼踰城之武。求師得解虎之儔。乃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矣。初登戒地。例學毗尼。爲衆升臺宣戒本畢。將知志大安拘之於小道乎。乃自誨曰。持犯束身。非解脫也。依文作解。豈發聖乎。於是誓訪南宗。程僅萬里。初謁雲居。後詣雪峯玄沙兩會。參訊勤恪。良以嗣緣有在。得旨於宗一大師。明暗色空。廓然無惑。密行累載。處衆韜藏。雖夜光所潛。而寶器終異。遂爲故漳牧太原王公誠請。於閩城西石山建蓮

宮而止。駐錫一紀有半。來往二百衆。琛以秘重妙法。罔輕示徒。有密學懇求者。時爲開演。後龍溪爲軍倖。勤州太保瑯琊公志。請於羅漢院爲衆宣法。諱讓不獲。遂開方便。不數載。南北參徒喪疑而往者。不可殫數。有角立者。撫州曹山文益。江州東禪休復。咸傳琛旨。各爲一方法眼。視其子。則知其父矣。以天咸三年戊子秋。復戒閩城舊止。徧翫近城梵宇已。俄示疾數日安坐告終。春秋六十有二。僧臘四十。遺戒勿遵俗禮而棺而墓。於是茶毗於城西院之東岡。收其舍利。建塔於院之西。稟遺教也。則清泰二年十二月望日也。琛得法密付授耳。時神晏大師王氏所重。以言事脅令捨玄沙嗣雪峯。確乎不拔。終爲晏譏而凌轡。惜哉。

### 後唐福州長慶院慧稜傳

釋慧稜。杭州海鹽人也。俗姓孫氏。初誕纏紫色胎衣。爲童齟日。俊朗抗節。於吳苑通玄寺登戒已。聞南方有禪學。遂遊閩嶺謁雪峯。提耳指訂。頓明本性。



乃述偈云昔時謾向迷中學。今日看來火裏冰。如是親依不下峯頂計三十許載。冥循定業。謹攝矜莊。泉州刺史王延彬。召稜住昭慶院。禪子委輸。唯虞後至。及於長樂府居長慶院。二十餘年出世。不減一千五百衆。稜性地慈忍。不妄許人。能反三隅。方加印可。以長興三年壬辰五月十七日長往。春秋七十九僧臘六十。閩國王氏私誄之大師。號超覺。塔葬皆出官供。判官林文盛爲碑紀德云

後唐杭州龍冊寺道怱傳

釋道怱。俗姓陳。永嘉人也。卅總之年。性殊常準。而惡鯁血之氣。親黨强啖以枯魚。且虞嘔噦。求出家於開元寺。具戒已。遊閩入楚。言參問善知識。要決了生死根源。見臨川曹山寂公。大有徵詰。若曇詢之問僧稠也。終頓息疑於雪峯。閩中謂之小怱布納。時太原同名年臘之高故。暨迴浙。住越州鑑清院。時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探蹟禪門。嘗深擊難焉。退而謂人曰。怱公之道崇論閎議。莫臻其極。武肅王錢氏欽慕。命居天龍寺私署順德大師。次文穆王錢

氏創龍冊寺。請怱居之。吳越禪學自此而興。以天福丁酉歲八月示滅。春秋七十。茶毗於大慈山塢。收拾舍利。起塔於龍姥山前。故僧主彙征撰塔銘。今舍利院弟子主之。香火相綴焉。

晉會稽清化院全付傳

釋全付。吳郡崑山人也。幼隨父商於豫章。聞禪寂之說。乃有厭世之志。白求出家。父愠形於色。愠止復白者三。父異其誠率。略許之。遂詣江夏投清平大師。問曰。爾來何求。付曰。志求法也。清平師憐其幼而抱器。撫以納之。夙興夜寐。殊於羣童。及長爲之落飾。尋登戒度。奉師彌謹。檢身彌至。問法無厭。見性不齷齪。清平領而許之。一旦謂人曰。吾聞學無常師。吾非匏瓜豈繫於此而曠於彼乎。遂辭師而抵宜春之仰山。禮南塔涌禪師。應對言語。深認仰山之勢。頓了直下之心。南塔羈然器重之。拳拳伏膺。棲神累載。後遊於廬陵。安福縣宰楊公建應國禪院。請付居之。禪徒子來。堂室晏滿。楊宰罷任。其鄉人復於

鵠湖山建院迎以居之。廉使上聞。錫名曰清化禪院。禪徒嚮至請問者牆進。皆不我屈。豈多讓於前輩乎。有同里僧謂付曰。父母之鄉。胡可棄也。任緣徇世。願師歸歟。遂別鵠湖而還故國。時吳越文穆王錢氏命升階賜之衣衾鉢器。有加禮焉。丁酉歲錢城戍將闢雲峯山建清化禪院。召以居之。次忠獻王錢氏遣使錫以紫袈裟。付上章累讓。再賜之又讓之。遂故以納衣。付曰吾非榮其賜而飾讓也。恐後人之倣吾而逞欲矣。尋賜號曰純一禪師。又固讓之。付不以情忘情故情真。不以道求道故道直。所居院之殿宇堂室。人競崇建之。鑄鐘千餘斤。新額曰雲峯清化禪院。雲水之侶輻湊。睽睽不欲捨旃。開運四年丁未歲秋七月示疾。謂衆曰生也法起。歿也法滅。起滅非言論所及也。安然而逝。有大雨疾風以震林木拔矣。高年六十六臘四十有五。歸窆於山之北塢。弟子應清等十餘人奉師遺訓。不墜其道焉。僧主彙征爲塔銘。建隆二年立。

晉永興永安院善靜傳

靈照

釋善靜。俗姓王氏。長安金城人也。父朗唐威州刺史。母李氏。因夢聖容照爛金色。遂爾娠焉。及生岐嶷。殆乎知學。博通羣言。因掌書奏於神策軍。中尉器重之。忽厭浮幻。潛詣終南豐德寺禮廣度禪師。時年二十七也。泊乎削染受具。天復中南遊樂普。見元安禪裔。乃融心要。北還化徒於故里。結廬於終南雲居山。道俗歸之如市。又起遊峨帽禮普賢銀色世界。迴興元。連帥王公禮重留之。後還故鄉已黍離矣。留守王公營永安禪院以居之。以開運丙午歲冬鳴椎集僧囑累。還方丈東向右脇而化。俗壽八十九僧臘六十。黑白之衆若喪嚴親。明年正月八日茶毗於城南。獲舍利數千粒。漢乾祐三年庚戌八月八日。遷塔於長安義陽鄉。石塔巋然。初靜率多先覺往遊熨道。避昭宗之蒙塵。又生平洗沐舍利隕落。皆收秘。不許弟子示人。又嘗禪寂次。牕外無何有白鶴馴狎於庭。若有聽法之意。靜令人驅斥之。凡此殊徵有而不有。晉昌軍府主郭公歸信焉。營構禪院命以居之。翰林學士魚崇諒爲塔銘述德焉。次杭州龍華寺釋靈照。本高

麗國人也。重譯而來。學其祖法。入乎閩越。得心於雪峯。苦志參陪。以節儉勤於衆務。號照布納焉。千衆畏服而言語似涉島夷。性介特。以恬淡自持。初住齊雲山。次居越州鑑清院。嘗祇對副使皮光業。語不相投。被舉擯徙龍興焉。及湖州太守錢公造報慈院請住。禪徒翕然。吳會閒僧捨三衣披五納者。不可勝計。忠獻王錢氏造龍華寺。迎取金華梁傅翕大士靈骨道具寘於此寺。樹塔命照住持焉。終於此寺。遷塔大慈山之峯。

周金陵清涼文益傳

釋文益。姓魯氏。餘杭人也。年甫七齡。挺然出俗。削染於新定智通院。依全偉禪伯。弱年得形俱無作法於越州開元寺。於時謝俗累以拂衣。出樊籠而矯翼。屬律匠希覺師盛化其徒於鄮山育王寺。甚得持犯之趣。又遊文雅之場。覺師許命爲我門之游夏也。尋則玄機一發。襍務俱損。振錫南遊。止長慶禪師法會。已決疑滯。更約伴西出湖湘。爾日暴雨不進。暫望西院寄度信宿。避溪漲



之患耳。遂參宣法大師。曾住漳浦羅漢。閩人止呼羅漢。羅漢素知益在長慶穎脫。銳意接之。唱導之由玄沙與雪峯血脈殊異。益疑山頓摧。正路斯得。欣欣然挂囊栖止。變塗迴軌確乎不拔。尋遊方卻抵臨川。邦伯命居崇壽。四遠之僧求益者不減千計。江南國主李氏始祖知重。迎住報恩禪院。署號淨慧。厥後微言欲絕大夢誰醒。既傳法而有歸。亦同凡而示滅。以周顯德五年戊午歲秋七月十七日有恙。國主紆於方丈問疾。閏月五日鬚髮澡身與衆言別。加趺而盡。顏貌如生。俗年七十四。臘五十五。私諡曰大法眼塔。號無相。俾城下僧寺具威儀禮迎引。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焉。益好爲文筆。特慕支湯之體。時作偈頌眞讚。別形纂錄。法嗣弟子天台德韶。慧明漳州智依。鐘山道欽。潤州光逸。吉州文遂江南後主爲碑頌德。韓熙載撰塔銘云。

周廬山佛手巖行因傳

道潛

釋行因。不詳姓氏。鴈門人也。遊方問道於江淮。見廬山北有巖。遙望如垂手



焉。手下則深邃可三五丈許。因獨棲禪觀於其中。僞唐主元宗聞之。三徵召不起。巖中夜闌有異鹿一。臥於因之石屋之側。又錦囊鳥一。伏宿於石壁下。二物都無驚怖。因不度弟子。有鄰庵僧爲之供侍。一日小疾謂侍僧曰。卷上簾。我去去。簾方就鉤。下牀三數步間立屹然而化。春秋七十許。元宗命畫工寫真。而闌維收遺骨。白塔在巖背焉。初因傳禪法於襄陽鹿門山。尋爲元宗堅請於棲賢寺開堂唱道。不及朞月潛歸巖窟。初巖如五指。中指上有松一株。因終之日此亦枯瘁。因有經籍之學。有問則指撻先儒得失章句。是非談論不滯於方隅。開喻必含於教化。實得道之良士也。

系曰。凡夫捨報尸必一同也。佛則右脇。果位坐亡。首揩地者現通。身立中者彰異。其惟欲行步而化者。除後僧會外。則因公有焉。

次錢塘慧日永明寺釋道潛。俗姓武。蒲津人也。生而強壯。容姿端雅。成立則身長七尺許。胸前黑子七點若斗之綱魁焉。投中條山棲巖大通禪院。禮真寂

禪師爲親教也。戒檢嚴明。訥言敏行。師亡之後。誓入鴈門五臺山。以精恪之故。躬覩文殊聖容。後諸方無定遊處。末至臨川。見崇壽益禪師。頓明心決。次棲衢州古寺。覽閱藏經。嘗宴坐中。見文殊現形。不覺起而作禮。及詣杭禮阿育王塔。跪而頂戴。淚下如雨。問掌塔僧曰。舍利人不目擊。還實有否。僧曰。按傳記云。藏在內角中。望若懸鐘焉。潛疑未已。遂苦到跪禮。更無閒然。俄見舍利紅色在懸鐘之外。蠢躍而行。潛悲喜交集。又光文大師彙征。迥然肯重。自爲檀越。請於山齋。行三七日普賢懺。忽見徧吉御象。在塔寺三門亭下。其象鼻直枕行懺所。漢南國王錢氏命入王府受菩薩戒。造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以居之。假號曰慈化定慧禪師。別給月俸以施之。加優禮也。建隆二年辛酉九月十八日示疾而終。入棺之際有白光晝發。孛孛瑩然。時衆皆覩。至十月內於龍井山茶毗。所收舍利夥多。有屠者自惟惡業。展襟就火聚乞求。斯須獲七顆。屠家持於印氏塔中。至開寶庚午歲。天台韶禪師建石塔。緘其眞骨。癸酉歲塔

頂放白光焉。

宋廬山圓通院緣德傳

釋緣德。俗姓黃。錢塘人也。父超修學儒術。而長於續畫。傳周昉佛粉本。受筆法於吳興李沼長史。德幼有出家之志。心性孤僻而寡合。遂往天台受具。習禪法於天龍寺道忞禪師。尋往江西問道。自雲居往廬阜。孤節高岸。實不見有所欲。江南國主李氏召入內道場安置。慮其不羣。別構羅漢院處之。苦求入山。請住廬山新院。乃列威儀導引焉。德且裝衣荷擔而入。然後升座對答參問焉。其國主賜賚未嘗以表牋報謝。有國老宋齊丘者。禮以師道。以開寶中卒於山院。德一生服用。熟葦袴襪而已。行杜多法。供億諸禪。侶厨無匱乏。或謂德有黃白術焉。

宋天台山德韶傳

釋德韶者。姓陳氏。縉雲人也。幼出家於本郡。登戒後。同光中尋訪名山。參見

知識。屈指不勝其數。初發心於投子山和尚。後見臨川法眼禪師。重了心要。遂承嗣焉。始入天台山建寺院道場。無幾韶大興玄沙法道。歸依者衆。漢南國王錢氏嘗理丹丘。韶有先見之明。謂曰他日爲國王當興佛法。其言信矣。遣使入山旁午。後署大禪師號。每有言時無不符合。蘇州節使錢仁奉有疾。遣人賫香往乞願焉。乃題疏云。令公八十一。仁奉得之甚喜曰。我壽八十一也。其年八月十一日卒焉。凡多此類。韶未終之前也。華頂石崩振驚百里。山如野燒蔓莖果應。韶終焚舍利繁多。營塔命都僧正贊寧爲塔碑焉。享年八十二。法臘六十四。卽開寶五年壬申歲六月二十八日也。語錄大行。出弟子傳法百許人。其又興智者道場數十所。功成不宰心地坦夷。術數尤精利人爲上。至今江浙閒謂爲大和尚焉。

論曰。梵語禪那。華言念修也。以其觸情念而無念。終日修而無修。又云正定也。正受也。正則廓然冥而定矣。正受簡邪思惟增徧計故。所以奢摩他以寂靜

故。三摩提以觀如幻故。若禪那者俱離靜幻故。始云。菩薩不住此岸不住彼岸。而度衆生令登彼岸也。若然者。諸聖住處既如彼。諸聖度生復若何。稽夫法演漢庭。疾證之名未著。風行廬阜。禪那之學始萌。佛陀什秦擯而來。般若多晉朝而至。時遠公也。密傳坐法深幹玄機。漸染施行依違祖述。吳之僧會亦示有緣。俱未分明肆多隱秘。及乎慧文大士肇尋龍樹之宗。思大禪翁繼傳三觀之妙。天台智者引而伸之。化導陳隋。名題止觀。粵有中天達磨哀我羣生。知梵夾之雖傳。爲名相之所溺。認指忘月得魚執筌。但矜誦念以爲功。不信已躬之是佛。是以倡言曰。吾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也。此乃乘方便波羅蜜。徑直而度免無量之迂回焉。嗟乎經有曲指。曲指則漸修也。見性成佛者。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了無異。如此修證是最上乘禪也。不立文字者。經云不著文字不離文字。非無文字。能如是修。不見修相也。又達磨立法。要唯二種。謂理也。行也。然則直而不迂。不速而疾。云



不立文字。乃反權合道也。爾時梁武不知。魏人未重。向少林而面壁。唯慧可以神交。亦猶白雪雖歌巴童寡和。後則臨沂牧圉。子孫終號於強秦。避狄岐邠。文武乃成其王道。可生璨。璨生信。信下分二枝。一忍。二融。融牛頭也。忍生秀與能。能傳信衣。若諸侯付子孫之分器也。厥後此宗越盛焉。蔭車百輛。尼拘樹而展轉垂枝。施雨萬方。阿耨龍而連筵布潤。當是時也。應其懸記屬於此人。後來得道無央數是歟。重之曰。夫禪之爲物也。其大矣哉。諸佛得之昇等妙。雌龍得之破障纏。率由速疾之門。無過此故。今之像末鬪諍復生。師足旣傷資爭未已。如聞此心是佛。便言三十二相何無。或聞一路涅槃。則曰八萬法門何在。曾不知經中發菩提心此見佛性也。云何修菩薩行。此行布修行也。因信不及無明所迷。溺喪忘歸何由復業。或舉經以示之。則對曰此性宗法。或謂之曰莫是魔說。還可焚毀否。且置而勿論。又欲棄之。又欲存之。不其惑乎。昔者于闐諸部。謂道行經爲婆羅門書。烏荼小乘。謗大乘學作空華外道。西乾尙爾此



何驚乎。良以六代宗師一期舉唱。但破百年之暗。靡營一室之墮。殊不知禪有理焉。禪有行焉。脫或戒乘俱急。目足更資。行不廢而理逾明。法無偏而功兼濟。然後始可與言禪已矣。其如玄學多斥講家。目爲數寶之人。終困屢空之室。那不見經是佛言。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定不相違。施設逗根用有時處。況以經江高國紀之名。論海總朝宗之會。毗尼一學軌範千途。授形俱築釋子之基。唱隨行淨沙門之業。擬捐三事何駕一乘。終包不足之差。豈到轉依之地。通人不謂。豎子何知。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吠聲貽責遷怒傷人。因擊鼠以破盆。爲爭搏而噬主。自他俱有彼我須均。縱橫盡而成一秦。氣劑和而成一味者也。今從貞觀及於宋朝。於山選山。露須彌而出海。於羽求羽。放金翅以騰空。令其鑽仰之儔。慕此堅高之道矣。吾徒通達無相奪倫。譬若文武是一人之藝。不能兼者互相非斥耳。若相推重。佛法增明。酬君王度已之恩。荅我佛爲師之訓。慎之哉。慎之哉。

高僧傳三集卷第十三終

音釋

蘄渠羈切地名

怱方無切

崦崦衣檢切

崦崦山名日所入處也

睢宣佳切睢陽邑名

嶷士咸切高峻也

抉扶一決切

擿他歷切

芟師咸切刈草也

麼么於霄切麼母果切么麼細小也

佚所臻切

行貌

鞢胡街切履也

瓜人九切獸足踐地也

媪烏皓切女

寓主矩切同宇天

適健秋切

確克角切

輶良忍切輶也

齕初覲切毀齒也

嘔嘔烏后切吐也

噦噦烏后切吐也

逆也

齕齕於角切齕測角切齕齕急促局陜貌

頷胡感切頷許點頭以應也

展丑忍切大貌

曼初力切遏遮也

齧渠云切羣也

歸丘媿切獨貌

焚鼻墨切焚為鬱夷也

鄮莫候切縣名

指章移切拄也

蠹蠹尺尹切蟲動也

閏閏舒閏切目動也

夥合果切多也

汧輕烟切水名

圉魚許切圉人掌馬者

劑在詣切和也





卷六／卷十六

三、補續高僧傳習禪篇

明・明河  
撰



補續高僧傳卷第六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唐 龜洋佛手岩二師傳

龜洋禪師慧忠。泉之仙遊陳氏子也。九歲出家。具戒後。杖錫觀方。謁草菴。問何方來。師曰。六眸峰菴。曰。還見六眸否。師曰。患非重。瞳菴然之。留草菴十年。旋回故山。屬唐武宗廢教。及宣宗詔興之。師曰。仙去者未

必受錄。佛去者。未必須僧。遂過中。不食不字。而禪迹不出山者三十餘年。述三偈以自見。曰。雪後始知松栢操。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土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候然燈。形儀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時豈例是沙門。常謂門弟子。衆生不能解脫者。情累爾。悟道易明道難。夫明之爲言。信也。如禁蛇人。信其藥。呪力以蛇縮弄。揣懷袖中。無難未知者。怖駭棄去。但諦見自心。情見便破。今千疑萬慮不得用。是未見自心也。一日忽索香焚。罷安坐而化。全身葬於無了禪師塔之東隅。二百步。目爲東塔。後數年。塔忽拆裂。主塔者將發視之。夜寂中見無了。曰。不必更發也。今爲沈陳二真身。沈無了。姓見馬祖。

佛手岩行因者。鴈門人。未詳姓氏。少習儒。捨俗出家。遂雲遊。首謁鹿門真公。言下有省。尋抵江淮。登廬山。山北有岩如玉。指下石窟。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岩。和尚不度弟子。有鄰菴僧爲供侍。常有異

鹿錦囊鳥馴遠其側。江南李主三詔不起。堅請就棲賢開法。不逾月。仍潛歸岩室。寂音爲之贊曰。淮山深處。容我卓錫樹下。經行岩間。宴寂六十餘年。脇不至席。天子三詔掉頭不應。知不可致。南向加敬。山搖海驚。天空地迴。後代兒孫。則反於是。如乳中蟲。食著世味。我尋其跡。爲隕涕淚。師後下禪床。行數步。屹立而化。岩頂有松一株。同日枯瘁。壽七十餘。岩之陰。骨塔存焉。二師皆曹山嫡孫。

### 瑞龍璋黃檗慧傳

瑞龍禪師幼璋。唐相國夏侯孜子也。大和中。伯父司空出鎮廣陵。師方七歲。游慧照寺。聞誦妙法蓮華經。於是跪伯父前。求出家。伯父難之。師因不飲食。不得已。許之。依慧遠禪師剃髮。又十年。受具足戒。年二十五。游方至高安。見白水。又謁署山二大老。皆器許焉。咸通十三年。見騰騰和尚者。於江陵。騰騰曰。汝往天台尋靜。而居。遇安卽止。已而又見慧慈和尚者。慧慈指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巾子山下菩薩王於江南。於時我法乃昌。遂去。至天台。山於靜安鄉。建福唐

院。已符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疫。師於溫台明三郡。收瘞遺骸數千。時謂悲增大士。乾寧時。雪峰嘗見之。以椶櫚拂子授師。而去。天祐三年。錢尚父遣使重建。齋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德大師。館於功臣院。日夕問道。辭還山。尚父不可。乃建瑞龍寺於城中。以延之。禪者雲趨而集。又契慧慈之語。嘗謂門弟子曰。老僧頃年游歷江外。嶺南荆湖。但有知識叢林。無不參問來。蓋爲今日與諸人聚會。各要知箇去處。然諸方終無異說。只教諸人歇却。狂心休。從他覓。但隨方任真。亦無真可任。隨時受用。寧無時可用。設垂慈苦口。且不可呼。晝作夜更。饒善巧。終不能指東爲西。說或能爾。自是神通作怪。非干我事。若學語之流。不省已知。非直欲向空裏採花。波中取月。還著得心力否。汝今日各自退思。忽然肯去。始知瑞龍老漢事不獲已。迂迴大甚。還肯麼。天成二年丁亥四月。師從尚父乞墳。尚父笑曰。師便爾乎。遣陸仁璋者擇地西關。建塔。塔畢。師往辭。尚父囑以護法。卹民還安坐。而化。閱世八十有七。坐七十夏。詔改天



台隱龍爲隱跡云

黃檗山慧禪師洛陽人也。少出家。業小經論學。因增受苦薩戒。嘆曰。大士攝律儀。與吾本受聲聞戒俱止。持作犯也。然篇聚增減支本。通別制意。且殊既微細。難防攝善。中未嘗行於少分。況饒益有情乎。且世間泡幻身命。何可留戀哉。遂置講課。欲捐身水中。飼鱗甲。念已將行。偶二禪者接之。款話謂南方頗多知識。師何帶一隅也。師從此回意。參尋屬關津嚴緊。乃謂守吏曰。吾非翫山水。誓求祖道。他日必不忘恩。守者察其志。遂不苛留。且曰。師既爲法忘軀。回時願無吝所聞。師欣謝。直造疏山。時仁和尙坐法堂。受參師先顧大衆。然後致詞曰。剎那便去時如何。疏山曰。畱塞虛空。汝作麼生去。師曰。畱塞虛空。不如不去。疏山使休。師下堂參第一座。座曰。適觀座主對和尙語甚奇。特師曰。此乃率意。自偶然。敢望慈悲開示。座曰。一剎那間。還有擬議否。師言下頓省。禮謝退。茶堂悲喜交盈。如是三日。尋住黃檗山。聚衆開法。後終本山。今塔中全身如生。

雲居簡傳

禪師道簡。其先范陽人。史失其氏。天姿粹美。閑靜寡言。童子剃髮。受滿分戒。徧遊叢席。造雲居謁膺禪師。膺與語連三日。大奇之。戒令刻苦。事衆遂躬操井臼。司樵爨。徧掌寺務。不妨商略。古今衆莫有知者。以臘高爲堂中第一座。先是高安洞山有神靈。甚膺公往。三峰時受服役。既來雲居。神亦從至。舍于枯樹下。樹茂號安樂樹。神屬膺將順寂。主事僧白曰。和尙卽不諱。誰可繼者。曰。堂中簡主事。僧意不在。簡謂令揀選可當說法者。僉曰。第二座可。然且攝禮先。請簡簡豈敢當也。既申請簡無所辭讓。卽自持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自如主事。僧大沮。師知之一夕遁去。安樂樹神號泣詰旦。衆追至。夢莊悔過迎歸。聞空中連呼曰。和尙來也。僧問如何。是和尙家風。曰。隨處得自在。問維摩豈不是金粟。如來曰。是曰。爲甚麼却在釋迦會下聽法。曰。他不爭人。我問如何。是朱頂王菩薩。曰。問這赤頭漢作麼。問橫身蓋覆時如何。曰。還蓋得麼。問蛇子什麼吞却蛇。師曰。在理何傷。問諸佛道不得處。

和尙還道得麼。曰。汝道什麼處。道不得。問。路逢猛虎時。如何。曰。千人萬人不逢。偏汝便逢。問。獨宿孤峰時。如何。曰。閑著七間堂。誰教汝孤峰獨宿。問。古人云。若欲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裏行。意旨如何。曰。高峰。深海。迴絕孤危。似汝闔閭中軟暖。麼。又問。叢林多好。論尊貴。邊事如何。曰。要汝知大唐天子。不會書。斷會麼。簡契。悟精深。履踐明驗。而對機應物。度越凡量。天下宗之。壽八十餘。無疾而化。廬州師張崇爲建塔本山。

系曰。有同安不禪師者。與師同爲膺公嫡嗣。難兄弟也。不之嗣。曰。同安志志之嗣。曰。梁山緣觀。自不自觀。皆失考。生緣不及傳觀之子。則爲大陽玄矣。別具膺公見宋傳。

#### 蜺子和尙傳

蜺子和尙。不知何許人也。事跡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唯披一衲。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蜺。以充其腹。暮卽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蜺子和尙。華嚴靜禪師聞

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亦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伴狂泥雪去來。俱無踪跡。後不知所終。靜出洞山。故曰同根生耳。

#### 惟勁大師傳

實聞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不衣繒纈。惟壞衲度寒暑。時謂頭陀焉。初參雪峰。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印符會。一日。謂鑒上座曰。聞汝註楞嚴。經是否。曰。不敢。師曰。二文殊如何。註曰。請師鑒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岳。住三生藏。藏中有鏡燈一座。華嚴第三祖賢首大師所製也。師觀之。頓悟廣大法界重重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歎曰。此先哲奇功。非具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章。覽者悟理事相融。後終南嶽。師著述有寶林傳四卷。紀貞元後禪門繼踵源流。又製七言寶地頌。廣明諸教緣起。又著南岳高僧傳。皆流傳於世云。

#### 鼓山國師傳 從展附

鼓山國師神晏大梁人也。姓李氏。幼惡羣。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卽揮毫書壁曰。白道從茲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卽隨滅年甫志學。遽疾甚。噩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云。出家時至矣。遂依衡州白鹿山道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遍叩禪關。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峰。峰知其緣熟。忽起攔住曰。是什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惟舉手搖曳而已。雪峰曰。子作道理。耶師曰。何道理之有。雪峰審其懸解。撫而印之。暨雪峰歸寂。闔師於府城左二十里。開鼓山創禪宮。請揚宗教曰。今爲諸仁者刺頭入諸聖化門裏。斗數不出。所以向仁者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爾是個漢未通个消息。向他怎麼道。被他薰口。擱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擱。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

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玩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如今還有人通得。也不味兄弟珍重。乃有偈示衆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難。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闍師禮重常詢法要焉。

保福禪師從展福州人也。生陳氏。年十五。禮雪峰爲受業師。十八本州大中寺具戒。游吳楚間。後歸執侍雪峰。一日忽召曰。還會麼。師欲近前。峰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又常以古今因緣。詢長慶稜和。和尚稜深許之。梁貞明四年丁丑。漳州刺史王公欽承道風。創保福院。迎請居之。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不會。會取好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後學未知次序。山僧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只在如今。還會麼。問因言辯急時。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擊電之機。徒勞佇思。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適來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怎麼。驪心僧曰。甚麼

是某甲竊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却來曰。甚處某甲竊心。師曰。我見築著。磕著。道汝竊心。師住保福。僅一紀。學衆不下七百。其接機利物。不可備錄。唐天咸三年。戊子。示有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僧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只是時至。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卽是。住卽是。師曰。道道曰。怎麼卽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系曰。予登鼓山。覽國師遺跡。至喝水巖。風景淒楚。相傳師嘗宴坐於此。溪水喧聒。師喝之水。爲倒流還去。至今猶然。國師高風。千載可想見矣。保福機語如嚴霜急颼。亦足摧殺。但君子不欲多上人。陳老師那應便築受降城耶。

### 羅山閑傳

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

作麼。師于是服膺闍師。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間上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曰。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見有箇毛頭星。現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祇有一口劍。一劍下有分身意。有出身路。不明便須成。末僧迴舉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謔伊。至秋入府。師特爲辦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謔語。恐和尚問著。僧歸舉似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來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問。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令西邊師僧退後。乃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系曰。巖頭門下得法者。傳燈現錄六人。而二彥一閑最著。僧統僅傳瑞岩彥。而玄泉彥與閑師不載。予故表之。使知黃龍明招二公所自出也。

### 黃龍機明招謙傳

黃龍山。誨機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糞麼。曰。解。頭曰。且救糞去。後到玄泉。又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不會。泉放下。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見甚道理。師曰。某甲問巖頭。頭曰。你解救糞麼。救糞也。祇是解粘和尙。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唐天祐中。游化至此山。節師施俸建宇。奏賜紫衣。師號大張法席。師將順世。有僧問。百年後鉢囊子何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何人得。師曰。海燕雷聲。即向汝道。言訖告寂。先是呂岩真人洞賓。京川人。唐末三舉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鐘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觀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師擊鼓升堂。師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旁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煮山川。此意如何。師指曰。這守尸鬼。呂

話疑諸

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師曰。饒君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師詰曰。半升鐺內煮山川。即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擲碎琴。如今不戀汞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師囑令加護。

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于一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者。嘗到昭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何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同演侍者。演曰。汝甚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即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祇是弄泥團。漢清上座舉仰山。插鉢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鉢處。師召清。清應話。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



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岩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卽不捨院。遂云。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和尙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峰道底師。訪保寧中路相逼。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尙有來多少時。師曰。噫。泊賺我踏破一緇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奈何。師曰。因甚麼以已方人。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嘗不受淨水。主事喚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床。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師有師叔在廨院。患甚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乃復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有一

僧曾在師法席辭去。住菴一年。後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乃露胸問曰。汝道我有多少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什麼時離菴。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師住明招山四十載。語句流布四方。將欲遷化。上堂告衆。囑付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鷲林今日和尙。師以手拂眉曰。莫辜負麼。說偈曰。鷲刀叢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安坐寂然。長往。今塔院存焉。系曰。常言學仙須骨學佛須緣。洞賓蓋有骨有緣者耳。然非黃龍手段。斬截恐此漢未易壓倒。明招悟入沒量。如鄧天君下視草木。皆焦。所謂但知盡法不顧無民。由是知巖頭門曰。孤冷弗振。不得如象骨老子法澤綿長矣。

太原上座傳

太原字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



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寔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豈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寔未識法身在。師曰。既如是。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座主試輟講句。曰。掩關端坐。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叩門。禪者曰。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捏捏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曰。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名聞宇內。嘗游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于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曰。到。見文殊否。曰。見甚處。見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闔川舉似雪峰。峰曰。何不令入嶺來。師聞趨裝而往。初至峰。解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處。將來。師曰。自嶺外。曰。遠涉

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雪峰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峰。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峰曰。知是般事。便休。峰一日見師。乃指曰。示之。師搖手而出。峰曰。汝不肯我耶。師曰。和尚搖頭某甲。擺尾甚麼處。是不肯。峰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峰在中庭臥。師曰。五州管內。祇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峰便起去。峰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麼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峰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是雪峰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游。而掌浴焉。一日立沙上。問訊雪峰。峰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勸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見了。沙曰。甚劫中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峰曰。已勸破了。峰曰。作麼生勸。伊沙舉前話。峰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

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鼓山赴大王請雪峰門。送同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趨至中路。便問師兄甚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怎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峰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峰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在庫前立。有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座。後歸維揚。陳尙書留供養。一日。謂尙書曰。來日講一遍。大涅槃經。報答尙書書。至期。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尙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 大靜小靜傳

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和尚。示衆云。汝諸人。但

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乃躡前語問曰。只如教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明誨。師答曰。汝將紛飛心。以究紛飛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非寂者。無能寂之人。照非照者。無所照之境。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要道也。師因觀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偈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答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與接誘。時有小靜上座。答曰。幻人與幻幻輪。團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並終本山。今國清寺遺蹤在焉。

### 烏巨晏禪師傳

烏巨山儀晏禪師吳興許氏子。於唐乾符三年將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鎮信安。強爲娶師。不願。遂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剏別舍。以遂師志。舍旁陳司徒廟。有凜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其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沒胫。或者云。是許鎮將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造問曰。子所住定。蓋少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彙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枯倉。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嘿識之。遂與剏染。嘗令摘桃。決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游江郎嚴觀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山。汝當壘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龍視之。師素髮披肩。胸臆尙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愼公鎮信安。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辯。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愧服。禮像謝慙。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

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及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太宗皇帝聞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請還山。送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閏。維白光屬。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暘禱之。如嚮斯答。

梁 普靜覺傳

普靜院常覺禪師陳留人也。生李氏。幼習儒。絕無干祿意。志樂山水。頗務游觀。至廬山。歸宗。適弘章禪師開法。乃言下有省。固求出家。未幾。章將。願寂。命師前撫之。曰。汝於大法有緣。後濟度無量。吾呼吸間人耳。不能遂。汝志。卽以披剃。事囑之。門人章乃寂。師至梁。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甘露壇。尋游五臺。抵上都于。廬景門外。獨居二年。有比鄰張生者。清信士也。屈師供養。偶榻焉。其家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遍滿榻中。頭足俱出。榻外生大驚。及令奴婢視

之如常。生倍加信敬。曰：弟子夫婦偕老。願割宅前區以裨丈室。可乎？師欣然受之。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曰普靜。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誘譴由生。未若不言之爲愈。于是每月三、八日，隨緣行施。僧俗受惠者以萬計。嘗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壅，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見師，所爲因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卽名諸佛。今目前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不受。以開寶四年冬，右脇而化。

### 梁 重雲暉禪師傳

重雲禪師，智暉生。咸秦高氏總角時，卽好游佛寺。喜動顏色。自誓出家。年二十，受滿足戒。印心于白水仁禪師。因愛中灘山水，剏屋居之。號溫室院。日以施水給藥爲事。有比丘患白癩，衆惡之。師引歸，日夕與摩洗。久之，忽神光異，香煥發。失僧所在。視瘡痂皆異香也。梁開平中，思故山乃還。終南圭峰，于是脩然深往。獨步岩石，徘徊顧望。忽見磨納數珠銅瓶，椶笠在石。

壁間。觸之卽壞。宛如常寢處。遂恍然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酌昔因。方薙草，有祥雲出衆峰間。遂名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師夷之爲路。龍亦去之。後唐明宗聞而嘉歎，賜額曰長興。住持四十餘年。接引後學，老而無倦。節度使王彥超微時，嘗從暉游。願爲沙門。暉曰：汝世緣深，當爲吾家垣牆。彥超後果鎮永興。于是益敬師。周顯德三年夏，詣別彥超，囑以山門事。初秋，體尙無恙。忽說偈曰：我有一間舍，父母爲修蓋。住來八十年，近來覺損壞。早擬移他處，事涉有憎愛。待他摧毀時，彼此無相礙。乃加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臘六十四。塔於本山。

### 周 大章清豁冲煦傳

大章山契如菴主。福州永泰人。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顯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集徒。不畜童侍。隱於小界山。剏大朽杉處。其中容身而已。凡游僧至，皆隨扣而應。有問生死到來如何，迴避師曰：符到奉行。曰：然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哪哪。清豁冲煦聞。

師名造之。值師採栗。豁問曰。道者如菴主在何所。師曰。從何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何得到這裏。曰。這裏是何處。所師揖曰。那下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至菴。夜觀豺虎奔至。菴前自然馴擾。豁有詩曰。行不等閒。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戶勿聊生。非道應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于大章山。創菴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化豁亦永泰人。少聰敏。鼓山國師與落髮。初謁大章。後參睡龍。龍一日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常訪大章。得箇信處。睡龍于是上堂。集大眾。召曰。清豁闍黎出對衆燒香。說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即不悟。睡龍大悅。而許之。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麼不盡底去。曰。賊是家親。是家親。爲甚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忽然捉敗。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即勞而無功也。曰。功不無成。但不處爲何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定。未許將軍見太平。師後將順世。忽捨衆入山。乃遺偈曰。世人

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只尺間。珍重苧溪溪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卽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蠹。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而化。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蠹侵食。遂就闍維。散于林野。

照福州人生和氏。幼不染葷血。剃度于鼓山。得法受記。年始二十四。卽開法洪州豐城。道聲藉藉。時稱小長老。周顯德中。江南國主延住光睦。久之。移廬山。開先後居淨德。並聚徒說法。開寶八年。圓寂。三師章嗣立。沙豁嗣睡龍。照嗣鼓山。皆雪峰嫡孫。

宋 風穴沼禪師傳

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少魁畧。有英氣。于書無所不窺。然無經世意。初祝髮。業教義。久乃歸禪。發跡于鏡清。怱公。鍼芥不投。乃北游湘沔。遇守廓上座。南院侍者也。乃密探南院宗旨。忻然赴之。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辯主端的。請師分院。以左手拊膝。師便喝。院右手拊膝。師亦喝。院曰。左邊一拍且止。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擬拈拄杖。師曰。作甚麼。拈拄



杖打著老和尚。莫言不道。院倚拄杖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黃面漸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飢。院曰。子到此間。乎師曰。是何言。與院曰。好問汝師曰。也不得放過。使禮拜南院。喜賜坐。命茶。

因問所與游者何人。對曰。襄州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始敘師資禮。依止六年。辭去。至汝水住風穴廢寺。日乞村落。夜燃松脂。單丁者七年。而後學徒。譬主開法嗣。南院法席冠天下。傳法者首山念公與廣慧真也。一日上堂曰。若立一塵家國。與盛野老。輦輦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帖于此。明得闍黎。無分全是老僧。于此不明。老僧即是闍黎。闍黎與老僧。能悟天下人能瞎天下人。欲識闍黎麼。拈左膝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拈右膝曰。這裏是其辯才無礙。如此。以宋開寶六年癸酉八月旦日登座說偈。至十五日加趺而化。閱世七十有八。坐五十九夏。系曰。廓侍者以三喝。喚忤老華嚴時師。為維那上方丈。問訊嚴曰。汝來適守廓不應。當衆扭捏老僧。須痛與一頓。越出師曰。越他遲了。也他是臨濟下兒。孫本。

分如此。師舉似廓。廓曰。汝何必勸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搭却我話也。穴曰。雖然已聞天下矣。廓公四楞場地。師壁立萬仞。老華嚴一矮人看場耳。臨濟宗所以不可攀仰。湊泊也。

### 歸宗詮師傳

禪師名道詮。生劉氏。吉州安福人也。童子棄家事。思禪師。思為剃落。受具足戒。後聞長沙慧輪禪師。思一見之時。馬氏竊據荆楚。與建康接壤。詮年二十餘。結友冒險。造焉。會馬氏滅。劉言有其地。以王逵代劉言。領其事。逵見詮。疑為謀者。捕縛欲投江中。詮怡然無怖。逵異之。以問輪曰。此道人視死如見。鼻端何種人。乃能爾。輪曰。彼蓋為法忘軀之人。聞老僧虛名。故來決擇耳。逵釋之。加敬。詮傲然而去。依延壽十年。輪歿。詮還廬山。乾德初。庵于東南牛首峰下。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住九峰。賜大沙門。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此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為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



林中必無雜樹。惟師一院特免試。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牧張南金請居歸宗。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辭衆而化。

### 法燈欽公傳

泰欽字法燈。魏府人也。辯才無礙。入法眼之室。雖解悟。逸格未爲人知。性忽略。不事事。嘗自無涼遣化。維揚不奉戒律。過時未歸。一衆傳以爲笑。法眼遣偈往呼之。旣歸。使爲衆燒浴。一日法眼問大衆曰。虎頂下金鈴。何人解得。對者皆不契。欽適自外至。法眼理前語問之。欽謂大衆何。不道繫者解得。於是人人改觀。法眼曰。汝輩這回笑渠不得也。出世初住洪州雙林。次遷上藍護國院。未幾李國主請住清涼道場。乃曰。山僧本擬深藏山谷。遣日過生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所以出來爲他了却。若有人問。便說似伊。時一僧出問。欽曳杖擊之。僧曰。我有何過。欽曰。祖禪不了殃及兒孫。國主從容問曰。先師有何不了公案。欽曰。現分析者。國主駭之。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王助發。至於檀越道侶。

主事小僧。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甚違吾道。我之遺骸。但于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塚。升沈。使然。不淪化也。又示衆曰。但識口必無答。縱有答。因汝有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逝。

### 奉先深清涼明傳

奉先深清涼智明二禪師者。亦雲門嗣也。二師同游方時。聞僧問法眼。如何是色。眼豎起拂子。或曰。雞冠花。或曰。貼肉汗衫。二人特往請益。問曰。承聞和尚有三種色語。是否。眼曰。是。深曰。鷄子。過新羅。便歸衆。時李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曰。寡人來日致茶筵。請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罷。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深曰。上座若問話得是。奉賞雜綵一箱。若問不是。祇賜一劍。法眼陞座。深復出問。今日奉敕問話。師還許也。無眼曰。許。鷄子。過新羅。捧鉢。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維那。乃鳴鍾集衆。僧堂前勘深衆集。燈問。承聞二上座入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深曰。士人道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鶯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擬議。深打一。座具。便歸衆。

深同明和尚到淮河見人牽網有魚從網透出深曰明兄俊哉一似箇衲僧相似明曰雖然如此爭如當初不撞入網羅好深曰明兄你欠悟在明至中夜方省二師並出世金陵深于奉先明于清涼皆江南主處請也蓮華祥庵主深之嗣西峰豁公明之嗣別具

### 洞山稟薦福古傳

洞山清稟泉州仙游人生李氏幼禮中峰院鴻謐爲師年十六福州太平寺受戒初詣南岳參惟勁頭陀未染指及抵韶陽禮祖塔回造雲門門問曰今日離什麼處曰慧林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悟乃之金陵國主李氏請居光睦永幾復命入澄心堂集諸方要語經十稔迎住洞山

薦福承古西州人不知誰氏子少爲書生博學有聲及壯以鄉選至禮部議論不合有司怒裂其冠從山水中來客潭州了山見敬玄禪師斷髮從之游已謁南岳雅公雅洞山子知見甚高容以入室後游廬山經歐峰愛宏覺塔院閑寂求居之清規凜然過者肅

恭時叢林號古塔主初說法于芝山嗣雲門景祐初范文正公仲淹守饒迎住薦福示衆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益無功德近來出家人貪著福慧與道全乖若爲福慧須至明心若要達道無汝用心處所以常勸諸人莫學佛法但自休心利根者畫時解脫鈍根者或三五年遠不過十年若不悟去老僧與汝墮拔舌地獄

系曰師去雲門近百年覽語而悟遂嗣之不疑時雲門子孫方盛無敢異詞者蓋所得真耳不知傳燈何以不錄師耶

### 首山念禪師傳

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子幼棄家得度於南禪寺爲人簡重有精識嘗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晚于風穴會中充知客隨衆作止無所參扣然終疑教外有別傳之妙不言也風穴每念大仰識臨濟法道有遇風則止之語懼身當之注意于念一日陞座曰世尊以青蓮華目顧迦葉正當是時且道箇甚麼若言不說而說又成埋沒先聖語未卒念便下去侍者進

日念法華無言而去何也。穴曰：渠會也。明日念與圓頭同上問訊。穴問：眞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對曰：鵲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何用？因問師。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眞曰：看渠下語。穴一日又陞座，顧視大眾，師便下去。穴即歸方丈，自是聲名重諸方。一日白兆楚相上至汝州宣化穴，令師往傳語。纔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卽是兆曰：自家看取師。喝兆曰：我曾親近知識來，未嘗輒敢如此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還舉似穴。穴曰：今日又被汝敗下一員草賊也。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見穴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師。後開法，首山爲第一世，登其門者皆叢林精練。請子然天下稱法席之冠。必指首山嘗謂衆曰：佛法無多子，只是汝輩自信不及。若能自信，千聖出頭來，無奈汝何？何故如此？爲向汝面前無開口處，祇爲汝自信不及，向外馳求，所以到這裏。假如便是釋迦佛也，與汝三十棒。然雖如是，初機後學，憑箇什麼道理。

且問汝輩，還得與麼也未？良久曰：若得與麼，方名無事。僧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什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只管亂喝作麼？僧禮拜。師打之。因曰：諸上座，不得胡喝亂喝。尋常向汝道：賓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二，賓二主卽是兩箇瞎漢。所以我若立汝須坐，我若坐汝須立。坐則共汝坐立，則共汝立。雖然如是，也須著眼始得。師道被天下移寶安山廣教院衆，不過四十輩。老於寶應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僧過歲作偈曰：吾今年邁六十七，老病相依且過日。今年記取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明年是月是日，陞座辭衆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無情共一眞。明暗盡時都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日將跌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塔于首山。系曰：當大仰爲識時，潞山固問之。仰良久曰：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卽有越祖代庖之意。故首山卽大仰後身無疑也。伸脚在踏脚裏，又何怪潞仰之後寥寥哉。

## 汾陽昭葉縣省神鼎護三禪師傳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生太原俞氏器識沈邃少緣飾具大智少失恃怙既孤苦雅不喜世俗遂祝髮受具杖策飄然所至不稍停覽乃曰從上先德行腳正以聖心未通驅馳決擇耳不緣山水也歷參七十一員知識最後至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進曰師意如何曰象王行處絕狐踪于是大悟拜起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曰正是我放身命處自是陸沈裏河間每爲郡守以名利力致前後八請堅臥不起及首山歿西河道俗協心削牘遣沙門契聰請師住汾州太子院師時方閉關聰排闥入讓以大義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風穴懼應議憂宗旨墜滅幸有先師先師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欲安眠哉師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趨辦嚴吾行矣既至燕坐一榻足不越閭者三十年天下仰曰汾陽而不敢名一日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咬殺有何方

便入得此門見得此人若見此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此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麼快須入取免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遺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舉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并汾地苦寒師罷夜參有異僧振錫至謁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升空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時楚圓中之號上首叢林知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院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耶使者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昭令設饌且假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有侍者出衆曰和尚到處某甲即到亦立化歸省禪師住葉縣廣教院冀州賈氏子也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游方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即觸不喚作竹篋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于言下豁然頓悟浮山遠公其得法子也

洪經者生。惠氏襄水人。自受首山印記。隱衡岳三生藏。有湘陰男子來游。即師室。見師氣貌閑靜。一鉢掛壁。真能親疎愛之忘去。謂曰。師寧甘長客于人。亦欲住山乎。家神鼎下鄰寺。乃吾世植福之地。久無住持者。可俱往。師笑曰。睹乃以已馬馱。師還十年始成叢席。一朽床爲說法座。甘枯淡無倫比。僧契嵩少時游焉。師坐堂上。受其展指。庭下兩小甕。訖曰。汝來乃其時。寺始有醬食矣。明日將粥。一力挾筐取物投僧鉢中。嵩晚上下有卽。咀嚼者有置之自若者。嵩袖之下堂。出以觀。皆碎餅餌。問諸耆老曰。此寺自來不煮粥。脫有。檀越請應供。譚次第。撥僧赴之。祝令攜乾殘者歸。納庫下。碎焙之。均而分。俵以常麵也。堂頭言汝來適丁其時。良然。嵩大驚止。此已見經老平生。爾他具燈錄。

系曰。頌古自汾陽始。觀其頌布毛。系曰。侍者初心慕勝緣。辭師擬去學參禪。鳥窠知是根機熟。吹毛當下獲心安。與胡僧金錫光。偈看他吐露。終是作家真。寔宗師一拈一舉。皆從性中流出。殊不以贊華疊錦。

爲貴也

谷隱聰廣慧璉二師傳

禪師諱蘊聰。廣州張氏子。初參百丈。恒不契。乃見首山。問勞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住襄州谷隱山。諸方稱谷隱聰云。達觀顯者。其克家子也。別具傳。

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子。褊顯廣額。瞻視凝遠。望見令人意消。參首山。山問近離何處。璉曰。漢上山。豎起拳。曰。漢上還有這個麼。曰。這是甚麼。璉鳴聲。山曰。瞎。璉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見於火把子。話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後出世汝州廣慧院。華嚴隆爲嗣。法上首楊龜山。大年亦出師位。下有寄內翰李公書。敘師承本末云。

系曰。首山一把火。前燒谷隱。後燒廣慧。二老故得出頭光。皎又有二智。嵩一住。二交一住。鎮佛亦首山門下皎皎者。也不及傳。補續高僧傳卷第六



補續高僧傳卷第七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宋 大陽立傳

大陽禪師警玄江夏張氏子也。其先蓋金陵人。仲父爲沙門。號智通。住金陵崇孝寺。師往依之。年十九。爲大僧。聽圓覺。卽能辯屈。講者歎曰。是齒少而識卓如此。我所有何足益之。通知之。使令游方。初謁梁山觀禪師。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山指壁間觀音像曰。此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此是有相如何。是無相者。於是悟。言於言下。拜起而侍。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子。師曰。道卽不辭。忍上紙墨。山笑曰。他日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偈呈解。山稱以爲洞上之宗。可倚。師亦自負。儕輩莫敢攀。一時聲名藉甚。山歿。出山至大陽。謁堅禪師。堅欣然。讓法席。使主之。退處偏室。咸平庚子歲也。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卽日一食。自以先德付受之。重足不逾限。脇不至席者五十年。浮山遠公居衆時。嘗參師於大陽。師以臘高無可

繼法之人。一日喟然謂遠曰。洞上一宗。如懸絲欲斷。惟汝與之。遠曰。有平侍者在。師以手指臂云。平此處不佳。又捏拇指。又中示之云。伊向去當死於此。於是。以皮履布襪付遠。囑令求人。以天聖五年七月十六日。陞座辭衆。又三日。作偈寄王曙侍。郎偈曰。吾年八十五。修因至於此。問我歸何處。頂相終難覩。擲筆而化。遺囑云。瘞全身。十年無難。當爲大陽山打供入塔。後果爲平侍所戕。平亦坐是。返俗流浪。無依爲虎所食。師言驗矣。遠受大命。得青華嚴轉付履。祿嗣師法焉。

慈明圓禪師傳

石霜楚圓禪師。號慈明。汾陽嫡嗣也。生全州李氏。少爲書生。年二十二出家。母有賢行。使游方。師連眉秀目。頎然豐碩。然忽繩墨。所至爲老宿。呵以爲少。叢林師。柴崖而笑曰。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嘗囊骨董。藉以竹杖。荷之游湘沔。間汾陽道望。遂與大愚谷泉瑯琊造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罵詬。或毀詆諸方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



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乃知臨濟道出常情。服役七年。辭去。依唐明嵩公。嵩指會楊大年。因大年復會李都尉。二公恨見之。晚館於齋中。日夕質疑智證。以爲法友。久之辭還河東。省唐明李公遣二僧訊師。師於書尾畫雙足。寫來僧名。以寄之。李作偈曰。黑毫千里餘。金櫛示雙趺。人天渾莫測。珍重赤鬚胡。師以母老南歸。至筠州。首衆於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遍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爲恨。故師依止三年。乃游仰山。大年以書抵宜春太守黃宗。且使請師出。世守虛南原。致師師不起。旋特謁候守。願行。守問其故。師曰。始爲讓。今偶欲之耳。守大賢之。住三年。棄去。省母。以白金爲壽。母投金子地罵曰。汝少行。腳負布囊去。今此物吾望汝濟我。反置我地獄耶。師色不忤。徐收之。辭去。謁神鼎譚公鼎。首山高弟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住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

剪。弊衣楚音。通謁稱法姪。一衆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頽然。問曰。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子返走。鼎回顧相。嬰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行。且語曰。見面不如聞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陽乃有此兒耶。師自是名重叢林。適道吾虛。席郡移書欲得大禪伯。領之。鼎以師應召。法令嚴整。亡身爲法者集焉。師之大機大用。不可思議。傳者謂師以事無礙行心。凡聖不能測。可爲知言矣。水庵謂尤侍郎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等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曉夕不憚。夜坐欲睡。則引錐自刺。歎曰。古人爲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乃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及辭歸汾陽。歎曰。楚圓今去。吾道東矣。次住福嚴。又移興化。嘗室中插劍一口。以草鞋一對。水一盆。置在劍邊。擬議者師曰。喪身失命了也。便喝出。無有一人契者。其他立言妙語。提唱宗乘。探旨者。麻栗出焉。而黃龍南楊岐

會二人最爲上首。能世其家。以某年正月五日示寂。前是李都尉遣使邀師曰。海內法友。唯師與楊大年耳。大年棄我而先。僕年來頓覺衰落。忍死以一見公。仍以書抵潭帥。敦遣之。師惻然與侍者舟而東。下舟中作偈曰。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旣得涼風便。休將檣棹施。至京與李公會。月餘而李公歿。臨終畫一圓相。又作偈獻師。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死生問取皮袋。師曰。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來無質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曰。無佛處作佛公。于是泊然而逝。仁宗皇帝尤留神。空宗聞李公化。與師問答嘉歎久之。師哭之。慟臨壙而別。有旨賜官舟南還。中途謂侍者曰。我忽得風痺疾。視之口吻已喎。斜侍者以足頓地曰。當奈何。平生呵佛罵祖。今乃爾。師曰。無憂爲汝正之。以手整之。如故曰。而今而後不鈍。置汝逾年而化。李公子銘誌其行于輿。化全身塔于石霜。

系曰。達人出世。以開物成務爲心。非自衒也。方師之受南原也。戢天際想于眉睫間。聊試吾道動靜。何如。觀其初不赴後。自請行進。退躊躇意可知矣。覺範云。慈明道起。臨濟於將仆。而平昔廓落。乃如此。微神鼎則亦谷泉流也。雖然。狂奴故態。特師之寓言耳。眞面目豈無知音者哉。然神鼎固長者。難及也。

#### 大愚之法華舉瑯琊覺傳

禪師名守芝。太原王氏子。少棄家於潞州承天寺。試法華得度。爲大僧。講金剛般若名滿三河。時汾陽禪望大振。竊疑之。往觀焉。同參者慈明瑯琊等數人。服誠陽室。遂受印可。南游住高安大愚上堂。嘗舉汾陽十智同眞話曰。先師云。要識是非面目。現在也大省力。後生晚學。刺頭向言句裡。貪著義味。如驢舐屎處。棒打不回。蓋爲不廣求知識。徧歷門風。多是得一言半句。便點頭嚙唾。道已了辦。上座大有未穩當處。在上堂大衆集定。乃曰。現成公案。也是打撲不辦。便下座。慈明有善侍者。號稱明眼。聞師之風。自石霜至大愚入室。師趨出履一隻。善退身而立。師俯取履。善輒

踏倒師起面壁以手點津連畫其壁三善瞠立其後  
師旋轉以履打至法堂善曰與麼爲人瞎却一城人  
眼在會中有僧曰誦金剛經一百遍師令侍者喚至  
問曰聞汝日誦金剛經一百遍是否曰不敢師曰汝  
曾究經意否汝但日誦一遍參究佛意若一句下悟  
去如飲海水一滴便知百川之味僧如教一日誦至  
應如是知如是見如是信解不生法相處遂以白師  
師遽指牀前狗子云狗子響僧無語師便打出作偈  
曰砂裏無油事可哀翠岩嚼飯餵嬰孩一朝好惡知  
端的始覺從前滿面灰稱者謂師作偈絕精峭此蓋  
其一斑云嘉祐初示寂塔於西山雲峰悅公師之真  
子別有傳

法華舉禪師汾陽嗣也初住龍舒法華寺後移居白  
雲海會焉爲人精嚴諒直飽參汾陽特稱之一錫出  
并汾所至披靡諸公安遠公逗青松黃葉之機于福  
昌善處逗琢句調琴之辯又謁延壽賢大愚芝公夾  
山眞首座慈明棲賢謚雪竇以五祖戒公耶耶覺西  
湖西峰庵主主明招位下傑出者也有偈云絕頂西

峰路峻機誰敢當超然凡聖外暫隔兩重光師至問  
曰如何是兩重光日月從東出日向西沒師曰庵主  
未見明招時如何曰滿盞油難盡進曰見後如何曰  
多心易得乾師機辯如雷砰電射不可把玩諸方畏  
服號舉道者上堂釋迦不出世達磨不西來佛法徧  
天下談玄口不開至哉斯言達古今一貫也嘗曰僧  
家以寂住爲本豈可觀州獵縣看山門景致過時耶  
覺範稱之如薛仁貴著白袍西平王著錦帽眞勇于  
道者也年七十餘始歿塔于海會

瑯琊山慧覺禪師者西洛人也父爲衡陽太守死于  
官師扶櫬歸洛過澧陽藥山古剎宛若夙居由此出  
家後得法於汾陽住潞水高揭利竿與雪竇顯公同  
時唱道時號二甘露門上堂奇哉十方佛元是眼中  
花欲識眼中花元是十方佛欲識十方佛不是眼中  
花欲識眼中花不是十方佛于此明得過在十方佛  
于此未明聲聞起舞獨覺臨粧珍重師福相端嚴所  
至成益嘗往蘇州看范希文因受信施及千餘緡遂  
遣人陰計在城諸寺僧數皆密送錢同日爲衆檀設

齋其卽預辭范公是日侵早發船。逮天明衆知已去。有追至常州得見者。受法利而還。靈源稱之曰觀此老一舉。使姑蘇道俗悉起信心。增深道種。師法嗣數輩。長水璿講師其一也。具義解。中泉大道三公同參也。見列感通中。

系曰三公皆爲西河師子兒。而舉公跳躑故徑于嗣夫爲善知識。如霧露在人。當使時有潤。瑯琊蘇州之事。須瑯琊始得。霽霽者不得效。翠。

### 政黃牛傳

惟政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肄業。且將校藝有司。如使禱觀音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已哉。那人朱紹安聞而嘉歎。欲啓幣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遇祥符。覃恩得諸素志。獨擁義袍。且弊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托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

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于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旨于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其席。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時蔣侍郎堂守錢塘。與師爲方外友。師每謁之。則跨一黃牛以軍持掛角。上市人爭觀之。師自若也。至郡庭始下牛。笑談終日。一日蔣公留師曰。適有過客。明日府中當有會。吾師固奉律爲我少留一日。因款清話。師諾之。明日使人要之。留一偈而去矣。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只合居巖谷。國土筵中甚不宜。坐客皆歎其標致。又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重。橋下水千里。惟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日錦逕集且工書。筆法勝絕。秦少游見必收。畜之師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毯。納足其中。客至共之。清論無窮。秀氣逼人。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水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以爲常。九峰韶禪師嘗客於院。將臥。師挽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者。幾人詔唯唯而已。久之呼童子使熟炙。韶乃饑意作藥石。既乃橘皮湯一杯。爾笑曰。

無乃太清乎。或問曰。師以禪師名。而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煩萬象敷演耳。言語有間。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遂泊然而逝。

禪客尋常入舊都。黃牛角上掛瓶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此蔣侍郎贈師詩也。師自有詩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二作佳。韶勝致正相對會一時禪悅之盛可想見也。

### 懷賢禪師傳

金山龍游寺圓通禪師諱懷賢字潛道溫州永嘉何氏子在襁褓中能合掌僧坐四歲從嗣仁社主出家受戒有講席輒往聽盡得其學及長歎曰說食能飽人乎別社主去遍參最後見達觀穎子潤之因聖初師從瑞新禪師遊頗久具知宗門承襲賓主之說自謂無以復加比至達觀會中聞所開示類皆世緣俗諦非談諸崑瑣則罵詈不已心竊陋之乃潛詣丈室

請白曰爲人天師當只說法奈何預以世間事且僧有過斥去則已何足追罵至累日乎觀領而不答師因此省悟初開法于太平隱靜嗣主金山金山當孔道客至無虛日師頗厭之熙寧元年遂謝事隱于金牛山山去丹陽數十里人跡罕至庭養猿鶴孔雀鸚鵡白鷗皆就掌取食號五客各爲一詩贈之士大夫欲相見者就山中訪焉廬山之圓通明州之雪竇相次堅懇各住一年雪竇至前後二十年間三請乃赴其行由海道遇大風漂至慈溪東岸舟破從者多人皆散走師獨安坐水中不動以元豐五年九月甲午示滅于金牛壽六十七臘六十三弟子覺澄等塔全身于西隴淮海秦少游觀爲師狀曰師操行卓越而遇人有恩意雖對賓客未嘗與衆異饌夜輒從衆僧寢于堂中不入丈室雅性樂施所得金錢綰帛率緣手盡又多才藝工於詩字畫有法閒居絕口不掛事雖交至錯出處之晏然無不集者當時賢士大夫聞其風皆傾意願與之游始用參知政事高公若訥奏賜紫方袍又用節度使李公端愿奏賜號圓通大



師凡十被請從之者。四皆天下名山巨剎。道化方行。輒託事隱去。州郡雖欲挽而留之。不可得也。弟子五十有五人。所著詩頌文集。凡五卷。又撰次其自少至老出處之跡。一篇號緝菴典記。以自見云。

### 法寶傳

法寶姓王氏。遂州小溪人。事興聖院從簡爲僧。學法四方。所見如泉山之□黃檗之南雲居之寶禾山之。才世所謂大善知識者。皆歷問焉。平居常宴坐。計晝夜之分。寢才十二三。臥必右脇。未嘗解衣。如是者終其身。師三游洛陽。始至洛人不知其爲禪。再至知其爲禪者矣。三至又知其爲禪而不徒爲禪者矣。其應世之密用。觀機之善巧。則莫得而擬議。洛中賢士夫從師游者甚衆。未必盡知師之道。但愛其行高而氣和。言簡而理盡耳。太師文潞公表其行。賜紫方袍三。至洛常寓於善覺院。衆爲合力營構。其徒十餘人皆嘗與師同學。又有信士棄其孥。奔走服事者。師既居善覺。參問者益廣。或勸推所餘以爲人師。曰。已未爲何暇爲人懷道應物。垂五十年。所以言論風旨不大。

傳於世者。蓋其冲挹自晦如此。韓侍郎維曰。始予見師於河橋。師未嘗不言也。予問之。不能已。數年予守潁昌迎館之府舍。師未嘗言也。予雖欲問。不知所問矣。嗚呼。道不可以不刳心焉。既示疾。遍作書別所往來之人。奄然而寂。年六十有九。時元豐六年九月也。藏骨龍門善提院之上方。

### 浮山遠公傳

禪師名法遠。鄭圃田人也。出於王氏十九出家。先謁汾州得一盼相印。復參葉縣省公。與天衣懷同往葉縣。住持枯淡嚴密。諸方畏之。師至值雪寒。縣屬罵驅逐。至以將水潑衆僧衣履。皆濕。怒而散去。唯師與懷自若。整衣敷具。復坐如故。縣到呵曰。汝更不去待我打耶。師近前不審云。某數千里而來參叩。和尚爲明大事。豈以杓水潑之便去。縣笑因而遂留。相依數年。萬方挫折。師始終一如。所謂真金烈火愈鍛而愈明。縣始以衣法付之。開堂日拈香曰。汝海枯木上生花。別迎春色。蓋指葉縣也。師與王質待制論道。畫一圓相。問曰。一不得匹馬單鎗。二不得衣錦還鄉。鵲不得。



喜鴉不得殃。速道速道。王罔措師曰。勘破了也。師暮年休會聖岩。敘佛祖奧義。作九帶啓。勉學者。與因基說法一事。莫不家喻戶曉。師玉骨插額。目光外射。狀如王孫。凜然可畏。雅自稱柴石老人。歿時已七十餘。范文正公銘其塔曰。嗚呼。遠公釋子之雄。禪林甘澤。法海真龍。壽齡有限。慧命無窮。寒岩瘞骨。千載清風。師平生貴尚真實。參證痛切。浮辯嘗謂道吾真公曰。學未至道。銜耀見聞。馳騁機解。以口舌辯利相勝者。猶如廁屋塗汗。丹腫祗增其臭耳。得法弟子道臻者。繼大覺蓮住淨。因法道大弘於京師。當英神啓三朝。數入宮說法。恩遇隆渥。爲人渠渠靜退。似不能言者。奉身至約。一布裙二十年不易。用五幅纔掩脛不多。爲叢褶曰。徒費耳。無所嗜好。嘗雪方丈之西壁。命文與可掃墨竹。謂人曰。吾使游人見之心目清涼。此君蓋替我說法也。元祐八年歿。

法華隆禪師傳

道隆禪師。未詳里族。初參石門微和尚。問曰。古者道。但得隨處安閒。自然合他古轍。雖有此語。疑心未歇。

時如何。門曰。知有乃可。隨處安閒。如人在州縣住。或聞或見。千奇百怪。他總將作尋常。不知有而安閒。如人在村落住。有少聲色。則驚怪傳說。師於言下有省。門盡授其洞上宗旨。及出世。乃嗣廣慧。或問曰。禪師親見石門。如何却嗣廣慧。師曰。我初見廣慧。渠方欲剃髮。使我擎轎子來。因曰。道者。我有轎子。詩聽取詩。曰。放下便平穩。我時便肯。伊因敘在石門所得。慧曰。石門所示。如百味珍饈。只是飽人。不得後來有一炷香。不欲兩頭三緒。爲伊燒却。師至和初。游京客景德寺。日縱觀都市。歸常二鼓。一夕不得入。臥于門下。仁宗夢至景德寺。門見龍蟠地。驚覺中夜。遣中使視之。乃一僧熟睡。已再鼾。據之始覺。問名字。歸奏。帝聞道隆乃喜。曰。吉徵也。明日召至。便殿問宗旨。師奏對詳允。帝大說。有旨。館于大相國寺。燒朱院。由是道化大振。嘗與大覺蓮公說法。化成殿。機鋒迅辯。帝大悅。侍衛皆山呼。或偈頌酬答。或留宿禁中。禮遇隆厚。賜號應制明悟禪師。師因奏疏。舉蓮自代。帝覽表。不允。有旨於曹門外。建精舍。延師。師額華嚴禪院。有僧頌蓮。

公詩上問佛偈曰有節非于竹三星偃月宮一人居  
日下弗與衆人同師曰諸佛說心爲破心相璉作此

偈虛空釘橛也乃曰虛空釘鐵橛平地起骨堆莫將  
閑學解安著佛階梯又見達觀穎禪師戲作偈曰解  
答諸方語能吟五字詩二般俱好藝只是見錢遲師  
曰佛法却成戲論後生無識遽相效學不可長也但  
曰二般雖雜道也勝別施爲有僧曰洞山寶公譏五  
祖戒禪師行藏落人疑似其至洞山乃上堂說偈曰  
嗟見世聲訛言清行濁多若無閻老子誰人奈你何  
師曰寶廳行不遜賣師取名不可取也曹谿曰眞實  
修道人不見世間過來說他人短自短先在我寶暴  
其師之失教誰檢點凡沙門釋子寂默爲要華嚴論  
曰唯寂唯默是心造如來之樣不著不戀是路入法  
界之轍寶賣洞山薑鋤雙峰地已爲道人取笑也師  
爲人寬厚不矜伐以眞慈普敬行心歿時年八十餘  
盛暑安坐七日手足柔和全身建塔於寺之東  
系曰夫寺門野睡僧入天子夢夢其爲龍不爲所惡  
復尊寵之至宿留禁中非師道洽天下烏能及此京

師禪法由是大弘併見仁宗識洞高遠若遇庸君師  
其不爲齏粉乎予故表而出之

### 泉大道宗道者傳

谷泉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  
之去爲沙門攬置戒律任心而行眼蓋衲子所至叢  
林輒刪去泉不以介意造汾陽陽奇之密受記荆南  
歸放浪湘中數來往道吾訪慈明道吾有漱毒龍所  
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與慈明暮歸  
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  
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震搖慈明蹲草中  
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後住南嶽  
懶瓚岩又移住芭蕉將復移保眞大書芭蕉壁曰予  
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  
三四樹寒來燒枯杉饑食大紫芋而今棄之去不知  
誰來住住保眞夜地坐祝融峰下有大蟒盤繞之泉  
解衣帶縛其腰明日杖策尋之衣帶纏松枝上蓋松  
妖也嘗過衡山縣見屠者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  
其肉又指其口屠問曰汝啞耶卽肯首屠憐之割巨

擲置鉢中。泉喜出望外。感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以杖荷大酒瓢。往來山中人。問瓢中何物。曰。大道漿也。作偈曰。我又誰管你。天誰管你。地著箇破紙襖。一味工打睡。一任金烏東上。玉兔西墜。榮辱何預我。興亡不相關。一條拄杖。一葫蘆。間走南山與北山。畜一奴名調古。日令拾薪汲澗。或呼對坐。岩石間贈之以偈曰。我有山童名調古。不誦經不禮祖。解般棹。禦冬寒。隨分衣裳破不補。會栽蔬。能種芋。千山萬山去無懼。阿呵呵。有甚討處。倚遇上座來。參問菴主在麼。泉曰。誰曰行脚僧。曰。作甚麼。曰。禮拜菴主。曰。恰值菴主不在。曰。你輩泉曰。向道不在。說甚麼。你。我拽棒趁出。次日來。又趁出一日。又來。泉攔臂扭住。曰。我這裡虎狼縱橫。尿牀鬼子。三回兩度來討甚麼。曰。人言菴主親見汾陽來。泉解衣抖擻。曰。你道我見汾陽來。有多少奇特。再訪慈明。作偈寄之。曰。相別而今又半年。不知誰共對談禪。一般秀色湘山裡。汝自匡徒我自眠。慈明笑而已。乃令南公更謁泉。泉與語。驚曰。五州管內。乃有此區頭道人耶。嘉祐中。男子冷清妖言。

誅泉坐清曾經由菴中。決杖配郴州牢城。盛暑負土經通衢。弛擔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被氣壓。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泊然。蟬蛻。闍維。舍利不可勝數。邨人塔而祠焉。

宗道者。不知何許人也。往來舒蘄間。多留於投子。性嗜酒。無日不醉。村民愛敬之。每餉以醇醪。居一日。方入浴。聞有尋宗者。度其必送。盥至裸而出。得酒徑去。人皆大笑。而宗傲然。不作。嘗散衣下山。有逆而問者。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對曰。袈裟裹草。意旨如何。曰。赤脚下桐城。陳退夫。初赴省闈。過宗。戲問曰。瓊此行。欲作狀元。得否。宗熟視曰。無時。卽得。莫測其言也。而退夫果以第三名上第。時彥作魁。方悟無時之語。宗見雪竇而逸放自如。言法華之流也。

### 福昌善禪師傳

惟善。不知何許人。住荊南福昌寺。嗣明教寬禪師。爲人敬。嚴秘重法道。初住持時。屋廬十餘間。殘僧數輩。師晨香夕燈。陞座說法。如臨千衆。禪林受用所宜有者。咸修備之。客至肅然加敬。十餘年而弟子方集。至

百許人師見來者必勸驗之。有僧自號映達摩。纔入方丈。提起坐具曰。展卽徧周法界。不展卽賓主不分。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汝平地喫交了也。映曰。明眼尊宿果然有在。師便打映曰。奪拄杖打倒和尚。莫言不道。師曰。棺木裏瞪眼漢。且坐喫茶。茶罷映前白曰。適來容易觸忤和尚。師曰。兩重公案。喝出。又問僧近離何處。曰。承天曰。不涉途程。道將一句來。僧喝之。師便打僧。以坐具作搥勢。師笑曰。喪車後掉藥囊。又問俗士年多少。曰。四十四。師曰。添一減一。是多少。其人無對。師自代云。適來猶記得。又問僧何處來。曰。德山曰。武陵溪畔道將一句來。僧無語。乃自代曰。水到渠成。師機鋒峻不可嬰。諸方畏服。法席追還雲門之風。南禪師嘗曰。我與翠岩悅在福昌時。適病寒。服藥出汗。悅從禪侶徧借被。咸無焉。有紙衾者。皆以衰老亦可數悅太息曰。善公本色作家也。

雪竇顯禪師傳

雪竇禪師名重顯。字隱之。遂州李氏子。幼精銳。抗志塵表。依普安誡上人出家。受具。遍歷講筵。游刃經論。

問辯風馳。同學斂氣不敢伸。棄而歸。禪出蜀入楚。嘗與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客曰。法眼禪師昔解后覺。鍊嘗於金陵覺趙州侍者也。號稱明眼。問曰。趙州柏樹子因緣。記得麼。覺曰。無此語。莫謗先師。法眼拊手曰。眞自師子窟中來。覺公言無此語。法眼肯之。其旨安在。師曰。宗門抑揚。那有規轍乎。時有苦行名韓大伯者。貌寒癯。侍其傍。輒匿笑而去。客退。師數之曰。我偶客語耳。乃敢慢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眼未正。擇法不明。師曰。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師陰異之。結以爲友。師盛年工翰墨。作爲法句。追慕禪月休公有詩云。紅芍藥邊方舞蝶。碧梧桐裡正啼鶯。離亭不折依依柳。況有春山送又迎。嘗依棲賢湜公。機不合作。師子峰詩而去。與齊岳者爲侶。同謁五祖戒師。休於山莊前。遣岳先往。機語不契。師亦竟不見。遂南游。謁智門祚禪師。祚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知見高學。者莫能覩其機。師俊邁。智門愛之一日。伸問曰。不起一念云何。有過。智門召師。師近

前智門以拂子薰口打擬開口。隨又打師豁然開悟。依止五年。盡得其道。師與學士曾公會。厚善相值。淮上問師何之。曰將遊錢塘。絕西興。登天台。鴈蕩。曾公曰。靈隱天下勝處。禪師吾故人。以書薦師。師至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曾公奉使浙西。訪師。靈隱無識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牀曆物色求之。乃至曾公。問向所附書師袖納之。曰公意勤然。行脚人非督郵也。曾公大笑。璠公以是奇之。師出世。初住吳江翠峰。後遷明州雪竇。曾公守越時。敦請也。上堂云。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虎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便下座。却顧謂侍者曰。適來有人看方丈否。曰有。師曰。作賊人心。虐師舉揚宗教三十餘年。海內奇衲子爭赴之。暮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措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頭爭奈何。又書壁文戒進後學。其略曰。身如行則利。稱軟賊百年非久。三界無安。可惜寸陰。當求解脫。讀者鼻爲之酸。師一日偶經行。植杖于林下。衆衲環之。忽問曰。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

門答這僧耶。爲解說耶。有宗上座出衆對曰。待老漢有悟處。卽說。師熟視驚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警地也。於是令搥鼓衆集。師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日大陽韓大伯。具大知見。晦迹韜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座。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千兵容易得一將。寶難求。便下座。衆大驚。宗卽承天宗禪師也。師一日游山四顧。屬覽。謂侍者何曰。復來此侍者哀乞遺偈。師曰。平生惟患語之多矣。翌日出杖履去。孟散及徒衆乃曰。七月七日復相見耳。至期豐沐纓衣。北首而逝。閱世七十三。坐五十。夏塔全身于寺之西塢。賜號明覺禪師。

系曰。雲門一宗得雪竇而中興。不然亦撲撲矣。師器宇灑重。卽袖中一書。三年仍還本人。便足氣壓千古。家聲浩浩。子孫繼繼。豈偶然哉。

洞山聰禪庵主傳

洞山曉聰禪師。韶州曲江人。生杜氏。見文殊應天眞。



和尚初游廬山。莫有知者。時雲居法席最盛。師作燈頭。聞僧衆談泗州僧伽。近於揚州出現。有設問者曰。既是泗州大聖。爲何向揚州出現。師曰。君子愛財。取之以道。一衆大笑。後僧舉似蓮華禪庵主。主大驚曰。雲門。師孫猶在。遙望雲居拜之。師名遂重。叢林次依洞山。詮禪師爲首座。及詮遷棲。賢以師囑。檀那及其衆衆從之。請于州。州從之。以大中祥符三年。師出世。洞山上堂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上座不薦。所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既是祖師西來。特唱此事。又何必更對衆。叨叨珍重。師見僧來有所問。輒瞋目視之曰。我擊虎術。汝不會去。一日自荷柴登山。僧逆之問曰。山上住爲何。山下擔柴。師曰。山上也要柴。燒示衆曰。一大藏教是箇之字。祖師西來是右字。知何是正義。良久曰。天晴蓋却屋。趁閒打却禾。輸納王租了。鼓腹自高歌。師於山之東北手植松可萬松。凡植一株。坐誦金剛經一卷。自稱栽松比丘。嶺名金剛嶺。或問嶺在此。金剛在何處。師指曰。此一株松是老僧親栽。汾陽嘗謂慈明曰。雲門下兒

孫我已遍參。獨以未見。聽爲恨。汝當見之。故慈明雖已罷參。猶覩顏色。而聞餘論矣。師一日不安。上堂辭衆。述透法身頌曰。參禪學道莫茫茫。問透法身北斗藏。余今老倒。庭廡甚見人無力。得商量。復曰。法席當令自實。住持言平。而化閣維得舍利塔于金剛嶺。先是比部郎中許公式出守南昌。遇蓮華峰。聞祥公曰。聰道者在江西。試尋訪之。此僧人天眼目也。許既至。聞師住山家風。作詩寄之。有夜坐達雲石。春栽帶雨松之句。將訪之。師已逝矣。

祥公奉先深禪師嗣也。知見甚高。氣壓諸方。臨終上堂。舉拄杖問衆曰。汝道古佛到這裡。爲何不肯住。衆莫有對者。乃自曰。爲他途路不得力。復曰。如何得力。去橫拄杖。肩上曰。御栗檀擔不顧人。直入千峰萬峰去。言訖而化。師與文殊眞弟兄行也。聰嗣文殊。視祥則爲姪。聰得法弟子曰雲居舜曰。明教嵩祥嗣寂焉。

#### 宋 北禪賢禪師傳

智賢禪師。嗣福嚴雅公。雲門四世孫也。開法于衡州之北禪。歲夜小參曰。年窮臘盡。無可與諸人分歲。老



僧烹一頭露地白牛。炊土田米飯。羹菜羹。燒槽柁火。與大眾圍爐唱歸田樂。何故免得倚他門戶。傍他牆。致使時人喚作郎下座。時維那從後大呼曰。縣有吏至。師反顧問其所以。那云。道和尚宰牛不納皮角。師笑擲暖帽於地。那便拾去。師跳下禪床。攔臂擒住。叫曰。賊賊。那將帽覆師頂曰。天寒且還和。尚那便出去。時法昌爲侍者。師顧謂曰。這公案作麼生。昌曰。近日城中紙貴。一狀頭過法昌名。倚遇師嗣也。別具師又有嗣曰。紹銑具與福中。

開先暹禪師傳

開先善暹禪師。臨江軍人。操行清苦。智識明達。遠禪師在德山。師往依之一日。遠升堂。顧視大眾云。獅子頻呻。象王回顧。師忽有省。入室陳解。遠云。子作麼生。會師回顧曰。後園驢喫草。遠然之。自此機辯迅捷。禪林目曰。海上橫行。暹道者。又參雪竇。顯顯愛其俊逸。留座下數年。欲舉住明州金鵝。師聞之。書二偈於壁而去。曰。不是無心繼祖燈。道慚未厠嶺南能。三更月下。離巖竇。眷眷無言。戀碧層三十餘年。四海間尋師。

擇友未嘗閒。今朝得到無心地。却被無心越出山。後住開先。嗣德山。遠禪師却通雪竇。書山前婆子見。專使來問云。暹首座出世。爲誰燒香。專使云。德山遠和尚。婆子遂罵云。雪竇抖擻屎腸說禪。爲汝得恁麼辜負恩德。開堂日上首白槌。罷師曰。千聖出來也。祇是稽首讚歎。諸代祖師提掣不起。是故始從迦葉。迄至山僧二千餘年。月燭慧燈。星排道樹。人天普照。凡聖齊榮。且道承甚麼人恩力。老胡也祇道明星出現時。我與大地有情。同時成道。如是則彼既丈夫。我亦爾。孰爲不可。良由諸人不肯承當。自生退屈。所以便排一箇半箇。先達出來。迺相開發。祇是與諸人作證明。今日人天會上。莫有久游赤水。夙在荊山。懷袖有珍。頂門有眼。到處踐踏覺場底。衲僧麼。却請爲新出世長老作箇證明。還有麼。師住開先。凡十八年。而化於本山。嫡嗣雲居元也。別具。

南安嚴傳

南安嚴自嚴尊者。生鄭氏泉州同安人。年十一出家。爲童子十七。爲大僧。遊方至廬陵。謁西峰老宿。豁公。

豁雲門之孫也。師依止五年。盡得其法。自是神異不測。世傳定光佛化身懷仁江。有蛟害人。師臨渡說偈。戒之。蛟引去。未幾。擁沙漲塞潭。遂爲洲。梅州黃楊峽。乏水。師以杖擡之。遂湧。父老以爲神來。聚觀。師遽去。所至遇旱。湧書偈投之。無不如願。武平南黃石岩。多蛇虎。師止住。蛇虎可使。令師凡示人。必以偈。偈尾必題四字曰。贈之以中世莫能測。四遠敬事師如神明。家覓其像。飲食必祭。鄰寺僧死。師不知法。當告官。便自焚之。吏追捕坐庭中。問狀。不答。索紙作偈曰。雲外野僧死。雲外野僧燒。二法無差互。菩提路不遙。字畫險。勁如壁。窠大篆。吏大怒。以爲狂且慢。已去。僧伽黎曝日中。既得釋。因以布巾縷首而衣。白服。師恨所說法聽者疑信各半。因不語六年。巖寺當輸布民歲代之。師不忍置書布束中。求免。吏得之。愈怒。追問亦不答。以爲妖。焚其布帽。火盡而帽益明。鮮乃索紙作偈曰。一切慈忍力。皆吾心所生。王官苦拘束。佛法不流行。自後稍發語。後遊南康。槃古山。先是西竺波利尊者。經始識曰。却後當有白衣菩薩來興此山。師住三

年成叢林。乃還南安。江南眠槎爲行舟。礙師舟過焉。摩挲之曰。去去莫與人爲害。槎一夕蕩除。有僧自惠州來曰。河源有巨舟。害沙萬牛。挽不可動。願得以載。磚建塔於南海。爲衆生福田。師曰。此陰府之物。然付汝。偈取之。偈曰。天零灑水生。陰府船王移。莫立沙中久。納福騰菩提。僧卽舟唱偈而舟爲動。萬衆譁呼至五羊。有巨商從借以載。僧許之。方解絆。俄風作。失舟所在。有沙彌無多聞性。而事卽謹。愿師憐之作偈。使誦久。當聰明。偈曰。大智發於心。於心何處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於是世間文字語言。一覽誦念。無所遺忘。偈語章句。援筆立就。師異蹟甚著。所屬狀以聞。詔佳之。宰相王欽若。大參張安仁以下。皆贈詩。師未嘗視。置承塵上而已。淳化乙卯正月六日。衆衆曰。吾此日生。今正是時。遂右脇而化。證定光圓應禪師。系曰。至人聚于心者。靈發于言者。驗寂音謂師偈語。皆稱性之句。非智識所到之地。良然。良然才涉思惟。便是鬼家活計。自尙滿身霧露。安能使物不迷耶。

洞山寶勸潭澄傳

自寶廬州合肥人。姓吳氏。生有奇相。弱齡歸普寧院。已抱出群之見。聞五祖戒公匠石宗門造之。置水投鍼。理存默識。遂入室。傳法焉。祖病。令行者往庫司取生薑煎藥。寶方主庫事。叱之行者曰。白祖。祖令將錢回。買乃與之。後往洞山。聰公知其爲人。特加器重。臨歿。遺言令繼其席。郡守又以書託祖。舉所知者主洞山。祖云。無如買生薑。漢住未幾。戶外屢滿矣。叢林殷足。委積常餘百萬。黃檗山。饒粥不繼。寶移杖總之。黃檗爲之豐。直院祖君無擇。部憲程君師孟。並著好賢樂善之名。祖既挽寶主歸。宗程復以雲居致寶。前後凡四住。名利在歸宗時。一日扶杖出門。見喝道來問。甚官吏云。縣尉令避路。寶側立。道左馬至前。跪不行。寶曰。畜生。却識人。尉知是寶。再拜而去。住雲居時。一夜山神肩輿與寶繞寺行。寶云。擡你爺。擡你娘。擡上方丈去。神直擡上方丈。寶爲人精嚴。護持戒法。初行脚時。宿旅店。爲娼女所窘。與同寢榻。寶危坐。終夜明發。娼女索錢。與之出門。燒被而去。娼女以實告其父母。遂請歸。置齋以謝。謂眞佛子也。然好名事邊幅。故所

心柱辭住

至必選名僧自隨。爲其羽翼。寶實得法于五祖。祖暮年棄衆造焉。寶以其行藏。落人疑似。弗爲禮。且說偈譏之。祖遂造大愚。一日於僧堂前倚拄杖談笑而化。寶雖有盛名。叢林亦以是少之。師在洞山。嘗自雙壽藏後二十餘年。遂終于歸宗。壽七十七。僧臘五十一。示寂十八日。全身入塔。至和元年也。余襄公靖爲之銘曰。彼上人者。叢林獨步。激揚宗旨。慈心廣度。言發其機。俾之自悟。人得其要。直趨覺路。橫杖而來。捨筏而去。吁。嗟妙圓人天。仰慕妙圓師。賜號也。懷澄禪師不知何許人。與寶同出于五祖之門。出世洪州。渤潭諸方呼爲渤潭澄。黃龍南公依之最久。然雲門法道至師小變。故雲峰悅公方之。藥永銀鍛則流去。大覺連和尚其嗣也。所謂青出于藍者。則具系曰。一洞山也。詮去授聰。聰嗣文殊。聰死授寶。寶嗣五祖。要見拄持續佛慧命。非細事故。古人舉授唯大。公弗容一毫私念于其間。不然詮聰工老。豈少法嗣哉。中峰國師與定叟書云。古人於法嗣嫡傳。所以深明宗係者。大法源委不可誣也。世濟俗薄。奉金請拂。

以院易嗣者有之。某嘗痛心于此。實亦雲門子孫之傑出者。惜大德爲一嘗所掩。燈錄謂寶生娼室無姓氏。未之考耳。

宋 志逢禪師傳

志逢餘杭人也。生而惡葷。膚體香潔。出家于臨安之東山朗瞻院。通貫三學。嘗夢升須彌山。觀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惟不識第三佛。但仰視而已。時釋迦示之曰。此是補處彌勒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遊方見詔國師于天台契悟。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候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夙愆。未珍汝知之乎。曰師有何愆。唯一小過耳。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嘗傾棄之。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年始愈。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師號命住功臣院。開寶初。忠懿王建普門精舍。請師爲開山。舉揚宗要。開寶四年。師固辭解院。願棲老林。泉時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爲終老之所。五雲多虎。師每攜大扇乞錢買肉飼。

虎虎輒馴。伏日暮還山。虎迎之。騎以歸。故世稱伏虎禪師。一號大扇和尚。雍熙二年。示寂。壽七十七。塔曰寶峰常照。

宋 棲賢禪師傳

澄湜禪師。建寧人。嗣百丈恒和尚。恒嗣法眼師爲眼嫡孫。性高簡。律身精嚴。動不違法度。暮年三終藏經。以坐閱爲未敬。則立誦行披之。黃龍南禪師初游。方年方少。從之。屢年。故其平生所爲多取法焉。嘗曰。棲賢和尚定從天人中來。叢林標表也。雪竇顯嘗自淮山來。依之。見師少接納。遂盡不合。乃作獅子峰詩而去。曰。踞地盤空勢未休。爪牙安肯混常流。天教生在千峰上。不得雲擎也出頭。師住棲賢。以門庭峻嚴。故參徒不盛。一日晚。參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其斬截如此。系曰。百丈恒和尚五字三上堂曰。喫茶曰珍重。曰歇。所謂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也。湜師作略如此。真有乃父風。就中些子一滴不遺。由此可觀師弟子傳受源脉也。

補續高僧傳卷第七

補續高僧傳卷第八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宋 宣州興教坦禪師

坦禪師溫州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卽出家。參琅琊覺公。機語頓契。天衣懷住。興教師爲第一座。及天衣受他請。欲聞州乞師繼住。時刁景純學士守宛陵。恐刁涉外議。乃於觀音前祝曰。若坦首座道眼明白。堪任住持。願示夢於刁學士。刁是夜夢牛在興教法座上。衣凌晨辭州。刁舉所夢。衣大笑。刁問其故。衣曰。坦首座姓牛。又屬牛。刁就座。出帖請之。師受請。升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遼天出世後。爲何杳無消息。師曰。雞足峯前風悄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師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師曰。新興教今日失利。便歸。方丈令人請宗至。謂曰。適來錯祇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師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

未。在更道處。師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南安雲封寺圓禪師傳

道圓南雄人也。性純。至少游方。雖飽參。未大通透。聞南禪師居黃檗。積翠菴。往依之一日。燕坐。下板。聞兩僧舉百丈野狐因緣。一僧曰。只如不昧因果也。未脫得野狐身。一僧應聲曰。便是不落因果。亦何曾墮野狐身。耶。圓悚然。異其語。不覺身起。上菴頭。過澗。忽大悟。見南公。敘其事。未終。涕交頤。南公令就侍者。湯熱。睡忽起。作偈曰。不落不昧。僧俗本無忌諱。丈夫氣宇。如王爭受囊藏。被蓋一條。柳栗任縱橫。野狐跳入金毛隊。南公大笑。久之。又作風幡偈曰。不是風。兮不是幡。白雲依舊覆青山。年來老大渾無力。偷得忙中些子閒。雲菴老人常手疏此二偈。大稱賞之。謂其機鋒不減英邵武。後出世住大庾雲封寺。莫知所終。

黃檗勝昭覺白信相顯三師傳

惟勝潼川羅氏子。得法於黃龍南公。然未見公時。已大悟。特就印之而已。時黃檗席久虛。瑞州太守委黃



龍擇主法黃龍。鑪鼓集衆。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脚下種菜。道得者住黃檗。衆寂然。勝出衆曰。猛虎當路。坐黃龍大脫。遂以應命。道風大震。名播海內。白梓州飛鳥人姓支氏。父謙。聞道嵩山。道者以死生爲戲。白衣而梵行。嘗云。吾根鈍。不得入圓頓。頗有子續慧命足矣。自少聞父誨。諦聽。沉思。有如夙習。一日過溪。忽有省。遂往峨眉。山落髮。父子相依。游講。通性相宗經論。去之南遊。首謁太平俊公於澧州。俊謂眞吾法子。付以說法。大衣白。遜謝。聞黃檗道望。造焉。三年。未印。可操事。益勤。一日。勝擡頭。儼有言。白咄曰。這老漢。勝大笑。肯之。元豐末。南康郡王邀勝。詣輦下。白侍行。會太學生上書。訟博士者。語連勝。有旨放歸。蜀門人星散。白獨負巾鉢。以從。既至。居昭覺法筵。之盛。猶黃檗也。勝將化成。都師以繼席主化爲問。師曰。無如白者。白開法。遵南方規範。一洗律居之弊。不超性海。是理事縛。不透聲輪。是語言縛。白上堂語也。諸方傳誦。靡然向風。朝散郎馮敢奉議郎段玘。天台山隱者宋放。唐安文士祖思昱。皆攝衣執弟子禮。元祐末。白水寺

僧正闕。丞相蔡京時帥蜀。命白往。白不樂。遂併昭覺辭之。歸舊刹。說法久之。示疾。頌曰。風高月冷水遠天。長出門無影。四面八方怡然而寂。顯遂嗣其法。顯潼川王氏子。少舉進士。有聲。嘗擲溪水爲戲。至夜思之。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不可。而塵境自空。悟曰。吾世網裂矣。往往依白得度。隨衆咨參。一日。白問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子如何。會顯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白舉起拂子。顯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南游見五祖演和尚。久處侍寮。徹法底蘊。四十餘年。始還時。白尙無恙。畢應長松。遷保福。信相太常卿蘇元老序其語錄云。頃者吾蜀。但以講席律壇爲無等等法。未知祖道之高。晚得眞覺勝禪師。自黃檗闡化成都。昭覺寺初會易之廣大。變動周流六虛者。又原道之微妙。混成先天。地生者。遂言曰。吾法函蓋乾坤。不爲大。銷殞虛空。不爲難。當體現成。隨用立具。西南緇素。驟聞者多。瞪瞻不入。久各懷然。莫不失喜。落涕恨遭遇之晚。勝禪師既歿。紹禪師繼之。其法猶勝禪師也。紹即而化度加衆。紹禪師既歿。顯禪師繼之。其法猶紹禪師



也而緣合加盛。前往長松。今居保福。皈依之侶。未可計。濟拔之功。未有艾也。嗚呼。釋迦別傳。迦葉親授。西天祖師所護念。中華耆宿所承襲。遐哉邈矣。不圖今日及吾身親見之。然師奧句微言。某未敢窺測。聊舉大略。曉吾黨新發意者。斷與交臂。作舞同移。師門云。蓋其爲時賢致歎如此。

明河曰。顯出蜀得東山磨淬最久。始臻源奧。及出世。獨爲紹覺燒香議者。謂其以小技涵掩道望。以故情謬素師承。叢林目爲顯牛子云。

報本元禪師傳

慧元。潮州倪氏子。十九爲大僧。遍歷叢席。於黃龍三。調語下悟。入住安吉報本院。爲人孤硬。有風度威儀。端重危坐。終日南禪師門弟子。能縱跡其行藏者。惟元而已。元初開法嗣書至。南公視其名曰。吾偶忘此僧。謂專使曰。書未欲開。可令親來見。專使反命。元卽腰包而來。至豫章。聞南公化去。因留歎息。適晦堂老人出城相會。與語奇之。曰。恨老師不及見耳。元道化東吳。歸之者如雲。嘗自乞食舟還。遇盜舟人絕叫。

白刃交錯於前。元安坐自若。徐曰。所有盡以奉施。人命不可害也。盜旣去。達旦人來意。師死矣。而顏色不亂。神氣如常。其臨死生禍福。能脫然無累如此。自說法來。一榻蕭然。長坐不臥。三十餘年。如一日。化後塔全身于峴山。

景福順禪師傳

順公。西蜀人有遠識。爲人勤劬。叢林後進。皆母德之。得法於老黃龍。初出蜀。與圓通訥偕行。已又與大覺璉游甚久。有讚其像者曰。與訥偕行。與璉偕處。得法于南。爲南長子。然緣薄。所居皆遠。方小利學者。過其門。莫能識師。亦超然自樂。視世境如飛埃。過目壽八十餘。坐脫於香城。山顛貌如生。平生與潘延之善。將終。使人要之。敘別。延之至。師已去矣。其示衆多爲偈。皆德言也。有偈曰。夏日人人把扇搖。冬來以炭滿爐。燒若能於此。全知曉。塵劫無明。當下消。又作趙州勸婆偈曰。趙州問路。婆子答云。直與去。麼。皆言勸破老。婆婆子。無你雪處。又作黃龍三關頌曰。長江雲散水滔滔。忽爾狂風浪。便高不識漁家玄妙意。偏於浪裏

颶風濤又曰南海波斯入大唐有人別寶便商量或時遇賤或時貴日到西峰影漸長又曰黃龍老和尚有箇生緣語山僧承嗣伊今日爲君舉爲君舉貓兒偏解捉老鼠

### 昭慶禪師傳

烏江惠濟院禪師名昭慶字顯之泉州林氏子少所馳任氣爲巨賈往來海中十數年資用甚饒一日盡所有財物屬同產使養其親徒手入漳州開元寺出家受具戒鄉人異之居無何謂其曹曰出家兒當尋師訪道求脫生死若匏繫一方土偶人耳遂過嶺遍參知識後見黃龍南公示以三關語漫不省因服役左右久之盡得其道因嗣焉出世凡三坐道場高郵之乾明烏江之惠濟廣陵之建隆惟惠濟僻在深山中地有湯泉人跡罕至心樂居之乾明建隆皆爲檀越士大夫所強遷去不獲非其好也師所得法廣大微妙又學術無不通達其爲人說法或以經論或以老莊或卜筮或方藥乃至一切種種俗諦事隨其根器示大方便不獨守古人言句自唐以來禪家盛行

于世惟雲門臨濟兩宗是時雲門苗裔分據大剎相望淮浙上臨濟之後自江以北惟一師人故雲門之徒或不以師爲然師聞而笑曰此吾所以爲臨濟兒孫也師晚歲多病謝住持事寓止高郵醴泉法嗣處安會中以元祐四年八月十六日說偈遷化廣陵檀越奉靈骨歸建隆起塔士大夫中執弟子禮者如龍圖閣直學士孫覺莘老烏江會承議郎閻木求仁等然爲役之久緣契最深者無如秦少游觀時在京遙爲銘其塔

### 隆慶閑禪師傳

慶閑福州古田卓氏子母夢胡僧授以明珠吞之而娠及生白光焰室幼不近酒戲年十一事建州昇山圓長老十七削髮受具二十辭師遠游見諸大老最後印心黃龍南公公每歎曰祖師之道不墜于地在新人也公在世學者已歸之公既寂一時尊宿無出其右者熙寧間廬陵太守張公鑑請居隆慶未期年鐘陵太守王公韶請居龍泉不逾年以病求去廬陵道俗以其捨龍泉也舟載而歸居隆慶西堂事之益

篤師性純至無所嗜好貌豐碩寡言語所至獨處罕與人接有卽者一舉手而去初師之在黃檗也與翠岩順公並事南公爲父機無所讓順訴于南公曰閑輕易且語未辯觸淨南公曰法如是以情求閑乃成是非其可哉元豐四年三月七日告衆將入滅說偈曰露實浮世奄質浮滅五十三歲六七八月南嶽天台松風磬雪珍重知音紅爐優鉢泊然坐逝神色不變手足和柔髮剃復出衆顯留事全身長老利嚴遵遺命閣維薪盡火滅跏趺不散益以油薪乃化是日雲起風作飛瓦折木煙氣所至草木砂磔之間皆得舍利如金色碎之如砂細民拾而鬻之數日不絕計所獲幾數斛蘇子由欲爲作記而疑其事方臥店夢有訶者曰此何疑哉疑卽病矣子由夢中作數百言甚雋偉醒而續成之病亦隨愈銘略曰稽首三界尊閑師不止此憫世疾劣故聊示小者爾知言哉

子琦 道英附

子琦泉州許氏子試經得度精楞嚴圓覺棄之游江淮謁翠岩眞禪師問佛法大意眞睡地曰這一滴落

在何處師捫膺曰學人今日脾病眞爲解頤辭參積翠南公盡得其道相與商榷古今適大雪南公指謂師曰斯可以一致帚否師曰不能然則天霽日出雲物解散豈復有哉知有之人於一切言句如破竹雖百節當迎刃而解詎容聲於擬議乎一日南公遣僧逆問三關語師厲聲曰你理會久遠時事作麼南公益奇之於是名著叢席南公歿四祖演禪師命分座室中垂語曰一人有口道不得姓字爲誰後傳至東林總禪師歎曰琦首座如鑊山萬仞卒難逗他語脉未幾以開元爲禪林請師爲第一世賜號覺照大師道英俗姓胡師邑子也有聞於師而嗣焉見地穩密說法無蹊徑直躋最上中下之機少能遺會者嘗作偈云南北東西住險巖古巖寒桂冷依依無人到我經行地明月清風擬付誰又云每把葫蘆碗放欵從教天下浪猜疑秋風擺落園林後始信寒松格不卑

黃龍心禪師傳

祖心南雄始興鄔氏子少爲書生有聲年十九而目盲父母許以出家輒復見物乃往依龍山寺惠全明

年試經業獨獻詩試官奇之遂以合格聞繼任受業院不奉戒律且逢極逆棄之謁雲峯悅公難其孤硬告行峯曰必往依黃檗南公居黃檗四年知有而機不發又辭而上雲峯會峯謝世因就止石霜無所參決後閱傳燈至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云此時頓覺親見二師往歸黃檗方展坐具南公曰子入吾室矣師踊躍自喜即應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尙何用教人看話下語百計搜尋南公曰若不令汝如此宛尋到無用心處自見自肯吾即埋沒汝也往見翠巖眞眞與語大奇之又見勸潭月月以經論精義入神聞諸方同列笑之以爲下喬入幽師曰彼以有得之得護前遮後我以無字之學朝宗百川初南公使分座公遷化師繼其席凡十有二年法道大振然性眞率不樂從事五求解去乃得謝事閑居學者益親謝景溫師直守潭虛大瀉以致三辭不往又囑江西轉運判官彭汝礪器資請所以不赴長沙之意願見謝公不願領大瀉也馬祖百丈以前無住持事道人相尋於空山寂寞之濱而已其後雖有住持王臣尊禮

如天人師今則掛名官府若編戶民直遣玉伯追呼之耳豈可復爲師直聞之不敢以院事屈願一見之至長沙師直願受法訓爲舉其綱師直聞所未聞後一至京師尋還廬岳適器資守九江問曰人臨命終時有旨決乎曰有曰願聞其說曰待器資死即說器資起增敬曰此事須是和尙始得蓋於四方公卿合則千里應之不合則數舍不往南公道貌德威極難親附雖老於叢林者見之汗下師直造前意甚閑暇終日語笑師資相忘四十年間士大夫聞其風而開發者甚衆惟其善巧無方普慈不問人未見者或慢謗承頭接詞無不服膺臘既高益移菴深入棧絕學者又二十餘年以元符三年冬歿閱世七十有六坐五十有五夏賜號寶覺葬於南公塔之東號雙塔云

### 天衣懷禪師傳

義懷溫州樂清陳氏子世以漁爲業母夢星隕屋除其光照戶而娠及生尤多吉祥兒稚父命坐船尾串魚師不忍投魚江中父怒笞詬甘受之長游京師依景德寺試經得度師清癯行步遲緩衆中望見如鶴

在雞羣言法華遇師市中拊師背曰臨濟德山去初謁金巖善次謁葉縣省皆不契謁明覺於翠峯師當營炊因汲澗折擔悟旨覺印可之辭去久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鍊佛矣峯使誦提唱之語曰譬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遺踪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覺激賞以爲類已先使慰撫之乃敢通門人之禮諸方服其精識自鍊佛至天衣凡五遷法席所至必幻出樓觀說法縱橫馳騁人難逮仰廬山舜老夫疑之後聞其語歎云真善知識也晚以疾居池州杉山菴弟子智才住杭之佛日山仰歸養侍劑藥才如姑蘇未還師促歸至門師已別衆才問卯塔已成如何是畢竟事師舉拳示之遂就寢推枕而寂閱世七十二坐夏四十六塔全身佛日山崇寧中賜諡振宗禪師

延恩安公傳

法安臨川許氏子幼謝父母師事承天長老慕閑年二十誦經通授僧服則無守家傳鉢之心求師問道不見山川寒暑初依雪竇顯顯歿依天衣懷蒙印可

棲法席數年同參皆推上之法雲秀尤與之友善年三十有七慨然以莊嚴佛土爲已任初居黃山如意院破屋壞垣無蔽風雨師力新之未十年大廈崇成如天宮下降衲子歸遂爲叢席乃復謝去至南昌某縣又與延恩始至草屋數楹敗床不簣師處之超然縣尹裴士章欲合豪右爲師一新之師曰檀法本以度人今不發心而強之是名作業非佛事也固止之亦居十年凡安衆之地冬煖而夏涼鐘魚而粥鐘魚而飯來者息焉師所歷足跡萬里一鉢蕭然孳孳以接物利生爲務因緣乖合一付之度外其居延恩也人視之不堪其憂是時法雲秀公有衆千百說法如雲雨所居世界莊嚴可以爲兄弟接羽翼而天飛也以書招師師發書一笑而已以元豐甲子歲七月示疾化于延恩寢室閱世六十有一坐四十有一夏營塔於後山距寺百步葬焉靈源清禪師語黃山谷曰我初發心實在延恩安公告戒策勵如父母師友中心以謂凡住山者法如是爾及游諸方罕遇如安公者以是提耳之誨不忘於心若安公名稱利養實不



能與天下衲師爭衡。然此自不滿安公之一笑。山谷因爲銘塔云。

### 荊門軍玉泉皓禪師傳

承皓眉州丹稜王氏子。依大力院出家。登具後。游方見北塔發明心要。元豐間。首衆僧于谷隱。望緣諸方。張無盡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得法何人曰。北塔廣和尚。曰。與伊相契。可得聞乎。師曰。只爲伊不肯與人說。破無盡善其言。致開法于郢州。大陽是時谷隱主者私爲之喜。曰。吾首座出世矣。盛集縑素。以爲款艷。師升座。曰。承皓在谷隱十年。不曾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大陽爲汝說。破攜拄杖下座。傲然而去。于是先入院。後見州郡官貴之。曰。長老得何指揮入院。師曰。某山林人。誰知郡縣禮數。乃拽杖而去。無盡以書抵郢守。云。皓有道之士。不可以世禮責。當加禮請之。守如其言。師不得已復來。尋遷玉泉。示衆曰。一夜雨滂。烹打倒葡萄棚。知事頭首行者。人力拄底拄撐。撐撐拄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自謂此頌法身向上事。如傳大士云。空手

把鋤頭。洞山云。五臺山上雲蒸飯。只須得法身邊事。然爲人超放。未易以凡聖議管製。積泉親書歷代祖師名字而服之。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書於帶上。故叢林曰。爲皓布褐有鄉僧効爲之。師見而詬曰。汝具何道理。敢以爲戲事耶。嘔血無及。僧尋於鹿門。如所言而逝。蘇長公抵荊南。聞師機鋒。不可觸擬。抑之。卽徽服求見。師問尊官高姓。曰。姓程。乃程天下長老底。程師震喝一聲曰。且道重多少。公無對。于是尊禮之。冬至示衆云。暑暄推移。布褐赤莫怪不洗。無來換替。一僧入室。適狗子在室中。師叱之。狗便出去。師曰。狗却會。你却不會。將示寂門人圍繞。師笑曰。吾年八十一。老死昇尸出。兒郎齊著力。一年三百六十日。言畢而逝。師法嗣有曰文慶者。住林溪。與教訓秀圓通住棲賢。乘衆訪之。慶貌寢人不啓。眼秀遣督割稻石橋莊。既辭去。有識者曰。慶出世湘鄉十餘年。皓和尚嗣也。秀遣人追謝之。且迎以還山。慶曰。埃稻人困乃還。秀心奇之。稱于衆。舉以自代。住棲賢二十年而終。



福嚴感禪師傳

慈感潼川杜氏子。面目嚴冷。孤硬秀出。叢林時謂感鐵面首。衆僧於江州承天時。佛印元禪師將遷居蘄州。斗方譽於郡守。欲使嗣續之。召語其事。感曰。某念不及此。和尚終欲推出爲衆粥飯主人。共成叢席。不敢忘德。然若使嗣法。則某自有師矣。佛印心服。業已言之。因成就不敢復易。遂開法爲黃龍子名重一時。居常懸包倚杖於方丈。不爲宿夕計。郡將以下皆信敬。有太守新下車。以事臨之。感笑作偈投郡庭。不揖而去。偈曰。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太守使人追之。已渡江矣。後住南岳福嚴。終於所居而塔焉。

真點胸傳 善侍者

可真福州人也。參慈明用功尅苦。每以手指點胸諸方目爲真點胸。喜談說英氣逸羣。同善侍者坐夏金巖。善乃慈明高第。真自負親見慈明。天下無可意者。善與語知其未微笑之一日。山行舉論鋒發。善拈瓦礫一片置盤石上曰。若於此下得一轉語許爾親見。

老師真左右視擬對善。叱曰。佇思停機。識情未透。何曾夢見在真。愧悚即還。石霜慈明見之。詞曰。本色行脚人。必知時節。有何急事。解夏未久。早已至此。真泣曰。被善兄毒心。終礙塞人。故來見和尚。明遠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對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明真曰。喝曰。頭白齒豁。猶作如此見解。如何脫離生死。真不敢仰視。淚交頤。久之進曰。不知如何是佛法大意。明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因於言下大悟。自是機辯迅捷。叢林憚之。出世住翠巖。常拈魯祖面壁因緣問學士。少有契者。自作偈曰。坐斷千山與萬山。勸人除却是非難。池陽近日無消息。果中當年不自觀。嘗云。天下佛法如一隻船。大寧寬師兄坐頭南。福頭在其中。可真把梢去東也。由我去西也。由我長老。政公亦慈明之嗣。性善講說。從之者多。尙義學真。一日見政。則以手握其衣。露兩脛。緩步而過。政怪問之。真曰。前廊後架皆是葛藤。恐絆倒耳。政爲大笑。乃曰。真兄。爾我同參。何得見人便罵我真。熟視曰。我豈罵汝。吾畜一豚。准儲爲佛。罵祖汝何預哉。其剛勁不可屈如。

此將入滅。示疾甚苦。席藁於地。轉側不少休。詰侍者垂泣曰。平生呵佛罵祖。今何爲乃爾。眞呵之曰。汝猶作此見解耶。卽起趺坐。命燒香。煙起而化。善公還七閩。慈明有秤錐落井之識。自鳳林遷資福。則碌碌無聞焉。以故言句罕傳於世。惜哉。

宋 江州歸宗宣禪師 海印

可宜漢州人也。壯爲僧。卽出峽。依瑤瑯覺公。一語忽投。羣疑頓息。瑤瑯可之。未幾。令分座淨空居士郭功甫。過門問道。與厚。及師領歸宗時。功甫任南昌尉。俄南康守。志師不爲禮。以事臨之。師作書寄功甫云。某世緣尙有六年未盡。今無奈逼。抑何欲託生君家。望君相照。乃化去。功甫得書。驚喜盈懷。中夜其妻夢聞見師入其寢。失聲曰。此不是和尙來處。功甫撼而問之。妻答所見。呼燈取書示之。遂娠及生。乃名宣。老期年。記問如昔。逮三歲。白雲端和尙過其家。功甫喚出相見。望見便呼師姪。端云。與和尙相別幾年。屈指云。四年也。端云。在何處相別。云。白蓮莊。端云。以何爲驗。曰。爺爺媽媽。明日請和尙齋。適門外推車聲。端云。門

外何聲。乃作推車勢。端曰。過後如何。曰。平地一條溝。果六周無疾而化。

超信字海印。桂府人也。亦瑤瑯之嗣。住蘇州定慧寺。倡道多年。望重一時。年八十餘。平日受朱防禦家供養。屢至其宅。一日朱問曰。和尙後世能來弟子家託生否。師微笑領之。及歸寺。得疾。數日而化。其日朱家生一女子。圓照本禪師時住瑞光閣。其事往訪之。方出月抱出。見而一笑。圓照喚云。海印。你錯了也。女子哭數聲。化去。有百丈野狐。頌并老僧詩。盛爲叢林傳誦。瑩仲溫謂信爲明眼宗匠云。

月華山琳公傳 雲庵附

琳公曲江都渚人。姓鄧氏。少學儒。能談王伯大略。已而學佛。誦經得度。以詩自雄。往來江淮間。博覽廣記。推爲文章。僧徐而知非一掃。前習參寶師於洞山。一見已心大器。久之。遂付心印。因南還。結菴於舊山之白蓮。學者聞其名。自遠至者無算。州以衆狀請出世。師遁大洞中。累月。衆求不已。得之。勉勉從赴。自是縉紳縹素。途經江潯。無不鑾舟造室。師高論自嘉致。

人人有得而返四方衲子奔走於路一言之下達心要爲人師者數十人晚年避喧退居西堂諸方因稱西堂琳公寶林山爲六祖道場詔擇名德錫殊名命服以居之漕臺以爲舉固辭不行乃卽菴自號壽藏曰吾歸骨於此矣地舊爲月華山招提朗弘法處也朗歿衆散寺亦隨廢至師復大興僉謂後身余襄公靖銘其藏曰湛然性相本無爲涉于形器有持藥他年幻質此於歸嘗言無佛良遣有知雲達桂州陽朔人嘗曰生本無物何有本鄉悟在于心豈須戲論南游洞山寶禪師授以大乘之要竟不出世隱於羅浮山之黃龍洞自得而已

福昌信公傳

知信生福州閩縣蕭氏蕭氏以捕魚爲業兒時隨父漁於江所得輒棄之且觸事疎通無憂恙疑懼撫會而言或非人意所及年十二去家持頭陀行甚苦山行遇虎祝之曰使我得披如來衣作世間眼者當不害我虎妥尾而去年二十有六以誦經應格得僧服平居與衆勞侶共一手作所游非一師所行非一行

最後入夾山遵之室師資相合如石投水莫之逆也師之接人不爲驚濤險崖關鎖閉距然非相應者終不得其門而入在夾山任直歲與座餘十年栽杉松滿山水陸不耕者皆爲田住禪昌寺二十一年其初草衣木食寢食破屋數間未幾廣廈不知寒暑齋供數百人師隨事莊嚴不懈如一日或勸師安用苦色身以徇事緣宴居養道可矣師曰一切賢聖出生入死成就無邊衆生行願不滿不名滿足菩提我何人也爲之益力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示疾問曰早晚曰午矣起坐而逝五十九歲也葬於福昌善禪師之左有語錄黃山谷書其後行之

法秀 小秀附

法秀秦州隴城人生辛氏其母夢老僧求託宿曰吾夢積山僧也覺而有娠先是夢積山有僧忘其名曰誦法華經與應乾寺魯和尚者善嘗欲從魯遊方魯老之既去緒語曰他日當尋我竹鋪坡前鐵強嶺下俄有兒生其所魯聞之往觀焉兒爲一笑三歲願隨魯歸遂冒魯姓十九通經爲大僧天骨峻拔軒昂萬

僧中凜然如畫講大經章分句析旁穿直貫機鋒不可觸聲著京洛倚圭峯鈔以詮量衆義然恨圭峯學禪唯敬北京元華嚴然恨元非講曰教盡佛意則如元公者不應非教禪非佛意則如圭峯者不應學禪然吾不信世尊教外別以法私大迦葉乃罷講南遊謂同學曰吾將窮其窟穴攫取其種類抹殺之以報佛恩乃已耳初至隨州護國讀淨果禪師碑始疑之然猶怫然不平及至無爲謁懷禪師見其貌寒危坐涕垂沾衣頗易之懷因收涕問座主講何經對曰華嚴又問華嚴以何爲宗曰法界爲宗曰法界以何爲宗曰心爲宗又問心以何爲宗師不能對懷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退自失悚然乃敬服願留曰夕受法懷公自池入吳師皆從之十年初開法於淮四面山杖笠之外包具而已衲子追逐不厭饑寒師哀祖道不振叢林凋落慨然以身任之移住棲賢有年蔣山元公歿舒王以禮致師嗣其席師至山王先後謁而師方理叢林事不時見王以爲慢已遂不合棄去住眞州長蘆衆千人有全椒長老至登座衆目笑之

無出問者於是師出拜趨問如何是法秀自己全椒笑曰秀鍊面乃不識自己乎師曰當局者迷然一衆服其荷法心也冀國大長公主造法雲寺仍詔師爲開山神宗皇帝遣中使降香并磨納仍傳聖語表朕親至之禮士大夫日夕問道時司馬溫公方登庸以吾法太盛方經營之師曰相公聰明人類英傑非因佛法不能爾遽妄願力乎溫公不以介意元祐五年八月臥疾詔翰林醫官視之請候脉師仰視曰汝何爲者也吾有疾當死耳求活之是以生爲可戀也平生之死夢三者無所揀揮去之呼侍者更衣安坐說偈三句而化閱世六十有四坐四十五夏李公麟伯時工畫馬不減韓幹師呵之曰汝士大夫以畫名矧又畫馬期人誇以爲得妙入馬腹中亦足懼伯時由是絕筆師勸畫觀音像以贖其過黃魯直作艷語人爭傳之師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魯直笑曰又當置我馬腹中邪師曰汝以艷語動天下人姪心不止馬腹正恐生泥犁中耳駙馬都尉王誨嘗卿侯師師方饌客晉卿爲掃墨竹於西軒以遲之師來未

及揖顧見不懌。晉卿去。即漫之懷秀者。與師同依懷公。最久。俱稱飽參。有時名。故叢林稱爲小秀。蓋以師爲大秀也。小秀聞南禪師三關語。欲往見之。師曰。吾不疑矣。小秀乃獨行。久而有契證。因嗣南公。聞師住棲賢。寄以偈曰。七百高僧戰法場。盧公一偈盡歸降。無人截斷黃梅路。剛被迢迢過九江。師笑而置之。小秀弋陽應氏子。家世業儒。出世大焉。唱黃龍之道。有三關頌。盛爲叢林傳云。

圓照本禪師傳

宗本常州管氏子。性質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弊衣垢面。操井臼典炊爨。以供大衆。夜則入室參道昇。勞之對曰。若捨一法。不名滿足。菩提實欲此生身證。其敢言勞昇陰奇之。又十年。剃髮受具。服勤三年。乃辭昇游方。初至池州。謁懷禪師。言下契悟。衆未有知者。嘗爲侍者。喜寢鼻息。麤麤聞者厭之。言于懷。懷笑曰。此子吾家精進幢也。汝輩他日當依賴之。無多談。衆乃驚。及懷公徙住越之天衣。常之薦福。皆從之。治平初。懷公退。

居吳江之壽聖。部使者李公復圭過懷公。夜語曰。燭光法席。虛願得有道衲子主之。懷指本曰。無踰此道人耳。既至。瑞光衆大集。至五百人。杭州太守陳公襄以淨慈懇請之。曰。借師三年爲此邦植福。不敢久占。學者倍於瑞光。既而蘇人以萬壽龍華二刹請擇居之。迎者千餘人。曰。始借我師三年。今九載矣。欲奪以歸。杭守使縣尉持卒徒護之。不得奪。元豐五年。以道場付其門人善本。而居瑞峯菴。蘇人聞之。謀奪之。晝急懼。力不勝。未敢發也。時待制曾公孝序適在蘇。蓋嘗問道于師者。因謁之。菴中具舟。江津既辭去。師送之。登舟語笑中載而歸。以慰蘇人之思。於是歸師穹窿山福臻院。時年六十三矣。未幾神宗皇帝。開相國寺六十四院。爲八禪二律。驛召師主慧林。既至。召對延和殿。山呼罷。登殿賜坐。即就坐。盤足跏趺。侍衛驚相顧。師自若也。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茶至。舉盞長吸。又湯。據之上。喜其真。喟曰。禪宗方興。宜善開導。既退。上目送之。謂左右曰。眞福慧僧也。及上元日。車駕幸相國寺。師衆無出迎。師奉承睿獎。闡揚佛。



事都邑四方人以大信神宗登遐召師入福寧殿說法左右以師爲先帝所禮敬見之嗚咽不勝元祐元年以老求歸朝廷從其請勅任便雲游所至不得抑令住持因欣然升座辭衆曰本是無家客那堪任便游順風加檣棹船子下揚州既出都城王公貴人送者車騎相屬師誨之曰歲月不可把玩老病不與人期唯勤修勿忘是真相爲聞者莫不感涕晚居靈巖其嗣法傳道者不可勝紀元符二年十二月甲子將入滅沐浴而臥門弟子環擁請曰和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師熟視曰癡子我尋常尙癡作偈今日特地圖箇甚麼尋常要臥便臥不可今日特地坐也遂酣臥若熟睡撼之已去矣弟子塔全身于靈巖山閱世八十夏五十有二

補續高僧傳卷第八

補續高僧傳卷第九

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宋 黃檗全禪師傳

道全洛陽王氏子也。生不食葷血。父母使事其舅廣愛。演公得度二十具戒。游彭城。歷壽春。受華嚴清涼說於誠法師。朝授師說。夕能爲其徒講。彭城有隱士董君。識師非凡人也。勸游南方。問無上道。師乃棄所學。渡江。首從甘露禪師。茫無所見。復從棲賢秀禪師。秀勇於誨人。示以道機。迷悶不能入。深自悔恨。至略惡食飲惡水。以自礪。凡七年。秀游高安。事真淨文禪師。五年而悟。告文曰。吾一槌打透無底藏。一切珍寶皆吾有。文可之。自是言語偈頌。發如湧泉。高安太守請住石臺清涼。已徙黃檗。師爲人直而淳信。不飾外事。元豐六年。師得疾甚苦。從醫於市。時眉山蘇轍謫高安。師謂之曰。君靜而惠。可以學道。且云吾病夙業也。殆不復起矣。君念道異時相見。毋相忘也。病小愈。遠居山中。次年冬。轍移績溪。將行。意師必來別。師竟



以病不出。十二月乙丑。與衆訣。跌坐而化。體香軟。停十五日。茶毗。得舍利光潔無數。年四十九。臘三十。葬斷際塔之右。輟爲銘焉。

石頭懷志上座傳

懷志上座。婺州吳氏子。年十四。事智慧院賢偶爲師。試所習。落髮。性夷簡。飽經論。東吳學者尊事之。嘗對客曰。吾欲會天台賢首。惟識三宗之義。衷爲一書。以息影跡之。諍適有禪者。居坐末。曰。賢首。宗祖師爲誰。志曰。杜順和尙。禪者曰。順有法身。頌曰。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灸猪左膊上。此義合歸天台。唯識二宗。何義耶。志不能對。禪者曰。何不游方去。志於是罷講。南詢至洞山。時雲菴和尚在焉。從之游。甚久。去游湘上。菴於石頭雲溪二十餘年。氣韻閑淡。遇客多不言。侍者問之。志曰。彼朝貴人多知多語。我粥飯僧。見之自然口吻遲鈍。作偈曰。萬機休罷。付癡癡。踪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或問住山何味。答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揮毫。文彩露。崇寧改元。志年

六十二矣。曳杖造龍安人莫之留。一日問侍僧曰。日時日夕矣。遂笑曰。夢境相逢我睡已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泊然而逝。收骨塔於乳峯下。

法雲杲師傳

佛照杲禪師。自妙年遊方。謁圓通殘公。命首衆。秉拂機遲而訥。衆笑之。有報色。次日僧堂點茶。見茶甌墜地。跳躍乃得應機。三昧後。依眞淨。因讀祖偈。豁然大悟。謂人曰。我於紹聖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悟得方寸。禪出世住。歸宗尋被詔居淨因。杲以力參。深到語不入。時凡示衆。嘗舉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輩後生。茄子瓠子。幾時知得。或詰曰。寶華座上。何一向談說。世諦杲曰。癡人佛性。豈有二耶。師在歸宗時。一夜脩敬罷。坐僧堂。地爐邊忽見二僧入堂。一人龐眉雪頂。一人少年。皆手姿頎然。師心喜。自謂我座下有如此僧。須臾一人出堂。師怪而尾之。見入佛殿中。師亦隨入。燈影發爐中。尙有火師炷香禮佛。二僧復

出仍襲其後至佛殿前因失所在自念忘却香匣在殿回取之見殿門扃鑰遂喚直殿行者開門入時見爐中香煙未散匣在寶塔上莫諭其故蓋果行道精誠冥通無礙誠有不可思議者

### 大通本禪師傳

善本族董氏漢仲舒之後也其先家大康仲舒村大父琪父溫皆官於潁遂爲潁人母無子禱白衣大士誓曰得子必以事佛卽蔬食餼娠及生骨相秀異方晬而孤母育於叔祖玠之家既長博學操履清修母亡哀毀過禮無仕宦意氣剛不屈沉嘿白眼公卿嘉祐八年至京師地藏院試通經得度習毗尼隨喜雜華夜夢見童子如世所畫善財合掌導而南旣覺曰諸佛菩薩加被我矣其欲我南詢乎時圓照道振吳中造焉照一見知爲法器特顧之服勤五年盡得其要其整頓提撕之綱研練差別之智縱橫卷舒度越前規一時流輩無出其右圓照倚之以大其家元豐七年遍遊居浮山太守岩出世住婺州雙林移錢塘淨慈繼圓照後法席冠江浙時號大小本云上聞其

名有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禪師師玉立孤峻未嘗以言狗物以色假人王公貴人施捨填門而精粗與衆共住八年請於朝願歸老西湖詔可遂東還菴龍山崇德杜門却掃與世相忘天下願見不可得師臨衆三十年未嘗笑及閑居時抵掌笑語問其故曰不莊敬何以率衆吾昔爲叢林故強行之非性實然也所至見佛菩薩行立之像不敢坐伊蒲塞饌以魚蔬名者不食其真誠敬事防心離過類如此大觀三年十二月甲子屈三指謂左右曰止有三日已而果歿有異禽翔鳴于庭而去塔全身于上方閱世七十五坐四十五夏

### 報恩傳

報恩衛之黎陽人族劉世以武進家喜事佛母牛氏禱子於佛夢佛指阿羅漢界之而姪旣生有殊相未冠舉方略擢上第調官北都喟然歎曰是何足了此生請於朝欲謝簪纓求出世法上詰其故對曰臣祖死王事思報厚恩惟有薰修之功庶資冥福神宗歎異親瀝宸翰賜名報恩俗名欽憲就北都福壽寺祝髮受

具游歷諸方。聞投子青禪師之道。而往依焉。青識其法器。一日凌晨入室。青問天明也。未師曰。明矣。曰。明則捲簾。師從之。頓爾開悟。心地洞然。亟以所得白青。青遽之。留付巾匝。頗有年數。逮青順世。丞相韓公。續尹河南。延住嵩山少林寺。未煖。詔改隨州大洪山律寺爲禪。命師居之。時大洪基構甚大。而蕪廢久。師闢荆榛蓬蒿。爲像設堂。皇化豺狼。狐狸爲鐘魚梵唄。更定禪儀。大新軌範。由是大洪精舍壯觀。天下禪林崇寧二年。有詔命住東京法雲從。駙馬都尉張公。請也。師志尚閑遠。閱歲。懇還林澤。朝廷重違其請。許之。徑詣嵩山。旋趨大陽。屬大洪虛席。守臣乞奏還師于舊。固辭弗獲。復坐道場。凡前日之未遑者。咸成就焉。師勤于誨勵。學者輻湊。幾五百人。旣振宗風。而戒律嚴甚。終身敝衣。略不加飾。雖賜紫方袍。卒盤辟不敢當。故權貴欲以師號言者。皆無復措意矣。政和改元。坐化塔于南塔。師異時欲築室退居之所也。壽五十四。坐夏三十二。弟子嗣法出世者一十三人。有語錄三卷。集曹洞宗派錄。受菩提心戒。文落髮受戒儀。又省

行於世。丞相張無盡於師深相契信。嘗以書問三教大要。師答曰。西域外道宗多途。要其會歸。不出有無四見。謂有見無見。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也。蓋不卽一心爲道。則道非我有。故名外道。不卽諸法是心。則法隨見異。故名邪見。如謂之有有。卽有無如謂之無無。則無有有無。則有見競生。無有則無見。斯起若亦有亦無見。非有非無見。猶是也。夫不能離諸見。則無以明自心。無以明自心。則不能知正道。故經云。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不能了自心。云何知正道。又曰。有見則爲垢。此則未爲見。遠離于諸見。如是乃見佛。以此論之。邪正異途。正由見悟殊致故也。故清涼以老莊計道法自然。能生萬物。易謂太極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以自然太極爲因。一陰一陽爲道。能生萬物。則是邪。因計一爲虛。無則是無。因嘗試論之。夫三界唯心。萬緣一致。心生故法生。心滅故法滅。推而廣之。彌綸萬有。而非有統而會之。究竟寂滅。而非無。非無亦非。非有亦非。非有四執。既亡百非。斯遣自然。因緣皆爲戲論。虛無真實。但是假名。至若謂

太極陰陽能生萬物。常無常有。斯爲衆妙之門。陰陽不測。是謂無方之神。雖聖人示悟多端。然既異一心。寧非四見。若虛無爲道。道則是無。若自然太極陰陽爲道。道則是有。常無常有。則是亦無。亦有陰陽不測。則是非有非無。先儒以妙萬物爲神。則非物。物則亦是無。故西天諸大論師。皆以心外有法爲外道。萬法惟心爲正宗。蓋以心爲宗。則諸見自亡。言雖或異。未足以爲異也。心外有法。則諸見競生。言雖或同。未足以爲同也。儒家聖人非不知之。乃存而不論耳。西天外道。皆大權菩薩。示化度人。橫生諸見。曲盡異端。以明佛法。是謂正道。是謂聖人。順逆皆宗。非思議所能知矣。故古人有言。緣昔真宗。未至孔子。且以繫心。今知理有所歸。不應猶執權教。然知權之爲權。未必知權也。知權之爲實。斯知權矣。是亦周孔老莊設教立言本意。一大事因緣所成。始成終也。然則三教一心。同途異轍。究竟道宗。本無言說。非維摩大士孰能知此。

### 廣道者傳

希廣天資純至。脫略世故。游方日謁雲蓋智和尚。問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智下禪床。展兩手吐舌示之。師打一坐具。智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琳曰。汝意如何。師亦打一坐具。琳曰。好一坐具。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眞淨亦如前淨曰。他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開法瑞州九峯禪子。宗仰有戒上座者。善醫術。分衛而歸。請師說法。戒出致問曰。如何是九峯境。答曰。滔滔雙澗水。落落九重山。進曰。如何是境中人。答曰。長者自長。短者自短。進曰。人境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如何。答曰。喫得棒也。未戒作禮而退。師顧問侍者曰。適來陞座爲何事。對曰。戒藥王啓請師曰。金毛獅子子出窟。便咆哮。且道金毛獅子子是阿誰。良久云。卽是今晨戒藥王。卽下座。晚依同門友深公于寶峯。雪夜深與師擁爐談久。潛使人撤其臥具。及就寢置而不問。須臾熟睡。鼻息如雷。其忘物忘我如此。逸人李商老寄以詩曰。已透雲菴向上關。熏爐茗碗且開顏。頭顱無意掃殘雪。毳衲從來著壞山。瘦節直疑青嶂立。道心長色白鷗閑。歸來天末一回首。疑在

孤峯烟靄間師高風逸韻可想而見矣妙喜亦嘗與游從言其大槩是智叢林以道者目之眞名稱厥實也

### 佛果勤傳

克勤彭州崇寧駱氏子世宗儒師生犀顙月面骨相不凡從師受書日記千餘言偶過妙寂院見佛書讀之三復悵然如獲舊物曰吾殆過去沙門也始棄家祝髮從文照通講說又從敏行授楞嚴俄得病溺死歎曰諸佛涅槃正路不在文句中欲以聲求色見如釜羹投鼠矢汚之吾知其無以死矣遂棄去見眞覺勝公勝方刺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曹溪一滴也師矍然於時大知識名稱遠聞者相望持一鉢徒步出蜀意所欲往靡不至焉首謁玉泉皓金鑒信又見大潯詰晦堂心東林總僉指爲法器而晦堂獨深加賞識最後見五祖演禪師盡展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一頓熱病打時方思我在到金山染傷寒困極平日見處無得力者追繹祖言乃自誓云我病稍間即歸五祖病既愈還

山祖見之喜命執侍方半月會部使者謁祖問佛法大意師從旁竊聽忽有省遽出見鷄飛上欄干鼓翅而鳴卽大悟袖香入室通所得祖曰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汝旣如是吾助汝喜因徧詣山中耆老曰我侍者參得禪也嘗伐一巨木祖固止之不聽祖怒奮挺而起師立不動祖投所持挺笑而去自是遇物無疑崇寧中省親還蜀諸老相謂曰道西行矣時同門佛鑒慧勤亦知名衆遂目師爲川勤別之咸都師郭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凡八年復出峽南游時張無盡寓荆南自以手提古佛席卷諸方見師恍然自失留居碧岩院傾心事之

傳燈錄云張寓荆見推許師無舟謁之刺譏華嚴旨要曰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卽一而萬了萬爲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舒自在無礙圓融此踰極則終是無風匝匝之波公于是自覺促師遂問曰到此與祖師西來意爲同爲別公曰同矣師曰沒交涉公色慚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色始是牛提更須知有向上至提時節彼德山臨濟非乎公乃首肯翌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理事無礙法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不然正在法界量妄盡法界量未滅若到事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如何是佛塵三尺是故眞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自在手提猪頭口誦淨戒赴出淫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論量易得聞于是就歸隱



留居 復徙長沙道林。太保樞密鄧子常上師德行。賜紫服。師號佛果。政和中。移延康。蔣山東南。學者赴之如歸。至無地可容。名聞京師。被詔住天寧。萬壽召見。褒寵甚渥。建炎初。宰相李伯紀奏住金山。高宗至。維揚入對。賜名圓悟。禪師改雲居。久之。復領昭覺。紹興五年八月。已酉。微恙。留偈示衆。擲筆而逝。茶毗。舌齒不壞。舍利五色。無數。閱世七十有三。坐夏五十有五。塔於昭覺之側。證真覺禪師。師清淨。無作。不入諸相。示方便門。提引未悟。一聽其語。莫不慨然。感動有泣下者。故住天寧時。一時王公貴人。道德材智。文學之士。日造其室。車轍滿戶外。雖毗耶聽法。不能過也。度弟子五百人。嗣法得眼。領袖諸方者。百餘人。方據大叢林。匡衆說法。爲後學標表。可謂盛矣。師自得法後。聲名藉甚。繇嶽麓徙蔣山。行成德備。每得天神訶護。過金山時。賊趙萬據鎮江。擁兵數百。操戰艦乘風欲度。忽反風。雲霧晦冥。連晝夜不得度。乃止。北赴雲居。道長盧賊張遇奄至。盡劫所有。師衣鉢獨存。又嘗斂上方賜物置一篋中。寓儀眞師。飭其徒往省。答曰。儀

眞連夕大火。尙何求。師笑曰。汝第往。既至。官寺民欄鞠爲瓦礫。而師篋封識如新。嘗寓公安天寧。天堂長老覺公夢一女子再拜而進曰。乞我東堂爲人天說法。信宿而碧巖疏。至女子卽碧岩護法神也。安樂山神據雲居。方丈諸耆宿皆徙避別室。師寢一榻。臥起如平時。師福慧兩足。行解通脫。斷取世界如掌中菴摩勒果。是區區者何足言。然爲世人傳聞。讚歎故不得略也。

#### 丹霞淳傳

子淳。劍州梓潼賈氏子。依縣之大安寺爲童子。年二十七。祝髮。受具。禮道凝上人爲師。通貫教乘。練達藝學。至大陽訪芙蓉老人。叩以大事。芙蓉目師偉器。示之曰。古人謂空劫已前。承當佛未出世。體會汝但退步。就已萬不失一。安用多言。師言下大悟。侍芙蓉有年。芙蓉舉立僧學。識威儀爲衆標表。芙蓉深器重之。以爲嗣。上孤宗。斯人可托。自是名起叢林。崇寧間。王公信玉。按刑京右。聞師名德。請住南陽丹霞山。道聲益著。師說法直捷。警悟位下多賢哲士。如了如悟如。



頤後皆爲天人師。但道熟世疎。能爲左右周旋。使師得一意安唱。不至闕陷者。預也。久之。以疾退居。唐州大衆西菴。隨州太守向公復。以洪山保壽爲迫。不得已。隱之。遂終於保壽。師性孤潔。氣和而貌剛。心慈而言厲。自髫髻立志。至老不渝。以忘機爲化本。以離識爲宗通。故能妙唱五位。橫壓諸方。可謂丈夫矣。塔在洪山南。

守遂傳 慶顯附

守遂。遂寧蓬溪章氏子。幼不苟葷酒。不好弄事。南麓院自慶上人爲童子。二十七得度。南游。初抵玉泉。見懃禪師。懃深器之。命副院事。歲餘。走大洪。謁恩禪師。上方丈。纔展坐具。忽一小蟲飛墮于地。遽引手拂之。豁然大悟。恩肯之。俾總院事。說法一本於恩。政和戊戌。賜號淨慈。隨州袁公灼奏。師道德堪表率叢林也。俄遷水南靖康。丁未。退止德安。嶺山之延福院。時海內大亂。江淮盜起。所在戒嚴。安守李公濟慮師所居荒遠。命移錫入城。建化菴。居之。賊圍城久。每攻輒不利。乃曰。城中有異人。遂引去。鎮撫陳規聞而歎曰。

異人誰歟。必吾淨嚴師也。紹興乙卯。宣撫司命居大洪。學子望山而歸。極一時之盛。師亦誨人無倦。至丁卯三月。示疾而化。師天質溫靖。與物無忤。且奉戒謹。終身不服纖纈。不執財寶。不近玩好。士大夫以爲。隨得隨施。慈至蚤虱。不忍棄地。納之衣中。

慶顯。蜀廣安王氏子。誦寶公十二時歌。有省。嘗參佛性。又見宏智。皆有啓發。而瓣香所表。信于人天。獨歸淨嚴。蓋以淨嚴鍵槌穩密。所得獨深也。顯性恬淡。于世念泊然。無所起。其視榮名貴勢。等太虛浮雲。儼焉起滅。不足當一盼。一時名公鉅卿。皆忘勢交之。京西帥漕列道行于朝。當道下省帖起。任大洪。賜號覺照。慧空佛智。明悟大師。大洪一席恩。蓋顯三世的承道。望不少衰。可以觀其家風矣。

自覺傳 蕭詡附

自覺。青州王氏子。幼以儒業見知于司馬溫公。然事高尙。無意功名。落髮從芙蓉楷公。游嚴踐精密。契悟超絕。出世住松州大乘山普嚴寺。始至。關僧房。爲海會室。振大法音。遠近緇白。見聞攝受。自堂序庭廡。皆

易新之使來觀者。如入廊廟。雖未親羽儀。悉生恭謹。如聞簫韶。雖不知音。亦有樂意。故就道腴味。禪悅自拔。于般若之門者多矣。寺碑謂覺長安人有操行。斷緣捨俗。師事大長老道楷。究竟大事。得骨與髓。士大夫聞其言。惕然有遺世意。一時知識。無出覺右者。崇寧間。詔居淨因。聲光益弘。一日示衆曰。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肯委悉。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詣荆山而覓玉。殊不知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直得宗門提唱。體寂無依。異念不生。古今無間。森羅萬象。觸目家風。鳥道遼空。不妨舉步。金鷄報曉。丹鳳翔翔。玉樹花開。枯枝結子。祇有大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要會麼。無影樹垂寒澗。月海潮東注。斗西移。

禪謂亦得。楷道初住韶山。補天寧。復遷丹霞。將化。召主事分楮囊爲四。衆僧童行常住。津送各一。旣而曰。丹霞有箇公案。從來推倒扶起。今朝普示諸人。且道是箇甚底。顧視左右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偉哉。大丈夫。不會末後句。遂就寢。右脇而化。

### 小南禪師傳 海評附

系南汀州張氏子。參祐禪師于潭之道林。獲印可。隨遷羅漢掌堂司。卽分座接納。及祐移雲居。以師繼席。學者翕然歸之。淮世系以黃龍是大父名。同而道望逼亞。故叢林目爲小南。蓋尊黃龍爲老南云。洪覺範謂小南禪師。道眼明白。未爲人知。時嘗至東林。照覺鳴鐘集衆。出迎於清溪之上。其徒大驚。自是名日益著。將示寂。陞座告衆曰。羅漢今日倒騎鐵馬。逆上須彌。踏破虚空。不留朕迹。乃歸方丈。跏趺而逝。師以傳道爲志。閱七寒暑。住世四十有五。白雖所繇。永伸暉然名見。當時垂稱。後世雲居可謂有子矣。參友海評。所與師同受業者。也將出游。同院僧夢二大蛇一角黑。各長數丈。遶院三匝。騰躍而去。黎明。師與評別衆游。方夢者撫背囑之曰。二子善自愛。他日法門龍象也。評嗣廣鑑瑛住開先。與師相隣。俱得名叢林間。號廬山二龍云。

### 利儼傳

利儼黃龍南嗣也。有天悟。爲黃龍所重。開法廬陵之

隆慶禪宗之機鋒所至。猶太阿孟勞。刺犀徹札。無  
留行者。時黃龍弟子如東林總晦堂心羅漢祐洞山  
文皆各闡化一方。師獨後出。有問黃龍安視儼龍曰。  
其視以我蓋密契如此。師倡道自熙寧乙卯至元祐  
辛未。十有七年。其法語之傳者。絕少。皆自痛剪苛掃  
不。雷卷雲收潦焉。故其法化之廣。不得與諸山齒。致  
後世幾不知有師名也。惜哉。

法一傳 常首座

法一字貫道。太師襄陽郡王李公用和之玄孫也。世  
居開封祥符。其母見老僧入夢而生。比成童。一切嬉  
弄。皆不顧。十七試太學。爲諸生被服。詩書岸然。自負。  
從其翁仕淮南。欲任以官。不從。將棄家事。長蘆贛公。  
翁難之母曰。此夙世沙門。勿奪其志。未幾。贛公禮靈  
岩通照。愿公得度。登具依之。十年。無所入。益刻苦奮  
厲。時圓悟住蔣山。以大法炬許之。悟奉詔住京師。天  
寧師侍行。會靖康之亂。悟還蜀。間關走謁艸堂。清公  
于疎山。一語頓明大法。紹興七年。泉守寶文劉子羽  
迎住延福院。丞相張公浚帥福唐。徙住壽山。尚書梁

公汝嘉守四明。又挽居雪竇。于是公卿大夫想見風  
采。爭先邀迎。惟恐弗及。天台萬年寺在山谷窮處。其  
徒闢茸。有司奏改爲禪。率選名縉衆所信服者爲領  
袖。師遂又徙萬年。間復一應長蘆。而歸萬年觀音院。  
泐曰。示微疾。說偈入龕。而逝。壽七十五也。師生於戚  
里。長於華屋。而性與道合。不假師授。一念幡然。超塵  
勞而躋覺岸。爲世大知識。豈不謂豪傑歟。

法堂首座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宣和七年。依長  
沙益陽華嚴元軾下。髮遍游叢林。于首楞嚴經深入  
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雲集雪巢一師。別號也有契。  
命掌牋翰。後首衆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一  
日忽語人曰。一月後不復留此。至期往方丈謁飯。將  
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  
常露有。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甌語  
迴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跨豐干  
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普文慶元二師傳

普文慶元畢氏子。幼穎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

偶爲人所窮詰。遂發憤改服游方。造泐潭。乾公足纔及門。公卽呵之。擬同公曳杖。逐出一日。忽呼師主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爾商量。擬進語。公隨喝之。師頓悟。乃大笑。公下禪床。執師手。曰。汝會佛法耶。師喝而拓開公大笑。于是名聞四馳。後歸桑梓。留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師開法。恐其遁去。預遣吏候於道。不得辭。師說法簡要。凡見僧來。必叱曰。柳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旣而曰。且道說箇甚麼。又曰。何不休歇。去執拄杖。逐之。其機敏如此。有需者。生莆田陳氏。亦得法於乾公。隱何巖南湖。懇田自食。學者漸至。隨時開導。之部使者陳覺民。聞其名。以禮延至福州鼓山。繼住雪峯。有二會語。爲時傳誦。師接物應緣。皆人所強不得已就之。非所願也。後辭衆結艸菴于石門。作歌見志。其詞曰。吾結艸菴蔡溪側。四顧峯巒皆峭壁。石門千仞鎖天津。來者欲登那措足。住此菴中是何緣。不詩不頌亦不禪。饑來苦菜和根煮。羹石爲床困卽眠。日照諸峯因鷲鷲。負喧孤坐情何適。馴伏珍禽趣不飛。猿猱捫我衣中虱。閑拈瘦筇

六七尺。山行野步扶危力。披雲入艸不辭勢。逢人打破脩行窟。或停松或坐石。靜聽溪泉漱鳴玉。源深洞邃來不休。聲聲奏盡無生曲。維羽流商誰辯的。五音六律徒敲擊。有時乘興上高峯。大笑狂歌天地窄。初陳聘君易在京師。謁乾公問乃鄉里尊宿。何人可親。公曰。子歸見需足矣。至是與師偕隱石門。樂道終身焉。

### 五祖自老傳

表自懷安人也。依五祖演和尚。最久未有省時。圓悟分座接納。師親炙焉。悟曰。公久於老師法席。何須來探水脫有。未至舉我品評可也。師乃舉德山小參話。悟高喚曰。吾以不堪爲公師。觀公如是。則有餘矣。遂令再舉。至今夜不答話。處悟薰以手掩師口曰。但恁麼看。師不勝憤趨出。以坐具撼地曰。那裏有因緣。只教人看一句。于是朋輩競勉。未幾有省悟。私告五祖曰。渠只得一槩大法。未明在。須與鍛鍊。必爲法器。居無何。五祖宣言。請自立僧實。欲激其遠到。師聞之。深有所待。一日上堂。以目顧師曰。莫妄想。使下座。師氣

不平趨瑯琊啓公法社久之圓悟往撫存遂于言下大徹乃同歸五祖方命立僧圓悟卽還蜀演旣委順郡守以師繼席焉拈香云若爲今成都昭覺勤禪師去我於此時如得其髓爲何不爲他不見道魚因水有子由母親自是衲子四至不可遏師勝侍者門曰東山有三句道得卽挂搭衲子皆披靡有一僧攜坐具徑造丈室曰某甲道不得祇要挂搭師大喜呼維那於明牕下安排師奇言妙旨傳播諸方諸方尊之曰自老惜法嗣不昌僅一龍華高而道聲亦不振或以圓悟於師有羽翼功而師掩之所致云

元禮首座普融知藏傳

元禮首座閩人也受業於焦山初參演和尚於舒之太平凡入室必謂曰衲僧家明取經素好經二年始發明已見諸方丈演領之演遷五祖以禮俱往命分座不就時佛眼年方十七有疑不能決演曰禮却會得因就禮請教焉後佛眼出世禮向無恙聞其所舉嘗曰遠兄名不虛得禮崇寧間復至五祖或問五祖遷他何處去禮云有眼無耳衆六月火死坐曰意

旨如何禮云家貧猶自可路貧愁殺人復有問金剛經云一切善法如何是善法禮起行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的坐立的立喚甚麼作善法其機敏如此終老于四明之瑞嚴禮同鄉普融者至五祖祖舉倩女離魂話問之有契呈偈云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踪由行人莫問來時路後凡遇僧來謁則操閩音誦偈語曰書頭教娘勤作息書尾教娘莫瞋睡且道中間說甚麼僧擬議卽推出掌藏鑰諸方稱融智藏云

真歇了禪師傳

清了號真歇蜀左綿安昌雍氏子兒時抱入寺見佛喜動顏色十一歲依聖果清俊道人出家又七年試法華得度登講場習經論能會大意尋棄而力禪微然挾拄杖以行途次道俗遮留皆掉首不顧曰鴈鵬時節可艸艸耶出川徑造丹霞淳禪師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師擬進語霞與一掌師豁然開悟翊日霞爲上堂言示詰其旨詣猶珠影隨如谷響答蓋洞徹源底也後游五臺之京師浮汴抵長蘆謁祖照



祖照座下龍象萬指其中多英俊師至一語投機延  
爲侍者未幾舉首座分座說法一衆大驚宣和二年  
照以病退院法座無主夜夢人告曰代師者蜀僧也  
旣寤疑之曰佛果耶佛眼耶竟虛席二年及經制使  
陳公至僭補處乃首座也卽受請登座爲淳和尚燒  
香照病中歎曰夢固云爾吾求之遠也照遷化師執  
喪盡禮時江湖損田秋虛無穫衆遂絕糧師躬行乞  
食施者聞而風至供億山積不知所從日過鼓陸堂  
誨人無倦大扇宗風建炎二年退院絕錢塘過梅岑  
禮大士蹟海濱漁戶七百餘家聞師至皆毀網棄所  
業其化物如此天台守三以國清致不赴而赴雪峯  
旣被旨遷明之育王又遷溫之龍翔興慶二院乞就  
閑不許移住臨安徑山留五年病歸長蘆慈寧太后  
還自金建崇先顯孝寺于臯亭之麓詔師爲開山第  
一世以疾辭不可辭遂入院冒暑而行患益甚猶陞  
座說法太后親臨垂箔傾聽出內帑修水陸大會師  
疾弗瘳中使絡繹候問師從容辭謝須臾呼首座曰  
吾今行矣于是瞑目跏趺而逝慈寧宮降香賜祭卜

寺西桃花塢建塔以瘞全身送者萬人痛心隕涕皆  
有祖花彫零禪林寒瘁之歎勅諡悟空禪師靜照之  
塔師儀相頤長眉目疎秀神宇靜深量容機活道無  
前而遜無後有無外而虛無中故人從其化不自知  
也珪竹菴初注雁宕能仁法緣未熟師時在江心特  
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  
任大法不以門戶封溝誠爲祖域英標僧林傑出也  
明河曰眞歇拜竹菴與照覺迎羅漢但知弘道不  
知爲我古人道德忠厚之至此風絕響矣

法恭傳 自得禪

法恭自號石臆叟奉化林氏子其母感胡僧入夢而  
生落髮受具戒習南山律於湖心寺聞天童宏智名  
往從問道兄事暉自得晝夕危坐一日坐殿廡間偶  
聞僧語入耳清徹豁然開悟流汗浹體宏智詰以所  
得非謬命居侍職旣而遍參諸誠見閑萬年萬年試  
爲問師掩耳出艸堂清公不許覺到入室師直造前  
奪拂子擲地上而出一衆駭異黃龍忠置界方槌拂  
于香案上勘驗學者師謂其侍者曰和尚此一絡索

作何用少頃一一拈起問過一機不來莫言不道侍者白忠乃撤去三年復歸天童主藏鑰爲第一座分座說法宏智所舉宗要師不爲苟合智愛而畏之紹興二十三年光孝虎席越帥移書宏智求一本色人補處智以師應命會應天塔壞或請捨去師曰非我尙誰爲耶塔成始行遷能仁隆興改元侍郎趙公守四明迎主報恩房燼之餘前人興造所未備者皆成之軒敞宏大遂爲一城蘭若之冠乾道六年退居小溪之彰聖明年榮陽郡王起住瑞岩關舍宇以安衆開山田以足食建傑閣奉圓通大士輪奐甚美大參范公請移雪竇自得暉歸自淨慈遂以雪竇還之復居瑞岩淳熙八年八月示微疾戒弟子毋以藥石累我我將行矣以書招自得來相見如平時付以後事作書遺別諸士大夫并常往來者遲明升座說偈而逝壽八十臘五十九師天姿挺特持律甚嚴累主大刹起居寢食率與衆共小務緣飾無他嗜好峭直骨鯁不借人以辭色有道者力加提引慧而狂者必叱之臨安淨慈空席力請乃航海以避命皇子魏王作

收每加禮敬欲訪師山間辭曰路遠而險徒勞耳蓋其嚴冷類此

慧暉字曰得會稽張氏子甫二十叩眞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觀問之語不契初夜坐起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忽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可之許爲室中眞子紹興丁巳開法普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三年補淨慈七年退歸雪竇而化不相魏公嘗曰自得如深雲中片石石隱則空門御史也諸方以爲名言

德朋禪師傳 附守璋

德朋鹽官顧氏子初爲邑名僧守璋弟子服勤數載以紹興十八年入徑山禮眞歇了禪師夜宿山下歇夢雙月入寺詰朝舉以白衆適師至歇心異之相與問答機鋒峻密若久于參請者遂入室朝夕體究凡四經寒暑一日因覲爲溜以杵通竹節有聲豁然開悟歇可之詣方號爲竹筒和尚及歇被旨住舉亭崇先顯孝師侍往歇既化遂奉旨繼宣法化時二十三

年也。自是前後兩詔入慈寧殿陞座說法。大悅聖心。賜法衣。歲給牒度徒一人給侍師。以璋年老無養。請謝院事歸省。許之。未兩年復得旨住崇先乾道二年。無疾而逝。有澹堂竹筍語錄行世。

璋姓王氏。天資介特。七歲試經。得度戒行精潔。工于詩。號文慧禪師。有柿園集。嘗作晚春句曰。艸深煙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紹興二年。高宗幸圓覺寺。親灑宸翰書此一絕云。

### 補續高僧傳卷第九

###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 習禪篇

宋 瞎堂遠禪師傳

慧遠號瞎堂眉山金流鎮彭氏子。年十三隸藥師院爲僧。聽習經論。棄而依靈巖微公。微有省發。會圓悟領昭覺師。卽之聞。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

因緣師大悟。仆於衆衆掖之。師乃曰。吾夢覺矣。自是機鋒峻發。衆目爲鐵舌。遠圓悟順寂。師東下。屢遷名利。繇虎丘奉詔住皇亭。崇光時。孝宗留心空宗。召師入對選德殿。或入內觀堂。見必延坐。進茶。師而不名。禮數視諸師有加上曰。前日睡中忽聞鐘聲。遂覺未知夢與覺如何。師曰。夢覺無殊。覺心不動。上曰。夢幻既非。且鐘聲從何處起。師曰。從陛下問處起。上曰。然則畢竟如何。免得生死。師曰。不悟大乘。終不能免。曰。如何得悟。師曰。本有之性。磨之歲月。自然得悟。曰。悟後如何。師曰。悟後始知今日問答皆非。曰。一切處不是。後如何。師曰。脫體現前。更無可見之相。上首肯之。賜號佛海禪師。一日車駕幸其室。室掛行道影。上指問師曰。此是水墨空塵。而真者安在。師又手近前曰。春氣和暖。恭惟聖躬萬福。上大笑。因書贊焉。師一身繫法門之望。奇言妙句。傳播諸方。學者雲奔川委。視師所在爲歸。正如一佛出世。乙未秋。示衆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闢處莫出。頭冷地着。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向汝。

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呼歸去  
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至期諸王卿  
相皆至師陞座說法遂入方丈扃閉師舊蓄一猿頗  
馴狎因衣之命曰猿行者久之衆窺窓隙聲息並無  
惟見猿持卷侍側亟入師已逝矣猿書乃辭世偈也  
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光鷄飛不度留七  
日顏色不變塔全身於寺之烏峯

何山珣禪師傳 附智才

守珣號佛燈安吉施氏子初參廣鑑璞禪師不契遂  
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衾自誓曰不徹不  
展此於是岌立宵晝如喪考妣逾七七曰忽佛鑑上  
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聞頓悟鑑曰可惜  
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也因舉靈雲悟桃語詰  
之了無疑滯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  
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即便休入衆  
厲聲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圓悟聞之疑其未然  
乃曰須我勸過始得令人召至拉與游山偶到一水  
潭忽推師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韻聲

應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  
見時如何曰伸脚在縮脚裏悟大稱賞之師出世凡  
四坐道場聲光赫奕後歿于天寧將化謂雙槐居士  
鄭續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辰吾將至矣乞還  
鄣南四日鄭公遣弟僧道如訊之師曰汝來正其時  
也吾雖與佛鑑同條生不與同條死明早爲我覓一  
隻小船子來高五尺足矣越三日鷄鳴端坐如平時  
侍者請偈師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火浴舌根不壞  
郡人陳師顏寶函藏於家瘞骨於普應院之側師法  
貌清整舉揚宗旨綽有祖父之風有時謂衆曰兄弟  
如有省悟處不拘時節請來露個消息忽雪夜一僧  
叩方丈門師喚入震威喝曰雪深夜半求訣疑情何  
爲威儀不具僧顧眎衣被師喝出機鋒嚴峻類如此  
其住何山也因歲旱郡守請禱於師師勉從爲升座  
怒目瞪天罵曰阿誰教爾強爲天雨應聲而至人呼  
爲珣罵天

智才舒州人與師同姓同門亦高行衲子住嶽麓遷  
龍牙三十年以清苦蒞衆爲人所歸終於雲溪

元布禪傳

景元號此庵永嘉楠溪張氏子年十八依靈希拱圓具後習台教棄謁圓悟於鍾阜因僧讀死心小參語云既迷須得個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師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既而執侍機辨逸發圓悟操獨音目爲聾頭侍者遂自題肖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聾頭禪撞著聾頭如鏡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刁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圓悟歸蜀師還浙東鏐彩埋光不求聞達括蒼守耿公延禧嘗問道於圓悟因閱其語錄至像贊得師之爲人乃致開法南明山遣使物色至台之報恩獲於衆寮迫其受命方丈古公乃靈源高弟聞其提唱亦深駭異住南明幾年厭迎送一日示衆舉感鏡面頌畢師曰是則是忒殺露風骨吾有頌曰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唯有仰高雲勢遠搏風九萬過南州將化召應庵華與訣示訓如常時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

舌右拳無少損塔於劉阮洞前年五十三

月堂昌禪傳

道昌號月堂湖州寶溪吳氏子得法于雪峰慧和尚所至以行道爲已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禱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有以佛令比丘持鉢資養爲言者師曰我佛在日猶可忍今爲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也徑山淨慈育王皆師說法處而曲高和寡法嗣無聞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師不對他日再言之師曰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者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淪敗何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爲人逮審其道德則淫汙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依得非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子深恐識者笑故不爲也後有同鄉僧名悟者稱得師道住杭之五雲山略展規模然亦終不振師每念叢林下衰綱紀大壞皆繇爲師者不統之以道故使在下者得以



非義乘之玩習。既久遂謂當然。不知其悖。故師行事發言終其身不妄。蓋於時事深感于中。爲後學法有不得不然者耳。名聞于朝。賜號曰佛行。後無疾而化。

世奇首座傳

世奇首座。成都人也。遍依師席。造龍門。燕坐。瞌睡間。群蛙忽鳴。誤聽爲淨髮板聲。亟趨往有曉之者曰。蛙鳴非板也。奇恍然詣丈室。剖露佛眼曰。豈不見羅睺羅奇遽止曰。和尚不必舉待去。自看未幾有省。乃占偈曰。夢中聞板響。覺後蝦蟆啼。蝦蟆與板響。山嶽一時齊。緣是益加參。究洞臻玄奧。佛眼屢舉分座。奇固辭曰。此非細事也。如金鏡刮膜。脫有差則破睛矣。願生生居學地。而自煅煉佛眼。美以偈曰。有道只因頻退步。謙和元自慣。回光不知已在青雲上。猶更將身入衆藏。其謙抑自守如此。暮年學者力請不容辭。說偈曰。諸法空故我心空。我心空故諸法同。諸法我心無別體。祇在而今一念中。且道是那一念。衆罔措喝一喝而終。

雪堂行傳

道行號雪堂。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公得度。既參佛眼。一日聞舉立沙築着脚指話。遂大悟出世。住南明薦福烏巨所。至道聲弘宣。龍象景附。極一時法道之尊。時稱龍門法幢。高庵雪堂。禪不至二老之門。則非禪也。師慈仁忠恕。尊賢敬能。戲笑便言。罕出于口。無峻阻不暴怒。至於去就之際。極爲介潔。住烏巨時。衲子有獻鍤鏡者。師曰。溪流清泚。毛髮可鑑。書此何爲。謝却之。應庵住明果。師未嘗一日不遍從間有竊議者。師曰。華姪爲人難得。予因重之。數往何傷。師雖見道龍門。而持身行事之間。實得之家教。嘗謂弟子云。予弱冠之年。見獨居士言中無主不立。外不正不行。此語宜終身踐之。聖賢事業備矣。予佩其語在家修行出家學道。以至率身臨衆。如衡石之定。重輕規矩之成方。圓捨此則事事失準矣。一日示疾。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候。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注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服跣趺而逝。闍維五色舍利煙所至處。纍然齒舌不壞。

瘞而奉之

文殊導傳 附知易

正導生徐氏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自以爲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今日前萬象攢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關。周流江淮。抵舒之太平。聞佛鑒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錢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卽趨丈室。偲叙所悟。鑑見來。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謾某甲。鑑云。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師以拳擗破窓紙。鑑卽開門。搗住云。道道師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呬而出。遂呈偈。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命分座。接納裏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之文殊。適宣和詔下。改僧爲德士。師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相。今作老君形。鶴鷺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眞。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鷺。且要俛順時宜。一人旣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群仙聚會。共

酌迷仙。酌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葉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暮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復會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閑思想。大底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子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錢鏐停音鉢。孟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皇帝陛下聖德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頒行天下。仍許僧尼重新披削。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不離俗形。而作僧形。不出魔界。而入佛界。重鳴法鼓。再整顏綱。迷仙耐變。爲甘露瓊漿。步虛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舊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祇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個。是兩個。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籍。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舉臨濟入滅。因緣師曰。正法眼

藏瞎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之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鍾相叛於潯陽。賊勢既盛。弟子欲舉師南奔。師不可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汝心。賊舉槊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引席覆之而去。張無垢跋其法語曰。夫愛生惡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未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人。

南華有曰。知曷者亦見佛鑑。初行脚離鄉未久。聞受業一夕遣火悉爲煨燼。曷得書擲之於地。乃曰。徒亂人意耳。爲人嚴冷。諸方謂之曷鏡面云。

### 虎丘隆禪師傳

紹隆和州含山人。九歲謝父母去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謁長蘆淨。炤禪師。參叩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語錄。撫卷歎曰。想醉生液。雖未能澆腹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警欬耳。至寶峯謁湛堂。叩

死心於黃龍。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噉。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獨器重。稱賞衆皆側目。將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遇泐潭。乾公之法子密公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抵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瀉仰寒拾也。及見圓悟。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圓悟叱曰。見個甚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自是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其秘。或疑師道貌甚悞。問圓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哉。圓悟曰。瞌睡虎耳。後歸。邑住城西開聖。建炎之擾。盜起淮上。乃南渡。結廬銅峰之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尙書光延師居之。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亂離歸蜀。曩之輻湊川奔。一時後進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實吐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振於東南。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珍重擲筆坐逝。紹興六

年丙辰五月也。住世六十。坐四十五夏塔全身于山之陽。

曹洞氏之老秀公鎮虎丘。明年始以官命并西庵壩之徙其棟瓦椽。相完寺。壞屋於是。虎丘隆禪師之塔破而復新。藩級崇宏。奧闔冥深。戶容庭貌。煒煥赫奕。觀瞻聳悅。如教復振。論者多秀公之義。頌聲不期而作焉。惟禪師之道。於臨濟氏爲正胤的。受當教統之季。群宗遺支。微絕不嗣。獨禪師衆胄。曼衍天下。百年之間。以道德表茲山。居禪師之居者。父子弟昆。後先之踵相接也。然皆熟視其祖。凜然欲壓于頽簷仆壁之下。莫肯引手持一瓦一木。據其風雨寒暑而秀公異氏也。獨知尊教基飭祠宇。致孝手非已之祖。豈惟善善之公。足以滅黨私而矯薄俗。彼爲人後而遺其先者。視公之爲宜何如也。明河曰。師見圓悟後。以二親垂白。居褒禪山。侍養者數年。住虎丘。追憶白雲端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之。此二事一載山誌。一出傳燈。見師隆本之厚。

因讀天隱修塔文。深感於中。何後嗣之不然也。故附其文於傳末。示戒將來。且知秀公有作用人。恨無從之。始末可惜。

有王裕禪師傳 附水庵

端裕出錫。名震王。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秀。年十四。歸爲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師曰。爾何不說禪師。忽微省。歷謁龍門。達甘露卓。瀚潭祥。皆以穎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誰知正法眼藏。向者。睹驢邊滅却。且道。卽今是滅不滅。對曰。請和尚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師擬對。悟擊之。師頓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藹著。出世屢住。大遼場。如丹霞虎丘。萬壽保寧。及閩中玄沙。壽山西禪。平江道俗。請庵於西華。有終焉之志。俄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后。請說法。賜金襴衣。師號乞歸。西華未許。且下育王之命。師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肯衆。唱道無倦。將化。弟子請遺訓。師曰。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其地發光。終夕得舍利者無。

數踰月不絕黃冠。羅肇常平。日問道於師。適外歸。獨無所獲。道念勤切。方與客食。但噉間若有物吐哺。則舍利也大如菽。色若琥珀。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匿有聲。亟開所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于鄮峯西華。諡大悟禪師。

師一號水庵。師得法弟子也。師住持。衲子務齊整。唯水庵賦性冲澹。奉身至薄。昂然在稠人中。曾不屑慮。師亦不甚強之。師沒。水庵道大弘。經歷四郡。住持八院。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爲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云。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止。終於秀之天寧。

東陽縣志云。水庵馬姓。十六出家。從法雲善遵爲師。受具。過錢塘。昭慶遇異人相之曰。此僧中龍也。笠雪鞋花。歷參禪宿。乾道七年。自寶林住淨慈。九年浴佛日。入內觀堂。投老嘉禾。報恩爲終焉計。未幾示疾。作書別郡官。端坐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拳不壞。辭世偈曰。平生要用便用。死蛇偏解活。

弄一拳打破虚空佛。祖難窺。罅縫有語錄若干卷。大司成高文虎序之。

### 祖珍傳

祖珍。興化林氏子。母陳氏。夢胡僧遺以明珠。因問僧從何來。應曰。余姓黃。名涅槃。覺而有娠。生具奇相。通身毛長二寸。詐管詣鼓山。謁鑒淳禪師。一見而奇之。曰。此金毛獅子。眞法器也。偶出化僧供。至黃石。有朱姓者。夜夢黃涅槃登門。遲明乃師至。朱大喜。施錢五百緡。禮而還之。尋參佛心禪師於東山。佛心移鼓嶠。請師作首座。衆皆驚愕。相顧曰。珍獅子。平日不會開口。縱胸中有佛法。如何舉揚。是夜首座秉拂隨機。應答叩擊。不窮自是。禪譽大播。佛心去。遂嗣位焉。又遷泉之法石。示衆曰。尋牛須訪跡。學道實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豎起拂子曰。這個是跡。牛在甚麼處。又云。若論此事。如人喫飯。飽則便休。若也不飽。必有思食之心。若也過飽。又有傷心之患。到此如何得恰好。去良久云。且歸巖下宿。同看月明時。師開示語切實。警醒淺機劣解。鮮能邁副。師平生廉省。竭盡囊



底造七佛石塔於法石三門之外。畢工之日。即升堂別衆而去。隱於夾嶺之白水巖。巖傍居者皆曰。昔有道者嘗言。四十年後。當有肉身菩薩來。與此山師來。適四十年相與出力。一新巖居。漕使傳自得游于禪。獨加敬於師。嘗曰。法石和尚。今之古佛。不可不飯。依也將化。說偈曰。生本無生。死本無死。生死二途。了無彼此。朱毗舍利。不可勝數。人爭取之。其餘墜于法石。傳。如其塔石。且序其語錄行之。

明河曰。唐末有沙門文矩。一名涅槃。姓黃。隱雲山高巖下。趺坐不食。行則二虎隨之。或騎之出入。出言成識。後無不驗。或云。辟支佛應身也。故其所居曰辟支巖。巖有小窠。時透異香。其異跡甚多。不可枚舉。國人皆能言之。

### 了瑗傳

了瑗。景南羅氏子。入蔣山勲公之室。得大知見。發無碍辯。住漳州淨衆。遷太平興國學士宗之師。持身律已。人無間然。說法。蹊徑捷朗。達直躋上乘。作字吟詩。皆得游戲三昧。而師未嘗措意也。重九日。爲衆上

堂。云。重陽九日。菊花新一句。明明亘古今。楊廣豪馳。無覓處。夜來足跡在松陰。大丞相李公嘗訪師于棲雲。問道。愜心與結。看經社門人集師語成書。併闕居士鄧肅叙之曰。大平堂頭瑗公。從蔣山何嘗得免角。住太平。本自亡立。雖據師子座。作師子吼。未嘗爲人世說。毫釐法。四方學者皆腦門點地。拾其殘膏而襲藏之。嘻。此特其土苴耳。豈其真哉。雖然。土苴之外。何者爲真。一視而空。頭頭皆是有語。亦可無語。亦可雷聲。淵嘿本自同時。門人弟子若因此以有悟。則警歛動息。皆西來意。若守此以求師。則拈花微笑。已是剽法。悟之者。天地一指。守之者。毫釐千里。反以問師。了無語焉。嗚呼。師豈止具眼看經而已耶。

### 智鑒傳

智鑒。滌之全椒人。生吳氏。自兒時已喜佛書。每以白紙爲經。跏趺端坐。誦之聲琅琅。動人。母嘗與洗手。湯戲。問是甚麼手。對曰。佛手。視母大笑。俄二親俱喪。依長蘆真歇了出家。厲精脇不至席者數年。時大休。王公爲首座。指爲法器。從道法師。頒戒入象山之鄭行

山縛茆而居山當海岸孤絕處多妖怪師吊影其間百怪不能惑地高無水禱曰吾辦道來此神其惠我泉因鋤小坎移時而水溢食不繼啖松栢以療飢嘗深夜打坐聞庵後巖石震響如鬪擊旦起視之有巨石飛墜越庵而立於門並庵大木無不摧拉而庵獨無恙一日有巨蟒入庵矯首怒視越數日復旋繞於牀師不顧而去變怪百出師舉不爲動徐亦帖然一夕深定中豁然開悟身心世界洞如琉璃自念云威音王已前無師自證威音王已後無師自證者皆天魔外道遂下山見延壽然曰日來肚大無物可疊庵小無床可臥若能與食展庵則住不然則去然與師反覆問答不能屈因叩其所得呈一頌然喜曰鑒公徹也復航海見大休於岳林試其機辯無碍歎曰佛祖不奈爾何因爲行乞擔二布囊隨得卽受備歷艱勤人所不堪翠山宗白頭謂師曰爲衆竭力不無其勞師云須知有不勞者宗曰尊貴位中收不得時如何師云觸處相逢不相識宗曰猶是途中賓主如何是主中主師云丙丁吹滅火宗以手掩師口師拂其

袖宗還雪竇挽師偕行荷負衆事時法堂新飾命師普說宗竊聽歎曰吾生有耳未嘗聞也出世爲大休燒香前後六坐道場皆王公大人推引紹熙二年謝事止于雪竇之東庵明年七月示恙戒弟子曰吾行矣送終須務簡約勿素服哀慟言訖而逝閱世八十八坐夏五十三塔全身于山之左師天資朴厚見地穩密操履苦硬至死不少變具大辯才浩瀚無際叩之滾滾無倦受施山積悉爲公費故六主廢刹積遺動數千緡不過期月而百務一新目其所賜則文室蕭然懸磬也加以精誠所感禱雨暘救疾苦其應如響神祠烹宰輒爲易以素饌有藏其鬚髮而得舍利者此皆世俗所創見師不欲人言之以爲非此道之極致使其有之皆亦師之餘也師道聲震海內而跡曾不越四明之境故自號足庵云

#### 佛慧泉禪師傳

法泉隨州時氏子住持蔣山寺經營辛苦以成就叢林與蘇東坡爲方外友坡舟行至金陵阻風江蒨師迎之至寺坡云如何是智海之燈師隨以偈答之曰

指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鵲子新羅過。從來這碗最稀奇。會問燈人能幾箇。坡欣然以詩答之。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鍾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鷗。寶公骨冷噴不聞。却有老泉來喚人。電眸虎齒露。麤舌爲予吹散千峯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溪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師住衢之南禪趙清獻公。扞日親之師。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宴坐聞雷而悟。臨薨遺師書曰。非師平日警誨至此。必不得力矣。師悼以偈曰。仕也邦爲瑞。歸歟世作程。人間金粟去。天上玉樓成。慧劍無纖缺。水壺徹底清。春風激水路。孤月照雲明。師晚年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因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云。心是心非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而逝。

### 法清法因傳

法清嚴陵人也。貌頎頎而言清亮。多見耆宿所至。嘿嘿不銜。耀知見觸之。則發人無識之者。嘗於池之天

寧以伽藍蒙首而坐。適侍郎曾開入寺。見而問曰。上座仙鄉何處。曰。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師拽伽梨下地。揖曰。官人曾到嚴州否。曾罔措。師曰。待官人到嚴州時。却向官人道。既而游徑山。佛日請爲座元。師辭曰。一千七百萬衆皆是英傑。安敢行立其前耶。堅不允。佛曰。只如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意作麼生。師曰。惺惺底惺惺。懵懵底懵懵。佛曰。如何做徑山首座不得。遂與衆送歸寮。後開法隆興之九仙嗣。慧日雅和尚雅和尚復有嗣曰。法因者。平江人。年二十四進具。游方見雅于東林。詰以靈雲見桃因緣。儼對雅搖手曰。不是不是。忽有省。呈偈曰。驢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才一見。回首舞三臺。雅曰。子所見雖已入微。更著鞭當明大法。遂承教居盧阜三十年。不與世接。叢林尊之曰。庵主。建炎中盜起。順流東歸。邑人結庵奉之。問道者繼踵。嘗謂衆曰。汝等飽持定力。無憂晨炊而事干求也。晚年放浪自若。稱五松散人。

### 道寧傳

道寧歛溪汪氏子。壯爲道者。於崇果寺執浴。一日將濯足。偶誦金剛經。至於此章。句能生信心。以此爲實。遂忘所知。忽垂足沸湯中。發明已見。後祝髮。蔣山徧歷叢林。參諸名宿。晚至白蓮。聞五祖演禪師小參。舉忠國師古佛淨瓶。趙州狗子無佛性話。頓徹法源。大觀中。潭帥席公震請主開福。衲子景從。師行門卓立。名實相副。說法無蹊徑。簡要直捷。使聞者人人自得。有古尊宿之風。政和三年。將化。示衆曰。吾紫磨之身。今日卽有明日。卽無若道。吾入涅槃。非吾弟子道。吾不入涅槃。亦非吾弟子。於此檢點得出。便知開福落處。其或未然。開福與麼來。滿世無相識。水月與空華。誰堅復誰實。住院經五年。都盧如頃刻。瑞雲散盡春風生。失却文殊。遇彌勒。言畢而逝。

守惠傳 布衲 効常

守惠興化陳氏子。七佛旻禪師之高足也。住江州圓通院。遷潭之大瀉山。師行門精密。于物無許。法輪所至。龍象傾赴。政和中。前後三入內廷。說法徽宗聞之。喜動顏色。賜六字師號曰冲虛密印通慧法門焜耀。

極當時之盛。故陳瑩中作旻禪師語錄序。獨云慧禪師能世其學。而不及其他也。

有布衲者。將住台之天寧。辭師以行。師謂之曰。至人應世。妙契圓常。廣真炤而不與物忤。發靈機而頓起。事外高低。普應動靜。自全對之。不知其所來。隨之。罔測其所往。觀師所云。則布衲之爲人。概可見矣。師又有族子曰効常者。侍師最久。待人接物。笑容滿面。衲子雲從目爲常歡喜。太尉劉綺特敬之。書尺往復。呼爲歡喜禪師。受安撫霍盡。請自公安三聖。移住大瀉。說法一本於師。從其道者甚衆。或云布衲乃師之弟。觀其提耳之言。頗有家庭之意。師於中秋夜示衆云。山僧生來百拙。開口都無一說。今夜指空畫空。唉倒清風。明月遂告寂。數日神色不變。凜然如生。

別峰印禪師傳 附慧辨

別峰禪師名寶印。字坦叔。生爲龍游李氏子。世居峨嵋之麓。少而奇警。然不喜在家。乃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已博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起信諸名宿。窮源探蹟。不高出同學。不止時。

密印禪師民公說法於中峰道場。乃舉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自是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圓悟自南歸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圓悟舉從上諸聖。以何法接人。師舉起拳。圓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爲從上諸聖用者。師卽揮拳。圓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圓悟歎異之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在中峰。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得人人。不我傳。尙何以說法爲。欲棄衆去。衆皇恐。亟趨昭覺。羅拜懇請。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歸之。雖圓悟密印不能捨也。久之。南游歷見諸大禪老。最後扣妙喜於徑山。爲師獨掃一室。堂中皆大驚。妙喜南遷。師亦西歸。始住臨邛鳳皇山。舉香嗣密印。道旣盛行。築都不會庵。松竹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意消稍。或問潤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硤。挾金陵。應庵華方住蔣山。館師於上方。白留守張公燾舉以代。已師聞卽日發去。會陳

丞相俊鄉來爲金陵。以保寧延師。俄徙京口金山。學者傾諸方。金山自兵亂後。雖屢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如承平時而有加焉。異時居此山。鮮踰三年者。師獨安坐十五夏。魏惠憲王牧四明。虛雪竇來請住。四年。樂其山林有終老之意。而名益重。被勅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七月至行在所。壽皇降中使召入禁中。以老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觀堂。引對於選德殿。賜坐。勞問良渥。師目舉古宿云。透得見聞覺知。受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上悅。畢其說。乃退。後十餘日。又命開堂於靈隱山中。使齋賜御香。恩禮備至。十年二月上製圓覺經註。遣使馳賜。且命作序。師老益厭住持事。門人懼其遠游不返。相與築庵於山北。俟其歸。光宗在東宮。書別峰二大字榜之。十五年冬。奏乞養疾於別峰。得請。明年光宗受內禪。取向取賜宸翰。識以御寶。復賜焉。紹熙元年冬十一月。忽往見嗣住山智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取幅紙大書曰。十二月七日夜鷄鳴時。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



長頂溫如沃湯。是月十四日葬於別峰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十有四。得法弟子實繁。指不能一二。屈有慧綽者。山陰陸氏子。當以蔭得官。辭之從師。祝髮得記。跡遯巖岫。終身不出。師既示寂。上爲勅有司。定諡曰慈辯塔曰智光菴曰別峰極方外之寵。師說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爲語錄。晚際遇壽皇。被宸翰咨詢法要。皆對使者具奏。別具行世。此不悉著。

淨全傳

淨全。越州諸暨人。姓翁氏。世業農。少與父兄躬耕。凡至林壑泉石間。必宴坐忘歸。人異之。甫冠。卽出家。師授以經典。略無所解。乃幡然入徑山。謁妙喜。喜問汝有何能。曰能打坐。又問打坐何爲。曰若問何爲。直是無下口處。喜奇之。師生長田家。朴野而無緣飾。目不知書。人呼爲翁木。大日集衆采椒。師與焉同輩戲之。云汝試作一摘。椒頰如何。師卽應聲云。含烟帶露。已經秋顚。顚通紅氣味。周突出眼睛。開口笑。這回不戀舊枝頭。衆大驚。自是刮目。有檀越以一度僧牒施妙喜。命給度一人。喜令侍者十輩各探籌卜其分緣。

師得之九人者。不平更相諍語。果命復探之。師再獲。若是三探三得之。遂祝髮受戒。拙庵光居靈隱。俾典賓。混源密主淨慈。命分半座。師志在晦藏。無應世念。然天資夙成。不假師授。雖不識一丁。而吐辭發語。形爲偈頌。老師宿學所不能及。尙書尤公表寶文王公厚之。丞相錢公象祖皆與師爲方外交。嘗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揣出骨。惡聲贏得蒲江湖。因自號無用累。典大利最後住四明之天童。開禧三年示寂。世壽七十一。僧臘四十五。空全身于寺之西。

混源密嗣晦庵光嗣。妙喜則密乃師之姪行而不以分座爲嫌。要之古人闡化揚道。肝腸是務。不拘拘于形迹。間故可貴也。

夾山本禪師傳

智本。筠高安郭氏子。生五歲。大饑。有貴客過門。見其氣骨。留萬錢與其父母。欲携去。祖母劉適從旁舍歸。顧見怒曰。兒生之夕。吾夢天雨華。吾家吉兆也。寧饑死。不以與人。推錢還之。旣長大。遊報恩寺。聞僧說出。

家因緣願爲門弟子。劉氏喜曰：此吾志也。年十九試經爲僧。明年受具足戒。卽往游方。時雲居舜老。夫開先暹道者。法席冠於廬山。師往來二老之間。久之聞法華端禪師者。深爲法窟氣。壓叢林。師往謁之。遂留十年。名聲遠聞。舒州太守李公端臣請說法於龍門。辭去之。曰：端領衆送之。師馬逸而先。顧端曰：當仁不讓。端笑謂大衆曰：國清才子貴。家富小兒驕。其父子法喜遊戲多類此。未幾解院還廬山。時曾丞相由翰林學士出領長沙。以禮延居南岳之法輪學者爭宗向之。遷居南臺。又遷道林。遷雲益。遷石霜。凡十三年。道大顯著。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既老矣。而湖北運使陳公舉必欲以夾山致師。師亦不辭。忻然曳杖而去。人登問之。師曰：係情去留。豈道人事。湖南湖北真一夢境耳。何優劣避就之耶。以大觀元年上半年上元夕沐浴更衣端坐。終于夾山。閱世七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二。闍維齒骨數珠不壞。葬於樂普庵之西。師性真率。不事事。膽氣蓋於流輩。作爲偈語。肆筆而成。亦一時禪林之秀者。

### 拙叟英傳

進英字拙叟。吉州太和羅氏子也。幼孤。母憐之。性慧敏。韶亂中日誦千餘言。通詩禮大義。與群兒嬉游。侮玩之氣出其上。親舊愛敬之。使著縫掖爲書生。輒病至與死。鄰母許以出家。尋愈。遂爲僧。洞隆童子年十八。試所習。得度。受具戒。卽欲經行諸方。以觀道報。劬勞之德。其母有難色。於是庵於母室之外。名曰精進士大夫喜其爲人。賦詩爲贈。極稱道之。母歿。心喪三年。修白業爲冥福。卽游淮海。所至少留。當時號明眼尊宿。徧謁之。晚見雲庵。聞貶剝諸方。以黃檗接臨濟雲門。接洞山。機緣爲入道之要。擿其疑處。以啓問師。恍然大悟。如桶底脫。佛印禪師叢林號大宗匠。有盛名。愼許可。獨以師爲俊彥。師有爽氣。喜暴所長。以激後學。三十年一節不移。故佛印呼爲鐵喙。初開法長沙之開福。十年之間。殿閣崇成。尋棄之。翩然游五臺。徧覽聖蹟。乃南還。庵梁山。天下衲子益追崇之。政和甲午。衡陽道俗迎住花藥之天寧。勸請皆一時名公。卿師以教外別傳之宗。授上根以漚和般若化道俗。

老益康強精進不替。嘗中夜禮佛作息。飲食不肯與衆。背叢林。信其誠。民人化其教。宣和三年冬。謝事復庵。梁山。越明年臘月。示疾。蟬蛻。其激揚大事。游詠語。言有三錄。行世曰。報慈曰。鴈峰曰。游臺。

涂毒築傳

智築天台陳氏子。自號涂毒巖主。英敏穎異。風骨嶮嶮。有出塵之姿。年十六。祝髮。習經律。理詣昭徹。迥出流輩。十九。造國清。謁寂室。光灑然。有省。寂室許之。謂老於叢林者。不能過也。育王無示。萬壽大圓皆一時大名德。無不肯可。大圓曰。策上人可謂不耘而秀。不扶而直者。辭去。大圓門送之。搢師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師。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板聲鏗然。豁爾大悟。典牛印之曰。嶄然超出佛祖。他日起家。一麟足矣。使眞淨而在。見子亦當下拜。典牛機辯峻峭。莫有嬰其鋒者。師與之平章。今古泉湧。風駛。聞者爲之醋愕。別典牛庵。淮西烏崖之下。及大圓移大瀉。請居第一座。嘗上方丈。問訊。見大圓。俛首不語。師曰。何蒼悶。乃爾。大圓曰。

期子濟濟多衆。如雪峰。瀉山之流。而談天者。謂子無後子意。如何。師曰。參學唯恐無本。苟有本。對泥像說法。亦高出諸方。大圓歎曰。吾子器識過人。玄酒太羹。非常流所能知味也。東歸。又分座於國清。此庵元方住。護國謂師曰。公來歸三峰。景元卽收卷波瀾矣。出世住黃巖。普澤爲典牛。燒香歷應台之太平。吉之祥。苻越之等慈。及大能仁所至。道價興行。旋自護國華藏來。住徑山。而師已老矣。力行祖道。衆至千餘。將化。召門人囑後事。仍曰。爾輩盍以文祭。我師整襟危坐。而聽至。尙饗爲之盱衡。一笑。越二日。泊然而逝。世壽七十六。坐六十。夏門人塔全身于東岡之麓。師性剛簡。居處語嘿肅如也。尤不喜泛交。善則慕之。否則雖親。暱亦絕。不與通說。法度人。光明俊偉。傾動一時。望師而歸者。雲湧。濤奔。希獲一親。警欬以爲至幸。誠末世津梁。不可多得也。

佛照光禪師傳

德光臨江彭氏子。彭氏故舊族母袁夢異僧入室。驚寤而娠。既生。其祖曰。吾家世積德。此子必光吾門。因

是命名九歲值寇。擣辟地于袁之木平寺。有妙應大師伯華。善相曰。是子伏犀貫頂。出家必作法門梁棟。俄失恃怙。歸伯氏年二十一。聞人誦金剛經。有省。自伯母曰。適聞誦經。身心歡喜。世間萬事。真如幻夢。兒願出家。卽散家貲。與其族詣光化院。足庵老宿。薙落足庵。携之入閩。語師曰。是行爲子擇所依。東禪月庵果公。具衲僧眼。子依之時。復有吾足矣。見月庵機語相契。是時老宿多集閩中。如妙湛佛心。圓覺望重叢林。師無不參叩。徧歷五十餘員。善知識。最後見大惠於青王。爲舉竹筴話。師擬對痛棒。隨之。遂大悟。從前所得爲之。冰釋惠曰。爾這回始徹也。說偈以頂相付之。隨過蔣山。謁應庵。庵稱賞不已。謂人曰。光兄挿翅虎。吾當避之。乾道丁亥。住台之鴻福。徙光孝台守李侍郎。浩延之也。孝宗雅聞師名。淳熙三年。被旨住靈隱。入對選德殿。問佛法大意。曰。朕心佛心。是同是別。對曰。直下無第二人。曰。如是則佛卽是心心。心卽是佛。耶。對曰。成一切性。卽心。離一切相。卽佛。又問釋迦雪山六年所成何事。對曰。將謂陛下忘却。上悅。賜號佛

照禪師。自是召見無虛歲。至留內觀堂五宿而出。恩遇異常。紹熙改元。孝宗御重華宮。稱壽。皇而徑山命下。師力辭。壽皇曰。欲頻相見耳。何以辭爲。慶元初。請老許歸育王。師之在內觀堂也。上時乘小輦過堂。至則促席而坐。或曳袂而行。歡如平生。宣賜金玉器。用緙綵計繡三萬餘。及王臣長者所施。悉以置育王。贍衆之田。國史陸游詳記其事。自創數椽曰東庵。掩關自娛。以休世焉。以嘉泰癸亥三月告衆曰。吾世緣將盡。未幾問左右曰。今日月半耶。對曰。然。卽索紙作遺書。與平昔所厚者。集衆叙別。皆法門之旨。要無半語及他事。索浴更衣。大書云。八十三年彌天罪過。末後殷勤盡情說破。泊然而逝。弟子塔全身于庵後。僧臘六十。謚普慧宗覺大禪師。塔曰圓鑑。

明河曰。南渡後宗師。唯妙喜老子得人爲多。開堂說法。顯然爲天人師者。不下數十人。然皆不數傳寂寂矣。能使道脉長承。枝葉繁茂。不忝師門。傳受唯師一人而已。古稱妙喜能大圓悟之門。愚謂妙喜之得師。猶圓悟之得妙喜。續燈舉妙喜之嗣契。

悟廣大者。九人師不與焉。已失其鑑。至謂弟子之  
超卓者。又蚤世。不使久開法俾。法嗣廣布。然則師  
豈非超卓而夭者耶。噫。所謂瞋目而不見泰山也。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宋 薦福本禪師傳

悟本江州人也。自江西雲門參侍妙喜。至泉南小溪。于時英俊畢集。受印可者多矣。師私謂其棄已欲發去。妙喜知而語之曰。汝但專意參究。如有所得。不待開口。吾已識也。既有聞。師入室者。故謂師曰。本侍者參禪許多年。逐日只道得箇不會。師詬之曰。這小鬼。你未生時。我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好教你知。絲茲益銳志。提狗子無佛性話。一夕將三鼓倚殿柱昏寐。間不覺無字出口。吻間忽爾頓悟。後三日。妙喜自郡城歸。師趨丈室。足纔越閭。未及吐詞。妙喜曰。本鬚子這回方是徹頭也。因過尋同參諫公於建陽菴中。諫舉保寧頌五通仙人因緣。曰。無量劫來曾未悟。如何不動到其中。莫言佛法無多子。最苦瞿曇那一通。諫復曰。我愛他如何不動到其中。既是不動。如何則看他古人得了等閑拈出來。自然抓著人癢處。師

曰。因甚却道最苦瞿曇那一通。諫曰。你未生時。吾已三度霍山廟裏退牙了也。於是相顧大笑。其友朋琢磨之益益如印圈契爲之無差。至於會心。驟然可使後世想望風采。師住博山規模立而法道弘。時雪堂行和尚住薦福。有僧自福州來。雪堂問沿路見好長老否。僧云。近過信州博山住持本和尚。雖不曾拜識。好長老也。雪堂曰。安得知其爲好僧。云。入寺路逕開闢。廊廡修整。殿堂香燈不絕。晨昏鐘鼓分明。二時粥飯精潔。僧行見人有禮。以此知其爲好長老。雪堂笑曰。本固賢矣。然爾亦具眼。直以斯言達於郡守吳公。傳朋曰。遮僧持論頗類范延齡。薦張希顏事而闕下之賢不減張忠定。公老僧年邁乞請本以代。庶爲林下盛事。吳公大喜。師卽日遷薦福。雪堂嗣龍門遠公師叔行也。

簡堂機傳

行機號簡堂。台州楊氏子。風姿挺特。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菴密有契證。入番陽筓山。單丁住十七年。嘗值隆冬雨。雪連作。餽粥不繼。

師如不聞見有頌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

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人曰。

某猶未穩在。住山豈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倒地。忽

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有江州圓通之

命。乃曰。吾道將行。即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云。圓

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

喫著通身冷汗流。緇白驚異。法席因茲大振。自圓通

移國清。退居景星巖。與給事吳芾爲方外友。淳熙五

年。自景星赴隱靜。吳和淵明詩十三篇。送其行。深致

戀戀之情。冀師早歸。同逸老也。師清明夷坦。褊子稍

有註誤。蔽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

爲美。住筓山。日常下山。聞路傍哀泣聲。師惻然詢之。

一家寒疾。僅亡兩口。貧無斂具。特就市賃棺葬之。鄉

人感歎不已。侍郎李椿年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

道衲子也。加以慈惠及物。筓山安能久處乎。平生以

道自適。不急榮名。赴圓通。請隨身。唯拄杖草履而已。

見者色莊意解。九江守林叔達目之曰。此佛法中津

梁也。其去就真得前輩體格。故歿之日。雖走使致力。

爲之涕下

或菴體傳

師體號或菴。台州羅氏子。初參此菴元布衲於天台。

護國。因舉龐馬選佛頌至第三句。此菴喝之。師大悟。

遂匿跡深山中。丞相錢象先慕其爲人。致以天封勉

令出世。師搖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

去。乾道初。瞎堂住國清。因見師圓通像。贊驚喜曰。不

謂此菴有此兒。遍索之。得之。江心於稠人中。請爲第

一座。及瞎堂遷虎丘。師訪焉。平江道俗請住。覺報覺

報舊名老壽菴。師曰。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

合符契。遂欣然應命。入院。小參曰。道常然而不淪事

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嶽諸祖。各稽古爲訓。考其當

否。持以中道。務合人心。以悟爲則。所以素風冷然。遠

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

明。沉埋佛祖。然雖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緣

是縑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淳熙六年。移焦山。將化

示微恙。手書硯硯一隻。別郡守侍郎曾逮至中夜。說

偈畢脫。去年七十二也。曾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履。

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用。老夫無筆制虛空。曾亦知言者矣。師荷法以身爲教。不專於言。常曰。叢林保於禪子。禪子保於道德。又曰。得一身之榮。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禪子。使後學有師。叢林有主。嗚呼。天下之至私者。無如此身。遠得一步。身近得一步。道故師。二保三得之說。誠絕世名言。願終身誦之。不敢忘也。

### 元枯木傳

祖元七國林氏子。初謁雪峯頂佛心。才皆已契機。後參妙喜於海上洋嶼。菴風骨清癯。危坐終日。妙喜目爲元枯木。以剔燈有悟。妙喜贈之以偈。洋嶼發明大事者十三人。師其一也。居連江福嚴菴。食指猥衆。日不暇給。菴有伽藍土偶。甚夥。師揭偈於祠曉之曰。小菴小舍。小叢林。土地何須八九人。若解輪番來打供。免後碎作一堆塵。是夕神致夢於山前檀越。願如所戒。及出世。鴈山能仁示徒偈曰。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句語邊。背手忽然摸得着。長鯨吞月浪滔天。瑩仲溫曰。師在當時朋伍中最號癡鈍。及其遯跡神

亦遵從。以至應緣。徒尤趨慕。蓋自設若殊勝中來。豈有他哉。

### 妙峯善禪師傳

妙峯善禪師劉氏子。世居彭城。後徙吳興。年十三落髮。其師教以經論。一覽輒了。大意久而棄之。時佛炤唱道鄮山。師往參焉。于風幡話下。悟旨。佛炤可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線。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辯慧泉湧。然不以是自足。入武康廬。妙高峯。壁坐十年。身隱而名彰。學者尊之曰妙峯禪師。出世於台之慧因。鴻福萬年。諸刹退居。阜亭劉寺者。又十餘年。其徒推迫不已。復領明之瑞巖。蘇之萬壽。常之華藏。次至靈隱。靈隱密邇于闕輪蹄。湊集師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溫而已。會天童虛席。時鄭清之秉鈞軸。謂非師莫宜居。因勉師行。師答曰。老僧年耄矣。尚夜行不休乎。鄭公高之。師善於誘掖。後進未嘗厲聲色。然一經指授。無不心融神化。充然有得。相傳師住靈隱時。夜坐方丈。爲四鬼昇出入。此與洞山實事相類。得道人時或有是不欲章異以惑修。故諱

而不言中峯所謂當時賴遇妙峯若王老師又作修行無力會也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

妙空智訥禪師傳

智訥姓夏氏秀之崇德人母夢一婦人著黃衣寘一兒盆中舉而授之因娠生而顯秀甫四歲事其兄慈相上人道孜十四得度器質不凡追營香火練習戒律已如成人久之悟歎曰吾修無上道而求之文句中是刻舟也即舍去學禪於桐川之天寧一日度闢有文書出流水中攬取視之乃心經也讀之五蘊皆空恍然若有契于心者走姑蘇瑞光見淨照信公公一見喜曰宿世沙門也未幾淨紹徙住真州長蘆會學去來率數百人師學成行尊齒其高第淮人敬愛之曰有如訥公而不坐道場可乎延住天寧禪寺賜妙空大師儀真當二江三吳舟車之會檀施六集鼎新一刹幾至萬礎建炎初住靈隱慈聖獻皇后車駕臨幸詔師升坐說法賜號佛海明年金人陷錢塘師被執大營解師縛置一榻尊事之比去飭十騎送還

咸安王韓世忠表請平江靈巖爲功德院薦先福命師主之已去復留凡五更住持前後二十餘年最後被詔住徑山紹興二十七年師持鉢詣秀州華亭縣人朱飛卿者聞師名具蒲饌卜日馳書以請師以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其家據坐說法縑素咸會有僧出膜拜問生死根本師酬對語未卒舉拂扣床一擊而逝道俗奔赴空巷相登贊歎作禮如佛滅度其徒具舟載歸山中則已有治命矣七日而斂舉體如生葬於寺之白雲菴壽八十僧臘六十七師儀狀奇龐容止端默雖行出世間法而以營塔廟修齋供作佛事金帛之施歲一出之橐中無兩蓄在儀真時州民王氏婦病沒後配孟氏又病一日其姑誦經佛室中聞扣壁聲問之曰王氏也我有遺囑管珥之屬盡歸孟氏可斥賣一二請天寧訥公說法使我解脫舍汝家而去孟氏亦復無恙家人即日馳告師師至王氏憑附一女子立師側說法竟懽踴躍跪謝後數日現夢曰我已則受後身矣而孟氏病良已徐師書其事爲記在靈巖時平江大姓胡氏設大齋者宿皆會前一



夕夢人告曰。詰朝有騎赤馬衣黃褐而至者。辟支佛也。黎明物色求之。而師裴馬如夢。胡氏舉室迎拜。一坐盡驚。靈岩寺據絕頂。而井飲不給。蓋數百年矣。師擇地。庀工伐石鑿井。出泉清甘。人不病渴。今號佛海泉。云儀真天寧僧伽一塔高數百尺。并大輪藏。壯麗甲于淮海。皆師所爲。孫尙書觀過而歎曰。公材智不下。澄觀時方多故。而隱於浮屠中。可惜也。其後五住靈巖築一室于方丈西偏。孫登訪題曰五至留詩。而別暨師沒。復銘其塔。致哀慕焉。

### 道謙傳

道謙建州游氏子。家世業儒。幼聰慧。讀書輒成誦。早失恃。怙歎曰。爲人子者。不及甘旨之養。當從浮屠氏學出世法。以報罔極。遂落髮。謁佛果。無所省發。後隨妙喜菴居泉南。及喜領徑山。師亦侍行。未幾令師往長沙通紫巖居士張公書師。自以參禪二十年。無入頭處。更作此行。決定荒廢。意欲無行。友人宗元者。叱曰。不可在路便參禪不得也。去吾與汝俱往。師不得已而行。在路泣語元曰。我一生參禪。殊無得力處。今

又途路奔波。如何得相應。去元告之曰。你但將諸方參得底悟得。底圓悟妙喜。爲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可替事。我盡替你。只有五件事。替你不得。你須自家支當。師曰。五件者何事。願聞其要。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駝箇死尸路上行。師於言下領旨。不覺手舞足蹈。元曰。你此回方可通書。宜前進。吾先歸矣。師見張公。張公喜甚。書自信二字爲贈。師笑而受之。回徑山。妙喜見而喜曰。建州子。你這回別也。後還里住。開善聲光大震。將化。侍者請偈。師笑曰。萬法本空。三界非有。死生於何處。安著忍爲駭俗態。乎。師行峻而氣和。接物優容。不言自化。亦宗門之傑出者也。宗元亦建州人。依妙喜最久。分坐說法。張公帥三山。虛數院迎之。不就。歸里結茆。號衆妙園。垂語云。這一些子。恰如撞著殺人漢。相似。你若不殺了他。他便殺了你。未詳所終。

### 良書記元菴禪師傳

處良書記字遂翁。會稽山陰劉氏子。九歲以童子得度。十三歲游諸方。僅勝衣笠。路人爲之驚歎。初爲妙



喜侍者。又從已菴顏公爲書記。英邁玉立。游二師間。皆受記莚。餘事能文詞。善筆札。諸方翕稱。良書記然。亦以議論。嫩核不少。假借不爲。諸方所容。顧獨陸陸。衆中。嘗居秀州法喜院。舉香爲已菴。嗣蕭然。數僧食財半菽。再歲。退廬會稽海上。適太常允公守臨海。起師領紫囊。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崑山薦嚴資福寺。遂以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已菴與師所同建也。

元菴真慈者。潼州李氏子。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嗣游講肆。聽圓覺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歸以呈其師。其師詰之。師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去。因南游至廬山。圓通時已菴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師隨聲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

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已菴深肯之。

了一傳

了一號炤堂。奉化徐氏子。方童幼時。遇羣兒嬉戲。隅坐傍。不語。聞梵唄。則躍起。喜動顏色。其父曰。兒如此。當令事佛。年十四。祝髮大雲寺。十六。受經數萬言。響窮晝夜不息。已乃歎曰。如來最上乘。無挾而徑造者。也。事糟粕何庸。卽入京。從相國寺妙湛慧公游數年。盡其學爲高弟。復下汴。絕淮。經吳中。浮浙上天台。入雪峯。徧見諸耆宿。表裏洞然。中無疑者。會妙湛來。泣黃檗。師自雪峯至。學成行尊。衆推爲上首。師姿相奇麗。寡言笑。危坐一榻。淵然如古井。冰有來叩者。雲湧泉落。愈出而愈無窮。性介特。務自闊。遠不交人事。將詣雪峯。朝議大夫曾恬與師厚善。屬師致書抵福師。大資張公守師意。其爲已納。笥中弗出。久之。石泉虛席公曰。黃檗上首。故自強。卽日移書遣騎迎師。師謝不願。使者至。反而後受。他日公過師。師出恬書。且致不卽發之意。公喜曰。韞櫝之珍。深藏而不市。吾與

師賓主無媿矣。居三歲。改蒞聖泉。曾左丞葉夢得來守福。曰黃檗古道場。今世名緇孰逾一公者。飭使者具書幣以迎師。至闔境。緇素奔走。出迎。懽呼踴躍聲振山谷。蓋師自石泉出世。更三大刹。積十五年。演唱眞乘。啓悟後學。人人向道。以師爲歸。已而後將至。稍通餉謝。易置諸禪師。一夕捨去。歸臥雪峯。故廬泉南守葉庭珪樂道之士也。延之雲門。再遷法石。庭珪代還師。亦反西湖雪峯菴。卽妙湛所栖。閉門終日。人莫見其面。若將終焉。俄被旨住徑山。紹興二十四年也。徑山無一壠之地。可耕而學。衆數千。指師入據丈室。檀施大集。不求而辦。山有芝巖。方丈遺址。師嘗指其處謂其徒曰。吾將築室居焉。初不省。所謂明年三月示微疾。退處明月堂。唱篋中衣。供佛飯僧。翼日黎明。索筆書伽陀。趺坐而逝。壽六十四。僧臘五十。卽芝巖塔其全身。乃喻築室所云以此。

### 文爾傳

文爾。福州長溪人。姓李氏。十一辭親出家。十六爲僧。十七受戒。十八裹足游禪會。參月菴果公。無所入忘。

寢與食瘡痂偏體。抱膝危坐。每聞五更鐘聲。輒駭汗曰。又過一日矣。後因觸物有省。入爲侍者數年。游廬陵。爲衆迫。請住吉水清涼院。徙興國之梵山。寧都之桃林。紹興二十一年。郡守李子揚初至。嚴峭寡與。獨有契於師。迎住報恩。報恩望刹棟宇久廢。法席不振。贛民皆少。尙施師接以誠。慙感竭其力。堂構像設。次第一新。叢林成矣。會齊述嬰城叛。緇素宵潰。師曰。我去寺必壘止不動。閱百二十日。賊欲屢縱火。加害師。隨機解。免舍匿士庶千計。皆賴以全。居十年。引疾求去。遂移慶雲地僻。而用足。異時主者自殖而已。師至。改造三門。規創殿宇。理事兼舉。老而彌篤。一日。與門人行西圃。指尋丈曰。此存以待我。未幾坐亡。實乾道二年冬也。報齡四十六。坐三十一。夏門人葬師所示之地。丞相周必大爲石上之文。謂師住報恩時。妙喜果公與無垢張公同時。北歸士大夫日往參請。師初無言。說妙喜獨謂無垢是人。所得端實不可忽也。予聞斯語。然後知師故以鈍爲利者。自是益思與之游。而宦牒推移會合之日殊少。去冬師有過予。意方報。

有書而師沒矣其爲時賢歎慕如此

從廓傳 宜意

從廓福之長溪林氏子幼穎悟不妄言笑羣兒強以聚嬉泊焉如弗聞喜聞出世法年十五祝髮受具戒時閩中多有道之士悉往從之游見佛心才才稱之又見懶菴需公爲侍者復依大圓璞璞妙喜之高弟門風孤峻始齟齬久之豁然有得服勤數載大圓撫之以爲類已然以未識妙喜爲恨不憚重趼見於衡之回鴈峯下深加器重留三年告歸送之以偈又以書屬璞曰廓佳衲子可爲成就使異日爲吾家種草紹興丙子妙喜被旨住育王復來依焉妙喜移徑山璞繼其席衆踰千數師爲第一座制師丞相沈公以廬山請出世妙喜方名冠天下無不願出其門以取重開堂日乃以辯香嗣大圓諸方以此益高之已而育王虛位尙書韓公邀妙喜請舉以自代而無如師也禪衲大集育王爲海內名道場以祖孫三人世濟宣闡遂爲叢林美譚師才具素高以其暇日與土木之工皆極其壯麗增庾入數千斛施者委金帛創爲

長生局五所百須皆備月施金錢飯僧以萬計又造金塔以奉舍利此特其餘事爾孝宗卽位之十五年詔舍利寶塔詣行在所師侍行既至命入禁中觀堂安奉上御素膳焚香瞻禮親視殊勝遂召師對碧琳堂問舍利從何發現奏曰從陛下聖心發現上大悅親書妙勝之殿賜師妙智禪師號仍度僧五員頒錫萬緡眷賚優渥前所未有日本國王聞師偈語自言有所發明至遜國以從道歲修弟子禮辭幣甚恭且送良材建舍利殿器用精妙莊嚴無比丞相史公帥七閩以鼓山趣其歸榮陽郡王力挽無行魏王出鎮一見風儀目爲僧中龍又聞其機辯峻發肅然加敬師晚以衣囊立菴於烏石山名以笑月爲終焉計有偈云三峯斂却閑雲大海冷瀟秋月庚子季春拂衣歸菴杜門不與世接俄示微恙說偈而逝年六十二臘四十七葬於菴之寢室師家法嚴甚學衆以師語萃爲巨編師見而呵之曰汝輩隨語生解去道益遠固不許沒後乃始得百之一二刊之弟子百餘人有宜意者得法最約住平江開元方鳴道有聲而遽卽

世吾黨惜之

退谷雲傳 附石橋宜公

義雲禪師福州閩清黃氏子。幼入家塾。成童入鄉較。穎異有聲。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聞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徧游江湖。至吳。見鐵菴一大禪。爲侍者。鐵菴重之。時佛焰倡道靈隱。師往依焉。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爲第一座。佛焰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唱。宛如雪堂行和尙。吾鉢袋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萬壽頗廢。卽欣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儔。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虎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焰方居東菴。父子日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卽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災無遺宇。比師歸。獨三門巋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爲四衆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

臣貴戚以下。傾橐輦金。惟恐居後。未期年。廣殿遽無。崇閣傑閣。蓋愈于前日矣。於是上爲親御。翰墨書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開禧二年五月。示微疾。作偈別衆。而寂。壽五十八。臘三十五。住山十九。載徒輩奉全身塔于寺之東北隅。

石橋宜禪師。蜀嘉定許氏子。參佛焰得法。住徑山。創化城於雙溪之上。接待雲錫。師獲知丞相魯國一時名士大夫。翕然宗仰。幾與退谷並驅爭先。但福緣小遜耳。示寂塔於化城之後。

笑翁堪公傳

妙堪號笑翁。慈溪毛氏子。廣額平頂。骨氣清豪。從野菴道欽受學。以廣記多聞。稱後一力。參究依息。菴觀於金山。又走靈隱。見松源。皆不契。時無用居天童。徑造其室。用問曰。行脚僧游山。僧曰。行脚僧用曰。如何。是行脚事。提坐具。便據用曰。此僧敢來這裏持虎鬚。俾參堂一日。用舉狗子無佛性話。纔擬開口。用以竹篋劈口打。應聲呈偈曰。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用領之。俾侍香。尋命分座出世。凡十坐。

道場皆海內名刹。三被詔旨。并諸名公卿推挽。不得已而後就也。雖荷禪宗重寄。而不以其道自封。其於佛淺深之說。無不融了。世出世法。無不兼弘。常曰。於心有取舍。識情未盡。見法有彼此。智眼未明。天台舊無律宗。居報恩也。與大卿齊公議。合十寺爲大利。築戒壇。命負毗尼學者。倡開遮持犯之法。風勵新學。台始行。南山宗也。居靈隱。山門逼近屠沽。堪撒其廬。揭關飛來峯外。以限喧寂。曰。不可使旃陀羅氣薰穢三寶也。荆湖總臣。以國乏用。奏僧道得以出資買紫衣。師號俾領住持。聞之歎曰。苟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我道危矣。因抗疏且致書秉鈞軸者。其議遂寢。詔從天童力辭。東歸翠巖。築室奉先世香火。育王虛席有旨起師。再辭不許。乃奉詔表章大覺祖述。妙喜秩然有序。未幾復下天童之命。大參趙公請主淨慈。皆固辭謝之。俄示疾。書遺表作寺丞張公書。通守永嘉曹公來問疾。從容敘世契。移頃書偈曰。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掣擊碎大道坦。然置筆泊然而逝。

## 松源嶽傳

崇嶽號松源。處州龍泉吳氏子。幼不好弄。稍長。慕出世法。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以扣應菴。菴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菴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木菴永公。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菴云。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此祇是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至於驗人。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自知逾年見菴。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于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



華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知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木菴遷靈隱遂命師爲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炤爲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被旨住靈隱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爲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卽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唱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爲甚麼擡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諸嗣法囑令傳持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警轉玄關佛祖罔措跣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徒輩奉全身塔於北高峯之原

### 偃溪聞傳

廣聞閩之侯官林氏子家世業儒疎眉秀目哆口豐頤從季父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見鐵

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聞浙翁唱道天童袖香謁之初見機道齟齬翁移徑山師踵至翁笑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室曳履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翁室翁舉趙州洗鉢孟話師將啓吻翁遽止之平生疑情當下氷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閫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山所至革弊支傾廣容徒衆道化大行有云十字街頭石幢子無你遮護處一聲江上侍郎來無你迴避處衲僧家早出暮入脚前脚後也須仔細忽然築著磬著淨慈拄杖別有分付又云一升三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草鞋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甕裏無煙掾起便行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途路不相孤洗發精醒可謂善說法要矣景定四年壽七十五而化師法嗣頗衆而獨雲峯高止泓鑑二公能振起師道云

### 藏叟珍公傳

善珍字藏叟泉之南安呂氏子年十三落髮十六游方至杭受具足戒謁妙峯善公于靈隱入室悟旨後

● 補續高僧傳習禪篇

出住里之光孝升承天繼遷安吉之思溪圓覺福之雪峯復以朝命移四明之育王臨安之徑山上堂靈雲見桃花悟去立沙道敢保老兄未徹香嚴聞擊竹悟去仰山道祖師禪未會禪和十箇五雙道我此一門全無肯路示未知靈雲香嚴在要知二大老磨磨我落花天借他絃歌裏又據室云這裏便是問訊燒香了來老僧身邊立地底所在麼呆子你自鈍置猶可莫來鈍置老僧師法語無拘滯大率類此門人貌師真請題揮云參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燕山慈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著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飯生於紹興甲寅逝于嘉定丁丑年八十有三六住大利接納良多而入室得髓者唯元叟端公一人而已端之後法脉繩繩至我明尚有振起作師吼者師之道源遠流長可知矣

如圭傳

如圭字荆叟婺州人圓悟五世孫癡鈍之子初見癡鈍室中僧問如何是佛癡鈍命師下語師答爛冬瓜即呈頌曰如何是佛爛冬瓜咬著冰霜透齒牙根蒂

雖然無管子一年一度一開花癡鈍笑而可之後知遇穆陵端平中有詔自育王陞住徑山始開堂乃遽銘以諭衆曰幻身夢宅空中物色前際無窮後際寧克出此沒彼升沉疲極未免三輪何時休息貪戀世間因緣成質從生至老一無所得根本無明因茲被惑光陰可惜利那不測今生空過來世望塞從迷至迷皆因六賊六道往還三界匍匐早訪明師親覲高德決擇身心去其荊棘世自浮沉衆緣豈遍研窮法理以悟爲則心境俱捐莫記莫憶六根夷然行住嘿嘿一心不生萬法俱息結夏謂衆曰我此一宗正令全提如暴風卒雨鼓蕩無前石火電光追奔不及舉意即迷源擡眸已蹉過不是目前法莫生種種心縱汝三種互修剋期取證第一頭第三首萬拄千掙轉見氣急殊不知觸體未具已眼先明因地一聲千了百當然雖如此親證者萬無一二錯會者數有河沙師見地高明不多讓古人然福德因緣不無少遜或云師功用比圓悟益弘或亦未之思耳

如圭師傳

師範梓潼雍氏子九歲依陰平山道欽出家經書過

目成誦紹熙五年冬登具戒明年成都坐夏遇老宿名堯者範請益坐禪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是何人範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遂出蜀謁佛炤於育王炤問何處人曰劍州人炤曰將得劍來否範隨聲便喝炤笑曰這烏頭子亂做範癩剃髮長故佛炤室中嘗以烏頭子呼之久之欲觀台雁拉石溪月公同往至瑞巖時雲巢領住持事留分座忽夜夢偉衣冠者持把茅見授翼曰明州清涼專使至師受請入院見所設伽藍神茅其姓衣冠與所夢無異云上堂遂爲破菴拈香以示法切得旨深也嗣遷焦山雪竇被旨移育王住徑山最久雖兩丁火厄而旋復舊觀號法席全盛理宗嘗召師入慈明殿陞座說法上親御垂聽大悅賜佛鑑禪師號併金襴僧伽黎淳祐戊申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乞老於朝而舊疾適作三月旦升堂別衆至十五日區畫後事親遺表及遺書十數封言笑如平時其徒以遺偈爲請乃執筆疾書云來時空索索去亦赤條條更要問

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頂而逝

### 石田薰禪師傳

法薰號石田眉公彭氏子也生而慧敏三四歲時見僧即喜年十六從丹稜石龍山法寶院智明出家二十二薙髮受具戒游方至石霜禮雷遷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弱惱得雷公一夜忙薰名因是大善闍吳門穹窿破菴先禪師道望遂往依焉一見知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華迦葉微笑薰下焦磚打著連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破菴陰奇之每於日用語默故起其疑薰於是決志依栖隨時諮詢與<sup>無</sup>準範日相激勵後見松源岳肯堂充遷菴演咸謂其從作家爐轡中來自不同也初住蘇州之高峯次遷楓橋鐘山虛席亦補其處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遷靈隱淳祐甲辰三月望示徒云但得本莫愁末喚甚麼作本喚甚麼作末極栢千年青不入時人意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驀山僧恁麼道若有不肯底是我同參弟子輪像求贊有云末後一句分付厨山衆訝之明日示疾而逝

## 癡絕沖傳

道沖自號癡絕。武信長江荀氏子。母郭氏。嘗夢經山木瓜樹下。其實纍纍。取而食之。占者謂當產奇士。已而師生豐上短下。資稟過人。長應進士。舉不利。受釋氏舉於梓州妙應院。落髮游成都。習經論。有聲。紹熙壬子。出峽。回旋荆楚。間時松源倡道於饒。之薦。福徑造其廬。適歲饑。不受會。曹源生公以雲居首座出世。妙果許師入室。俾侍香。老拳痛棒。不少貸。至是平生知見。絕無影響。然終以未見松源爲闕。然及松源遷靈隱。師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癢處爬。至杭松源門庭高峻。入閱月不得入。每囁嚅欲自言。屢呵斥。不容近。一日有告之松源者。松源曰。我已八字打開。自是他當面蹉過。師聞此語。口耳俱喪。始知侍曹源時。嘻戲怒罵。無非善呵方便。既而曹源順寂。遍歷諸老之門。踰二十年。出世秀州之光孝金陵之蔣山。福州之鼓山。雪峯嘉熙戊戌。有旨住太白山。兩育王住持未得人。因師之至。又強之兼領。師往來兩山。間四方學者從之如歸。教聞京師。詔下移靈隱。追念

密菴松源舊游方思。所以振起祖風。而魔事出於意料所不及。難以口舌爭。遽動歸老故山之志。伐鼓陞去。雖京兆尹節齋趙公。致書力挽。堂帖有虎丘之命。昇師。虎齋趙公以蔣山起之。俱莫能回其意。戊申春。育王散席諸大老落落如晨星。惟師爲叢林尊宿。衆舉于朝。日夜俟師之出。亦固辭乃已。又有欲挽之爲法華開山懇祈再三。不得請。而勅牒住徑山之命。繼至。師謂先諾固不可違。君命豈應引避。乃以九月至法華。踰月登雙徑。人神響應。雷聲如雷。師說法簡直明爽。不落窠臼。嘗云。盡乾坤大地。無絲毫許大汝諸人。橫擔拄杖。繞四天下行。脚道我無處不到。無事不知。且道。西天那爛陀寺戒賢論師。今日說甚麼法。又云。有一人一念頓證。墮在佛數。有一人累劫闡提。不願成佛。且道。那箇合受人天供養。良久云。蝶穿芳徑。雙眉濕蜂掠。殘花兩股肥。詞旨高詣之如此。俄染疾。自冬涉春。形體雖羸。陞堂提唱。精明如平時。忽手書龕記并遺書十數封。且曰。無準忌在十八。吾以十五卽行。不得辦香修供矣。侍僧駭其言。亟以遺偈請師。

笑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直下承當。寂然

移頃而逝。壽八十二。師能誠無僞表裏如一。待人恕

而立已嚴。應世圓而領衆肅。住山三十年。所至以激

揚宗風爲已任。以道法未得其傳爲已憂。平居簡淡

沉嘿。若不能言。及坐籌室。動輒指子機鋒。一觸猶雷

奔電。擊海立江。翻皆茫然。莫知湊泊。誓不輕以詞色

假人。重誤來學。晚年無他好多留意。字法於小楷最

得三昧。往往端嚴凝重。類其人。僧俗歸敬。求法語偈

贊無虛日。雖祁寒盛暑。揮染不倦。士大夫多樂從之

游。而尤爲名公鉅卿所推重。以至教名宣傳海外。有

具書禮犯鯨波而來問法者。其道德有以服人。一至

於此方。在天童育王時。被旨開堂。靈隱束擔將戒行

而隣峯疾之者。教言欲嗾羣不逞。梗於中道。左右聞

之。奉以告師曰。吾平日以誠實接人。將何以加我。略

不爲之動。彼亦終於無所施而止。雙徑冷泉太白雪

峯爲海內甲利。萌欲速之念者。挾奧援矜。智巧曆階

而上。力可以通神。師則不然。短褐布衣。終其身不爲

勢利所動。故其進不由介紹。其退心常泰然。眞法門

之梁棟。後學之標準也。

### 景蒙傳

景蒙邵氏溫之平陽人。族姓甚衆。多以儒顯。師英達  
開爽。幼聞鐘梵。則喜。年十三。從惠安淨覺大師。惟梵  
著僧伽。黎明習天台教觀。自以名相之學不足了大  
事。去游國清。又參育王佛智裕公公。問鄉里對曰。永  
嘉曰。還識永嘉大師否。未及答。批頰而出。至於再兀  
然如癡。寢食不安者累月。行道次。忽聞鐘聲。而悟。即  
造室中公。復理前問。師曰。即日伏惟和尚尊體起居  
萬福。隨問向上事。師儼對。被逐。次日再上。公方發問。  
師抗聲云。老漢今日敗闕也。一拍而出。公笑曰。爲我  
因省母歸里。龍翔心聞一見深器之。問曰。言無展事。  
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試向言詮不及處。通  
箇消息。師以左手畫一圓。相問以拂子。擊左師又畫  
以右手。聞擊右又畫於中以兩手托呈。問以拂子。當  
中畫兩畫。師禮拜而立。聞大笑云。三十年揀苗。苗今  
日得此烏喙。遂令執侍。盡揭底蘊。尋歸鹿園。如在菴  
賢雪菴。瑾嘆菴鑑全菴存筠谷達還菴淳會下皆一



時名流唯師妙齡傑出。心聞以谷名師菴。且爲之銘。蒙侍者之名曰高矣。又嘗謁臨安顯寧志公。志門風壁立。學者望崖獨謂師曰。先世遺風餘烈。若未墜者。尙在汝躬。吾且拭目觀之。初住智門。遷瑞巖。皆史魏公。浩推轂也。魏公在永嘉時。與心聞爲方外交。罷相里居。夢如平生。旁有僧曰景蒙。貌古神清。談笑久之。覺而叩天童朴曰。僧名頗異。有斯人否。朴曰。是方爲堂中第一座。招之。恍如夢所見。與論出世法。了辯如響。問其師。則心聞也。大異之。遂爲延譽。而住智門及瑞岩。虎席復以師應命。師孤高絕俗。弱不勝衣。而嚴冷峻峭。不可挹酌。旣坐道場。捉拂所加。龍象蹴踏。長靈之道光焉。智門瑞巖皆承顏毀之餘。人以其爲不可復與矣。師從容規畫。會不踰時而輪奐一新。壯麗反過其舊。具大材智。尋常不以毫末自見。因事而顯。無不歎服。韜養之深。從可知矣。

斷橋倫禪師傳

妙倫天台黃巖徐氏子。母劉夢月。而娠年十八。依永嘉廣慈院落髮。見谷源道於瑞巖。聞麻三斤語發疑。

徧叩諸方。機語未契。自謂吾口訥耳聾。何能究此。不若務實修行。日以誦經爲業。因閱楞伽于雲居。見山堂至蛟蟲螻蟻。無有言說。而能辦事。頓然有省。曰。趙州栢樹子話。可煞直捷。然不以語人。徑走雪竇。見無準範禪師。無準詰之。連下語三十轉。不契。哀懇曰。可無方便乎。無範以眞淨頌答之。諫然良久。聞板聲。遍身汗下。於是始脫焉。無碍矣。準移育王。雙徑。皆以師從。俾分座。尋出世祇園。遷瑞岩。國清至淨慈。說法直具格外機上識者。得之而劣器不能湊泊。有時上堂。舉達觀頌。禪師示衆云。七佛是性。緣萬法是心。奴且道。主人翁在何處。自喝云。七佛以下。出頭。又自諾云。各自祇候。云喚七佛爲性。緣指萬法是心。奴達觀自謂有出身路。及乎自喝。自諾。又是奴隸邊事。主人翁何曾夢見。在大衆要見麼。拂子一拂。云曉來一陣春風。動開遍園林。一樣花舉揚。超醒大略如此。將終與衆入室。罷索筆作詩辭。諸山及魏國公公。饋藥不受。又使人問曰。師生天台。因甚死淨慈。答曰。日出東方。夜落西。遂塔焉而逝。或云。初參無範。範問從何處。

來答曰。天台範曰。還見石橋麼。答曰。我一脚踏斷也。自是叢林稱師爲斷橋倫公云。

### 道升傳

道升建安吳氏子。生有肉如環在其左乳。及出家。肉環始隱。天資聰慧。十九披削。浩然有游參志。父早世。事母以孝。聞母沒。遂至長樂。見佛智裕公。入其室。言下頓悟。自是機鋒迅發。人不敢嬰。佛智移靈隱。師爲首座。還里結菴於大王峯。下名曰寒巖。未幾。泉守延以名利。學者雲集。會行計口法。拂衣而還。作懶散歌以見志。李敦老師閩。問諸山佛智之嗣傑出者。僉以師對。遂住支提山。鄧成材師豫章。以師志在山林。自泉之承天。延置黃龍。後師未知。師欲去。適潭帥張安國以石霜來招。師兩謝之。行次西山。而沈持要自漕遷師閩。師退院牒。極力挽留。以勸潭處之。寺新被焚。師來施予。輻輳棟宇煥然。以年高懇還建安。俄史丞相帥福命。師主鼓山。師持身以法。蒞衆精嚴。每見法門下衰僧。離奔競爲之憂戚。嘗謂人曰。叢林荒寒。人物委靡。此事將如馬鞭節漸尖去矣。凡六住大利。

皆宰官士夫推擁。逼迫不得已應之。而舉揚唱導。修飭顏毀日。新月異終。不以非所志而曠所務。若師者。誠爲以佛法自任者。結夏後一日。忽問侍僧。今日何日。曰十六日。又問是何日辰。曰辛卯。即入室坐脫。壽六十九。停三日。神色如生。葬於香爐峯下。

### 智燈傳

智燈婺州金華人。號祖印。得法于道吾法眞爲人精敏。有德量。道俗擁之。出世年始立也。而匡宗植道之志隱然。尊宿自居。說法三十年。從者如雲。退老等覺。寺坐逝。有語錄一卷。鄒正言浩序之。曰。余頃在中陶。嘗與李壽師淵論天下之名僧。師淵語余曰。吾所見祖師者。有道者也。蚤以機緣爲世導師。晚乃退居鄒城之等覺。望其容貌如秋際木。聽其解說如夜半潮。始竊以爲未始出吾宗。而終也如一葦大海。揚揚環視。莫見畔岸。後數年。復見師淵于都城。問其所謂祖印者。而將訪焉。則曰寂滅久矣。出其所集語錄二卷示余。余然後知師淵異時之言。尙其可以言者。祖印名字不列。傳燈始末不載。傳記幸有正言數行在耳。

然則正言知言蓋繇師淵知已與祖印生氣千古噫古德埋沒者多矣

### 慧圓上座傳

慧圓上座開封酸棗于氏子世業農出家建福寺性椎魯然執勤不懈得度出游聞南方禪道甚盛乃詣江州東林寺寺衆貌忽之一日問朋輩曰如何是禪衆戲之曰往問能鳴者乃蟬也圓不悟其旨遂面壁深思至於骨立後數月出行殿庭忽足顯而仆了然開悟乃謂一行者曰吾不習筆硯欲作一頌須汝書之壁間行者笑而許之偈曰這一交這一交萬兩黃金也合消頭上笠腰下包清風明月杖頭挑即日離東林總禪師見偈大驚曰衲子參究若此善不可加令人跡其所往竟無知者

### 虔舟度傳

普度字虔舟維揚江都史氏子稍長雖習世書絕無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畢將軍與語大奇之曰此兒短小精悍音吐如鐘他日法中向上爪牙也携歸武林禮東堂院祖信爲受業師執侍五

年奮志多方初見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東西河南北悉徧歷焉時無礙通唱道饒州薦福師決志叩請其遷福嚴華藏亦與之俱入室次通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通曰將謂這矮子有長處見解只如此師曲躬作禮曰謝和尚證明若天童晦巖光大慈石巖連虎丘石室地皆一見器異留與法務淳祐初制府趙信菴以金陵半山請出世遷潤之金山潭之鹿苑撫之疎山蘇之承天景定間賈太傅奏補中天竺復請旨陞靈隱至元丁丑被命住徑山師說法直捷簡要肩荷法門老而無倦嘗云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又云既無迷悟人了箇甚麼無人契其機者其住徑山值火餘志圖興復將有緒俄示恙索筆大書曰八十二年駕無底船踏翻歸去明月一天遂寂

### 天奇禪師傳

天奇瑞公南昌鍾陵人也父江堂母徐氏師隨父經商潁州年將二十忽發心至荊門州從無說能和尙出家令看萬法歸一後於佛焰處遇道翼首座苦口

提携晝夜遙撈。一日偶與廊下人相語。翼便打師曰。吾不曾瞌睡。翼曰。你不曾瞌睡耳。聽那裏。又二僧裁裙量度。師纔經眼。看翼便打云。你那眼也不得停住話頭。焉得著實。自是功夫益切。五年不得棉花上身。二年無裏衣。冬夏一領破衲。藍縷不堪。歷從諸禪老。決擇靜東。暉公示大慧患疽。因緣次于中竺。楚山雪峯處各有悟人。最後至南京高峯寺。見寶峯瑄和尚。方始警地。遂留過冬。未幾告辭。峯授以法衣毛拂。偈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茲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師出世開堂。得人爲多有語錄。曰。覺絕集行世。

覺絕集開示等語。警切痛快。不失本色。鉗鎚頌古則末矣。至聯芳機緣。一人之名。綴以一偈。師下一問。人致一答。動成卷帙。高處不出青州萬松格套。下者已入義學常情。自覺無謂。師初行脚時。路逢一僧。謂師貪作偈。頌彼一時也。入籃是菜。詎可兼收。編集者失眼。致掩全璧之光。惜哉。

### 虛堂愚傳

智愚字虛堂。四明人。具戒游參。見運菴顏公。言下了旨。出世歷住十刹。化道風行。咸淳末。被詔住徑山。室中設三轉語。勘驗學人。鮮有覩其機者。曰。已眼未明。底因甚。將虛空作布袴。著曰。畫地爲牢。因甚。透這箇。不過曰。入海算沙。底因甚。向鉞鋒頭上。翹足又云。虛堂初無門戶。與人近傍。亦不置之。於無何有之鄉。只要諸人如鐵入土。與土俱化。然後可以發越。其如運菴入者。吾末如之何。一日。舉松源師臨濟示寂告衆云。久參兄弟。正路上行者。有只不能用黑豆法。臨濟之道。將泯絕無聞。傷哉。拈云。鷲峯老大似倚杖騎馬。雖無僵臥之患。未免傍觀者。醜師先在淨慈入院。日問答絕。忽天使踵門傳旨。問趙州。因甚八十行脚。虛堂因甚八十住山。師即舉趙州行脚到臨濟話。頌曰。趙州八十行脚。虛堂八十再住山。別有一機。恢恢祖九重城裏。動龍顏。使以頌回奏。上大悅。特賜米五百石。絹一百縑。開堂安衆。後示寂。塔于直嶺下。曰。天然先是高麗國王。請師於彼國說法。八載還山。問法弟子隨侍千指至我。明嘉靖間。高麗尙遣法嗣來。

此掃塔云彼國法道甚盛焉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金 佛光道悟禪師傳

道悟俗寇氏。陝右蘭州人。生而有齒。年十六。求出家。父母不聽。乃不食數日。許之。祝髮後二年。自臨洮歸。彎子店宿。夜夢梵僧喚。覺適聞馬嘶。豁然大悟。歸家。喜不自勝。吟唱云。見也。羅見也。羅徧虛空。只一箇。告其母曰。我拾得一物。其母於囊囊中尋索。不見。問是何物。師曰。我自無始以來。不見了底物。其母不省。他日欲游諸方。鄉人送者。求頌。有水。流須到海。鶴出白雲頭。之句。至熊耳。果遇白雲海公。先是人間海。何不擇法。嗣海亦作頌。有芝蘭秀發。獨出西秦之語。比師之至。夜聞空中人言。來日接郭相公。黎明海呼僧行。

令持香花。接我關西弟子寺。乃唐郭子儀建。今渠自來住持也。既至。一言相契。徑付衣盂。寺前嘗有剽而殺人者。來告急。師呼衆擒之。曰。卽汝是賊。尋得其巢穴。賊衆請命。師示其要言而釋之。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以此益信。師前身汾陽王也。大定二十四年。白雲旣沒。師開堂出世。初。鄭之普照。次三鄉之竹園菴。時著白衣。跨牛橫笛。游於洛川。人莫之測。嘗謂人曰。道我是凡。向聖位裏去。道我是聖。向凡位裏去。道我不是聖。不是凡。才向毗盧頂上。有些行履處。泰和五年。結夏於臨洮之大勢寺。開圓覺經。升座曰。此席止講得一半。去在至五月十二日晚。夢翌日早。盥漱畢。呼侍者曰。我病也。尋藥去。侍者足未及門。師已臥逝。方丈上有五色雲。如寶蓋。中有紅光如日者。三春秋五十有五。僧臘三十有九。

政言了奇二師傳

政言。許州長社人。姓王氏。九歲事資福院淨良長老。爲師執役。且十年。辭良游教庠。時浩公僧錄居南京。講唯識論。信往謁之。決擇性相。造理深至。浩公心辭。



焉。因命代演聲稱隆起。講座方倚爲重。遂改趨而縛禪。坐靜於嵩山龍潭。又卽汝州紫雲峯。結茆未有所入。聞慈照禪師唱道香山。乃往投之。慈照舉金剛云。如來者卽諸法如義。汝如何會。因忽有省。曰。諸緣不壞。兮性無滅。雲散長空。兮天皎月。慈照可之。言終不自肯走。中都見廣慧。廣慧命掌記室。久之始帖然出世。住仰天山。遷益都義安院。暨鄭州之普照。河南之法雲。與天潭。柘之龍泉。皆駐化之地。所至法音弘流。響被如響。其舉揚宗旨。脫落窠臼。如鸛起長空。駿騰平野。奔逸絕塵。難爲觀附。製頌古拈古。各百篇。金剛經證道歌。有注金臺有錄。真心有說。皆行於世。且能以游戲餘力。崇飾伽藍。具有成績。可考。又異乎枯槁寂寞。置事物於度外。爲禪者也。老於頴濱之釣臺。以大定乙巳年入寂。

了奇白。嘗富庶人。姓潘氏。十六試經。得度。業華嚴。窮玄洞奧。歷參知識。後於廣慧言下。知歸廬。柘水西溪之上。破納蔬食。滅跡絕累。十餘年。爲諸貴強主竹林學徒。雲萃展鉢。敷坐數盈五千。大定十九年。無病右

脇而化。世壽五十一。茶毗舍利五色者。無算。而建塔焉。潯陽中虛翁銘之。曰。師應緣而來。善萬物。初未形緣盡而去了。不爲死生。縈遊戲如幻。絕去來之妄情。妙無所住。乃師之令行。嗚呼。是爲之銘。

#### 清涼相公傳

弘相號西溪。出沂水王氏。初棄家爲佛子。事祖照上人。以通經得僧服。乃恣讀內外書。凡十年。多所究觀。聞虛明亨公住普照。道價重。一時盡棄所學。而學焉。虛明知其不凡。欣然納之。又十年。乃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少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涼。師勤於按納。有諮決之者。爲之徵詰。開示傾圜。倒廩無復餘地。故雖退居謝事。而學者益親之。爲人欵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赤數之。拂然之氣。不能自掩。平居教學者。曰。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靜。則決不可入。世間學解。謾費日力耳。及自爲詩并言語動作。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頃。不能忘元遺山好問。與師同游蘭若峯道中。談避寇時事。師以爲凡出身。以對世。能外生死。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

要如翻覆手。然則坎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功。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師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遣山驚問。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爲石頭取勘。聞者皆大笑。因共歎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而不妄也。年六十四而寂。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涼。并語錄一卷。傳諸方。

圓性傳

圓性。順州懷柔侯氏子。自王父以上。皆隱晦無聞。父琦。母杜氏。夢異僧授以神珠。而娠。迄誕。室有光童時。斷葷血。舉止端肅。九歲。請于父母。願爲僧。許之。依都城奉福寺。振公爲師。十五。受滿分戒。習唯識起信論。有叩之者。答之如響。義精旨妙。皆出入意表。久之。嘆曰。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果在言乎。天德初。佛日禪師入汴。師袖香謁之。佛曰。嘿識其器。而施錫。剗師益自剗鍊。不四旬。恍然有入。佛曰。肯之。及佛日赴遼陽之請。師侍行。抵惠安。舉爲立僧。指示切要。一衆

欽服。後以皇后教旨。住韓州功德院。未幾。捨去。渡大河。歷齊魯。時昭禪師居越峯。將造訪之。是夕。昭坐室中。見一大神。偉服立於前。白曰。廣慧大士來也。當除館以待。詰旦。昭整衆延佇。食時。師至矣。衆大駭。昭虛心盡敬。以所見告焉。師笑而已。浮汴而洛。抵關右。所至。老師宿學。皆爲師下。天德初。被旨主竹林。明年。徙惠安。明肅皇后遣中使奉以磨衲衣并金帛。諸物佐開堂之費。久之。竹林舊衆念法乳不已。僉曰。吾師也。惠安安得擁留。權巧以歸之。時海陵領留鑰。嚮師道風。賜廣慧通理之號。泊紫方袍旃檀寶塔。大士像。竟符越峯神告之語。大定間。遷潭柘。將大有營建。或以寺久廢。規模宏大。懼難克集。請少損之。師曰。吾心計已定。第恐不誠。爾不十年而潭柘落成。視舊有加焉。其始工也。鑿山之際。有巨石崩墜。轟聲如雷。衆駭避。師恬弗爲顧。石至師而止。不遠尋尺。若有神禦之者。其在竹林時。竹林實遼長。主賜第制。俾宮闕雖爲梵刹。而臺門尙存。師謂非僧居所。宜亟命撤去。得故甃百萬爲方丈基。甃仍以其餘。卽故基爲俗室。而鼎新

其門凡所成務傳永久盡竭衣孟所不惜律身持物凡可以久行益後者皆著之令典使傳將來用志之精專如此以大定十五年六月化于潭柘世壽七十二僧臘五十七

明河曰此傳取諸塔石文乃金永定節使楊邦基譔謂佛果自西蜀來汴以心印傳佛曰佛曰傳廣慧爲南岳下十七世則佛曰爲妙喜無疑矣及後云師侍佛曰赴遠陽又云數從佛曰入禁中說法考時校處又似非妙喜茫然不知佛曰爲何人若果妙喜何年譜傳燈不載此事年譜但云女直之肆驕取禪師十數師爲首選虜酋壯傳不少屈由是一衆獲免其行得無師實行如楊所云而後返作譜者爲之諱也耶抑佛曰非妙喜佛果下別有一佛曰耶楊文定有所據必有一人當之大都妙喜始終如青天白日不容隱諱筆此以俟高明考訂

### 相了傳

相了義州宋氏子生有奇瑞兒時行必直視坐必跏

趺一日聞祖父誦賦至秦皇漢武不死何歸亟問死歸何處祖異之語其父曰此子非塵俗中人可令出家遂從師落髮游講通華嚴圓覺等經機思明敏闡發精當頗爲同學宗仰因讀圓覺至修多羅教如標月指處忽爾動疑曰經旣爲標月何所在吾將問之諸方知識也乃腰包見清安月公又訪咸平定公復走綿州謁大明誘公皆不契誘公曰汝緣不在此懿州崇福超公汝師也必爲子發其奧遽謁超公公一見處以首職雖殷衆務而究研益力至寢食都廢一日因居士請益超公俱胝一指公案師立座隅忽問曰俱胝一指頭禪受用不盡未審和尚禪有多少公與一喝師于喝下領旨身心脫空如處瑠璃寶月間快爽不自勝呈偈云窺破浮雲月色寒偶然頓歇髑髏乾通身光透威音外普應羣機作大緣公爲彈指印之未幾公以老而退師受命補其處遷松林徙惠安又移潭柘轉主竹林師性恬退雖屢踞大利皆追于不得已松林潭柘至棄衆而逃人物色得之擁而去師竟不得自主也居恒自歎古人藏身無跡已不

能如之爲進道之累。且稟性貞純。慈不忤物。平生未嘗略起嗔恚。縱遇呵毀而容色不易。所至唯信緣。甘分不務營飾。非理道之要行之有益。于性命身心者。勿自處亦勿以處人。此皆昭著可言者。如其潛德密行。殆非人所能知之。以泰和三年書偈。危坐而化。壽七十臘六十二。茶毗有百千蝴蝶。自烈燄中飛出。化祥雲五色。現于空界。牙齒不壞。附遺骨而瘞于龍泉古寺。

法贊傳

法贊。兗州侯氏子。幼事麟陽明首座。爲師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從事義理之學。根性穎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參叩詰。洞見深秘。告山明和尚。靈岩才師。皆授以印記。尋領衆主告山。闡抉幽微。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未改。師道風藹然。爲諸方所重。移兗州。普照倅路公宣叔。潛心內乘。與師爲法喜。洵汰之游。師登座。宣叔朝服頂禮。法重身尊。哲勝傾下。然師沉嘿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爲門戶計。住持不務修營。學者繁盛。動則蜂擁。迄無顯受灌頂者。其不輕許與。

如此師有弟子曰汴公者。嗣法于亨。鹿明亭。亭直上不爲震雲淩雨之所摧。偃當龍興。禁蕩之餘。破屋數椽。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肯輕旁時貴之門。或贈之詩云。道大宜高。譽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饒腹篋三條。風味可想。而見其孤峻自拔。必有所從來。其自師乎。後汴歸自南。哀敘曰。汴落髮事師五六年。始避兵而南。比歸師去世已久。師生于正隆初而歿于興定之末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事凋殘。師之行事無從考。按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者。特汴未南渡時事耳。元好問據此以銘師塔。

義廣傳 道海

義廣。汝陽人。生范氏。范氏故顯族。師自童稚酷好讀釋氏書。年二十。竟削染。禮嵩山戒壇院威公爲師。而受具焉。厲志游參。西之丹霞。質法于志禪師。眼光一瞬。鍼芥相投。志欲顯然付授。師知之而逃。嘗語人曰。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爲之室。字去凡。卽聖。必以三昧爲之軌道。苟學之未博。業之未精。其能至此乎。故一意精修。不以知見自滿。過方城寶泉山。爲善士所擁。

結萌以奉之曰古佛堂居數年遂成大叢席即今之普濟寺是也師深入禪定而以淨土爲行首戴華嚴涅槃經邊佛必五百匝作禮必五百拜持佛名日數萬遍至夜儼然而坐率以爲常如此者二十年老而彌篤或請爲衆開堂演無上乘師笑而不答尋以老退居白蓮堂以院事付道海道海恬退有至行叅彰德淵公頗有發明師以方便致之使不能辭也海遂升座爲四衆說法遠近傾皈師喜以付託得人大安二年說三偈坐脫海盡心後事葬之日送者五萬人哀響震激師戒守清潔人無賁賤老少一接之以慈平生行業所可紀錄者甚夥師道價隆重梁鄭人宗之若一佛出世時歸戒壇定省戚公尙無恙師奉侍克勤事無巨細皆親執之不異爲沙彌時卽此一節亦人所難能海之能下師實師有所感之云

### 海雲大士傳

印簡山西之嵐谷寧遠人姓宋氏微子之後生於金之泰和壬戌年人品恢偉童幼神悟七歲父授以孝經開宗明義章乃曰開者何宗明者何義父驚異知

海雲大士傳

非塵勞中人携兒傳戒願公願欲觀其根器授以草菴歌至壞與不壞主元在師問曰主在何處願曰何主師曰離壞不壞者曰此客也師曰主響願沉吟而已尋禮中觀沼公爲師十一預恩納具有洪彥上座問曰于今受大戒了緣何作小僧師曰緣僧小故戒說大也試問上座戒老耶小耶曰我身則老語未終師大聲曰休生分別一曰上座教僧去師背上拍一下待回首乃豎指示之僧如教拍師背師便豎一指座太奇之師年十二中觀聽師參問諄之曰汝所欲文字語言耳向去皆止之唯身心若槁木死灰今時及盡功用純熟悟解真實大死一場休有餘氣到那時節營然自肯方與吾相見師謹受教一日扶中觀行觀曰法燈禪師道看他家事忙且道承誰力汝作麼生會師將中觀手一掣觀曰這野狐精師曰喏喏師年十三時成吉思皇帝征伐天下師在寧遠於城陷之際稠人中俾師斂髻師告曰若從國儀則失僧相也遂獲如故師年十八元兵復取嵐城四衆逃難解散師獨侍中觀曰吾年迫桑榆汝方富有春秋今



此玉石俱焚。奚益子可以去矣。師泣曰。因果無差。死生有命。安可離師求脫。免乎縱或得脫。亦非人子之心也。觀察師誠確囑師曰。子向去朔漠。有大因緣。吾與子俱北渡矣。明日城降。元帥史天澤見師氣宇。問曰。爾何人。曰。我沙門也。史曰。食肉否。曰。何肉。史曰。人肉。師曰。人非獸也。虎豹尚不相食。況人乎。曰。今日兵刃之下。能無傷乎。師曰。必仗其外護者。史喜甚。又元帥李七哥問曰。爾既爲僧。禪耶。教耶。師曰。禪教乃僧之羽翼也。如國之用人。必須文武兼濟。李曰。然則必也從何而住。師曰。二俱不住。李曰。爾何人也。師曰。佛師。復曰。吾師亦在於此。二公見師年幼。無所畏懼。應對不凡。卽與往見中觀。聞觀教誨切至。乃大喜曰。有是父必有是子也。相與禮觀爲師。與師結金石之契。于是國王大加恩賜。延居興安香泉院署中。觀慈雲正覺大禪師。師寂照英悟大師。所需皆官給。及中觀示寂。師爲乞食看塔。一夜聞空中有聲召師名。師愕然有省。乃遷居三峯道院。復問人告曰。大事將成。行矣。無滯於此。黎明杖策之。燕過松鋪。值雨宿岩下。因

擊火大悟。自捫面曰。今日始知眉橫鼻直。信道天下老和上。不寐語。先是中觀垂寂。師問曰。某甲當依何人了。此大事觀曰。慶八十去。師既入燕。至大慶壽寺。乃省觀語。徑謁中和老人。璋公中和先一夕夢一異僧。策杖徑趨方丈。踞師子座。次日師至中和。笑曰。此子乃夜來所夢者。師問曰。某甲不來而來作麼生。相見中和曰。叅須實。參悟須實。悟莫打。野獐師曰。某甲因擊火迸散。乃知眉橫鼻直。和曰。我此處別師曰。如何。和曰。牙是一口。骨耳是兩片皮。師曰。將謂別有和。曰。錯。師喝曰。草賊大敗。和休去。次日和復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因緣師豎拳一拍。當時文堂震動。遂受中和印記。出世屢坐大道場。皆太師國王及諸重臣之命。師室中嘗以四無依語勸學者。無一當對揚者。一日廊中逢數僧連問不契。皆被打問。最後一僧汝那裏去。僧云。覓和上去。師云。覓他作麼。僧云。待痛與一頓。師云。將甚麼來打。僧四顧云。不將棒來。師連打四下。云。這掠虎漢衆皆走。師召云。諸上座。衆回首。師云。是甚麼。丁酉正月加師先天鎮國大士之號。已

十六茶毗。獲舍利無算。護必烈王爲建塔於大慶壽寺之側。諡佛日圓明大師。望臨濟爲十六世。

元 正因傳

正因。杭仁和金浦人。姓俞氏。宋嘉定六年生。出胎紫胞。瓊質如蓮華。捧足狀。額下黑子。出數毫盈寸。童年能先事。而知凡事。不學。自解。年十五。爲人已疾。禦齋輒驗。從季父守常出家。於殊勝寺。精修苦學。脇不至席者三年。每權局於閒。見僂出游。參請時。笑翁堪禪。師道價傾動。叢林師往。育王禮焉。翁始陽拒之。命坐。下板。閱月。一夕。聞霹靂聲。忽通身汗流。快爽如脫。被拊掌大笑曰。如是如是。亟入見翁。翁肯之。俾侍左右。因自號曰霹靂。初主徽州黃山之祥符。宋秀王諸孫。蚤所賞識。治精藍。霽水上延之。或又以建康之保寧。請皆不就。尋以父喪歸金浦。迎母入寺中。以孝養終其天年。師受知穆陵最深。賜師號紫衣宗藩。戚畹下逮閭巷。信善靡不皈依。以爲眞佛子也。杭既歸。元民生理未定。師爲粥食餓者。日以千計。每歲佛懺喜日。設無遮會。普資冥福。世祖尋訪江南人物。御史中丞

亥冬。命主大慶壽寺。壬寅。護必烈大王請師赴帳下。問佛法大意。王大悅。從師受菩提心戒。因奏曰。我釋迦氏之法。於廟堂之論。在王法正論。品理昭然。非難非易。恐王者不能盡行也。又宜求天下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當有所聞也。王大悅。錫以珠襖金錦無縫大衣。奉以師禮。將別。王王問佛法此去如何。受持師曰。信心難生。善根難發。今已發生。務須護持。專一不忘。不見三寶。有過恒念。百姓不安。善撫綏。明賞罰。執政無私。任賢納諫。一切時中。管行方便。皆佛法也。師既行。有一惡少。肆言謗法。王按之。將加法焉。專使白師。師回啓云。明鏡當臺。妍媸自現。神鋒在掌。賞罰無私。若以正念現前。邪見外魔。殺之可矣。然王者當以仁慈爲心。乃可王益敬焉。尋奉命統僧。賜白金萬兩。卽昊天寺建大會。爲國祈福。蒙哥皇帝卽位。願遇隆渥。丙夏辰。旭威烈王奉以金柱杖金纓袈裟。求法語。開示七月。師會諸耆舊。錄所長物。見數令主役事。丁巳夏。說偈畢。師云。汝等少喧。吾欲偃息。侍僧急呼主事人至。師吉祥泊然而逝矣。世壽五

崔某言杭州殊勝寺因長老有異德聘不能致詔侍臣強起至京引見說法稱旨退就集賢院錫資優厚越五年告老還山宣授圓明通應禪師詔公卿大夫名師宿德設祖道都門外送之以榮其歸師在京時當丁亥秋潦饑民視昨逾甚杭父老勝勝然覲師言還而未得請飛書勉其徒悉出衣鉢之資爲續艱食賴全活者甚衆既還山進諸弟子語之曰吾老矣山門營葺缺如傾囊側困非所靳將鳩工度料其相與亟圖之衆翕樂以聽各盡其力不數年殊勝爲之煥然未幾示疾勉弟子以道曰吾二十七日去矣至期端坐而寂塔全身於後圃世壽八十五僧臘六十一

元叟端禪師傳

行端字元叟族臨海何氏世爲儒家年十一從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化城院氣識淵邃慨然以道自任參藏叟老禪師于徑山得旨次至淨慈石林鞏公處以記室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名聞京國特旨賜慧文正辯禪師行中書平章張公舉師住中天竺復還靈隱有旨設水陸齋於金山命師說法竣事入

覲奏對稱旨加賜佛日普照之號南歸卽退廬于良渚之西菴至治壬戌三宗四衆相率白於行宣政院請師補徑山仍闕奏請降璽書護持師至是凡三被金襴之賜人以爲榮而師漠如也主徑山席三十年足不越閭道隆德重諸方仰之間作詩文清絕古雅林石田前輩居吳山閉門無接于師特敬慕之嘗贈師以詩有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之句石田知師以詩猶知見重況知師以道者乎先虎岩住徑山時師爲第一座每聞嚴法座上舉云度宗爲北兵攻急命道士設大醮奏章天廷問國家重事高公伏章久不得報既竣事問故高公云爲定徑山四十八代住持天門不開故得報遲也嚴舉此謂住持非苟然至於四十八代住持尙預定之天庭師聞頗心非之及師繼席適當其次至正辛巳示寂窆全身於寂照院八十八歲也

晦機熙禪師傳

元熙字晦機豫章唐氏子世業儒西山明覺院明公乃師族叔父聚宗族子弟教世典師與兄元齡俱習

進士業元齡既登第師遂從明公祝髮焉將游方其母私具白金爲裝師謂財足以喪志善言辭之不持一錢以行聞物初觀禪師闡化玉几往依之初與語

驚異留侍左右久之謁東叟頴於南屏命掌記至元間總統楊璉真珈奉旨取育王舍利親詣師求記述舍利始末因招以俱師稚不欲行善言辭曰我有老母兵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臨江通制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師奉之以孝聞元貞二年始出世百丈居十二載法席振興至大初應淨慈請入寺日行省官屬俯伏致迎師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輳結制日爲衆上堂以手作結布袋勢云南山今日結布袋子了也汝等諸人各各於中身心安居平等性智忽有箇衝開碧落撞倒須彌底莫道結子不堅密良久云縵天網子百千重說法脫略窠臼類如此居七載遷徑山已而杖策歸南屏百丈大仰之徒聞師退閒爭來迎致師辭不獲已遂返仰山又三年而終壽八十二葬於金雞石下其弟子在杭者分爪髮塔于淨慈西隱師嗣物初初嗣北磬嗣

則佛照之子法脉淵源有自故師身後之思在學人爲益深也

### 水盛禪師傳

水盛字竺源自號無住翁饒之樂平范氏子十七依羅山院嘗公嘗使從儒者學而師每習禪定且針指出血書金剛經嘗呵之師云學儒可敵生死耶從度走謁月庭忠公於蔣山端坐一室以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毫竅及山河大地咸攝入一念始覺變易繼擬定雙瞳與合爲一汗從背流亦不知所楚後三四日見色聞聲漸搖撼不動遂發願云吾此生不能作佛當入無間地獄也傍觀者爲之吐舌俄過匡廬止東林復奮云今夕必就薄茵上死爾卽正襟跌坐加精進力夜參半至極切孤危之際捐命一躍不覺如出荊棘之叢所履之地忽爾平沉而秋空素月連娟獨焰返觀自身湛湛澄澄唯一念不忘耳泊歸羅山方全體頓現偶閱妙喜明心見性非桑門事之辭又復致疑越五載會孤舟濟公於蔣山有所言不契復往無爲見無能教公舉濟言賢之無能云爲汝不

解放也。師忽大省盡脫去。玄妙知解歷觀從前所悟。皆夢中爾。無能撫其背而記之。云爾後當大弘吾宗也。師辭去。東游四明天童。已而歸。息浮梁。既隱于南巢。巢民柳氏割山地建蘭若。以棲師。地當五峯之下。舊有龍潭五所。聞師至。悉乘風雷徙去。天曆己巳。遣官以聘起師。主西湖之妙果。師弘闡宗旨。震撼四方。學徒一集。至有不遠萬里而來者。時已行役僧之令。師引退。返南巢。故隱而嚮慕者愈衆。宗藩宣讓王累遣使者致師。師以老病固辭。淮西廉訪使幹公王倫。徒監察御史常公道。夫尤極。趨仰集賢學士傅公立。月灣先生吳公存。與師爲世外交。甚篤。月灣至有晚始聞道之歎。師常囑學徒云。凡剃髮染衣。當洞諸佛心。宗行解相應。以正悟之境。靈靈自昭。歲久月深。具大無畏。如透水月華。萬浪千波。觸之不散。方不被生死陰魔所惑。此師生平實證實悟者。故亦用是以誨人也。師制行峻絕。有壁立萬仞之意。廣信祝蕃遠嘗云。番陽竺源吳中斷崖。其人類孤峯懸崖。可仰望而不可攀躋。人稱之爲實錄。至正丁亥夏四月。召四衆

戒飭之。引紙膝上。書偈端坐而逝。將葬。是夜有光如匹練。自天際下。燭交相通。貫未幾。散布五峯之頂。復合於塔中。彌三夕乃止。巢之居民。凡數十里。聚觀駭異之。世壽七十有二。僧臘五十又三。

一溪如公本源達公傳

自如閩人也。元兵下江南。師年少爲游兵。所掠至臨安。棄之而去。富民胡氏收養之。令伴其子弟讀書。鄉塾。凡遇講書。輒凝神靜聽。嘿識無所遺忘。胡氏目之而喜。因子之既長。命緣里中無相寺爲僧。叅雲峯高公於徑山。得旨師戒檢精嚴。法服應器。不離體。初住浙江萬壽寺。後有大家黃氏。重師道。行常供以伊蒲塞饌。一日請歸其家。進供。愈勤。乃開私帑。示所藏金玉。爛然。欲師一動其心。師顧而笑。師謂左右曰。彼黃氏以帑中寶示我。欲誘我死去爲其子耳。殊不知我視此爲糞土。古人墮此轍者。何限。非但爲其子。爲其牛馬者有之。我自是其疎黃氏矣。天曆初中。天竺笑隱訴公奉詔。開山大龍翔寺。因舉代住中天竺。三人御筆點師名。宣政院具疏敦請化時。靈異極多。



善達字本源仙居柴氏子早年與及菴信公行脚有高志眼蓋諸方謁雪巖于大仰隨衆無所咨請後登雙徑入雲峯之室久之蒙印可師骨氣超然律身行已老而彌篤保寧淨慈徑山三刹皆海內大道場師以次臨之整叢林御大衆皆有成績可紀丈室蕭然圓蒲之外一物烏有夜則孤燭炷香安坐至旦率以爲常又體所稟與人異遇嚴寒則衣絺綌大熱則衣綳絮以餘資建大圓院於東路半山爲雲侶食息小憩之地一日會衆敘平生行脚事畢嗒焉長逝二師同出雲峯之門皆有奇骨真難兄弟也

#### 橫川拱禪師傳

如拱字子璞永嘉林處士娶宗正寺永康公丕祖之女舉三子師其季也生於宋嘉定壬午處士以師孩孤狷潔不肉食難養於俗其季父有爲禪沙門者名正則年十五從其祝髮預戒後卽行參訪初從石田於靈隱及癡絕至猶留從之然終疑礙無入聞天目禮禪師太白衆盛往投以疑目魯其可受爲舉南山筆笋東海烏賊師優對目隨掌之因忽有省遂留給

侍國清斷橋明眼謹肯可求藏主得師橋遷淨慈爲第一座橋嘗言第一座有行解可師表宰相乃以師領厲山靈岩禪寺說法嗣天目師疾宗唱之益古響瘖鬱於不可白黑無所諱爲提拈贊示必崖鋒標立務特起以映於古不少牽避於俗好惡其辯強自勝若此然與人語囁吻促刺不敢出視之異愿人也其蓄衆慈以誠不爲銜勒威控之術或面諍抗個不遜旁聽皆憤師終無所罰更收拭進使之不以忤已爲銜人始嫌其不威久而懷之舉遷能仁丙子之亂乃歸放牧寮辭病閉臥不應外至元二十年忽有旨授師育王廣利禪寺師愕眙謂非已疑拒累月乃受蓋有奏於上者而不以告其遷能仁亦然自公還道廢位以求得惟師皆自至時論榮之師旣引宗據祖屏還今學年漸歲炙以取慕信當教法衰殘諸老師物故學者無所往皆聚於師故季年聲實喧震傾撼天下然師未嘗以望譽怙挾慢略細故雖瓦甓木植羹菹辛醎碎屑之間卽衆所資仰必盡其慮力咸有跡可觀述凡六年乃退前退之歲爲藏穴寺側曰此

菴將沒造曰。吾旦日行矣。歸坐書所以訣衆者而化。年六十八。至元二十六年三月也。師朴外少飾。中凝不雜。能持坦坦。不變於怒喜怨愛。晚居能仁育王道。益光師亦懼於無傳。講誘孜孜。未有厭位。却衆嗜閑。意或迫而欲之。則忻然避脫。棄比毛毳。不以進退。順通懷薑芥弟子。真遺誠寔。全身于塔師。自預爲塔銘及訣衆語。與所說法有錄。高安釋圓至序而行焉。

竹泉林禪師傳

法林別號了幻。台寧海黃氏子。依太虛同公出家。看睦州語。有省。參元叟於中竺洞徹底蘊。東嶼在淨慈。招分半座。談說鋒震。有古大老之風。竺原在浮山。得師提唱。語稱譽不置。尋美以偈有五百衆。中居上首。妙解堪作天人師之句。居家堂不出戶者九年。行省脫歡公請主萬素遷中竺。至元四年主靈隱。順帝錫以金欄法衣。時寂炤在徑山。父子同時唱道。五山人以爲盛事。大能翔席。虛行院致幣焉。師固辭。使者往返不已。師避于會稽山中。行院知不可強。仍請領靈隱。無何退居了幻菴。至正十五年春感疾。集諸徒敘

平生本末。且誡之曰。佛法下衰。無甚於今。宜各努力。吾世緣止於斯矣。書偈曰。七十二年虛空打。檝末後一句不說不說。奄然而化。龕留十日。顏色不變。窆全身於松源塔西塔前古桂。當春吐花。清香滿路。見者歎異。侍講學士黃晉卿目見其事。書塔銘中。

一關遼傳

正遼字一關。番禺方氏子。初參晦機。語已逸格絕塵。機首肯處。以明窓自是禪講諸老競以書勝。欲令出門下。遼不從。時端元叟說法徑山人尊之爲當代妙喜。乃往從之。纔入門。叟厲聲一喝。若聞雷霆。黏縛盡脫。遽作禮。叟曰。汝果何所見耶。問答數轉。皆愜叟意。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錄爲子歸。侍司遷掌記。後出世金陵之崇因。帝師廉其賢。授以佛日普炤之號。

徑山新志云。遼見宋濂傳。而宋文集實無有。且帝師贈號同琦。楚石楚石亦元叟之嗣。大都元叟法嗣滿天下。必有遼無疑。但不知新志據何書也。姑錄之以備考。

### 妙源傳

妙源越州象山陳氏子。秉具觀方。遇緣而省。見僧流逐物遺道。憂之形于色。乃曰。不耐塵勞。心曷繇制。願習賤事。以調伏之。寓本州天寧寺。歲大饑。赤足踵化。以資衆。其師虛堂愚公不肯下。宰相吳潛潛怒繫之。獄辱之。師奉之惟謹。有疑而問。隨問而解。久之。靡然。虛堂彈指曰。源乎。汝今太平矣。虛堂住徑山。春秋已老。俾師首衆。學子林立。寮下與之析微。闡妙。甚得虛堂心。虛堂曰。是可不一出爲人乎。力贊主平江薦嚴。內外事不一廢。舉鼓山國清。辭不就。就泉州水陸院。治若薦嚴。而人益信慕之。愀然曰。吾寧久于是。携錫以歸。知者又議定。水曰源公。行堅望高。使力請。必不讓。以素所往來者通意。乃欣然而來。道聲益宏。或以儒釋異同爲問。師曰。同感物而動。漢儒失之。繇是有不同焉。儒以治人爲學。佛以治心爲學。治人治心。其跡有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人或過于侈。師誡之曰。祿損則福益。蓋慎諸而已。布衣鐵服。終日尸坐。語微機迅。奔電絕壑。不可遏制。稍斂戢。則瞬息在几席間。禪

人仰之士人宗之精於詩然不肯表襮舊築在越之雲頂終願解定水以歸且命毋建塔毋火化以任其壞其徒弗忍卒瘞之至元十八年也世壽七十有五

### 鐵山瓊禪師傳

瓊禪師脫胎便知有佛法十八辭親事佛二十二圓頂被佛衣造石霜學祥菴主觀鼻端白身心清淨俄有僧自雪巖來道欽禪師風範卽日腰包而還嚴教單提無字師依而行之至第四夜通身汗流清快不可言嗣見高峯妙公始得工夫成片後謁蒙山山問參禪到何地是畢工處不能對屢入室下語只道欠在一日見三祖信心銘云歸根得旨隨照失宗忽有省舉似山山云又剝一層了也大都箇事如剝珠相似愈剝愈明淨剝一剝勝他幾生功夫也雖然但下語猶只是欠在一日定中忽觸着欠字身心豁然徹骨徹髓如積雪卒然開霽忍俊不住跳下禪床擒住山云我欠少箇甚麼山打三掌師禮拜山云且喜數年一着子今日方了後住南嶽鐵山爲雪岩燒香曰

師不負我。實我負師。蓋以離師太早。今日方見師用處也。師以出世爲人。非細事。孤峯草菴。磅礴一世。故法道不盛。或云。師道行三韓。中峯本公。所謂無端將戒定慧三學。徧作漫天網子。向萬里鯨濤之東。攔空一撒。直得高麗國僧俗二衆。沸騰上下。奔趨往還。無極導公。師剃度弟子。別有傳師之狀。短髮被額。顧俾而頤削。面色如菜。有普說一篇。詞義剴切。眞末世光明幢。孤風壁立。不在古人後也。

淨日傳

淨日號東巖。俗居南康之都昌。姓寥氏。幼絕羣蔬果。自持十五。祈親祝髮。廬山之香林。始背長身。圓相傑耀。訪道仰山。石霜遂入浙。叩癡絕。越二夏。不契登徑山。見無準。準大許之後。謁西巖。惠於天童。惠無準大弟子也。其提示一秉于準。危機敏鋒。迎拒莫覩。風止水息。渙然帖順。遂密契其旨。卒服從之。俾守藏室。後開先無文。環屈爲第一座。璨亦禪俊出者。繇是譽聞益彰。宋景定中。江東帥汪立信。慎許可。推以主圓通。繼領東林。至元壬辰。遷育王。未幾歸隱雪竇。大德庚

子僉議主天童師之行。峻潔以完語。溫氣和衆。益得以親納。其徒俾明徹復性。不侈於言。解其蔓惑。屬于世。若無所施。爲遐邇嚮慕。緣福無踵而至。而於天童功最著。久居東林。他俗警衆。民爭給以祝。故其與天童廬山之民奉贊。以助尤夥。生宋嘉定十四年辛巳。終至大元年戊申。年八十有八。臘七十有一。將示寂。戒弟子書韻語以示。曰。天爲蓋兮。地爲函。吾奚爲乎。塔與菴。灰吾骨兮山河。言已矢兮。勿錢越二日沐浴。端坐而逝。就化。齒根不壞。藏于西巖之清風塢。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明吳郡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元 至美傳

至美石湖其號也。金陵畢氏子。生而穎粹。無經世意。出家崇目院。宋咸淳間。得度。登戒品。脫略世故。銳志

參訪如玉潤瑩雲峰高月坡明爲海內大宗師皆預其席稱上首日與飽參多士講磨膏厲於天風寒竊間期厭初心乃已最後見無文傳公於淨慈傳公力行古道典刑具存龍象交馳叢林蔚若師傾心事之盡揭源底至元丁亥都總統移文起師主吳之雙塔瓣香爲無文供報所自也未幾遷嘉禾之三塔寺時三塔久廢師訓之暇篤以興廢補敝植僧起仆爲懷鼎建養蒙堂以處方來名勝土木繁興中外輪奐寺產素埤增置腴田五百餘畝以裕齋鉢立長生庫取月息爲衆期望祝聖焚修資印贖大藏經文雕補千佛聖像寺之闕文至師大備焉築室東偏扁曰幻修計若將終焉者既被旨住平江之靈巖又遷鄱陽之永福四明之育王至順辛未復以杭之淨慈起所至孳孳以弘道建立爲已任弗少懈一日召徒訓後事囑幻修更爲四禪名實稱者處之默坐至夜午泊然而逝壽七十有四議者謂師操履嚴簡出處端詳原始要終而無間然誠實錄也

### 祖銘傳

祖銘字古鼎奉化應氏子幼穎悟不近葷食稍長學通百氏書而尤嗜佛典年十八厭塵俗從金峨錫公學出世法二十五得度受具戒出遊諸万首依竺西坦公掌記室復走閩浙多所參訪莫有契者時元叟在靈隱師往謁焉一語之下遂坦然無疑滯久之臻其間與一時德譽藹著所與交遊皆雅望之士去留爲叢林重輕而師愈謙抑自持有以與從爲相迎者悉謝絕之唯杖履而已順帝元統元年師五十有四始自徑山出住昌國之隆教學者不憚步險爭願趨往座下後八年遷普陀浙東都元帥完者都公威震海上而於師至禮甚恭日本商航數奉國命盛貴金幣來聘師每避去未幾遷中天竺至正七年還主徑山師在中竺時有童子仇姓者從師荷包笠夜宿蘇之承天寺見空中有一寶鼎左右翼衛皆天神若有所告曰天帝以此鼎還賜徑山詰旦以事質其僧曰此必古鼎師還遷徑山也因與之俱來爲求給役俄而徑山命下聞者異之朝廷以師法席之盛錫號慧性文敏宏學普濟禪師十一年顯豪亂作師治妙



明庵於放生池上曰吾將老於是十七年杭再受兵師退而庵居又數月苗獍焚掠徑山丞相達識帖木遜延師入雲居庵暇則詣師問道請禮彌篤一日請看經次師惟默坐公問長老何不看經師云尋行數墨爲看經耶公無語師翻經云老僧看經看經去也公以手覆經云請與說破師云伊尹周公阿誰做公遂領悟已而示微疾更衣危坐致書丞相囑以外護佛法之意俄而指語其徒曰觀世音金臺至矣吾平生兼修之功有驗也乃大書偈曰生死純真太虛純滿七十九年搖籃繩斷書已擲筆而逝留七日顏貌如生行院概郡府官僚設俎奠於徑山及隆教普陀不壞得五色舍利無算建塔於徑山及隆教普陀青山有四會語錄暨外集若干卷傳於世師意度直率不爲緣飾居處物用清苦淡泊晨興盥頰以至澆濯未嘗役童僕自幼至耆年未嘗少休修淨業禮觀音像日必千拜而於大法洞徹玄微開示直截踴躍縱橫應變無窮雖門庭峻拔若不可少殺隨其夙器慈悲誘掖成就爲多至於文學廼師之世業里中哀

文靖公桷金華胡公長孺黃公潛蜀郡虞文靖公集長沙歐陽公玄咸稱慕之見諸文字者舉可徵已

無見觀傳 光善薩附

先觀字無見姓葉氏世爲天台仙居顯族生於宋咸淳間資性秀穎幼絕腥醢嗜讀書過目成誦父母素期以儒業成家會沙門東洲善公者過而識之曰此法器宜無滯鄉里父母諾之從古田屋和尚薙染卽事徧參見藏室珍公於天封方山寶公於瑞岩西庵而往來二公間雖有所契未臻其極遂築室華頂峰精苦自勵一日作務次渙然發省平生凝滯當下冰釋乃走西庵呈所解山以偈印之辭還華頂山不能留也華頂高寒幽僻人莫能久處惟師一坐四十年足未嘗輒越戶限于方丈中構娑羅軒開導學者夢堂謳公序曰至元大德間無見觀禪師以方山寶公之道唱東南於是天下英俊之儔高潔之侶雄豪魁傑之倫聞其風而神馳觀其跡而心服莫不襁肩屬足忍飢渴冒寒暑形駢影屬以趨座下禪師則响之喻之又從而呵怒之愚之凌之又從而撫矜之飛而

上吾婚繳之走而下。吾網罟之吾惟其得而已於弋  
極之勤奚恤。金之鍛也。器成木之斲也。材就宜其棄  
榮華而甘淡泊。黜聰明而返醇樸。靡然而就。弟子之  
列莫之牴牾也。以元元統甲戌五月望日。遺書謝道  
侶。說偈跏趺而逝。闍維白乳如注。舍利凝積成五彩  
瘞於寺之西偏。錫號真覺塔曰寂光門人輩集其法  
語偈頌等成一卷。金華黃潛爲序。刻而行之。師操行  
卓絕。邈在霄漢。下視塵凡。故及門皆切實生死之士。  
正傳之外。有曰光菩薩者。亦奇人有回石頭之風。遍  
偈尊宿於師。言下了徹。件影華頂不復他之。年七十  
三。無疾而逝。本匠工以雕塑。至光人稱光菩薩云。

### 天目斷崖禪師

了義德清人。俗姓楊。母張氏。宋景定癸亥。舉師六歲。  
始能言。從其母誦法華經。人世事懵無所知。姿貌凝  
然。志若有所待。年十七。有僧遇之。舉高峰上堂語。師  
矍然起立。謂僧曰。能引我往見之乎。母具裝遣之行。  
見高峰於天目獅子巖之死關。以童子給侍左右。乃  
令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因名之曰從一。他日室中。

舉牛過窗櫺。話師僂開口。峰隨痛棒之不覺墮於崖  
下。同學明通捫蘿接磴以救之。則已出半山無所苦  
也。謂通曰。我機緣不在此。往江西見欽公去也。通曰。  
汝負老漢棒矣。卽與還山之西禪庵。自誓曰。我七日  
不證則決去。端直堅壁。忘廢寢食。夜則攀樹露立。達  
旦未及所期。豁然大悟。馳至死關。呼曰。老和尚今日  
謾我不得。呈頌曰。大地山河一片雪。太陽一出便無  
蹤。自此不疑諸佛祖。更無南北與西東。明日峰上堂  
云。我漫天網子。打鳳羅龍。不曾遇得一蝦蟇。今日有  
鱸蝦蟲撞入三十年後。向孤峰絕頂揚聲大叫去。在  
自此呵勵同學言不少遜。乃曰。盡大地有一人發真  
歸源。我皆知之。峰歎其俊快。久參者媿焉。幾有命如  
懸絲之慮。遂歸德清。其母爲賣簪珥同入武康上栢  
山。結茅以居。人見其混俗罔測其意。峰召之還山。峰  
曰。大有人道。你搖泥帶水。師曰。兩眼對兩眼。峰爲落  
髮受具。改名了義。元貞乙未。高峰示寂。師亦輟晦。或  
游禪林。居下板。孤峭嚴峻。不假借人辭色。或嬉笑怒  
罵。粗言穢語。人所不堪。或不因勸請。隨機開導。聲如

奔雷自是王公貴人爭相迎奉。布施充斥。視之漠如。以泰定三年歸坐祖山。學士大集示衆曰。除却語默動靜道將一句來。又曰。一息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答者皆不契。觀師就席之意。勉衆望多非得已也。至順中仁宗聞師道行。詔命宣政院使賁香入山宣問。敕有司加護。元統二年賜號佛慧圓明正覺普度禪師。璽書未至。山前師化矣。前一日召衆云。汝等克念先宗弘揚大法。念報佛恩。勿生懈怠。旦起衆聞空中雷聲隱隱。師已跏趺就逝。世壽七十二。僧臘四十九。藏全身於獅子巖之後。

中峰普應國師傳

師諱明本。俗姓孫。錢塘人。母娠時夢無門開道者。寄燈籠其家而生。師師生至性不好弄。而好歌梵唄。結趺坐。髻鬚讀論。孟未終卷。母喪輟學。年十五。輒然臂持戒誓。向空寂久之。閱傳燈錄。有疑志在參決。遂登死關。見妙公。妙髮長不薙。衣弊不易。孤峭嚴冷。未嘗一啓齒而笑。亦未嘗爲其徒。剃落獨見師。即矚然欲爲祝髮。蓋亦已知爲大器焉。久之誦金剛經。恍若

開解者。師自謂識量疏通。於義趣無不融貫。然非性也已。薙染給侍死關。入天目。於東南諸山最高寒廬栗屋。材微飛輓。則莫能至。其上師晝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脅膚不沾席。後於妙言下。機旨洞契。妙以其克肖書偈。付之師。益目晦。未嘗以師道自任也。然而玉在山珠在淵。其光氣自不可掩。況審之以咨決重之以蒞哉。至元間松江覆霆□施田建寺於蓮花峰號大覺正等禪寺。妙將遷化。以寺屬師。師辭師每謂住者必無上大道。其力可以開明人天。夙植福緣。其力可以蔭結徒衆。明智通變。其力可以酬酢事宜。故凡住持道爲之體。而緣與智爲之用。有其體而缺其用。則化權不周。事儀不備。猶之可也。使無其體而徒倚其用。則雖處衆而衆歸。制事而事宜。亦不足言矣。況三者併缺而冒焉尸之者。其於因果能無懼乎。當五山缺主席宰執大臣致書幣屢以爲請。師皆力辭。至於窮厓孤洲草栖浪宿。屏遁其跡而避之。然四方學者北殫龍漠。南踰六詔。西連身毒。東極搏桑。裹糧躡屨。茂里奔走而輻輳赴師者。殆無虛日。南詔僧

玄鑒素明教觀。辨博英發。如曰。吾聞大唐有禪宗。使審是耶。吾將從學。設或未當。吾將勿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繇其國來。一聞師言。卽悟昔非。洞發源底。方圖歸以倡其道。而沒於中吳。鑒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遂宗禪奉師爲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三日。山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甲子。師遂入寂。卽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逝前一日。遣別其外護并法屬一一皆師手書。是日白虹貫山。師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七矣。師所至四衆傾慕。香茗金幣拜禮供養。悉成寶坊。而師一衲一簞。未嘗屬目人念。其豐肌暑月。膝腐奉葛衣以褫裨者。師一不以近體。他可知已。雖屢辭名山。以自放於山林。江海解縻。屢脫袍笠。在處結茆以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板。晝作夜參。規程條章。井井森列。儀槩愼嚴。如臨千衆。至於激揚提唱。機用翕燿。嬰之者膽喪。聞之者意消。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直指。惡有所謂微妙授受。患有所謂言語依解。故於教法欲救其弊。視其病皆以身先之。師之于物。洪纖高下。緩急後先。拒之不遺接。

之不攜人。雖見其發于悲願。而不知其一以誠而匪事天空言也。當世公卿大夫。如徐君威卿。鄭君鵬南。趙君子昂。一聞師之道。固已知敬及親炙。言容無不欽慕。終其身江浙丞相脫驢公。最號嚴重。讀師之書。欽衽望拜。高麗藩王。以天屬懿親。萬里函香。拜禮起謂左右曰。某閱人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泣。感發師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涉世意哉。然而其名不行。而彰其道。不言而信。自非行戒相應。聲寔一致。永久益章。而弗昧亦何以致此哉。

#### 石屋珙禪師傳

清珙字石屋。蘇州常熟人。俗姓溫。母劉氏。生之夕有異光及長。依崇福永。惟出家二十。祝髮。越三年。受具。走天目。見高峰和尚。峰問汝爲何來。師曰。欲求大法。峯曰。大法豈易求。邪。須然指香可也。師曰。某今日親見和尚。峰嘿器之。授以萬法歸一之語。三年間所得辭他行。峰曰。溫有瞎驢。准有及庵。宜往見之。乃見及庵。庵問何來。曰。天目。曰。有何指示。師曰。萬法歸一。庵曰。汝作麼生。會。師無語。庵曰。此是死句。什麼害熱病。

底教汝與麼師拜求指示。庵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意旨如何？師答不契。庵曰：這箇亦是死句。師不覺汗下。後入室，庵再理前語，詰之。師答上馬見路。庵呵曰：在此六年，猶作這箇見解。師發憤去。途中忽舉首見風亭，豁然有省。回語庵曰：有佛處，不得住，也是死句；無佛處，急走過，也是死句。某今日會得活句了也。庵曰：汝作麼生？會師曰：清明時節，雨初晴，黃鸝枝上分明語。庵領之久，乃辭去。庵送之門，囑曰：已後與汝同龕。俄而庵遷湖之道場，師再參命典藏。師常與衆言曰：此子乃法海中透網金鱗也。一衆刮目。後入霞霧山，卓庵名曰天湖，躬自薪蔬，吟咏自得。有終焉之志。既而當湖福源席致懇，師堅臥不起。或讓之曰：夫沙門者，當以弘法爲重任，閒居獨善，何足言哉？遂幡然而行。龍象歸之雲湧，濤奔唯恐或後。未幾復還天湖。至正間，朝廷聞師名，降香幣以旌者。德皇后錫金磨衲衣，以爲榮。師澹如也。至正壬辰秋七月二十有一日，示微疾。中夜與衆訣，其徒請問後事。索筆書曰：青山不著臭尸骸，死了何須掘土埋。

顧我也無三昧火光，前絕後一堆柴，擲筆而逝。闍維舍利五色，璨然無數。其徒收靈骨，合及庵舍利塔于天湖之原，示不忘同龕之語。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有四。弟子愚太古者，高麗國人，師說偈印，可有金鱗上直鈎之句。後歸王尊之，以爲國師。數道師德王甚渴仰，及師化，表達朝廷，詔諡佛慈慧照禪師。移文江浙，請淨慈平山林公入天湖，取師舍利之半，館伴歸國，建塔供養。師有上堂法語，山居偈頌，緝本盛行于世。

### 文述傳

文述字無作，明之慈溪人。自幼不御不潔讀書，吾伊入口，輒成誦。既長，從師受五經，縱觀子史百家之書。閱佛書，忽心融神會，恍然如素習。卽日白父母，願出家度生。死落髮于東溪，牧公得戒于大用。謁公參歷至徑山元叟端公，亟稱賞之，以爲有道之器。過淨慈謁海東嶼，亦見器許。然俱無所解悟，遂杖策入天童。見怪石奇禪師，與語契合。奇欲倚之以大其家，卽令入室侍書。其後砥平石主是山，又掌藏鑰諸山法侶。



遂籍籍聞師聲譽。咸願禮迎。宣演大法。會鳳躍山等。

慈法席虎行宣政院。起師主之。俄遷大梅之護聖二利。皆衰陋叢林。儀範多廢缺。師主申以約束。人人自律。至其爲衆說法。則脫略窠臼。撥去枝葉。使聽者渙然無疑名。緇奇衲。風靡而至。師之名益聞。帝師錫以覺智圓明之號。歸老於福昌。闢一軒於寺之左。扁曰舒曠。湖海名德。若斷江月。江商隱夢堂諸公。皆迎致其中。修供養。縉紳之賢者。亦時時過從。爲方外友。如柳道傳。黃晉卿。危太僕。李季和。尤號知己。年近七旬。益畏煩襍。退居花嶼湖。當白蓮盛開。月色娟好。趺坐一小艇。泛湖水中。清絕如須菩提可畫也。居恒必蚤起禮拜誦持。雖祁寒溽暑。不懈臨漿。甚嚴接賓朋。則津津喜見眉目。抵掌笑語。滾滾不能休。有以爲問者。師曰。成就後學。不可不肅客。以歡來。故不然也。三山文海郁公。以一鉢行四方。每視其去。留爲重。輕然獨從。師遊湖上。欽重愛戀。久而忘去。蓋閱世愈多。而情之所及者愈淡。乃更求深山密林。浩然長往。使人投筇頓足。以想見其風裁。皇慶二年九月。示疾終。

### 日本夢窗國師傳

智耀更名疎石。字夢窗。姓源氏。勢州人。字多天王。九世孫。九歲出家。羣書一覽輒能記。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慨然有求道志。一夜夢遊中國。疎山石頭二利一龐眉僧持遠磨像授之。曰。爾善事之。寤而歎曰。洞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遂更名疎石。謁無隱範公。又見一山寧公。不甚契。後求指決于高峰日公。於言下有省。因夕坐。久偶作倚臂勢。身忽仆去。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冰解雪融。心眼爛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燦破。高峰囑其護持。且出其然無學元公手書一通。畀之以寓相傳付授之意。師志在烟霞出世。非所願。聘致皆力辭之。甲州之龍山庵。五臺山之吸江庵。與夫泊船庵。退耕庵。兜率內苑。皆師避隱之所。或慕迫之不已。至逃入海嶼。以避之。春秋五十一。國主後醍醐天王。強起師主南禪。入見。引坐。師言所志求退。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問道耳。及王妃薨。強師再入南禪。請宣說大戒。執弟子禮。彌謹。賜國師之號。王卽世。太倉天王復從師受戒。願爲弟子。

敷宣之際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兩宮國母請師於仙洞受五戒廷議重師名德復強師入天龍錫師號正覺心宗普濟遺以手書其略曰道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秉佛祖權數摧魔壘國中以為榮後化于兜率內院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弟子奉全身塔于院之後送者黑白二萬餘人皆哀慟不勝分存日所翦爪髮瘞於雲居髮中累累生舍利云師儀觀高朗慧學淵深凡所蒞止如見一佛出世香花供養惟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嘗與人言曰我從先人聽國師劇談佛法頗達真乘遂能死生如一臨事不懼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事君者皆國師化導之力然則師之道非特究明心學實足增其世教之重且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養濟若無物唯欲棲身林泉離塵典大利皆迫於王命而起世稱大善知識非師孰能當之

宋文憲曰宋南渡後傳達磨氏之宗于日本者自千光禪師榮西始厥後無學元公以佛鑑範公之子附海舶東游大振厥宗高峰纂而承之師為高

### 峰之遺胤

#### 松隱茂師傳

松隱茂禪師字實庵明奉化鄭氏子自幼喜趺坐十六依傳法寺希顏出家使司米鹽細務師歎曰離家為求道苟羈縻于此何異狗苟蠅營者耶乃潛行大江之西見南澗泉公師晝夜繫念無須臾間斷一夕松月下炤起步簷隙間聞泉聲有觸遠往白之泉公泉公曰此間尋常施設不足發子大機大用盍往見古林茂公乎師即擔簦啓行既至古林問曰爾來欲何為師曰正為生死事大特來求出離爾林曰子明知四大五蘊是生死本根何緣入此革囊耶師僂議欲答林以杖擊之師豁然有所悟入自是機辯峻絕縱橫自如林深器之命居第一座至正壬午宣政院命長瑞雲之清涼學徒奔湊機鋒相加如免走鶻落瞬目輒失有沙門至問對未竟以手拍地而笑師曰滯貨何煩拈出耶沙門嘯一聲師厲聲喝之沙門有省而去住清涼十五年時退隱東堂影不出山凝塵滿席元明良公師法姪也迎歸天童之此軒一旦示

微疾左右請書偈師舉手指心曰我此中廓然何偈之爲端坐憑几握右手爲拳以額枕之而逝世壽八十五臘七十引龕行茶毗法火方舉忽有物飄洒晴空中似雪非雪霏微繽紛盤旋烈燄之上至火滅乃已蓋天華云火後舍利如珠璣者頗衆宋文憲序曰濂聞方策所載靈僧示滅多有天華之祥或者謂大乘境界去來無迹奚以神異爲事殊不知末習澆漓人懷厭怠苟無以聳動瞻視何以表眞悟而啓正信哉示現微權固與諸法實相同一揆有如師者其事蓋無讓於古云

### 竺遠源公傳

正源字竺遠姓歐陽南康人也生之夕梵僧見夢於其母具戒後參虎谷陵公公以龍潭滅紙炬語問之師對以焦石可破層冰公曰破後奚爲應之曰探索乃知公詰曰所知者何事方思對其語公遽舉杖擊之師悚然默驗由是智開識融外內無礙而人歸之矣出世凡五主巨刹皆方鎮大臣遣使者所邀致位尊而不以爲榮德盛而守之以謙居道場增室廬之

未備主徑山掩亂兵之遺跡在靈隱樓閣皆爲煨燼惟師所居獨存類有神以相之者以元至正二十一年六月示寂壽七十又三塔全身于徑山弟子分瘞爪髮于道場舍利叢然乎其間

### 桐江大公傳

紹大吳氏子世居嚴之桐江故因以爲號師神觀孤潔不樂處塵瑱中一觸世氣唯恐有以流之具戒後上雙徑謁大辨陵公公道價傾東南見師甚喜授以心印師退自計曰如來大法其止如斯而已乎遽辭去遍歷叢席諸尊宿告之者不異徑山時慨然曰吾今而後知法之無異味也乃歸見公公俾給侍左右師益加奮勵脇不沾席者數載朝叩夕咨所以悟疑辨惑者無一髮遺憾遂得自在無畏尋以心法既明而世出世智不可不竟每夜敷席於地映像前長明燈讀之一大藏全文閱之至三過皆通其旨趣師之志猶未已儒家言及老氏諸書亦擇取而嚙齏之自是內外之學兩無所媿矣出世凡三坐道場學子翕集座下甚至無席受之能正容悟物人見之意消有

求文句者。操筆立書。貫穿經論。而以第一義爲歸。間遊戲翰墨。發爲聲詩。冲和簡遠。有唐人遺風。至於有所建造。罄石運璧。躬任其勞。以爲衆倡。手未嘗捉金帛。悉屬之知因果者。或尤之。則曰。吾知主法而已。嘗患滯下疾。拭淨不忍用廁紙。摘菽葉充之。生平不畜長物。所服布袍。或十餘年不易。報身七十有四。而化維那發遺篋。欲行唱衣故事。唯紙衾一具而已。大笑而去。其刻苦。蓋人之所不能堪。非見解正力量。弘豈易致是哉。

千巖長禪師傳

元長字無明。一號千巖。越之蕭山董氏子。七歲經書過目成誦。出入蹈炬循籬。有若成人。年既長。從授經師。學法華經指義。而問師。弗能答。受具戒於靈芝寺。會行丞相府。飯僧師隨衆入中峰。本公在座。見師卽呼。問曰。汝日用何如。對曰。唯念佛爾。公曰。佛今何在。師方偃。議公厲聲喝之。師遂作禮。求指示。公以無字授之。遂縛禪于靈隱山中。後又隨順世緣。將十載矣。一旦喟然歎曰。生平志氣充塞乾坤。乃今作甕中醢。

雞耶卽復入靈隱山。危坐脇不沾席者三年。因往望亭。聞雀聲。有省。亟見本公公復斥之。師憤然來。歸夜將寂。忽鼠翻食猫之器。墮地有聲。遂大悟。如蟬蛻汗濁之中。浮遊玄間。上天下地。一時清朗。被衣待旦。復往質於公公。問曰。起州何故。云。無對。曰。鼠餐猫飯。公曰。未也。對曰。飯器破矣。公曰。破後云何。對曰。策碎。方璧公乃微笑。視令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師既受付囑。乃隱天龍之東庵。耽悅禪味。不與外緣。有二蛇。日來環遶座下。師爲說飯戒。蛇矯首低昂。作拜勢而去。自是聲光日顯。笑隱方主中。竺力薦起之。丞相脫歡。亦遣使迫師出世。皆不聽。無何。諸山爭相勸請。師度不爲時所容。杖錫踰濤江而東。至烏傷之伏龍山。誓曰。山若有水。吾將止焉。俄山泉溢出。作白乳色。師遂依大樹以居。實泰定丁卯冬十月也。久之。鄉民翕然宗之。邑大姓二樓君爲之創。因舊號建大伽藍。重樓傑閣。端門廣術。輝映林谷。內而齊魯燕趙秦隴閩蜀外。而日本三韓八番羅甸。交趾琉球。莫不奔赴膜拜。咨決心學。至有求道之切。斷臂師前。以見志者。朝

廷三遣重臣降名香以寵嘉之。江淮雄藩若宣讓王則下令加護其教。若鎮南王則親書寺額。賜僧伽黎衣及師號。帝師亦再降旨。俾勢家無有所侵陵。并錫大禪師之號。資政院又爲啓于東朝。命朝臣製師號并金襴法衣以賜焉。師疎眉秀目。豐頤美鬣。才思英發。頃刻千偈。包含無量妙義。得其片言。皆珍惜寶護。惟謹論者謂師踐履真實。談辨迅利。或無愧于智覺云。至正丁酉。師年七十有四。示微疾。會衆書偈云。平生饒舌。今日收關。一句嘉天正法眼。滅遂投筆而逝。弟子輩用陶器函。蓋奉全身。瘞于青松庵。宋文憲銘之。其序曰。濂初往伏龍山。見師師吐言如奔雷。時濂方尙氣。頗欲屈之。相與詰難。數千言不契而退。越二年又往見焉。師問曰。聞君閱盡一大藏教。有諸濂曰。然。曰耳聞乎。抑目覩也。曰亦目覩爾。曰使目之能覩者。君謂誰耶。濂揚眉向之。於是相視一笑。自是厥後知師之道。超出有無實非。凡情之可窺測。因締爲方外交。垂三十年。其激揚義諦。往來尺牘。之在篋衍者。墨尚濕也。雖繼于世。相不能有所證入。而相知最深。

銘非濂爲而孰宜其爲名賢追慕之如此

### 無用貴師傳

守貴字無用。別號水庵。婺之甄氏子。其家業於耕樵。每使之行。饁田間。師志弗樂。乃同鄉童子從師學詩。書年十八。入里之康侯山。爲僧。所事叢脞。師又弗樂。棄之往浙水西。日以問道爲事。適千巖長公縛禪于龍華。往拜之。授以向上一機。冥參默究。恍若有所契。龍華與天龍院鄰。天龍沙門平大道務起廢之。挽千巖主之。及千巖走烏傷。復與之俱。山有廢刹。曰聖壽。千巖新之。命師領其徒。至正丙戌。還天龍。復往參中峰本公。斷崖義公。梁山寬公。其反覆叩答。不異見千巖時。既而退居嘉興。建庵爲逸老計。忽一夜夢大道來。別曰。吾已棄人間世矣。師大驚。急拏舟往視之。大道果告寂。因名所居庵爲應夢。師自是復主天龍。天龍素無恒產。募齋民二千家。每臨食時。輒取一小甌。聚之養。四衆凡大道未竟之業。師殫志畢慮。爲造僧室與演法堂。堂上爲閣。以安吳越錢氏所造大悲尊像。又買並寺之地。以爲蔬畦。而寺制所有者。小大咸



飾隱然如大伽藍矣。辛丑八月作偈一首。副以高麗淨瓶。寄別行省丞相達識公明。日沐浴。索筆書頌曰。一蝸臭殼。內外穢惡。撒手便行。虛空振鐸。天龍一指。今猶昨。擲筆而化。世壽七十有二。丞相加歎。遣官爲具後事。奉全身塔於西岡。師平生不畜長物。寒暑唯一布衣。戒行甚峻。常落一齒。左右積藏之中。生舍利五色。燁然日見增長云。

日本古先原公傳

印原字古先。相州藤氏子。藤爲國中貴族。師生有異徵。垂髫時。輒刻木爲佛陀像。持以印空。人異之。十三剃髮受具。戒徧歷諸師。戶庭咸無所證入。乃慨然歎曰。中夏乃佛法淵藪。盍往求之乎。于是絕鯨波之險。奮然南游。初參無見頂公於天台華頂。公語之曰。汝緣不在此。中峰本公現說法杭之天目山。爐鞴正赤。此真汝導師。宜急行。師卽蓬萊而出。往見中峰。中峰一見。遽命給侍左右。屢呈見解。輒遭呵斥。退而涕泣。至于飲食皆廢。中峰憐其誠懇。乃謂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

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頭爛額。頽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慈氏。傾出四大海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之事也。師聞遍身汗下。益厲精猛。積之之久。忽有所省。現前境界一白無際。中峰印之復見。諸大老皆無異詞。會清拙澄公將入日本。建立法幢。師送至四明。澄公曰。子能同歸以輔成我乎。師曰。雲水之蹤。無住無心。何不可之有。卽攝衣升舟。其後澄公能化行於遐邇者。皆師之力也。然齋香酌法乳的歸之中峰。師化大行。專以流通大法。建立梵宮爲事。若丹州之願勝津州之保壽江州之普門信州之盛典房州之天寧皆鬱然成大蘭若而建長之西復創廣德庵命其徒守之如慧林等持真如萬壽淨智皆師受請弘化之利勞績之見不與焉。年度比丘千餘人。非所度而受法稱弟子者不與焉。師臨衆端嚴見者若未易親及聞其誨者溫若春陽莫不悅服而去人有來求法語偈頌者濡毫之頃。翩翩數百言。曾不經意。皆契合真如。

師不自以爲是也。取語錄并外集投火中曰。吾祖不立文字。留此糟粕。何爲門人。欲畫師像。預索贊語。師作一圓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其方便爲人。皆類此。甲寅春正月。坐化于長壽院。

### 福源傳

福源字古淵。賜號佛性普明。大禪師。生太原李氏。李氏故舊族。歷唐宋。以儒業爲顯官。祖奉訓大夫知南陽令珪。舉二子。長德英。登進士。次威。大將軍珍明。師父也。母蘇氏。長齋奉佛。誦金剛觀音經。爲日課不少。怠一夕。夢老僧捧僧伽黎付之。覺而有娠。生時多祥瑞。父母愛之。授書不讀。而以粟麥子紀念。觀音父怒。撻之。師泣告曰。兒願學佛。不願選官也。父益怒。驅使辱之。復閉之空室。絕其食。庶有回心。師執志愈堅。父母不得已。攜送妙覺院。禮朗公爲師。而披剃焉。受具。習大乘經論。與定中元兵南下。師潛遯山谷間。食樹皮草根。得不死。恨至道未聞。事定後。走真定。西牛見廓樂老人。一公機語相入。一公五坐道場。師爲侍

者。後見圓明照公。照一日。舉僧問雲門。啐啄之機。門云。響問師。汝如何。會對曰。今日痛領和尚。一問曰。意旨如何。對曰。一聲齊和。處千古意分明。照化師復見一公公曰。源侍者。汝來也。親切處道。一句看師。進前曰。卽日恭惟和尚尊候。萬福曰。如何是佛法大意。對曰。滿口牙是骨。耳朵兩片皮。公作色曰。何曾見圓明來。師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公喝之。師僂議。公便打曰。滿口牙是骨。耳朵兩片皮。師忽省。作禮。一公印之以偈。出世凡三主。大利于潭柘。最久不動聲色而起。振頽廢。聲價重諸方。師具智慧力。開折攝門。不避強禦。魔闍必挫。善類必植。故能開田。居山整洪。規敦後學。繼古德之風。太師國王錫海雲宗師。摩納大衣。海雲以授師。師瓣香。寔歸廓樂。不以海雲厚已。而異其志。海雲嘗謂人曰。源公天性真淳。有節義。特立世表。人不得而親疎之。堂堂乎了事本色人也。以至元某年。坐化塔於潭柘。其與萬松老人多和。炤公諸耆宿唱酬。此事問答機衡。師語尤爲逸格。既大興潭柘功成。而弗居。退處東庵。若不知者。其冥退如是。然性孤硬。

諸方以源鐵檝稱之

無極導師傳

無極導師者吳興趙氏子宋宗室也母計氏素慕佛乘咸淳四年十月將誕夢白光盈室者三夕師之生未嘗啼哭元兵下江南居民逃散母攜之匿苦中游兵俘母去父求之遇害某氏憐其孤兒育於家稍長常語人曰誰無父母吾父死將奈何母被俘而北吾願畢此生以求見不然何以生於天地間耶啼泣誓於觀音大士曰暮必二千拜期以見母凡藝事苟可款曲近人者雖至汙賤甘爲之遂隱於刀鐻以行走十寒暑至河間之樂壽縣有老翁示其處蓋貴宦家見母而不能辯師乃稱曰乳名與內外族嫻抱持慟哭哀動路人母曰吾不幸至此朝夕禱天乞歸此雖富貴從汝歸死足矣然居此久容徐圖之踰年言於官而後奉母以南因謂曰母子相離二十有三年幸而見母皆佛菩薩力乃製竹輿坐母其上負戴以行十步則輟而拜至普陀洛伽山而返猶以未足以報親報親莫如入道遂從鍊山瓊禪師落髮咨叩立

要深坐崖庵晝則以菅夜則霜露凝寒豺虎交前弗顧也及庵信公說法道場山侍母進謁益奮烈堅忍脇不傳席過杭之淨慈值無有元公與語器之偶泛湖聞漁歌脫然有省走證元公公隔窗語師曰此間無爾棲迹處師拂衣去尋築慈照庵於弁山之陽母以念佛三昧終於庵既葬一夕空中有白衣人語曰緣在宜興乃得玉峰於萬山之中建寂炤禪院又於邑東北作中隱院接雲水往來者宜興之人翕然宗之以至順三年正月六日無疾跌坐而化世壽六十五僧臘三十闍維舍利無算分塔于寂炤中隱二處左丞危素爲之銘曰建炎渡江乘六龍維城布護多其宗吳興近輔友徐隆熊羆奄至迅如風孤兒父母迍苦中父死母俘兒莫從天地遠河山重呱呱夜哭天蒙蒙歸依大士極嚴恭隱身刀鐻冀母逢十年瀟州觀音容迎歸宮雪歡聲同一朝剪髮辭樊籠禪林叩擊師瓊公徽聆漁歌萬念空前後際斷無初終西游荆溪隱玉峰寂而能炤眞圓通巖巖兩塔樹柏松史氏著銘示無窮

同新傳

同新字仲益。別號月泉。燕都房山郭氏子。從鞍山堅公祝髮。能以苦行事。衆日執役。夜讀經。聰慧頓發。欲尋諸方向同行。訴參訪之意。同行雜笑之。師不勝憤。書偈於壁而去。曰。氣宇衝霄。大丈夫尋常溝瀆。豈能拘手提三尺吹毛劍。直取驪龍領下珠。謁清安方公。公問欲行千里一步爲初。如何是最初一步。師又手進前。公曰。果是脚根不點地。師拂袖便出。復見大明。嵩公杖拂之下。多所資發。終以凝膺未盡。思還清安。方公固無恙示。以惡絆鉗。錘又三年。方始豁然。晦迹未久。耆宿擁而歸鞍山。海雲簡禪師寔爲之首。林泉倫公爲引座度衣。一音纔舉。萬衆隨呼。大元皇帝御宇。帝師發斯八命師主濟南靈巖寺。時雲水四集。師毋德之不無賢愚之別。絲是口語紛然。師引退歸鞍山。衆遮留不可。師每念兵火薦經。藏教殘闕。學士無從獲觀其完。于是厚損衣鉢。并倡愜同志。自走江南。購求之。載罹寒暑。跋涉艱難。始獲全文而歸。遠近奔赴。皆得見聞。隨喜不翅白馬西來也。山東東西道提

刑耶律公相訪以祖道。迎往濟南觀音院。結夏師疾作矣。呼侍僧示以法要。說偈云。咄。慙皮袋兀底相殃。伎倆不解思想。全忘來無所從去。亦無方六鑿空空。四達皇皇。且道這箇還有質礙也。無良久云。撒手便行。雲天茫茫。偈畢儼然而逝。世壽六十有六。僧臘四十有五。師性豪邁。道眼清明。接運有機。變長韻。語善談論。麈尾一揚。傾座聳聽。終日而無厭也。且滑稽辯。給人不取。以輕率。觸有雪竇持之風。茶毗時。送者萬人。香花彩幡塞路。不可行。非道化入人之深。烏能至是。誠一代英傑。禪子也。

覺宗傳

覺宗字道玄。別號松溪扶風南氏子。世業儒。母陳氏奉佛彌謹。每歲首嘗過法門寺飯僧。一日晝寢。夢法門坦公授已玉像。高僅寸許。已接而吞之。遂娠。陳氏告其夫。夫遣人過寺候之。坦公適其日化去。因相誓曰。若得一子。必令出家事佛。誕之日。室有光。空鳴梵音。聞者驚異。既成。童絕羶茹。無戲弄。喜於靜處。踟躕。父母以師不忘宿因。將行其誓。會蒙古兵入境。父子



不能相保師被執入武川給侍軍主太傅公淳謹異他侍太傅公奇之許令出家乃詣鳩川青山寺林法師處剃度因泣下曰吾父母安在兒今已出家矣不三年通諸經從武川英公聽華嚴疏五年揭其底蘊游神華藏海中縱橫得妙座下龍象無出師右者緣是名稱遠聞自以說食不可期飽走見聖因聖因老禪匠也問曰聞子情華嚴何不開講度生來此何爲師曰生死事大因曰自從識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子如何會師優議因喝之師出因召云上座師回首因曰分明認取師領其旨次日上方丈曰昨日蒙和尚一喝某甲有箇見處因曰試舉看師拂袖使出因笑而可之憲宗元年攀山令遣書聖因求主靈山法席者因曰無如覺宗遂以師應命行之以偈曰十載志如鐵玄關皆透徹跳出荆棘林踏破澄潭月好向孤峰頂上行靈光獨耀無時節師升堂說法十餘年間衆至數千增飾佛宇金碧之輝焰映泉石叢林所宜有無不畢備靈山復大振與諸鉅刹齒至元四年潭柘龍泉住持文公退隱西堂師補其處法席

視靈山爲尤盛師道貌修整臨衆儼然人望之生畏敬心然門庭孤峻不以一言之合一機之契便爾許可必潛觀嘿審了然無疑於心然後首肯故禪子望崖而退者居多以至元某年坐蛻塔于潭柘

### 明孜傳

明孜字舜田浙之黃巖人童幼讀書記性絕人內典過目輒神解心領往仙居三學寺禮雪山景公落髮聞天童坦禪師道望詣之一見問曰達磨不東來二祖不西往其意云何師應聲曰金不博金水不洗水坦曰此子機鋒敏絕宗門令器也因遍參耆碩若古林茂公竺原道公東州永公元叟端公東嶼海公尤器重之時曰溪泳公居天寧拉掌三藏相與激揚宗旨聲譽益著泰定初始領陀如天台之淨惠仙居之廣度處州之連山皆師敷座處尋謝院歸隱鴈山爲登高臨深久計而丞相別怯里不花強起王天寧辭不獲乃笑曰出處隨緣爾遂行先是寺毀于火師至升堂集衆揚袂曰吾徒赤手尙能有所建立況茲寺力猶可爲乎於是衆志堅一施財以資經始曾不踰



年而穹殿突堂重門修廡凡樓閣庫藏之製靡不雄偉壯麗內外秩然行院上師行錫金襴衣佛智普慧之號師法輪初轉時每爲三學諸宿所牽曰此吾師受經地其可使爲他山重乎如斯至再累歷望利說法時衆林立捧擁氣肅如秋閑則詩文自娛而已嘗卽中峰下闢室以居松下畜一鶴自號鶴松主人每朝夕瀟茗款客引鶴起舞顧影踟躕脩然自得外慮不入于心忽一日鶴死賦詩悼之不踰年師亦厭世矣師生赤城黃巖之野赫然名動東南生能被恩寵於朝死能使公卿貴人奔走歎惜非其卓行高識有以異乎人者其何以致是

### 垓圯傳

垓圯子姓蔣號清谷不知何許人年二十五涉獵經史言辭簡遠鬚首垢面動靜不羈至正初抵松江坐大古園室已則歷市塵狴狂人呼爲風子一夕叩府人沈蒲團門家人拒之不肯去且告之曰將蒲團來坐我沈異之攜一蒲團導詣蔬圃草蓬中宴坐沈徐暱啓之有所省發輒委俗傾身服役爲弟子緣是人

多崇尚爭施與因其地爲庵卽所號爲扁乃融然一室足不踰閭者三年嘗有問者曰近思錄定然後始有光明是金丹否答曰賢且去味中庸又嘗手詩示沈云萬紫千紅總是春何須饒舌問東君啞人得夢向誰說豎起空拳指白雲又云不偏不倚立于中不著西邊不著東超出東西南北外一毫頭上釣蒼龍一日進沈曰吾乘化盡矣若等勉之言絕而蛻

### 元湛傳

元湛號秋江不知何許人操守端靖久從禪者遊有所發明行息無定一日杖錫至松巖愛其山水深秀不忍去乃跌坐石上荊棘圍繞風露凄苦是夜有二虎環其左右若相衛護者湛命之伏虎皆伏湛以手枕虎背熟睡遲明虎去如是者屢夕山民聞之以爲神卽其處剋阿蘭若奉之湛不交世事不應檀齋雖皈依者踵繼開道之外不雜塵俗一語漠如也將化別衆就龕說偈曰洗浴著衣生祭了跏趺宴坐入龕藏花開鐵樹泥牛吼一月長輝天地光又謂其衆曰後十五年寺當火啓吾龕則火可止至期果然衆聞

匍開龕見其神色如生爪髮皆長復封固瘞之或云  
湛得法寶方山斷橋倫禪師之法孫也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明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明 廣慧及禪師傳

智及字以中蘇之吳縣顧氏子入海雲院祝髮受具  
戒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笑曰  
一眞法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即成廢法遂走建業  
謁廣智於龍翔微露文彩廣智賞異之尤爲閩國王  
清獻公所敬有同袍嶼上人者訶之曰子才俊爽若  
此不思荷負大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燭所謂  
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師舌禁不能答即歸海  
雲胸中如礙巨石踰月忽見秋葉吹墜於庭豁然有  
省喜不自勝乃走徑山見元叟叟勸辯之師應對無

滯遂命執侍遷主藏室至正壬午行院舉師出世昌  
國隆教轉普慈未幾行省達識公延主淨慈兵燹之  
餘艱窘危厲人所不能堪師運量有方軌範峻整綽  
有承平遺風遷主雙徑 皇明龍興詔有道碩僧集  
天界師居首焉以病不及召對 賜還穹窿山即海  
雲也戊午八月忽示微疾至九月四日書偈而遷其  
徒以遺骨藏山之陰分爪髮歸徑山於無等才公塔  
左壙焉閱世六十八臘五十一師長深山立昂然如  
孤松在壑威令嚴肅其下無敢方命故所至百廢具  
興然處事達變接引後進又如春風時雨之及物使  
人不自知元帝師以爲賢錫師六字師號曰明辯正  
宗廣慧云

玉泉璉禪師傳

宗璉合州石照人董氏子幼時有僧過其家目師爽  
異指燈試問之曰燈照汝汝照燈耶師曰燈亦不照  
我我亦不照燈中間無一物兩處見功能僧訝之勉  
令參訪歷叢席後于月菴果公言下知歸開法于玉  
泉扁其室曰窮谷劉錡鎮荊南造訪問其命名之義

師曰心盡曰窮性凝曰谷隨響應聲不疾而速其應對機辯類如此不減皓公也嘗云此事不在有言不在無言不礙有言不礙無言古人垂一言半句正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橫說豎說祇要控人入處其實不在章句上今時不能一逕徹證根源祇以語言文字而爲至道一句來一句去喚作禪道正似鄭州出曹門從上宗師會中往往真箇以行脚爲事者纔有疑處便對衆決擇祇一句下見地明白造佛祖直指不傳之宗與諸有情盡未來際同得同證猶未是泊頭處豈是空開唇皮胡言漢語來云云如此開示亦剴切條明能作人之氣未詳師所終

### 月林鏡公傳

月林鏡公杭人也少穎異穉齡出家剃染專意淨業間叩名碩俾參本來人久之有省偈曰本來人本來人無胸無頭作麼尋覓然揪着箇鼻孔試勘元來是白丁碩見晚視曰可是師與一摑絲是名振一時出世住徑山當第八十代也進士張公寧疏詞曰必以舞鳳飛龍五結青蓮于天目靈雞馴兔一鑑光徹于

祖師地既白靈天其有待恭惟新命徑山堂上大和尚鏡公月林禪師瑞芝三秀古柏十圍得正度於無傳嗣妙法於東嶼頃者五百間清風淨掃人望方歸邇來三千年優鉢猛開王氣猶在起龍眠於下界興象教於中表丞相開選佛場和尚悟出世法乘流而行遇徑而止命當年國一亦起於崑山容首度坡仙重游於方丈凡吾方外之友盡讀僧中此郎師住徑塢行止雖失傳然想見其人致時賢詠歎如此是必有大過人者不然堂堂海內名山天龍瞻仰之位豈空乏者所能承當耶正德乙卯歸寂年八十六塔凌霄峰之東崖

### 復原報公傳

福報字復原台之臨海人姓方氏稟父母命往統之梁渚崇福院出家時石湖美公主淨慈一見器之爲祝髮徑山元叟端禪師門庭嚴峻師以已事未明往咨決之叟問近離何處曰淨慈叟云來何爲曰久慕和尚道風特來禮拜叟云趙州見南泉作麼生曰頭項天脚踏地叟云見後如何曰饑來喫飯睡來眠叟

云何處學得這虎頭來。曰。今日親見和尚。雙領之命。居侍司。升掌藏鑰。久之。出世慈溪之廬山。越州之東山。四明之智門。洪武初。被有道徵與徑塢。以中及上竺。日章。偈赴京館天界。屢入內庭。應對稱旨。留三年。賜還智門。菴於寺東。扁曰海印。爲終焉之計。俄徑山虎席強師。補其處。說法云。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着落在第二。古人怎麼說話。正是抱賊叫屈。東山卽不然。舉二不得。舉一放過。一着落在第七。到這裏。須知有向上一路。始得。如何是向上一路。良久云。莫種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總不妙。前住山象原。經始佛殿未就。而終師力完之。其費則出於姑蘇葛德潤氏。忽一日得疾。甚革。侍者請偈。師叱曰。吾世壽尙有三年。已而果然。及化之日。拍手曰。阿呵呵。大衆是甚麼看。取竟寂年八十四。窆全身於寂照之右岡。

楚石琦禪師傳

梵琦。楚石。其字也。小字曇耀。明州象山人。姓朱氏。父杲母張氏。張夢日墜懷而生。師方在襁褓。中有神僧摩其頂曰。此佛日也。他時能焰燭昏衢乎。人因名之。

爲曇耀云。年七歲。靈性顯發。讀書卽了大義。或問所嗜。何言。卽應聲曰。君子喻於義。至於屬句。做書。皆度越餘子。遠近號爲奇童。九歲。棄俗入永祚。受經於訥翁。讓師。尋依晉翁。詢師於湖之崇恩。詢師之從族祖也。趙魏公見師器之。爲鬻僧。得薙染爲沙門。繼往杭之昭慶。受具足戒。年已十有六矣。詢師遷住道場。師爲侍者。居亡何。命司藏室。閱首楞嚴經。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處。恍然有省。歷覽羣書。不假師授。文句自通。然膠於名相。未能釋去。纏縛聞元叟端公倡道。雙徑師往問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其意何如。元叟就以師語詰之。師方擬議。欲答元叟叱之使出。自是羣疑塞胸。如填鉅石。會英宗詔。紛黃金爲泥書。大藏經。有司以師善書。選上燕都。一夕聞西城樓鼓動。汗如雨下。拊几笑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點雪。却是黃河六月冰之句。翩然南旋。再入雙徑。元叟見師氣貌充然。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得之矣。遽處以第一座。且言妙喜大法。盡在於師。有來參叩者。多令師辨決之。元泰定中行宣政。

院稔師之名。命出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祚師受經之地。爲創大寶閣。範銅鑄賢切千佛而毗盧遮那及文殊師利普賢千手眼觀音諸像並實其中。復造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尺。功垂就勢偏。將壓師禱之夜。乃大風雨。居岷聞鬼神相語曰。天寧塔偏亟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遷杭之報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構萬佛閣九楹。間宏偉壯麗。儼如天宮。下移人世。帝師嘉其行業。賜以佛日普照慧辯禪師之號。佛日頗符。昔日神僧之言。識者異焉。會報恩光孝虛席僉謂報恩一郡巨刹。非師莫能居之。師勉徇衆請而往。尋退隱永祚。築西齋爲終焉之計。至正癸卯。州大夫強師主其寺事。時塔燬於兵。師重成之。景璫爲鑄寶壺冠于巔。感天花異香之祥。師舉景璫爲代。復歸老於西齋。入我明洪武元年。詔江南大浮屠十餘人於蔣山禪寺作大法會。師實預其列。升座說法。以導人天龍鬼之聽。上大悅。二年春。復如之。錫宴文樓下。親承顧問。暨還出內府白金以賜。三年之秋。上以神鬼情狀幽微難測。意遣經當有明文妙妙。

東僧中通三藏之說者。問焉。師以夢堂噩公行中仁公對。同館於大天界寺。上命儀曹勞之。既而援據經論成書。將入朝敷奏。師忽示微疾。越四日。趣左右具浴更衣。索筆書偈曰。眞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出書畢。謂夢堂曰。師兄。我將去矣。夢堂曰。子去何之。師曰。西方爾。夢堂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師厲聲一喝。泊然而化。時禁火葬禮部以聞。上特命從其教。荼毗之餘。齒牙舌根數珠咸不壞。設利粘綴遺骨。纍纍然如珠。弟子奉骨及諸不壞者。歸海鹽建塔於天寧永祚禪寺。葬焉。世壽七十五。僧臘六十三。其說法機用。則見於六會語。其游戲翰墨。則見於和天台三聖及永明壽陶潛林逋諸作。別有淨土詩。慈氏上生偈。北游鳳山西齋三集。通合若干卷。並傳於世。師爲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明。朗舉明正法。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泣之處。黑白嚮慕如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師有作。君子謂師縱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功收斂。寂寞無聲。錄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



高麗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師片言裝潢襲藏不翅拱壁師可謂無愧妙喜諸孫者矣

靈隱性原明禪師傳

慧明字性原別號幻隱台之黃巖項氏子母陳氏七歲患痘幾死置牀上忽不見已而求得之問其故曰頃睡中有四童子昇至此識者知師爲天神所祐矣既長不甘處俗往依溫之寶冠東山魯公出家謁竺元道公於仙居紫箬山咨問心要不大省發去參徑山元叟叟問東嶺來西嶺來指草鞋對曰此是三文錢買得叟曰未在更道師曰某甲只如此和尚如何叟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乃悟其旨久之遂隱底蘊執侍掌藏鑰未幾出世鄴之五峰遷金峨洪武五年與渤季潭同奉詔入京季潭被旨住天界延師居第一座提綱畢要得表率叢林體俄而補金山十一年升住靈隱學徒至集宗道大振師始至經畫大雄殿僅一載而落成巍然山峙臂室中垂語曰蓮華峰被蜉蝣食却半邊爲何不知又云冷泉亭吞却壑雷亭即不問南高峰與北高峰關額是第幾

機罕有契之者住靈隱十周寒暑無何寺火無子遺逮捕或勸師早自爲計師不顧怡然詣有司未鞠卽廡下說偈端坐而逝壽六十九也

天鏡漸禪師傳

元潯字天鏡別號撲隱越之會稽人父倪機母嚴氏師初以童子出家領昭慶禪律師戒嶷然有遠志韓莊節公性教之爲文伸紙引墨思源源不可遏公深加歎賞既而從天岸濟法師習天台教盡得其學台宗諸老競以書聘之欲令出門下師不從元叟端公說法雙徑人尊之爲當代妙喜師往從之入門叟厲聲一喝師若聞雷響聲黏縛盡脫遽稽首作禮復問答三四轉皆愜叟意遂錄爲子使掌記室久之游建業謁全悟訴公於大龍翔寺全悟門風高峻不輕許可見師特甚稱之繼往臨川謁虞文靖公集虞公尤稱之留九十日而還他若黃文獻公潛蒙古忠介公秦不華翰林學士危公素其同辭稱師無異於虞公名聞行宣政院元至正十六年請師出世會稽長慶寺陞天衣萬壽禪寺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師以氣

衰倦於將迎營精舍一區而歸老焉。卽山陰和塔是也。我太祖龍興師與鍾山法會之選與東溟目公碧峰金公特被召入。內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而辭歸。和塔若將終身焉。未幾靈隱虎席諸山交致疏幣。延師主之。師不得已而赴。未及期年而崇德之禍作矣。師入院甫浹日。寺之左右序言曰。寺政實繁。乏都寺僧司之。師曰。若等盍選其人乎。衆咸曰。有德現者稱多才。昔掌崇德莊田能關其萊蕪以食四衆。倘以功舉。誰曰不然。師諾之。先是勤舊有聞。歆現之獲田利率無賴比丘。請於前主僧代之。及現之被選也。大懼發其奸私。走崇德縣列現過失。縣令丞寘不問。適健令至上其事。刑部訊鞠。既得實以師爲寺長。失於簡察。法當緣坐。移符逮師。或謂師曰。此三年前事。爾況師實不知。且不識聞宜自辯。訴可也。師笑曰。定業其可逃乎。至部。部主吏問曰。現之犯禁。爾知之乎。曰。知之。曰。既知之。當書責款。以上師卽操觚如吏言。尙書暨侍郎覽之大驚。咸曰。師當今名德也。惡宜有是。洊審之務得其情。師了無異辭。于是皆

謫陝西爲民。聞亦大悔。且泣曰。聞草芥耳。豈意上累師德。蚤知至此。雖萬死不爲也。師弗顧。行至寶應。謂從者曰。吾四體稍異常。時報身殆將盡乎。夜宿寧國寺。寺住持故師舊識。相見甚懽。師女弟之夫陳義安。宦移鳳陽。以道經寺。中師悅曰。吾遣骸有所托矣。是夕共飯。猶備言遷謫之故。不見有愠色。明日忽端坐合爪。連稱無量壽佛之名。泊然而逝。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義安等爲其龜斂。以俟師之季父至。道盡然傷心。遣其法孫梵譯走寶應。携骨而還。骨間舍利叢布如珠。縣大夫及薦紳之流來觀。皆歎息而去。其徒結龕於和塔祖壠之側。廡焉。壽六十七。臘五十三。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園集。師容貌魁偉。襟懷胸然如春。世間機弄。抑闔之術。不識爲何物。性尙風義。斷江恩公與師締忘年交。斷江卒。師爲刊布詩集。復請虞公銘其塔。三主名山。起費補壞。具有成績。其敷闡大論。發揮先哲。釋門每於師是賴。千百人中不能一二見焉。竟以無罪謫死。苟不歸之於定業。將誰尤哉。

夢堂璽公傳

璽字無夢。自號西菴。慈溪王氏子。祖申舉進士於宋。父祿任於元。母周夫人。師生六歲而喪。父夫人命從鄉校。師游氣岸高。嘗有一日千里之意。無書不探。學文於胡長孺。藻思潛發。縱橫逆順。隨意之所欲言。聲名頓出諸老生上。已而心有所感。歎曰。攻書修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求出世法乎。遂別夫人。走長蘆。禮雪庭傳公。薙髮爲僧。春秋二十有三矣。具戒後。游心於教。復棄教而卽禪。及雪庭遷靈隱。師往侍焉。雪庭示寂。元叟端公來補其處。元叟風規嚴峻。非宿學之士莫敢闖其門。師直前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自一轉至于六七語。愈朗烈。元叟欣然領之。延佑初。詔建水陸大會於金山。名浮屠賢士大夫畢集。師佐元叟。敷陳法要。及與羣公辯論義趣。英發莫不推敬。鎮南王聞之。延至廣陵。尊禮備至。彌年方遣。重紀至元五年。浙東帥閻合府公邑令請師出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開壽。三轉於國清。師所至皆以荷擔大法爲已。任煅煉學徒。孳孳如不及多有開

悟之者。瑞龍院易甲乙住持。爲禪刹師。爲開山院因。賴以增重。直與名伽藍相齊。海上颶風發。驟雨如注。層樓修廊俱仆。師所居亦就壓。人意師蓋粉矣。亟撤其覆索之一鉅木橫撐場上。師危坐其下。若神物爲之護者。師凡四坐道場去。留信緣皆略無凝滯。不久引退。叢林慕其名德之高。每闢室以居之。師教戒諸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宗。當外形骸忘寢食。以消累劫宿習。然後心地光明耳。自是日唯一食。終夜凝坐。以達於旦。洪武二年。就有道徵館於天界寺。既奏對。上憫其年耆。放令還山。越四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九矣。遺言云。三界空華。如風捲烟。六塵幻影。如湯澆雪。亘古亘今。唯一性獨存。吾之幻軀。今將入滅。滅後闍維。煅骨爲塵。不可建塔。以累後世。師修身廣類昂然如鶴峙。雞羣又思泉湧。有持卷軸求詩文者。積如束筍。當風日晴美。從容就席。縱筆疾揮。須臾皆盡。長短精峭。無不合作。袁文清公嘗指師謂人曰。此阿羅漢中人也。觀其爲文。駉駉逼古。作者渡江以來。諸賢蹈襲蘇李。以雄快直致爲誇。相帥成風。積弊幾

二百年不意山林枯槁之士乃能自奮至於斯也。翰林學士張公翥曰：「聖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今一人耳其爲縉紳所推許類若此師平生著作甚富悉不存稿晚年重修歷代高僧傳筆力遒勁識者謂有得於太史遷曰日本國王雖僻在東夷亦慕師道行屢發疏迎致之師堅不往王與左右謀欲劫以歸浙江宣慰使完者都藏之獲免自是厥後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詫其能放異光云其爲海外所欽重如此」

### 渤季渤傳

宗渤台之臨海人字季潭別號全室八歲從訴笑隱學佛十四薙落二十受具洪武四年住徑山太祖高皇帝徵江南有道浮屠師應召稱旨命住天界上丕建廣薦法會於蔣山太平興國寺宿齋室却葷肉不御者一月服皮弁搢玉珪上殿面大雄氏行拜獻禮者三詔集幽爽引入殿致三佛之禮命師陞座說法上臨幸賜膳無虛日每和其詩稱爲渤翁十年冬詔師箋釋心經金剛楞伽三經製讀

佛樂章丁巳奉使西域還朝授右街善世因命育髮將授以儒職師姑奉命至髮長上召而官之師再辭求免願終釋門上嘉歎從之賜免官說以旌其志相城道衍負奇志搖膝高吟傍若無人師每正色責之曰此豈釋子語耶學士宋公濂嘗讀師像曰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證大智慧足以攝伏魔軍悟四喝二立於彈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關如塗毒鼓觸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劒觸之則奔屢鎮名山教字遐邇詔陞京利名溢朝紳夙受記於靈山之會今簡知於萬乘之尊雲漢昭回天章錫和於全帙寵恩優渥玉音召對於紫宸屹中流之砥柱轉大地之法輪信爲十方禪林之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後追治胡惟庸黨及師著做散僧執役建寺徐察其非辜取還復領右善世居無何以老賜歸槎峰渡江示寂于江浦之石佛寺師博通古今凡經書過目輒成誦善爲詞章有全室集行於世國初高僧師與復見心齊名見心疎放師謹密故其得禍爲尤輕隱亦幸耳

孤峰德禪師傳

明德號孤峰明之昌國朱氏子其父有成母黃氏父與普陀山僧玠公交玠聞雞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爲雞號玠亡已久母夢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不好戲弄每跣跌端坐十七爲大僧慨然有求道之志首謁竺西坦公於天童復見晦機熙公於淨慈二老首肯之而師弗自是也緣是益自策厲以必證爲期抵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頃憐協應命司藏鑰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爲國師師送至海濱而竺田縣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處之自是羣疑頓釋且邀仲芳倫公結菴於桃花塢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經足不踰戶限者凡五載名稱日聞竺田歎曰人天眼目儼然猶在行宣政院請住松江之東禪然香以嗣竺田不忘所證也再遷集慶之保寧一坐十五夏煅煉來學曲盡善巧有餘力則爲之興廢補壞細大不遺令譽益彰一時名薦紳莫不願與師交三遷湖之道場閱二年會淨慈虎席行省丞相康里公固迎師主之當元季

戎馬紛紜國事已不可爲矣遽入聖朝師以耆年謝歸道場竹林菴一日示微疾戒其徒勿令四衆衣麻哭泣索觚書偈而逝壽七十九也茶毗頂骨不壞舍利累累出灰燼中塔于東岡學士宋景濂爲之銘

介菴良大師傳

輔良字用貞介菴其號蘇州吳縣范氏子文正公之十葉孫也年十五依迎福院薩染圖具時笑隱住集慶之龍翔法道宣振師往見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凡情頓喪他日笑隱拈語詰之師發言愈厲笑隱嘲曰得則得矣奈第二義何師弗懈益處久之乃契入雲空川流了無留礙笑隱曰乃知吾不爾欺出世秀之資聖越之天章移杭之中天竺時海內大亂兵燹相仍南北兩山諸刹皆化爲烈焰靈隱古稱絕勝覺場涼烟白草淒迷于夕照之間過者爲之興歎康里公爲浙行省丞相妙揀名僧能任起廢者莫師爲宜懇命居之師既至剪剔荆叢葺茅爲廬以棲四方學者雖當凋零之秋開示徒衆語尤激切其言有曰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汝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然百千



法門無量妙義於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遺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參學之士多有因其語而入者。化緣既周。手疏衣資。入公帑。散交游。願謂左右曰。翌日巳時。吾逝矣。及期。澡浴坐而寂。師性簡直。雖面折人過。而胸中無留物。與人交無少長。一以誠相遇。所造偈詞。初不經意。而語出渾成。或有若宿構。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若海舟航時。彙修之末。嘗少忘其所見。蓋卓然云。

### 南石文琇禪師傳

南石文琇禪師。儒釋兼修。宗說俱妙。負超卓之才。懷奇偉之氣。行中仁公。住靈巖。得和尚。猶慈明之得黃龍也。後和尚出世。瓣香嗣公。不忘所自。初住蘇之普門。次靈巖。三遷主。萬壽未幾。退隱吳淞之上。日與山翁野老。說無義語爲樂。而大忘人世也。逮我明。聖天子卽位。詔天下儒釋道流。深通文義者。纂脩大典。和尚應詔而起。留京三年。書完。值國家建報恩大齋會。和尚預焉。居無何。杭之住持。缺席僧錄。

日公舉非南石和尚不可。于是欣然。遂行南州。溥洽贈以詩云。緇袍如水赴瑤京。愛子相過雙眼明。豈有文章追李杜。敢言傳習到台衡。青燈夜雨寒牕約。黃葉秋風故國情。見說生公還聚石。扁舟早繫闔閭城。洪武十一年。皇上以萬機之暇。愍念吾徒爲佛弟子者。鮮能精通教典。深究禪學。得願。睿旨俾習般若心經。金剛楞伽。晝則講演。夜則坐禪。務期曉達。師因說七偈以贊初旨云。聖皇親受靈山記。手執金輪御萬方。詔諭僧徒令講習。叢林頓覺有輝光。末首云。窮通教典與參禪。是大因緣非小緣。幸遇聖君能注意。吾徒何事不加鞭。有普門靈巖徑山語錄及佛祖贊一卷。行世。後未攷所終。

### 白菴金禪師傳

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七歲。穎悟異常。一日。請於母曰。兒患世相起滅不常。將來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之。曰。兒心樂之。自無苦也。請之不已。母知其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行法師。後見古鼎銘。公于徑山。悟入甚深。聲光燁燁。

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威以非師不足起其廢具幣遣使力迎致之師至未久儼如兜率天宮下現人世經過者無不瞻禮贊歎帝師大寶法王賢師之行授師以徽號師自幼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一舍築孤雲菴以奉養焉或議之師喻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易也洪武改元有旨起師住持大天界寺萬機之暇時召入內庭奏對多稱旨蓋師精通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薦紳談論罪罪如吐玉屑故咸樂與之游四年命師總持鍾山法會凡儀制規式皆堪傳永久尋以母年耄舉徑山渤公自代復還菴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大駕臨幸詔師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環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忽示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酌之汝等勿以世相遇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飲藥食委順而化茶毗舍利無算觀者競取之而去師神觀秀偉智辯縱橫以宗教爲已任不畜私財得財施輒舉以給貧者誠法門之偉人也

覺原曇禪師傳

慧曇字覺原天台人依越之法果寺時廣智笑隱訥公說法中天竺師造焉備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決非家珍道在自己豈向人求耶師退凝然獨坐一室久之無所入廣智一日舉百丈野狐話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廣智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師展雙手曰不直一文錢廣智領之丙申王師定建業師謁上於轅門上見師氣貌異嘗歎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以給其衆無關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蕪廢請於上而歸之山之林木爲樵所剪伐師又陳奏上封一劔授師曰敢有伐木者斬山木賴以全踰年丁酉改龍翔爲天界詔師主之每設席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法要車駕親帥羣臣幸臨恩數優渥遠邇趨學徒聞風奔赴堂筵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上見焉亟命出之洪武元年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

釋教事降。詔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氏爲世靈請滅除之。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爲西方聖人。以此知眞儒不必非釋。非釋必非眞儒也。上亦以佛陰翊王度。却不聽。庚戌夏。奉使西域。辛亥秋。至省。合刺國布宣。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于佛山寺。待以師禮。一日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跣趺端坐。夜參半。問云。日出矣。恬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敬歎。斲香爲棺。聚香代薪。築壇而茶毗之。師廣額豐頤。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瑤雪。目光爛爛射人。學者見之不威而懾。及卽之也。盎然而春。溫其遇禪徒。隨機而應。未嘗務爲奇巧。聞者自然有所悟入。雖位隆望重。恒處之若寒素。無毫髮自矜意。爲人寡言笑。喜怒任眞。不能以貴賤異其顏色。然毗躡宗教。無一息敢忘。廣廈細旃之間。從容召對。據經持論。每罄竭蘊蓄。松園之復。釋道私程之免。皆師之所請也。

### 一源寧公傳

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虎幻子。淮東通州朱氏子。朱氏故宦族。六歲入鄉校。能了經籍大義。九歲離俗。依族媼。模上人於利和寺。河南王童奇其幼而器之。屬僧司給牒度爲沙門。自是蓬累出游。歷見諸禪老。無所契于焦子山。精修禪定。稍涉睡昏。則戴沙運甕懸板坐。空如是者五年。至淮。西太湖山求證於無用寬公。公門庭嚴峻。師方入戶。厲聲叱出之。師作禮於戶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日盈虛若何。曰。沃日滔天。不存涓滴。曰。不著槽道。曰。請和尚道。公便喝。師退就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公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有省。公命舉偈。偈罷。振威一喝。師曰。喝作麼。公曰。東瓜山前吞匾擔。捉住清風剝了皮。師不覺通身汗下。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執侍三年。因以斷崖義所贊。已像親署一花書授師。曰。汝緣在浙。逢龍卽住。遇池便居。延祐中。往廣德。縛茅於大洞中。居之。無何。宜興之龍池請師建立禪居。師以名符懸記。欣然赴之。結屋數十間。命曰禹門。興化菴山顛有龍池。龍出每大水。民甚苦之。師

召龍受三皈戒。龍不復出師居之久。復厭其未幽邃也。擇絕巘作室。以居至壁立如削處。斲木爲棧。鉤環連鎖。棲板於空中。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師以退隱爲心。間迫於不得已。勉一出焉。俄以疾歸。龍池至正壬午。江南行宣政院命師主大華藏寺。師舉龍門膺代之。明年復命補天童師。堅以疾辭。宋文憲謂師得法之後。固拳拳以庶人爲急。及主大刹。屢退養。龍池雖天童實。剛五山亦搖首弗顧。其高風峻節。如祥麟威鳳。可望而不可卽。何其賢耶。至正戊子。有旨趣入說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玉環師號。尋奉旨函香至五臺。感祥光五道之瑞。陞辭南還。道趣維揚。鎮南王率嬪妃等延師入宮。稟受大戒。遣司馬護還。龍池入我。明洪武己酉夏六月。示微疾。屬弟子裁紙製内外衣。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進。麾去之。自輿化。菴移龜至絕巘所居。味爽師起沐浴。服紙衣。索筆書偈云。七十八年守拙明。一場敗闕泥牛海。底翻身。六月炎天飛雪畢。側臥而化。茶毗現五色光。齒牙舌輪及所持數珠。皆不壞。舍利無算。烟至中林。亦縈

藥然。生人競折枝。取之淘汰灰土。獲者亦衆。門人等分餘骨與不壞者五處。建塔焉。師氣貌雄偉。身長七尺有餘。吐音洪亮。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其心。所至無不傾向。若中書右丞相朶兒只江。溯行省左丞相別不花。趙文敏公孟頫。馮內翰子振。尤所賓禮者也。四民來獻。繡幣衣履者。肩摩而袂接。旣無虐日。師受之。卽以施人。曾無毫髮係吝。其自處則布袍蠲食。沛然若有餘。凡發爲文偈。了不經意。引紙行墨。而空義自彰。有四會語錄行世。

### 約之裕公傳

崇裕字約之。毗陵陳氏子。其母感龍眉僧入夢而生。生而體弱。十日而九疾。父母以夢故。冀微靈釋氏。愈之。命爲沙彌。尋受具。爲大僧。鞠明究。曠唯以觀心爲務。見元叟端公。又見佛慧義公。淬礪益力。雖金牆鐵壁。必欲拓開。乃已。二公亦期師有立。所以警發者甚至。師急於求證。復走中天竺山。參廣智。訴公留侍十餘年。盡得其道。御史中丞張公起巖。問廣智云。選佛場僧伽如此之多。其有弗慳般若者乎。廣智云。戒律

精嚴言行不相背馳。唯崇裕一人自受度以來。曾不沾席三十年矣。張公深加獎歎。師之聲光自是日起。叢林中始出世。太平南禪黑白翁然宗之一日。令圻人填壁。壁中隆然如有物。扶之獲悉達太子像。乃佛牙所刻。咸師召工。傳以黃金。金迸裂。舍利從中涌出。

雕小香殿奉之。亦師道法精誠所感而致也。尋遷九江圓通。宋之初有神僧道濟德公。將示寂。累青石爲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卽吾再來。暨圓機旻公來鎮法席。塔果紅色。人異之。公人號爲古佛。其臨終復爾。懸記有。三百年之後。大興佛事之識。師入院之夕。衆僧夢公至。而其塔燁然有光者。彌月人尤異之。謂自旻公至師。正踰三百之數。其能動物。蓋不徒然也。寺當舊毀之後。師大興土木。幻出天宮。榮國公火。你赤以朝之。重臣總戎江西。申弟子之禮。暨我太祖興隆釋教。開善世院。命大浮屠統之。諸方以師名上聞。移主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尋被旨。與鍾山法會而師居其首。召至便殿。問佛法大意。師以偈獻。上覽之大悅。因命師書天界寺額。賜食。上前師或假寐。

鼻息微有聲。鄰坐引裾覺之。上歎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識也。師容貌魁梧。日用之間。服粗食。纒一出於天性。無所勉強。每欲過鼓而退。爲衆所擁留而止。生於大德甲辰。未詳所終。三會語各有錄。行世。

### 金碧峰傳

寶金號碧峰。乾州永壽石氏子。生多祥異。六歲依雲寂溫公爲弟子。剃落具戒。游講肆。窮性相之學。四辯飛馳。聞者從聽。旣而歎曰。三藏之文。標月指也。遂棄所學習。禪入蜀。晉雲山中。參如海眞公。公示以道要。師大起疑情。寢食爲癡。入峨眉山。誓不復粒食。日採松柏啖之。脇不沾席者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月不起。嘗跌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師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師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聞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笑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吾今日方知其眞耳。急往求證於公。反覆相辯。話甚力。至於披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翼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上畫一圓相。師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師於中增一畫。又拂去。



之公再畫如前師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師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員相師一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如此也百餘年間參學有悟者世豈無之能明大機用者寧復幾人無用和尚謂座下當出三虎一彪爾其彪耶然緣在朔方當大弘吾道也無用蓋公之師云先是師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二菩薩行道其中有招師者曰此五臺山秘魔巖也爾前身修道其中靈骨猶在何乃忘之既寤遂游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被五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髮隨其後師問曰子何之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爲曰一切不爲良久乃沒叩之同行者皆弗之見或謂爲文殊化身云師乃就山建靈鷲菴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餼糧來獻者日續紛也師悉儲之以食游學之僧多至千餘人雖丁歲大儉亦不拒也至正戊子冬順帝遣使者召至燕都慰勞甚至天竺僧指空久留燕相傳能前知號爲三百歲人敬之如神師往與叩學空瞪視不答及出空歎曰

此真有道者也夕大雪有紅光自師室中起上接霄漢帝驚歎賜以金敕伽黎衣遣歸明年復召見命建壇祈雨輒應賜寂焰圓明之號賜予一以賑饑乏詔主海印禪寺師力辭名香法衣之賜殆無虛日自丞相而下以至武夫悍將無不以爲依皈已而懇求還山洪武戊申我太祖卽位于建業明年己酉燕都平又明年庚戌詔師至南京見上於奉天殿且曰朕聞師名久以中州苦寒特延師居南方爾遂留於大天界寺時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又二年辛亥冬十月朔上將設普濟佛會于鍾山命高行僧十人泣其事而師與焉賜伊蒲饌于崇禧寺大駕幸臨移時方還明年壬子春正月既望諸沙門方畢集上服皮弁服親行獻佛之禮夜將半敕師於圓悟關施摩陀伽斛法食竣事寵賚優渥夏五月悉鬻衣孟之資作佛事七日乃示微疾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有玄關盡悟已成正覺之言天光昭回人皆以爲榮時疾已革不能詣闕謝至六月四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

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請曰和尚逝則逝矣不留一言何以暴白于後世耶師曰三藏法寶尚爲故紙吾言欲何爲夷然而逝世壽六十五僧臘五十又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傾城出送香幣積如丘陵或恐不得與執紼之列露宿以俟之及至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紛然爭取灰土爲盡師體貌豐偉端重寡言笑福慧雙足所至化之故其在山也捧足頂禮者頂背相望其應供而出也持香花擊梵樂而迎者在在如是不啻生佛出現其行事多可書弟子散之四方無以會其同略述其槩如此師有弟子智通燕人也秀發穎異初爲全真道士知非遂落髮從師聞奧旨隱大乘山永樂間詔至都住大天界後亦危坐而化爲人端謹神悟有乃父之風焉

### 天界孚中信禪師傳

懷信字孚中姓姜氏明之奉化人初從延慶半巖全公習教旨義聲籍甚久之歎曰教相繁多浩如烟海算沙徒自困耳奚益因改轍而力禪參承諸名宿下

語多桀鑿弗合不勝憤悱時竺西坦公遷主明之天童師奔實所疑竺西一見知爲法器厲色待之不與交一語師疑愈熾自是依止不忍去得豁然焉天曆間住補但洛迦山遷大龍翔集慶寺龍翔元文宗潛邸也及至踐祚建佛利于其地棟宇之麗甲天下未幾毀於火曇芳忠公新之功未竟而化師乃出衣盂之私補前未備不日而集成功雖以名德領鉅利不效飾車輿盛徒御以自誇銜始終一鉢蕭然而已會元政大亂戎馬紛紜寺事艱窘日甚師處之裕如不以屑意一日晨興索蘭湯沐浴更衣趺坐謂左右曰吾將歸矣汝等當以荷法自期勵精進行可也言畢而瞑侍者撼且呼曰和尚去則去矣寧不留片言以示人乎師叱之而復瞑侍者呼不已師握筆書曰平生爲人戾氣七十八年漏洩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而寂時丁酉八月某日也茶毗于聚寶山前舍利如菽如麻五色燦爛雖烟所及處亦累累然生貯以寶瓶光發瓶外師賦性恬冲喜溢顏間生平未嘗以聲色忤人人有犯之者領首而已然進脩

極勤自壯至髻默誦法華經一部雖暑燠金寒折膠無一日闕者屢感蓮花香滿院芳郁異嘗非世間者可比當大明兵下金陵僧徒風雨散去師獨結跏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滿前無不擲杖而拜上嘗親幸寺中聽師說法嘉師言行純慤特爲改龍翔爲大天界告終前一日上統兵駐江陰沙洲上晝寢夢師服褐色禪袍來見上還聞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悅詔出內府帛泉助其喪事且命卜葬舉龕之夕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師說有五會語錄行世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習禪篇

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明 清遠渭公傳

懷渭字清遠晚自號竹菴南昌魏氏子實全悟俗姓之甥法門之嗣子也生時多異徵誦書攻文不待師授而知解日勝全悟喜之甚亟挽致座下不數年其學大進一日全悟警勵諸徒衆未有對師直前肆言如俊鶻橫秋日無留行全悟叱之衆爲駭愕師氣不少沮如是詰難至於二三全悟莞爾而笑曰汝可入吾室矣全悟瀕沒呼而告之曰吾據師位四十餘年接人非不夥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渤爾汝其勉哉全悟既示寂師肆爲汗漫游虞文靖公集歐陽文公立雅重師文行僉曰是無忝於舅氏也師道德形諸篇翰不知已者初以文字相款慕師笑曰佛法與世法不相違背故以餘力及之將光潤其宗教爾苟用此相夸豈知我哉師出世四坐道場爲法求人無少退轉住淨慈則入 聖朝矣鍾山之會

名德咸集師一至京師遂退居錢塘之良渚問道者接踵而至不翅住山時洪武八年十二月四大若有所惱召弟子屬以後事怡然而逝壽五十九火化不壞者三師法語有四會錄詩文有集善草隸書又善鼓琴同袍以無益諷之師笑曰非爾所知是亦般若所寓也師軀分短小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未嘗虛日生平守道弗變元至正末避地匡廬悍兵來索金帛師瞋目訶之曰浮屠烏有是物邪兵怒拔劍欲殺之師引頸就劍兵歎息而去師偉行甚衆舉此可例推也師住淨慈行化有陳媼者預夢神僧臨其門及師至稽首作禮願爲尼師舉大法以開導之恍然有所悟入師行未百步而婦竟與家人別坐脫而去非師化道入人之深何能及此噫亦異事也

### 大千照公傳

慧照字大千永嘉麻氏子童年駿利異嘗聞人誦習契經合爪諦聽長老良公度爲弟子稟持犯於處之天寧蟬脫萬緣力究大事首謁晦機照公於淨慈一日閱貝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峰處默識懸解流汗浹

背卽腰包走謁東嶼海公于蘇之薦嚴反覆辨勘之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爲心法旣通不閱修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及東嶼遷淨慈師分座表儀四衆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升座示衆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禪看教未免皆爲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懌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尋宣政院署師主育王師憫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嘗垂三關語以驗學者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爲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積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最初父母此第三關最爲峻切惜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于妙喜泉上築室曰夢菴因自號夢叟掩關獨處凝塵滿席弗顧也一日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矣屬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書偈怡然而逝時洪武癸丑十月也壽八十五臘七十茶毗齒睛數珠不壞舍利五色爛然者

無算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師智度冲深機神坦適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眞積力久至于三際不住覺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爲外護其遇學徒一以眞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尙葩藻而指意超言外嗟夫禪宗至宋季而敝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覺路橫川璜公當斯時密授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眞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付囑佛法號爲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興實角立東西共幹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爲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大如有此者豈無自而然哉

日本德始傳

德始字無初日東信州神氏子幼聰穎不好弄遇羣兒嬉戲輒避匿引去見僧則喜動顏色從州之天寧大比丘一公祝髮爲沙彌逮長詣山城諸刹既進具坐探羣書通大意已而歎曰昔吾鄉覺阿上人慧解精絕善大小乘一旦捨所學附商舶抵中土謁靈隱

遠禪師得法東歸國人景仰尊之爲禪祖予晚生末學尙何敢高攀逸駕而望其後雖然詎可堅守一隅而卒無聞耶因請于其王得隨國使宣聞溪詣闕朝貢館於天界寺久之聞溪得旨還國師偕數輩願留華夏參訪求法許之首謁全室泐公機語契合爲掌內記未幾泐公有西域之行師失所依怙聞古幽都山川之勝意其必有異人居之拉友遊觀及足跡殆遍尋憩慶壽若有所待焉越明年洪武壬戌獨菴衍公來蒞寺事以師爲法門猶子延致丈室相與激揚臨濟宗旨意甚相得二十三年庚午師告去緇素遮留之不可遂西踰棧道巡禮峨眉時蜀獻王之國成都嘉師遠來邀至咨問禪要禮遇動厚歲丙子被命出世無爲之大隋瓣香爲全室嗣繼遷飛赴道望彌隆諸子全集室無所容一住七年法席幾于全盛永樂初獨菴繇左善世正衣冠進階太子少師念師遠在西蜀寓書招之既至迎歸其第昕夕論道六年春聘董平坡之席居再歲即謝事十年壬辰將闢靜室爲佚老計遇太宗皇帝特旨畀領



龍泉寺師欽承。明命蚤夜孜孜以繕修興復爲先。務凡棟宇蠹弊者伐美材以易之。堵圯頽圯者購堅甃以完之。丹堊之麗塗墍之新比舊有加焉。先是獻王與師備買山之貲。師不自有。乃命工以漆布附土。偶肖西方三聖之像。金珠彩色爲之莊嚴。曲盡其妙。又嘗以達官富室所施服玩之具。質錢數萬。鑄造千臂大悲像三軀。授淨信者敬事之。其平昔尤喜賑卹。貧困薄於奉已。厚於待人。以故四坐道場。囊無餘蓄。楮金瓦鉢聊以自隨。斯皆師之徇緣誘物權巧方便耳。若夫高提祖印。勘辯方來。全體大用。迥出乎言象之表者。微上根利器。或未易窺測焉。後端坐書偈示寂于退處之金剛室。荼毗獲舍利百餘顆。晶瑩圓潔。塔焉時宣德四年九月也。

### 非幻禪師傳

道永字無涯。非幻其號。信安浮石鄉吳氏子。初娠父夢明果長老肩輿至門。誕之夕復然。因名之曰原。信禪堅定。初識字。日課金剛經一卷。父以宿因俾入烏石山從傑峰愚公爲僧。初入門峰。問何處來。師答

云。虛空無向背。峰隨指寺鍾。俾作頌。卽口占偈云。百鍊鑪中滾出來。虛空元不惹塵埃。如今掛在人頭上。撞著洪音遍九垓。時年十二。峰大器之。卽令祝髮居座下。躬服勞勩。弗懈。積久凝滯漸盡。游刃肯綮所向無礙。遂受印可。永樂丁亥初。太宗文皇帝有事於長陵。廷臣有言。師精於地理學者。徵至入對稱旨。意大加宴賚。卽授欽天監五官靈臺郎。賜七品服。俾蒞其事。事畢將大用之。師懇求願復爲僧。遂擢僧錄司右闡教住南京碧峰寺。未幾俾住持靈谷寺。恩遇益隆。庚子閏正月二十八日示寂。時朝廷方于靈谷建大齋禮官。董其事甚嚴。師獨若不經意。其徒怪問之。師笑曰。自家有一大事。甚緊無暇他及。至是沐浴更衣。敷坐榻上。二僧捧紙至前。把筆大書偈云。生死悠悠絕世緣。蒙恩永樂太平年。這回撒手歸空去。雪霽雲消月正圓。投筆而逝。同官啓聞有命。停龕方丈。十又三日再遣官致祭。顏面如生。茶毗之夕。祥烟彌布。舍利充滿。師說法簡易。剴切從而。歸之者如水就下。至不可遏。遵主大利。率能興墜起廢。至靈

鋒觸發往往屈其行輩聲聞遠邇亦宗門之巨擘云

無旨授公傳

可授字無旨一號休菴台臨海李氏子初教而後禪親見獨孤明公爲虎巖伏老嫡孫出世凡四坐道場皆不出乎台境諸方將倚之以爲重競來敷致師漠然若不聞作休菴于西塢日修淨土法門念佛三昧且曰此卽禪定之功也惡可強分同異哉國朝洪武六年杭中天竺以府侯之命起師師勉應之行至錢塘江濱淨慈諸勤舊相與謀曰此大善知識胡可失也師寒邀于道擁居其位師屢却之不聽色顏然不怡時當歲儉問道者如雲糗糧方患不繼而施者踵至居二載而退歸臥竹院忽示微疾端坐西向召左右謂曰吾將逝矣或請偈曰吾宗本無言說乃合爪連稱佛號至聲漸微而寂閱世六十九僧臘五十龜留七日顏貌不變闔維齒牙貫珠不壞舍利光色晶瑩如金銀水精者徧滿於地塔而藏焉師儀觀雄碩識見夙卓其於榮名利養視之如無物出專法席皆迫於不得已會朝廷設善世院總統天下釋教

事或勸師求檄以主名山師笑而不答然其所蒞之處不以恬退而不加之意必革其敝習新其規制使可貽于悠久五會語多肆口而說嘗不經思平居遇物成味率出人意表戒其徒勿以示人至於尊賢尚德推已及物有非人之所及誠末世大法幢也

德隱仁公傳

普仁字德隱蘭溪趙氏子趙故名宦家師生有出塵之思博極羣書參了然義公于智者機鋒奮觸當仁無讓聲稱籍籍起叢林間掌記室於東陽輝公分座說法于南楚悅公古鼎銘公月江印公無弗咨叩相與辯詰無虛日徵以宗門機緣大而沙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激揚正法之餘旁及辭章者唯覺隱誠公笑隱訴公爲最密元至正乙未部使者挽師出世金華之西峰時天下大亂師知事不可爲鳴鼓而退及王師聚婺州駕幸智者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尙虛特詔師住持不聽詔之南華不遠三千里致州侯之命不從杭之中竺其請如南華又加勤焉師惠然欲往郡守鍾某惜其行從容問師曰佛法有重輕

耶曰。否。曰。佛法既無重輕。師位寧有崇卑耶。師一笑而止。久之。起。應淨慈。道聲洪震。方以興壞起廢爲已任。而秘書事起矣。有誣智者。寺僧購名畫以歸者。事下刑曹。刑曹以師舊主智者。當知其是非。逮而質焉。事將白。忽示微疾于京師寓舍。屈指計曰。此八月八日最良。吾將逝矣。至期。整衣端坐而化。閱世六十有四。僧臘五十。師風指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逢學行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儋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薦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善談論。終日不倦。玉貫珠聯。纒纒絕可聽。尤能汲引後進。隨資誘掖。克底于成。有三會語錄。山居詩一百首傳世。

### 白雲度公傳

智度號白雲處之。瀝水吳氏子。年十五。慨然有出塵志。父母峻拒之。師不食者累日。若將滅性焉。父母無奈。何使歸禪智寺。禮空中假公。剃髮具戒。卽寺側楞伽菴。深習禪定。每跌坐達旦不寐。如是者數年。已而歎曰。六合之大如此。類然滯一室可乎。遂出游。七閩徧歷諸山。無有契其意者。旋浙見靈石芝公于淨

慈。又登天目。參斷崖義公。談鋒銛利。人莫之敢撓。時無見觀公。說法天台華頂峰。大振圓悟之道。師往拜之一見。剗心焉。服勤數載。盡揭底蘊。無見囑之曰。昔南嶽十五出家。受大鑒記。前後得馬祖授之以心法。針芥相投。豈在多言耶。勿掉三寸舌。誑人須真正見。解著于行。履方爲報佛之深恩耳。師佩伏之。弗敢忘。又走長沙。見無方普公。走雲居。見小隱大。公皆無異辭。旣而旋福林。與毒種疊成山。欽二公互相策勵。如恐失之後。從御史中丞章公溢之請。出世龍泉之普慈。衆至八百人。移茅山。遷武峰。從者恒如初。國初吳元年。隱禪智之岑樓。洪武己酉。詔起天下名僧。敷宣大法。師與焉。初力辭。戊將強起之。適師至而會事解嚴。遂還杭。杭人奉師居虎跑。又入華頂。未幾示微疾。浩然有歸志。四衆堅留之。師曰。葉落歸根。吾所願也。遂回福林。五日。忽沐浴易衣。索筆書偈云。無世可辭。有衆可別。太虛空中。何必釘橛。擲筆而逝。壽六十七。臘五十二。闍維得五色舍利塔於院之西。師靜謐寡言。機用莫測。臨衆無切督之威。嚴厲之色。唯以實

相示人所至之處人皆欽慕如見古德或持香花供養或繪像事之不可以數計見客無懈容無憂辭有問則言無則終日澄坐所作偈語不許人錄故今無傳者

傑峰愚公傳

世愚號傑峰。衡之西安余氏子。初從孤嶽嵩公。供灑掃之役。已而爲大僧。謁古崖純公。石門剛公。涕淚悲泣。所以求端用力之要。二公欣然。語之師。佩受其言。不分明暗。兀坐如枯株。時年二十五矣。踏潯江而西。見諸大老如布衲雍公。斷崖義公。中峰本公。師一一咨叩。下語不契。中心營亂。遂止南屏山中。三年不踰戶限。聞止巖成公。倡道大慈山。亟往謁焉。嚴示以南泉三不。是語師聞而益疑。仍還南屏。類氣絕之人行。坐寢食不狗。覺知一夕。聞鄰席僧唱證道歌。至不除妄想。不求道。豁然如釋重負。舉目洞照。不見一物。留礙喜躍。不自勝。疾走見止巖。會止巖游姑蘇。趨天池。求證於元翁信公。仍歸止巖。止巖喝曰。何處見神見鬼。師曰。今日捉了賊也。曰。賊在何處。師便喝。嚴豎起。

竹篋命師指名師便掀倒禪牀。嚴曰。爾欲來捋虎鬚耶。師作禮。嚴連打三下。囑曰。善自護持。他日說法度人。續佛慧命。至順二年。歸西安。住烏石山。澄居靜念。影不出山者。一十六載。聲光日振。縉素之士。全集壓下。恒至二三千指。至無所容。既而遷廣德之石溪。龔龍寺。嚮化之盛。不下烏石時。烏石之衆如子失母。力迎其還。適郡境新建佛刹者。四曰古望。曰龍眼。曰寶蓋。曰普潤。皆延師開山。爲第一祖。師起應之。無不感慕而奮迅。國朝洪武三年。郡守戎將舉水陸大會。僉謂非師不足。拯拔幽滯。師勉強成行。竣事而反。示微疾。召門弟子。勉以精進。入道書。偈。擲筆而逝。越七日。奉全身藏于烏石慈雲塔院。壽七十臘五十。得法弟子十餘人。無涯永公最著。師道價傾四方。非惟禪林奔湊。而公卿大夫若太尉高公。納麟兵部。尚書黃公。德昭浙江行省。左丞老老江東。廉訪副使伯顏。不花。或函香致敬。或馳書問道。或上謁親領。玄要得其片言。隻字。寶之不翅。南金師之施。可謂博矣。使其正席名山。則惠利所被。宜益廣。今乃僅止於斯。有識者。

恒傷之

萬峰蔚禪師傳

時蔚字萬峰溫州樂清金氏子生而室有光母懼欲弗舉其姑保而育之襁抱中見僧輒微笑作合掌態年十一讀法華有省入杭受具戒謁止巖禪老於虎跑俾參南泉三不是迷悶無所入抵明州達蓬山卓菴佛跡古址力究至忘寢食一日聞寺主宗律師畢瀉山錫倒淨瓶話忽大悟偈曰顛顛倒倒老南泉累我功夫却半年當下若能親薦得如何不進劈胸拳走虎跑呈悟復之華頂謁無見求決擇見深肯之囑曰爾年小且居山去蔚仍還達蓬單丁十歷寒暑時千巖長禪師住伏龍山道望昭著蔚提包謁之相見如舊識慧辯風馳如天馬行空不可控馭巖亦極盡鉗槌之妙知其已徹顧謂昭首座曰蔚山主頗有禪僧氣象煩請歸堂尋爲第一座一日巖陞堂舉無風荷葉動一定有魚行語未畢蔚出衆震聲一喝拂袖便行巖示以偈有一喝西江水逆流之句旣而別巖住靜嵩山又一紀巖前後爲手書招之者三所以愛

重期待者甚厚比至使分座說法遂付以法衣囑云汝緣在浙西可往化導吾道有寄矣蔚奉命入吳凡三築精藍卒之立墓鄧蔚山中斬蒙羣結菴居之久之四衆歸向乃構爲大伽藍額曰聖恩奔赴者日甚一日至不能容蔚隨機演說俾人人滿意故人益慕而信之於洪武十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坐化閱世七十有九僧臘六十停齋十三日肢體溫軟香潔如平時門人奉全身瘞於菴之西崗師貌古神清髭鬚疎朗寡緣飾千巖稱其純粹質樸有古人風談道三十餘年吳人無少長咸知敬慕有繪像而事之者平生未嘗讀書惟以深悟自得其形諸語默者俱能刊露浮華而一踐乎其寔門人請留法語蔚曰從上佛祖諸所言說句句朝宗言言見諦略不肯聽從況吾言乎悉付火燼門人竊而錄其少許以傳蔚未化前數日大衆普集或以得法承嗣爲問示偈曰慈悲無念華開果熟因地分明慧寶致囑蓋記無念學翠峰華榮果林寶藏持四公也於中學公顯受衣法後出壺開導之盛無媿于蔚況受知太祖高皇帝龍章



錫雲漢昭回法脉淵源不絕蔚所付得人矣

德馨傳

德馨義烏方氏子幼有超俗志依千巖長公爲弟子執侍十五年恂恂然若闇于機者聞法要每嘿識心通一旦喟然歎曰日月如跳丸人命如春霜朝露而久安於此吾其爲井蛙乎乃躡蹻出游吳越間歷抵大尊宿求切究若端元叟訴笑隱忠曇芳咸嘖嘖期許又見瓊頑石于石溪瓊問何處來對曰伏龍又問何名對曰德馨曰有字乎曰無瓊云詎不聞乎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其字曰蘭室可也師欣然作禮云謝和尚命字拂衣徑出瓊云好箇師僧只恁麼去乃反伏龍依長公卒其業將一紀長囑之曰汝平實地上人擔負大事吾將齒望宜善自護以至正壬辰杖錫過金華至城西止焉其地有泉曰君子泉乃宋劉嶠隱處岡巒迴合林樾幽鬱將結茅以居地主言仁卿卽割以奉縑白景向金穀之施不求而至不數年遂成精舍其規制一如大伽藍榜曰清隱歲無一畝之入而凡供養之需沛然有餘諸方參德來視如歸會

聖壽缺席僉議非師莫宜補其處爭相撓勸不從則白於郡府強起之國朝辛丑歲也婺源人瞻戀莫能已曰吾師聖壽何有焉乃相率迓之明年復歸清隱又十年洪武壬子冬始化師履行誠實不事緣飾凡接學者未嘗一言語相以爲教以身爲教者居多蘇公平仲歸自南京往往聞師名縉紳間因就謁之延坐室中移時起居外無一辭請曰嘗聞長公見客口如懸河剎那頃數千言師其大弟子願嘿然如此將不言以餽我耶抑執德不同作佛事亦異也師曰昔吾師未嘗不言而未嘗言今吾未嘗言而未嘗言道無隱顯焉有語嘿乎蘇深服之以爲有道之言

法秀禪師傳

法秀禪師不知何許人見左春坊鄒濟所作般若禪院記中想見其人故當時高德惜無從考始末記稱江寧天王山有佛龕曰般若在京都城南九十里山形勢若蓮花二水環拱于其間峰巒秀麗泉清水盛堪爲阿蘭若地元大德中法秀禪師棲禪於此師得法於千巖長禪師戒行孤峻嘗居婺之聖壽爲第一

座道播諸方禪衲雲集至正甲午 太祖高皇帝渡江聞師名單騎入山與語相契時遣繆總制者送供久之師游廬早莫知所之境遂藁蕪洪武二十年歲丁卯 上記憶其事 詔工部右侍郎黃立恭選一辦道僧卽舊地重新創立因諭之曰我渡江來曾謁法秀禪師其僧有見識立菴正在蓮萼上賜名般若禪院立恭乃舉僧紹義引見受命而去遠近聞上意所嚮莫不隨喜輸財助力未幾而成叢席卽今之般若寺也

明河曰圖記列千巖法嗣唯萬峰蔚松隱然耳安知復有秀哉如秀者顯隱之際猶神龍不可得而繫羈能使我 聖祖僅一見之不及再見至念其人不忘其處誠足傳持師道將超然踰蔚而上之天際眞人宜乎 聖祖謂其有見識也故予不能盡無疑于圖記之所見而於圖記之所未見萬想增歎之深不特秀公一人而已

### 西竺來禪師傳

本來禪師西竺其號也生撫州崇仁裴氏七歲出俗

十三謁一峰寧公付以禪觀之法嘗一定七日偶聞人讀清淨經豁然有省頃云幾年外走喪眞魂今日相逢迥不同身伴金毛石獅子回頭吞却鐵崑崙似一峰峰用本色鉗鎚痛與錐剗示以偈曰青山疊疊雨濛濛獅子金毛撥不通我也自知時未至十回放箭九回空頂峰示寂師於定中與峰相見作轉語數十打破水碗遂出定而垂淚噓歎因往金山見慈舟濟禪師方得決了遂嗣焉舟以深居巖穴爲囑師奉以周旋越後 寧藩聞師道邁以禮三請師不赴且欲深隱 寧藩恐竟失師因進書問道要師拈方便語示之 藩信受奉八字師號以尊顯之從茲道譽徧寰區矣乃走盱江黎川隱壽昌禪院學者踵集復入閩之杉關趨赴有加蓋以雷聲雖遠聞者自震雖欲痛悔埋踪不可得也衆至無所容主事措置土木工甫畢師焚香趺坐索筆書偈云這個老乞兒教化何時了顛顛倒倒任隨流是聖是凡人不曉咄來來來去去去海湛空澄風清月皎擲筆泊然就逝閱世六十八僧臘五十五時永樂壬寅十月八日也

如皎傳

如皎字性天。四明周氏子。七歲患腸癰。醫剝生蟾。除以治。師見。惕然曰。物我皆命。奈何害之。奪而縱去。父母奇之。曰。必佛種也。乃命出家。禮正菴中公爲師。而落髮焉。隨侍正菴入京。參同菴簡禪師于天界。典藏。鑰。究楞嚴。晝夜講讀。不輟。過勞得咳血疾。同菴謝世。值正菴主饒之景德。師侍行。舊疾亟。增欲還天界。養病。正菴曰。吾方賴汝匡輔。若去。我獨處。此無益也。遂退席偕還。疾愈。聞古拙俊公居繁昌。乃函香而往。古拙命參。無字話。復還天界。立誓不出山。禁語。千日。永樂丁亥。會古拙奉詔旨。天界山居終。老師幸親炙。一夕夜靜。推簾見月。嘉然有省。歎曰。元來得如此也。翌日見古拙入門。不作禮。震威一喝。古拙曰。皎上人。今日冷灰豆爆。莫是貧人得寶耶。師曰。寶卽不得。得卽非寶。曰。憑何如此。師卽趨前。問訊。退位叉手立。古拙曰。父母未生前。畢竟如何。師屹然一默。良久。古拙曰。還我向上句語。未絕。師以衫袖蒙首。趨出。呈偈云。午夜推簾月一彎。輕輕踏破上頭關。不須向外從他

覓。只麼怡怡展笑顏。古拙閱之以掌撫師背曰。此正是持不語底人也。述伽陀爲之助喜。遂歸侍正菴。俄正菴示寂。乃飄然度嶺。至西坑築菴居之。影不出山者二十年。坐死。關千日。宣德壬子。武林請主虎跑。不應。祖堂幽棲復固請之。不獲。已一出。據倪提唱學徒雲集。將終集。弟子曰。文章佛法空中色。名利身心柳上烟。惟有死生真大事。殷勤了辦莫遷延。復問云。死生既大。汝等且道如何了辦。衆不能對。徐云。我今無暇爲君說。聽取松風澗水聲。言訖而逝。壽七十。徒衆奉全身塔於菴之左。隴師儀狀魁偉。性格清奇。度量含弘。戒簡堅峻。口不言人過失。徒衆越度者。惟以冰顏示之。待其自化。有犯之者。怡然不與較。兼涉外典。平日漫成偈語。無非祖意。以示人光明顯赫。近古者宿難與爲比也。

香嚴澄禪師傳

覺澄山後蔚州人。十歲不茹葷。從雲中天暉。公落髮。痛絕人事。閱大藏。越五寒暑。乃周後。因提無字話。有省。道譽隆。起鉅卿名。公交薦之。住南陽香嚴寺。大

爲人所歸。逾年棄去。上西蜀。游江南。受大戒於杭之戒壇。還登太岡山。訪月溪和尚。又入投子。禮楚山琦禪師。遂獲印記。俄而別去。養靜固始之南山。星霜頻易。又往五臺。禮文殊。請光瑞。得如所祈。密有感悟。還鄆城。逢天界首座清寧。請居高座寺。寺後卽雨花臺。梁雲光法師講法華。天雨花處。師還繼芳躅。善於開導。鍵閉山居。十餘載。足不躡城市。而聞風者從化有藥師科儀。雨花集行。世成化癸巳八月九日。端坐夷然而化。少息衆皆淒泣。又徐開目曰。不須如是。復瞑目長往。

無念傳 附一覽

無念學公德安陳氏子。九歲出家。禮無極和尚爲師。東游姑蘇。見萬峰蔚禪師。一喝下領旨。萬峰出法衣。說偈送之。歸寶林寺。道聲藹著。遠近翕然。宗之寶林。當四會之衝。天兵征陳友諒。寺燬。縋流盡散。唯學一人守之。荒墟蔓棘。弔影數年。暨我聖祖。削平僭僞。奄有四海。偃革崇文。聿興吾教學。有復創之志焉。於是善信雲集。向化風從。不三四年。寶林金碧掩映如

化樂天宮矣。洪武十五年。孝慈皇后陟天。楚藩建大會。集千僧於洪山。學在焉。王見而異之。遂留邸館。建九峰寺。居之。學具福德。相行慈悲。行人見之意消。故有不言而化者。是能倡大緣。舉大利。皆一呼而應成之之易如撥之也。當道者薦於朝。聖祖召見。便殿命坐。應對稱上意。禮遇隆渥。欲留主京。利固辭弗受。厚賜遣中官送還。二十九年。再遣中官奉御製懷僧詩文一軸。松花實各一器。至山。諭慰。肅至。

勅曰。前者僧無念戒行精於皎月。定慧穩若巍山。暫來一見。去此管懷。懷之不已。還人就見。特以松實供之。兼以詩勞之云。云。又賜僧無念九歲出家詩。學皆如韻和之。以上上覽之大悅。自是深信吾道。頗亦省刑寬法矣。永樂四年。示寂。閱世八十有一塔。全身於九峰獅子巖之陽。

一覽祝髮精修。嘗刺血書雜華經八十一卷。善吟咏。有寒泓稿與太子正字桂彥良游甚厚。一日彥良侍上文華殿。上問爾在鄉里與誰游。對曰有僧覺性。原嘗與游。有詩贈之。因誦詩。上稱善。卽賜和。

命考工監丞徐璞書之寄贈一覺焉

無念受知 天子見禮親王極一時之盛全以實行感動至一覺則以桂重也然一覺固有所以取重於桂者儒尊士行僧貴德業我 聖祖敬德慕道之心世出世間一揆深得靈山付囑之意卽師號一節在宋元時何其紛紛也至我 朝卷跡一掃故歷代帝王護法尊僧非不及則過之唯我 聖祖爲體道得中云

楚山琦傳

紹琦字楚山唐安雷氏子生自不凡慎動止寡言笑九歲出家從立極和尚學禪後獲印于東普無際禪師正統六年再參東普普問子數年住何處曰我所住處廓然無定普曰有何所得曰本自無失何得之有普曰莫不是學得來者曰一法不有學自何來普曰汝落空耶曰我尚非我誰落誰空普曰克家須是破家兒至晚復召入詰之曰汝將平昔次第發明處告我師悉具以對普曰還我無字意來師偈答曰這僧問處偏多事趙老何曾涉所思信口一言都吐露

翻成特地使人疑普曰如何是汝不疑處曰青山綠水燕語鶯啼歷歷分明更疑何事普曰未在更道曰頭頂虚空腳踏實地普召弟子鳴鐘集衆取袈裟拂子授之師容止莊重雖宴居如對清衆具擇法眼勘驗學者百不失一門徒數十人唯寶山金者深入堂奧讀師語錄直捷簡明不在古人下也

古庭傳

附淨倫

善堅姓丁氏永樂甲午生於瀘城南郭其夜紅光異香充盈戶室十歲入五華寺禮宗上人爲師易名善賢十九參柏巖禪伯自是習坐不輟巖異之勉持觀音名號宣德二年巡按御史張公善相謂諸老宿曰此子非凡間人三十後當佩祖印諸德宜善視之庚戌走金陵謁無隱道和尚示師萬法歸一話力究數年偶閱圓覺經至身心俱幻劃然自釋云離此身心誰當其幻目前境物非我之留死去生來安可息也乙卯抵貴州擁羅山因入蜀脇不至席者數年遂大悟正統間無際奉 詔住隆恩師袖香見之獲印記付信衣拂子更號古庭天順間住浮山從化者衆師



之立言妙行不獲悉紀觀師所著閒閒歌則知其槩矣歌曰君不見我閒處我閒閒處閒閒餘疊嶂重巒鎖碧居松頭每夜銀蟾輝放出清光焰我閑望高巔見遠水千山萬山何已矣環烟四絕境空如坐臥繇吾心自主閒中閒誰理會山中更有深深地雨過山青色更佳滿巖烟霧多蒼翠禪欲參道欲學不學不參惟快活絕無人事與相關雅有鳥猿聲聒聒這閒翁何所據年來日去誰相似聰明知解沒些兒破裨蒙頭惟一味君不知我閒趣萬論千經徒指註世尊良久落人機見影追風猶累墜不無無何有一見明星顛倒走錢牛日午過秦川木馬追風夜半吼間自在身幾幾百年之事一彈指富貴功名總屬空古今多少皆如此衆生心諸佛性生生死死何時定老胡掘地陷人坑似與鉢盂安把柄閒中閒說向人但得心安莫慮貧眼空四海無相識唯見依依嶺畔松閒散誕忒蹉跎未嘗開口念麼訶總是閒情閒不過太平無事且閒歌又有山雲水石集盛行於世暮年返滇建歸化禪林以弘治六年癸丑七月二十日遷

化肉身如生四衆龍而奉之

淨倫號大觀師門人中之皎皎者鍼芥投於浮山道化被於南服黃慎軒太史輝極其歎美謂古塵大鏡皆宗門開士有遠錄公之遺風焉

嘗以詩寓道山居吟云無事山房門不開土塔春雨綠生苦此心將謂無人委幽鳥一聲何處來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補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吳門華山寺沙門 明河 撰

習禪篇

明 翠峰山公傳 附圓月明律

德山號翠峰關陝西夏人幼質朴深慕禪悅年三十始出俗從靈雨牛首寺海公爲弟子束戒縛禪日積月磨漸有契會海公就化師得以自便因遍參叢席足跡殆半天下雖歷諸禪老鉗椎而碍膺之物終未脫然偶遇古峰上人憫師爲道之勤勸見寶月潭公

潭公爲時大禪。伯聲光顯著。一見相契。遂示以法要。且曰。子期心固遠。然終欠一番徹骨。在必過此一番死中。發活始可。面目向人出言吐氣。皆有著落。不然徒使伎倆了沒交涉也。師聞忽醒。卽日辭去。入伏牛山。傍崖結茆。日食麤糠草根。不知身爲何物。如是六年。而豁然融貫。辦香爲潭公嗣。不忘所本也。自是遠近奔赴。法席大張。相從者動以千計。以衆盛。故魔起浮言。上聞天威。震怒衆皆爲師危之。或勸師暫避。不從。安坐丈室。略無懼色。而卒亦無他。此在都門吉祥寺時事也。旣而捨衆歸伏牛。而衆終不捨師。故伏牛之衆視吉祥爲尤盛。說法三十餘年。度人不可稱記。一日謂衆曰。歸歟。歸歟。吾北人歸化首丘。吾之願也。遂還京居。延壽延壽在吉祥東。師所創也。未幾而寂年八十。有一弟子奉全身。瘞於寺。普同塔之後。師梵貌頎偉。觀視凝定。喜怒不形于色。有容人之德。學子不論其意。師諄諄爲教。必使達之。而後已。持身甚約。所蓄無長物。得檀施輒緣手盡。以廣二田。若於已無與焉者。有爲師贊者曰。有風斯清。有月斯明。猗歟。

翠峰玉振金聲師實錄當之無愧

圓月字印空。姓熊。京師人。入翠峰之室。栖伏牛山。久之。有得性光顯露。闢道場。開法學。子響至。聲聞九重。被命於慶善戒壇。爲受戒者宗師。明律字三空。姓龔氏。順天人。亦嘗有聞於翠峰者。翠峰在伏牛。律結茅玉皇塚中。修念佛三昧。開龍興寺。率衆煉魔。晚住杭州虎跑寺。甘淡務實。於時無兩萬曆乙卯入滅。

毒峰善傳 天淵湛附

季善祖鳳陽人。隨任生於廣東之雷陽。父姓吳。母鍾氏。稚小以佛事爲兒戲。十七出家。初投源明和尚。明示以無字公案。囑云。須發大願。以自護持。師便發願。若生死不了。大事未明。遺棄修行。貪著名利。死墮阿鼻地獄。受苦無量。正統八年入閩。參無際。閉關力究。關中不設臥牀。安一櫬。誓不倒身。以悟爲則。昏沉來。因去櫬立誓。不坐不近牆壁。遠空徑行。一朝聞鐘聲。忽悟。說偈云。沉沉寂寂絕施爲。觸著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體體紛紛碎夢初。回見蒙隱楚山二老。

又見月溪溪印可之天順庚辰趙氏建西湖三塔寺請師開山繼興天目昭明繼興吳山寶蓮繼興南山甘露成化庚子掩關石屋寺壬寅慈雲嶺有寺曰天真僧宗綱請師與建事竣即掩關杜人事師一生苦功無與倫比雖得相應而勒持彌督涵養淘汰至老無替有四十餘年祇掩關之句示寂後真身覆以缸龕藏天真石洞中門人輯師言論行實爲三會語錄云

福湛號天淵楚人也居蓬溪智林亦以勤苦入道獲印於月溪後開堂弘化大爲楚蜀學禪者所歸有法語二卷曰天淵錄七十七歲而化倒騎鐵馬吼西風明月清風一樣同師偈也月溪之門自不乏人語孤硬之風二師爲最

### 法舟濟傳

道濟字法舟張氏子生樵李思賢里少爽拔未嘗入鄉較而義辯宿成爲里中所異年十八忽猛省白父母求出俗勿許遂日夜坐不事生產又三年潛入天寧寺爲行者時默堂宣禪師受月舟和尚法印歸自

繁昌法筵龍象踏濟濟師服勤之餘多所諮訪久之詣東禪依昂公雍染昂法叔吉菴禪師者默堂子也知見精確而道行清苦師折節事之古德入道因緣朝夕參叩以爲不至古人休歇田地不止偶行廊廡間聞佛殿磬聲豁然契悟尋趨方丈菴望見笑曰子著賊也師曰賊已收下曰賊在甚處師振坐具曰狼籍狼籍曰這掠虎漢狼籍箇甚麼師一喝歸衆菴喜印可之繼謁古印雲峰諸師日益深奧自是應機演化雷動電激章縫縉素諸乞言者憧憧然水陸並湊無虛日矣嘉靖初衆請出世於金陵安隱寺上堂舉拂子召大衆云見麼又擊拂子云聞麼既是舉起便見擊着便聞妙真如藏非思非議應用靈靈奇哉奇哉汝諸人自不丈夫願乃傍人門戶求知求見韜晦家珍甘爲寒乞將謂諸聖別有奇特也廣額屠兒鷄下屠刀便云我是千佛一數豈有曲折作知見耶丈夫子何不恁麼便擔荷去其指法徑要大都類此性恬靜未嘗誤干謁隨緣遷轉前後二十餘所解包之後不更出門戶處大衆折大疑無碍之辭波騰

雲湧夜以繼日。曾不少倦。而燕閒之日。泊然危坐。若不解語者。此其大凡也。師心精泯。合時靈感。通以至呪移井石。錫出山泉。說法則蛙入晨牕。入定則神來夜室。自避倭之後。任真而放。雅同流俗。嬉笑怒罵。縱橫自調。而人不能測矣。庚申秋。寢疾且革。或勸起坐。說偈。師曰。此皆文飾。非吾事也。以手搖曳。而逝。年七十四。臘五十二。茶毗。後塔其骨於別室。中所說法語。偈頌等若干言。門人正雨輩集而梓行。

月心寶公傳

德寶字月心。金臺錦衣衛族父吳公母丁氏。舉師於正德壬申年。既冠。偶過講肆。聞法師講華嚴大疏。至十地品。初地菩薩捨國城妻子。頭目髓腦處發憤歎曰。千古猶今同一幻夢。富貴功名。縱得奚益。遂投廣慧院。能長老出家。既祝髮。具戒。知有向上事。不自便休。必期眞悟。卽腰包行脚。一時老宿號稱明眼者。罔不蒙參。而戶謁指點功夫。指磨見地。造詣日益深密。後因寶峰指見。關於嶺和。尙入室。次連下語數十轉。皆不契。師心路俱絕。一日因洗菜水邊。忽一莖墮水。

隨水圓轉。捉之不著。忽有省喜。甚提籃歸。見嶺立簷下。問師是甚麼。曰一盤菜。嶺曰何不別道一句。師曰請和尙別問。來嶺復詰以靈雲桃花。趙州柏子。皆隨問而答。復問玄沙不肯話。師隨聲便喝。拂袖而出。次早入室。問訊侍立。頃嶺顧視傍僧曰。汝等欲解作活計。這上座便是活樣子也。師卽震喝而出。後復同爽菴參襄西大覺圓和。尙覺門庭孤峻。自辦粥飯。始許掛搭。親炙四五月。語言無滯。覺曰。若以今時諸方子當絕類。爲不可測。人今則不然。老僧將你爛熟底。一則因緣問你。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便大悟。佛旨且既不涉。有無良久。亦是閒名。正恁麼時。外道大悟。箇甚麼。師儼答。覺急以手掩師口。曰止止。猶更掛齒。在師豁然頓省。乃曰可謂東土衲僧。不如西天外道。自是名震海內。海內禪子皆奔走座下矣。師隨緣開化。靡定所居。有語錄四卷。曰笑巖集。笑巖師別號也。鄧定字曰笑巖。上堂棒喝縱橫矣。卒無一人承當。卽笑巖不失利安在。爲時雨而化。無亦婆子心切歟。晚年屏居京師柳巷。幾至結舌亡。

鋒而具真實爲生死心者亦不惜爲一見如師者固末世之光明幢也以萬曆辛巳正月示寂閱世七十僧臘四十有九塔全身於城西之北門

### 常潤善真二師傳

常潤字大千號幻休江西進賢黃氏子幼失二親從父出游遂入佛牛山出家學攝心浮泛不得力誓遍參南詢萬松林公於徑山折而入都聽松秀二法師講楞嚴至圓明了知處忽有省復謁大方蓮公最後入少林參宗主小山書公言機相合如函蓋究進之力日益精勇一日舉洞山過水頌請益公詰之曰既不是渠畢竟是何人師于言下霍然以偈答曰若要識此人有箇真消息無相滿虚空有形沒踪跡曾爲佛祖師嘗作乾坤則龜毛拂上清風生兔角杖頭明月出公囑令加護未幾辭去公授之偈以少室相累師謝未遑及公歸寂大衆迎師于都門三辭不獲已乃赴座下士百七人聞所未聞得未曾有咸謂寶鏡重光先堂頭付託得人矣嘗遊五臺講法華於壽明寺衆見白光繞座偶行路次一精舍衆沙門羅拜稱

祖師云昨夢伽藍神掃門旦日祖師過此今師適來師笑曰祖師過去久矣師居堂頭位且久卓然有古人之風大司馬汪公道昆謂師魁然修碩容止莊嚴其嚮應如洪鐘其普度如廣筏其砥波流如山立其隨機而顯化如珠走盤至其冥獨覺覺羣迷日孳孳然以道自任云云信非虛語也以萬曆乙酉歲四月示寂大宗伯陸公樹聲文其石以頌德

善真字實相南昌人姓熊氏參幻休而未盡幻休人疑爲不及休或以爲過休者也幼業儒而不安於儒每以三教誰尊問人人以佛對遂棄儒往廬山禮湛堂和尚祝髮雅志參訪初游閩之武夷聽默菴禪師提唱公案竟月無入乃以已臆下視諸方既而悔之游楚興國州建一寺葺清規安衆其中太守任公奉事惟謹道望翕然甫及期捨去入少林謁休和尚參機緣往返不薦曰且作長行粥飯僧雖然此老真吾師也故其後所游至皆稱少林焉自是行蹤益遠遍歷吳楚滇蜀禮南華之塔訪雞足之衣天台雲巖眉雪皆師杖間物耳抵蕪州疾作命在呼吸兀坐不睡



其徒明空進曰。師曾講觀法如指掌。今何以臨渴掘井。請放開養疾爲正。師首肯。疾愈。囑徒曰。父子上山。各自努力。因入頂山。獨棲以薑葉爲衣。野菜爲食。適於雪夜。負薪。霍然有省。住三年。入終南。雲霧山。居九石坪。人云。此坪不開久矣。曾有六七人入坪採木。死於虎。師不爲意。捫蘿剪棘。露坐七晝夜。稍開一徑。於坪建一室。名蘿月山房。修靜其中。雖絕粒經旬。處之夷然自得也。時休和尙已化。聞之。爲位拜哭。歎曰。先師一把椅子。可惜。或曰。師得無有餘念乎。師曰。此處安容念。爲祖庭所繫。不爲人耳。未幾入秦。遊太白山。靈山將之華山。講道德南華二經。爲士大夫延回。漢南講首楞嚴。仍入蜀。廣元縣漢王山。靜居。頓成叢林。已應雪峰寧羌二講。未久。門人請還漢王山。乃以萬曆戊戌五月示寂。遺言有樂志論一行三昧說及淨土應驗山房夜話詩偈雜作。傳於世。紫柏尊者曰。眞禪師持行高潔。與余意氣相期。惜不得與之雅遊。僅於峨嵋一交臂而失之。曾投一偈。冀續後緣。而今則已矣。世之君子。試讀其樂志諸篇。可想而見也。師住

峨嵋臥雲臺時。達師曾過訪之。故及之云。

### 孤月禪師傳

淨澄。燕京西河張氏子。生時偶二僧至門。厥父喜。卽請安名。僧曰。此兒非常。應名清正。未幾。父母相繼亡。師決志出家。行至雙城子。路逢僧求落髮。詢其來緣。乃初立名僧也。遂就金河寺剃落。其師令習經業。師不悅。示以念佛法門。未周歲。其師死。偶遇五臺善公。易名曰淨澄。卽走古華嚴鍊磨。日夜遍抄。忽疑滯頓。開如釋重負。求證於廣恩月溪老人。溪轉數語。師汗下。不能對。因俾參無字久之。獲印可。付以拂子。手卷。南游濟河。舟沒。所有俱失。身附浮木。獲免。自思所得。未愜。卽誓曰。此行若不大悟而還者。有如河。自此提參。益切入蜀。飛雪山。獨居。弔影三年。一日造飯。遂定去。覺時。飯生白醭。靜中嘗聞百里外人聲。久着地打坐。足爲冷濕。所乘忽不能起。幸得人荷至。後山調息始愈。一日坐木上。正爾湛寂。忽聞爆竹聲。豁然心空。自是方得一切時中洞然明妙。請印於圓覺法鑑和尚。又造廣福雲谷老人谷。見其一向孤迥迥底。卽問。

曰你却似個死人。我且問你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眉毛上橫鼻孔大頭垂。又問如何。是無字意。師曰。風行草偃。水到渠成。又問大地平沉。虛空粉碎。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曰。雲消山嶽露。日出海天青。谷肯之天。順改元。還清涼道。聲遠播代。藩請詣內掖。問道。感光明。炤徹內外。王大悅。因就華嚴。谷建寺。請額曰。普濟奉師。開法。其中有清涼語錄。行世。嘗作山居詩云。甘貧林下思悠悠。竹榻橫眠枕石頭。格外生涯隨分足。都緣胸次一無求。又云。自住丹崖綠水傍。了無榮辱與閒忙。老僧不會還源旨。一住山青葉又黃。復坐脫於本寺。

### 石頭回禪師傳

自回東川合州人。世爲石工。雖不識字。志慕空宗。爲僧於景德寺。精戒謹言。求人口授法華。日取崖石。手不釋錘鑿。而誦經不輟。南堂靜禪師見而愍之。令罷誦。一意看趙州勘婆因緣。師念念不去心。久之。因鑿石。石稍堅。盡力一槌。瞥見火光。遂大悟。說偈曰。用盡功夫。渾無巴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南堂可之。爲石

工。而又因石悟。諸方稱石頭和尚。有頌云。石頭和尚。咬嚼不入。打破虛空。露些子跡。既而歸釣魚山。建護國禪林。大開爐講。從化者衆。著草菴歌。警世其末云。老僧不知輪甲子。一葉落知天下秋。後自斃。石二十四片爲齋。自入掩門而逝。又有回禪師者。婺州人。育王讓和尚嗣也。住南澗西巖。新行經界法。回喪去茶窠。植松柏。人訴於有司。追之甚峻。回曰。少待吾行也。卽剃頭沐浴。陞堂辭衆曰。使命追呼。不暫停手。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瞑目而化。有司遂寢其事。

### 無盡燈禪師傳

祖燈無盡。其字也。族王氏。四明人。父好讀書。爲華嚴經五色舍利。見於筆端。師年方幼。數日般若之義。一至於斯邪。卽求出家。依郡之天寧東白明公。秉戒於開元奎律師。已而曰。溪泳公來代明公說法。命掌綱維。司藏鑰。曰。溪升堂。師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究。忽然觸著。却來再問。師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溪便喝。

師遽禮拜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師曰開口卽錯溪領之服勤數載復出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時中峰本公在天目方山瑤公居淨慈無見觀公住華頂斗巖芳公主景星師皆與之辨詰其所印蓋不異日溪云師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乃入天台上雪峰縛草爲廬宴坐其間虎狼蛇豕交跡於戶外師攝伏之不能加害日與其徒修苦行以自給冬一裘夏一葛朝夕飯一盂影不出山者逾五十春秋人多化之有以土田爲布施者師辭曰先佛以乞食爲事吾焉用此爲然天性尤孝謹迎母童氏養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讓之師曰世尊尙升忉利天爲母親經我何人斯敢忘所自哉洪武己酉春示微疾二月八日夜將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師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病者古德云阿爺阿爺師舉此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衆無言師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侍者執紙乞偈師曰無偈便不可死耶乃書曰生滅與去來

本是如來藏。侈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擲筆端坐而逝。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勝計。塔於峰之左原大河衛鎮撫林君性宗嘗從師游。師勉以忠孝。迄能爲國宣勞。爲時顯人。恐師之行不白於叢林。請宋太史景濂文宣師行業其略云。嗚呼若禪師者。可謂能守道而弗遷者矣。古之僧伽多寄跡巖穴。友烟霞而侶泉石。至有跣步不與塵俗接者。治內之功純務外之意絕也。風教日偷。學者始不知自立。榮名利養之念日交蝕於心胸。奔競干請無所不至。是以來有識者之訕侮可勝歎哉。禪師一鉢自將。策厲學徒於寂寞之濱。雖施者填委。振起頽廢。重樓傑閣。彈指現前。亦未嘗見其有爲震黃鍾於瓦釜雷鳴之際。翔靈鳳於衆禽紛翥之時。謂爲禪師矯弊之功。非耶。

會堂緣師傳

自緣號會堂姓陳氏。台之臨海人。父某以詩書爲業。人稱爲石泉處士。母某氏感奇夢而生。師氣骨不凡。脩然有出塵之趣。初爲四明白雪寺觀公弟子。十七

薙髮受具戒。卽以縛禪爲事。還台謁天寧曰。溪泳公。泳公一見。輒加獎予。泳遷淨慈。師從行。咨決心要。知解。且日至。漸息羣念。期造於無念時。處士君春秋高。師欲盡觀省之禮。復還台道經寧海。日已暮。悲風號林莽。問師遑遑急走。欲求憩泊之地。竟不可得。夜行三里。所乃逢逆旅主人。破屋一間。不能蔽風雨。師竟夕不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建菴廬。以延旦過者。有如此日。闌闔中有妙相。古寺兩廡蕭然。不留一物。師往還。視喜曰。是足以遂吾志矣。白於主僧。假西偏糞除。燕藏具牀几。設衾褥。下至庖廚。濯湔之屬。罔不整潔。吳楚閩浙之士。肩摩袂接而至者。如歸。皆得歇息安飽而去。其費一出師之經畫。先是縣東有桃源橋。跨廣度河上。故有圓通閣。歲久將壓。縣人李斯民。撤而新之。邀致師爲主師。遂遷至其處。遇過客如初。師猶以爲未足。儉衣削食。建華嚴寶閣。月集善士。閱華嚴經橋之南。復築彌陀閣。像淨土十六觀相。覽者觀相興行。啓發極樂。正因閣道行空。朱甍耀日。儼然如化人天宮矣。事聞於朝。授師金襴法衣及錫佛心。

普濟之號。仍俾報恩寺額。以寵異之。師旣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矣。顧塵居雜處。無以稱清淨宏偉之觀。爰擇地縣北五里。而近大橋之陽。林藪蒼潤。蔚爲神靈之壤。新建報恩院一區。晨夕帥其徒。以祝釐報上爲務。絲是兩地之間。鐘魚互答。有若東西家焉。元季政亂。海上兵動。烽火漲天。三關與寺皆鞠爲茂草。之場師盡然傷心。又以興復爲已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屠沽爲之易業。於是施者四集。師仍于桃源夾河兩隄。悉甃以石。建傑閣三楹。間命工。壤佛菩薩天神諸像。畢工未久。而師厭世矣。師一旦早作。無疾如平時。素浴更衣。屬諸弟子以見性爲急。且曰。吾明日將逝。至期呼筆書偈。怡然委順時。國朝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世壽五十九。僧臘四十二。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荼毗得舍利無算。其徒卽寺西北偏塔而藏之。宋景濂爲之銘。從學子方孝孺請也。

### 雪庭傳

雪庭某公。自號梅雪隱人。杭仁和人。父桂。姓徵。名母

徐氏昆仲三人師最少以景泰丙子生毀齒喪父患痘風雙目短視羞明抱疾弗瘳夢中感金神教使出家母兄不九年十五雖慕道求師不得正眼成化癸巳聞四川休休翁寓郡城仙靈寺往叩之一見契合始落髮受無字公案日夜研究猶滯沉寂之境座元勉以看教因閱楞嚴至一毛端上現寶王刹有疑乙巳寓江陰乾明寺忽覩萬佛閣金碧嵒巖於眉宇間偶會得毛端現刹之句始知幻寄兩間如夢如旅又明年因詠黃鸝有作者云此句法未得意在言外之趣繇此茅塞泮然衝口道云多情自信惜春光飛入園林錦繡鄉記得小牕驚我夢滿庭紅杏帶斜陽後因除夕聞鐘大悟曰圓響心非聞大于同一炤抹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休休翁應湖南淨慈請師復依附日逐尋究乃蒙印可所著有請益警進拈古頌古擬寒山和承明詩偈等凡二十卷號幻寄集夫幻即寄之跡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至寄是幻幻逐寄生全幻是寄翳目生華山河大地華翳不生空眞實際幻之寄之誠哉兒戲師自語也

天界成禪師傳

道成字鷲峰別號雪軒居薊北之雲州出家受具戒結三人爲友雲游至山東之青州居士齋中刻苦究參脇不沾席者三逾寒暑一日忽見一老人自外而來儀貌甚古謂師曰汝三人苦學如此他日必作法門梁棟言已忽不見繇是愈厲精苦久之聞濟南秋江涿公大弘曹洞宗旨遂往見之潔問何處來師曰青州曰帶得青州布衫來否師曰呈似和尚了也曰如何是布衫下事師曰千年桃核裏元是舊時仁潔肯之曰是汝本有之事善自護持他日弘吾道惜吾不及見矣後出世住萊州大澤山每說法聽者千餘人洪武壬戌詔天下設僧司揀名德以居之師首膺其選授青州都綱高皇帝聞其賢召爲僧錄司右講經命考試天下僧人稱旨賜金襴衣命住持天界懇辭上不允賜詩留之及太宗文皇帝嗣位命師宣諭日本陛辭賜金鉢錫杖等物既至宣示朝廷恩威闡揚佛祖宗旨自其國王而下莫不俯伏向化明年師還而國人入貢稱謝者卽至



上大悅。陞師左善世。復率天下僧子鍾山修設大會。師承旨說法。聽者數萬人。是日有瑞應。上聞之。悅。御製感應詩三章。賜師累賜金帛。作大毗盧閣於寺後。皇上北狩。數師入覲。賜賚甚厚。仁宗在春宮時。有忌師之寵者。構詞間之。及御極。遂謫師海南。宣宗嗣位。首遣官召師還京。且敕禮部左善世到。須別見師。至入見。便殿慰勞甚至。賜綵段若干。足鈔萬緡。仍命掌僧錄司事。無何入疏乞歸。南京天界之西菴以終老。上從之。賜白金楮幣及鍍金佛。敕兵部給驛舟。命中官護送。逾三歲。辛亥十二月八日。微疾端坐而逝。闔維得堅固子。無算於灰燼中。上遣官諭祭。賜塔。所師身長七尺。廣額豐頤。脩然出入之表。歷事四朝五十餘年。三坐道場。四會說法。有語錄行於世。

#### 古淵清公傳

清公者。不知何許人。重興南京永寧寺。以清苦自勵。親執勞役。寒暑無厭倦心。天子嘉其勤。授以左覺義。以尸祝。雖處榮遇。而苦節彌堅。一室蕭然。朝夕

稱佛名號。拜禮求速超脫。忽所事大士像。放白光。紫榮如絲縷。盤旋於室。至夜如秉燭。復夢大士謂曰。爾以精心懇禱。宜即參訪了心。爲上師拜受之。即掩關於弘濟寺。提無字話。心念相依。脇不沾席者三年。忽一念不生。三世際斷。經三日夜。見大千世界。光若琉璃。聞遠雞唱。乃起。說偈曰。哩哩金雞報曉時。不因他響。詎能知三千世界。渾如雪井底泥。蛇舞柘枝。他日以偈呈善世。古林香公。公喝曰。多嘴漢。明日特爲師上堂。纔豎起拂子。師隨奪之。自是得無碍機。人不取嬰其鋒。且言人吉凶。無不應。應自奉極淡薄。每有金帛之供。視之漠然。悉付嘗住爲公。衆須一心懇懇。爲人惟恐不及。凡於法門無益之事。毫髮不經念慮。所以興永寧莫大之功。舉之如掇。實自道行中來。非緣報偶然也。

#### 真空傳

真空泉南人。六歲時墮井。得不死。遂出家。既長。游關洛。歷終南衡嶽。遇師授漸解。悟嘉靖己未入羅浮。憩止永福寺。寄食一僧爲之。紉針補襦。時當暮春。游寺

人甚盛。空置孟。坐或投之。錢時在樹間。或佛燈下。宴坐入定。已則隨衆作務。人莫之知也。龍塘公讀書寺中。見其色潤肌清。神光孤卓。亟叩之。乃知其深於禪也。龍塘問曰。力務如此。能無苦乎。空曰。米未熟。腰石何辭。吾今黃梅一行者耳。曰。然則汝他日成六祖耶。空曰。成則今成。何待他日。我自成。我何必六祖。浴佛日。寺僧敷高座。請空說法。空亦不辭。徑登坐。發揮奧義。語音清亮。傾聽數百人。無不稱善。龍塘驚問之。答曰。偶然耳。成亦宿因也。無何。出五羊。少參徐公。迎至廨舍。請法過廣孝寺。徙觀音山。歸從者曰。以千計。緣震一時。僉謂曹溪再來也。一日齋會。命弟子置木龕。龕成。辭衆入坐。衆驚。哀爭執卷。請偈。龍塘聞而趨至。復出。龕溫敘如平生。既而復入。命閉。龕視之已長。往諸檀越思之。立祠。觀音山奉香火云。

繼萬閣黎傳

繼萬號古峰。建福寺僧。嘉靖十七年入京受戒。祖母繼母前後死。廬墓六年。春秋七十有九而歿。其間閉關者四計三十餘年。太史李少莊贈以詩。有云。篆烟

雲自結。簾影晝長閒。其高靜可想。有僧問。聶公道號甚麼。曰。古峰。又問。如何。是古峰。景答曰。乾坤長不老。今古獨能存。僧又問。法名曰繼萬。曰。何不繼。一答云。萬即是一。一卽是萬。觀其應對機辨。似亦非槁然枯坐者云。聶公蓋其姓也。

滿賢傳

滿賢其先江西星子人。姓錢氏。自幼穎悟異。嘗具戒後。參訪知識。得所契證。以因緣未偶。不得弘宣。助化諸方。惜之其所依祝髮。則爲大淵。其所從入室。則爲大安。其相與同參交證。則爲月心。融天然諸老。其所游履。初則廬嶽之黃巖。旣爲蓮華峰之普濟。歷白下武林。諸勝剎間。孤峰閣市。靡不經練。而卒老于秀州之張家橋。師蚤歲出家。卽知有向上事。初舉石邊水。冷花裏風。香之句。末自警。然久之。於熱病中。打脫桶底。通身汗流。自是掃除建立。任意縱橫。嘗束茅蓋頂。草食茵衣。坐風宿雪。艱苦偏至者累年。人高其行。而卒不以著相誇修。作功德行。佛事孜孜無倦。又嘗機鋒時起。意語俱捐。漚爲沙界。電拂聖賢。人企其宗。而

終不以恣情越簡稱圓融放而不流用而無作年六十五以萬曆戊戌歲化於張家橋周海門爲銘其塔云

### 無明禪師傳

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形儀蒼古天性澹然無所好九歲入鄉校忽然若無意於人間世者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求道志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輒終卷忻然若獲故物繇是斷葷酒決定出家依廩山忠禪師執侍三年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罔措疑情頓發後於峨眉住靜因推石而悟始落髮受具住山二十四年時邑之寶方宋寶禪師故刹也師居之寶萬曆甲午歲師年四十有七矣有僧問師曰長老住此曾見何人師曰從未行脚僧師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棄寺而參方足跡遍南北紫柏尊者深器重之一時法門大老相與酣酢無不推譽最後見五臺瑞峰和尚契證底蘊開法於壽昌禪子壽至壽昌實西竺來公所創師與來同鄉同姓人

以師爲來後身云師之住壽昌也不扳外援不發化主安道信緣年迨七十尙混勞侶率衆開田必先出後歸四十年如一日歲入可供三百衆放生平佛法未離鐵頭邊也雖邊幅不修而形儀端肅嚴霜煦日不怒而威未嘗輕意許可一人故海內高其風並無一言之據借爲口實者其慎密如此丁巳臘月師自田中歸語衆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手書遍辭遠近道侶勉以叩已眞參至次年正月十有七日端坐而逝荼毗心與頂骨牙齒不壞於本寺建塔藏之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一僧臘五十有奇慈山清謂師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其精進忍力當求之於古人雖影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而龍現淵嘿而雷聲者耶

### 雲谷會師傳

法會雲谷其號也嘉善懷氏子二十受具修天台小止觀往郡之天寧問所修何如於法舟濟公公曰夫學以悟心爲主止觀之要不離身心氣息何能脫然子之所修流於下乘矣因示以旨要師力究之一日

受食盡而不知碗忽墮地。猛然有省。恍如夢覺。公與印可自是。輟晦叢林。陸沉賤役。閱鐔津集。見明教翳護法深心。制行立願。欲少似之。頂戴禮誦。至終夕不寐。入京寓天界毗盧閣下。精進行道。嘗入定數日不起。三年人無知者。復愛栖霞幽深。結菴於千佛嶺。下始爲陸五臺公見。知時栖霞久廢。陸公矢興復之。願請師住持。師舉嵩山善公應命。移居山最深處。曰天開巖。甲影如初。一時宰官居士。因陸公開導。多造巖參。請師一見。卽問曰。用事無論貴賤僧俗。入室略無寒溫。必展蒲團於地。令其端坐。返觀甚至終日。竟夜無一語。臨別必叮嚀曰。人命無常。無空過日。再見必問別後用心。何如。故荒唐者。茫無以應。卽欲見亦不敢近。以慈愈切。而規益重。雖無門庭施設。使見者望崖不寒而慄。然師一以等心相攝。從來接人。軟語低聲。一味平懷。未嘗有辭色。時士大夫歸依者。日益衆。又不能入山。願請見者。師以化導爲心。亦就見。歲一往來城中。至必主回光寺。每至則在家二衆歸之。如遶華座。師一視如幻化人。曾無一念分別心。故親

近者如嬰兒之傍慈母也。出城多至普德臘。臘悅公實出其教師。惑禪道絕響於嘉靖丙寅冬。乃集五十人結坐禪期于天界學人。請問直捷用心處。師曰。舉不顧卽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又曰。古人道終日喫飯不嚼粒米。終日行路不踏穿地。終日穿衣不掛寸絲。如是用心。方有少分相應。有宰官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曰。莫更有奇特否。師曰。不得將龜作鱉。師護法心深。不輕初學。不慢毀戒僧。有不律亦不棄之。委曲引誘。進於善。或有干法紀者。師聞不待求而往救。必懇懇當事。乃曰。佛法付囑王臣。爲外護。唯在仰體佛心。辱僧卽辱佛也。聞者莫不改容釋然。必至解脫而後已。然竟罔聞於其人。聽者亦未嘗以多事爲煩。久久皆知出于無緣慈也。了凡袁公未第時。參師於山中。對坐三晝夜。不瞑目。師問曰。公何無妄念。公曰。我推我命。無科第子嗣。分故安心。委命無他妄想耳。師曰。我將以公爲豪傑。乃一凡夫耳。聖人云。命繇自作。福繇已求。造化豈能拘人耶。於是委示以改過積德。唯心立命之旨。公依教

奉行竟登進士。有子嗣。愍師爲小師。時侍師彌謹。一日請曰。說者謂某甲壽不長。奈何。師曰。壽夭乃生死法參禪。乃了生死法。若一念不生。則鬼神覷不破。造化何能拘之。耶。第患不明道眼耳。愍師將北行。師誠之曰。古人行脚。單爲提明。已躬下事。爾當思他日何以見父母。師友。慎毋虛費草鞋錢也。其善誘掖人類如此。歲壬申。嘉禾吏部尙書。默泉吳公。刑部尙書。澹泉鄭公。太僕五臺陸公。與弟雲臺同迎師歸故山。諸公時時入室問道。每見必炷香請益。執弟子禮。紫柏師同平泉陸公思菴徐公。謁師叩華嚴宗旨。師發揮法界圓融之妙。皆歎未曾有。當江南禪道草昧之時。出入多口之地。始終無一議之者。則師操行可知已。師居鄉三年。所蒙化者千萬計。一夕四鄉之人見師菴中發火。及明視之。師已寂然而逝矣。時萬曆乙亥正月也。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餘。葬於大雲寺右。

補續高僧傳卷十六





卷五／卷八

四、大明高僧傳習禪篇

明・如惺  
撰



大明高僧傳卷第五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 如惺 撰

習禪篇第三之一 正傳十六人  
附見七人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正覺傳一 枯木成  
丹霞淳

釋正覺隰州李氏子也父諱宗道母趙氏誕師之夕  
光出于屋人皆異之年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三通  
五經七史一日乞從釋氏學無生法依郡之淨明寺  
本宗和尚薙髮受具戒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和尚年  
十八游方因自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誓不歸矣於是  
渡河首謁枯木成公於汝州久之無所入時丹霞淳  
禪師道價方盛乃頂笠造焉入門霞便問如何是空  
劫已前自己師對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  
明簾霞曰未在更道師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  
借師忽大悟作禮霞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某甲今  
日失錢遭罪霞曰未暇打你在且去值霞退居唐州  
大乘寺師亦從焉宣和二年霞遷大洪俾掌記室三  
年遷首座時金粟智雪寶宗輩皆參隨之真歇了公  
住長蘆招師首衆未幾出主泗洲普照高宗建炎間

住舒州之太平遷江之圓通能仁次補長蘆時寇管  
李在抄掠境上乃入寺衆懼奔散師獨危坐堂中但  
以善語諭之李在稽首餽金贍衆僧於是方賴安  
寇靜又越二年乃渡浙之錢塘至明州禮補陀大士  
天童虎席郡守馳檄請師住持無何胡虜犯境虜至  
登嶺遙望嶺上若有神衛遂斂兵而退次年被旨主  
靈隱將行四衆號阻百鳥哀鳴師居天童三十年凡  
寺舍殿廊無不新者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朔別郡師  
檀越七日還山飯客如常次辰索浴更衣端坐爲書  
囑後事訖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煙沒秋  
水連天擲筆而逝詔諡曰宏智禪師塔曰妙光

燕都慶壽寺沙門釋教亨傳二 普照實

釋教亨字虛明濟州任城王氏子也先有汴京慈濟  
寺僧福安居任城有年精修白業繩素仰重一日起  
齋于芒山村乃倚樹化去是夕示夢于女弟獨自彭  
村見其乘白馬而下曰我生于西陳村王光道家渴  
覺語母及其子三人夢皆同詰旦至光道家詢之其  
母劉氏先夕亦夢安公求寄宿焉是日果夢亨乃夢

右拇指似不能伸但瞬而未笑次日有同業僧福廣  
福堅聞而來謁見即呼云安兄無恙耶亨熟視舉手  
伸指而笑其母嘗臥師于室中若有人誦摩訶般若  
之聲及醉或以佛經酒杯試之竟取經卷素不茹葷  
血見僧喜從之遊人皆呼爲安山主故芒山村乃以  
師事碑於石紀其異年七歲出家依州之崇覺寺圓  
和尚薙染十三受大戒遇苦瓜先生相之曰此兒他  
日坐道場必領僧萬指年十五遊方聞鄭州普照寶  
和尚法席之盛於是荷錫自汴發足寶公夜夢慶雲  
如金芙蓉繽紛亂墜因語衆曰吾十年無夢矣今有  
此是何祥也翌日亨至寶獨異之師朝夕參叩寶亦  
痛割之一日往睢陽忽馬上憶擊竹因緣凝情不散  
如入禪定將抵河津渾無知覺同行德滿呼曰此河  
津也亨驚遂下馬悲喜交集及歸涕以語寶公寶曰  
此僵人耳切須更甦轉動始得曾看日面佛公案否  
曰兒時已念得寶公笑曰我只教你參諸方掉下底  
禪但再參去自有得力處一日亨於雲堂靜坐忽聞  
打板聲霍然證入遂呈偈曰日面月面流星閃電若

更遲疑面門著箭咄寶公曰我護汝不得也師後出  
世乃五坐道場若嵩山之戒壇韶山之雲門鄭州之  
普照林溪之大覺嵩山之法王次因金國丞相夾谷  
清臣請主中都潭柘遷濟州普照未幾忽方丈後叢  
樹中有一株亭亭高丈餘而羣鴉以次來巢狀若浮  
圖上下十二級衆賀曰和尚佛法愈大振乎不十日  
詔住慶壽寺衆常萬人三年繼主少林法席大盛無  
何師引去乃徜徉於嵩少之間或放歌或長嘯如是  
數年一日忽覺四大絃緩杜門堅坐謝絕賓客至金  
輿定己卯七月十日誠其衆曰汝輩各自勸修索浴  
設偈端坐而逝享年七十坐夏五十有八闍維骸如  
蓮華開合牙齒目睛不壞舍利無算師自兒時額有  
圓珠涌現於皮間至是爆然飛去弟子分設利羅以  
建塔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宗杲傳三

釋宗杲號大慧因居妙喜庵又稱妙喜庵宣州奚氏  
卽雲峯悅之後身也靈根夙具慧性生知年方十二  
卽投無雲齊公十七薙染初遊洞宗之門洞宗嘗宿



因師詞鋒之銳乃燃臂香授其心印師不自肯棄去  
依湛堂準久之不契湛堂因臥疾俾見圓悟悟居蜀  
昭覺師踟躕未進一日聞詔遷悟住汴天寧喜曰天  
賜此老與我也遂先日至天寧迎悟且自計曰當終  
九夏若同諸方妄以我爲是者我善無禪論去也值  
悟開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  
水上行悟曰天寧即不然只向他道薰風自南來殿  
閣生微涼師聞忽前後際斷悟曰也不易你到這田  
地但可惜死了不能活不疑言句是爲大病豈不見  
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須要信  
有這些道理於是令居擇木堂爲不麓務侍者日同  
仕夫不時入室一日悟與客飯次師不覺舉筋飯皆  
不入口悟笑曰這漢參黃楊木禪到縮了也師曰如  
狗舐熱油鐺後聞悟室中問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話師遂問曰聞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  
祖道甚麼悟笑而不答師曰和尚當時既對衆問今  
說何妨悟不得已曰我問五祖有句無句如藤倚樹  
意旨如何祖曰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

藤枯時如何祖曰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大悟曰我  
會也悟歷舉數段因緣詰之皆爾對無滯悟喜謂之  
曰始知吾不汝欺也乃著臨濟正宗記付之俾掌記  
室未幾圓悟返蜀師因韜晦結菴以居後度夏虎丘  
閱華嚴至第七地菩薩得無生法忍處忽洞明湛堂  
所示夾幅摩羅持鉢救產婦因緣宋紹興七年詔住  
雙徑一日圓悟訃音至師自撰文致祭即曉小參舉  
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沙曰東村作驢西村  
作馬僧曰意旨如何沙曰要騎便騎要下便下若是  
徑山即不然若有僧問圓悟先師遷化向甚處去向  
他道墮大阿鼻地獄意旨如何曰飢餐洋銅渴飲鐵  
汁還有人救得也無曰無人救得曰如何救不得曰  
是此老尋常茶飯十一年五月秦檜以師爲張九成  
黨毀其衣牒竄衡州三十六年十月詔移梅陽不久  
復其形服放還十一月詔住阿育王二十八年降旨  
令師再住徑山大弘圓悟宗旨辛巳春退居明月堂  
一夕衆見一星殞於寺西流光赫然尋示微疾八月  
九日謂衆曰吾翌日始行是夕五鼓手書遺表併願

後事有僧了賢請偈師乃大書曰生也祇麼死也祇麼有偈無偈是甚麼熱妄然而逝世壽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諡曰普覺塔名寶光

平江府虎丘沙門釋紹隆傳四

釋紹隆和州含山人也年九歲辭親投佛慧院六年得度受具足戒精研律部五夏而後遊方首訪長蘆信和尚得其大略而已一日見有僧傳圓悟勸禪師語至隆讀之歎曰想口生液雖未得澆腸沃胃要且使人慶快第恨未聆馨暖耳遂至寶峯依湛堂次見黃龍死心然後參圓悟一日入室圓悟問曰見見之時見猶離見見不能及悟忽舉拳曰還見麼隆曰見悟曰頭上安頭隆聞脫然契證悟曰見個甚麼隆對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首肯之俾掌藏輪有僧問於圓悟曰隆藏主其柔易若此烏能為哉悟笑曰鼾睡虎耳後因圓悟退老回蜀隆乃住邑之城西開聖宋建炎結廬於桐峯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遷虎丘道大顯著因追釋白雲端立祖堂故事乃曰爲人之後不能躬行遺訓於義安乎遂圖像奉安題讀其

上達磨讀曰闔國人難挽西携隻屣歸只應驚耳月千古冷光輝百丈讀曰迅雷吼破澄潭月當下曾經三日變去却膏肓必死疾叢林從此有家風開山明教大師讀曰春至百花觸處開幽香旖旎襲人來臨風無限深深意聲色堆中絕點埃蓋白雲以百丈海禪師創建禪規之功宜配享達磨可謂知本矣隆能遵行而爲讀又且發明其道亦爲知禮者歟紹興丙辰示微恙加跌而逝塔全身于寺之西南隅

系曰北宋三佛並唱演公之道惟佛果得其髓也而入佛果之室坐無畏床師子吼者又不下十餘人獨後法嗣之繩繩直至我明嘉隆猶有吳氣觸人巴鼻者妙喜與鼾睡虎之齋耳他則三四傳便乃寂然無聲然此二者可謂源遠流長者也當時稱二甘露門不亦宜乎

慶元育王山沙門釋端裕傳五

釋端裕號佛智吳越錢王之裔也六世祖守會稽因家焉師生而岐嶷眉目淵秀十四驅爲於大善寺十八得度受具往依淨慈一禪師未幾偶聞僧擊磬柱

曰你何不說禪裕忽有微省去謁龍門遠甘露卓勳  
潭祥皆以顯邁見推晚見圓悟於鍾阜一日悟問正  
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卽今是滅不滅曰請和尚  
合取口好悟曰此猶未出常情裕擬對悟擊之裕頓  
去所滯侍悟居天寧命掌記室尋分座道聲謁著京  
西憲請開法丹霞次遷虎丘徑山謝事徇平江道俗  
之請菴于西華閱數稔勅居建康保寧後移蘇城萬  
壽及闔中玄妙壽山西禪復被旨補靈隱慈寧皇太  
后幸韋王第召裕演法賜金襴袈裟乞歸西華舊隱  
紹興戊辰秋赴育王之命上堂曰德山入門便棒多  
向布袋裏埋蹤臨濟入門便喝總在聲塵中出沒若  
是英靈衲子直須足下風生超越古今途轍拈拄杖  
卓一下喝一喝曰祇這個何似生若喚作棒喝瞌睡  
未惺不喚作棒喝未識德山臨濟畢竟如何卓一下  
曰總不得動著僧問如何是賓中賓裕曰你是田庫  
奴僧曰如何是賓中主曰相逢猶莽鹵僧曰如何主  
中賓曰劒氣燦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  
髓裕蒞衆色必凜然寢食不肯衆唱道無倦紹興庚

午十月初示微疾至十八日首座法全請遣訓師曰  
盡此心意以道相資語絕而逝火後目睛齒舌不壞  
其地發光終夕得設利無算踰月不絕黃冠羅縵常  
平日問道於裕適外歸獨無所獲羅念勤切方與客  
食咀嚼間若有物吐哺則設利也大如菰色若琥珀  
好事者持去遂再拜於闍維所聞香奩有聲亟開所  
獲如前而差紅潤門人奉遺骨分塔於鄮峯西華證  
大悟禪師

潭州大溈山沙門釋法泰傳六

釋法泰號佛性漢州李氏子僧問理隨事變該萬有  
而一片虛凝事逐理融等千差而咸歸實際如何是  
理法界師曰山河大地曰如何是事法界師曰萬象  
森羅曰如何是理事無礙法界師曰東西南北曰如  
何是事事無礙法界師曰上下四維上堂渺渺遶遶  
十方該括坦坦蕩蕩絕形絕相目欲視而睛枯口欲  
談而詞喪文殊普賢全無伎倆臨濟德山不妨提唱  
龜吞陝府鐵牛蛇咬嘉州大像嚇得東海鯉魚直至  
如今肚脹上堂憶昔遊方日獲得二種物一是金剛

錘一是千聖骨持行宇宙中氣岸高突兀如是三十年用之爲準則而今年老矣一物知何物擲下金剛錘擊碎千聖骨拋向四衢道不能更惜得任意過浮生指南將作北呼龜以爲鼈喚豆以爲粟從他明眼人笑我無繩墨

天台護國寺沙門釋景元傳七

釋景元號此菴溫州永嘉張氏子也年十八依靈山希拱和尚圓具戒習台教三穰棄去謁圓悟勸禪師於鍾阜聞僧讀死心和尙小參語云既迷須得箇悟既悟須識悟中迷迷中悟迷悟雙忘却從無迷悟處建立一切法元聞而疑即趨佛殿以手托開門扉豁然大徹機辯迭發圓悟目爲聾頭元侍者悟自讚像付之曰生平只說聾頭禪撞著聾頭如鐵壁脫却羅籠截脚跟大地撮來墨漆黑晚年轉復沒刀刀奮金剛椎碎窠窟他時要識圓悟面一爲渠儂併拈出自爾鏟彩埋光不求聞達後爲括蒼太守耿延禧募元欲致開法南明物色元於台之報恩迫其受命僧問三聖道我逢人即出則不爲人意旨如何曰八

十翁翁囑生鐵僧又問興化道我逢人即不出則便爲人又作麼生曰須彌頂上浪翻空元後示疾請西堂照庵華付囑院事訓徒如常時俄握拳而逝茶毗得五色舍利齒舌右拳不壞塔于寺東北劉阮洞前世壽五十三

系曰大慧既雲峯悅之再來可謂具大根器者尙受湛堂痛拶不入至三十餘方觸圓悟鉗錘始得大悟今元公年方二十一聽傍僧讀死心語便乃徹證其根器之利過於大慧槩可知也出世初住南明終居護國叢林稱爲元布袋以其有聖者之風耳簡堂機出于其門說法拈椎詞雄氣偉機鋒圓捷益見元公之垣牆者矣

臨安靈隱寺沙門釋慧遠傳八靈隱微

釋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從藥師院宗辯和尚雍染首詣大慈講肆次參靈巖微禪師微有所入會圓悟復領旨住昭覺遠投之值悟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因緣遠忽頓悟仆於衆衆掖之起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參遠出問曰淨裸裸空無

一物亦骨力貧無一錢戶破家亡乞師賑濟悟曰七  
珍八寶一時擊遠曰禍不入謹家之門悟曰機不離  
位墮在毒海遠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喫得捧也  
未遠又喝悟連喝兩喝遠便禮拜自此機鋒峻發無  
所抵悟出世初住阜亭山顯孝宋乾道六年十月十  
五日詔遷靈隱上堂僧問卽心卽佛時如何曰頂分  
丫角僧曰非心非佛時如何曰耳墜金環僧曰不是  
心不是佛不是物又作麼生曰顏項脩羅舞柘枝七  
年二月十五日召入選德殿賜坐孝宗問如何免得  
生死遠對曰不悟大道終不能免帝曰如何得悟遠  
曰本有之性究之無不悟者帝曰悟後如何遠曰悟  
後始知脫體現前了無毫髮可見之相帝首肯之帝  
又曰卽心卽佛如何遠曰目前無法陛下喚甚麼作  
心帝曰如何是心遠正身叉手立曰只這是帝大悅  
八年秋八月七日召遠入東閣賜坐帝曰前日夢中  
忽聞鐘聲遂覺不知夢與覺是如何遠曰陛下問夢  
耶問覺耶若問覺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而夢覺無  
殊教誰分別夢卽是幻知幻卽離覺心不動故曰若

能轉物卽同如來帝曰夢幻旣非鐘聲從甚處起遠  
曰從問處起帝又問曰前日在此閣坐忽思得不與  
萬法爲侶有個見處遠曰願聞帝曰四海不爲多遠  
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帝曰亦未曾欠闊遠曰  
纔涉思惟便成剎法正使如斷輪如閃電了無干涉  
何以故法無二故見無二見心無別心如天無二日  
帝悅賜佛海大師之號淳熙二年乙未秋示衆說偈  
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關處莫出頭冷地著眼  
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  
炭向你道不可毀不可讚體若虛空沒涯岸相喚相  
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明年正月忽感微疾果  
於上元說偈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機先爲飛  
不度安坐而逝留七日顏色不異全身塔焉

常德府文殊寺沙門釋心道傳九

釋心道眉州徐氏子也年三十得度詣成都習唯識  
自以爲至同舍僧詰之曰三界惟心萬法唯識今日  
前萬象縱然心識安在道茫然遂出關周流江淮旣  
抵舒州太平聞佛鑑夜參舉趙州栢樹子話至覺鑑



嘴云先師無此語莫謗先師好因大疑提撕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敘所悟鑑見便閉却門道曰和尚莫瞞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入門來道即拳破窓紙佛鑑即開門搗住云道道道即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出呈偈曰趙州有個栢樹話禪客相傳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下根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當面罵禪人若具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然之裏守請開法天寧權大別文殊宋宣和改元詔改僧爲德士因上堂曰祖意西來事今朝特地新昔爲比丘今作老君形鶴鵲披銀褐頭包蕉葉巾林泉無事客兩度受君恩所以道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且道卽今是甚麼時節毗盧遮那頂戴寶冠爲顯真中有俗文殊老叟身披鶴鵲且要俯順時宜一人既爾衆人亦然大家成立叢林喜得羣仙聚會共酌迷仙酌同唱步虛詞或看靈寶度人經或說長生不死藥琴彈月下指端發太古之音基布軒前妙著出神機之外進一步便到大羅天上退一步却入九幽城中祇如不進不退一句又作

麼生道直饒羽化三清路終是輪迴一幻身二年九月詔下復僧上堂曰不掛田衣著羽衣老君形相頗相宜一年半內間思想大抵興衰各有時我佛如來預識法之有難教中明載無不委知較量年代正在于茲魔得其便惑亂正宗僧改俗形佛更名字妄生邪解刪削經文鑄鉞停音鉢盂添足多般矯詐欺罔聖君賴我聖明不忘付囑不廢其教特賜宸章仍許僧尼重新披剃實謂寒灰再燄枯木重榮迷仙耐變爲甘露瓊漿步虎詞翻作還鄉曲子放下銀木簡拈起尼師壇昨朝稽首擎拳今日和南不審抵改舊時相不改舊時人敢問大衆舊時人是一箇是兩箇良久曰秋風也解嫌狼藉吹盡當年道教灰建炎三年春示衆畢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道曰正法眼藏隨驢滅臨濟何曾有此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後三月至閏三月有賊叛衆請師南奔道曰學道所以了生死何避之有賊至道曰速殺我以快汝心賊卽舉槊殘之白乳上出賊駭引席覆之而去

潭州龍牙寺沙門釋智才傳十

釋智才舒州施氏子。早歲服勤於佛鑑及遊方謁黃龍死心翌日入室死心問曰：「會得最初句，便會末後句，會得末後句，便會最初句？」最初末後拈放一邊，百丈野狐話作麼生？會才曰：「入戶已知來，見解何須更舉？」轢中泥心曰：「新長老死在上座手裏也。」才曰：「語言雖有異，至理且無差。」心曰：「如何是無差底事？」才曰：「不扣黃龍角，焉知領下珠？」心便打才初住嶽麓，次遷龍牙，三十載以清苦蒞衆，故衲子畏敬之。又遷雲溪，紹興戊午八月望，俄集衆付寺事，書偈曰：「戊午中秋之日，出家住持事畢，臨行自己尚無有甚虛空，可覓每日垂訓如常。至二十三日，再示衆曰：『涅槃生死盡是空花，佛及衆生並爲增語。汝等諸人，合作麼生？衆皆下語，不契。』才喝曰：『苦苦復曰白雲湧地，明月當天。』言訖輟然而逝。火浴，設利五色塔寺西北隅。

溫州龍翔寺沙門釋士珪傳十一宗範

釋士珪號竹菴，成都史氏子也。初依大慈宗雅和尚出家，心醉楞嚴，後南遊謁諸尊宿，始參龍門遠禪師。以平時所得白遠遠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

耳一日侍立，次問曰：「絕對待時如何？」遠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珪罔措。至晚，遠抵堂，司珪復理前問，遠曰：「閑言語，珪於言下大悟。」正和末住和州天寧，紹興奉詔開山，鴈宕能仁時真歇了公居江心，恐珪緣未熟，迎至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人皆翕然歸敬。上堂，明明無悟有法，卽迷諸人向這裏立不得，住不得，若立則危，若住則瞎，直須意不停立，句不停意，用不停機。此三者既明，一切處不須管帶，自然現前，不須照顧。自然明白，雖然如是，更須知有向上事。豎拂子曰：「久雨不晴，咄！」丙寅七月十八日召衆，範長老付後事。次日沐浴，聲鐘集衆就座，泊然而逝。荼毗，凡送者均得舍利塔于鼓山。

建康華藏寺沙門釋安民傳十二

釋安民字密印，嘉定府朱氏子也。初講楞嚴于成都，有聲時圓悟居昭覺，因造焉。值悟小參，舉國師三喚侍者，因緣趙州拈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那裏是文彩？已彰處，民聞心疑之。告香入室，悟問座主講何經，對曰：「楞嚴。」悟曰：「楞嚴有七處徵心，入

◆指點

還辯見畢竟心在何處民多呈義解悟皆不肯民復請益悟令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偶僧請益十立談方舉問君心印作何顏悟厲聲曰文彩已彰民聞悅然自謂至矣悟示鉗鎚罔指一日白悟請弗舉話待某說看悟曰諾民曰尋常拈鎚豎拂豈不是經中道一切世界諸所有相皆即菩提妙明真心悟笑曰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民又曰下喝敲床時豈不是返聞聞自性性成無上道悟曰你豈不見經中道妙性圓明離諸名相民於言下釋然於是罷講侍圓悟因悟出蜀居夾山民從行悟爲衆小參舉古帆未掛因緣民聞未領遂求決悟曰你問我民舉前話悟曰庭前栢子民卽洞明謂悟曰古人道如一滴投於巨壑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悟笑曰奈這漢何悟說偈曰休誇四分罷楞嚴按下雲頭徹底參莫學亮公親馬祖還如德嶠訪龍潭七年往返遊昭覺三載翱翔上碧巖今日煩充第一座百花叢裏現靈臺未幾開法保寧遷華藏大弘圓悟之道後示寂於本山闍維舍利頗勝人或穴地尺許皆得之尤光明瑩潔心舌不

壞併建塔焉

成都昭覺寺沙門釋道元傳十三大別道

釋道元號微菴綿州郪氏子也幼於降寂寺出家受具謁大別道公令看廓然無聖之語忽爾失笑曰達磨元來在這裏道公命參佛鑑佛眼皆蒙賞識又投金山見圓悟呈所見處悟弗許值悟被詔居雲居元從之雖有所入終以鯁胸之物未散因悟問僧生死到來時如何僧曰香臺子笑和尚次問及元汝作麼生元曰草賊大敗悟曰有人問汝時如何元擬答悟憑陵曰草賊大敗元大徹悟以拳擊之元拊掌大笑悟曰汝見甚麼便如此曰毒拳未報永劫不忘

平江府南峯沙門釋雲辯傳十四

釋雲辯姑蘇人初依瑞峯章公得度旋謁穹窿圓和尚忽有所得遂通所見圓曰子雖得入未至當也切宜著鞭乃辭扣圓悟值入室纔踵門悟遽曰看脚下辯打露柱一下悟曰何不著實道取一句辯曰師若搖頭某便擺尾悟曰你試擺尾看辯翻筋斗而出悟大笑由是知名住後僧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曰翻

王到烏江僧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曰築壇拜將僧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曰萬里山河獲太平僧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曰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曰當面踉過僧曰真個作家曰白日鬼迷人

南康雲居寺沙門釋善悟傳十五

釋善悟號高菴洋州李氏子年十一得度生有夙慧靈根自發聞冲禪師舉梁武帝問達磨因緣如獲舊物遽曰我既廓然何聖之有冲異其語勉之南詢遂謁龍門佛眼一日有僧被蛇咬佛眼問衆曰既是龍門爲甚却被蛇咬悟應聲曰果然現大人相眼器之後傳此語至佛果果曰龍門有此僧東山法道未寂寥爾上堂心生種種法生森羅萬象縱橫信手拈來便用日輪午後三更心滅種種法滅四句百非路絕直饒達磨出頭也是眼中金屑心生心滅是誰木人携手同歸歸到故鄉田地猶遭頂上一鎚

隆興黃龍寺沙門釋法忠傳十六

釋法忠號牧菴四明姚氏子也十九試經得度習天

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故徧參名德後至龍門觀水磨旋轉發明述偈呈佛眼曰轉大法輪目前包裹更問如何水推石磨佛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忠曰澗下水長流眼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卽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弗應忠躍入龍淵呼曰衆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嘗居南嶽每跨虎出遊儒釋皆望塵而拜上堂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己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毗耶釋迦掩室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棒臨濟喝若向牧菴門下祇得一撇千種言萬般說祇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凹八凸

系曰牧庵既悟一心三觀卽當揮塵爲台教吐氣允以未能泯跡乃徧扣達磨之徒正如香象渡河直欲一踏到底所以宜乎纔跨龍門便能傾湫倒嶽也偉哉世有習三觀者且指悟之一字不知其爲何物誤認糟粕作醍醐誣壁觀爲護教豈非師子之蟲耶故淪山集深斥台教傳佛心印書後卷當刪去蓋令學

者障悟門造地獄業不淺矣

大明高僧傳卷第五

大明高僧傳卷第六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二正傳十七人附見十八人

華亭昭慶寺沙門釋法寧傳一

釋法寧因住沂州馬嶠山故號馬嶠山東密州莒縣李氏子也初依沂州天寧妙空明和尚得度參侍既久盡得雲門宗旨出世住沂之淨居寺大弘雪竇之道紹興間抵華亭青龍鎮察判章滾母高氏夢天人告曰古佛來也翌日師至迎之止錢氏園乃建精舍掘地得鐵磬斷碑佛像之應於是華亭令柳約奏所建利賜額曰淨居因省明公于明州雪竇時郡守莫將請主吉祥哲宗元符余山有精舍曰靈峯部符改曰昭慶禪院右丞朱諤請師爲開山第一代無何遷明州廣慧復返昭慶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八日

沐浴端坐說法辭衆而寂世壽七十六僧臘五十九塔全身于寺之東隅

衢州烏巨山沙門釋道行傳二

釋道行號雪堂處州葉氏子也初依普照英得度出遊參佛眼一日聞眼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住郡南明上堂會得便會玉本無瑕若言不會確嘴生花試問九年面壁何如大會拈花南明恁麼商確也是順風撒沙次遷烏巨示衆舉殘和尚問僧禪以何爲義衆雖下語未契厥心衆僧請益殘代云以謗爲義師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峯謗得親忽示微疾門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遂以後事委之說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又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加趺而逝闍維獲五色舍利煙所至處舍利纍然齒舌不壞塔于寺西

安吉州何山沙門釋守珣傳三廣鑑英



釋守珣號佛燈卽郡之施氏子也初參廣鑑瑛和尚不契遂請佛鑑隨衆咨請遞無所入乃封其衾曰今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夜霄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曰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鑑曰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也乃詰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個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諸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珣曰深知和尚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舉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卽便林鑑囑令護持是夕展衾厲聲曰這同珣上座穩睡去也珣聞竊疑其未然乃曰我須勘過始得令人召至因與遊山偶到一水潭圓悟推珣入水遽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珣曰潭深魚聚曰見後如何珣曰樹高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珣曰伸脚在縮脚裏圓悟大稱之後出世初主禾山次天聖徙何山及天寧紹興甲寅謂居士鄭續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先師忌日吾時

△五顯堂

至矣乞還鄣南至十月四日續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同條死明早可與我尋一隻小船來道如曰要長者高者珣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闔維舌根不壞

眉州象耳山沙門釋袁覺傳四佛性

釋袁覺郡之袁氏子出家傳燈寺本名圓覺郡守環福牒誤寫袁字守疑其嫌因戲謂之曰一字名之可乎對曰一字已多也郡守異之已而往大焉依佛性和向入室陳其所見性曰汝忒煞遠在俾充侍司還掌賓客佛性每舉法華開示悟入四字令下語又曰待我點頭汝理方是偶不識被斥制中無依乃寓俗士家一日誦法華至亦復不知何者是火何者是舍乃豁然有省制罷歸寺白性首爲肯之後至雲居見圓悟述所得悟呵之曰本是淨地屙屎作麼於是所疑頓釋紹興丁巳郡守請居象耳法道大振四方英俊宿德鴻儒聞風禮謁室無所容開堂詞辨河傾峽瀉叢林稱之未詳其終

明州天童沙門釋曇華傳五

釋曇華字應庵，新州汪氏子也。生而奇傑，不類凡兒。年十七，依於東禪薙髮，首謁遂和尚，略得染指法味。於是偏參知識，靡所契證。聞圓悟住雲居，煅煉學者，華往禮依。侍悟乃痛與錐割，值悟返蜀，指見虎丘隆禪師，侍一載，順明大事已而訪此菴。元命分座，於是開堂妙嚴，遷歸宗時。大慧在梅陽，有僧傳華示衆語，大慧見之，極口稱歎，復寄偈曰：坐斷金輪第一峯，千妖百怪盡潛踪。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楊岐正脉通。虎丘忌日拈香曰：生平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漢，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床，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世稱華與果二甘露門，骨戒徒衆曰：禪僧著草鞋住院，何事口如龜蛇惡窟乎？宋隆興元年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東山。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德光傳六

光化吉  
庵景

百丈發

釋德光，賜號佛照，臨江軍彭氏子也。志學之年，即依本郡光化寺吉和尚薙髮，受具。一日入室，吉問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光罔措。通夕不寐，次日復登方丈，請曰：昨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乞慈悲指示。吉乃震威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註腳，在拈棒劈脊打出，於是有省。次謁月菴杲，應菴華百丈震，皆無所入。適大慧奉旨住明州阿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光亦造焉。入室，大慧舉竹篋問曰：喚作竹篋，則觸；不喚作竹篋，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大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到此瓦解冰消。侍久之，宋孝宗慕光道，價降詔命住靈隱。一日召問對答，稱旨，留宿內觀堂，後示寂，塔全身於東菴。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祖覺傳七

覺日能  
南堂靜

釋祖覺，嘉州楊氏子也。自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乃著書排斥釋氏，忽惡境現前，大怖悔，還出家，依慧日能和和尚，未幾，瘡生膝上，五年醫治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夕遂感異夢，旦即捨杖趨履，仍前一日誦至現。

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虛空諸佛於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宗旨至是始登僧籍府帥請講於千部堂而詞辯宏放衆所欽服適南堂靜禪師過其門謂曰觀公講說獨步西南惜未解離文字相耳儻能問道方外卽今之周金剛也覺欣然罷講南遊禪社遂依圓悟於鍾阜一日入室悟舉羅山道有言時踞虎頭收虎尾第一句下明宗旨無言時覲露機鋒如同電拂作麼生會覺罔對於是夙夜參究忽有所省作偈呈曰家住孤峯頂長年半掩門自嗟身已老活計付兒孫悟未許可次日入室悟問昨日公案作麼生覺擬對悟喝曰佛法不是這個道理覺復留五年愈更迷悶後於廬山棲賢閱浮山遠創執論云若道悟有親疎豈有旃檀林中却生臭草始豁然大悟遂作偈寄圓悟曰出林依舊入蓬蒿天網恢恢不可逃誰信業緣無避處歸來不怕語聲高悟大喜持示衆曰覺華嚴徹矣自是諸方皆稱曰覺華嚴云上堂僧問最初威音王末後樓至佛未審參見甚麼人覺曰家住大梁城更問長安

路僧問如何是一喝如金剛王寶劒覺曰血濺梵天曰如何是一喝如踞地師子覺曰驚殺野狐狸曰如何是一喝如探竿影草覺曰驢得你骨出曰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覺曰直須識取把鉞人莫道爲喬好毛羽

系曰覺華嚴既於講席有聲南堂過而稍施提勉便能罷講南遊正所謂見鞭影而行者也豈不驥哉至爲圓悟頂門一錐雖然魂飛要且命根未斷尙依識見呈偈遭圓悟一喝直得氣索五年而始大徹噫古爲人師者必俟學者寒灰燄發絕後復甦方肯點頭未嘗輕許而賊夫人子今人纔見靈利後生便使拈弄公案作得一偈頓焉稱賞不亦彼此皆瞎也殺人之惡小害人之惡大其誰乎善於講者又當以覺公爲良範

台州釣魚臺沙門釋自回傳八

釋自回號石頭臨海人世業石工人呼石頭和尚眼如盲龜不識一字善根內啓志慕空宗求人口授法華能誦遂棄家投大隨和尚供掃灑寺中令取崖石

公用回手不釋鎚鑿誦經不輟口隨見而語曰今日  
磴礧明日磴礧生死到來作甚折合回愕然設禮願  
聞究竟法隨令罷誦經看趙州勘婆子因緣於是念  
念參究久之一日鑿石石堅乃盡力一鎚火光迸出  
忽然徹悟即走方丈禮拜呈偈曰用盡工夫渾無巴  
鼻火光迸散元在這裏隨大喜曰子徹也復述勘婆  
偈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脚趙州無柄  
鐵掃帚掃蕩烟塵空索索隨可之遂爲羅染授以僧  
服出世住釣魚臺上堂曰參禪學道大以井底叫渴  
殊不知塞耳塞眼回避不及且如十二時中行住坐  
臥動轉施爲是甚麼人使作你眼見耳聞何處不是  
路頭若識得路頭便是大解脫處方知老漢與你證  
明山河大地與你證明所以道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  
門諸仁者大凡有一物當途要見一物當途之根  
源一物無處要見一物無處之根源見得根源源無  
所源所源既非何處不圓諸禪德你看老僧有甚勝  
你處你有甚不如老漢處會麼太湖三萬六千頃月  
在波心說向誰

系曰觀回師資生之業既備且拙學佛之志既銳且  
勤始而迷則眸子如盲後而悟則通身是眼至于說  
偈談禪大有超今逸古之風得非能者復起耶苟使  
其居讀五車出窮三藏又烏有一鎚而火光迸出之  
象哉大凡天下治愈隆亂愈起學固博執益封古人  
斥爲雜毒人心良有以也於戲世之錦心繡口之士  
文龍義虎之僧能爲昌黎子之虛心周金剛之自返  
胡盧油不出麵道不我親哉所以追風逐日者非驚  
駘之足訶佛罵祖者豈鄙陋之夫或膠錮於見知枳  
枳其比量又莫若頑璞之易琢也

潼川護聖寺沙門釋居靜傳九

釋居靜號愚丘成都楊氏子也年十四依白馬寺安  
慧出家聞南堂禪師道望往謁堂舉香嚴枯木裏龍  
吟話詰之靜於言下大悟一日堂問曰莫守寒巖異  
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汝作麼生靜曰直須揮劍若  
不揮劍漁父棲巢堂覆然曰這小厮兒靜珍重便行  
後出世住東巖嘗謂衆曰參學至要不出先南堂道  
最初句及末後句透得過者一生事畢儻或未然更

與你分作十門各各印證自心。還得穩當也未。第一須信有教外別傳。第二知有教外別傳。第三須會無情說法。與有情說法無二。第四須見性如觀掌中之物。了了分明。一田地穩密。第五須具擇法眼。第六須要行鳥道。立路第七須文武兼濟。第八須摧邪顯正。第九須大機大用。第十須向異類中行。凡欲紹隆法種。須盡此綱要。方坐得這曲床。子受天下人禮拜。敢與佛祖爲師。若不到恁麼田地。祇一向虛頭他時。異日閻老子未放你。在又傷曰。十門綱要。掌中施會得來時。自有爲作者。不須排位次。大都首尾是根基。

泉州教忠寺沙門釋彌光傳十黃藥辭

釋彌光號晦庵。閩中李氏子也。生寡。言笑聞僧貝梵。則喜。年十五。依文慧禪師。圓頂未窮海藏。喜究羣書。一日計曰。剃髮染衣。當期悟徹而醉心。俗典耶。遂首謁圓悟。次參黃蘗。詳高庵。悟機語皆契。以淮楚盜起。歸謁佛心。值大慧寓廣。因從之。慧曰。汝在佛心處所得者。試舉一二。看光曰。佛心上堂拈普化公案曰。佛

心卽不然。總不恁麼來時。如何劈脊便打。從教徧界分身。慧曰。汝意如何。曰。某不肯。他後頭下個註脚。慧曰。此正是以病去法。光毅然無信。可意。慧曰。汝但揣摩看。光竟以爲不然。經旬。因記海印信公拈曰。雷聲浩大雨點。全無光始。無滯。趨告慧。慧道。吾見琅邪并立沙。未徹語詰之光。對曰。大慧笑曰。雖進一步。祇不著所在。如人砍樹。根下一刀。則命根斷矣。汝向枝上斫。其能斷命根乎。今諸方浩浩說禪。見處總如是也。何益于事。其楊岐正傳止三四人而已。光慙而去。翌日。慧問沙。還疑否。曰。無可疑者。慧曰。祇如古人相見。未待開口。已知虛實。或聞其語。便識淺深。此理如何。光悚然汗下。莫知所謂。慧令究有句無句。話慧過雲門庵。光亦侍行。一日。問曰。某到這裏。不能得徹病。在甚處。慧曰。汝病最癩。正醫拱手。何也。別人死了。不得活。汝今活了。未曾死。要到大安樂田地。須是死一回。始得。光疑情愈深。後入室。慧問。喫粥了也。洗鉢盂了也。去却藥忌道。將一句來。光曰。裂破慧乃振威喝曰。你又說禪也。光卽大悟。慧卽擡鼓告衆曰。龜毛拈得。



笑哈哈一聲萬重關鎖開慶快平生在今日孰云千里賺吾來光亦呈偈曰一拶當機怒雷吼驚起須彌藏北斗洪波浩渺浪滔天拈得鼻孔失却口自爾名喧宇宙道洽縑素出住教忠辯香爲妙喜拈出其爲知本也歟

系曰凡爲人師者須具二種法方堪坐箇衆牀一先明已眼二鑒機病源若已眼未明自尙拖枷帶鎖胡能爲人解粘去縛不識病源未免備醜殺人之陋所以久依爐鞴不能脫胎成器者非學人之罪也爲學者亦須具二種法方可驗天下善知識舌頭一不自知足二死後復甦若易知足必以魚目爲珠若不死後再甦則生死命根不斷所以久入還佛場不能心空及第者非宗匠之罪也是故妙喜一生不自肯晚登川勤之室直階華嚴七地不其然乎今晦庵以滑稽參禪未曾大死一番苟非妙喜屠龍之手而不珍魚目者幾希故遭振威一喝直下喪身失命便能對衆作蟪蛄蟲大吼豈不快哉嗚呼世之靈利漢靡不坐晦庵膏肓之疾如莊子失心而不可療者多矣曾

未服醫父起死之劑且急欲爲人指迷不亦謬乎

江州東林寺沙門釋道顏傳十一

釋道顏號止庵潼川鮮于氏子也初參圓悟但登堂未能造其玄奧圓悟將還蜀以書遺大慧曰顏彩繪已特未點眼耳他日嗣後未可量也於是朝夕質疑於慧方大悟徹於是謬光還滬黑白咸被其化僧問如何是佛顏曰誌公和尚曰學人問佛何答誌公顏曰誌公不是閒和尚曰如何是法顏曰黃絹幼婦外孫盡白曰是甚章句顏曰絕妙好辭曰如何是僧顏曰釣魚船上謝三郎曰何不直說顏曰玄沙和尚顏凡所說法大槩簡易如此

福州西禪寺沙門釋鼎需傳十二

釋鼎需號懶庵郡之林氏子也幼業儒舉進士濫政有聲年二十五因閱遺教經忽省曰幾爲儒冠誤也卽欲舍俗母氏難以親迎在期需笑絕之曰天桃紅杏時分付春風翠竹黃花此去永爲道侶遂依保壽崇公爲大僧備參名宿歸里結庵荒峯三年嘗以卽心卽佛話問學者時妙喜庵于洋嶼晦庵尤在侍

特以書招之曰此間庵主手段與諸方別可來少款如何需不答光以計邀至值妙喜爲衆入室需欲隨喜而已妙喜因舉僧問馬祖如何是佛祖云卽心是佛你作麼生需下語喜語曰汝見解如此敢妄爲人師耶乃鳴鼓計其爲邪解需淚交頤不敢仰視自默計曰我旣爲所排而西來不傳之旨豈止此耶遂求入弟子之列一日妙喜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怎麼時如何需擬開口喜拈竹篴劈脊連打三下需大悟厲聲曰和尚已多了也喜又打一下需禮拜喜笑曰今日方知吾不汝欺也卽以偈曰頂門豎亞摩醺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東壁掛葫蘆自此名喧叢席道被遐方此後開堂始稱具眼宗匠云也

建寧府沙門釋道謙傳十三

釋道謙本郡人未詳氏族初依佛果無所入妙喜奉旨住徑山謙亦在侍令往長沙通書于張紫巖乃自謂參禪二十年尙無個入處又有此行豈不荒廢了矣將辭友人宗元叱曰不可豈以在路參禪不得耶

汝去吾與俱往一日在途泣曰一生參禪無得力處今奔波若此何得相應元曰你但將諸方參得悟得并圓悟妙喜與你說得底都不要理會途中我可替者盡替汝只有五事替不得須自承當曰何爲五事元曰著衣喫飯屙屎放尿噉箇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大徹不覺手舞足蹈元曰汝此回方可通書吾先歸矣後半載返雙徑妙喜于山門外亭一見便曰建州子這回自別也

潭州沙門釋清旦傳十四

釋清旦號慧通蓬州嚴氏子也初辭親愛卽嚙空宗聞有教外別傳之道注念曰切乃腰包出關擬投叢席時大鴻泰和尚住德山謁之值泰上堂舉趙州曰臺山婆子已爲汝勘破了也且道意在甚麼處良久曰就地撮將黃葉去入山推出白雲來旦聞平生疑礙釋然翌日入室泰問曰前百丈不落因果因甚墮野狐後百丈不昧因果因甚脫野狐旦曰好與一坑埋却住後上堂曰三脚驢子弄蹄行步步相隨不相到樹頭驚起雙鯉魚拈來一老一不老爲憐松竹引

清風其奈出門便是章因喚檀郎識得渠大機大用都推倒燒香勘證見根源糞掃堆頭拾得寶叢林浩浩護商量勸君莫謗先師好日之門庭嚴肅機語峻利是故學者多難泊焉

天台國清寺沙門釋行機傳十五

釋行機自號簡堂郡之楊氏子也生知夙發趣向高邁丰姿挺異才壓儒林少棄妻孥勤學出世精窮竺典逸貫三乘竊欲離言畢求直指於是慕護國元公之道價擔簦相依稍觸鉗鎚密有契證因往莞山而刀耕火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曰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曰某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所樹倒地有聲忽大悟平昔癡膺之物泮然冰釋未幾適有江州圓通之命乃曰吾道行矣即欣然曳杖應之登座說云圓通不開生藥錦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個無思算喫著通身冷汗流聞者無不絕倒叢林至今稱焉

澧州靈巖寺沙門釋仰安傳十六 表目

釋仰安未詳何許人氏顓吳超羣幼年舍俗既圓顓頂慕最上乘精謹律儀耽遊講肆久而棄之遂入佛果勤公之室時大滌泰爲座元昕夕扣之頓領玄旨後泰住持德山命安詣佛果通嗣法書果見問千里馳聘不辱宗風公案現成如何通信安曰覲面相呈更無回互果曰此是德山底那個是上座底曰豈有第二人果曰背後底安即進書果笑稱作家次至僧堂前捧書問訊首座座曰玄沙白紙此自何來安曰久默斯要不務速說今日拜呈幸希一覽座便喝安曰作家首座座又喝安以書便打座擬議安曰未明三八九不免自沈吟又打一下曰接時佛果佛眼同見果曰打我首座死了也眼曰官馬嘶踢有甚惡據安曰說甚官馬嘶踢正是龍象蹴踏也果喚安至前曰我五百人首座汝爲何打他安曰和尚也須喫一頓果顧佛眼吐舌眼曰未在却問曰空手把鋤頭話意作麼生安轉躬曰所供並是諸實眼笑曰元來是屋裏人又往五祖山通書於表自和尚自曰書裏說箇甚麼安曰文彩已彰曰畢竟說甚麼安曰當陽

揮寶劍自喚曰近前來我這裏不識幾箇子安曰莫  
詐敗好自顧侍者曰是那裏僧曰曾在和尚會下去  
自曰恁得恁麼活頭安曰被和尚鈍置來自將書於  
香爐熏曰南無三曼多安近前彈指自便開書自是  
聲播四方而不屈爲秦使命未幾出主靈巖諸子輻  
輳拈椎豎拂大有古人之風焉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寶印傳十七贊

釋寶印號別峯嘉州李氏子也幼通六經長窮七史  
忽厭塵俗志慕竺墳乃從德山清素和尚得度往聽  
華嚴起信盡得旨覺勞瘁沙終非解脫遂依中峯密  
印民禪師密印舉僧問嚴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嚴叱  
曰是誰起滅師聞大悟會圓悟歸昭覺遣師往省隨  
衆入室悟問從上諸聖以何接人師豎起拳悟曰此  
是老僧用底何者是從上諸聖用底師以拳揮之悟  
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又謁大慧於徑山慧問甚處  
來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曰不  
合起動和尚慧忻然後出奉詔住雪竇淳熙七年秋  
召師問道賜肩輿入選德殿帝曰三教聖人本同這

個理否對曰譬如虛空東西南北初無二也布曰但  
聖人所立門戶則不同耳如孔子性以中庸設教印  
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云治世語言資生  
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云不壞世間相而成  
出世法帝曰今時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  
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禪宗不以  
文字教人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生死之際此  
爲殊勝印曰非獨後世不見夫子之心嘗見孔門顏  
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  
在後竟捉摸不著而夫子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  
道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  
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夫子未嘗迴避諸弟子  
而諸弟子自隱過了也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能  
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朕意亦謂如此帝又問莊  
子若何如人印曰只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也  
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  
界卽如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  
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如伊尹

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有一夫不彼其澤者。若已推而內溝中也。帝大悅。詔住徑山開堂。曰三世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祇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祇恁麼合契多少。痛棒諸仁者。且道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舍未忘。若道佛祖一時俱是一時俱不是。顛預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十年二月。帝註圓覺經。賜師命作敘。流行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智策禪師。決別策。同行。日而曰。水到渠成。索紙書云。十二月初七夜雞鳴時。九字果至。期而化。留七日。顏色明閤。髮長頂溫。葬全身于西岡。諡曰慈辯塔曰智光。

大明高僧傳卷第六

大明高僧傳卷第七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撰

習禪篇第三之三 正傳十七人 附見七人

潭州上封寺沙門釋諱才傳一海印隆

釋諱才號佛心。福州姚氏子也。幼爲羈鳥。弱冠得度。精求律部。持犯霜威。慕最上乘。不憚遐扣。勞逸弗介。一念力參。首謁海印隆公。於大中偶見。老宿蓬道。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處。才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未可理會。許事才疑之。適海印夜參至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才豁然有省。次謁黃龍死心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曰。此事我見甚是。分明祇臨機吐之。不出奈何。源曰。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一日竊觀隣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探新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計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甚麼。山拔刀作斫勢。才忽大悟。擲隣僧。即揭簾趨出。說偈曰。徹徹大海乾枯。虛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欄。萬象森羅。齊漏泄。初住上封。屢遷名。



利詞河海潮涌波騰學者無能湊泊其涯浹也

華亭青龍菴沙門釋妙普傳二雪寶持

釋妙普號性空漢川人未知姓氏久依黃龍死心密受心印品格高古氣宇宏邁因慕船子遺風抵秀水結菴于青龍之野別無長物唯吹簫笛以自娛好吟咏嘗賦山居詩云心法變忘猶隔妄色塵不二向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菴人示衆偈曰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中軍主將能行令不動干戈治太平宋建炎初賊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意殺戮民懼逃亡普聞歎曰衆生塗炭吾盍救之乃荷策而行直詣賊所賊見偉異疑必奸諂詢其來處答曰禪者問何所之云往密印寺也賊怒欲斬普曰大丈夫要頭便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率肉普供佛出生如常儀曰孰當爲我文以祭賊笑不答普索紙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乏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

同諸佛之真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罣無礙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饒遂舉筋骸肉賊徒大笑食罷曰劫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賊賊異騰首謝過令衛而出於是民之廬舍少長無恙者普之惠也僧問旣見佛爲甚不拜普掌之曰會麼曰不會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冬自造大盆鑿穴塞之修書寄雪竇持禪師曰吾將水葬矣壬戌持至普尙存乃作偈嘲曰咄哉老性空剛要錢魚鱉胡不索性去惹管向人說普笑曰遲兄證明耳僞告遐邇衆集普示法要說偈曰坐脫立亡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免開墳撒手便行不妨快暢是誰知音船子和尙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趺坐盆中口吹簫笛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普去塞厚其水潤澆衆擁觀水涓滴不入乃乘流而

住歎曰六十餘年返故鄉沒踪跡處妙難量真風徧  
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人望目斷尙聞笛聲嗚  
咽於蒼茫之間遙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泣競圖像  
事之後三日見於沙上跌坐如生道俗迎歸留五日  
闍維舍利大如菽有二鶴徘徊空際火盡始去塔于  
青龍菴

潭州法輪寺沙門釋應端傳三

釋應端南昌徐氏子也生而眉宇豁如形儀莊肅幼  
厭塵穢少入空門依那之化度寺善月度爲大僧謁  
真淨文機不諧時靈源分座雲居扣之源稍加痛割  
端資已解妙入經論乃援引馬祖百丈機語及華嚴  
經旨相表斷答靈源笑曰汝舉馬祖百丈固錯矣而  
華嚴宗旨與箇事喜沒交涉端憤然欲去因辭揭簾  
忽大雨汗流浹背靈源見喜曰子方識好惡矣馬祖  
百丈文殊普賢幾爲汝累由是聲譽四馳道欽七衆  
致和末太師張司成虛百丈堅命開堂舉僧問大隋  
劫火洞然時這箇壞也不壞話遂曰六合傾翻野面  
來暫披麻屨混塵埃因風吹火潭開事引得遊人不

肯回壞不壞隨不隨徒將聞見強鍼錐太湖三萬六  
千傾月在波心說向誰

隆興府黃龍寺沙門釋道震傳四

釋道震號山堂金陵趙氏子也垂髫依覺印英禪師  
爲童子英遷泗之普照得度久之辭謁丹霞淳與論  
曹洞宗旨震呈以偈曰白雲深覆古寒巖異草靈花  
彩鳳銜夜半天明日當午騎牛背面著靴衫次依草  
堂日取藏經讀之一夕聞晚參鼓步出經堂舉頭見  
月忽然大悟趨方丈堂望見即曰子徹矣遂爲印可  
尋出三遷而至百丈道顯著紹興己巳有律師妄踞  
黃龍請子散子散去主事者走錢塘求王丞相繼先  
書達洪師張如瑩瑩公命震以從衆望而主事者請  
致書謝王震讓曰王公爲護佛法何謝之有況我與  
之素昧平生於是主事愿退故仲溫曰彼交結權貴  
倚爲藩垣者聞其言亦足顏汗噫紹興以來宗師言  
行相應而與秋霜爭嚴捨震其誰哉

天台山萬年寺沙門釋法一傳五

釋法一號雪巢即襄陽郡王駙馬李遵勗玄孫也世

居開封祥符縣母夢一老僧至其家而產聲洪氣偉具大人相十七試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就請去家事長蘆慈覺禪師祖弗許母曰此兒必宿世沙門也願弗奪其志未幾慈覺歿禮靈巖通照禪師祝髮依十年覺心迷悶道無所入遂往蔣山謁圓悟一見器重之適悟奉旨住天寧亦在侍不契次見草堂於疎山一言之下忽爾徹其源底紹興七年泉守劉彥修請居延福四遷巨剎最後住長蘆因慕天台形勝听夕懷之於是乞退居山之古平田觀音院高臥煙霞長嘯深翠庵世而忘世也一日忽示微疾書偈曰今年七十五歸作菴中主珍重觀世音泥蛇吞石虎乃入龕跌坐別衆而逝塔于本山

### 慶元府天童寺沙門釋普交傳六

釋普交郡之萬齡畢氏子也幼穎異卓倫不泥塵滓惡喧囂潔儼似納僧未冠得度五夏無虧首謁南明聽習台教偶爲檀信修事懺摩有人問曰師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言自懺罪性何來若爲他懺他既非汝烏能爲懺交罔不能對大慚易服還投湯

◆ 遊歷記

潭足纔踵門潭卽呵斥交擬申問潭卽拔械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進語潭便喝交豁然頓悟顧乃大笑潭下繩牀執其手曰汝會佛法耶交便喝拓開潭亦大笑於是名聞四達學者宗之後歸桑梓居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寺偶虛席郡僚命開法恐其遽去遣吏候于道放不得辭上堂曰咄哉黃面老佛法付王臣林下無情客官差遲殺人莫有知心底爲我免得者麼若無不免將錯就錯去也凡見僧來必叱曰汝擔菓子未擔時我曰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栢樹子靈源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屑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去臥去忽拈拄杖逐散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座說偈曰寶樹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難論昨宵風動寒巖冷驚起泥牛耕白雲說畢脫然而寂壽七十七臘五十八塔于本山

### 江州圓通寺沙門釋道旻傳七

釋道旻賜號圓機世人稱云古佛變化蔡氏子也母

夢吞摩尼珠遂姪生五歲不履不言一日母抱遊西明寺見佛像遽趨合掌作禮稱南無佛見者大異之稍壯宦學大梁棄依景德寺德祥出家得度徧扣禪林皆得染指後親瀉山詰禪師無所入謁渤潭乾公具陳所得潭不爲印可一日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語問之不契侍潭行次潭以杖架肩長嘯曰會麼旻擬對潭便打有頃復拈草示之曰是甚麼亦擬對潭便喝機旋於是頓悟玄旨便作拈花勢曰這回瞞旻上座不得也潭曰便道旻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卽禮三拜潭首肯印之後開法于灌溪遷圓通以符道濟之記也學者如川赴海朝廷聞其道宰臣會請錫以命服賜圓機之號而尊寵之於是遐邇欽化少長咸被其法澤未詳厥終

紹興慈氏院沙門釋瑞仙傳八

釋瑞仙會稽人幼經塵網幾溺愛河年二十奮然去家會試經披剝精習大小律藏至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句忽自省曰戒者束身法耳胡自縛耶遂探究台教一日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

因是故說無生處疑曰既不自又不他不共不無因畢竟從何而生也歎曰因緣生法雖照以空假三觀不過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妙心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固非言詮所能及也遂更衣謁諸耆宿後登投子山見廣鑑禪師問曰甚麼來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曰秦望山高鑒湖水闊鑑曰秦望山與自己是同是別曰梵語唐言鑑曰猶是業林祇對畢竟是同是別師便喝鑑便打忽有省禮拜曰恩大難酬後開法于慈氏嘗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著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你等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一衆無能下語投其機者終于本山

隆興府雲巖寺沙門釋天遊傳九

釋天遊自號典牛成都鄭氏子也幼業儒穎俊逸倫儕輩推重初試郡庠復試梓州二處皆與貢籍懼不敢承遂竄名出關適會王山谷西還見其風骨不凡談論超卓邀其同舟策往廬山削髮不易舊名首參死心不契依湛堂準於渤潭一日湛堂普說曰諸人

苦苦就準上座覓佛法遂搥膝曰會麼雪上加霜又搥膝曰若也不會豈不見乾峯示衆曰舉一不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師聞脫然悟入出世於雲蓋遷靈巖說法大有湛堂之風嘗和忠道者收牛頰曰兩角指天四脚著地拽斷鼻繩牧甚屎屁張無盡見之甚爲鑿節因退雲巖過廬山而棲賣主者意不欲納乃故曰老老大大正是質庫中典牛耶師聞述偈曰質庫何曾解典牛祇緣價重實難酬想君本領無多子畢竟難禁這一頭竟去菴於武寧廬曰典牛則終其身不出年近百歲而告寂焉徑山塗毒見時九十三矣

平江府覺海寺沙門釋法因傳十

釋法因姑蘇崑山朱氏子也少汨塵俗無意出纏年二十四始披緇服不終五夏遽爾遊方謁慧日雅禪師於東林慧日奉靈雲見桃花悟道因緣問之擬對曰曰不是不是忽有所契呈偈曰巖上桃花開花從何處來靈雲纔一見回首舞三臺慧日戒曰子雖見已入微更假著鞭當明大法於是居廬阜三十年不

與世接四方仰之學者川鶩蟻屯就其嚙齏因亦不辭煅煉隨機說法宋建炎末盜起江左乃順流東歸覺海縋白踵門問道嘗謂衆曰汝等當飽持定力弗憂晨炊干求外務也晚年放浪自若稱曰五松散人

眉州中巖寺沙門釋蘊能傳十一

登甫崇真

釋蘊能號慧目郡之呂氏子也少習儒博究經史年二十二於村落校書偶於山寺見禪冊在几閱之似有所得遂裂衣冠投僧圓具一鉢遐遊首參寶勝澄甫禪師徵詰酬酢所趣頗異逕往荊湖方謁永安喜真如詰德山繪諸公造詣益邁次抵大瀉參瑋禪師瑋問曰桑梓何處曰西川瑋曰聞西川有普賢菩薩示現是否曰今日親瞻慈相瑋曰白象何在曰爪牙已具瑋曰會轉身麼能提具繞禪床一匝瑋曰不是能趨出一日瑋問僧黃巢過後有人收得寶劍麼僧豎起拳瑋曰菜刀子僧曰爭奈受用不盡瑋喝出次問能亦豎拳瑋曰也是菜刀子能便近前攔胸築曰殺得人即休瑋笑曰三十年弄騎馬今日被驢撲由是聲播諸方返蜀初主報恩次居中巖室中嘗問崇



真觀頭曰如何是你空劫已前面目真忽領悟對曰和尚且低聲遂呈偈曰萬年倉裏曾饑饉大海中住儘長渴當時尋時尋不見今日避時避不得能印可之能住持三十餘年說法不許人錄臨終書偈辭衆端坐而化闍維時暴風忽起煙之所至皆雨舍利道俗廡地亦有得者心舌不壞而建塔焉

系曰能公不過一校書郎耳纔觀禪冊便知落處豈非再來人乎況乃遨遊諸師之門不無肯綮方接大瀉眉睫卽解轉身其利器固可知矣瀉尤未可至問收劍因緣前僧寧無入處而終爲揮下及能公則別有通霄一路乃拈莖草而作吹毛大瀉不免親遭驚鼻一口公可謂得大機用者歟大瀉固善爲人師能公亦不愧爲人弟也嗚呼世之師徒賓主相見能具此風彩作略庶不辜遊法海兩無遺憾不然總爲無孔鐵鎚負黃面漢不少矣勉哉

成都府信相寺沙門釋宗顯傳十二

釋宗顯號正覺潼川王氏子也少選爲進士有聲骨畫掬溪水爲戲至夜思之遂見水泠然盈室欲汲之

不可得忽爾塵境自空歎曰吾世網裂矣往依昭覺白公得度蕭然一衲隨衆咨參一日白公問高高峯頂立深深海底行作麼生會忽於言下頓悟曰釘殺脚跟也白拈起拂子曰這箇又作麼生顯一笑而出服勤七祀出遊至京都淮瀾徧歷叢林晚登五祖見演和尚問未知關樞子難過趙州橋如何是關樞子祖曰汝且在門外立顯進步一踏而退祖曰許多時茶飯元來也有人知滋味明日入室祖見顯便問是昨日問話僧否我固知你見處祇未過得白雲關在顯珍重使出時顯悟爲侍者乃以白雲關意扣悟悟曰直下會取顯笑曰我不是不會祇是未諳待見這老漢共伊理會一上耳次日祖往舒城顯與悟繼往適會於興化祖問記得曾在那裏相見來顯曰全火祇候祖顯悟曰這漢饒舌後遊廬山回舉高高峯頂立話所得之意白五祖祖曰吾嘗以此事請先師先師曰我曾問遠和尚遠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非索達本源不能到也顯侍之久祖鍾愛之辭返蜀祖爲小參復送之以頌曰離鄉四十餘年一時

忘却蜀語禪人回到成都切須記取魯語顯歸昭覺  
白公尚書志再侍之聲譽謫然初出住長松次主保  
福大張爐鞴煅煉四方學者故龍象多出其輪下焉

嘉興報恩寺沙門釋法常傳十三

釋法常開封人即丞相薛居正之後也宣和七年始  
解塵縛還思高舉遂依長沙益陽華嚴賦公剃髮  
受田衣見者鄉王居必寶社非法不言異軌弗顧深  
慕大乘不斥小教一日閱首楞嚴經乃廓爾義天淵  
通法海自是肆遊淮泗放浪湖湘後至台山萬年參  
謁雪巢一見機語契會命掌翰牋未幾請令首衆爲  
僧入室大有風彩澹然處世不飾衆緣室中唯一矮  
榻餘無長物紹興庚子九月望日語衆曰吾一月後  
不復留矣至十月二十一日書漁父詞於室門曰此  
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  
風颭語迥然銀漢橫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  
踰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  
去書畢就榻收足而逝塔于寺西南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智策傳十四 寂室光  
大圓

釋智策號塗毒天台陳氏子也生而聰敏卓邁羣兒  
不樂世華潛思寥廓幼依護國楚光落髮授以僧儀  
一鉢蕭然研窮三藏首造國清寂室光公灑然有省  
次往明州謁萬壽大圓禪師問甚處來曰天台圓曰  
曾見智者麼曰即今亦不少圓曰因甚在汝脚跟下  
曰當面踰過圓曰尙人不枉而秀不扶而直也一日  
辭圓門送之揖其背曰寶所在近此城非實策敬諾  
欲往豫章參典牛遊和尙道由雲居風因雪塞路無  
客進履越四十二日午聞板聲豁然大悟及造典牛  
之門牛獨指策曰何處見神見鬼來曰雲居聞板聲  
來牛曰是甚麼曰打破虚空全無柄把牛曰向上事  
未在曰東家暗坐西家斯罵牛曰豁然超出佛祖他  
日起家一麟足矣後奉旨住雙徑大弘典牛之道四  
方學者鱗布蟬集將示寂時爲文以祭自危坐傾聽  
至云尙饗爲之一笑後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  
四大既分飛煙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  
泊然而逝塔全身于寺東岡之麓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道樞傳十五

釋道樞號懶菴吳興四安徐氏子也嘗參道場慧禪師得授心印道業日隆初主何山移華藏隆興初詔遷靈隱宋孝宗召入內殿賜坐問曰禪道之要可得聞乎對曰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知見起滅之分聖凡迷悟之別當護正念則與道相應亡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掉二病自忘問答之意矧今見在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也上爲之首肯後以老乞退居明教之永安逍遙自適嘗題偈于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于永安

上京大儲慶寺沙門釋海慧傳十六清慧

釋海慧金國人也幼而英敏學不由師魯語益墳過目成誦初遊講肆如入龍宮性相立途無不挾其英而挹其粹也所以法喜禪悅飫而飽餐潛踪五臺刀耕火種就巖縛屋一榻蕭然如是者十有五稷一日歎曰大丈夫當以衆生爲急獨是胡爲遂携錫燕都徧歷禪寺隨緣演化七衆雲屯於是聲播寰宇道布

宸宮金皇統三年六月英悼太子創造大儲慶寺於上京宮側告成極世精巧幻若天宮慕師道價隆旨請爲開山第一代說法賜牒普度境內童行有籍于官者百萬爲僧尼次年詔迎旂檀瑞像供養于寺之積慶閣皇統五年海慧入寂火浴獲舍利五色無算光明徹於空表異香彌旬金主偕后太子親王百官設供五日奉分五處建塔謚曰佛覺祐國大師次年正月詔清慧禪師住持儲慶賜號佛智護國大師命登國師座特賜金縷僧伽梨衣并珍異瓶罐寶器金主后妃太子頂禮雙足奉服法衣其震丹國王致敬沙門古所未若於是時也

常州華藏寺沙門釋有權傳十七

釋有權號伊菴臨安昌化祁氏子也髫齡出家十四得度篤志勤勵博究羣經十八知有向上一著殫力參求首禮佛智裕公於靈隱時無菴和尚充第一座權入室請益菴以從無住本建一切法問之權久而有省答曰暗裏針耳中出氣菴可之遂密付心印既有所得精進益堅一夕危坐深入禪那至於達旦

雖行粥至忘乎展鉢隣僧以手觸之頓然大悟偈曰  
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濤蘆花影裏弄明

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深加稱賞一日問權心包  
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對曰大海不宿死屍佛智極

其座曰此子他日據此訶佛罵祖去在權於是深自  
韜晦寄跡湖湘江浙之間十年然後或依應菴或見

大慧凡明眼宿德躬往禮謁無庵出主道場召權分  
座說法自是聲播諸方未久有華藏之命開堂云禪

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口皮邊所以僧問石  
霜如何是禪霜曰山瓶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曰猛

火著猛油煎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曰胡獼上樹尾  
連顛師曰道無橫徑立處孤危然此三大老而行聲

前活路用劫外靈機若以禪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  
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

明料敵若人辨白得出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  
有箇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了也適來說道道無橫

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祇對還  
委悉麼把手上山齊著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

子秋示微疾書偈而逝茶毗齒舌不壞舍利五色者  
無數而建塔焉

### 大明高僧傳卷第七

### 大明高僧傳卷第八

皇明天台山慈雲禪寺沙門釋如惺 撰

習禪篇第三之四 正傳十七人 附見六人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德昇傳一 慈雲

釋德昇號頭庵漢州何氏子也幼溺塵滓稍長夢醒  
二十得度游心講席三學四衆以義虎推焉忽以支  
解自嫌翻然易輒更衣頂笠謁文殊道和尚懇示佛  
法省要之旨道說偈曰契丹打破波斯囊奪得寶珠  
村裏賣十字街頭窮乞兒腰間掛箇風流袋昇將擬  
對道此曰莫錯於是退參三年方領前旨入闕鼓山  
禮觀竹庵問國師不跨石門句意旨如何竹庵應聲  
曰閒言語言下頓悟後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昇  
曰聞時富貴見後貧窮釋慧溫號嘉菴產于福州鄭

氏與昇同依竹庵於東未幾因竹庵謝事自以曾次而未遷然又請高庵悟南華昇草堂清諸著宿皆蒙質音會竹庵遷闕乾元溫復歸省庵曰情生智隔想變體殊不用停囚長智道將一句來溫釋然悟入呈偈曰拶出通身是口何妨罵雨訶風昨夜前村猛虎咬殺南山大蟲竹庵肯之後住通州狼山與昇共樹竹庵赤轍爲一方良導也

南康軍雲居寺沙門釋自圓傳二善能

釋自圓號普雲緇州雍氏子也夙有靈根少能割愛卸欲結如魚脫網入法苑似鳳棲梧十九試經得願嗣牒染衣之後先探律宗作犯止持白圭良璧淹流教海五祀而後出關南下參遊四衆咸推英俊偏扣尊宿始入龍門偶步廊廡觀繪壁問胡人之像忽爾有省至夕白于高庵庵舉法眼偈曰頭戴貂鼠帽腰懸羊角錘語不令人會須得人譯之庵卽焚火示之曰我爲汝譯了也圓於言下大悟呈偈曰外國言音不可窮起雲亭下一時通口門廣大無邊際吞盡楊岐栗棘蓬高庵遣侍佛眼眼曰吾道東矣釋善能亦

高庵嗣法門人其族嚴陵未詳姓氏一日高庵普請擇菜次庵知其緣熟忽以滿兒擲能懷中能擬議被庵攔臂踏倒豁然大悟起惟吟笑而已歷侍既久德馨遠聞縉素傾心天人擁出住持福州中際大闡宗風世稱雙樹法幢云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彥充傳三

釋彥充號肯堂杭之於潛盛氏子也幼卽慧性剛然善根內著生而知有願脫塵囂遂依明空院釋義堪薙髮五夏學律一鉢孤征逕造大愚宏智正堂大圓後聞僧舉東林願示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祇有本札羹鐵釘飯一任汝等咬嚼彥竊喜之直詣陳所見解東林謂曰據汝所見處正坐在鑑覺中也彥盡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專注一心精勤參究一日聞傍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珠花如夢相似乃默自覺曰打草祇要蛇驚耳次日入室東林問那裏是嚴頭密啓其意處彥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也彥擬開口豁然被林攔臂一掌頓卽大悟汗流浹背點首言曰臨濟道黃蘗佛法無



多子豈虛語哉。呈偈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深然之。

婺州智者寺沙門釋眞慈傳四

釋眞慈號元庵，潼川李氏子也。總角卽慕空寂，好遊伽藍。慈父母依成都之正法院，頂受具足大小乘戒。潔肅冰雪，解慧日隆，耽嗜貝文，徧遊講肆，聽圓覺修多羅至四大各離。今者安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著動著放光動地，呈似諸座講師，無能識者。歸舉受業師師以狗子無佛性話詰之。慈曰：百千公案無出此頌也。師乃叱出，因而南遊。廬阜掛錫圓通時，已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曰：佛亦是塵。慈聞豁然，隨聲便喝。以手指臂曰：佛亦是塵。復呈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直下翻身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又頌：塵塵三昧日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坐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彈指。珊瑚枝上清風起，已庵頌之。於是聲揚四表，道洽殊途。出主智者，諄誘學

者大屠龍之手焉。

福州鼓山沙門釋安永傳五安分

釋安永號木庵，閩縣吳氏子也。永生具道，實行止肅。然身汨愛纏心，懷遐舉弱冠，薙髮高標，物外間有別傳之道。乃謁懶菴禪師於雲門入室之際，菴顧而問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卅尊良久，不得向世尊良久處。會隨後便喝，永倏然契悟。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却。老僧永曰：恁麼說話，面皮厚多少。木菴則不然。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直須揚下入處，始得。凡所說法，簡明如此。時有安分菴主少與永共謀業於安國後永偕依懶菴，不契辭謁大慧於徑山，行次錢塘江干，仰瞻宮闕，忽聞街司喝侍郎來分，忽大悟。偈曰：幾年個事掛懷，問盡諸方眼不開。肝膽此時俱裂破，一聲江上侍郎來。竟回西禪，懶菴迎之，付以伽黎衣。自爾不規所寓，後庵居劒門，化被嶺表。學者從之。

臨安府淨慈寺沙門釋曇密傳六

釋曇密號混源，天台盧氏子也。生卽英敏，穎異匪凡。

幼失怙天志懷高邁初依邑之資福道榮研窮竺教十六圓具足戒登大僧籍大小律部瑩無瑕疵精習天台教觀而於頓漸偏圓性具理毒之旨如指諸掌一日歎曰教乘之妙無得而稱但未離於名言終非見性不若更衣從別傳之學倘有隙見足快生平聞大慧唱道徑山腰包禮謁又訪雪巢一此庵元諸公皆無省發於是從閩而之泉南投教忠光和尙俾職維那聞忠舉香嚴擊竹因緣豁然契悟呈偈忠詰立沙未徹之語對耐無滯始囑曰子此後方可見大慧也於是受教辭往梅陽服勤四載慧嘗登座焉出世奉詔住持淨慈大弘教忠之道戶外之履常滿示寂塔于本山之西北隅

明州天童寺沙門釋咸傑傳七

釋咸傑字密庵福州鄭氏子也其母夢廬山老僧入舍遂舉師自幼穎異過人及壯剃髮進具徧參知識最爲謁應庵華和尙於衢州明果庵一日問曰如何是正法眼答曰破沙盆應庵頷之說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席頭門柏從今四載徵詰詞無痕雖未付衣

鉢氣宇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喚作破沙盆後出住衢州烏巨庵次遷祥符蔣山華藏未幾奉詔主徑山及靈隱上堂牛頭橫說豎說不知有向上關捩子有般漆桶漢東西不辯南北不分如何是向上關捩子何異開眼尿牀我有一轉語不在向上向下千手大慈摸索不著老僧今日布施大衆去也良久曰達磨大師無當門齒上堂卓拄杖曰迷時祇迷這個復卓一下曰悟時祇悟這個迷悟兩忘糞掃堆頭重添撞撞莫有東涌西沒全機獨脫處道得一句底麼若道不得老僧自道去也擲拄杖曰三十年後又舉金峯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僧問如何是和尙有老婆心峯曰問凡答凡問聖答聖僧又問如何是和尙無老婆心峯曰問凡不答凡問聖不答聖師曰我當時若見他恁麼說好向他道你若自營地去自然不落這聖凡窠臼也又舉婆子燒庵話師曰這個公案叢林中多有拈提者老僧今日裂破面皮不免對衆納敗闕一上定要諸方檢點明白乃召衆曰這婆子住處深穩水澗不通

偏向枯木上。慘花寒巖中。發酸這僧孤身。迥迥慣入  
洪波等閒坐。斷潑天潮頭到底。自無涓滴仔細檢點。  
將來敲枷打鎖。則不無若謂佛法。二人俱未夢見在。  
今老僧與麼提持。畢竟歸何處。良久曰。一把柳絲  
收不得。和烟搭在玉欄干上。堂卓拄杖曰。盡大地喚  
作一句子。擔枷帶鎖。不喚作一句子。業識茫茫兩頭。  
俱透脫得了。淨保保赤洒洒。不可把達磨一宗掃地。  
而盡。所以雲門大師道盡乾坤大地。無纖毫過患。猶  
是轉句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知有全提。在師曰。  
劔去久矣。方乃刻舟。拈拄杖卓一卓下座。

夔州臥龍山沙門釋祖先傳八法薰

釋祖先字破庵。廣安王氏子也。幼歲出家。力參祖道。  
夜不安寢。一衲隨身。聞密庵大弘臨濟之宗。遂腰包  
參謁密庵。知是大器。深加錘拶。一日密庵上堂示衆。  
忽有省後密庵住。靈隱命師分座。偶有道者問曰。胡  
獼捉不住時。奈何。師曰。用捉作什麼。如風吹水自然  
成文。有講楞嚴座主。求示師說偈曰。見猶離見。非真  
見。還盡入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

瞿曇時有石田法薰。參師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話。  
詰之薰對曰。焦磚打破。速底凍赤。眼撞著火柴頭。師  
頷之後。出世爲嗣法焉。

臨安府靈隱寺沙門釋崇岳傳九

釋崇岳字松源。處州龍泉吳氏子也。隆興二年得度。  
於杭之西湖白蓮精舍。參方最久。後謁密庵。傑和尚。  
聞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忽大悟。遂得  
心印。因密菴還靈隱。命居第一座。久之出世。首住平  
江澄照。次居江陰光孝。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寧宗慶  
元三年詔。還靈隱。三易寒暑。乞老退。居寺之東庵。嘉  
泰二年八月四日。手書別公卿。垂語示學者曰。有大  
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又曰。開口不在舌頭上。貽囑  
弟子。以闡法是務。乃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警  
轉玄關。佛祖罔措。加跌而逝。壽七十一。臘四十。塔金  
身于北高峯之原。得法者香山光睦雲居善開。

臨安府徑山沙門釋師範傳十

釋師範字無準。蜀之梓潼雍氏子也。年九歲。依陰平  
山道欽和尚出家。讀書過目成誦。南宋紹熙六年始

腰包遊於成都正法寺請益堯和尚坐禪工夫堯曰禪是何物坐的是誰師於是晝夜體究一日如廁因提前話有省明年出遊廣浙謁佛照於育王照問何處人曰劔州又問帶得劔來麼師便喝佛照笑曰這烏頭子也亂做師貧無資薙髮故人目之曰烏頭子破庵居靈隱師待次時有一道者問破庵翻繇子捉不住奈何破庵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文師於言下大悟未幾同月石溪公遊天台屬宕時雪峯雲和尚住瑞巖留師分座夜夢一偉人手持把茅授與師次日明州清涼寺專使迎師方入院見伽藍神牌書茅姓然其衣冠與夢所見無異住三年遷焦山次雪竇又奉旨領主阿育王久之補雙徑無何召入大內修政殿說法得旨賜金襴衣加佛鑑禪師之號師住徑山其殿宇兩遭回銖皆南復新之又去寺四十里築室百楹接待雲水額曰萬年正續次於其西數百步結庵爲歸藏之所又建重閣其上藏朝廷所賜御輪師之先世居蜀遇亂絕嗣乃於山中設祠祀俗之祖父事聞於朝賜額曰圓照以徵其孝思宋淳

祐戊申乃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耕是年三月旦日疾作遂升座謂衆曰山僧既老且病無力與諸人東語西話今勉強出來將從前說不到的盡情向諸人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曰是多少便歸方丈十五日集衆親書遺表遺書數十言而與客言笑語謙如平時至夜書偈曰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停龕二七日遺表上聞帝遣中使降香賜幣帛奉全身塔于圓照

鄭州普照寺沙門釋道悟傳十一附白雲海

釋道悟號佛光陝西蘭州冠氏子也師生卽齒髮俱長具大人相年十六力求出家父母不聽乃絕食幾死遂捨入里中寺祝髮閱二年偶宿臨洮灣子店夢梵僧振聲喚覺忽聞馬嘶豁然大悟喜不自勝說偈曰見也羅見也羅徧虛空只這個遂歸告母曰某於途中拾一物母問何物師曰無始來不見了的母掌曰何喜之有遂辭參方去母問汝將何之答曰水流須到海鶴出口雲頭先是熊耳山有白雲海禪師雖住古剎不畜一徒人或問和尚何不擇一法嗣去

海曰芝蘭秀發獨出西秦曰幾時至海曰行脚了也師腰包將至海命侍者鳴鐘集衆曰我關西弟子來也然此寺原是郭子儀所建今渠自來住持汝當迎之師方入門海遙見便云相公來何暮也師進前曰諸海大笑竟授與衣法令繼其席自即退隱寺側先有羣盜盤踞劫民受其害或請海捕之海曰非老僧所能也不久郭公至必自捕也民弗解其說後師居寺方三日乃率衆往擒盡縛之破其穴將欲盡誅賊哀乞命師從容謂曰汝劫財物傷人命分當死矣今汝乞命獨不念彼命乎賊叩首流血願從三寶戒誓不爲非師爲說偈剃髮釋之自是路不拾遺者數十年人始信師實郭公之再來也未大定二十四年海公歿師方出主鄭州普照又遷三鄉竹園庵身著白衣跨黃犢吹短笛遊於洛中嘗曰道我凡耶曾向聖位中來道我聖耶又向凡位中去道我非凡非聖耶却向毗盧頂上別有行處泰和五年於臨洮大勢寺結夏闍闍覺經謂衆曰此席將半吾當行矣五月十二日晚小參爲衆談第一義晨興呼侍僧曰我病

覓藥去侍僧將出門師已脫矣上有五色祥雲盤結似蓋紅光如日彌塞四維三日不散世壽五十五僧臘三十有九弟子舉全身建塔焉系曰迦葉聞那羅王三奏樂則三起舞非習氣其誰耶昔郭郭陽能爲國討賊拯民於塗炭今爲佛光居寺方三日便擒羣盜得非習氣使然者乎觀其著白衣騎黃犢而吹笛遊洛自稱於毗盧頂上別有行處此又不可思議也矣

### 江西羅湖沙門釋曉鑒傳十二

釋曉鑒字仲溫未詳氏族歷參叢席頓明大事四衆推重晚歸羅湖之上杜門却掃不與世接惟以生平之所見聞諸方尊宿提唱之語及友朋談說議論宗教之言或得於殘碑蠹簡有關典謨之說皆會萃成編曰羅湖野錄其所載者皆命世宗匠賢士大夫言行之粹美機鋒之勁捷醇醪之雄偉氣格之弘曠可以輔宗乘訓後學抑起人于至善是故閱者不忍釋手云

### 名山天寧寺沙門釋禪惠傳十三



釋禪惠即名山人也家世業儒屢舉不第元符間郡守呂由誠見以僧勸戲之遂棄儒從釋力參祖道得大開悟初出住邑天寧寺出入必策馬乘輿諸耆宿言以佛法貴乎苦行固不宜乘輿馬服綺繡師答以偈曰文殊駕師子普賢跨象王新來一個佛騎馬也無妨凡所說法機鋒敏捷有語錄行世

巴川宣密院沙門釋顯嵩傳十四淨業

釋顯嵩西蜀重慶銅梁李氏子飽參倦遊出世住巴川之宣密院三十年跡不出閭紹興中集衆說偈曰八十年中嘗浩浩宏開肆貨摩尼寶也無一個共商量不是山僧收鋪早言訖端坐而逝茶毗舍利無算時有淨業和尚石照文氏子少業屠有羊方乳二羔將殺之二羔銜其刀跪伏於門若乞母命師感歎素家爲僧力參宗匠忽大悟作偈曰昨日羅刹心今朝菩薩面羅刹與菩薩不隔一條線

平江靜濟沙門釋法全傳十五

釋法全字無庵崑山陳氏子生有偉質溫粹不凡幼請父母從道川禪師爲僧參請精勵志明大事一日

行靜濟寺殿前偶觸首於柱忽大悟旁觀者見其光彩飛動而不自知自此徧遊名山業席道價日益乾道中將示寂衆求遺偈師瞪目下視衆又請遂授筆書無無二字端坐而逝闍維得舍利五色塔于金斗峯

臨安徑山沙門釋道冲傳十六

釋道冲字癡絕武信長江荀氏子也首參杭之妙果曹源生和尚大悟玄旨出世嘉禾之天寧次遷蔣山雪峯無何奉旨住四明天童三年詔補靈隱時京兆尹建法華寺特奏請師爲開山第一代允之未赴末理宗降勅命主杭州雙徑師謂衆曰不赴法華則不信違徑山之命則不恭既失恭與信何以爲後學法遂慵然就法華開堂月餘即啣旨登徑山於是一衆響合歡聲若雷臨入滅乃手書記敘得法之由上堂說法辭衆入方丈嗣後事至夜分正坐與衆論道移時蛻然而逝當理宗三年三月十五日也世壽八十二僧臘六十一茶毗舍利瑩然弟子分塔二處一于本山菖蒲田玉芝菴一于金陵玉山菴

保定興聖寺沙門釋德富傳十七

釋德富保定易縣謝氏子也年七歲力求出家父母  
感異夢遂捨入興聖寺依眞空和尚薙髮受具戒力  
究大法一日經行次忽大悟自是名播叢林宋皇慶  
初萬山壽和尚奉旨大興水陸齋會請師開堂說法  
七衆咸集師方升座說偈忽於座上放大光明徧照  
空際現諸瑞相良久方隱聞于朝廷賜通辯大師之  
號併金僧伽黎衣及後示滅有白光頂出照耀四遠  
荼毗得舍利數十顆建塔

大明高僧傳卷第八終